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貳輯・貳拾玖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貳輯・貳拾玖册目録

史記萃寶評林三卷 〔明〕焦竑輯 李廷機注 李光縉彙評 …… 一

鑑評別録六十卷附兩漢史斷六卷

三國書法十卷・之一 〔清〕黄恩彤撰 …… 一二三

史記萃寶評林三卷

〔明〕焦竑輯　李廷機注　李光縉彙評

明萬曆十八年書林自新齋余紹崕刻本

叙史記萃寶

蓋聞叔孫豹論三不朽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嗟夫立言足以垂不朽庸

非寶邪余識司馬氏魁磊人也讀㦝閎深人也讀帝紀世家識其為玫瑰璆琳之寶讀禮樂兵律書識其為

大齊琪樹之寶讀刺客游俠貨殖諸列傳識其為名山大川璀璨瓏璁之寶也寶庫寶庫匪質有其內惡

能萃之庫弱矣焦君懷寶薦明時瑜司馬氏而什襲之間萃其耳目所尤寶者彙成一帙得編修李君為

之輯其品題譬如掇天琛拾坤珍山藏谷韞之英靡弗羅而萃也火齊而琪樹韡韡煌煌然玫瑰而璆琳

琮琮錚錚然璀璨而瓏璁晶晶熒熒然必且騰光吐景閃陽爍陰匣不能閟土不能蝕矣余嘉其寶得其寶可公之與天下共不朽也於是乎書

賜進士第出身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許國拜譔

讀史記萃寶引

馬子才云子長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負時足跡不肯一日休非直為景物役也將以盡天下大觀以助吾氣然後吐而為書觀之則

其平生所嘗遊者皆在焉南浮長淮泝大江見狂瀾驚波陰風怒號逆走而橫擊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雲夢洞庭之陂彭蠡之瀦含混太虛呼吸萬壑而不見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淵深見九嶷之芊綿巫山之嵯峨陽臺朝雲蒼梧暮烟態度無定靡曼綽約春粧如濃秋飾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紆泛沅渡湘弔大

夫之寃悼妃子之恨竹上猶有斑文而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故其文感憤而傷激北過大梁之墟觀楚漢之戰場想見項羽之喑啞高帝之嫚罵龍跳

虎躍千萬兵馬大弓長戟俱游而齊呼故其文雄勇猛健使人心悸而膽栗世家龍門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劍閣之鳥道上有摩雲之崖不見斧鑿之

痕故其文斬絶峻拔而不可攀躋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彷徨乎汶陽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凡天地間萬

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子長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無窮今於其書觀之信不誣矣然則子長萃山川之寶

以為寶而弱侯焦君又萃子長之寶以為寶也故顔其額曰萃寶云

吴郡王世貞拜言

史記萃寶目錄

上卷

五帝本紀贊
叙李斯議焚書
二世責李斯
李斯對二世書
賈誼過秦論
項羽贊
高帝贊
景帝贊
六國表

秦楚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禮書
樂書
律書 全
天官書
平準書 全
封禪書 全
齊世家贊
燕世家贊
楚人弓繳對

范蠡避地居陶 附陶朱公中男殺人始末
趙武靈王胡服答問
信陵與魏王書 附信陵君贊
吳王濞贊
趙王遂贊
淮南衡山王贊
孔子世家 計十段 附贊

中卷

伯夷傳 全
管晏傳 全
老莊申韓傳 全

孫子吳起贊
伍員贊
三騶傳
商君變法
趙良說商君
商君贊
樗里子甘茂甘羅贊
蘇秦說六國
屈原傳
賈誼弔屈原賦
賈誼鵩賦

屈原賈誼傳
藺相如贊
樂毅報燕惠王書
孟嘗君贊
平原君贊
信陵君贊
春申君贊
魯仲連遺燕將書
穰侯魏冉贊
范雎傳 全
蔡澤傳 全
范雎蔡澤贊
白起王翦贊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贊
蒙恬贊
蕭何贊
曹參贊
陳平贊
蒯通說韓信
韓信贊
張耳陳餘贊

魏豹彭越贊
隋何說九江
韓王信盧綰陳豨贊
絳侯條侯贊
劉敬叔孫通贊
季布欒布贊
下卷
鄒陽獄中上書
任安田仁傳
大將軍衛青贊
灌夫傳 全
魏其武安灌夫贊
李廣贊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贊
儒林傳 序
酷吏傳 贊序
荊軻刺客傳
游俠傳 贊序
滑稽傳 序
滑稽淳于髡傳

滑稽贊
日者傳序
司馬季主傳
貨殖傳全
太史公自序全
附
報任少卿書

史記萃寶總評

程顥曰子長著作微情妙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孟堅之文情旨盡露於文字蹊徑之中讀子長文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超文字者乃解其宗班氏文章亦稱博雅一覽之餘情詞俱盡此班馬之分也

李清臣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為多故其用意遠

李塗曰莊子文章善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又曰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又曰帝紀世家從二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從禹貢周官來

又曰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作一句下更點不斷惟長句中轉得意去所以為好文字若只說得一句事則冗矣

楊萬里曰太白詩儒翁叙客之語少陵詩雅士騷人之詞比之文太白則史記少陵則漢書也

黃履翁曰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叙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此固不如遷處

陳傅良曰六經之後有四人焉摭實而有文采者

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爲離騷子長易編年而爲紀傳皆前未有比後可爲法非豪傑特立之士其孰能之

王鏊曰史記如伯夷屈原酷吏貨殖等傳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黄佐曰昔孔子作春秋掇綱常察時變明大義遏亂賊而於王伯夷夏之盛衰尤三致意焉要在於達道以經世亦當時爾也及司馬氏史記繼作不復存策書之體若恣其意爲之者無乃與春秋相錯迕乎蓋遷生强秦之後力政嗜殺非軒轅之所以服蚩尤也骨肉相殘詐謀黠首非夷齊泰伯所以崇揖讓也三五道法銷蕩無餘庸置海寓於烈火陳烈項羽出而民仰之若時雨故本紀則首黄帝進項羽世家則首太伯進陳涉列傳則首伯夷律書則重兵械於强秦則恐其亡之不亟於佳兵則示不得已而用之之意焉無乃逢時干戈以耗海内之故歟不宗其景迹而宗其時義遷蓋善學春秋者也

何喬新曰粤自麟經絶筆史學寥寥司馬遷易編年之法爲紀傳之體上起軒轅下終漢武作史記百三十篇楊子雲稱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如叙游俠之談而論六國之勢則土地甲兵以至車騎積粟之差可謂辨矣而莫不各當其實是辨而不華也叙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則棗栗漆竹以至醯醬鮐鮆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節以文是質而不俚也上自黄帝下迄漢武首尾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非文之直乎紀帝王則本詩書世列國則據左氏言秦兼諸侯則採戰國策言漢定天下則述楚漢春秋非事之核乎伯夷古之賢人則冠之於傳首晏嬰善與人交則願爲之執鞭其不虛美可知陳平之謀畧而不諱其盜嫂受金之奸張湯之薦賢而不略其文深意忌之酷其不隱惡可見

王維楨曰遷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變或自旁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

又曰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兩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傳等序此皆既述

其事又發其義詭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覩實之具者以爲叙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鳳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是雖遷史不知其然晋人劉勰論之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

又曰古今文章擅奇者六家左氏之文以葩而奇莊生之文以玄而奇屈原之文以幽而奇戰國策之文以雄而奇太史公之文以憤而奇孟堅之文以整而奇

何孟春曰太史公文字如封禪平準之類極長貨殖儒林之類極短長短各自成章鶴脛不可剪鳧頸不可續

凌約言曰六經而下近古而閎麗者左丘明莊周司馬遷班固四鉅公具有成書其文卓卓乎擅大家也左傳如楊妃舞盤迴旋揺曳光彩射人莊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謔浪皆成丹砂子長之文豪如老將用兵縱騁不可羈而自中于律孟堅之文整方之武事其遊奇布列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可觀殆有儒將之風焉雖諸家機軸變幻不同然要皆文章之絕技也

茅坤曰按太史公所爲史記一百三十篇除世所

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外其他帝王世系或[illegible]外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風入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翱翔倏忽變化若一夫舞劍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即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疎蕩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况其下者乎

又曰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鬬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也

又曰讀太史公傳記如與其人從游而深交之者此等處須痛自理會方能識得真景且太史公所擅秦漢以來文章之宗者何惟以獨得其解云耳每讀其二三千言之文如堪輿之家千里來龍到頭只求一穴讀其小論或斷言隻簡之文如蜉蝣蠛蠓之生種種形神無所不備讀

前段便可識後段結按處讀後段便可追前段起按處於中欲損益一句一字處便如於疋練中抽一縷自難下手此皆太史公所獨得其至非後人所及風調之遒逸摹寫之玲瓏神髓之融液情事之悲憤則又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即如班掾便多崖塹矣魏晉唐宋以下獨歐陽永叔得其十之一二雖韓昌黎之雄亦由自開門戶到敘事變化處不能入其室奧惟毛穎則庶幾耳予於此不能無感

王世貞曰太史公之文有數端焉帝王紀以己釋尚書者也又多引圖緯子家言其文衍而虛舂秋諸世家以己損益諸史者也其文暢而雜儀秦鞅睢諸傳以己損益戰國者也其文雄而肆劉項紀信越傳志所聞也其文宏而壯河渠平準諸書志所見也其文核而詳婉而多風刺客游俠貨殖諸傳發所寄也其文精嚴而工篤磊落而多感慨

又曰司馬子長文拙於春秋而力量過之葉正則之文巧於韓柳歐蘇而力量不及

焦竑曰蕭何封鄗侯今世家作酇侯字相似之誤也鄗七何切班孟堅十八侯銘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鄗又唐詩麒麟閣上識

墝音敲不毛之地埆音却不平之地

鄗侯按鄗在沛酇在南陽何起沛封邑必近之且孟堅去何未遠所聞必眞師古云何封南陽之酇疑未詳考也

又曰范雎傳雎入秦變姓名為張祿學者益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悅張祿先生之敎奉之黃金百斤文織百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因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矣孟嘗君曰敬聞命因為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踵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雎冒其名以誑鄰國邪

又曰史記載孫叔敖優孟事甚詳予得漢延熹中碑書是事微不同云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嘗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慷慨高歌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

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而所載歌絶奇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語憤世嫉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則遠甚附史記優孟歌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而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

史記萃寶總評終

史記萃寶凡例

一太史公作史記為古帝王作十二本紀為年歷作十表爲朝廷典章作八書爲有土者作三十世家爲賢士大夫作七十列傳至儒林酷吏游俠龜筴貨殖莫不有傳其凡例皆以己意創立而後世作史者舉不能違蓋甚奇矣今每例萃其共寶者備一體云

一古今批評如劉須溪真西山陳仁祖楼迂齋楊升齋邵二泉洪邁及近時唐荊川茅鹿門歸震川董潯陽何栢湖余同麓凌稚隆諸賢者並採錄之間亦附以己意庶便覽云

一全篇浩瀚者讀之令人渺無端緒今妄僭為删述庶讀者端緒易尋而大意不失也君憐雅君子無事於斯

一前後次第並準索隱如孔子世家議王荊公論之當矣至進項籍爲本紀陳涉為世家而淮南衡山當在世家反黜之爲列傳班叔皮曾著論以訊之今爲改正

一所萃爲與業而設其中爲太史公所載者雖非太史公語然多有益於時義亦萃之故議論居多而叙事間見

一批如○者精華、者文采◎者眼目照應●者

關鍵主意◉者點綴〇者提掇︶者字法丨者
事之綱一者一段小截一者一篇大截乚者一
人總截也

史記萃寶凡例終

史記萃寶評林姓氏

漢

陸機字士衡華亭人

唐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

宋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
蘇轍字子由眉山人
劉辰翁字會孟廬陵人
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
羅大經字景綸廬陵人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
陳仁祖字浚儀人
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
洪邁字景盧鄱陽人
樓昉字鄞縣人

皇明

方孝孺字希直寧縣人
楊士奇字以行泰和人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
楊慎字用修新都人
許相卿字台仲海寧人
林希元字茂貞同安人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
柯維騏字奇結莆田人
閔如霖字師望烏程人
凌約言字季默烏程人
茅瓚字邦獻錢塘人
董份字用均烏程人
瞿景淳字師道常熟人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
胡時化字□□餘姚人
李廷機字爾張晉江人
王士性字恒叔臨海人
余有丁字丙仲鄞縣人
何洛文字啟圖信陽人
張洲字子登仁和人
田藝衡字子藝錢塘人

史記萃寶評林姓氏終

按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

發句起用四其字

黃震曰遷之紀五帝自謂擇言尤雅者著於篇其存古之意甚矣然黃帝紀其凡與以農紀末錄一二事若附佯事已不經至顓頊帝嚳紀皆稱頌語非有行事可考唐虞本紀頗詳皆不過二典所已載然則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至矣何以加為

史記萃寶評林卷上集

殿試第一焦竑選輯

會試第一李廷機註釋

鄉試第一李光縉彙評

五帝本紀 質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伏後格其言不雅者）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二篇）儒者或不傳（漢時儒者以爲非聖人之言故多不傳學也）余嘗西至空峒（山名）北過涿鹿（山側有涿鹿城）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余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典雅）故著爲本紀書首

澄評此爲贊語之首古質與雅文簡意多而斷制不苟凡爲九節而四節爲其事後四節斷其義第一節言學者多稱五帝已久遠矣其可徵而信莫如尚書然其所載獨有堯以來而不載黃帝顓頊帝嚳則所徵者猶有籍于他書也第二節言百家雖言黃

帝而其文不雅馴故薦紳先生難言之則不可取以為徵也第三節言五帝德帝系姓二篇已大戴礼及家語雖稱孔子傳于宰我而儒者或不傳則似未可全徵而信也第四節言身所涉歷長老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則他書之言黃帝者亦或可徵也此四節皆著其事也第五節應第一節言總不離古文者近是古文尚書也謂大要以不背尚書所載者為近是焉太拘泥則不載者豈無可徵者乎故曰近是也第六節言備載則有五帝德等篇我觀國語其間發明二篇之說為甚章矣顧儒者但不深考而不傳耳其二篇所發明章矣而表見驗之風教固殊者皆

實而不虛則亦或可徵矣第七節言況尚書缺亡其間多矣豈可以其缺亡而遂已乎其尚遺佚若黃帝以下之事乃時時見於他說如百家五帝德之類皆他說也又豈可以薦紳難言儒者不傳而不擇取乎第八節言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不能擇取而淺見寡聞固難為言也此四節斷其義也第九節結曰余并論次擇言尤雅者故著為首言非止據尚書論次堯以下且始黃帝顓頊帝嚳而論次之于五帝德等書擇其言之尤雅者取之則其不雅者在所不取也文字多少曲折讀者不可草草

麥稚隆曰周青臣進頌語諂佞竊為之臣也

叙李斯議焚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主也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助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

麥稚隆曰聖賢群輔錄云趙襄子說似于智果于句之況莫于輪前于此二族者世為晉卿並有功名實弱晉國

陸瑞家曰當此時亦知下其議始皇未嘗拒諫

也比秦者李斯耳

唐順之曰此秦官八李斯傳中

楊慎曰秦焚書坑儒起於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讒諛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所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乱此嘆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韓非而斯也凡為異說者一

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音避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

則駁再則習始則疑終則行矣

王應麟曰偶語棄市燔書今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旦起行治城）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何孟春評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可多學為士妨廢耕戰至始皇遂有焚書坑儒之事此事蓋不獨出於李斯也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貴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此其禍水之源乎

與李斯列傳詞不同

二世責李斯

右丞相去疾（姓馮）左丞相斯請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采椽不斲（采櫟木）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塯（飯器謂之簋）啜土鉶（飲器以瓦為之）雖監門之養不觳（音學盡也）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耳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謂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恣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何

堯舜之為君如此故得人以傳天下如釋重負二世欲長享天下而無害卒之求處逆旅臨門臣虜而不可得矣於乎危哉

詆堯禹為不肖人不亦何待

督責之術莫過于申韓故篇中牽引之以証旨以改字轉之

董份曰是非顛倒若斯此書何啻高之指鹿而後秦亡也

何喬新曰李斯之文爲絕品上秦之文其在先秦號稱第一也惜乎李斯以至妙之文懷不仁之術而投諂不令朝如置烟霄紛紛流盼耳故曰人以文爲表文以人爲重言不文行不遠文不人亦不可行

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益矯健文字變化妙不可言

鑠斷作鑠鑠之鑠新鑠之金也以于下文闡手則義方可解

李斯對二世書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古之所謂尊賢者爲其貴也而其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少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鑠金百溢盜跖不搏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非庸人之心重尋

董份曰妙在轉解

用是故二字復轉一筆運若天成

收上慈母敗子之喻得回顧法更不散漫

康海曰右言于明主即是正論

三者上指又欲肆志縱欲而督責以鉗至下此張湯桑弘羊所以排眉也斯欲合而一之耶然非其志也

李廷機曰督責以馭臣下非王道也李斯引以爲言何其謬耶

又收上申韓商君數段

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賤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魏文侯弟）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牝羊）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耶（舍猶止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辨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惟明主爲能行之

督責二字凡十二用变調也可與逐客書並看

始終不離申韓是李斯所揣以爲了貴霸

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鄭樵評余觀李斯始于沙丘之謀中諫二世之侵其初心豈至此哉勢至于無如之何姑濫俗以免禍耳使二世覺悟寧非優旃之諫城陰哉然文字絕妙

呂延濟曰秦至孝公益富盛故先述之

休是日法盛也猶叢盛而結之欲盡力也

句法長短錯綜音節有亮

黃稚隆曰秦始終與亡之故盡在此篇

賈誼過秦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衛

六國之士以下三段是上一段事爲之謀通其意制其兵詞旨相襲

余有丁曰戰國策樓緩嘗相秦

九國者謂六國之外有宋衛中山

總敘孝公以來或攝四海之勢襄之動人

張晏曰六世謂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滅西周莊襄元年滅東周

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追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以鞭笞天

自分二周非始皇事

林希元曰以弱黔首之民[illegible]上以愚黔首[illegible]爲用[illegible]華爲城而[illegible]嘗到上[illegible]勢此方人天法今人非惟不能直[illegible]

索隱曰誰何[illegible]爲誰呵[illegible]宿衛卽呵問[illegible]夜譙呵問行者

誼也

林希元曰此言陳涉起事[illegible]言其人正所以詳秦耳

[illegible]首[illegible]

[illegible]以前用[illegible]秦[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而[illegible]見[illegible]天下之[illegible]

[illegible]個也字相次而[illegible]長短相[illegible]文勢起伏可見古人文法

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粵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

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

林希元曰攻言手天下以上事守言秦先王之意以下事一篇精神分林全在此二句

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真德秀評 賈生論秦之所以成敗蓋千有餘言而卒斷之以一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文字甚妙但所謂攻守孰異非至當之論也蓋當時儒者以攻尚譎詐而守尚仁義雖以誼之賢然猶不免況他乎哉

李塗評 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而結句見者賈誼論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此類是也

茅鹿門曰列項羽于本紀何也蓋王氏既而項羽王之從其實而紀之也然羽如以高帝紀年以明天命之有所歸焉

與亡二字相應三年五年見興亡之易俱關鍵

何孟春曰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而舜使子未必皆仁句踐長頸鳥喙亦長頸鳥喙而長頸鳥喙未必皆不仁彼皮相者烏足論士哉

唐惟修曰英雄志意易相同余觀高帝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始皇游會稽渡浙江項籍與梁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其始之相同如此及三侯垓下之歌一則威加海一則力拔山悲歌慷慨各自描寫帝王興衰氣象雄軼

項羽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過矣繆哉相喚應

劉辰翁評 一傳霸力已極獨從重瞳著異聞贊自佚宕

司馬貞評 項羽崛起爭雄一朝假號西楚竟未踐帝位而身首別離斯亦不可稱本紀宜降為世家

王世貞贊 力拔山氣蓋世喑嗚叱咤萬馬辟易目重瞳劍如虹搆一奮僇守通八千人飛渡江蘇中原灰秦宮列九宇爵群雄於乎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軹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王既負約而戮義高又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滸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者猶曰楚傲群策而力自恃其意

唐惟修曰此贊末有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不成語疑有缺文子長學漢繼周黜秦抑項獲自有說故曰得天統矣朝以十月頗寄不滿焉今刪之原三代異尚因乎時也以尤救敝之意蓋忠厚以質較之則薄矣質厚以文較之又薄矣豈有薄能救厚之理太史公好為奇說故云

高帝贊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 無悃誠也 故救僿莫若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罰豈不繆哉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葬長陵

朱文公評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主父偃上言令天子下推恩之令令諸侯各得分邑其子弟

景帝贊

太史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真德秀評 太史公論七國事以一言斷之曰以諸侯太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則高帝封建之過制與後人或損而處之不善皆見于一言之中非後世史筆可及

何維祺曰周幽王之難秦襄公捍禦有功平王遷洛襄公復以兵送平王乃封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

草仲白子覽觀太史公所撰次五常三王紀其無經緯膚而秦輒然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乃知太史藏周室為秦所滅而秦記經荷不發故太史表之非徒表六國而終秦之大末也之旨可謂馬

凌稚隆曰此段言六國擯秦及秦之盛而卒并六國非以其形勢便利為天所助而然

王維楨曰表首秦獨詳以六國之強入秦為之端也

世異變成功大二句索隱曰以

六國表

太史公讀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王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長短之

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

言人君制法當隨時代之異而變易其政則其成功大若合今行古依形柱而調瑟也

李廷機曰荀子曰法先王不知不可謂智荀卿曰法後王不則不免於俗秦滅先王舊制而獨存其史正李斯之所以濟於荀卿者而太史公信之反以亡秦為可法其真後六經哉

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紀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楊慎評六國共為秦所并故以讀秦記始端述秦之興至有天下一由於暴戾及言非必形勢便利若天所助豈或曰云云形勢便利之證也史言諸侯史記焚滅唯秦記猶存雖略而有可采者何必上古以終讀秦記起下文法後王之語及秦取天下至篇終則中言以繳一篇之旨漢文多此法其曰取天下多暴繳前先暴戾後仁義及不如魯衛暴戾之語也曰世異變成功大繳前六國盛衰更迭而秦之卒并天下也曰不察終始者又繳秦記可采何必上古之意也曰興壞之端則合而秦與六國為法云

陳仁子評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故地無常利推移之者天也粵自皇帝邑于涿鹿以來顓頊帝嚳邑于龍城舜耕于歷山箕子建國朝鮮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歸于西土西土者自夾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一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于隋唐河朔冨盛王氣在河朔又九百年乃轉而南夏南夏者襄漢以南達于湖廣江湖以南斥于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由是東南卜一路泰然安堵歷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凉之地也自南自北王氣各有攸在而司馬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的論矣

秦楚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

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楊慎評：此篇文字英發俊偉，言漢興之易者，由秦為之先驅除夫其難耳。受命若斯之亟，對一統若斯之難，蓋斷之一嬗，繳陳涉項氏漢家而歸之於受命之亟；以德若彼，繳虞夏湯武用力如此，繳秦皇而總之以一統之難；而今亟者，以有秦為先驅以除其所難耳。驅除難之難字，索隱讀去聲，今從本音讀，則與上難字相應。

茅坤評：時天下未定，參錯變易，不可以年記，故列其月紀事而名表也。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

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楊慎評：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承上文封爵誓之意，而枝葉稍陵衰微也，起下文子孫驕

溢亡国之意曰紛其首封曰所以失之申固根本及枝策俊爽之語異代所闢率古概今以貫一篇之語脈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句与下文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句相對上篤仁義則無闕少寡之奇下篤仁義則能兢兢當世之禁而不坐法亡国矣故曰居今志古所以自鏡也今古二字識貫全篇語脈末云得尊寵及廢辱及得失之林俱終上二意關鍵開闔極密

茅坤評爾雅之文

茅坤曰太史公於禮樂之旨原不十分見透故述荀卿論禮之言而作禮書述樂記之言而作樂書其所發明屬多儒者影響而成文然其[illegible]

正名兩字是禮之大綱故以孔子正名為解

茅坤曰禮由人起以下采荀卿之言而成文於漢朝禮儀不相

禮書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動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

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

天子如此則非天子皆可知所謂辨也緣車則步中乎武象騶中則分中乎韶護

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鐘鼓管弦，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

此段見禮制之不可已也以論其言耳目口鼻而知字由用其字學字文法亦奇

荀子以氣為性故云情勝

王鏊曰自此以下至刑措不用是荀子論兵語亦恐是出禮入刑之意

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強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

楚人以下言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之故以証上三不足

由其道則行二句以道字代禮字即禮記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之意是一篇血脉

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熛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昧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甲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阻險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楚人鮫革犀兕以下至此非其道故也言不由其道則廢

古者之兵至此由其道故也言由其道則行換故由其道則行二句總結上文以應前二句

李廷機曰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則當時帝堯之以禮為治可見

禮者反其所自始故以天地者生之本數句起議論蓋反始之

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影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

索隱曰郊疇乎天子郊天戴配天作郊止乎天子言惟天子得郊天也社至乎諸侯二句言天子至諸侯得立社通及士大夫皆得祭社也代勝者或文勝情或情勝文也歸太一者言其下情文俱失則反其初以復情之本也正義曰自天地以下八事天禮之備情文俱盡故用為下則順用為上則明也

李塗曰太史公以下文字類子書中來而太史公所自為也其性情之言似子書出來荀卿子禮書鄉亞之和

正義曰詐偽謂堅白同異擅作典制恣睢自高也

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辨，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隊。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

天高地下日月明意前天地以今二句而四時星辰在天地之內矣廣大無窮應江河二句含人應好惡二句五極字應立隆以為極乎禮者人道之極也君子上致其隆至守宮庭也見惟君子能以參觀而安未論君子而聖人大為聖矣

厚大高明又總天地日月江河萬物皆禮之隆道之極故曰立隆以為極而莫之能損益也

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人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董份評　按漢書音義曰十篇有錄無書謂景武紀禮樂律書將相年表日者龜筴蒯列傳三王世家遷殁之後元成之間褚少孫補之索隱正義皆云禮書是褚先生取荀卿禮論而索隱於後太史公曰之下又云太史公取禮論之意何其自相矛盾余意不然蓋此乃褚少孫代太史公之言與尚書多士篇周公曰王若曰同例爾讀者自知之

吳仲曰漢時古樂亡而高惠文景武帝時已無可考矣故太史公作樂書特述樂記之言以成文而樂記皆武帝以後孫氏下所為也

治定五句是一篇主意

董份曰前樂者明聲音有節非得以自恣也故曰以成損為樂樂主於盈而曰咸損者亦有之所之象此太史公有傳授之言

楊慎曰雅頌正聲以諭世謂俗而正樂以誘代不知所謂雅頌洋洋所謂蓋刺詩三百云云也

家語云孔子嘆季桓子作歌引詩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是五章之刺也

索隱曰李斯既譚秦焚詩書此又以放棄詩書為俱乎抑其所指詩書乃別

樂書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勑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音洛）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辟亦君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優女樂也）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

君刑名之類也

索隱曰按禮樂志安世房中樂有十九章

意深詞婉三復之始得其趣

脾屬土宮於五音亦屬土故宮動脾余倣此

此言琴音有宮商爲君臣之義

此樂之感人深正處將欲為治意故末復以聖王使人數句申結之

禮樂一道也二之樂藝別皆本樂記之旨

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侯與兮字語辭沛詩有三兮故云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以上論樂事特其一）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絃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

敘事有意味

暴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董份評：按樂書自凡音之起至篇末，子貢問樂，皆樂記全文，其間次第顛倒，係褚少孫升降之遺，原樂記非角所誦已，故不錄。

六律於兵械尤重，便見用兵者必謂兵却為至樂矣。

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士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故太史公云云音尚宮。

王維楨曰：[illegible]

以褒寵顯揚與竄辱失守侵犯削弱相反，便見武可用不可窮，巧而順則為王伯，拙而逆則為侯誅寇秦。

桀的高曰：夏桀至息也，言窮兵之害，以其用之拙而行之逆也。

於越，於字發語聲；句吳，句字亦發語聲。

律書

董份曰：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於漢文帝也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慎制律之意矣。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禀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性情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

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

凌稚隆曰自高祖至末言偃兵之效所以和樂結之末意深矣

瑞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

柯維騏曰此律書也何以兼言兵按周官執同律以聽軍聲詔吉凶兵之資乎律溝氏史通雖兼言兵不所重在律宋儒陳永嘉謂其知制律之意蓋指其言兵也蔡西山謂自太史公以後則無識其意者于亦謂太史之法可權蓋精其言律也其非兵書與諸先生所補明矣

以不用兵為至樂應前六律于兵械為尤重二句且書出太平氣象

倖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至樂者乎。

茅坤評　易稱師出以律，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故師曠審音聲而知南風之不競。凡臨陣之士皆有氣色，律者所以通氣也。故律書實兵書，但語焉不詳，非亡馬而不稱。

胡定評　余覽律書，見其舍律言兵，乃勝〻於蓋文，以為兵革不試，歷幾和樂，蓋未嘗不嘆其深遠而有識也。何也？蓋古者功成而後作樂，後世中常之主日尋干戈，殘民以逞，樂之實先亡矣，乃君臣相與修其律度，綢繆其声容，而曰吾作樂以和天下，此禮樂之所以不興也。而還知舍六律而求之脈兵息民之間，可不謂識其本歟。

管子曰日掌德月掌刑星掌和

暈日旁氣也適音謫災變咎徵也

三謂三辰五謂五星

天官書　一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運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邵氏考實　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楊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將言武帝耗財必先言其富以為起端後之衰皆反此轉應
楊慎曰漢興之初作業劇而財匱齊民無藏蓋米至石萬錢至武帝之初人給家足府庫太倉充溢貫朽陳腐蓋指至是極其盛矣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將相以乘牛車至是阡陌之間馬成群矣人重犯

平準書

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歛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輸歸于京都故命曰平準
楊慎曰此篇敘事錯綜全在綴結呼喚結前生後為之血脉初用馬字斷為疑辭後多用矣字遂為決辭其曰物盛而衰則其變也則為諸結語之綱要後太史公曰物盛則衰時語蓋所以摽挈此意了然而通綴之曲也
董份曰平準書大抵先敘秦之餘弊漢興而民貧法變未俻其禁尚寬至高祖以後痛抑末利高后其禁而循不浮任寵自其抑之不如此中又所由始而入粟拜爵自文景之不免以行義微指然自令上即位而民富國給先開四夷法則亦籍文景之餘業也及其後則國家用渠漕之路博封禪巡游之費盡實相去遠蕭然之比初即位之時其事必繁既多而國用不能竭則與利之臣而賈人進用矣欲與利則吏道必不能撙而賈人進用矣

而思事則必煩刑以逞矣故備述鑄金錢筭商滋諸政輸粟鑄錢之政雖前所有而其弊特極于以久備述至此入羊為郎諸事鬻爵雖前所有而其弊亦至深以為盛美武帝之盛漢業之法令既畢前綱者不同以深嘆武帝漢業之衰法令既畢書上下數千言不博極宏辭然其要領不過若此至其後又言益漕餘穀太倉非泉皆以不若富饒然不過以一眾刑巧法而籠利非富國之本也故又然以烹弘羊一段言以深明利之非也異
筭坤曰平準一書太史公只敘武帝興利而其精神融會處真見一窮兵黷武酷吏興作賦償事懷法亂紀俱與利相為參伍相為根抵故錯綜而繼横摹寫由尽篇首自軍旅然韻起論正此義也結按以誅弘羊天乃雨總之其意尤可見矣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法而行義也不敢
謂歛也然民驕溢豪強武斷宗室公卿奢侈僭上亡其要下極盛之後必衰衰之端倪其維持之後然甚言富足后君而武帝自宮盡可食也其從横四此後言武帝之衰者後一征伐一巡遊轉運一興利一審而利害相殺進一步則皆誅大端不過五者給足之民自此而聚民溢之積自此而耗物而衰之驗也
楊慎曰喬中允曰江淮蕭然煩費曰巴蜀罷焉曰燕齊靡然發動曰天下苦其勞皆相須為文文法不甚而整此後興利之謀凡十五變而太史公纂寫其上書中連曰數萬人曰十萬餘人曰二十餘萬人曰六十萬人又連曰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曰五十萬金曰皆各巨萬千數曰以百餘巨萬曰以巨萬計曰以億計曰不可勝數之類皆以著其

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數歲道不通，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

帝民窮財之實
也
楊慎曰百姓巧法則衰于重犯法矣財路衰耗則衰於餘貨財矣廉恥相冒則衰于先行豪矣
又曰此句武力進用法令嚴具結上文事四夷而疲弊民任人之法下句興利之臣自此始多
弘羊等三人言利析秋毫張本
凡權鹽鐵算緡舟車平準以籠天下之貨者皆設其中而弘羊天乃雨之句乃畢此意而
斷之也
楊慎曰官職耗廢其與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何若亦物盛而衰也
又以上承選舉陵夷下以起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之語
茅坤曰張湯等治獄之慘亦從賣爵之濫來故入平準書此太史公敘得透徹處
楊慎曰承上文論公孫弘功利二字決盡武帝所行事

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皆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滯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

史記評林　上卷　卌二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時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堤

三言作者數萬人而以各歷二三朞而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千數總之辭須不致費泰甚有法
書中書仰給縣官者五仰給大農者四形容武帝所以厚斂之故
唐順之曰此則國貧而賈富
師古云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列侯之屬也時公主列侯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仰而取給于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
楊慎曰縣官空而富商嘗財不佐國家之急故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權浮淫并兼之徒上下文意同承而後之緡數平準皆所以推之也

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期，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

史記評林　上卷　卌三

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

王叢曰其意以而下自私利此所由興而酷吏所由用也人史公直以權利二事相成交其錯綜之妙如此者

意

陽愼曰用東郭咸陽孔僅二語所以權鹽井浮淫而會其利曰三人言利析秋毫矣前恩與利之民自然始後起龍鹽鐵筦榷錢平準之事

王宗沐曰叔出董仲舒策賞級賜卜充兵之律目甚

柯維騏曰按馬氏延島云孔僅咸陽所言前之而少府者其利微今改爲大農則其利今此張欽之原節說以爲其私也

宗臣曰筦言山海之藏宜屬大農許人欲擅其用必有沮止之議不可聽許也

王維楨曰前既

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

許相夏補寄曰選舉陵遲又言軍功越等而吏道雜與言牽行鹽鐵用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以此知今前之抑商賈相反故因此而言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上句承上文更錢造幣及請鑄五銖錢意下句起權抑商賈而筭緡錢舟車之意

弘論卜式亦有見

董份曰觀馬猷且不示崇命亦悍馬數不加羈絆而前之詎可羈羈謂崇日御惡人亦狀是矣崇奇其言余謂卜式之羊較高數之馬皆狹士之常態好奇之主每爲所動宜也

李坤曰承上文卜式而及孔僅弘羊亦皆用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可見卜式亦動上與利之心者遂並僅羊例言之前應興利之臣後起平準之事

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丞相弘曰此非人情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於是以式爲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爲奇拜爲齊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爲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

以商賈之嬴財不佐縣官之急而行也卒卜式者以其佐縣官而卒之也而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于是楊可告緡錢分典縱矣此句以下大字緡遍天下中家以下皆破而除復告緡二節亦由此生
唐順之曰此則國富而賈貧

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利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其後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

了之言曰愛民宮氏之始也僅兵造兵之本也今之紛紛好興者安詩與語之黃震曰漢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為羣生民元所措手足迨至末年乎平準之置則海內蕭然戶口減半於奪于民之禍于是為最慘備著始終則因之變持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嗚呼旨哉

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半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董份評 此傳自物盛而衰因其變也以後所言漢武之失者一征伐一巡遊轉運一興利一鬻爵拜官而廢選一嚴刑酷誅大端不過五者然徑文字錯綜故若不易辨耳如梁來東甌事兩越唐巴蜀置滄海詐馬邑藏

朔方通西南夷大將軍再出擊胡驃騎亦
再出受渾邪降其後大將軍驃騎又大出
又擊南越西羌置初郡誅反者此皆征伐
也如更錢造幣白鹿白金五銖鹽鐵諸所
禁治算緡告緡水衡上林大農之所掌此
皆興利也如見知窮治淮南諸王之坐死
者坐盜鑄殺者不可勝計張湯等用事直
指始出顏異誅與腹誹之法獄少反者此
皆嚴刑也如入物補官入羊為郎置武功
爵吏道多端官職耗廢用桑弘羊咸陽孔
僅皆起自賈人子卜式亦以入財用更益

雖不選而多賈人郎選衰矣此皆鬻爵拜
官也文皆參錯不直說一事言者蓋謂武
虛耗起于征伐四夷闢地喜功而游巡玩
之宮室又次之天下日復多事則勢不得
不憂轉輸而多方以通漕輸復不繼則興
利不得不廣歛廣利則不得不任用事之
臣上與利而與下爭則民必多犯而不得
不嚴刑以制人之死命此皆相因而有者
也必參伍其文而後彖始明顯

李廷機評 封禪書見武帝之欺天平準書見武帝之
窮人訛常之意不待武帝紀已可知矣

此書直書其事而其失自見有諷意無貶詞讀之乃見太史公手筆
首把二節一正一反此一篇之綱領也其應皆在後
書中命字符瑞字德字一篇眼目
書中疊用蓋字若字云字焉字矣字皆有意當玩
書中疊用皆字好字各字字首之法也
管仲之言是謂無其應而事焉不可也反應篇首無其應而用事句
應前受命而功不至

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
矣未有覩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
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
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
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
有餘載近者數百歲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
而記聞云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
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齊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
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
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
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
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
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
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
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
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其後百有餘年
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

以文王武王成王三君作在于于此至後則以高祖文帝武帝分比之乃太史公尊漢處應德治世而已不然

篇中凡所有瑞如黃龍赤烏之類應為首未有瑞符端而不經太山白雲為武帝改正朔張本

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其後秦始皇既幷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徵齊魯諸儒生至乎泰山下始皇聞其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

以始皇黜儒生至海上事與三神山一節宜作桂下則後而以武帝盡廢諸儒不用至海上望遇蓬萊事比之乃太史公紬漢處

二段俱以自及三字相分應

茅坤曰司馬遷親見武帝祠神求仙以為無異始皇既自以為過之污子法不當斥言也故於本紀略之而特詳於始皇紀由今觀之始皇紀實

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諸儒既絀不得與用於封禪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幷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

武帝紀也其曰傳之以為大也之以為解曰亡素之謂紳至於封禪書後識者求仙實係記惟是點皆寓記武帝且明其不然也如曰至海上而恐不及曰未能至望見之焉曰冀遇海上三神山之奇藥曰與後段漢武事相照應述之寫意微矣嗚呼其痛錢春秋之義引

此豈所謂句應篇首蓋有無其應句

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耶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

又以自及二字相呼應

以高帝比武王則有天下而德未合者也

凌約言曰夫以推終始之傳則漢當土德理或然然武預以黃龍見為上德之應其謬妄不經殊甚凡安知後三歲所謂黃龍見成紀者非公孫

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幷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幷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漢興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帝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帝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

[illegible]

以文帝之明成王則將時而德亦合矣然猶不至太山何也蓋由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洽未洽而自不暇給者

張起漢武許多事在此起句

武帝封禪事與其事盛賭符瑞見而勝上山祇將而遇者也

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
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
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
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
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
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
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
帝廟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
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
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
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

史記評林　上卷　四二

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祠官各以歲時
祠如故無有所興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
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
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
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
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
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
殺諸所興為皆廢竇太后崩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
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
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
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

郁離子筆記曰安期生得道于之罘之山指赤刀以役虎[illegible]指使進退如役小兒東海有[illegible]見而養之謂其神足之[illegible]騎而佩之行遇虎[illegible]殺之[illegible]所食[illegible]今之有是者衆矣蔡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自以為天授之[illegible]乃往入大澤以畜大事事不成而赤其族亦此類也

遺白金與下文錫諸侯白金相[illegible]

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
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
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
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
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
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
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
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
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天子苑
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

史記評林　二　四三

胡定曰漢武元狩之際祠五畤獲麟而不書之曰得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其為麟明矣而武帝妥疑之抑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耶[illegible]帝之祠神求仙方兵巡遊以為[illegible]於始皇[illegible]疑之耳[illegible]之識遠矣[illegible]乃封太山張本祀后土乃[illegible]父張本後一一相應

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
饗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畤時加一牛以燎
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齊人少翁以鬼神方
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或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
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
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
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
仙人掌之屬矣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
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於是始立后土祠汾
陰脽丘上親望拜如上帝禮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
尋於泰山矣其春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大言曰

即時事為者所欺者以中之

因大言當貴其使者封為五利將軍因言當令有親屬以公主妻之何世入之巧于求也和帝之隨其計也若此和　羅大經曰漢武剌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于請顧閣之徑不年乃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

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以衛長公主妻之。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

史記評林　上卷　八四四

耳然論却甚實近時刻嵩大詩公曰劉方士騖寶鼎不見電易入海求仙藥能令我求益有人曾哭吾母來旨耿言矣　王維楨曰觀公孫卿所言則知汾陰鼎必其所爲以欺武帝者　李氏抗曰文成以致王夫人中五利以黃金塞河不死仙藥由公孫卿以寶鼎中武帝要彼其欺而不悟然欲封禪以其數者之必得抑何不明若此

其夏，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申公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使東候

茅坤曰諸封禪書至誅五利一節描為快然史遷倫述之得无意乎　非有求二句即五利所以語當若　羅大經曰按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員轉簡明蓋諷武帝之求長生也

神於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

史記評林　上卷　八四五

王維楨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神仙放蕩祠於漢世而多驗當時名儒無登宰輔者莫能匡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令去淫祠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向一言而祠復興惜乎　應前始皇欲儒生　封禪應前郊雍祀后土此一篇大意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於是上盡罷諸儒不用。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

應前始皇遣三神山

凌稚隆曰此段總括武帝封禪事神求仙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睹矣蓋婉其詞以譏之也

茅坤曰文數三千言而前後血脈貫串如一句總成一幻字

楊愼曰末一句結束甚妙

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是大赦天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茅坤評馬遷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畧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

王世貞評司馬相如封禪書蘇子由訊其諂事武帝至死不已揚雄謂其曲終奏雅今即其書觀之蕩然豐蔚而帝意亡矣蓋其意以武帝之制作高邁漢代欲以事為缺典故被飾厥文以著其盛善史遷此書遠矣

凌稚隆曰以齊燕起議論

茅坤曰敘齊之盛以太公桓公立本文字上述更精彩可愛

王維楨曰末段掉一語不盡餘力

凌稚隆曰詞簡而意長婉 陳仁子曰姬姓後亡惟燕召公其賢家所謂包藏存考者此是可見所存矣其可不必深也

齊世家贊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瑯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燕世家贊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子由古史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

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三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術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夫起于辟陋之中而奮于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荊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所不取也

楚人弓繳對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召而問之，對云

小人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如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illegible]），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碆音波，以石傅弋），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言志旋遠也），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䎉，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而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虞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䎉，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復）以懷王客死於秦激之，於是襄王遣使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茅坤曰：篇首好字與後樂字相應。

余有丁曰：觀此詞，當不是楚之恒人，惜失其姓氏。

鶀音其，小鴈也；鸗音龍，小鳥名。

文小鳥有青首者。

以甯下又秦趙等十二國，故云六雙。

本怨秦而先黍之，以樂者歆之，售而以此投之也。

其二段開開論之，自若不知有秦者，然意思何等含蓄。

董份曰：一發之樂，再發之樂，歆動襄王，楚人之計巧矣。

索隱曰：蜀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

東莒，少昊之後。浿丘，名。

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

東收，比齊言盡收於楚也。

余有丁曰：篇中曰可得而有，曰可一旦而盡，曰可得而復有，曰可得而一，文勢……

前後錯綜易諸國者，正所以難秦也。至此獨言秦而五國在所略，以當時所忌惟秦耳，襄王能不憤而恥乎。

韓魏當秦之前，故云膺擊。

垂頭，俟中國也，言欲吞山東。

[illegible]

[illegible]……淮南子亡云簡公專作字而使田常以鴟夷子皮淳成其難史稱蠡自謂鴟夷子皮為齊相然則蠡相齊之後又為田常謀亂哉乃未目陵以稀木之賢而所貴殖以末公之智而好轉物況賢智不若二子者哉且利來利決之從通天下也

范蠡避地居陶（附陶朱公男殺人於楚）

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

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鴟夷革囊。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今定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要約父子耕畜。廢居。（按廢居者謂有所廢有所居。言乘時射利也。）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

[illegible]……楊慎曰此事甚奇太史公前可與文君夜奔高祖還而二郡並見敘朱公殺長男與莊生戒長男兩語皆暗伏後案　茅坤曰夫莊生非素善陶朱公者能一旦以千金欲翕為至子……[illegible]……莊生雖居窮閻一段揣摩莊生本意而即插以長男之言又即以長男之意插下此敘事議論相間成文處　王頤曰此言朱公長男愛金莊生處以殺弟之禍果如朱公上文所料云

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

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按謂婦有如病不宿而死。誡後人此金欲復歸朱公。勿動也。）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柰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

[illegible]
右具用援[illegible]
[illegible]
全漁者載而[illegible]諸陸佳子[illegible]金漁者少之賈人作色曰吾漁者也一日之獲我何而躁浮十金猶為不足乎賈入雞然而退也日賈人浮呂梁而下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烏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輕身始吾不信乃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與性成者歟此陶朱公之長男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乎

世傳曰陶朱公結其始末處太史公筆法

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

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何孟春評　按黃[illegible]以為蠡功成身退從容從楚後皆顯久于天下材識卓卓出春秋戰國之上的傳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雖然春秋戰國近伍伯年以功名始終者蠡一人耳張孟談為趙襄子滅智伯而未之耕於負新之丘可與蠡五湖[illegible]民

李廷機曰文前拈出無窮論本此

林人即林胡

李廷機曰武靈胡服之意與漢高冠之意同

簡襄趙之兩主也

正義曰為敵弱言我為胡服敵人必困弱也

往古指簡襄

驁民謂隱逸驁傲之民

鮑彪曰舜有苗謂舜不用兵而舞干羽而苗格禹之袒裸入裸國非中國之禮也

趙武靈王胡服答問

王世貞評　弇州

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

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

康海曰胡服判非古言判其言成非而文判佳

王易曰行政先信於貴亦謂行法自近始也

止至也出成也

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
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
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
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
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
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
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
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
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
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
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

康海曰自中國至行也似周官大司徒文

徇智即睿智

公子成之言甚是

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
劉逵曰黑齒謂以草染齒用白作黑
鄭玄曰雕題謂刻其肌以丹青

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
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
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
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
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
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
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
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
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
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
却冠秫絀（言女工鍼縷之麤拙）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

汪應順之曰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國同礼宜教之合也然俗異而教離則礼不足恃而治無常法也

崇押曰子撝學武靈王之胡服其所明告者至者曰將以伐中山即林胡樓煩也况其要日胡服西北累胡地然後從雲中九原直襲秦不幸而詐為使者入秦卒為秦所覓耳不然武靈王因而從胡地遙近引弓之國于以長驅秦中未可知也

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
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
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
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
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
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
也吾國東有河薄洛（薄洛津名）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
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
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
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
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

董份曰無舟楫將何以守言也丁服以防若正言也戰國先秦文字多如此

李廷机曰騎射之備三句此武靈王變胡服本意

王世貞曰趙武靈胡服而強魏孝文變胡服而弱雖然帝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靈之不善本從小而之以禍天實報之以倫矣

儼文默曰搜引

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
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
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
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
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
以忘鄗事（國策作簡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
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古罪字）也今
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
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
趙文趙造周袑（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
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

古昔淑亡若流 皆之以紐人之 見術己之非亦 維辯矣哉 茅坤曰反古之 說行驗金與樹 之類方所謂以 折言見傷故也 [illegible]

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
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
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
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
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
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
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
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
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
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
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錢福評商君傳與此多同此所不載者二趙諫詞
耳二事皆變古者也當時所載與此所錄
固不能無混然然兩傳文法古簡此文錯
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

吳寬曰信陵居說魏王無親秦且料秦必滅六國乃休可謂先見之賢
茅坤曰千年以來絕調之文絕世之質
真德秀曰此書於魏之情狀與當時形勢利害若指諸掌而文特奇妙可爲論事之法
[illegible]
世家不載其事
何也以下指秦亡韓之後必不伐楚與趙之故
秦固有以下直指秦亡韓之後必首伐魏
按秦後引河溝而灌大梁竟不出信陵之料

信陵與魏王書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故無忌諫云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
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
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
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
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
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
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
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
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

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
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
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
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
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
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
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
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
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
有鄭地得垣雍決熒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

董份曰氣勢激溜

異日以下追論韓未亡而魏且割於秦兵加於

索隱曰大臺臺名列士傳曰隱陵君施酒文臺也垂地名有廟曰都並既盡焉名

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
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
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
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
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
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
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
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
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
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

異日以下直說韓亡則魏之害之禍必烈

吳方以下從說從施魏之存韓則魏以為利

呂祖謙曰信陵君之言深切綜練識天下之大執使魏王能用其計斜率楚趙竭力以助韓則韓不至於失上黨韓不至于敗長平六國亦不至為秦所吞矣謀既不用又以媢疾晉鄙流落於外六國垂亡魏始再用之然能收合諸侯拒

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
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
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
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
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
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
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
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寗使道安成出
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
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
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

秦之鋒若用之於上黨長平未敗之前天下離雖之執未可量也

又曰按秦欲取韓上黨故蚕食其地使與韓國中絕信陵勸魏假道使韓與上黨往來豈專為韓亡不失上黨則三晉之勢猶完也

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
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
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
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
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譙周評以余所聞所謂國之云亡者有賢者而不
用也如用之何有亡哉使紂用三仁周不
能王況秦虎狼乎

劉知幾評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于天余以為論
成敗者當以人事為正

太史公作贊或先敘事而後議論或以議論為敘事僅毫到處言言中款至其敘事處或約以三兩言或約以一言大率力之致古者如吳王濞一贊則其餘可知

吳王濞贊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省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為郃陽侯也能薄稅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晁錯為國遠慮禍反及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耶毋為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耶

此贊有借錯意有收盎意終不回顧謂齊之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遶泰山山澤之名且大者孰加於是而齊魯卒為望國太史公之論豈其然哉

勢三戊謀反申公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何事殺說何若言哉

存亡在所任即取人以身之謂

趙王遂贊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僇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吳坤曰太史公句法簡勁意趣悠長直萬世文字之祖論淮南衡山之叛而及荊楚輕悍之習蓋太史公別自一律奇思非可及者

淮南衡山王贊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何以後曰方漢之初孔子尚未尊而太史公已尊以世家必當有興之故遂以之立世家夫有土者以土而世其家有德者以德而世其家戰國以後凡爵二者孰有能至今存耶則世家之又孰有過於孔子若夫誰謂太史公不知孔子哉

按野合之說索隱謂老少不同時故云野合此說非也蓋必是時叔梁紇與顏氏禱尼丘而得孔子于此而尚受其禱故下文有禱於尼丘句

篇首凡曰生孔子得孔子又曰孔子生又曰姓孔氏不厭其煩亦太史公弄巧處

胡定曰孔子生而倜儻長而聖惡有平時不問父墓者使不知聊受父之終不知耶衢之殯甚矣之誣也

孔子世家 計十段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也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圩頂中低而四傍高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葬地徵在笄年適于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權厝曰殯蓋其慎也郰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

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

茅坤曰太史公序老氏事頗詳悉之

茅瓚曰孔子世家以魯紀年蓋以孔子魯人也且亦作春秋之意

按左氏季郈之雞鬬季氏以芥播其羽郈氏以金為之距季平子怒逐于郈昭伯有隙據伯因助昭公攻季氏

司馬光曰晏嬰忠信以有礼愛君而能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產

[illegible]

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

景公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金履祥曰晏嬰[illegible]

此段以其執意齊一句為綱領現兩用樂而能使景公怍且懼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和也）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

則孔子之用魯其危齊可知矣以故不得不歸侵田以謝過

三個具字極點孔子之有武備

王維楨曰奉袂是事急之狀

胡[illegible]曰夾谷之會齊人目中無魯矣孫孔子立[illegible]

蘇軾曰孔子為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或以為太速孔子蓋自知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已為少正卯所圖矣

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被（謂袚）矛戟劍撥（音伐，大楯謂）鼓譟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卻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請先嘗沮

謂孔子爲司寇時魯已不復稱於相了矣至攝相事誅正卯同子蓋有異心焉討歎去孔子而無孫滿齊有女樂之饋故語定公爲周道游以往觀娛樂使之必受其意常在孔子也亦心所欲陰矣後世蟹有識之者了當曰孔子之去魯也桓子受之誅其心也

覌非我以群婢之句則季桓之奸計不覺真情吐露

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舞曲名）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請魯君周衢道路行因出觀齊之女樂）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地名）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余有丁曰師襄子所鼓之琴與孔子所學者爲司樂之官及孔子去魯而襄入於海史記載學琴於去魯之後殆非也歷聘紀年記孔子二十九歲適衛學琴於襄近之

胡安曰學琴師襄傳記之矣乃謂文王之見有人焉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奄有四方此之操也何其誕也語曰思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

之惟精其形乃成豈謂是耶

胡定曰彼婦之歌剌皆之實是則夫子之言也蓋其明炳幾先故見受女樂則去聞殺賢大夫則不入其境語曰危亂門之無過其謂是乎

此與家語在厄篇畧同然中有禮賤詞更緊嚼有章

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此段以吾道非耶一句爲綱領孔子以是試三子乃因顏其未仁未知而揚於其少貶惟回超於二子而回不容何病蓋有慍心者三子而回則灑然笑故夫子欣然而笑笑子慍相應多財子絕糧相應吾爲爾宰雖夫子戲言然子之之意自見

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謂人不使通行而困窮）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種爲稼斂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謂順人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

余有丁曰：須下不容何病之言，思胸中何等開豁，何等洞然，直是八荒我闥氣象，故夫子欣然笑曰：誠有如此也。家語無使爾多財之句，義亦難通，宜刪。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
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
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
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
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宋祁曰：春秋，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于春秋。是以引天下之季衰之賢者不敢私天下之議，賊之奸人不敢亂，故漢人以春秋決獄，是亦法仲尼也。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
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
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
代。（殷，中也。又中運，殷周之事也。）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

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
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
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
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
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
者亦以春秋。

王世貞曰：季夫成而復麟至，瑞應之所以必也。後麟而後作春秋，以孔子於河圖洛書歎曰不然也。春秋之作久矣，獲麟，聖人之所託而悲者耶？曰：吾悲也。當其時而春秋之事既也，可以止矣。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
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
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
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
坐奠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

此段見孔子死而不忘用世之志，惟子貢能知之，故夫子嘆其來之晚而為之。

最有無限悽愴悲婉之意。

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
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
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子貢曰：君其不沒
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
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
名也。（天子自謂一人。）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陳仁子曰：居今日而皆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遷似亦溺於流俗者，而能尊孔子于世家，置老子于列傳，其見不卓乎？先黃老後六經，意者固之論特以時好見譏史乎。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
心嚮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
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
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
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羅大經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借有景仰景……

史記纂之語遂失其義，辰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之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李蘭遠評：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齊衛；辨也，而
言不行於定哀；遜也，而見忌於子西；仁也，而
而取侮於桓魋；智也，而見厄于陳蔡；行也，
而將毀于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
貴于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于時，行
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縫于俗。應聘七十
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于蠻夏之域，屑
於公卿之門，其不遇若此。反其孫子思希
聖備休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
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造門，猶有不得
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
老于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
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
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上卷終

史記萃寶評林中集

殿試第一焦竑選輯
會試第一李廷機註釋
鄉試第一李光縉彙評

伯夷傳

茅坤曰傳体前敘事後緣論此以傳論代敘事傳之變體也……[illegible]

楊慎曰……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illegible]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史記萃寶評林　中卷　壹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

史記萃寶評林　中卷　[illegible]

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

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孫

譙評

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言衆言淆亂，惟折衷于聖人也。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堯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許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疑之也。余登箕山，乃有許由冢，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泰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高，而文辭不少概見，此太史公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數千載，欲求一節義最高者屏立於其首，看露園之高節，如由、光而不見述於聖人，是以疑傳，此伯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伯夷故舊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余悲其意，觀軼詩可異焉，觀采薇之詩則疑于怨矣。敘其事，述其歌，由之曰怨耶非耶。其末稱引經傳之文，而卒歸之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又所以深悲由、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最初兩語，載籍極博，考信六藝而已。跳躍

子長愛奇弒

李廷機評余讀楊升菴評曰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未嘗不嘆其研精史學後讀太史公自序曰太伯避歷荊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迹闔廬弒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迺知升菴之論本此又讀朱子曰孔子稱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傳渾身是怨矣余按此傳始雖不免於怨至得孔子而名益彰不如由光不少概見則向之西山餓

吟岐詩寫怨者皆付之水清風釋矣又何怨此太史公縱橫妙處羅大經謂東坡赤壁步驟此傳信然

唐順之曰此傳按檳自得非恍惚可尋蓋所謂神化者耶
楊慎曰此傳凡三段俱有繳結首叙管仲之出處而以致君之功結之次言受鮑叔之知而以天下多其知人結之又於言其致伯之用略而以所以為君者結之而一篇筆亦傳之一法旁約言司前後述管中自言兩見而紀事則在其中矣此太史公傳記一法

管晏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董份曰五用知字而以知我者鮑子結之知長江大河一瀉一障便住
王鏊曰此十餘世是言鮑叔
茅坤曰以上並次鮑叔之賢客以形主之体
茅坤曰提此段權衡管仲心緒
唐順之曰善因禍數句得管子骨髓三事即因禍為福轉敗為功所謂輕重權衡也太史公連下書字因而字而管仲相桓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

之伯業所以見美 柯維騏曰愚按 管子一因其應非 所美也其動非 所取也以言因 也因也者舍己 而以物為法者 也感而後應非 所設也緣理而 動非所取也太 史公曰老子以 虛無為体因循 為用此管子則 也但知用之見 於用而不知道 德為之本此所 以為霸氏之 許 茅坤曰節儉力 行一句盡晏子 書順之曰虛語

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 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沫以匕首劫桓公)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邑名)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正義曰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牟，睹敝冠反裘負薪息於塗側者，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飢凍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與此文少異)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讀作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

敘事斷公告文 多用此法 楊慎曰晉子之 事多矣而太史 公詳載此有深 意焉 凌約言曰此傳 只載越石父及 御者二事見晏 子仁而能下人 耳 太史公傳 記一法也 王維楨曰記賢 石父於厄見好 賢記御者見謙 抑 王鏊曰按石父 之賢直晏子之 敬待故景公欲 相孔子晏嬰沮 之石父豈賢於 孔子哉

晏御曰御婦之 言何足採蓋然 太史公極力模 寫一字一字 向 年筆力 李廷機曰此御 之妻能成其夫 之賢者也 用之固宜 楊慎曰贊管仲 晏子前一段論 說後一段論 卻分說亦一格 唐順之曰太史 公作春秋戰國 人列傳頗甚瞭 略蓋本書所自 載此載之左傳 國策中凡載行 於世者皆不論 也

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索隱曰皆管氏所著書篇名)山高、(一名形勢)乘馬、輕重、九府，(此書論鑄錢)及晏子春秋，(有七卷今見傳當世)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仲之能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左傳崔杼弒莊公，晏嬰入，枕公尸股而哭，成禮而出)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注 余有丁曰將順救 數語即傳中所 謂因而伐楚因 而令燕修召公 之政因而信之 之類是也 又曰晏子之不 討崔氏權不足 也然亦非克亂 之才故遷以無 勇責之

雅評 執蓋之婦，著其夫為晏子之御。太史公乃頓為之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當刑，許贖，而平生交游莫救，積無能如晏子解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遭此戮，所以羨之。謂有會謂太史公不若彼 戚

[illegible]

老莊申韓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事不遭時則若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言其見老子修道化不測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散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按索隱曰時人莫知老子而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乃著書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南華經言篇名寓寄也亦有寓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

史記評林 中卷

[illegible]

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污瀆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

史記評林 中卷

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也

王世貞曰夫子設微言淵中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難極人巧奪天工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正堪雄武

維楨曰通篇以知難為主先以三非字反說引起既用名高厚利作眼衍三節結以不可不知為一段又用身危作眼衍六節以故曰帶下亦結以不同不知為一段又知飾所說字所以照近不疑為一段而以知字起句又知各之難全此說之成為一段亦以知字起句末三引一斷作結而中云處知則難及不可不察同蓋惟知而後不輕說此一篇之大旨也且深入世故曲盡人情音極淵深辭極富贍句極奇峭調極古雅日是先秦文字乃卒以此受戮陶淵明云哀哉韓非竟死說難

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說之難者正在此以說合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作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粥權

司馬光曰拱人心伺顏色而求合則和佞說諂無所不至逆之以取死說難篇蓋非最得意之文最失意之為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句應上文總括處大法

總論內盡世情老處

委能陰曰秦王殺非而李斯姚賈害之豈非之說其有傷于同計同行者乎

李光縉曰文勢開合展轉不窮辨士之流也

王維楨曰伊尹百里一節議論未詳

以下凡二三引證無不言言中欲于為論事者

宋人閑其思二事而斷之曰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文有關鍵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

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而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代胡迺以

之謀也而關其思以戮非以其謀之忠戮也以害計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滅其所以為親愛者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乎惜哉

卻宜曰矯車事在彌子瑕无足論者君夫人人則毋病雖聞君車不可矯而駕也聞毋病而失視非孝子也矯君車非刖罪傷其枝非得為孝子乎抑事君下是為不忠是可為也孰不可為也

董份曰非坐死于秦由不能察愛憎而為言之也哀哉

其下方結出說難意

則我矣謂我於善諫說者

何良俊曰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夫荀卿本儒術而二子俱用名法頗見以刻急自號老身何大皆其師說耶

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瑕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

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

茅坤曰斷以藥死非一節非不可追矣

李廷機曰後來李斯下獄欲自陳亦竟為趙高所阻此天道好還之理

楊慎曰此贊各論其人之事而總之以一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道德之意東坡論之當矣

陳仁子曰論申韓之慘而歸之老子迁之論確矣而世乃嫁之曰先黃老焉何哉

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虛無也因應用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黃震評　按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于老子曰無為自化于莊子曰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于申不害曰本於黃老而主刑名于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于黃老夫無為自化夫刑名固胥壞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于善者政教也世非太古矣無為安得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于刑名此太史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柯維騏評　張文潛謂史遷將老子與申韓同傳非是張安赳其源如此也真德秀謂老子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陰謀之術則申韓之所本也

李維楨評無為自然以致化理老氏之指乎其言精而該萬類為一無然畔岸莊列之致乎其言閎而達而莊列則本老氏老氏則尊黃帝三子之外嬰以儉夷吾以法若不相為謀而仲父相齊下令如流水之源卑而易行借之所欲因而予之借之所否因而去之典以為取以為政寶平仲節儉力行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三者皆老氏家法故史遷作傳以管晏老莊相次而孟堅列夷吾於道家嬰為儒肖黃老之學蓋大行矣

凌約言評太史公作史以老韓同傳世或疑之今觀韓非書中解老喻老二卷皆所以明老子也故太史公贊中有皆原于道德之意老子深遠之句則知韓非無出于老子

李廷機評申韓原于道德者竊以仁義生于恩恩生于人情老莊遣去情累無情之至必然少恩此刑名之所以用也

黃震曰按戰並之斬莊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整雖素亞賤者可將雖素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訊孫臏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于楚卒以刻暴亡軀嗚呼不仁而善用兵亦焉肯自全者哉

孫子吳起贊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董份評太史公作贊一言一鉞只如孫吳贊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一句便折得孫吳心服

王維楨曰太史公蓋以自見 穆文熙曰數語深將子胥不死之意彼小丈夫死溝瀆者寧不之道哉 子胥以忍故成功白公以不忍取敗

伍員贊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耶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郁離子筆記粵工善為舟越王用之良命庖人給上食粵之治舟者宗之歲餘言于粵王曰臣不惟能造舟而又能操舟王信之俾李之役鳧于五湖溺焉越人皆笑之郁離子曰是畫蛇而為之足者之類也人無問智愚惟知止則功完而不毀故以子胥之賢不免馬夫子胥之入吳也爲報其父兄之讐而已及其入郢而鞭平王足矣夫復何求哉乃不去而沈其身不知止也

三騶傳

董份曰太史公歷叙縱橫之徒及鄒衍之等皆反覆辨論而其微意專歸功于孟子孰謂其不知道乎
楊慎曰其語閎大不經以下形作三段正見其不經處秦刑無字宙字大奇諸窈冥也
索隱曰大並世盛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見將而說耳
董份曰言鄒衍之行其歸而徵仁義倫理本有準則待其始為濫耳濫耳言其說雖迂不經濫浸於耳故王公大人初熱行之而其實不易行也
王世貞曰此前叙衍見尊礼言其術能動列国諸侯與孔孟困厄不同然孔孟寧不為此也故又引伯夷衛靈梁惠之事見孔孟雖困厄而不肯阿世苟容以取合也此立論甚正然又引伊尹之事為衍解釋言其迂怪之術雖一時以

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索隱曰謂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想入內心留顧而已化之欲從其術也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襒拂也謂側行而以衣拂席為敬如燕昭王擁彗先驅彗帚也謂為之埽地以衣袂擁帚而卻行恐塵埃之及長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索隱曰方枘是筍也圜鑿其孔也謂工人斲木以方筍而內之圓孔也

觀聽而實欲行其仁義節儉之道譬之尹之負鼎奚之飯牛皆作先合而引之大道也前以抑衍後復解之此太史公極妙處

不可入也謂戰國時孔孟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圜鑿然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

凌約言評余按牛鼎之說即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本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之言衍之術迂大倘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余意竊不然太史言孔孟不合于當世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衍以不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故遺近而舉遠

商君變法

楊慎曰叙商鞅變法備載廷臣論難與趙武靈王變胡服事同一關[illegible]

句法峻快

反覆論難俱以法故循禮可不可為綱

茅坤曰此商君傳中一小段也然中間脉絡相照首尾相應乃知善作文者一段自有一段氣脉關鎖處

史記註

王鏊曰此衛鞅變法之端

茅坤曰商君變法亂秦功之首罪之魁也

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能變通而拘制不更之行也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乃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指桀紂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與上數處法相類

趙良說商君

索隱曰孟蘭皋人姓名言鞅前因蘭皋得與趙良相見也

柯維騏曰貪位貪名雖自道其微有規刺商君意與末貪寵語相呼應

陳霆曰反聽內視者反己之謂自勝者內有以克乎己之私則天理勝乎人欲而自強不息也

李廷機曰商君徙木立信至食言

史記註

[illegible]

邵東嶠曰此說叙事有体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開鎖謹嚴秦漢文亦不多得皆乍作論可以為法

三置晉君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一救荊禍謂會晉救楚朝周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若不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黙也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代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叩也

田汝成曰以上先敘五羖大夫名功教本四德俱本虞舜有言自卑意

茅坤曰此下一切悉商君本傳又一一反五羖大夫

厲順之曰峻刑殺事明與五羖大夫施德相反

鄒氏考實云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或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

開詩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謂不歌謠舂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教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人畏鞅甚於秦君)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上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謂以左道建立威權在外革易君命也)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

厲順之曰此篇畫從明與五羖大夫行事周中相反

茅六弘曰趙良正言血脈在歸十五都以下數語太史公謂其不師趙良之言正謂此耳

按趙良之說商君即蔡澤之說范睢也彼所謂巖穴之士其寓意微矣假令鞅能存良以自代歸商於而老閑豈不身名兩全哉惟其不能卒之車裂族滅悲夫

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四轉)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第九轉)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即所封)五(於五邑)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茅坤曰挾持浮說之論太史公發洞見商君肺腑矣東坡始進以正論本此

何孟春曰商君刻薄人也而信其令非信也特威劫其人將何以堪之太史公論鞅以少恩故受惡名于秦非不幸也其亦有見于是乎

以字總刻薄少恩

商君贊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句斷盡)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本質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賞則政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斬首賜爵是耕戰書也)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劉鳳評商申韓三子皆大略同術獨申不害者用於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鞅雖以其身覆而秦遂日以興韓則托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

按樗里子秦惠王之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按甘羅年十二說趙割五城與秦以廣河間

樗里子甘茂甘羅贊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爲強齊楚所重也)甘羅(甘茂之孫)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蘇秦說六國

蘇秦初說秦王弗用去於燕歲餘而後得見燕文侯焉

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

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強趙南近齊齊趙強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

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以上言交得之利

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以上言交不得之害

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此言趙之強 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

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

（眉批）王維楨曰：因秦患而不與其憂，一句勘破衡人肝膈。

（眉批）一傳主意至此方明白點破。

（眉批）楊慎曰：以下至……言合從之……

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黃金千溢，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吠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

（眉批）茅坤曰：先提六國攻守形勢，且見蘇秦胸中計畫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

（眉批）楊慎曰：自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至不足言也，言地險固，兵堅利，卒勁勇也。

（眉批）董份曰：以韓四句將前面意總結，西漢末俱用此法。

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

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此言魏之強）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

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效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

事秦則不能備敵皆可羞也故特以事秦事之

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

楊慎曰自此至伯王之資也言楚國之強

蘇轍曰楚與秦爭而大之國無忌于秦是以勢不兩立首數之

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

楊慎曰秦楚出說不相大滋則楚王衡成則秦當此說之綱中

劉辰翁曰當時山東之國惟齊遠之強可予秦抗衡而齊不近秦患楚則近秦患故言其強不當事秦雖同而說則以勢不兩立首歟之此其異也

王維楨曰從合衡成兩語利害明具

此意與說韓同

此意與說魏同

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蚤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

此為人臣一段一意兩轉古有奇峰

董份曰前所云但帝秦而已然未切膚也至此以割地歆之則利害兇著故重言之

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

楚王曰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子由古史秦強而諸侯弱游談之士為橫者易為功為從者難為力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橫成則秦帝而諸侯虜要之二者皆出于權譎而從為愈典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于燕趙其心于其所難為之期年秋而會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皆叛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為約書入秦秦人為之閉函谷者十五年此說客之誇語太史公信之過矣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

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眜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

[illegible]離騷[illegible]
今[illegible]叙事
未畢[illegible]離[illegible]
論斷[illegible]與伯夷
傳同唯[illegible]夷[illegible]
四大史公所也
[illegible]故[illegible]辭之
[illegible]曰[illegible]
愚知以下大史
公[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之國
之論也
王粲曰[illegible]王不
[illegible]原之[illegible]死
千千蘭是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者
朱[illegible]曰漁父[illegible]
亦當時隱士[illegible]

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

史記萃寶評林　卷　廿一

[illegible]之[illegible]詞耳
[illegible]日[illegible]
揚波若不至於
俱浊亦不必獨
者餔糟啜醨者
不至於俱醉亦
不必獨醒所謂
與世推移者
又曰昔人論醉
醒之說謂醒難
醉亦難余謂醉
醒一也醒不厭
世塵醉非貌世
味非善醒者曷
善醉哉
太史公連用屈
平既紬然平既
疏屈平既嫉之
三句蓋反覆其
其不遇為投汨
羅死地日
柯維騏曰宋玉

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聽學王族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

屈原弟子也典
事動而見充敬
之門詩賦甲問
騷賦于荀卿之
楚有宋玉景子
為馬或問揚子
雲曰景差唐勒
宋玉枚乘之賦
也益乎必也
淫詩人之賦麗
以則詞人之賦
麗以淫然則屈
原益詩人之賦
[illegible]見也

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陳仁子評　孔子論三仁，蓋各得其本心者也。雖然以原較比干，均死也。比干之忠不免商王有殺諫臣之名；屈原之賢，尚免懷王有殺宗臣之惡。當原被讒放逐，既不羅箕子囚奴之禍，又不忍效微子去国之心，行吟澤畔，歎為比干又不歎其主為下受惡。懷沙自投，清風烈烈，直與三子爭光百世之上。雖曰仁可也。太史公此傳可謂千載知已。

史記萃寶評林　卷　卅四

楊維禎評　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主法也。質不委于先王而受嫌于後主，放於江南，而卒投汨羅以死，嗚呼，豫其葬魚腹者，蔡虎關不為死得所哉。

鄒守益評　敘事繁而不亂，裁斷簡而實精，可謂深得屈原之心，而世之人君讀此可以知戒矣。

邵思泉評　此傳乃因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既被故而投汨羅以死，為之憤恨，故其中雜以議論，故亦為傳体之变。

余有丁曰：按東方朔追憫屈原，其賦有云：「哀……崔巍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塊鞠兮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習鴟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illegible] 此賦一着。

樓昉曰：楚詞惜誓篇 [illegible] 曰 [illegible] 中數語 [illegible] 有云：黃鵠後時兮 [illegible] 而 [illegible] 群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又云：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又何以異乎犬羊。意誼作此賦 [illegible] 史遷於誼傳獨載弔屈原、服鳥二賦而不載之耳。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罹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螻蟻。

蘇轍評：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

樓昉評：誼謫長沙，不得意，投書弔屈原而因以自諭，然訊讓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狹矣。

王世貞評：長卿以賦為文，故難蜀、封禪，綿麗而少骨；賈傳以文為賦，故弔屈、鵩鳥，率直而少致。

萬以孫曰 [illegible] 之奇 [illegible] 一人 [illegible] 而已 [illegible] 之有所激而 [illegible] 天地古今之變 [illegible] 鳥獸草木之 [illegible] 人物得喪 [illegible] 是非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劉辰翁曰：太史公作賈誼傳，不載治安策，而載弔屈原、鵩鳥賦，亦有感而然。茅坤曰：賈生傷悼身不得長，故篇中委道及命字，大抵皆了死生之說。董份曰：賈生賦云：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又云：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却有大為忘寄死歸之意，然無竟是張 [illegible]

賈誼鵩賦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鴞曰鵩。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鵩集予舍。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於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鵩乃嘆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勾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摶。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

非儘未會刨大，高州洋，苹中已一篇緣論似工自天地為妙而下尤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毛舉[?]經論盡為口[?]友躬

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遊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朱熹評 凡誼所稱皆列御寇莊周之常言又為傷悼亡聊之故而藉之以自誑者夫豈真能原始反終而得夫朝聞夕死之實哉然誼有經世之才文章蓋其餘事其奇偉卓絕亦非司馬相如輩能彷彿而揚雄常高彼下此韓愈亦以馬揚廁於孟屈而無一言及誼余又不知其何說也

楊慎評 其詞汗漫曠蕩然遺世忘形之說此太史公讀之而有同死生齊物我令人爽然自失之歎也

此贊首先四[?]而語氣悲慨太史公以屈賈同傳主旋悼忌[?]輩之不遂耳屈之不長哉楚之士也以不聽屈原而漢事之缺以誼之天下十之存亡所係可知哉莫然自失之語還見于復任安一書至此乃有悟處

屈原賈誼贊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陳仁子評 余讀賈太傅賦云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復讀太史公贊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噫嘻若二公者可謂不知原矣原之可過者不忍見宗國之傾危殉節以死為過耳善乎蘇子由曰柳下惠三黜曰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幾乎其志也哉此為通論

贊中[?]傳中[?]氣勇七十二句

此贊言相如有北秦王之威頗能退而讓頗而威不行於廉頗故末句以智勇二字贊之蓋勇而又能智也

藺相如贊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茅坤評 知死必勇一語與季布贊彼誠知所處句皆太史公寫胸臆處可以參看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跡，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真德秀評：此戰國第七謀議之辭

王世貞評：看他自敘當日君臣真有劉葛魚水之歡，其一念不背嗣君，中山放麑之相要莫之過。而肝腸畢露，辭氣溫厚，讀之使人群疑盡消，可謂有德之士

李性學評：樂毅書不必言忠，讀之者可想見其忠

[illegible]

董份曰言先王功大懸然自明

竊不自知兩段首尾喚應以自白事燕王之心

此明己不輔趙以攻燕以釋燕王之疑

李廷機曰觀奉教于君子句則知所奉必有自來

董份曰此贊其好客美刺並顯鄒以為工與鄒魯殊一句便是鍼砭處

凌稚隆曰太史公斷之曰自喜蓋以斥其非公好云

楊慎曰平原世為佳公子情世則否矣蓋良在言外所以抑揚雖深未精大体一句可斷平原之失余按譏周曰長平之禍乃趙王信間易將之咎何怨平原

要亦真知斯言的當

又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諸子作抑才厚益誌用點意

孟嘗君贊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坤評 王安石讀孟嘗君傳一篇可以參觀

平原君虞卿贊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蘇子古史趙勝傾身下士以稱一時之声可耳至於為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縣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為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知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勝一言與皆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拒強秦難矣武然說亡皆歷詆著侯以經利獨虞卿始終事趙事持從說無反覆之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户侯而不顧如困晉俠之士非說客也比然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去梁則前此矣[illegible]

董份曰贊語有感嘆於天下諸公子蓋有取於信陵也

程文憲曰即此見高祖重信陵君太史公與意自見

余有丁曰春申之死智以利昏也使當園妹進說之時峻斥之則無此禍矣既或於邪謀而包藏禍心移人家國則亂賊而已以亂召亂理固宜然故敬之施不在於失朱英而在於蔵園妹也

信陵君贊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夷門即信陵所謂迎侯生者在此

按漢高祖微時聞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春申君贊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蘇子古史黃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其後雖使所未英殺李園終擅楚國亦將不免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千歲矣無功於民而獲罪於天天以不肯歇除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朱英所能為哉不然以黃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猶無概於中乎

楊維禎評 志天下之奇貨者必中天下之奇禍傳曰聖人甚禍无故之利即所謂奇禍也楚之春申君秦之文信侯是也春申售嫄姬於考烈王而生悍文信售嫄姬於莊襄王而生政文信卒殺於政春申免於悍而殺於園此豈非天下之奇禍足為小人奇貪之戒哉或曰悍非歇之嫄也園妹欺歇而歇又以其欺者欺考烈耳

擅燕齊有爲譎詐之説或秦制虎之説董不粜此徒射書聊城致殺燕將而齊聊城計亦不見大矣
董份曰戰國時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在第一等爲人排難解紛此仲連一生本術
眞德秀曰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仲連于轉爲畫計且敍功之以休兵歸燕又功之以强燕論齊皆非所以爲訓

魯仲連遺燕將書（時燕將攻下聊城被讒懼誅因據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連乃爲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
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
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
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
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
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
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
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
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

董份曰言奇雄丹南陽約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奇可畢心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且天參錯可深嘆
李廣乃後時事此言極作無謂然其人意氣橫溢律筆而成不暇終論細處此太史公愛其千里而略其牝牡驪黃也
何孟明曰此下皆誘惑燕將之辭非事實也

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
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
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
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
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
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
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
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
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
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
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

歸燕之説特爲起東將十分意耳恐其未知所擇耳把篡怯辱三字反前忠智勇三字而引管仲曹沫因敗爲功之事以諷之
茅坤曰篇中皆曰不再計曰願公詳計曰爲公計曰此兩計之類凡七八令計字其丁寧燕將之意可謂詳切
鄒守益曰此書文執從權詞決嚴密如大將將兵到戎孫萬而位列不參者
董份曰此以管子曹子感動燕將

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
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
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
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
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
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
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
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
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
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

最阿季激切
宋有丁曰戰國風声氣習但爲名高所染欲篇中曰名滅曰功名可立曰顯名曰羞與之同名曰名與天壤相繫之爾凡十二个名字蓋以滅名恐之而又以顯名歆之也
此結二子不規規於小羞小節欲燕將之乘時立功名耳故復揭一智字以應篇首

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
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
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
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
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
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
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
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
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
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黃震評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

唐順之曰太史公以遭毀之遠寄之於史記類多假托以自悲此贊亦因羇旅之臣句蓋亦寓意深矣

凌稚隆曰一篇肯綮在此貴極富溢四字

為田單謀耳終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赦執亦必亡矣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單無爭聊而射書於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預吾事而須之足為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亶以為天下士未也

李廷機評余按戰國之時以仲連為天下士然余觀射聊城書致燕將之自殺而盡城中之人為單所者未嘗不讀其文而憤然惜也夫士人不幸生亂世度能為伊周則行之不能則去之耳此二者又欲以意氣口舌巧立功名於頃刻間此俠士遺習所謂天下士皆出若是也或謂書乃偽作然附之遺書實已有之何暇辨此其殆魏王所作書蓋

穰侯魏冉贊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典宋一句）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羇旅之臣乎

蘇子古史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者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霸秦而不能免其身蓋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王以迫逐冉至逐老母出弱弟而不顧其失甚少恩也

董份曰史記之范蔡傳卓然千古之秋水南華與所在羅奇博如入觀海臺天關魯宮屬觀閱模宏豪悅然夫矣不啻此有之知文章之大也王慎中曰范雎蔡澤傳蒸論列說悉本國策而敘事貴其則太史公筆也穰大然司馬此則須賈之譽當深於魏齊只恭何使報仇乎此真所謂轄盧發境若也

[illegible]守中出推其惠較鄭安平王稽宏矣後竟不見說起豈雖之意忌耶抑太史公之略也

與更名姓曰張祿蓋為後秦露張祿而魏不知根本以下仍曰范雎者太史公筆也

茅坤曰穰侯禍胎從此范雎乘間亦從此

董份曰占之矣雖智足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在知與不知爭先決耳曹

范雎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illegible]）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簀謂葦荻之薄用之以裹其屍）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illegible]）（祖餞）之處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illegible]）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

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
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
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
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
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
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
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碁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意以碁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得
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

評林　卷　四十二

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
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
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
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
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
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
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
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
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
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

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
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
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
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
縣藜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
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
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
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
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
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

史記評林　卷　四十八

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
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
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
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
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乃得見於
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
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
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
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
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
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

此處故言不〔illegible〕，毅然非〔illegible〕者不〔illegible〕。[illegible]

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

楊慎曰：臣非有畏一句為下文應憂恥之綱，下文患憂恥三句即非有畏之意，又為下三段之綱。

楊慎曰：〇言三不足以及五死字，大如貫珠。

楊慎曰：五死應上死字，臣又何患應上患字，此段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也。

楊慎曰：伍子胥夜行晝伏應上亡字，臣又何憂應上憂字，此段言亡不足以為臣憂也。

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於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眾，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

楊慎曰：箕子接輿一段，為厲為狂應上恥字，臣有何恥應上恥字，此段言為厲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也。

茅坤曰：提一篇之旨。[illegible]

董份曰：穰侯為秦謀一句，乃縱說〔illegible〕。[illegible]

言內又只說言外雖所以深交其君而後張逐穰侯事三人也何孟春曰先言越近攻遠之失為下文遠交近攻張本然雖之計亦非大謀後召攻諸一篇要先戰韓以為獄楚燕又分之而秦最後亡鳴乎其知此也夫董份曰言文子以射穰侯

茅坤曰秦之伯業實在遠交近攻之一言

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一篇主意）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

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

茅坤曰始而說韓魏者陽予之以為聯屬楚趙之地因以拒齊也楚趙齊既已內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國者不我衛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未幾而拔魏收韓盡未嘗以視之也

三疊文法此為最奇且語語而意多也為可愛歐陽永叔多用此法

茅坤曰諱其收韓以除腹心之患若去也

王維楨曰遠交近攻之策萬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指亂如此使人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策次之某可也

王鏊曰根承而發動

王維楨曰范雎欲得相位必傾太后穰侯但穰侯內之間不能自結於秦王未見下時即啟怒之以植其根及其既

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四年矣因請間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

見則數言不言及穰侯寃轉以待某自悟至自言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可以直指矣如又先言外事以待數年始及其內漸漬不驟如此聽者自不覺其入於肝膈矣雖其深於術矣哉

按戰國策云應侯謂昭王曰夫百人輿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

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政適音征敵）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弊斷也御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斷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

徐□□為兒也亡□徐□□兒見國必裂矣此喻史公深意故附錄之

又曰危言激論至此肝膽俱披矣彼其廢太后逐穰侯也諒亦按宣太后之於秦非若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莊襄且不可絕明宣太后哉范睢相秦使昭王以子廢母有娩顏考叔若何臬也

賁、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睢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睢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

茅坤曰以前總只是暴昂睢之冥旅入秦而提四貴之權以後又總寫范睢之報讎撥亂恩怨

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閒步之邸，列國諸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為人傭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綈厚繒也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為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

董份曰豈有秦用客卿數年且以為相而魏不知者耶范睢欲一報須賈意者賈以示恩反為賈青亦不可知也

董份曰此處賈敲睢已說明故

以假大車駟馬試之耳

茅坤曰摠只范叔詐變姓名為張祿一日換出千情萬態總之若画非太史公筆力詎不到

秦東陽曰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何前倨後恭之若是耶遂人之計盡至是始窮矣彼其從容堂下者尤苦蓋何足惜也

吾不出。范睢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待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荊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

何孟春曰讀此敘語想亦范睢本意讀之間之可謂窮矣

楊文熙曰睢之罪乃責所謂而責以不止魏齊且自以杖死而又責其醉溺不止以罪賈也

董份曰人抵天下事皆有不可知若悠事措諸竟食莝豆之報此不可知者一也指齒懸廟梁羅奔為之慘此不可知者二也

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云晏駕) 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塡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恨不及也) 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塡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 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睢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

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友者爲貧也。(言富貴而結交情所爲者爲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 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音登) 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閒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閒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

王維楨曰。平原不出魏齊。具所以爲奇士。

穆文熙曰。卓上如虞卿。柰何乎魏齊同亡。魏有信陵。極亦好士。而今虞卿窮然。終身此皆不可觀者。

黃震曰。虞卿棄趙相而手故交魏齊。俱困大梁。以著虞氏春秋。其必有決烈之見。且其爲我何。太史公夢卿乃曰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余謂此未足以少虞卿。而何太史公訾之過也。

茅坤曰。范睢罪之大者。太史公更不敘過。

下絕吾親卽安平王稽豈載入秦離昭王母子兄弟甥舅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恩讎蓋亦勞矣然卒以任二人敗事夫爵祿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況禍之召以私所恩耶

張之象曰前言范睢不懌此言應侯日益以不懌文亦相貫

武安由范睢死故秦王病之

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李廷機曰予下史記本卒實評蔡澤傳為一篇無斷續

楊維禎評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甚相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為戒必俟夫澤之再三辨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觀局則明當局則昏應侯之退已合退於請罪賜死之時而偃蹇不退使非澤垂其已昃之執吾固未知其死所吾尤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攻睢於王而攻睢於睢亦以睢可言感而澤之言又足以悟睢者故睢決於去而不俟夫逐而及澤代睢不數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俟逐睢者逐我優游于秦以封君令終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茅坤曰蔡澤傳不詳他語卽了當范睢傳

索隱曰曷鼻謂如蠍蟲之鼻也巨肩謂肩在項上顏貌魋回而魋蹙然也蹙齃謂鼻蹙眉攣膝攣也

索隱曰持粱謂作飯米飯而持肉宛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鬲音歷鬲釜屬者也

蔡澤傳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指上）任鄭安平王稽（睢即范）皆負重罪於秦應侯

董份曰范睢以困而欲間以明蔡澤以羈旅而欲代相所以能為其天下之所惡其勢非危言則不能以聳動故厚之宣言困睢者即睢之詳言無王也皆危而敵之之雄

董份曰借直答然乎最妙詞少緩氣少歡即挫

年之後約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皆不外此

凌稚隆曰自人

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謂休徵則然）士之願歟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

至百体以下凡三發問同一机軸皆以但情所可願者誘之以起下又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之句略以策動應侯

余有丁曰蔡澤引此三人做話頭眼見應侯身所警了

豈不辯智之期歟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歟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

慶約言曰應侯知蔡澤欲以死恐之故終之曰以義死難視死如歸又曰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又曰唯義所在雖死無恨詞何等勁悍終被蔡澤說倒了畢竟心服

又曰雖欲說睢恐其主聖臣賢一段議論甚正故說可入大意謂忠孝者身亡天下讎謗君父而憐臣子然後

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功成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令

死何益況者身名且亡也許恒卿曰只將一死字維倒說雖終篇竟以死恐之

又曰夫人之立功以下數語可謂確論文執亦錯落可觀

此下緣論不激不阿自有綿裏藏針之妙

慶約言曰條陳利害令其自擇意婉曲詞懇切

許相卿曰自蔡澤少得間以下先以可願孰與閎夭周公詰之次以保全功臣孰與秦孝公悼王越王詰之又次以立功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詰之反覆辯難直窮到底詰難無些遊辭故欲以保位遇危之令其猛省

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

余有丁曰陳說直指若利刃銛鋒得隙即入安得不迎刃而解乎

此段論天地間大道理竊意蔡澤多張口動耳然辭位一

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享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益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

節使●史見何孟春曰蔡澤見范雎是萬世應昌聲之人故以此說之范雎可以无遺憾而不難于辭相位矣此亦良見家貴其家歟黃文獻曰太史公傳范雎則范雎數事快意恩仇事而曰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至傳蔡澤說范雎之復云然可見雖惡報之詳者略一上公事故其一時明發處知此澤事桓公夫差見得國君長戒滿而不以已長自居若決秦先於此見之以引起下文相人國者之不可以成功久處也此後雖分二段總是一意 三箇功已成矣一箇功已彰而信矣血脈相聯 陳沂曰前言商君吳起大夫種此於增一白起不惟激以事而已動其心尤切也 敘四子之功業不厭其詳而一則曰遂以車裂一則曰遂賜劍死

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

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

秦北卽一則曰卒支解一則曰句踐終負而殺之只一句截住不厭其詳是于識殺人手也辟商君吳起大夫種中上文也中入白起以白起為耳目所見關也故總以四子者五句結之是第一段入後先也買插構雖殿亦篇成已也變約言曰歷叙四子以不書君功致寄寓而闔于公往以見哉令終一去一不去得失判然反復豫論不外成功者退一語 且戰國策云大投謂全勝也分功分賭分一所獲也 范蠡見幾明決扁舟五湖正所謂名與身俱全者上也四子豈能彷彿其萬一於應侯苟戀位于秦不忍分功求退則名在僇辱而身不可全與四子等耳 是第二段 此且歎其能而去則能賢如古人壽如喬松子孫享祿位亡

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

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
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
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
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
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
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
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
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
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
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
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

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
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
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
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羅大經評范雎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
傾危澤明坦雎幽陰詭秘危人骨肉全是
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雎而所
以告雎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雎必侯澤
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
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雎遠甚
雖然後之君子同推不免如彼鬼之專寵
如從上之嗜酒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
范雎下矣

茅坤評寫范雎恩怨處烟波千里寫蔡澤一言而
奪相處轉丸掌中

范雎蔡澤贊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
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
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
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白起王翦贊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

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
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
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及孫王離為
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黃震評此贊與孫吳傳贊同一機軸同一文法可
以參看究竟只是一揚一抑盡太史公贊
語之綱而才識高處卓不可及

李壁曰李斯上秦始皇書論逐客起句便見實事最妙中間論物不出於秦而秦用之論人不出於秦而不用又復說論[illegible]痛快[illegible]得[illegible]大[illegible]法

[illegible]曰斯文之工千年以來推絕妙者

[illegible]一逐客一書反覆翻駁組織施藻而意獨

李漫約言曰不引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爲言切當動聽

又曰語意已盡復想諸上文而覆說之益見客之不可逐之字有關鍵處

董份曰秦王性好侈大故歷以紛華進御者由之義啓其心此善導之術也斯之陰說逢迎二世之術已兆于此矣

何也以上順說[illegible]以下倒說有無限意思

宛珠宛地之珠　珥瑱也[illegible]之[illegible]　阿縞[illegible]所出　甕似瓶也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

李斯諫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弃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史記萃寶評林　卷　六五

唐順之曰三段一意反復而語不用法首先[illegible]

王鏊曰[illegible]真鄭[illegible]莫免此戰國之習

董份曰是所重者二句詞語激切自是[illegible]爲[illegible]之也

羅大經曰[illegible]斯[illegible]秦固以客興[illegible]則[illegible]客[illegible]何[illegible]在[illegible]子[illegible]順亦當時之客

也如時君之不用何如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李廷機曰秦客有聖王所必誅者而死於逐乎願危陸[illegible]移行驚語苟能一變而驅[illegible]之以復先王之舊則大聖人之所作爲而王則非其人也竟爲李斯所惑以毒天下此秦用客之害非客之害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樓昉評：此先秦古書也。中間二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畧加轉換數箇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

林希元評：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伏，有無限態度，無限精神，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尋常不可意度，真秦漢間第一等文字。

李廷機評：詞氣精采，[illegible]藹無一字懶怠，另是一種巧思。

史記萃寶評林　卷　六六

李斯賛

（李斯初說秦王曰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今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秦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王鏊評　責李斯極當

茅坤評　太史公之論斯之罪案也筆法嚴整可式

蒙恬賛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蘇史替　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以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殺以忠信事上自許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亞李斯然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於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庶幾之謀殆不能發於乎天之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諸聞過失聲斯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而亦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莽之不至此也及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乱乃欲力諫晚矣卒至國破家威非不幸也

李廷機曰責蒙恬不能以道匡主固亦一說其無始皇之驁悍不可回何

董份曰太史公直以輕百姓力一語爲恬罪案故末復咎其不振百姓之急自相聯爲

按二世賜蒙恬死恬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乃吞藥自殺

蕭何賛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黃震評　高帝起布衣浮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詣軍所何幾族及自將期叛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汙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常儳敝死之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爲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爲桀紂而相國爲賢相是正惡其掠主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之

茅坤曰順流與之更始一語最得孔竅更千古萬語不能悉

楊愼曰替休槩然未比閎夭散宜生或譏其無謂不知太史公斷蕭何如諸將咄咄之語正在此并不然何不曰与太公望同功

曹參賛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王直評　蕭何素不知學其於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參尤當敬守而慎行之豈酬勳者所能於何之律令豈古聖人

董份曰太史公結贊語極有意味蓋黃老雖非正道然休息瘡痍者須政体太史公豈專進黃老者哉

極言合道但倒一字法謂言極合道也

劉辰翁曰參本攻城野戰材也及爲相國獨道用蓋公語遂能

張浚切氣脉在亡秦之後文景之前此黃老之術以為漢也

所用以治天下者。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酷虐，而幸漢之寬，故怡然自安於下，非宰相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靜不擾，以休息無為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

王維楨曰：王諸呂始乃偽聽，卒謀誅呂而定漢，雖非黃老之術而何。

王鏊曰：好黃老之術，乃陳平智謀之本，而智謀兩字斷盡陳平一生。

陳平贊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董份評：貴介公子，着羅綺，御青驄，看盡長安花，此贊似之。

余有丁評：讀蕭曹贊，便了蕭曹一生；讀陳平諸人贊，便似陳平諸人。動履詞甚約，而意却甚周，有許多轉折，許多態度，只如一隙地種盡萬草千花，所以為不可及。

黃震曰：按蒯子之前，不敢言弑父；忠臣之前，不敢言弑君。蒯生之言，入寵信之深也。

蒯通說韓信

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皐，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

相君之面五句，比面之便危，背之便貴，所謂以相人說也。

李光縉曰：武涉之說，為楚也；而蒯通何為哉，其言甚辯，假令韓信聽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內失石之閒何日而已。

守天下者，遇時傾危之士，徒以口舌擾攘，當世耳，非訛戳者也。

董份曰：楚人威震，勇也，而迫西山；漢王阻險，智也，而敗傷，智用俞思齊曰：擭信之頭末，甚始末。

[illegible]擒魏，背水戰趙，囊沙破楚，以彼其才，采足懸兩主之命，係楚漢之重，何其智也，其後繫奪齊軍而徙，陳兵出入，械繫，雒陽而[illegible]辱，恥列絳灌，[illegible]謀[illegible]于舍人，見[illegible]歎

晦折漢

陳陽楚

下風走而嚮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
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
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
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
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
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
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
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
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
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
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

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
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
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
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
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
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
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
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
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
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
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

平書何句其盛也諸令三分天下爲足而居其耳然自制不卽豈天有意相漢見群梟未亾特略其聰而群梟既亡遂奪其釜耶不然何至一人之身智愚之相去遠也
李東陽曰讀此數語便了韓信心跡觀韓曰書居殺准陰後綠信朱子盡斥見其曲直矣
按秦下雖嘗張耳鉅鹿陳餘但能處北自度兵少不敢前耳使張黶陳澤醳餘餘以五千兵使二人先嘗秦軍至皆沒後圖解耳段餘殺之遂解餘將印收其兵
董維屢曰陽似實蒙
可孟春曰微語多禪於信說不用而佯狂爲巫閒知己也太史公謂其噃准陰而准陰取亡准陰重寃徹言惧負於漢耳豈因之以驕乎世目之為勝七吾觀其不受封不為漢原蓋輕世

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
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
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
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
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
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
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
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
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
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

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
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
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
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
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乎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
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終不奪我齊遂謝
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

黃震評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南齊擁齊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謂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奪齊王信信方為

肆忘之流非辨士也
劉辰翁曰揣摩親切發越慷慨至使人不信幾語真令信神憷心動
俞忠李曰按說者謂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信惟不用蒯通計卒誅夷噫不然信勇不過項王天方分漢平備內項且授首而況信乎虎之權一時之利害不賭與亡之大閔者也信之謝通服矣使借其有吾將念之之言狹隷基屬日矣漢之端云
反畏取譬最入所難言此文在漢初第一

漢天下漢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張良為帝謀臣使其為之画善計倘庶幾曷而躡足之謀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疑信之甚而置信于死者也失職鞅鞅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

柯維騏曰韓信感憐自王藏楚不至司馬光皆其市井之心而訊史遷不詳不伐之論情信不是語也當時異姓而王凡八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而韓信惟耳以留全其軀芮以忠延其世余固非享国之完耳執謂漢真少恩扒

韓信贊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陳震評子房進履於圯邊韓信受辱於跨下後一為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湯誠齋贊云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慢不平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賦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可見矣

茅坤評太史公作贊類以一兩語櫽括鄭重與貫在傳外直補所不足真老手也

王世貞評論奇嘆亘不消幾語

王維楨曰太史公贊耳餘至其始相然信而卒其相滅亡蓋深為王餘情恨故直以利爭罵倒兩人而終之曰名季雖高云云誠深勸之也王京云四相字相應皆有意王維楨曰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無所利也此乃太史公一篇主意

張耳陳餘贊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不待回顧通問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茅坤評羅大經云陳餘張耳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千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甚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忿小耻亦耳餘兩人之別哉

董份曰喋猶蹀也然歃蹀血而行謂其喋血

魏豹彭越贊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楊慎評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倫雲蒸龍變又惟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何孟春曰以楚爲彊以漢爲弱兩語且先把他病証破方好對証發藥是何說主意
董份曰把是非兩言發後口董不如是不足以驚聽初見王之上言亦伸以臣之言爲可頭行而益刑是進以臣之言爲以罪臣數句也知是此處先以北鄉臣事又可以托國提起後面各一分

隨何說九江

隨何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

司曰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曰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以其兩端諸之說破淮南心事
又曰轉下關其氣漢再提以漢爲弱句應上何離楚歸以其背盟弒義帝說楚不足恃又以其進不得攻退不能解說楚兵不足恃皆是把大關節要用形而楚漢成敗之勢瞭然在目此等議論正攻擊

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擾也）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倍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梁在楚漢之中）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

淮南以漢爲弱之意
鄭維隆曰適足以致天下之兵句指一負不義數語其勢易見也可參字指上漢王收諸侯數語閒鍵處家
董份曰前特云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至此則云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若危亡之楚萬全危亡兩語更見懇切動人正關淮南可以託國之意
李長叔曰末以分封歆之

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一意）臣非爲淮南之衆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史作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首尾大意相應）留意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

楊慎評　通篇籌論只是辨他以楚爲彊以漢爲弱之意而關鍵總在楚不如漢一句上最透

又以裂地而封歆之淮南自當首肯

李廷機評　蓋聞之綵絲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蹙會以死祿猶嘗利之徒尤可以利啗者乎楚漢成敗之形既足以薰其心裂地而封之語又足以移其志蓋招之以其所不得不來而餌之以其所不能不欲者吞吞呼楚當不待鋒之畢矣於乎何亦泉士之雄哉

信乃韓襄王孽孫，與韓淮陰不同。上嘗賜書責信，信復書恐誅，亡走匈奴。凌稚隆曰：漢之異姓王淮南、魏其、武安皆爭致賓客，如陳豨已如此矣。當時蕭曹輩之禁也，主莫之問，豈懲秦之過，故少寬之，使得出於此耶。

韓王信盧綰陳豨贊

太史公曰：韓王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凌約言曰：鄙朴人也一句，從高帝稱勃重厚少文來，後面足己不學章已含蓄在此。

絳侯條侯贊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己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周勃足已智謀而不學，所以舉動乖方，若左袒右袒，謂橋上囊持兵見守尉是也。守節謂爭栗太子、不封王信、徐盧等；不遜謂對制獄。其後絳侯坐獄，條侯餓死，以獄中皆所謂窮困也。

余有丁評：按亞夫不得其死，此景帝之失，太史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觀細柳營及爭太子，諫侯王信，最後諫侯徐盧等，儘有學術，不比乃父之椎魯也。

茅坤評：太史公絳侯條侯贊只是已而不學幾語見也，蒙力前數語甚荒謬。

凌稚隆曰：劉敬初見高帝，即以周事說高帝都關中，定萬世之安，是其建睹未備，遺從始宗，亦其智哉。蠲落和親之端焉，高世祖耳。按叔孫通也仕秦，既而陰從故。太史公曰大直若詘，道固委蛇也。彼其采秦儀，雜古禮，希世取容，安在其宗漢家乎。

劉敬叔孫通贊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

茅坤曰：太史公極言心處，都是描寫自家一片胸臆，如自負其才，非指此太史公自見處。

季布欒布贊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凌約言曰：一則重其死，一則不重其死，處皆著而見於義者。如太史公凡謂賤妾感慨自殺非能勇也，計畫無復之者，乃借以自述其隱忍苟活以成史書之意耳。

重份評：此贊妙甚，前既言重死之為得矣，卻又轉欒布不重其死為烈士，彼以為貴善處死，精神全在彼誠知所處一句，前後議論方有根著。

茅坤評：太史公作贊，一篇寫來，故敘事或詳或略，參差不一，不整齊中卻整齊，如李將軍不擊刀斗，令人自便，部伍亦自不亂。

中卷終

史記萃寶評林下集

殿試第一焦竑選輯
會試第一李廷機註釋
鄉試第一李光縉彙評

鄒陽獄中上書

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丹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荊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其精誠上達于天故太白為之蝕昴昴趙之分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以裹子胥屍投之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曰：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

羅忠殺蓋雖殺之之又是翻家數時何寓目然未可以賞心九

又曰前面文字許多曲折至此乃以公聽並觀句截住以於說曉君主不乖見今時聖君尸今子臧以見例又曰上無末泉亭泉勿出此性由余子臧爲偶今人猶忌古人文字正不知此狗

自吾主齊寧也豈是道此是義三段先內用何則字心說一文法

黃震曰中間援用是以字作過脈斷而不斷之法

凌稚隆曰篇中連用今人主者三亦即上三用頭大王意

林希元曰今人主以下言君能用上七必爲用示己必有以報王詞甚長而末一段復申己意有不盡之旨

唯桀犬吠堯之論本則迥對高

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美金見毀衆共）積毀銷骨也（衆之毀以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主覺寤捐子之之心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紂剖妊者觀其胎產）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

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披伐蒲之役寺人披斬文公之衣袪後文公返國披請見文公辭其怨而見之遂免呂郤之難而彊霸）齊桓用其讎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叔敖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陵子仲楚人楚王聘以爲相仲逐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沈七族要離

甚矣口吻之狗吠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陀獨知韓信非知也知陽之意亦足如此可謂逢君之惡

林希元曰先以隋珠夜璧枯木朽株設譬然後入事意思既新文又頓挫而所謂愈出愈奇自陀聞明月至此是第四段凡三用何則字皆先喪本奇者

之燔妻子（闔閭欲殺慶忌要離許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遂見慶忌以劍刺之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之父母七族也）豈足道哉（言已又過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遊談之也）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

黃震曰聖人有深謀百計而即行之不爲卑辭所奪制所謂不牽於卑辭之語也蓋言吾王所以規後世

凌稚隆曰烏集二字用得奇

林希元曰此段今人主數句乃始明目張膽而正言之以上長譬廣喻之意而末句此鮑焦所以忿於世云云有多少不平胸臆

此第五段作一總收言己終不肯貶志求合以

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燕太子之言）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太公望遇文王若烏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莊子云鮑焦非世抱木而死）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

要之聲氣逼人
眞足驚也
李溪机曰獄中
書毆客書皆快
傾吐之術裁線
人主讀逐客書
至知客以資敵
之句讀鄒陽書
至士伏死堀穴
巖藪中之句眞
觖然聽咄咄兩
主安得不復斷
官而客鄒陽也

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言安有盡忠信而趨之士肯卑下求容者哉

書奏梁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焦竑評 舊評此篇者分爲十段殊覺支離今只作五大段更覺有序首四句似冒子第一段冀孝王勿信讒第二段奉不信讒之利而以令人主數句望之第三段奉信讒之害而亦以令人主數句望之第四段明言左右讒言不可信而以令人主之信讒訖之第五段明言盡忠信之士終不爲讒言所奪以自明己意結前起語忠信兩字

劉辰翁曰篇中
貧富兩字是太
史公寓意處然
謂其蓋貧賤則
非
何孟春曰衛將
軍愍親其武安
故不與招士即
任安田仁在門
下不知也亦宜
平陽主目衛將
軍爲家奴二子
不羞居門下而
羞與騎奴同席
冒富貴之移人豈
獨將軍與平陽
主哉
篇中凡曰將軍
取舍人中富給
者曰將軍見此
兩人貧意不平
曰將軍怒曰將
軍不得已上籍
以聞皆是了將
軍尚不知人一
句案
劉辰翁曰詳載
趙禹之言如木
偶人衣綺繡等
語皆太史公托
以傲俗輕世處
篇中連曰此二
人曰此二子曰
此兩人曰兩君
前後錯用語七
不置毋亦心羨
此二人者窮則
同心相愛達則
互相推第而以
此高之耶
劉辰翁曰看他

任安田仁傳

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

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施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詔問二人各自推第其才能者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

互相推薦處二人氣略見在目中

又曰此兩人立名天下一句太史公有慨其賢而決之之意

董份曰大夫行軍至尊重而亡大夫無稱者寔以不招士之故耳爾不忍人臣義無私交而頗自持亦賊以爲私門負耶意也人遠矣

截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爲將如此著其所係切焉白

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大將軍衛青贊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李廷機評客之稱四海一君之世無之也惟戰國時孟嘗君輩致客多至千人自是客之為禍浸浸不已諸天雖能蜂起泉湧以從橫為劍佩其禍生民何限哉故始皇欲逐之至漢世魏其武安其風猶存以大將軍之勢誰能禦之而能以婁紛之賓客為懲亦可謂善處盛滿者然且未也踏為擇客大將軍循賢之始非能以客為戒者客固有賢有不賢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狄梁公之薦寵吕正獻之夾袋方為私門拔擽李而爲國家收拾人才殆又不可以青論曰

卿相侍中賓客益衰言卿相侍中爲賓客者皆引去也

按灌夫家居雖富至根相知晚也爲一段叙兩人相結伏後相

批案

張之象曰兩人俱失勢困厄中意氣慷慨故易相得耳

茅坤曰摹寫兩人相結而相死處悲情鳴咽

凌約言曰叙竇嬰與田蚡傾陷情形歷歷如目觀指蔽纖悉無遺

董份曰宜往言丞相必往魏其第也下二往字正應宜往字

張之象曰此段如丞相不來句丞相尚臥句丞相不起句皆摹寫武安之驕令人憤恨

董份曰此卒飲極驩所謂毒笑之怒甚若皆者也嬰與夫尚不悟哉

茅坤曰前叙禍根方畢又起一

灌夫傳

灌夫穎陰人父張孟爲灌嬰舍人嬰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六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引繩批根蓋相與憤絕之意謂兩人相與嫉絕此趨炎附熱之人不使復入也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遊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

禍根見曾飲請田兩事皆灌實之所以卒得禍也

張之象曰武安嘗請考工地益宅從魏其求城南田不權至無忌憚如此

王維楨曰武安忿二人本在禁用不得乃發他[illegible]之

兩云飲酒酣見夫輩酒餘半膝席言下席不膝半在席上也

茅坤曰激發詳次如書所以描寫出[illegible]怒末

臨汝侯乃灌嬰孫名賢者

董份曰余觀怒罵籍福罵臨汝侯甚哉灌夫之暴也且強項使氣而怒不肯謝居室之累宜其及矣

許相卿曰觀武安之言可見當時亦重李將軍

凌稚隆曰篇中歷次夫不懌夫愈益怒夫聞怒為籍福夫不悅夫怒夫無所發怒夫愈怒不肯

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

評此句關鍵即贊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王維楨曰魏其不忍獨生為償同罪張本

援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忠天人之復東上也乃置灌夫家而匿出上書寔于世其銳救於敵露之後熟石硯論於夫敗露之先當人曾使酒難恃不可以化論條服即不平太史公言之也曰此人相冀乃成禍亂其誰乙至噫者氏

楊慎曰按夫繫不得言蚡陰事要辨東朝廷何以不遂指言之耳現寔以為獨宣南事而以不及淮武安為根則要之不言是失計也不然豈其為轍夫吃故不敢盡言耶

李廷機曰韓安國本右魏其有不得不並言武安太史公多一亦字便是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也過以誅明白的畫矣

呂祖謙曰解人之怒須是委曲

劾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耶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事天而俯畫地辟睨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

順其意說彼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諫彼不是，我却以爲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不實，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所以死；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

茅坤曰：石建分別，二人本末不載，大略爲武安者。

戴章臣曰：韓安國讀臣承風狀。

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轅下駒謂進退不定）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首鼠者出入，心懷兩端，依違未定之意也。兩端自別爲句，較勝）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汪道昆曰：韓安國之於嬰也，始以禍福之計讓而擇之，今以安國之計讓而殺之，惜乎嬰之卒墮其計而不覺也。

茅坤曰：此時賓客安在？而其狗盜雞鳴出而當於函谷關。

嘗讀魏嬰兩相魏其，郡中剛直……夫之家，視此不能……。

茅坤曰：此必大行時急不及。

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媿，杜門齚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

顧之尚書而後下耳，武安輒以此案論灌夫。

錢福曰：武安倚勢陷殺二人，二人卒爲厲鬼，史書報應甚速，事未必真，特以此爲擅權者戒。茅坤曰：此必當時人不厭魏其、灌夫之死，故爲流言云云。

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凌約言評：按嬰爲將，賜金不入門；蚡爲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通淮南王，霸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戕，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畜幾褒害者，豈致若此。

董份曰：五句提綱。
又曰：太史公小論，言簡而情嫌，可爲實録。
楊循吉曰：田蚡、灌夫不公論，等耍本以節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卒乃辱之，若此，皎可嘆也。

魏其武安灌夫贊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宋氏曰：贊曰援譬善射，實負其奇才，辯知敵，闇於權術，守大節，再從失道，只以數奇不封，嘆哉名將，天下無双。

李廣贊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陳仁子曰：廣之數奇而忠信見於身後，夫何譏者。
姚氏曰：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

何去非評：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於怨。善於將者，既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曲行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弛畧，以便其私，而專爲恩。當時稍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輕不識，乃謂士願樂爲之死。然虜卒犯之，此蓋恩不加令而卒至于敗衂，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董份曰：唐蒙武帝實從之，爲其貢。馬蓋蒙驗，蜀民不亦患以甚為讒。
揚循曰：一篇之文，全是爲武帝大臣飾非。嚴言人主心術，非大字與曲司遷出，發得不覺之全欲道吏而司不是也，是數石謝皆一巻。是以善爲辭深得旨趣之體。

司馬相如喻巴蜀檄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

楊慎曰：不順者已誅，此征匈奴也；閩越相誅，是師東指之類也。爲善者未賞，南夷西僰之貢職，爭歸義者是也。此兩句綰繳前數段意。
董份曰：當時巴蜀民未嘗知兵，致以邊郡之習戰者風示之。
余有丁曰：作賦

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蘇軾評　相如始以汙行不齒于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意乎？

劉基評　武帝本好大喜功之主，相如乃逢君之惡之臣，一時君臣殆如魚水哉，不知斷民𠑊以𣁋州𢡟𪗍可觀所繇殆與爾誥異矣。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

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以諷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結軼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竝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俞思學曰按鴻水治則究告粒食西南夷通則肝腦塗地其為非常之事同而利害頓殊要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李廷機曰雖是設詞然寫出武帝非常之状屹然在千古上令人玩味不厭

馬及𣑭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

茅坤曰太史公序次相如特覺其文賦而已[illegible]覽之多為[illegible]奇[illegible]求矣[illegible]老絕生

董份曰相如之文千間有賦体

索隱曰關沫若以沫若水為關謂通[illegible]之以關道也梁橋也孫原除水之原也

牂牁名一作戕[illegible]弋戕也繫舡木也郭忠恕云從弋者誤甚今與江典崇安江皆然請萬卷書而

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

不行萬里路者亦不能識字言夫

楊慎曰夫拯民至終于逸樂又括一篇之意而總敘之矣此漸微前為治水事以下論漢武事又以事言非常因當之所是又[illegible]成[illegible]之旨也

鷦明羅者之喻所以言非常固非常情所能窺也

彼遐迩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司馬相如贊

相如在[illegible]以節儉之說進自是諷諫其虛詞盡宛乃集入也

周密曰司馬相如傳贊乃班固所自為而史記乃全載其語而作太史公曰何耶又嘗在武帝時惟生漢末安得謂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一而諷百然則相如之贊亦後人勦入而誤以為太史公耳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楊慎評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

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

儒林傳序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

索隱曰功令謂
學者課功著之
於令即今之學
令是也
王維楨曰大學
禮廢世代沿革
與文脩之衍他
叙千百年事畧
無遺漏
金履祥曰首以
讀功令廣厲學
官之路而發嘆
蓋嘆六藝之廢
而興之難也
既興于孔子至
秦而廢漢興之
初尚未能復至
武帝尚儒學招
文學之士而公
孫弘始承輔以
興之則信乎興
之難矣太史公
立論本意自是
如此
首叙孔子刪詩
書作春秋以儒
宗也
李廷機曰觀儒
林以孔子冠于
爲言則知列二
人於世家史遷
之特筆也其意
自春秋以來夫
子繼往王道之
志不遂不極乎
涉不止也
鄧宗曰諸儒從
陳涉者使其不
死其從叔孫通
乎涉宜從矣則
向相之共其可
不從乎當時而
生独安在哉前
不從田後不從

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蓺，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柯維騏評：按漢武初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創制，會竇太后不好儒術，致綰、臧下于法，諸所興為皆廢。後數年

通非有定見何
以與於斯
董維峰曰觀遷
叙大學自漢始
吳則於得以傍
書目之
王維楨曰太史
公讀功令而嘆
蓋以古者殺人
非區上以利祿
誘天下也高祖
未遑庠序文景
尚刑名至武帝
慨然有興儒學
之意而公孫弘
以春秋爲三公
而天下向風則
亦不免其心於
利祿然太史公
於諸儒中自申
公而下所取者
亦七八人蓋以
爲漢儒固不足
取然分章析句
使六藝之傳不
泯數子力也
楊慎曰太史公
平準書云公孫
弘以春秋之義
繩臣下取漢相
自叙云公孫弘
以儒顯此云公
孫弘以春秋白
衣爲天子三公
蓋書皆反覆見
其深嘆夫儒數
不白於天下而

文[illegible]飾詐為經術之虛也則弘之取相如猶登天梯[illegible]有秋耳[illegible]

竇太后崩始復徵文學之士而公孫弘以布衣位至通侯使弘與綰臧易時而仕其禍福相逕矣故曰遇不遇者時也

李廷機評　班孟堅說子長先黃老而後六經區區小儒信耳奴心群然和之余實不嘿蓋史遷之學此為極精其言孔子憫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作春秋以寓王法其徒受業皆為王者師至謂孔甲積怨而發憤於陳王則於王伯之術未嘗不致嚴也六經即王道黃老即伯術孰謂班生為知言哉

[illegible]

酷吏傳序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在道德不在嚴酷

余有丁曰人主與俱上下謂與人主俱上下也　[illegible]

酷吏傳贊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咸

餘皆誅死，甚且滅族，而兇家欲燒其尸，令之吏可不戒哉。董份曰：前引孔子老氏之言，以上德清刑，酷吏之不可為見；而贊語又表其酷吏之長及所謂不隱忠不說善，而有足相應，不露於酷諸者自得之。

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權德輿評　都為中郎將，治貫姬，為濟南守，誅豪猾，為中尉，宗室欽手為鷹門，匈奴不敢近邊，然且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堅剛真純，終始若一。一坐臨江之嫌，手足異處，有以見郅氏之不紹也。子長首冠酷吏，豈善善惡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引是非，爭大体，又何補焉。

柯維騏評　漢書酷吏傳多採太史公，獨張湯杜周特別為傳。昔人謂湯之後有安世，周之後有延年，太史公之意欲以數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數人子之孝也。元城劉氏又謂張湯之後至後漢猶咸有泰侯純者，王莽時亦不失爵，建武中為大司空，班氏之意以張純故耳。杜氏之絶已久而并賓之，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

刺客荊軻傳

李廷機曰：余甲生酷好荊軻傳……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荊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

凌約言曰：太史公敘荊軻之刺秦王也，既先以魯句踐之叱荊軻起，而末復結以魯句踐之言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其不滿於荊軻之意可想見矣。

茅坤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腸斷。

李廷機曰：此傳敘燕多慷慨之士，因荊卿而及田光、樊於期、高漸離，雖筆其一時意氣所激而成，風與何其巧相值也。

[illegible]

王世貞曰太史公稱其為人智深而勇沉有味乎言之也非智不深則非智勇不沉則非勇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測沉所

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史記萃寶評林　下卷　廿五

以義勇而歿之使必遂按七国秦則呂是則黃三晉田齊皆以大夫篡獨燕為姬周召公之後遠矣哉丹懷小忿欲犯虎秦不聽鞠武而交田光卒使荊卿為賊桃怨速禍致召公之廟不祀罪孰大焉論者猶或賢之過矣

高儀曰始因鞠武引入田光又因田光引入荊卿敘事有原委有步驟至自刎而死句纔了田光案以下特把荊卿單粧點

高儀曰其死非為世欲勉軻使死之耳太史公欲自殺以激荊卿一句是田光千載知己

李廷機曰荊軻坐定與上田光坐定逼真

余有丁曰按太子避席數語情窘計窮劫秦之謀志豈得已哉夫韓趙為臧執必及燕燕丹不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而或

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

史記萃寶評林　下卷　廿六

前以私怨連禍欲之則彼四十年頭好之脊亦遣荊軻劫秦而敗耳

李笠翁曰燕昭王築黃金臺以招天下賢者而齊之仇以報此丹所當法也不法先王而法嚴仲子不亦陋甚載況荊軻之劍術又非人之下者

茅坤曰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荊軻也無一言爲太子謀國知軻非國士也觀奉舞陽一安頓有志士輕生之風

凌稚隆曰荊軻不[illegible]

以下敘請樊將軍首事詳悉

凌稚隆曰樊將軍窮困句凡兩見亦見太子之心事

又曰欲激樊將軍故先以父母宗族皆爲戮沒動之然後太息數語已自信然何待激哉

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即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

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

董份曰於輕易許人一頭甚容易語如是不容人不刎首而伏劍也

茅坤曰荊軻請樊於期頭一節最爲謂非人情也[illegible]

[illegible]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

凌約言曰燕既欲有所待矣丹乃強之使行而卿亦不竟從其強閔秦如是安得不取敗哉

楊升庵曰荊卿許人以死不知何其有待也無禍在燃眉而欲待人于千里之外恐亦無濟至以匕首則其不若聶政之獨行枝劍至韓之爲愈也

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

茅坤曰敘送荊卿一節何等哀烏何等悲慨此畏象下試備令人悲憤

董份曰刺客傳如荊卿歌易水之上就車不顧及七首見上生色

楊慎曰可其愚蓋以露之行正可以行其次事諸侯皆可欲為捏柳擬約之謀何其迂遠也況秦王之殺健乃軻之敵而皆豪傑信之何可以約然要之軻之愚若此宜其不成功也

索隱曰揕音字三卒字模寫一時倉卒之狀始盡

正義云秦王被劫乞聽琴而死姬人鼓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乃奮袖越屏風而走

凌稚隆曰前後兩笑字狀其從容慷慨之意

蘇洵曰荊軻之変持兵於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論者謂秦法之虐非然也使軻之計行秦人之

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

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鞘也）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

心快矣其不救也豈其不救哉又豈有救其人而害其人之我罪我然則荊軻歌敗其也秦人非殺丹秦也燕丹之遣荊軻非小忿也秦人亦欲泄其怒也所以熟視不救者其說正在此夫

王世貞曰荊卿之事下矣雖然燕下不由也范雎之東士矣雖然秦王不由也君子未可徒以成敗論人物

李廷機曰高漸離如聶政之姊皆天生奇絕事故附之以爲曲終之奏

董份曰到此敘高漸離變名姓事及今筑朴秦皇帝事了爲首尾雖之徇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一段案

按既爲庸保當畏人聽其約束故曰畏約

三漸注索隱相縣

王維禎曰傳內荅義負何嘗高漸離田光樊武於期荊嘉夏無

快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

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角以馬屎燻之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且先八人安置先後咸有脉絡不可缺一
從文熙曰斷離有此一節而荊卿又覺極善當時何不遂使入秦而待他客也予
董份曰以句踐之言結傳末見軻之劍術未盡不然當恐柱之時不能一決待既歷而罵之何其疎也

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蘇洵評秦之暴也荊卿以匕擿之而不中漸離以筑扑之而不中人皆以為秦未亡也不知秦亡之速者以不中也蓋使始皇斃於一中而遂燕人快快之懷就殞于斷發哀于斷則喪柩何繇而秘高斯何繇而謀蘇扶位焉怙嬌正焉據其仁慈亦足以保護国脉於不墜豈以扶蘇之賢不能蓋前愆哉推不中於秦廷而暴崩於沙丘高斯緣是肆其謀胡亥緣是竊其祚以燕繼燕孟澤其倉卒之徒為赤帝子驅除焉則彼之不中者特延一時之命以成其既甚耳噫天之亡秦兆於此也豈必沛公入關而後曰亡秦哉

凌約言評叙荊軻傳歷歷如在目前詞意嚴密慷慨無毫髮遺恨

王鏊曰此傳議論正而氣歎淵一
何維騏曰韓非宗法家故以儒與俠並譏云
董份曰其稱獨行君子義不苟合當世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故為抑揚發憤而作耳
劉辰翁曰韓非子削儒歎藉制人心術使必不得騁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孤憤与說難至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蕩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倦却借他說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
何維騏曰前說謂世有三游儒之賊也楊雄謂游俠竊國靈皆是誠美其事哉此太史公作傳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卿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

游俠傳序 此篇班孟堅所謂退處士而進奸雄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傳巖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

此與貨殖傳意同班固不能曉意乃訕其進姦雄而崇勢利□矣

楊慎曰延陵五字孔也太史公所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者耳或曰寧王出所俠卿余曰太史公作傳多有所諷天下惡當□以引之者皆衆當時揚子貴游實親入貨殖事札俯不入游俠乎

陳思曰此太史公為游俠立傳之本意既說卿之俠又閭巷之俠人匹夫之俠而皆不故遂要其雄之人雖以此直至扞當世之文罔觀其暴之豪反役而愈明

鍾惺曰如曰有足多曰非苟而已曰賢豪曰易可少曰是為誰曰有足稱所以取游俠者不一而足可謂婉曲矣

力，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何俊良評此篇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傅說版築呂尚賣食夷吾管仲桎梏飯牛以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游俠士窮而出之衰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百數何為於事又引鄙語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蓋言世之所謂有德者未必真有德也故竊鉤者誅之是矣而竊國者天下之大非也則宜為誅首矣而為諸侯夫為諸侯則天下之為仁義者爭趨之仁義所在遂謂之仁義不復計其昔之大非矣此不曰侯之門仁義存耶故曰已享其利者為有德然則世之所是者果真是耶世之所非者果真非耶此正如莊子之獄讒傳達謬悠其說以舒其鬱憤不平之氣而世之不知者遂以為太史公之莊語也豈所謂痴人前說夢耶

凌約言曰傳中幾辭為人短小不飲酒故此數寫其狀貌不及中人以見其非復有力而使酒者且非徒客貌動人者也然天下皆仰慕之所至發家自災雖解斯不榮矣故引諺語人貌榮名之句以奇之謂人以顏狀為貌者則貌有衰落惟用榮名為飾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末句於戲惜哉蓋惜其遭禍則之禍不過此人耳

游俠傳贊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王世貞評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自負氣豪餘力足以起海內迺不為縣官出死力北嚮奴竟以俠敗予固惜且恨之

董份評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姦雄此太史公過也然咨嗟慷慨感歎宛轉其文曲毛百代之絕矣

劉辰翁曰滑稽若至和類乃互從六藝旨語說來此亦太史公滑稽猶董份曰然隨問亦滑稽

楊慎曰此段看此傳作三段看初以大鳥喻而以朝諸縣令數語結之中以禳田喻而以益黃金數句結之終以飲酒喻而以罷長夜之飲句結之總是談言

黃震曰昔人有詩云先生不厭滑稽無計盡在淳于一笑中此詩亦善狀髡之滑稽處耳

滑稽傳序（楊慎曰滑稽者轉注之器若滑息之類以比人之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滑稽淳于髡傳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甌窶猶杯樓也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也可滿車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

微中可以解紛意思　董份曰此酒醉千年以來僅見

楊慎曰東坡云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幾于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所好者

楊慎曰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諸文公銘樊宗師文亦墓樊宗師實祖此也

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跽（帣音卷收衣袖也韝臂捍也鞠謂曲跽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音怡直視也）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言十有二參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世無此理）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

滑稽傳贊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姚察評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

黃東發曰六一公欲作文先讀日者傳一遍

按文帝紀云周勃等迎立代王王猶豫卜之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王意乃決即太史公所謂代王之入任於卜者也

唐順之曰司馬季主傳乃歸述之王序福隱祖

茅坤曰以所賢者何所高者誰辯詰之正欲破卑汙二說

茅坤曰二君以尊官厚祿為世所高以卜筮為世所賤作兩段看季主辨之亦作兩段看皆透節劃判井井有序

楊文熙曰季主之言深有中於世者

凌約言曰一篇主意在此一句該括

茅坤曰自賢之行也至公等是

日者傳序

太史公曰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歸有光曰以下闕軼

司馬季主傳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二人謁之聽其言瞿然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

也為一段破上尊官厚祿之說自述而不作至長者之道乎為一段破上世俗所賤簡之說寂是說得二大夫心服

唐順之曰只卑疵孅趨四字皆有意曲盡情實

中間以官為威以法為機幾語寫甚當官之弊歷歷如畫

何良俊曰連用六箇不能字又轉一法連用三簡也字文亂紛橫長短錯綜如層波疊浪紛至沓來自足駭目驚心

董份曰有人為先容者進之有財為苞苴者禮之則不肖將與賢者並列非即鴟鴞與鳳皇並翔乎且賢者退而不肖者進非即蘭芎則棄野而蒿蕭則成林乎援喻切當血脈相聯

按太史公此篇傳序所謂王者之興決於天命代王之入任於卜者皆本此意

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音貲而前孅趨足恭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客旅謂之賓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而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

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夫鴟鴞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且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式即栻也其形上員象天下方象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卜以作卦也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謂若卜之不祥則式不收也卜吉而後有啟去有之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

[illegible]

焉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群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居三日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illegible]）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

請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卽務華絕根一言旨矣

吳坤曰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本根也只此一語收棹括盡一篇

細繹諸一篇評多光彩

按張節正義謂日者傳非太史公作觀其辯肆淺深人豈褚生所能東采者訂亦爲太史公作

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

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賈誼爲梁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附郁離子

東陵侯既廢過司馬季主而卜焉季主曰君侯何卜也東陵侯曰久臥者思起久蟄者思啓久懣者思嚏吾聞之蓄極則洩閟極則達熱極則風壅極則通一冬一春靡屈不伸一起一伏無往不復僕竊有疑願受教焉季主曰若是則君侯已喻之矣又何卜爲東陵侯曰僕未究其奧也願先生卒教之季主乃言曰嗚呼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蓍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也有昔者必有今日是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蠶風蟬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爲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爲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爲

楊慎曰將信已說而先引老子破之乃爲必不然此正見其文手耳
按劉說史遷作貨殖傳[illegible]志於時[illegible]子[illegible]之言以彼不能[illegible]之可當[illegible]利者滿[illegible]事詳明以論諸綜大族貴[illegible]足占學術之家者方之[illegible]
董份曰[illegible]斷中[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語中之敘語有見
董份曰此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縱橫變化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
劉辰翁曰貴之徵賤而見賤之徵貴雖知當下里無用之時一日而急則視爲不[illegible]棄穀取徒走也
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弃之故其徵在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弃取之也
余有丁曰遷自傷家貧不足自

貨殖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論）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紵屬山中可以爲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連鉛之未鍊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碣石二山名）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若圍棊之置子也）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譚[illegible]而作貨殖也以古之[illegible]若中人雖[illegible]而土俗而[illegible]之術[illegible]末又[illegible]次[illegible]此以見富者[illegible]中運用富字
李廷機曰管觀晏公仁卿不[illegible]爲[illegible]子一部乃同爲[illegible]是[illegible]敘深切著明而後世[illegible]之私[illegible]包括天地[illegible]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illegible]皆爲利來[illegible]可哀也哉
王世貞曰千乘[illegible]漢武有[illegible]至[illegible]言及王侯而以此[illegible]類[illegible]之大[illegible]感[illegible]言[illegible]之類以死[illegible]世[illegible]
[illegible]思曰借知鬬則修備以明時用則知物未有欲鬬而徒手者也知物之爲時用猶知彼知己所以鬬也金穰水毀皆大[illegible]之論非謂必然下六穰六旱十二年饑亦然一水一旱有時作無時[illegible]不[illegible]常[illegible]常旱也

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illegible]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謂錢也九府皆掌財幣之官）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音離）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范蠡之師也）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五行不言土者土壞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十二）（凡[illegible]皆米[illegible]之言貴[illegible]）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完者無不有也）

貴上極二句即上文賤微貴二句意二句對說也

羅洪先曰予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語遂悵焉李洪盡李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即此意也

無息幣（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其七此五亦大槩揣言之）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隨時逐利）而不責於人（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

劉辰翁曰不責於人及擇人任時之句皆是借陶朱公形己意非陶朱公語也何良俊曰東坡云以范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代蓋以此深不滿之余謂不然蓋蠡既建奇功于越遂棄去自露以天下之鄙賤者而以神出之故三致千金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蓋以見鄙賤之事苟出以神

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應上前）。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著作貯廢著即廢居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當作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奇則鬼神不得持其權正以見玩弄造化處而以為蠡真聚斂積實者豈不為蠡所哂耶

穆文熙曰不責于人最治產要法不然則行不償失終為漏卮矣

柯維騏曰陶朱公治產已詳越世家子貢廢著亦見仲尼弟子太史公于此特引以證上文富好行其德二句非為二子立傳也

茅瓚曰稱原憲子長有感之言

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謂畜牧及至眾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

謂其羞貧賤者何邪

柯維騏曰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蓋謂不務反約而務博洽如貨財之生殖積聚也太史立貨殖傳便首認子貢如此則子貢一倚頓耳

倪思曰此傳特于叙事中著精神

倪思曰樂觀時變與盡地力相遠矣以此治天下可也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亦老子之所未言

（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滿谷則不復數其）。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不可訾量）。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

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

董份曰敘海內土俗纖悉縱橫伏至括宇宙指數歷歷若睹其大也妙

茅坤曰太史公為貨殖傳甚不足觀然其文有可采處而其紀五方州郡物產竿及其習尚如書

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鬬，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於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

楊平陽陳依上註楊平陽當是地名而陳為衍或謂陳掾者言商肆之多如陳列肆然也亦謂

縱橫之氣

余有丁曰別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即如禹貢分其山其水為其川有其物中包括輿地已盡知行旅經勝可盡為畜放其言綫已欲斷欲續不可分界而又無所不載如此

徐文熙曰昔人謂歷覽名山大川不如看一部史記看一部史記又不如讀一篇貨殖傳可謂至言

倪思曰好辯巧說謂詞賦之類其復何與于貨殖直是開談

楊慎曰其心留己包括取之不竭自京豈齊魯南貫梁楚已有吞吳并粤之意故隨意所及便成境趣

李廷机曰此即班孟堅所謂崇勢利而羞貧賤者

王鏊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法固森然也

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音秋閭 徐僮取慮二縣 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言朐繒二縣俗同於齊 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後 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

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禹居陽城 潁川南陽皆夏地也 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

總之二字人如大槩商略

李廷机曰敘處形容無不的當

錢文熙曰說盡世人欲富之情然世人欲富而不自知讀此可以自知矣

李廷机曰誰人說道鄉兩之富貴當穴之舉皆有為是自十人可復弊可以於是而不可以於分之損吏人又吏富而久有埋夫為廉者亦貨書生常語也

此謂廉能自保則歷顯任是更富也謂富久精羨者利不苟求無惡於人而眾利自集其歸亦不可弃也

余有丁曰馬遷極知卻根不容情夫故屢起屢嘆猶以為未足也直歷本世間死生利害喋喋不厭而中各有精意隱語

錢文熙曰詳所敘卻似讓為人

言果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 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呰音子 窳音庾 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

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

讀之不竟乃見高才濃至崇執利者式

楊文懿曰樹德乃太史公本意非區區貨殖者為世俗言之

販樵千里不販糴（以此不販以遠故）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率二千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匹五十）牛蹄角千（百六十七頭以蹄角為數）千足羊澤中千足彘（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以斤兩為計）山居千章之材（章大材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為鍾）若千畝巵茜（巵音支鮮支也茜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畦猶壠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言少有錢則鬬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既饒則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吳季廷机曰傳伯夷于傳之首貨殖于傳之末至于敘孟子一傳則首嘆夫利誠亂之源也豈其冥退處士崇尚貪賈者哉

汪道昆曰太史公敘貨殖而羞貧賤何足羞也顧世有捷歟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倜儻知大節即假令遇世稱詳者藉有以為無書者徒敘財物累用以伯計以千萬計太史公誠不無欲藎然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釀酒也）醯醬千瓨漿千甔（甔長頸罌大罌缶）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積總數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軺音遙小車也）牛車千兩（車一乘為一兩）木器髤者千枚（髤音休漆也）銅器千鈞（三十斤為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素木素器也百二十斤為石）馬蹄躈千（躈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匹也）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古者無空手游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鮐音胎海魚也鮆音薺刀魚也）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言雜業而不在什二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芋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

筆乃自高 唐順之曰此所謂滿篇一綫太史之筆便是絕好文字

余有丁曰貪賈不肯賣反致貨出如糞土其時故三之廉賈知取予貪賈不知取予夫知取而不知予為取則其以予為取而為大富商矣

足道而其以千為致則亦知所賈之權若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縱反間于楚地分歸彭是皆得商賈之術者也

周殷曰卯曹邴曾卯故去文學而趨利此即前若干周人之[illegible]

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遺之當猶有勝於慳悋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楊慎曰刁閒[illegible]

段文熙曰讀貨殖傳只看前首天下攘攘四語便括盡一篇大旨今觀所謂卓氏孔氏刁閒師史者倚鐵冶以致贏驅奴虜以射利而又役貧人以久賈營營之若水之赴下豈非以利即

余有丁曰周人既纖纖字非[illegible]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數百數可見正是纖[illegible]

[illegible]

董份曰貨殖傳所云貸子錢息什倍其[illegible]而所以為新者人史公之過激非此[illegible]

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illegible]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illegible]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各有杜姓也）

凌稚隆曰椎埋無謂當是盡椎埋[illegible]而隨時俯仰[illegible]相似然不甚可曉若必非椎埋

段文熙曰太史公謂富者必用奇勝後面歷敘數事安見其無非大史公玩世謂富時所當者卑辱人賤行之為而以奸事惡業辱處

鄧之和唐順之曰零零碎碎不捨一物

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

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
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
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陳仁子評世說遷述貨殖則崇勢利過矣遷之言曰
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
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始有為若非
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倮寡婦清
足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又後也極天下之
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情狀遷之
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譏遷史叙貨殖鍾
多鬟㦸詐然自宣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
漢初人天漢而後猶無聞焉豈非告緡摧
算之餘陶朱倚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議者
謂遷史為謗書其詩固以自愧矣

董份評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載神來
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是
以妙絕可以見太史公之材獨冠古今
趙汸評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
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
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
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
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
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敘武帝事節節
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
舉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為證則武帝不能
法祖宗之仁厚而踵始皇之蹤轍不待說
議而可見本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
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
傳乃此書之注腳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

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
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華妙於治
生即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
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
下宣曲任氏以田畜富而人主重之即書
中言卜式以家財助邊天子尊顯之以風
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
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
中歷舉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即
書中置大農諸官貴買賤賣所以天子無
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千乘之侯尚猶患
貧即書中嚴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
中言廟廊岩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閑
之士等皆為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
俗無貴賤也末言富者必以奇勝而又歷

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即書中
所謂不益富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猶此
傳之意深陋為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
賈之事蓋其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
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
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
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為
知太史公哉

楊慎曰：家世源流論著本末，備見於此。篇終自序處之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董份曰：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孟子、荀傳，皆自撰，發皆妙絕。如諸世家，皆多採左氏、戰國、秦事，文不過截舊語而累書損。

按史遷自序，自顓頊而唐虞，而夏商，而周秦，顯也；而為相為將，為王，微也；而為主鐵官，為市長，一一條敘。且所謂司馬氏世典周史，及太史公卷為太史令，句句皆然相呼應，照世業相終，正以見世德世業未必盡然，無所表見也。

茅坤曰：太史公說何以系出司馬，謂之談，而蒯聵以後當暑矣，乃復自司馬卬以下頗不敘，何也？

何良俊曰：史記序六家要指，述道德，絀儒術，論有如班孟堅所

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子，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故曰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名喜。）在趙者，（名凱。）以傳劍論顯，（史記吳起贊曰：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蒯聵其後也。（刺客傳之蒯聵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武臣。）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項羽封卬為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悖，惑也。各習師說，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

讀者無其述六家之要指，使得一一所斷，系然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叢密，言令人有所忌畏，然奇自文章之妙，而飛有張者。

李建功曰：太史公謂儒者博而寡要，要特其不識儒者之要耳。要者何？天命之性是也。

許應元曰：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評敘九流，雖不盡軌于道，然所刺譏諸家詩失，亦自森然。

按太史敘六家，儒節道家，有裒然列此，所謂崇黃老也。

劉子翬曰：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夫儒何所不通哉？其論墨者曰強本節用，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四時之大順，孔子曰行夏之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

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一作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

可嚴而少恩非手君翁乃不佚督而下則法家之長皆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正名實乎于曰唯名見不可假人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同是於是……必於是則道家之長與儒之爲也以是觀之則凡家之長吾儒道之明矣其對儒者之短則曰愽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予欲無言蓋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以茅覆屋采椽不刮，採取櫟為椽食土簋，簋盛飯啜土刑，刑盛羹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

史記評林　下卷　五七

則所謂六蔽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迹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于一偏不滯于一隅以之治世以之修身無不可馬遷所謂偏儒也

李廷機曰夫陰陽以下再叙六家各家用一故曰字以終上面之意

堂高三尺以下乃韓子之文故著一曰字

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儉乃檢字因上

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無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因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因其器物之形度量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言因百姓之心以數惟執其綱而已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

有佳字寫者遂誤耳辭曰儉者法也人曰檢若束也下文皆察繳繞即檢束之意也

李廷机曰論六家於儒不取於道家甚許意者以見漢初曹參以清淨治而自然無擾自後儒者變更紛擾而卒無補以故恒譏儒耳不然則太史公論詩書禮樂春秋以為學者至今儀表豈後儒者哉抑只用二句重出恐是不及黃

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闚九疑，山名浮於沅、沅水名湘，湘水名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山名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

史記卷百三十　評林　下卷　五八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游故其文疏宕有奇氣

楊慎曰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偏游萬里之目上會稽總是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杳臼者當之謬矣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邪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

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洛陽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

石香源人輒不到蜀志則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字簡而括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北夢在江南五字而括千餘里如此類也黃震曰按太史遷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孝矣人之志者多矣孰垂死涕泣之囑惟以不得從封泰山為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非邪董份曰稱誦周

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虞喜志林云改曆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群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

公而下云宣周卲之風卲字恐誤此公則南召南乎李廷機曰太史公因先黃老現王易傳繼春秋數語又見尊六經之本意茅坤曰起以周公孔子及易春秋禮樂詩書爲言便寓自任之意至設問處只提孔子之春秋更有意思楊慎曰此段字有多少句有短

馬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

民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驚濤怒波讀者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董份曰至此又歸重春秋李廷機曰篇六經亦有見柯維騏曰司馬遷過其先人太史談推尊道家之旨于前採擇周所論六經之義于後然前後之文本不相蒙班固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過矣

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

茅坤曰漂死罪之名四字句法便奇健張鼎曰其心實善爲之特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知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董份曰疾行插入此孔法四句最妙茅坤曰即春秋人生出禮義二字有見又曰史遷自以爲史記繼獲麟故託壺遂以明己意然亦回互得好

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

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鄒守益評：遷之才……

唐順之評：……

附

報任少卿書

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為益州刺史，乃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

子之林矣言上所以自立以起下意

按故禍莫憯至辱先以上言己不能自立不足薦士部少卿推賢薦士之意

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
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
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
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
孔子適陳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同子參乘爰絲變色
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
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
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

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
不能納忠效職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不
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
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
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
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向者亦嘗廁下大
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
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廼欲仰首伸眉論列
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
何言哉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
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

觴上壽言已非有備於陵也威然其賢無功妨敗之失

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
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
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
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
酒接慇懃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
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
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
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
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徒隨而媒
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卒不滿五千深踐
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卬億萬之

林希元曰陵深入疾軍乃少年淨氣之
按後數日至悲夫皆言己所以救陵之意受禍之由
盧舜治曰敘已所以救陵與陵所以報漢意一一應前文
林希元曰既已臣虜又何以報漢非二心乎子長之志識如此

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
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
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
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
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者陵
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
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
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
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
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
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

多悅豫讓矣
甫順之曰自李
陵俱居門下至
此言出以聽助
曲折甚備
司馬遷自謂以
素行不可救故
其素所蓄積可
素與士大夫絕
少分其句兩京
字相調
唆約云曰說貨
路三句則知人
才以所以作貨
殖游俠二傳蓋
有為云
連用事字相照
應
接事未易至難
為俗人言也能
敘已所以不自
引決之意

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徒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訴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

史記萃寶評林　卷下　六五

唐順修曰遷父
為太史掌天文
律曆卜筮祠祝
之事故遷以為
為天子所戲弄
直以倡優待之
故為俗之所輕
也然獨不念其
自輕歟陵然後
人得而輕之者
乎
素所自樹立使
然指僕之先以
下言
歷指不辱受辱
者以形已之極
辱
董份曰太史公
作史記雖得於
足跡殆遍之後
然其高才天授
自不可及只人

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

固有一死一段
詞何等雄偉何
等慷慨近今讀
其文想見其人
真令人有千里
比肩之思
茅坤曰太史公
作周勃世家兩
叙獄吏處多
悲感即昔此意
且載絳侯之言
曰吾嘗將百萬
軍然安知獄吏
之貴乎無此篇
見獄吏則頭搶
地句千古扶今
人傷悼
又曰歷舉古之
不自引決者自
解而以西伯與
淮陰諸人並何
擬人之不倫也

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

史記萃寶評林　卷下　六六

文選注云言不
能自裁早至已
威以及獄吏繩
墨之外而稍遲
疑則至鞭箠欲
引節謀此不亦
遠乎知幾乎

荊溪閭呼奴為
臧呼婢為獲
余有丁曰至此
始說出本意言
不辭糞土之也
者恨于私心有

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義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

所不盡翻題謂修史也
前叙文王與韓彭等淮諸人並此叙文王仲尼與屈左孫韓並古人文字但取其意不拘其類如此未可深咎其爲人之不倫也
唐順之曰以上雜叙受腐後並左丘明孫子若以其無目斷足爲無用之人與腐刑同也
又曰此書當與自叙參看方知太史公作史本意欲謂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自是實事非太史公筆力杜撰不得
鄧以讚曰太史公深以刑餘爲辱故通篇不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解云
楼且負下至末終言己不足薦士
此書大旨總是却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爲一篇綱領始終亦自相應

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負下負忠義之節而爲臣下者）下流多謗議僕以言語遇逢此禍重爲鄉黨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墳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及斯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反教以推賢進士毋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

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略陳固陋
謹再拜

下卷終

萬曆庚寅秋月
新齋余紹崖梓

題史記萃寶後

王世貞曰嗚呼子長不絕也其書絕矣千古而有子長也亦不能成史記何也西京

以還封建宮殿官師郡邑其名不馴雅則不稱書矣一也其詔令辭命奏書賦頌鮮古文不稱書矣二也

其人有籍信荊聶原嘗無忌之流足模寫者乎三也其書有尚書毛詩左氏戰國策韓非呂不韋之書足

薈蕞者乎四也嗚呼豈惟子長即尼父亦然六經無可着手矣

〔清〕黄恩彤撰

鑑評别録六十卷附兩漢史斷六卷三國書法十卷·之一

清光緒三十一年家塾刻本

鑑評別錄

光緒二十二年
歲在丙申仲夏
開雕家塾藏版

鑑評別錄自序

彤自束髮就外傅曾受業於外兄劉斐臣先生先生嘗讀通鑑背誦略能上口每謂余曰士不可不知通鑑余受讀未能驟解然心頗好之時取流覽第以資舉業而已迨通籍後服官中外閱事漸多每取古事以證今事更就今事以斷古事稍能辨其事之得失因以意度史家所書之信否嗣秉節粵東購得鄱陽胡氏元本重雕善本適值罷政多暇爰於紅雲明鏡亭中詳加校閱正其句讀細加點定攜之東歸復於定省餘閒僭綴評語各以條記閱歲既多遂得卒業綜計評語四千餘條擇其略關肯綮者以赫蹏書著之眉端又因散在各卷中艱於覆覘擬更抄撮別爲卷帙以便檢核而單摘評語苦乏根帶復節錄原文列諸評語之前庶於事之本末展卷瞭如法戒昭灼一覽可得共爲書六十卷名曰鑑評別錄雖管蠡之見未足測量高深然平生於此書用力頗勤而白首紛如亦不料其竟能手鈔完竣也因爲之序

同治九年歲在庚午三月既望秀野亭生黃恩彤自序幷書時年七十

凡例

一世所傳通鑑節本不一而足然皆以紀事爲本撮其要以存一代之治忽茲書因評而錄事第取事以證評與諸節本不同然大事略具若欲詳其事之始末須檢原書

一溫公此書積多年之力成於衆賢之手去取具有深意洵無間然第論斷無多或于理爲長于事未切拙評偶有異同至胡身之注于地理最精各代典故亦有考覈惟所論頗多疏舛好以成敗論人未爲達識拙評每加糾駁非敢故爲牴牾

一事有似是而實非者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人有爲一代所推千秋所重而未免名過其實者功有冠乎一時而未免因人成事者政有咈乎衆論而卒不出所規畫者言有切中時弊而當日實不能行者是在讀史者合前後而諦觀之設身處地審時度勢方得其眞拙評頗以此爲標的

一春秋以後惟史記漢書尙稱實錄三國志亦多直筆六朝史職漸紊迨及有唐天子閱起居注宰相撰時政記而信史不復覩矣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第取二三策況後世之史乎然時之治亂主之昏明臣之賢奸俗之貞淫要亦略存梗槩讀史者得其大固可置其細而即其一未嘗不可例其餘拙評中時復拈

出。

一創業之君。衆譽所歸。亡國之君。衆謗所集。多有譽之過其實。謗之失其眞者。至若歷朝禪代之際。廢立之交。强臣凌逼。弱主或彰其穢德。或誣以隱慝。史所書不足信者多矣。拙評亦未及悉爲指摘。間舉一二。餘可類推。

一諸評漢魏稍略。緣拙著先有兩漢史斷。三國書法二書。於兩代時事具有論說。故此評例不復及。晉以後則加詳焉。

一案頭所存元本重雕通鑑。已將各評語著之眉端。茲復手自校勘。竭三年之力。繕錄成帙。有原本所無。此

本增入者。有原本所有。此本芟除者。有原本散見。此本合併者。亦有字句增損過多。致與原本不同者。處以原本爲草本。此本爲正本。

目錄

卷之一
周紀　威烈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愼靚王
赧王
卷之二
秦紀　始皇帝　二世皇帝
卷之三
漢紀一　太祖高皇帝　孝惠皇帝　高皇后
卷之四
漢紀二　太宗孝文皇帝　孝景皇帝
卷之五

漢紀三　世宗孝武皇帝
卷之六
漢紀四　孝昭皇帝　中宗孝宣皇帝
卷之七
漢紀五　孝元皇帝　孝成皇帝
卷之八
漢紀六　孝哀皇帝　孝平皇帝　王莽
卷之九
漢紀七　淮陽王
卷之十
漢紀八　世祖光武皇帝

卷之十一
漢紀九　顯宗孝明皇帝　肅宗孝章皇帝
卷之十二
漢紀十　孝和皇帝　孝殤皇帝　孝安皇帝
卷之十三
漢紀十一　孝順皇帝　孝冲皇帝　孝質皇帝
卷之十四
漢紀十二　孝桓皇帝　孝靈皇帝
卷之十五
漢紀十三　孝獻皇帝
卷之十六

魏紀一　世祖文皇帝　烈祖明皇帝
卷之十七
魏紀二　邵陵厲公　高貴鄉公　元皇帝
卷之十八
晉紀一　世祖武皇帝
卷之十九
晉紀二　孝惠皇帝
卷之二十
晉紀三　孝懷皇帝　孝愍皇帝
卷之二十一
晉紀四　中宗元皇帝

卷之二十二
晉紀五　肅宗明皇帝　顯宗成皇帝
卷之二十三
晉紀六　康皇帝　孝宗穆皇帝
卷之二十四
晉紀七　哀皇帝　海西公　太宗簡文皇帝
卷之二十五
晉紀八　烈宗孝武皇帝
卷之二十六
晉紀九　安皇帝　恭皇帝
卷之二十七

宋紀一　高祖武皇帝　太祖文皇帝
卷之二十八
宋紀二　世祖孝武皇帝　太宗明皇帝　蒼梧王
卷之二十九
齊紀一　太祖高皇帝　世祖武皇帝
卷之三十
齊紀二　高宗明皇帝　東昏侯　和皇帝
卷之三十一
梁紀一　高祖武皇帝
卷之三十二
梁紀二　太宗簡文皇帝　世祖孝元皇帝

敬皇帝
卷之三十三
陳紀一　高祖武皇帝　世祖文皇帝　臨海王
卷之三十四
陳紀二　高宗宣皇帝　長城公
卷之三十五
隋紀一　高祖文皇帝
卷之三十六
隋紀二　煬皇帝　恭皇帝
卷之三十七
唐紀一　高祖神堯皇帝

卷之三十八
唐紀二　太宗文武皇帝
卷之三十九
唐紀三　高宗皇帝
卷之四十
唐紀四　武后
卷之四十一
唐紀五　中宗皇帝　睿宗皇帝
卷之四十二
唐紀六　玄宗皇帝
卷之四十三
唐紀七　肅宗皇帝
卷之四十四
唐紀八　代宗皇帝
卷之四十五
唐紀九　德宗皇帝
卷之四十六
唐紀十　順宗皇帝　憲宗皇帝
卷之四十七
唐紀十一　穆宗皇帝　敬宗皇帝　文宗皇帝
卷之四十八
唐紀十二　武宗皇帝　宣宗皇帝

卷之四十九
唐紀十三　懿宗皇帝　僖宗皇帝
卷之五十
唐紀十四　昭宗皇帝　昭宣皇帝
卷之五十一
後梁紀一　太祖皇帝
卷之五十二
後梁紀二　均王
卷之五十三
後唐紀一　莊宗皇帝
卷之五十四

後唐紀二　明宗皇帝　潞王
卷之五十五
後晉紀一　高祖皇帝
卷之五十六
後晉紀二　齊王
卷之五十七
後漢紀一　高祖皇帝
卷之五十八
後漢紀二　隱皇帝
卷之五十九
後周紀一　太祖皇帝
卷之六十
後周紀二　世宗皇帝

鑑評別錄卷一

甯陽黄恩彤石琴

周紀　威烈王 諱午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二十三年

代周者秦而晉爲之蔽其所以力不能支者由于分而爲三也左傳以此終通鑑以此始實周秦一大關鍵

溫公論曰、以微子而代殷、則成湯可以配天矣、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孫腯而立衍似有鑒于帝乙之舍微而立紂立嫡雖禮之大節然後世若晉之武帝明之太祖皆以立嫡子嫡孫致亂不止帝乙爲然

又曰、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豈可得乎、是大不然、

溫公之論足以垂法後世若論當日時勢則或說得之

又曰、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周自東遷以後王室日卑僖王不能正曲沃武公簒弒之罪而命爲諸侯天子之壞禮久矣又何責乎三百年後之威烈王哉

趙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

家國一也、立子以賢、足以昌後、若簡子立長、則伯魯立、而趙且衰矣。

趙襄子、即無恤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韓魏翼而擊之、遂殺智伯、

智伯知決水灌人之城、而不虞人之決之以灌己軍也。

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

死人頭、豈可以爲飲酒之器。晉灼所云、虎子屬是也。仇深恨積、故漆其頭、爲便溺之器以辱之。

襄子立伯魯之孫浣爲趙氏後、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

事與宋穆公之立殤公、頗相似。

李克與魏文侯論相、

克言有五、而所重、在達視其所舉。觀下答翟璜可見。

安王 諱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

日月有食之、五年

日月之食、實有一定、其當食不食、則疇人推步之失。先聖王恪謹天戒、故因變而修省。

聶政刺殺俠累、

聶政與荊軻、不可同日語、軻刺秦王、爲燕除患、雖不成不失爲忠、聶政刺韓相、特爲嚴仲子復私仇耳、乃温公並書於通鑑、不爲別白、何也。

齊田和、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王許之、十三年

必援三晉爲例、王欲勿許得乎。

吳起、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十五年

起以善用兵、重于魏、而所言如是。殆猶未忘曾子之教歟。起初學于曾子、

子思言苟變才可將五百乘、二十五年

吳起名將、而答魏君、以在德不在險。子思大儒、而說衛君不宜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變爲吏、嘗食民二雞子、

子思言衛君臣自賢而羣下同聲賢之、言莫予違。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子思之言、何其深切著明乎。

烈王 諱喜、安王子、在位七年、

韓嚴遂令人刺韓廆于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韓廆、兼及哀侯、五年

戰國策、以聶政刺韓相、兼中哀侯、爲一事。通鑑據史記兩書之、而于此不著刺客之名、若嚴遂、即嚴仲子、韓廆即俠累、則聶政一助逆弒君之賊耳、與荊軻更不可同日語矣。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六年

不以左右之毀譽黜陟外吏、足爲世法。然所使往視之人、亦宜慎也、若不得其人、又將有所毀譽矣。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韓趙合兵伐魏戰於濁澤大破之遂圍魏旋各退師罃遂殺公中緩而立是爲惠王七年

魏自文侯于三晉爲强且大韓趙皆入朝至此始弱而三晉之交亦離矣

顯王諱扁烈王弟在位四十八年

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五年

韓趙伐魏三晉之交已離矣至此復合者以拒秦也

魏築長城自鄭濱洛

齊有長城至此則魏亦有長城大抵齊之長城因山爲之魏之長城瀕水爲之也

秦孝公用衞鞅八年

庶長鼂圍懷公庶長改復殺出子是時秦亦君弱臣强矣故商君變法主于尊主抑臣

魏公叔痤薦衞鞅于惠王王不能用

武侯失一吳起惠王又失一衞鞅皆所謂棄謀臣以資敵國者也

溫公論秦孝公徙木之賞十年

政之不立令之不行由于民不相信孔子論政所以去食不去信也

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孫臏說忌引兵疾走魏都彼必釋趙自救十六年

此兵法所云攻其所必救也亦云致人而不致于人

申不害學黄老刑名韓昭侯以爲相十八年

黃老爲刑名之祖故學刑名先學黃老史記以老子與申韓同傳即此義也

王致伯于秦二十六年

秦自穆公天子致伯孝公修穆公之業故王致伯于秦

魏伐韓齊使田忌田嬰田盼將兵救韓孫子爲師直走魏都二十八年

救韓而直走魏都猶是批亢擣虛之計

趙良論五羖大夫三十一年

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所謂時舉于秦者也

自鬻要君之誣即此益見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殺商鞅車裂以徇盡滅其家以公子虔之徒告其欲反也

吳起立功於楚悼王薨而起死商鞅立功於秦孝公薨而鞅死二子固有自取其死之道士處功名之際亦難矣哉

洛陽人蘇秦說六國合從以拒秦三十六年

秦之合從先說燕趙以其未被秦患說之難爲辭也故說燕但令親趙說趙先令知韓魏不足支秦禍必及趙不若與五國合力以拒之則趙王之心折而言

易入既合燕趙則韓魏之逼於秦而被患最深者不難一言而定然後說齊楚盛誇其強足與秦抗又得燕趙韓魏四國之助其利灼然共見言尤易入矣其說之有先後蓋以此也秦為六國計最工而卒不能堅從約者勢均而心不一故間易生也

秦伐魏、渡河取汾陰、皮氏、拔焦、四十年

方以河西地入秦在三十九年而秦渡河、取二邑魏失黃河之險下年、盡入上郡十五縣、于秦魏又幾不保長城之險矣

慎靚王諱定、顯王子、在位六年

張儀說魏襄王曰、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為兄

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四年

山東諸國之利于合從不待智者而辨之其卒不能堅且久者則張儀親兄弟爭財相殺傷之喻為能洞見其所以然也

張儀說秦惠王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五年

秦是時若用儀策可以得志於天下未可以其不見用而謂其智出司馬錯下也所云挾天子令諸侯自是假之為名以責諸侯之不奉命者非謂共主可伐也秦自孝公、受王命為伯、故儀策出此、

司馬錯論攻韓、劫天子、不如伐蜀、

錯之欲伐蜀亦如諸葛之欲北伐、先入南也且定蜀、則踞岷江上游而通伐楚之路亦一奇也然王翦用兵不由此路

鹿毛壽說燕王噲、讓國于其相子之、

託于禪讓以篡取人國者始于子之而莽丕繼之

赧王諱延、慎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

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破燕、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三年

欲雪國恥先求賢士燕昭可謂知要

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四年

既得蜀又欲得黔中皆為規楚計

楚王將殺張儀、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于是鄭袖日夜泣說楚王、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

陳平說閼氏以釋平城之圍即師此智此必張儀教靳尚為之也

張儀因說楚王曰、王不事秦、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不十日而拒扞關、黔中巫郡、非王之有、

此即由蜀伐楚之路張儀以動楚王尚是虛聲後晉

武平吳乃出於此

張儀既說下楚王乃更說韓齊趙燕令事秦

儀所言雖不無虛聲恫喝而皆中諸國之要害故擢而從之非其本心也

揚子曰或問儀秦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其才矣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五年

儀衍之品孟子論之詳已知儀衍則知蘇秦揚子之言無足錄

趙武靈王令國中胡服騎射 八年

戰國用兵漸以騎佐車武靈始專用騎

公孫龍論臧三耳孔子高弗應又論白馬非馬爲鄒衍所絀

戰國楊墨而外如從橫堅白皆士所挾以干世主者故通鑑備錄之而指其蔽但書鄒衍之絀公孫龍而不書孟子之距楊墨大是一漏

楚懷王薨于秦秦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十九年

項氏起兵所以立懷王孫心爲楚懷王也

趙肥義以身殉公子章之難 二十年

義爲人頗似荀息所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荀息曾有是言

主父欲分趙而王公子章于代計未决而輟

廢長立少已足致亂又欲分趙而王二子卽使沙邱之變不作而趙國以分而弱矣主父雄武而困于所溺遂至于此

燕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伐齊大敗齊師于濟西乃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深入湣王出走遂入臨淄 三十一年

先合四國之師以與齊戰戰勝則部分四國之師使之或先還或旁擊而率燕師深入直取全齊其智勇洵不可及

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常人因與私通 三十二年

太史女私通法章尚屬一時淫縱法章以王子當國

亡父死之時屈身傭保乃爲苟且之事可謂全無心肝者矣

王孫賈與市人四百人攻淖齒殺之立法章爲齊王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法章布告國中樂生不問身之以後人善藏其用之論爲不然王孫賈以四百人殺淖齒而楚師竟不知何往亦不可解

荀子曰成侯嗣君聚歛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

此言取民猶言得民言子產能以惠得民而未知爲政也但與嗣君比較則擬非其倫矣

秦王與趙王會于澠池、趙人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爲上卿、三十六年

澠池之會、趙王不至爲秦所刦者、非徒相如折衝樽俎、亦由盛爲之備也、不然、將爲楚懷王之續矣

卽墨人共立田單爲將、以拒燕、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卽墨未下

樂毅下齊、乃反湣王之虐政、而以德感之、如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賢者閭、封王蠋墓、皆略彷武王之克殷、後世英辟良將、取天下克敵國、撫而定之、皆不外此術、孟子所云不嗜殺人者也、迨圍莒卽墨二邑、朞年不克、乃令解圍、去城九里爲壘、令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

卽舊業、非徒以感二邑之民、正所以鎭全齊新服之民、其用意甚深、所謂攻心爲上者也、蓋是時、法章已立於莒、王孫賈輔之、而卽墨有田單、其勢皆不易下、齊民新服、未免思其故主、若刦以威、雖得之、不能守、故不攻城而攻心、亦有所不得已也

或謂燕昭王曰、樂毅欲自爲齊王、昭王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

燕昭之于樂毅、一如蜀先主之于諸葛、可謂君臣魚水者矣、

田單大敗燕軍、殺其將騎刦、燕昭王薨、子惠王以騎刦代樂毅

田單之用卽墨、全在激之使怒、蓋是時、樂毅以德籠絡齊人、卽墨雖未下、而衆心固未嘗忿恨、思致死于燕也、單故守而不戰、旣設反間去毅、然後以術教燕、劓齊降卒、掘冢墓、燒死人、以激怒之、又厚賂約降于燕將、以驕惰之、彼驕且惰、我怒且忿、故及鋒用之、以寡勝衆、轉敗爲功也、單之設間于燕者、欲其盡反樂毅之所爲、然後知毅之不攻城而攻心、乃單之所大忌也、然則毅一日不去、單一日不能有爲也、明矣、

樂毅去燕適趙、燕惠王使人讓樂毅、毅報書、惠王復以毅子閒爲昌國君、而毅往來復通燕、卒于趙、號曰望諸君、

樂毅之去燕、雖不及范蠡之去越、而能全舊君之義、

惠王復以其子紹封、亦可謂善補過矣、

齊王有幸臣九人、譖安平君、田單封號貂勃言其功、王乃殺九人、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齊襄王之于田單、蓋有術焉、以單之力、王得返國、顧反疑之、輕之、幾致無以自明、何其舛也、迨聞貂勃一言、而翻然改悟、至倂九子誅之、而封以萬戶、又何明也、蓋襄王起自奔亡之餘、傭奴之中、一旦南面立于臣民之上、其勢本輕、而單以孤軍一邑、抗燕復齊、功高權重、齊人知有田單、不知有襄王也、故王之待單、直以君臣之義臨之、不輕假以威福之柄、又直呼其名、一則曰召相單而來、再則曰召相單而來、直若漢

高之箕踞嫚駡者。然而後國之中。灼然知王之爲貴。
此自一時權略。逭名分既尊。威福自已。而後損萬戶
之邑。以旌其功。則單不致有震主之嫌。而王亦可免
庸器之摔。此亦所以全單也。然則單何如。曰王之意。
單知之矣。觀于王召單來。單卽免冠徒跣肉袒而進。
退而請死罪。正不知單何負于王。而無端爲此請也。
詎非藉以伸主威盡臣禮乎。單賢矣哉。

初齊湣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昭王以爲相。與
諸侯共伐破齊。

　昌國在趙。則往來通燕。孟嘗在魏。則共伐破齊。一不
　忘故君。一親爲戎首。相越豈不遠哉。

秦白起伐楚。拔郢。楚徙都于陳。三十七年

　先得黔巫。又得上庸。復取鄢鄧。勢已逼矣。故至此遂
　拔郢而據其都邑。

秦敗魏軍于華陽之下。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
蘇代謂魏王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
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已行。不可更矣。四十二年

　代之言非不切至。而是時魏實無以支秦。故卒割地
　請和。以偷旦夕之安。

黃歇說秦善楚。以臨韓魏。韓魏必入朝。然後危動燕趙。
直搖齊楚。則四國不待痛而自服。

　春申說秦專事韓魏。意在紓楚禍。而爲秦計良得。卽
　遠交近攻之意。宜秦王之見聽也。

范雎說秦王。伐楚以肥韓魏。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
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四十五年

　遠交近攻。爲秦謀者甚工。更愈于張儀之連衡也。雎
　之策。與黃歇不謀而合。

溫公論穰侯之功。斥范雎爲傾危之士。五十二年

　太后且廢。何論穰侯。母子既絕。何有甥舅。此自秦王
　之寡恩。何尤乎范雎。

秦王齕伐趙。趙軍數戰不勝。樓昌請趙王發重使爲媾。
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五十五年

　秦之吞幷六國。蓋先以連衡離其黨與。以講和懈其

　軍心。因利乘便。投間抵隙。以兵力制之。諸國割于兵
　威。而利其和解。以偷旦夕之安。則不至割地稱藩不
　止也。後世金之困宋。頗用此術。

趙奢之子括。嘗與奢言兵。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
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將
之。破趙軍者必括也。

　馬服眞知兵者也。觀其因括之易言兵。而決其必敗。
　何其言之約而盡乎。孔子論行軍。所以不與暴虎馮
　河。而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卽此意也。括學兵法
　于父。言兵事奢不能難。蓋亦有過人者。特不知合變。
　誠有如藺相如所譏耳。世有未嘗學兵法。而易言兵

者則又去括遠矣

趙括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括追造秦壁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

武安困趙括亦無他奇只是絕其糧道耳

秦人射殺趙括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是特趙軍絕食已四十六日至陰相殺食蓋𡨥𡨥乎病莫能興矣括不得已欲急攻秦壘及其欲出也分卒爲四隊欲以更番迭戰而卒俱饑疲已極故四五

復之卒莫能出也復之自是往復之義謂盤桓不能進也注似未明括見卒不爲用乃自將銳卒搏戰銳卒自是括之親兵未甚饑疲者後軍敗而秦坑其降卒多至四十萬亦因其饑疲故易爲力若非餓不能支卽武安之鷙悍何得唾手而斃四十萬人乎武安爲將一戰伊闕而殺韓魏卒二十四萬再戰華陽而殺魏卒十三萬又沉趙卒二萬又取光狼城殺趙卒二萬長平之戰斬首至四十五萬其有數可稽者已積至八十四萬此外戰勝首虜尚不知凡幾也爲將好殺亦太甚矣欲善終得乎未幾遂有杜郵之禍

孔子順（名斌孔子六世孫孔穿子高子）爲魏相以病致仕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五十七年）

觀子順之言則知行道非乘勢不可也孔子所以不能行于魯者亦以勢在季氏不在魯君也

秦王陵攻邯鄲少利王欲使武安君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秦雖勝于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五十七年）

長平全勝世但知坑趙卒四十萬而秦卒死者亦過半矣兵凶戰危信哉

秦將軍摎伐韓斬首四萬伐趙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

其獻歸王于周是歲王崩（五十九年）

赧王至此乃欲與諸侯約從攻秦乎適以速其亡耳

死病無良醫信哉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二

甯陽黃恩彤石琴

秦紀　昭襄王諱稷惠文王庶子在位五十六年

荀卿議兵、以仁義爲本、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五十二年

荀子論兵最精、大指與孟子仁者無敵、一怒安民之論、互相發明、但泥其文、而不善用之、前則有宋襄、後則有陳餘、

始皇帝諱政莊襄王子在位三十七年

李牧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

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亦不亡失、三年

胡騎入掠、飄忽不定、故以急入收保爲上策、即所謂堅壁清野、

昭王時、伐義渠滅之、始于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

齊魏所築長城、非以拒胡、秦趙所築長城、則專爲拒胡、而秦之長城、亦不始自始皇也、

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

燕亦築長城、則北邊自西而東、皆有長城、始皇特因其舊而增修之可耳、更開河南地、創築萬餘里、何也、

七月、蝗疫、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四年

據此則納粟拜爵、實秦法、漢文景特沿用之、並非家令首創其議、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六年

諸國從約、屢合屢敗、大抵急則相倚、緩則相圖、卒至同歸于盡也、

楚去陳、徙壽春、命曰郢、

遷國以避敵、獨不思我能往、寇亦能往乎、

齊茅焦說秦王、王自駕往迎太后、歸于咸陽、復爲母子

如初、九年

遷母于雍、謂之狂悖可也、假父二弟、是何言歟、焦一羈旅之人耳、其于秦王地遠而交疏、乃竟冒必死之刑、博敢諫之名、其意惟在釣奇取寵、直是行險僥倖之小人、何足數哉、秦王之母邯鄲倡也、固應不以嫪毐之事爲羞、使不忘廉恥、亦何顏見其子乎、

春申君納李園妹、有娠、進之楚王、王召入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九年

春申或聞呂不韋之事、而師其故智邪、抑奸人篡竊、不謀而合邪、

揚子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姦臣竊國命、

何其益乎、
以信陵平原與孟嘗春申幷斥爲姦臣揚子之言謬
已平原佳公子信陵尤賢而何有于竊國哉
王用李斯之策陰遣辨士齎金玉游說諸侯名士可下
以財者厚遺結之離其君臣、十年
陳平間楚君臣卽用此術
王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于秦食十萬戶、何親于秦號
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十一年
不韋于秦不得云有功于王、則不得云無親也車裂
之嫪毐第假父耳此徙蜀者乃眞父也
揚子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曰呂不韋之盜、穿窬之
雄乎

不韋之爲盜途人知之矣揚子之論殊贅溫公錄之
尤贅法言一書義淺文深仍不離雕蟲故技觀其論
儀、秦及不韋可見
秦滅魏王使人謂安陵君欲以五百里易安陵、安陵君
曰、臣受地于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二十三年
安陵之事不足信秦已滅魏矣安陵尚得以魏之先
王藉口乎
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翦請美田宅甚衆
王翦之請善田與趙括之買田宅相似而不同

溫公譏燕丹挑怨速禍、又引揚子之言、以荊軻爲刺客
之靡、斥之爲盜、二十五年
荊軻之刺秦王固不免冒險僥倖但其事若成亦足
快天下之心而抑强秦之暴則固未可重訾也曹沫
之刧盟可以一試于齊桓而不能得之于秦政卽使
脅迫定約事後亦必反覆而荊卿卒不免誅惟有刺
殺之耳燕太子所云大將擅兵于外而內有亂則君
臣相疑諸侯得以乘閒合從破秦未始非救急之一
策惜乎其擊之不中也若謂其挑釁速禍以致亡國
因而比太子爲白公是大不然夫秦之勢已成不盡
滅六國不止彼韓魏何嘗挑釁更不聞遣刺客而竟

先亡齊事秦最謹不助五國攻秦而亦卒不免于亡
安得以遣荊卿咎太子哉溫公于聶政之背公死黨、
無貶辭而獨于軻、不諒其區區之忠反引揚子雲之
謬說斥之爲盜何哉溫公生平最尊信揚子雲動引
法言、以爲定論乃至作潛虛以擬太元亦一蔽也
卽墨大夫說齊王建、收三晉鄢郢大夫、與之百萬之師、
使收晉楚故地、以攻秦、
賁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大夫不可與圖存卽墨
大夫之策卽用之亦未必有濟況如王建者又烏足
有爲哉
王初幷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

帝二十六年

秦自先世以來殺人多矣始皇幷吞六國所殺不止以數百萬計可謂嗜殺而不仁矣乃能混壹區宇孟子所云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者固亦有時而不驗邪

召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二十八年

孔子不言封禪魯諸生安得言封禪所云蒲車葅稭者故爲迂說而亦逆知始皇之必不用也

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三十年

力士鐵椎何異荊卿匕首乃荊卿誅而力士幸免者

一則禁衛森嚴脫身無路一則道塗寥邈遁跡多方也厥後子房爲漢帝師封侯而此力士名卒不顯

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三十二年

圖書自是讖緯之書錄者錄而奏之註以錄圖書三字連文似誤讖緯起于西漢之哀平而盛于東漢此時似不應有或已有之後乃增飾而益甚邪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三十三年

觀此則始皇更築長城又在舊長城之外

丞相李斯議燒詩書及百家語魏人陳餘謂孔鮒字子魚子子順曰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將藏之三十四年

子魚藏書陳餘首發其端亦有心人哉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三十五年

盧生嘗即入海之方士盧生故始皇以爲尊賜之甚厚因而遷怒儒生何也

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盡閉之墓中三十七年

注以大事盡絕句非也上云葬既已下是既下窆矣乃又云大事盡先秦無此煩複文字也當是以工匠爲機皆知珍寶奇器之藏知其藏之重則易泄而害大事故盡閉之墓中以滅口也先秦文字奇奧當以意通

二世皇帝諱胡亥始皇少子在位四年

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于蘄元年

自古無匹夫倡亂起兵者有之自勝廣始固由秦之暴有以致之亦因封建廢而郡縣之權輕也

張耳陳餘說陳涉立六國後

此時正宜封六國後以撓秦權蓋陳涉初起不爲民所附以匹夫抗强秦與以卵擊石何異六國之民苦秦苛法皆思故主立六國後俾各收其遺民以與秦抗則秦以備分而力單涉以助多而勢重矣

陳王使武臣徇趙鄧宗徇九江郡周市徇魏周文西擊

秦武臣渡河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

勝廣起兵以後命將四出縱橫數千里不問郡縣有發兵擊之者卽不遽下亦祇城守而已此權輕之明效也

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

二世初聞趙高言諸公子大臣恐爲變則曰爲之奈何既聞周文兵至戲又曰奈何庸騃豎子千載下如聞其聲也

陳王聞武信君自立爲趙王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

此與張子房論韓信之王齊同一機勢　項梁復楚田儋王齊韓廣王燕武臣王趙周市復魏六國已復其五陳王安能禁之哉與其任彼自立孰若求六國後立之以樹黨而市恩乎張耳陳餘之計不謬也

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衛至此始亡始皇幷天下而獨遺衛亦不可解未知安陵亡于何年

泗水監平將兵圍沛公于豐沛公出與戰破之二年

郡縣之兵不敢擊陳吳而敢擊沛公者以初起勢弱易取也然亦每戰輒敗

二世數誚讓李斯李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上書勸行督責之術

李斯至此又勸二世行督責以速其亂豈其本心哉患失而無所不至者也然亦由師事荀卿習聞性惡之說故其末流乃至于此

陳涉既爲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涉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不辭而去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陳王斬之

故人是一事妻父是一事客又是一事通鑑不敘傭耕及遮道求見等云客愈益發舒則語無根蔕此翦截之失也

范增說項梁曰陳勝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將爭附以君世世楚將能復立楚後也于是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立以爲楚懷王

是時必六國之後方能致衆服從則以去封建未遠人人有舊君舊國之思也增所見與張耳陳餘略同

二世曰凡所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四海

二世蓋悞用申韓之術以濟楊氏爲我之私者

高陵君顯在楚以宋義爲知兵懷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以爲上將軍

懷王用宋義爲上將軍未爲知人蘇子瞻以此事與

遣沛公入關並衆推爲賢君非篤論也

宋義謂項羽曰、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三年

蘇林、如淳、師古之說皆非也詳其上下文義蓋謂羽能粗而不能細以喻蝱之力可以搏牛而不可以破蟣蝨也下云披堅執銳以喻蝱之以力搏牛坐運籌策必細爲區畫故以喻破蟣蝨也

項羽曰、不引兵渡河與趙併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何敝之承、

宋義非知兵者羽之論切中事機

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陳餘旁、未敢擊秦、

張敖亦不敢擊秦而張耳獨怨陳餘殊不可解

項羽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

陳餘自度力不能救趙而項羽之引兵渡河餘請之也

陳餘、遺章邯書、說令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

陳餘雖漁獵河上而說下章邯亦不爲無功

二世責讓趙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謀、廢二世、立子嬰、

秦咸陽令最爲要重猶漢之京兆尹也故高以其壻爲之因以弑二世

高使人請子嬰廟見、受玉璽、子嬰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于齋宮、

子嬰刺殺趙高殊合討賊之義

受業袁佺齡

孫 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三

甯陽黃恩彤石琴

漢紀一　太祖高皇帝 諱邦字季在位十二年

沛公西入咸陽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請聽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元年

噲此諫蕭曹所不及宜留侯力贊其決也

范增說項羽擊沛公沛公謂羽季父項伯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以待將軍豈敢反乎願伯言臣之不倍德也伯許諾

幸從樊噲言故得以自解若處秦宮而據其府庫殆已

沛公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四人持劍盾步走間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

脫身行四十萬軍中如出入無人之境且行二十里至軍亦殊淹晷刻何以項羽范增均不問其何往直至張良入謝方曰沛公安在乎此終不能無疑

項羽倍約立沛公爲漢王王怒欲攻項羽蕭何勸王就國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

蕭何首定大計正高祖所云發蹤指視者

張耳之國陳餘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與共倍楚

楚漢兵端起自陳餘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不遣之國廢爲穰侯已又殺之

良佐漢攻秦爲韓報仇也秦亡韓復故辭漢而歸韓今項羽廢韓國而殺王成是昔之仇爲秦今之仇爲項也良能不思所以報之哉

蕭何薦韓信于漢王王以爲大將

漢所以卒仆項羽者韓信之力也無信漢業不成非何信奚由進即此一端何之功應居第一

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欲得關中如約即止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意而東擊齊

齊梁近楚故項王先其所急而置漢爲緩圖也漢卒用彭越以困楚

新城三老董公說漢王曰項羽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大王宜率三軍之衆以告諸侯而伐之 二年

淮陰亦以遷逐義帝爲羽罪其時尚未被弒也高帝聲罪致討伸大義于天下乃自新城三老發之其識直出良平之上

漢王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

既入彭城乃不虞項王之還兵疾戰但置酒高會何也非所謂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歟乃良平亦不聞一言諫止

周勃灌嬰等言于漢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

周勃、灌嬰所謂絳灌也、乃先譖陳平、後譏賈誼、高祖不因絳灌、而棄陳平、文帝竟因絳灌而疏賈誼、

秦之亡也、豪傑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及楚漢相距、民不得耕種、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金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不如倉粟之有裨民命也、溫公錄宣曲任氏、欲治生者、知務本也、

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三年

成安君、說孔鮒藏書、其人蓋儒者也、

韓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

以淮陰之才武、而心折于廣武君、至北面師事之、卒用其策、以收燕齊、此不僅堪為大將也、使為宰相、必能用天下之才矣、以廣武之知兵、而陳餘不能用、宜其敗也、

酈食其說漢王、復立六國後、漢王以語張良、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

酈生所言、猶是張耳陳餘之遺策、而情勢頓殊者、昔時之六國、皆秦有故不惜捐之為秦樹敵、此時漢已得天下大半、若復為六國置後、是無異割已地以自樹敵也、其得失判然矣、子房八不可之說、猶不若荀

悅之論約而盡也、

漢王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與戰、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騎數百、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無以給項王軍食、

漢王用鄭忠策、高壘不戰、更以奇兵入楚、佐彭越燒其積聚、俾項羽不得不還而自救、卒至兵疲食盡而收垓下之功、亦可謂發蹤指示者矣、長平之戰、以強秦摧弱趙、茲以弱漢困強楚、均不外斷其軍食之一策、後之為將者、可以鑒矣、

酈生說漢王、進兵取滎陽、據敖倉之粟、

楚所以敗、在燒積聚、漢所以勝、在據敖倉、足兵先足食、千古龜鑒、

齊王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乃罷歷下守戰備、韓信引兵東、未至平原、聞之欲止、用蒯徹計、遂渡河、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東走高密、四年

漢使酈生下齊、而不止韓信軍、以齊未必果下也、齊納酈生之言、不俟韓信軍罷、而遽弛戰備、則謀國之失、

項王為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項伯救之得免、

太公之不死、雖項伯為之解、實天幸也、項羽不烹太公、不失人君之度、且烹太公、僅以洩私忿耳、無與勝

負之數也至欲與漢王挑戰決雌雄則匹夫之勇其技已窮矣

項王與漢王臨廣武間而語、項王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伏弩射中漢王、傷胸、漢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

項王之獨身挑戰亦非誠然也特欲誘漢王與語而伏弩中之耳漢王幾爲所算

蒯徹說韓信曰、足下爲漢則漢勝、爲楚則楚勝、不如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立

武涉蒯徹爲韓信謀最工使信從其計則三分之局不俟魏蜀吳矣而不足動其聽者固由信不肯背漢

亦由灼知楚漢必不兩立則己亦不能安坐而王齊也

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東歸、

侯生請太公而項羽并歸呂后不知生操何說以回重瞳之聽蓋是時楚勢已屈利在罷兵侯生約以中分天下而因以太公爲請太公不歸和議不成故其言易入非有他巧也後世若宋高宗請太上淵聖于金屢遣信使而卒不能得則以兵力不足折金之勢第爲哀乞無益也知宋之不能歸二帝則知漢之所以歸太公矣

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太半、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釋而弗擊、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楚因侯生之請遽歸太公呂后解兵東歸勢屈情見良平知其將亡故力贊追擊之議也夫項羽欲殺太公項伯以爲天下事不可知殺之祇以益禍豈料歸之不足紓禍而轉足速禍哉然而漢不可謂非負恩矣

揚子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

此實人所共知之義而故爲詰屈其文正所謂義淺而文深也溫公既錄太史公之贊又錄法言不亦贅乎

帝論子房、蕭何、韓信、爲三傑、能用之、故取天下、

帝稱三傑首子房次蕭何次韓信而子房獨不斥其名蓋蕭韓一相一將子房則賓師之列也

帝召田橫、橫至尸鄉廄置、自剄、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帝爲之流涕、以王者禮葬之、旣葬、二客皆自剄、帝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召之、至聞橫死、亦皆自殺、五年

田橫主客舉動有非常之度宜帝爲之流涕而震驚

也然無救于齊之亡。

温公論高祖斬丁公戮一人而千萬人懼

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爲最帝旣封爲列侯錫以宗姓矣獨斬丁公何哉帝于此蓋別有意非書生之見所及測也

婁敬說帝都關中羣臣皆言洛陽便帝問張良良曰敬言是也卽日車駕西都長安

漢王還軍霸上樊噲首發其端而子房贊其決定都關中婁敬獨倡其議羣臣不願而子房助其成子房之識洵非漢廷所及而高祖能用之

温公論子房託于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于外物明哲保身子房有焉

其遺力士也似俠其受書于黃石公也似怪其從赤松子也似仙子房其猶龍乎霧雨天下而不尸其功見其首不見其尾吾烏乎測之

韓信爲淮陰侯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曰大王乃肯臨臣 六年

樊將軍意氣蓋世鴻門之會力能抗方張之項羽而屈體致敬于勢衰之韓信此正不可及處噲高祖故人其妻又呂后妹旣貴且親非有求于信詎非心服其能深知其寃而不肯以盛衰易交哉

鄂千秋論蕭何萬世之功宜居第一

千秋論蕭相功尙未及其薦韓信太史作相國世家始首書之

冒頓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

冒頓所以益强者以兼幷諸胡其所以收復故地者乘中國大亂楚漢方爭也

叔孫通欲起朝儀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行曰公所事者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

禮樂百年而後興此論其大且精者耳禮樂不可斯

須去身安得俟之百年哉況帝所欲爲者朝見之儀安得俟百年而後爲之哉兩生眞鄙儒也

温公譏叔孫生不能佐高祖復行先王之禮又引揚子之言以兩生不應召爲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温公善之曰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禮之行于天下國家者紀綱法度是也揖讓拜跪特其文耳叔孫所制之漢禮多因秦法而損益之亦猶孔子所云殷因夏周因殷而損益之者也古今異宜安能泥三代之迹而必欲行之後世哉揚子之言謬矣充揚子之見則新莽之學舜學周公者爲能不失其規矩準繩乎温公述之亦迂儒之見也

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踞慢罵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說趙王欲殺帝王不可

高午所謂亂臣賊子也張敖知守臣節而不能明正二人之罪亦律所云知而不首者矣

貫高等相謂曰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洿王爲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

郎使弒帝事成漢更立嗣主亦必號召諸侯王大發兵以討趙之罪屠張氏決矣乃曰事成歸王何其謬哉

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溫公譏之（九年）

建信之策誠陋矣而後世撫外國者多用之溫公之論誠正矣而宋之于遼于金于元雖未與結婚而媚之者無所不至卒之帝虜國滅而中國遂爲左衽焉以視漢之初用和親繼用攻伐馴至單于稱臣朝見其相去幾何哉

貫高曰王實不知獨吾等爲之

高明趙王不反乃堅稱王實不知當日張敖固未嘗不知也其不坐亦幸免耳

荀悅論貫高殺主之賊小亮不塞大逆溫公曰高祖驕以失臣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

悅論貫高首謀罪在不赦是也溫公乃云高祖之過

夫高祖卽嫚罵張敖何遽爲辱而高輒萌逆念哉高蓋習見六國之事而未明于諸侯事天子之禮者也

張敖既免上召見田叔孟舒等漢廷臣無出其右者

趙臣多賢大抵皆張耳之故吏也卽此知耳之顯名于秦漢間亦非無故

常山亡二十城周昌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十年）

昌請誅守尉法也高祖原之情也漢之守尉治民典兵非無守禦之具而帝尙以力不足竟貸其罪後世以文吏守孤城兵不滿百一旦失守則坐以大辟寃哉

太史公論韓信不能學道謙讓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溫公取之（十一年）

滅齊而自王追楚而不至高祖已疑信之有二心又忌其能而慮其爲變故因舍人弟之上告而呂后輒擅誅之后固知帝之積欲誅信也史所記與陳豨通謀特誣當日奏當之辭未必果有左證也

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上使掩取梁王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扈輒勸彭越反而越不誅有司以爲反形已具張敖之于貫高其情不異于越乃竟得免坐者固由貫高確執其不知狀亦由有司希呂后之意而不竟其獄

也然自是帝之大度

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不如遂誅之乃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遂夷越三族

觀呂后之力勸帝誅彭越則知韓信之誅后實主之

觀后之教令彭越舍人告越謀反廷尉卽奏請族之則知韓信舍人弟告信謀反亦未必非后教之而陳豨通謀半出獄吏之文致也

欒布曰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今陛下疑以爲反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蒯徹祇自明其無罪耳布直爲彭越訟寃矣而帝均赦之者自媿其負二臣之功不欲因二臣更有所誅也然自是帝之大度

趙佗自立爲南越武王

韋昭譏佗生以武爲號胡氏取之但佗之稱南越武王正如項羽之稱西楚霸王非以爲謚也

陸生曰秦以極武而亡鄉使秦併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陸生論秦亡由于不法先聖而行仁義與賈生之論合皆本孟子爲言

帝有疾惡見人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見上流涕曰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漢廷大臣史每稱絳灌然殊碌碌舞陽此舉有骨鯁大臣之節過絳灌遠矣淮陰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可也乃并恥與噲伍何也

賁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淮南王布謀反上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

相國于韓信彭越之謀反無一言獨爲英布辨誣而布乃果反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

諸將于韓信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今于布亦復云然殆當時習爲是言邪

溫公考異以四皓輔太子爲辨士夸大司馬遷好奇愛而采之

四皓皆天下奇士故高祖求之數歲不得非山澤之臞叟也以己不能致之天下奇士而太子能致之則其得士可知其得天下之人心亦可知故曰羽翼已成難動孟子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留侯其知此意乎太史雖好奇而于廢立大事安危大計何敢虛撰此四人等于傳奇小說且其時去漢初未遠見聞必不謬如其出于辨士夸大當時必有斥其非者何以稱爲良史實錄而孟堅復祖述其說登之漢書乎

留侯說上、以太子爲將軍、將關中兵三萬人、屯霸上、太子監關中兵則權重而位定、所以安太子也、出屯霸上、重兵爲衛、以備非常、留侯之慮深矣、此非四皓所能爲力也。

上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叔孫通諫曰、秦不蚤定扶蘇、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必欲廢適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十二年）

叔孫太傅之爭太子、骨鯁大臣之節也、豈以面諛取寵者哉、兩生之言殊不足信。

上召燕王盧綰、綰謂其幸臣曰、往年族淮陰、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專欲誅異姓王者。

觀盧綰所云、足見信越之族誅、皆呂后誣之。

陳平以節召樊噲、載檻車、傳詣長安、平行、聞帝崩、畏呂須讒之于太后、乃馳傳先去。

平不奉詔卽誅樊噲、宜爲呂須所知、而畏其讒之于太后者、代將斬噲、帝初用平策也。

孝惠皇帝、（諱盈、高帝子、在位七年）

曹參代蕭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以遵何約束、三年、百姓歌之。（二年）

參承大亂之後、與民休息、故以飲醇酒、不事事而致畫一之歌、此非黃老之術果可以治天下也、時爲之也。

高皇后（呂氏、諱雉、臨朝八年）

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得幸于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元年）

秦太后之于呂不韋、嫪毐、尙有所隱、似此、則宣淫無忌矣、或太后昔爲項羽遮留、食其隨侍于楚、日久、故不復以爲嫌邪。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怨言、太后與羣臣言、帝久病、不能治天下、遂廢帝、幽殺之。（四年）

少帝非張皇后子、未必非惠帝子也、恆山以下諸王亦然、羣臣至此、更無一面折廷爭者矣。

封朱虛侯章弟興居爲東牟侯、亦入宿衛。（六年）

太后封呂產于濟南、又封呂通爲燕王、似以備齊、又令朱虛東牟入宿衛、隱有質子之意、或是時畏齊之强、慮其合從而西向邪。

諸呂憚朱虛侯、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益强。（七年）

朱虛所以重于漢者、以悼惠王子而今王之弟也、然悼惠前朝長安、幾遭酖殺、似非太后所畏、何以朱虛大露圭角、而諸呂反憚而莫敢先動乎、此其故不可解、或朱虛爲呂祿之壻、故太后不疑、諸呂之譖亦無自而入邪、要知諸呂皆庸奴也。

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

諸呂作亂、使朱虛侯婦亦如兩趙王婦、則朱虛之謀必洩。而事不成矣、
太尉遂將北軍、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
誅諸呂。世但知絳灌朱虛陳丞相之功。而平陽侯及
酈寄紀通之功亦不細。
諸大臣相與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眞孝惠
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
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强呂氏、
少帝及諸王若俱是後宮美人子。則皆惠帝子也。茲
云以他人子養後宮。則非劉氏子矣。與前注不符。竊
謂太后以後宮美人子、爲張皇后子。自以張后無子
故耳。取他人子養後宮。欲何爲乎。若云以强呂氏。何
不取呂氏子。而取他人子乎。此不能無疑

受業袁任齡 仝校
孫 力田 開田 臨田 稔田

鑑評別錄卷四

甯陽黃恩彤石琴

漢紀二 太宗孝文皇帝 諱恆、高祖中子、在位二十三年

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元年
三代下王言惟帝之詔詰最爲懇至。仁愛之心。溢于
言表。此固帝之至誠惻怛。而亦代言者適如帝意所
欲出也。竊謂漢之文章。于斯爲盛。而班楊司馬之倫。
乃其次也。
南越王頓首謝罪、下令國中、去帝制、因爲書稱蠻夷大
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
帝賜佗書辭義甚美。佗所上書亦質而有文。孰謂南
海無珠璣哉。
賈山上書曰、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
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二年
帝之詔書千載下讀之猶油然生感。況當日之民。親
被其澤者乎。
山又曰、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
失樂、朝不失禮、
罔命之言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方正未嘗不與宴
游也。山之言似不盡然。
賈誼說上曰、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天下財產、何得不
蹶、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請賣爵子似以如說爲是漢法得賣爵也胡氏云請爵似無入粟之義且入粟拜爵亦不必定侯惡歲也

誼又曰今敺民而歸之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

重農貴粟賈生首發其議而家令祖述之

淮南王心怨辟陽侯、是歲入朝、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走闕下、肉袒謝罪、帝赦弗治、前三年

審食其私侍太后穢亂宮幃朋附諸呂謀危社稷罪不容誅漢誅諸呂而獨寬于食其可謂網漏吞舟矣淮南此舉雖暴其情可原亦人心所共快也帝之赦之固非漫然者

張釋之論嗇夫不可拜爲上林令、

丞相不知兵刑錢穀以自有主者也上林令之于禽獸簿員主者矣乃茫然不能置對試問所司果何事乎釋之此論不免爲曠官者藉口

周勃就國、有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治、獄吏教勃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帝女也、勃子勝之尙之、四年

守尉行縣則被甲持兵以見之廷尉逮捕時甲兵安在乎此必告者誣之而侯無以自明也侯挾震主之威帝遺令就國蓋已不能無疑故告者之言易入非公主爲之證太后爲之言幾不免矣

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

太后可謂賢而明矣使于高帝時正位中宮韓彭可以不死

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不聽、

漢之放鑄實私鑄也賈生所論鑄錢之利必有殽雜雖設重禁亦不能止眞千古之龜鑒哉觀近日鑄大錢之弊益知其言之不爽

賈山亦言、錢可以易富貴、富貴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帝不聽、

漢專用錢爲幣故山之論以爲利權不可假之于民近代銀錢並用銀重于錢未聞官自鑄銀亦未見聽

民傾鎔交易之權移于下也又與漢之時勢不同

淮南王謀反事覺、罪當棄市、制赦死罪、廢徙蜀郡、憤恚不食死、

淮南反狀甚明張丞相以爲罪當棄市法不私于親也帝赦其死而徙之未爲寡恩特不應封以輜車給其供饋耳袁盎乃欲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是周公不當誅管蔡矣何其謬哉

中行說令匈奴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得漢食物、皆棄之、以示不如旃裘之善、湩酪之美也、

賈生欲以三餌致單于中行說亦見及此故教匈奴勿貪漢餌也

賈誼上治安策曰以陛下之明達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

賈生之意謂漢廷諸大臣無一少知治體者而昌言無忌固宜爲諸臣所妬也

誼又曰割地定制令子孫各受祖之分地一寸之地天子亡所利焉

賈鼂皆漢謀臣均主削藩以强幹弱支洵救敝之急策但鼂直削之以其地歸漢致召七國之兵則操之過蹙也賈之議但分其國以予其子弟而漢無所利焉則諸侯王雖削而不怨此所以與鼂異也主父師其遺策故至孝武而藩國日削子弟畢侯矣

誼又曰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猶爲國有人乎

胸中有五資三餌之策故言之憤懣乃爾且欲伏中行說而笞其背也

誼又言秦俗之敝漢猶未改

賈生所言秦之敝俗自借耰鉏至殺父兄無一不與今之習俗相等者民風不古自漢而已然至今而未艾暴秦之流毒遠哉然賈生所云定經制者亦言之易而行之難

誼又言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故胡亥今日卽位明日射人豈惟性惡哉道之非其理故也

世之論取士每日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但知秦之太子學治獄黔首習法令可謂知時務矣而其效乃如是然則教士者亦惟使之誦詩書尊仁義養其德性以培其本根一旦用之試以吏事正可觸類引伸之耳

誼又言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絶

賈生引孔子必使無訟之言以明殷周秦之得失醇乎其醇者也仲舒天人猶嫌高而不切

誼又言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臣以節行報其上故可以寄六尺之孤

賈生所云敬禮大臣者穆然猶見三代之風文帝採而用之遂爲故事有以也夫竊謂後世待大臣所以恩禮日薄者由大臣自取之也亦猶科場取士關名搜檢不免刻覈亦士不自重有以致之不盡有司之過也孟子龍斷征商之喩眞盡古今之變

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莫不聞自疾而死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負謗于天下耳

賈生論淮南王與袁盎迥異乃正論也其云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則知當日罪狀甚明尺布之謠乃淮

南之黨僞爲之以動帝聽而冀封其子耳竊揣袁盎
卽其人也
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羣臣喪服往哭之、昭
乃自殺、年十
漢羣臣之哭薄昭正如魯人之哭慶父是時太后
尚在而不爲一言亦可謂大義滅親矣
温公論文帝不爲薄昭置良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
上、至殺漢使者、非有所恃而然乎、
淮南謀反誅之非枉失在先不防閑耳薄昭亦然
賈誼說帝益封淮陽代二國徙代王王梁、梁足以扞齊
趙、淮陽足以禁吳楚、此二世之利也、

賈生之爲文帝計可爲深切著明矣卒不出所料吾
嘗謂七國之變賈生豫有以制之使非以梁爲扞亞
夫雖欲堅卧而不可得
鼂錯上言秦發兵攻胡粵戍卒不耐水土戍者死于邊、
輸者僨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
觀秦致亂之由陳吳一呼而天下響應者惟家令言
之尤爲痛切
又言胡人獵于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
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
纔至則胡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

戍守之難調發之弊言之至爲明切固由洞悉于中
而非此廉悍之筆亦無以達之讀此覺長沙諸策尙
不免于支蔓因以知帝之和親無非屈己以安中國
而武帝之命將深入亦有所不得已也
錯又言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無係
虜之患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前說主戰則用降胡義渠以夷攻夷此說主守則募
民實塞下使自爲守以省征調之煩皆籌邊之善策
錯又言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使安樂而不思
故鄉然後教以射法應敵
此疏言新徙之民先安其居俾有樂生之趣次教之

戰俾有禦寇之具而其要則在吏得其人也然豈易
言哉棄故鄉之安而遠就塞下之危必非民所願其
願往者非赤貧卽亡賴者耳不則罪應徙者耳果能
墾荒力作以自贍乎果能無事以相保有敵則出戰
乎內地良萌已百不得一乃欲于塞下求之乎漢治
猶爲近古或當日別有措置之方以近日雙城堡之
事推之恐亦未免言之易而行之難也
錯又言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
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錯之策匈奴可謂知己知彼矣遷民實邊而募民輸
粟以饟士後之制狄安邊每有取焉吾嘗謂漢之賈

生王佐之才伊周之亞也晁家令霸佐之才管樂之輩也漢之儒臣有實用者二人而已温公取其論議備錄于册有以也夫

錯又言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十二年

五穀之可貴金玉之可賤數語盡之至云金玉之爲物輕微易藏令民易去其鄉臣輕背其主粟米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則其慮深而所見遠矣

又言募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欲抑商賈以重農莫若貴粟欲貴粟莫若令民入粟得拜爵除罪入粟之法先以粟實塞下塞下旣實即以入郡縣郡縣有餘粟則可無收田租以優貧民一舉而富者得爵貧者免稅邊關省轉運之勞水旱儲振貸之備良策如是稱曰智囊不虛也

賜民今年租稅之半

今年止收半租明年即除田租家令之策其效速如是

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十三年

數語道盡肉刑之酷言婉而意悲以帝之仁固應聞而心惻也

天子憐悲其意詔除肉刑

文帝除肉刑以惠萬世實自緹縈發之眞奇女子哉獨怪帝下哀痛之詔將省刑辟以仁天下而張蒼馮敬定律議笞罪至三百五百之多當斬右趾者棄市是加入于死欲輕反重也豈帝意哉賈生若在必痛哭上書矣

上旣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懲亡秦之政務在寬厚是以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倉廩實知禮節帝幾致刑錯蓋貴粟免租之效

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産甚多遂至彭原使奇兵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十四年

家令前言絕匈奴和親竊意其冬來南今果大舉深入矣遷民之舉至此應已措置有緒而不能遏匈奴之入者新遷之民技擊未習堡塢未固而胡騎憑陵勢如風雨亦非民兵所能禦也

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

不能有所殺者畏其强而不敢擊也家令重農貴粟之策立見成效其論戰守事宜粲然具備似可見諸

施行乃至此迄無一驗者。書生以口擊賊易，將吏以手擊賊難也。

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分齊爲六國，立悼惠王子在者六人皆爲王。（十六年）

徙淮南王喜復故封者，將以淮南故地立厲王子安、勃、賜三人爲王也。分淮南爲三，分齊爲六，各以王其王之諸子，用賈生之遺策也。

帝用新垣平言，改十七年爲元年，旋知其詐，下平吏誅之。是後上亦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後元年）

正朔、服色、明堂、封禪，儒者所爭也；祀五帝祠、周鼎，方士所建也。帝初亦不能無動，迨新垣平詐覺被誅，遽然于粉飾太平均非當務之急，于是一切謙讓未遑焉，此帝之明也。

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上患之，乃使遺單于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二年）

議戰議守，命將出師，迄無成效，而卒歸于和親。

太中大夫鄧通寵幸無比，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召通欲斬之，上赦之。

以帝之恭儉，而賞賜鄧通累鉅萬，又賜銅山得鑄錢，以致錢滿天下，若頓易其素守者，男寵之移人如是。

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殺略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六年）

和親未久，盜邊彌甚，至是都城且戒嚴矣。

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

前之大入上郡、雲中，家令所云卒少則入，此則所云遠縣纔至，胡又已去者也。是時漢之將吏名爲追擊，實則聽其飽掠而去耳。

帝崩，遺詔天下吏民出臨三日，皆釋服，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了然於生死之際，仍重自貶損以惠天下之臣民，帝可謂聖且仁矣。後世短喪往往以帝藉口，乃有以日易月之說，師古及貢父歷指其謬。竊嘗尋繹詔書，帝意以生必有死，萬物之自然，不欲狥俗厚葬重服以破業傷生，又自謙言無德以佐百姓，今崩，不忍復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傷長老之志，用是制爲此服，行乎心之所安而已，非以變古禮，更非以垂後法也。帝歷年所頒詔書，一皆溫厚，此詔于大行之際，猶悱惻篤至如是，其帝豫自爲之邪？抑另有文雅忠厚近臣爲之視草邪？要之，言爲心聲，不可以僞爲也。

孝景皇帝（諱啟，文帝子，在位十六年）

丞相嘉等奏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宜爲太宗之廟。（元年）

賈生說文帝曰：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若豫知之，亦異矣。如帝者，洵可謂漢之太宗，後世惟唐之太宗亦庶幾焉。

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此但議加笞之重、猶未及斬右趾之加至棄市也、然亦足救舊律之酷。

內史鼂錯穿太上皇廟堧垣、丞相嘉請誅錯、帝言錯無罪、嘉歐血死二年

嘉召責鄧通、有骨鯁大臣之節、嗣因鼂錯用事、所言見絀、輒求其罪、奏請斬錯不聽、至狷忿歐血死、休休有容者不如是矣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每入朝、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請留且半歲

帝于梁孝王所以驕之者、什倍于文帝之于淮南厲王、蓋文帝主于愛弟、而帝則仰體太后意也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前三年

既與之博、而禁其爭道乎、爭道小不恭耳、竟以博局提殺之、可見景帝之慘忍寡恩、文帝亦槩置不問、何也、卽此一端、可致吳王之反

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鼂錯爲名、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皆以予吳、

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勸景帝法高祖、而自比蕭何也、且乘輿一出、則吳楚震懾、諸國易致瓦解也、後世如明宣宗之禽高煦、與此策暗合、乃方議親征、而以徐僮旁地予吳、何哉、或姑餌之以懈其心邪、此在當日必自有說、而漢廷諸臣因以爲錯罪也

袁盎說上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毋血刃而罷、上默然良久、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

盎舊爲吳相、多受吳王金錢、乃其黨也、又與錯積不相能、故乘吳楚以誅錯爲名、因勸帝誅錯以快其私忿、冀以是取悅吳王、以解其兵、而不料吳王之不肯中止也、盎之情似非難測、而帝竟爲所中、錯之死冤已。

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等劾錯大逆無道、錯當腰斬、父

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錯之罪出于諸臣迎合帝意、深文周內、誅及其身、已冤矣、況又門誅之乎

上問鄧公曰、鼂錯死、吳楚罷不、對曰、吳爲反數十歲矣、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

帝初用鼂錯計、削諸侯、迨七國反、因袁盎一言、輒誅錯以謝七國、此計之大謬也、無論誅錯而兵不罷、卽使罷兵、漢之法令尚能復行于山東乎、況東市之刑、既不明正其罪、迨至袁盎奉使不效而逃歸、又不誅之以謝錯、匪直失刑、亦無以對臣下已。

太尉亞夫言于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以梁委之、絶
其食道、乃可制也、
高祖仆項羽、亞夫制吳楚、乃先絶其糧道、亞夫師高
祖者也、然必以梁委之、乃能使之相做、而糧食匱、賈
生之策效矣、
吳將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出武關、桓將軍說吳王曰、吳
多步兵、利險、漢多車騎、利平地、若馳入梁楚之郊、事敗
矣、周亞夫引兵走昌邑、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
騎出淮泗口、絶吳楚餉道、
祿伯所論者奇正之形也、桓將軍所論者步馬之勢
也、亞夫所以制勝、則明于主客勞逸之辨也、竊謂當

日吳楚兵既入梁地、自可因糧于梁淮泗之餉道一
絶、乃遽至糧乏卒饑、此必梁之吏民一皆完守入保
陴、吳楚野無所掠也、
臧兒奪金氏婦納之太子宮、生男徹、方在身、王夫人夢
日入其懷、及帝即位、初立栗姬子榮爲皇太子、旋廢以
爲臨江王、更立徹爲皇太子、
王夫人志在奪嫡、故陰結長公主、以樹黨、其夢日入
懷、夫人自言之耳、帝乃以夢爲符、而遽易太子、其惑
甚矣、
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帝許諾、大臣袁盎
等不可、梁王乃與羊勝公孫詭謀、使人刺殺袁盎及他

議臣十餘人、二年
鼂錯主削諸侯而誅、袁盎于淮南王之死、則請斬丞
相御史以謝天下、于吳王、則初明其不反、又搆錯而
致之族、正漢法所云阿附諸侯者、乃因議事忤梁王、
亦被刺殺、何其殊塗而同歸邪、
上遣田叔等往按梁事、勝詭自殺、梁王恐、使鄒陽見皇
后兄王信、令乘間言之、帝怒稍解、
鄒陽雖以舜之于象爲說、而不借王信之口、不足以
回帝聽也、田叔悉燒獄辭、直以太后感帝心、則眞善
處骨肉之間已、
上使田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羊勝公孫詭之屬

爲之耳、已伏誅死、梁王無恙、太后立起坐餐、
郅都治臨江王獄、而王自殺、田叔治梁王獄、而王得
全、梁王之罪重于臨江、乃一逢酷吏、一逢長者、則有
幸不幸也、然而都以彼誅、叔以此賞、人亦何樂爲酷
吏哉、
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三年
太后亟欲侯王信、以信有德于梁王也、
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得侯、信雖皇
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
賈鼂但削强藩、條侯獨抑外戚、其識又出二子之上、
後西漢卒亡于外戚、

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

是時匈奴方强而徐盧等欵塞來歸故厚加爵賞以廣招納而攜其君臣乃兵機權道非經制也條侯非不知兵者乃爲此迂闊之論乎若如所議則將械繫六人使歸就死于匈奴乎抑戮之塞下以徇衆乎不則投諸荒裔以禦魑魅乎使匈奴之臣人人爲其主守節于漢何有哉宜帝以爲不可用也若謂方與匈奴和親不應納其叛人以爽約而開釁猶爲近理然亦與唐之歸悉怛謀于吐番何以異哉

梁孝王薨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帝乃分梁爲五國盡

立孝王子五人爲王六年

不惟可以慰太后而梁國亦自此分矣

上旣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

旣減笞法復定箠令然後刑以益輕民乃鮮死帝善承父志而文帝恩及萬世矣史乃云生刑輕而民易犯固猶愈于刑者不可復屬也

亞夫子爲父買甲楯五百爲葬器傭上變告其子連汙亞夫上下吏召亞夫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死

初入袁盎之譖而誅鼂錯又因傭奴之告而斃亞夫以錯之忠謀亞夫之功績曾不少爲寬貸眞寡恩哉漢稱文景景不逮文遠矣

詔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連年降詔崇本抑末皆祖文帝遺意

帝崩太子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

太后王氏蚡勝皆田氏子太后弟之猶可也帝亦從而舅之乎王信旣以后兄而侯蚡勝又以太后異父同母弟而侯是王太后之兄弟侯者三人矣外戚濫恩不知以呂氏爲戒王氏五侯蓋已權輿于此

孝文孝景清靜恭儉安養天下民家給人足人人自愛

而重犯法網疏而民富

文景爲漢極盛之時史所載物產之饒風俗之美三代而下蓋僅見焉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闢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五

甯陽黃思彤石琴

漢紀三　世宗孝武皇帝（諱徹、景帝中子、在位五十四年）

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廣川董仲舒對策稱旨、（建元元年）

天人策本嫌冗漫、以其隨問隨答、不能首尾一貫也。通鑑節錄、頗得其要。仲舒經術、爲西漢巨擘、文章非賈鼂之敵也。

仲舒言、古之王者、以教化爲先務、立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

此言化民當興學校、蓋漢承暴秦滅聖絕學之後、故

仲舒首以爲言、實當日之急務也。

仲舒又言、使列侯郡守、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

此欲令二千石歲貢孝廉、後遂爲定制。

仲舒又言、高位厚祿、因乘資力、與民爭利于天下、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

此言在上位不可與民爭利。蓋漢自文景以來、禁網疏濶、史稱兼并豪黨之徒、武斷于鄉曲、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其瘠民以肥己者多矣、仲舒所言、實當時切務也。

仲舒又言、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

武帝罷黜百家、俾學者專師孔子、自仲舒發之、其識卓已、惜乎所學者惟是洪範五行、春秋災異也。

申公見天子、天子問以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申公之言、約而盡矣、書曰、行之維艱、王忱不艱、正謂此也。明堂巡狩、特粉飾治具耳。

太后陰求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爲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以疾免歸、

綰以儒術進、而所建白、惟勸上立明堂以朝諸侯、其泥古不通、亦可槪見、卒以得罪太后、自殺其身、眞鄙儒哉。

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二年）

萬石君、眞儒者也。申公老儒、而其言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萬石君父子、口不言而躬行孝謹、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

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三年）

以長卿之麗藻、東方之諷諫、而帝特以俳優畜之、此非帝之簡於待賢、亦足見漢廷之多才、非後世比、而

所重別有在也
上欲起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力言有三不可
上拜朔爲太中大夫賜黃金百斤遂起上林苑
遷官賜金而不用其言與拒諫何異
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六年
蚡肅奴耳徒以外戚貴幸遂躐端揆乃至奏事所言
皆聽足見帝之私溺而外戚之勢日以增長元舅柄
國遂成故事新莽之禍已權輿乎此
天子方招文學之士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內多
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黯尚清靜無爲蓋亦黃老之學而其立朝大節董仲

舒且不及何論趙綰王臧乎
上曰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帝好文學儒者而社稷之臣獨推好清靜之汲黯晚
年託孤又屬之不學無術之霍光蓋其所重固別有
在也
溫公論爲將者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
覆亡元光元年
溫公此論足爲行軍之法亦猶持身者學柳下惠不
如學魯男子也
少君言上曰臣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始皇時方士盧生等求古仙人但言羨門高誓不言

安期生至此李少君始有棗大如瓜之說而欒大亦
言之按史記安期生受黃老之學于河上丈人四傳
而至蓋公即曹參師也其人乃道家者流非仙也
王恢曰高帝不報平城之怨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也
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轊車相望此仁人所隱也故曰
擊之便二年
武帝與高祖時勢迥異恢之言不謬也且文景屢與
匈奴和親至遣以金繒子女而侵盜彌甚則亦不得
不興問罪之師此不能與開西南夷並論也
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
汎郡十六三年

河流必入于海無論徙頓邱決瓠子注鉅野而必有
所歸漢時黃河不聞從東南入海則仍入渤海耳考
異因渤海在頓邱東遂疑班書武紀之悞殊未審也
田蚡爲丞相奏按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之收繫夫及
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上書論救灌夫
橫潁川者灌氏支屬夫在長安不在潁川也雖失于
訓諭鈐束亦不得無罪乃至幷予棄市則田蚡借以
快私忿耳魏其之論救自以灌夫功有足錄情尚可
原固非盡出于偏袒也宜汲黯以爲是
魏其與武安互相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惟汲黯是
魏其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

是魏其者公論也不敢堅者畏太后也太后意中全無是非曲直惟知私其弟耳較之薄太后力白絳侯之不反而不寬薄昭之專殺相去奚翅天淵哉

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業者公孫宏對策天子擢爲第一五年

宏策老生常談耳視鼂董奚翅鵬鷃哉而帝擢冠多士者非取其必信八治之說實喜其氣同聲和之論而所云甘露降嘉禾興朱草生俗陳瑞應尤帝所願聞也千古敲門瓦礫此其鼻祖

衛青雖出于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故每出輒有功六年

衛將軍自是漢之良將漢擊匈奴行功自青始後乃有霍去病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皆上書言事天子召見三人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元朔元年

三子之言皆中事理而徐樂天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之論尤爲深切著明不徒秦漢之大鑒實萬世之前車也

主父偃說上令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二年

分淮南爲三分齊爲六分梁爲五賈生衆建少力之策漢已行之矣主父特推廣其意而益削之耳

趙王彭祖上書告偃受諸侯金故子弟多得侯及齊王自殺徵偃下吏公孫宏請誅偃以謝天下遂族偃

族郭解族偃皆平津主其議皆以春秋之法治獄也偃求烹得族尤爲不寃

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郡公孫宏數諫上使朱買臣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乃請罷西南夷蒼海而專事朔方上乃許之三年

平津之意但欲罷西南夷及蒼海耳而必兼朔方爲言者知帝之自聖而不肯爲已屈故寧其一乃可止其二也

張騫通使月氏徑匈奴中爲所留十三歲乃得逃歸上

拜騫爲太中大夫從者百餘人還者二人

漢臣奉使匈奴不辱命者世但知蘇武之十九年而騫之十三歲亦足相亞

汲黯數質責張湯于上前時與論議湯辨常在文深小苛黯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三公果然

汲黯峭直而意主寬厚張湯陰險而貌爲溫恭君子小人之不易辨如是

青尊寵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大將軍愈賢黯數請問朝廷所疑五年

公孫宏因汲黯毁儒而欲誅之以事衛青因黯亢禮而遇之加于平日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右將軍蘇建、逢單于、戰一日餘、盡亡其軍、脫身自歸、議郎周霸請斬之、軍正閎長史安、以自歸不當斬、大將軍、以人臣不敢專權擅誅于境外、遂囚建詣行在所。六年

建武之父也。軍正長史之議甚當。大將軍所見則不止加人一等矣。

霍去病年十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八百騎、直棄大軍數百里、逐利、斬捕首虜過當、封冠軍侯、

青有二姊。一子夫。以謳者得幸、爲皇后。一少兒。以私霍仲孺生去病。

大司農經費竭、不足以奉戰士、詔令民得買爵、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

文景雖賣爵。而不得除爲吏。若今之常捐。武功爵至千夫得先除爲吏。若今之大捐。

淮南王安謀反、欲使人刺殺大將軍、且曰、漢臣獨汲黯、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說公孫宏輩、如發蒙振落耳、元狩元年

淮南欲先使人刺殺大將軍。而憚汲黯。于公孫丞相則易視之。雖一時狂謀。而三人素望輕重不同。亦可槩見。

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

伍被之畫反計。非其本心。且自首可原也。廷尉之議甚矣。淮南及衡山王。皆屬王子。至此俱以謀反誅。果如賈生所料。

渾邪王降、發車二萬兩以迎之、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匈奴畔其主而降漢、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以事夷狄、

黯之言甚正。帝不能奪。然帝之厚遇渾邪。將以招納匈奴。致其來降。固與命將出師相爲表裏者。又不可以常理論。

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

一見而識日磾。帝可謂有人倫之鑒。

山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振貧民、又徙貧民于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費以億計、不可勝數、二年

連歲兵興。經費空竭。惟買爵贖罪。以佐大農之不足。而不加賦稅以擾民。又不惜巨費以振飢。帝固知民爲邦本也。且朔方初置郡。正患民少。遷徙羸以實空虛之地。而民不以遠徙爲苦。久之漸成土著。因資其力以捍邊。計無便于此者矣。

是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于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

可見是時買爵者。利在免役。不必願爲吏也。

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者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四年）

漢之白金雜錫爲之不純用銀而是時民習用金錢不以爲貴至白鹿皮猶後世之楮幣宜其人不樂用也

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與單于兵會戰單于遁走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

是役也匈奴幾失單于固已大困獨惜漢兵不能久留幕北耳然漢馬之出塞者十四萬匹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則失亡亦多矣

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

不泥古兵法而第曰方略何如眞知兵者也法有古今方略無古今也至云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則眞將軍矣

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

爲人仁而喜士退讓未易得之武臣况外戚哉若以和柔爲媚上則苛論矣衞霍雖志操不同要皆漢之忠實良將所云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

是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

昔之入雲中度雁門燒回中宮烽火達甘泉視此時何如哉衞霍戰功灼然可驗

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致其父抱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諱之（元狩六年）

李廣之死由于自剄使其與趙食其同下吏亦可贖爲庶人大將軍何嘗有意殺之乃李敢輒擊傷大將軍其罪重矣衞青受傷而諱匿不言亦常情所難也

自造白金五銖錢吏民坐盜鑄死者數十萬人

造五銖錢而坐盜鑄死者數十萬况鑄當十當百大錢乎

天子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元鼎二年）

張湯之爲人以汲黯之言爲定論三長史則謀欲陷之而搆成其事耳然湯以巧詐舞文弄法殺人多矣既未肆諸市朝又有賢子幹蠱封侯貴幸累世不絕天之報施固亦有時而爽邪

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眞工大姦乃盜爲之

民之盜鑄貪其利也費不相當則不禁而自少此非必禁鑄之爲功而由于五銖錢之輕重得中也

烏孫王既不肯東遷漢乃于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又分置武威郡

酒泉武威二郡遂爲邊關重地今已與內郡無異不復知其爲渾邪故地矣渾邪近邊屬匈奴則爲中國患傾帳內屬其利大矣帝之厚加撫納有以也夫

封欒大爲樂通侯食邑二千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四年

一妄男子爲捕風捉影之談輒拜爲將軍爵以列侯厚其賞賜乃至不惜以公主妻之甚矣其惑也

公孫卿曰黃帝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帝曰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黃帝所以可羨者正以與羣臣及後宮七十餘人俱騎龍登天耳何云棄妻子哉

天子遣韓千秋與太后之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遂反、五年

漢之謀南越殊詭詐無方略初則使終童挾艾豭往亂其宮而盜其國已不足服蠻夷之心迨釁機已搆又遣韓千秋以二千人往無損于越適以速之反耳

上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六年

長卿封禪書第言符瑞耳方士則爲神怪之論均無足訾諸儒乃傅會經義更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殊迂謬可笑如兒寬所云享薦之義不著于經諸儒何所折衷乎迨帝自爲封禪器又云不與古

同試問于古何所據乎眞腐儒之聚訟也

公孫卿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元封元年

公孫卿好言大人迹至是乃云夜見大人長數丈迹類禽獸是人而禽獸其足怪誕尤甚老父牽狗卑無高論矣所以動帝聽者忽不見耳

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

夜若有光未必果有光也白雲出封中信有之矣適值泰山出雲耳

桑宏羊作平準之法、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宏羊之才亦不可及以其盡籠商賈之利以歸官而不加賦以朘民也然史記平準書以卜式烹宏羊天乃雨之言終篇通鑑亦錄于冊其嫉言利之臣義深切矣

有星孛于東井、又有星孛于三台、望氣王朔言、獨見塡星出如瓜、食頃復入、

孛于東井于三台妖星之出有目共覩而塡星如瓜獨王朔見之食頃卽入不復出矣謂封禪天報德星不應與妖星幷出乃拜德星而不禳妖星何也

上以旱爲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

曰天旱意乾封乎二年

天旱亦封禪瑞應較德星更爲無理甚矣方士之妄而帝之惑也

時詔獄益多廷尉及中都官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訟獄之繁至于如是其中株連亡辜文致入罪者可勝數哉以視文帝時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眞別一天下矣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三年

朝鮮之所以下左將軍荀彘幷軍急擊之功也乃竟

坐罪棄市而樓船轉得贖死何也帝未免私于楊僕

昔箕子居朝鮮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盜者男沒入其家爲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

箕子之法亦峻矣而其民奉法寖以成俗以致戶不閉而婦不淫寬縱固不足以爲治

詔公孫卿壺遂司馬遷共造漢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太初元年

至此始用夏時以正月爲歲首是爲萬世不易之法至印文四字者增一之字爲五數遂是應土德乎

帝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數萬人伐宛

帝將廣利亦以其可用欲因以貴李氏耳其用衛靑豈專爲子夫哉帝用人殊有特識溫公譏之似亦未盡然也

公孫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吾今殆矣二年

賀誠不足道然拜丞相而涕泣不肯起帝獨無動于中乎蓋是時丞相之任寖輕帝之倚任固別有所屬矣

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三年

衛霍旣歿匈奴復熾不得不築障列亭爲保塞計然

未免示之以弱爲彼所窺是以公然大入而破壞亭障也迨貳師李陵相繼敗降漢之兵威稍不振矣衛霍良將洵不易得哉

貳師至宛圍其城四十餘日宛貴人殺其王毋寡出其馬令漢自擇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爲王

貳師殊有將略非碌碌者帝固非專爲貴李氏也帝攻大宛欲得天馬耳得馬即可罷兵況已致毋寡之首而郁成王亦就誅乎

後歲餘宛貴人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侍歲獻天馬二匹四年

殺漢所立而更立王不再起兵誅之者天馬已得而兵威亦震乎西域也

單于遮道攻陵四面射矢如雨下漢兵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尚三千餘人天漢二年

以步卒五千當單于十萬騎之衆轉戰千里一日數合殺敵一萬餘計至此尚餘三千餘人可謂精兵矣

上聞陵降怒甚司馬遷言陵之不死欲得當以報漢上以遷爲誣罔下遷腐刑

帝之刑遷非辱之將用之也帝游宴後庭居中決事政歸中書故引遷于閹尹之班畀以樞機之任也不然以遷所犯何有于割勢哉

上以法制御下尊用酷吏郡國二千石爲政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

尊用酷吏將以懲奸而盜賊滋起至攻城邑掠鄉聚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幾爲陳吳之續矣迨發兵以興擊大郡斬首至萬餘級猶不能止民固不可以法治之以死懼之哉

王賀爲御史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賀自以不稱免耳活萬餘人之說當是王氏貴顯後其子孫追述之不足信也史錄之以爲法吏不嗜殺人者勸

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迹爲解天漢三年

帝求仙可謂勤矣所得者徒大人迹耳

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備漢故無所得上于是族陵同年

漢族李陵非盡由武帝寡恩亦因公孫敖爲李緒所悞旣乃聞知教單于者是緒非陵陵因使人刺殺緒而陵家已并爲鯨鯢矣

上命鉤弋趙倢伃所居之門曰堯母門溫公譏之曰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太始三年

溫公之戒人主良是但按史冊巫蠱之禍起于江充之懼誅並非逆探上意爲鉤弋母子地也當時惟李廣利與劉屈氂有謀立昌邑之私議尋以事發被誅亦不聞有人擁戴尚在襁褓之昭帝也蓋衛后雖以色衰弛愛而恩禮如舊太子仁孝帝所素悉亦無廢嫡立愛之意觀于太子出亡被害帝猶念之不置其意可知已溫公之論以之垂戒後世可也謂之切中時事則未也

太子家使乘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請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

知人誠不易以帝之明而失之江充充所爲似强直奉法實則奸人之尤也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征和元年）

此男子奸人乎抑妖魅乎無端帶劍而入帝見之門候弗知也忽然捐劍而走人不在劍固在也乃逐之卒亦弗獲由是閉城大索巫蠱事起太子丞相相繼受誅皇后及御史大夫亦皆自殺宮門喋血京師鼎沸其端自此妄男子發之異哉

丞相公孫賀下獄父子死獄中家族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二年）

公孫賀衛皇后姊夫也諸邑陽石兩公主皇后女也長平侯伉大將軍青子皇后姪也均坐巫蠱誅駸駸乎禍及皇后太子矣

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皇后每戒太子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

史言太子之賢而竟以罪自殺然宣帝卒紹大統爲漢令辟太子之澤固未斬也

衛青薨臣下無復外家爲據競欲構太子

帝初無廢太子意構成其罪者邪臣也亦由大將軍歿而邪臣無所顧忌也

上體不平每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有隙恐上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言上疾祟在巫蠱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坐死者四萬人復掘蠱皇后太子宮于太子宮得木人尤多

帝求神仙欲長生也老而有疾慮且速死故治巫蠱甚急江充之姦因是得逞焉則仍由貪生畏死之念熒惑于中是以雖父子之親有所弗顧耳

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幷誅因說太子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

上每行幸以後事付太子時在甘泉太子留守故德教太子捕治充等冀以免禍耳

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

往甘泉江充持之甚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

太子初念甚善所以卒及于禍者石德悞之而江充持之也迨殺韓說斬充騎虎之勢不能中止于是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授長樂宮衛卒而反形成矣

蘇文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

帝素知太子仁孝故文之譖不行而使者又誣之欲不投杼不可得已

上賜丞相屈氂璽書發兵捕反者太子引兵至長樂西

闕下、逢丞相軍合戰、死者數萬人、
　巫蠱之獄、前所連坐族誅已數萬人、至此死于兵者、復數萬人、皆由帝窮兵黷武、致此蕭牆之禍、兵不戢必自焚、信哉、

太子兵敗出亡、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白太子之寃、上感悟、猶未顯言赦之也、
　是時漢廷非無名臣、而首發讜議、乃出壺關三老、

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賓客多以異端進、而贊成太子之謀者、少傅石德也、夫非萬石君之子歟、

溫公譏武帝不擇方正端良之士、爲太子師友、而使之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宜太子之不終、
　帝使方士求仙、又祀神祠鬼、當日巫風之盛、帝實倡之、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將行刼、太子若崇信異端、其濡染非一朝夕之故矣、奚俟賓客教之乎、然則君天下者、將欲謹豫教以毓元良、固必愼選保傅、尤必身自作則哉、

貳師之出也、丞相屈氂、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請立昌邑王爲太子、屈氂許諾、三年
　衞大將軍已歿、貳師新貴、邪臣之構太子者、固已屬意昌邑王矣、丞相又與貳師親、宜其其謀立昌邑以固寵也、然而禍從此起矣、

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族滅江充家、
　巫蠱之獄、以帶劍男子起、以白頭翁解、男子幻也、白頭翁夢也、始終妖妄而已、壺關三老之言著明深切、未足以驟回天聽、而千秋假託高廟神靈、一言而從若轉圜、立取高位、帝蓋猶有尊狗老人神君大人迹之邪說、熒惑于中、故以人事說之不若以神道感之爲易入耳、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上從其言、自歎曩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四年

　以帝之明、而爲方士所欺者、長生之說中之也、長生者長爲天子也、其欲浮海求仙者、欲見羨門安期等、覓取不死藥、然後旋蹕甘泉耳、即有三山、亦必不肯留、

丞相御史以下、皆以虜自縛其馬爲不祥、又占諸將、貳師最吉、
　是時帝欲伐匈奴、適有縛馬之事、故丞相以下皆爲逢迎上意之說、帝又欲用貳師爲將、故占者謂之最吉、盈廷諂諛、眞堪齒冷、

帝欲立鉤弋夫人之子弗陵爲太子、以其年穉、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後元元年

帝以跅弛之士泛駕之馬特以備一時之用耳至
託付大事則獨屬忠厚之霍光夫忠厚豈跅弛比哉
而輔幼主當重任非忠厚不可也

帝譴責鉤弋夫人卒賜死語左右曰往古國家所以亂
由主少母壯也故不得不先去之

帝欲立昭帝先賜鉤弋夫人死此亦不仁之甚元魏
乃踵而行之

溫公論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其異于秦始皇者
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二年

秦之亡亡于胡亥使始皇立扶蘇而相蒙恬亦何至
二世而亡哉武帝之末漢亦岌岌矣前有文景後有
昭宣故不敗耳謂漢以之興亦未然也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福田 開田 秘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六

甯陽黃恩彤石琴[illegible]

漢紀四　孝昭皇帝 諱弗[illegible]子在[illegible]

燕王旦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立天下宜共
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始元元年

意中有齊王發兵誅諸呂之事故以此爲兵端也

初武帝遺詔以前捕反者馬何羅功封金日磾及霍光
上官桀爲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捕何羅日磾一人之功耳光桀何與焉今乃稱遺詔
三人並封何也觀侍中王忽摮兒自相貴之言則知
日磾之不受有以也

詔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
民出今年田租二年

霍光復行文帝之政

匈奴始衰

二十餘年征伐不足以折匈奴之橫至是始衰者內
亂而國分也其致亂之由則以狐鹿孤單于之母閼
氏枉殺其左大都尉追單于病死而顓渠閼氏復矯
令立其子左谷蠡王以致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各
擁衆不會龍庭也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中外詎有
異哉

有男子自稱衛太子詔公卿以下雜識視莫敢發言京

兆尹雋不疑叱從吏收縛曰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五年）
不疑之論衛太子是也勿論泉鳩之縊事具影均太
子無緣復生且是時燕王方騰書郡國謂少帝非武
帝子豈可復容奸人詐為故太子以搖動人心乎但
倉卒中雖力辨其偽亦難遽釋羣疑惟有明正其罪
俾知太子不容復立于天地間庶足以折奸謀而遏
亂萌也其援衛出公為言者漢人篤信公羊斷以經
義人莫敢爭也
匈奴歸蘇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王忠使西國為匈
奴所遮留亦不肯降（六年）

蘇武大節人皆知之而馬宏不著
睦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者
漢承唐後當求賢人禪帝位（元鳳三年）
凡依託物怪妄陳禍福者皆妖言也況是時主少國
疑政在大臣乃輒言禪代以搖人心其罪大矣假令
霍光有不臣之心因而窺覦神器其不為新莽者幾
希
少府徐仁坐桑遷獄自殺廷尉王平與左馮翊賈勝胡
皆要斬
桑遷坐父弘羊謀反即不諫諍要非同謀廷尉少府
援赦除侯史吳匿遷罪未為失也乃御史以遷與反
者無異而劾廷尉少府以故縱已屬深刻中二千石
博士等又以吳為不道舍匿罪之常法而更為重比
以致廷尉少府及左馮翊均以罪誅失用法之平矣
溫公論傅介子斬樓蘭王以大漢之彊而為盜賊之謀
于蠻夷不亦可羞哉（四年）
馳一介之使于萬里之外斬一國王更為立王而國
中懾伏無敢動又遣一司馬將吏士四十八即可以
填撫其國不必律以三王之法而漢之威加蠻夷亦
一時之盛已溫公譏之固屬正論試問宋之于外國
能有此乎
帝崩無嗣武帝子惟有廣陵王胥行失道郎有上書言

廣陵王不可承宗廟光乃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乘七
乘傳詣長安邸（元平元年）
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郎之言誠是已昌邑之失道
無異于廣陵漢廷獨不聞乎光之失不在後之廢而
在初之立也
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中尉王吉上疏諫并云皇帝仁
聖至今思慕不忘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
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
即吉言可知昭帝之居喪盡禮沖齡踐祚乃能仁孝
夙成又不止辨上官桀之誣霍光至明且斷也天資
上聖而不永其年惜哉

昌邑宮中、數見怪異、郎中令龔遂力諫、王終不改、會徵書至、

妖祥數見。方憂禍及。而徵書忽至。王必以遂言爲不驗矣、

日中王發、晡時、行百三十里、王吉奏書戒王、并云大將軍仁愛忠信、天下莫不聞、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天下晏然、願大王事之敬之、

卿吉言則大將軍洵足以任天下之重。託孤寄命。後世以伊霍並稱、雖霍非伊匹、其人亦良偉矣

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郎中令遂驂乘、

王于龔遂直諫。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而恆以自近。蓋善善而不能用者也。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大將軍憂懣、用大司農田延年計、乃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廢立、

光先因郎上書、言文王舍伯邑考。而置廣陵。又因延年、言伊尹放太甲。而廢昌邑。皆折衷于古義而不敢輕有舉動、安得幾其不學無術哉。

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光召問勝、勝舉鴻範傳以對、光以此益重經術士、

漢之重經術。實欲因以考災祥。決禍福。故洪範五行、春秋災異之說。盛行于世。而勝之治尚書。卒尊爲經師也。

王既廢、羣臣請徙王房陵、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予賀、

此詔雖出太后。實大將軍意也。忠厚于此益見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郭穰盡誅繫者、丙吉閉門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

吉閉門拒詔。可謂仁者之勇。武帝尋寤、而赦天下。不惟曾孫恃吉得全。郡邸獄繫者均賴吉得生。卽天下之獄囚亦因得邀曠蕩之恩。視王賀之活人孰多哉。

而吉終不自言。則尤過賀遠矣。

後有詔、掖庭養視曾孫、掖庭令張賀、奉養甚謹、是時昭帝始冠、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曾孫、怒曰、曾孫衞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

安世禁賀、稱譽皇曾孫。乃所以保全曾孫也。其用意深矣。

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

是時漢廷有三延年、一田、一杜、一嚴、皆名臣也。嚴延年卒爲酷吏。自取殺身。而首劾大將軍不臣之罪。威震朝廷。然亦霍光之忠厚。有以容之耳。使施之于魏

晉之際族矣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乃白立許倢伃爲皇后、

故劍之求。其意可悲。帝固知許后之立非光所願也。觀于廣漢之不侯可見矣。大臣揣知帝指故請立許后、光妻顯、竊見光指故謀酖許后以貴其小女成君耳。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改諱詢、武帝曾孫、在位二十五年、）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黨親連體、根據于朝廷、（本始元年）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以霍光之賢猶不免于盛滿。況其下乎。

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二年）

田子賓可謂剛而不撓矣。乃竟盜取官錢三千萬。詎非剛不勝其慾哉。蓋自恃其功又大將軍故吏。以大將軍必爲揜覆。而不料一旦遂致敗露也。觀其持刀往來。數日不決。猶冀有詔赦之。迨聞鼓聲。欲不自刎而不得矣。

詔爲孝武皇帝立廟樂、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于民、不宜爲立廟樂、（二年）

夏侯違詔議武帝不應立廟樂。侃侃正論。斷非後世人臣所敢言。漢去古未遠。猶見三代之遺直。卽加戾太子謚。若在後世。必曰哀。曰愍。曰懷矣

許后當娠、病、霍光夫人顯、欲奇貴其小女成君、使女醫淳于衍進毒、后崩、

許后之立。本非光意。光未嘗不欲貴其少女也。顯之邪謀。蓋亦微窺光意而爲之耳。后之初弒。光固不與聞。迨後知而不舉。又署衍勿論。而納女入宮。則固與于弒后。霍氏之禍。實始于此矣。奚必驂乘哉。

常惠自烏孫還、發兵攻龜茲、先責以前殺漢使狀、其王曰、乃我先王時貴人姑翼爲之、惠曰、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長羅之討龜茲。名正言順。恩以濟威。極爲得體。勝于傅介子之斬樓蘭王。

匈奴單于、將數萬騎擊烏孫、欲還、會天大雨雪、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什不能一二、

匈奴始衰。由于內亂。至此則天降凶災。鄰敵交侵。而漢承其敝矣。

大將軍光薨、魏相因許廣漢、上書、言霍氏驕奢放縱、恐浸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又請令上書者去副封、以防壅蔽、（地節二年）

相所陳皆當時急務。蓋是時政在權門。亦猶文帝時憂在强藩也。與賈生治安策並爲識時之傑。而去副

封尤關機要
帝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宣帝察吏安民所以治郡縣之天下者、萬古不易、詔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其賜成爵關內侯、或言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年三
宣帝綜核名實而僞增戶口之弊且不能免、甚矣察吏之難也
立子奭爲皇太子、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
奭、帝在民間時許后所生也、霍光既歿、至此始立爲太子、而侯廣漢、帝之受制于光、而不能自行其志、久矣

平恩侯以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問太子少傅疏廣、廣曰、太子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是時、太子初立、霍顯怨恨、教令霍后挾毒、雖不得行、勢亦危矣、平恩監護之請、未爲無見、殆有鑒于許后之前車也、疏傅所云、未免高而不切
以地震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帝將能霍氏兵權、故先罷兩將軍屯兵、以爲之漸、車騎將軍、張安世也、右將軍、光子禹也、罷禹併罷安世、意不在安世也、安世繼光輔政、帝所親倚、罷安世使
禹不疑也
光子禹、兄孫山、並繕治宮室、走馬馳逐平樂館、兄孫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獵黃山苑中
霍氏諸子孫驕奢、祇是馳逐射獵紈袴惡少年之所爲耳、故易爲翦除
魏相爲丞相、數燕見言事、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
先用魏相言、撤去副封、至此遂不關尚書、亦必相于燕見時、有所建白也
以霍禹爲大司馬、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又收光女壻范明友、趙平、將軍、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

宮衞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至此、乃盡奪霍氏兵權、固由帝英明獨斷、亦必魏丞相居中爲之決策也、賈生說文帝削强藩、則必云淮陽國徙代王、王梁以扞齊趙吳楚、丞相贊帝抑强臣、則必悉罷其宮衞屯兵、而代以許史子弟、此皆以親制疏、救時濟事之良策也、若疏傅之所見、則必云當用天下英俊、不宜獨任許史矣
每季秋後、上常幸宣室、齋居而决事、
秋讞親決、與本朝黃册呈覽
硃筆批抹、正同、洵萬世不易之良法

帝置廷尉平四人以決疑獄、鄭昌言、不若刪定律令、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將召權而爲亂首。

廷平六百石吏、而委任頗重、故昌慮其弄法而爲亂。然法必待人而行、若專恃律令、亦徒法耳、謂律令爲本、廷平爲末、竊所未喻也。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侵削、相對啼泣、山曰、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詎有是邪、顯以實告、禹等驚曰、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于是始有邪謀。

顯毒殺許后、禹等至此始知之、亦知顯教霍后毒太子乎。霍氏之破家、顯尤罪之魁也。

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四年)

赦欲依昌邑故事、不知昌邑之廢、事出大將軍、特假太后爲名耳、今之太后、亦何能爲乎。

張敞上封事、言朝臣應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明詔不聽、羣臣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不忘功德、而霍氏世世無患、

敞之謀、誠善矣、然必禹等、自知盛滿當戒、固請避位就第、而後可全耳、若不甘引退、而遽罷之、無論出自帝之詔、與羣臣之請、其怨望均也。

禹山等、舉家憂愁、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

竟欲廢帝立禹、則又不僅如昌邑故事矣、史報仇子行刦信然。

茂陵徐生上疏言、霍氏泰盛、宜以時抑制、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上乃賜帛十匹、後以爲郎、

帝之不用徐生策、而豫抑霍氏、力不能、時未可也、一旦收其兵權、奪其政柄、而禹等憂懼、邪謀興焉、徐生之策、豈易行哉、臣作威福、非害于國、即凶于家、其所由來者漸矣。

溫公論霍光、不應久專大柄、孝宣宜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以報盛德、不應任之以政、授之以兵、

溫公之議霍光至當、不易至責孝宣不當復任其子孫、則猶徐生之見也、使光歿而帝即罷退禹等、以侯就第、縱使厚加賞賜、能遂帖然甘作富家翁哉、况是時霍氏支黨、布滿朝廷、諸壻范明友等、分典禁兵、盤互左右、若不先翦其枝葉、而遽欲搖其本根、肘腋之變、將有不勝防者、故不得不次第圖之、而不敢輕有所措置也、不然、以魏丞相之善謀、帝之能斷、豈不知曲突徙薪、賢于焦頭爛額哉。

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息盜賊、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緩之、然後可治、

渤海之盜賊、皆饑民耳、故遂以不治治之、觀其龔

逐捕吏而開倉米以賑䘏之勸農桑以勞徠之寬其自新之路而畀以衣食之資故莠民悉化爲良民也

此亦因地制宜未可一槩施也至其教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世尤述之以爲美譚但刀劍牛犢賣且買者均渤海之民耳甲賣之而乙買之刀劍未爲少牛犢未爲多也似當日別有措置

京兆尹趙廣漢下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元康元年

枉殺榮畜脅制丞相廣漢亦有取死之道但京兆失此良吏爲可惜耳丞相何不入言于上爲吏民貸其一死

馮奉世發諸國兵擊莎車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上欲封奉世蕭望之以奉世擅制違命不可爲後法不宜受封

望之第論其常耳漢與匈奴爭西域機不可失又當別論春秋之義大夫出竟苟利國家專之可也況萬里之外而必責其請命哉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今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黎民何所仰哉二年

此詔乃路溫舒書中意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上與後將軍趙充國議欲出兵擊匈奴魏相以邊郡困乏風俗尤薄水旱不時不應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上書力諫帝從其言

相此諫書眞宰相之言也發中國兵以擊遠夷與馮奉世之以夷攻夷者異矣

魏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舉行國家便宜所謂監于先王成憲也賈鼂所言多切于時務仲舒第言春秋災異耳然是時尤重之

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皇曾孫遭遇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

吉于宣帝舊恩篤厚而終不自言可謂賢矣然張賀許伯輩亦無爲帝言之者則不可解

帝以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遂移病

前爲平原太守而上書今爲左馮翊而移病擇官而仕足覘禍心之未化矣

詔封丙吉爲博陽侯吉病上憂其不起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吉必不死

太傅之言是也以此決博陽之不死勝于泥洪範五行傳以言休咎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書乞骸骨

太傅服膺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二語耳、宦成身退、賣金娛樂、不爲子孫置產業、俾益過生怨、皆此足之義也、賢哉、百世之師已

張安世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

安世最爲帝所親信、不惟叶贊迎立大謀、且其兄賀于帝微時躬親教養、恩誼篤厚、賓與許史不殊、乃安世遠權避勢、先旣爲兄辭封侯、茲復出子補外吏、何其受寵若驚、有功不伐若是乎、使霍光見及于此、亦何至挾震主之威、取覆宗之禍哉

潁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

史所書先養後教、禁僞詰奸、循吏設施、千載如見、其不可及者、外寬內明也

右扶風尹翁歸卒、詔以翁歸治民異等、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四年

翁歸吏績、無以加于趙廣漢、韓延壽、其顯名令終者、由于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也

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借兵、趙充國以爲狼何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到秋馬肥、變必起矣、

充國熟悉羌情、億則屢中、帝知而善任之、故卒以破羌、

上頗好神仙、張敞諫曰、願明主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神爵元年

帝少喜游俠、嗣位後頗好神仙符瑞、蓋猶有武帝之餘風、一聞敞言、立卽悉罷尙方待詔、較武帝晚年始悟方士妄誕者、其明闇相去遠矣

上頗修宮室、王吉諫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願陛下與公卿大臣、延儒生、述舊禮、毆民躋之仁壽之域、

修宮室亦武帝之餘風也、史所載吉疏、但云示天下以儉、並未顯言宮室、且亦老生常談耳、延儒生述舊禮、遂足躋民仁壽之域乎、固不足以動帝聽也

遣趙充國將兵擊西羌、虜數挑戰、充國堅守、羌豪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一鬬而死、可得邪、

遠斥堠、堅營壘、持重愛士、先計後戰、此營平將略也、

乃至羌豪欲一鬬而死不可得、卒能破散黨惡、坐制其敝、善兵者不戰、營平有焉、

上遣辛武賢擊罕羌、幷以書敕讓充國、令引兵並進、充國上書、請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以今進兵、未見其利、上從之、

兩將並出、璽書責讓、乃更堅持初議、侃侃言之、充國可謂忠于任事矣、然非帝之明、亦安能遽寢前詔、從若轉圜哉、

充國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子卬使客諫充國充國歎曰何言之不忠也

護軍爭之則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子卬使客諫則曰何言之不忠也不爲一身計利害但爲國家計成敗爲臣當如是矣營平宰相之器惜乎未竟其用也

充國上言屯田十二便上令熟計復奏充國奏曰兵以計爲本多算勝少算引軍遠擊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此人臣之利非社稷之福

亡尺寸功但以避嫌而免後咎人臣之利慨乎其言之矣後之謀國者乃往往出此爲身乎爲國乎然營平所以直行其意卒能成功者上有明主又有賢相以贊其決則亦所遇之幸也

浩星賜說充國宜歸功二將軍充國曰兵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

充國事君可謂不欺矣其子卒爲辛武賢所搆則事之不容逆料者也

匈奴顓渠閼氏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單于死立爲握衍朐鞮單于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𤟤不得立亡歸妻父烏禪幕日逐王先賢撣降漢封爲歸德侯

匈奴之始衰由于顓渠閼氏矯令立其子左谷蠡王也至此又因顓渠閼氏以私愛立右賢王而匈奴復內亂于是日逐先降稽侯𤟤繼至而匈奴遂臣屬于漢矣

上以鄭吉爲都護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

漢開西域爲制匈奴匈奴弱不能爭而西域奉漢號令未幾匈奴亦稱臣內屬孰云西域無關漢之輕重哉

丙吉爲丞相吉尚寬大好禮讓不親小事時人以爲知大體三年

于吉不錄問牛喘事以其瑣屑不足錄也良是

鳳皇十一集杜陵四年

帝之治庶幾文景其不及者鳳皇太多耳

河南太守嚴延年爲治陰鷙酷烈府丞義上書言其十罪事下御史丞按驗延年坐不道棄市

以帝之綜覈乃太守有屠伯而不之知若非府丞上書則延年恣行威虐無復忌憚矣甚矣察吏之難也

匈奴分爲五單于內自相攻議者多曰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以爲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上從其議

匈奴雖內亂國分有急則必合而相救實亦未可滅也將無衞霍而輕爲大舉遠涉龍庭勝否恐未可知

也望之于馮奉世破莎車、則阻其封于烏孫請婚則
以爲不可許于匈奴內亡、則以爲不可伐要宜遣使
弔問迫呼韓入朝、又以爲非正朔所加宜待以不臣
之禮皆論議卓然可稱與漢廷諸臣異者
暨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坐役猶不道棄市、百姓莫
不冤痛、
望之馮翊無吏績可稱史所書延壽吏績在出趙廣
漢、尹翁歸之右其死則望之陷之也因遣御史案官
錢而并及其僭踰非欲致之死乎溫公第曰激之猶
有恐辭獨怪宣帝最重良吏而于輦轂之近治民最
著功效如趙蓋韓三臣者均以曖昧之罪次第加誅

不少愛惜何也
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又使吏買賣私附
益凡十萬三千、詔左遷爲太子太傅、二年
馮翊之放散官錢百餘萬幸無事質至此仍以贓敗
望之雖言清節矣
充蘇歎楊惲廉潔無私、然性刻害、好發人陰伏、
旣書其刻害發人陰伏後又與蓋寬饒並論而惜其
剛直夫刻害發人陰伏安得爲剛直乎
黃霸爲丞相功名損于治郡時京兆尹張敞鶡雀飛集
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聞又請雜問郡國上計吏、
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者、先上殿、

讓畔異路固足彰風俗之美然亦敎化漸漬自然成
效非可束以科條而課其殿最也霸乃欲齒于此則
知帝前詔稱美潁川孝子悌弟貞婦順孫及田者讓
畔道不拾遺未必盡實而風旨數下略可覩矣宜張
敞直斥其以僞先天下也
霸薦許高可爲太尉、上使尚書召問責以越職、霸免冠
謝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
觀于霸可知輔弼之任與郡縣不同蕭望之所以謂
其敞材輕不可任師傅也
楊惲失爵位家居、報孫會宗書語涉怨望、會日食、騶馬
猥佐成上書告惲、下廷尉按驗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惲書祇是誹謗罪案耳通鑑備錄似可不必惲郎騎
者不悔過豈遂足致日食猥佐之誣告其狀甚明乃
以語言之過輒行悖逆之誅亦太甚矣趙蓋韓楊均
死不以罪論者惜帝之失刑然楊非三人比也故史
但云殺三良臣而惲不與焉
溫公譏宣帝謂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非所以訓示
子孫垂法將來、甘露元年
王霸雜之說未免失辭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
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何足委任則不易之論也元帝
之時貢、薛、韋、匡相次進用裒然稱鉅儒矣其治效視
宣帝何如哉其後張禹、孔光卒以悞國附莽儒之于

漢何有哉溫公謂俗儒誠不足與爲治何不求眞儒而用之而以稷契皐陶伊尹周公孔子當大儒之目然此數聖人曠代未有至今不聞再見于世乃云使漢得而用之與捕風何異邪卽知宋之儒術較漢爲醇而國勢遠不逮漢至理宗尤重理學而宋之亡已不可救矣溫公特未及見耳

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勸令稱臣入朝事漢諸大臣皆曰不可左伊秩訾曰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稱臣妾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

左伊秩訾以城郭諸國皆臣服于漢故決計事漢則知漢之制匈奴由于開西域也

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 二年

望之此議足是匈奴非他蠻夷比與漢爲昆弟久矣不得謂非敵國苟悅之論失之隘已

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朝漢後咸尊漢矣 三年

呼韓邪入朝而漢之威令行于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其加恩禮以羈縻單于有以也夫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

政君卽元后也王氏之貴新莽之篡已權輿于此是時呼韓稽顙邊塞無虞威令行于西域漢之國勢可云極盛矣而禍機之伏乃在衽席牀第之閒外甯必有內憂信哉

班固贊孝宣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黃龍元年

班史所以盛推宣帝稱爲中興者尤以單于稽首稱藩爲不世之功蓋匈奴爲漢勍敵固高祖之所畏而武帝之所不能屈也

受業袁佺齡
孫 力田 闢田 饁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七

富陽黃恩彤石琴

漢紀五　孝元皇帝諱奭宣帝子在位十六年

溫公譏貢禹不能正言優游不斷讒佞用權之失而第于恭謹節儉孜孜言之初元元年

是時元帝初立尚未見其寡斷信讒之失而恭儉之德在青宮久已著聞禹首上此書意在將順其美因以矯歷世相沿之敝俗似尚未可厚非溫公之論稍苛矣

蕭望之與周堪皆以師傅舊恩勸導上以古制上甚鄉納之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明習文法常持故事不從

望之等

動引古制多所匡正此宣帝所云是古非今者元帝雖意嚮儒術而未必遽忘庭訓宜恭顯持故事以爭也故事者漢家自有制度也

望之等以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罷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

不近刑人古制也中書用宦者漢法也帝之謙讓嫌于武宣也

鄭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至周召而留乎

薄管晏而勤以周召相期此正偽儒之大言不慙也

朋傾邪而望之粗疏遂為所中

上欲以蕭望之為相恭顯及許史兄弟皆側目于望之劉更生使其外親上變事以為宜退恭顯進望之等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

望之所倚者帝耳使謹重自守許史輩亦無從下石乃甫經賜爵引近而更生輒因地震使外親上書欲退恭顯而進望之亦既繫獄斥免矣而望之子伋又上書訟父前事望之豈得諉為不知乎輕躁妄動進不知退宜其及矣

詔罷珠厓郡用待詔賈捐之議也三年

罷珠厓而遽下哀痛之詔似未免失辭何不云海外

蠻夷瘴癘之鄉留之不足為益棄之不足為損不欲勞中國以事遐荒乎

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五年

禹所建白次第施行矣所以能久于其位洊歷亞卿者以石顯為之內助也質直安在哉其品第自在蕭望之下

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污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永光元年

欲御樓船未為大過何至便欲自刎以血污車輪乎

且帝之信讒寡斷其失大于御樓船多矣廣德未聞一言何也此明知帝仁柔必不加罪而故爲抵觸以沽直聾耳其人又在貢禹之下矣

帝爲太子從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爵關內侯號襃成君上欲致霸相位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上屢欲用爲御史大夫輒辭不受

霸之再三讓位者以蕭望之爲鑒而避恭顯也史稱霸謙退不好權勢望之正未免好權勢而不謙退故及于難耳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極諫

邪正不容並立顯所憚堪猛等耳貢薛韋匡舉非所忌也更生所云決斷狐疑分別猶與乃帝對證之藥而其受病則標在不斷而本在不明也

賈捐之復短石顯楊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捐之即與興共爲薦顯奏

捐之粗疏又亟于求進故悅信楊興以致殺身雖語言妙天下有忝乃祖多矣

上問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書以爲宜省侈靡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

衡所言原本經術陳義甚高實則揣摩上意宜爲帝所喜而遷官也近忠遠佞雖亦及之而附綴章末祇見其浮汎不切耳視劉更生所言奚翅碔砆之于美玉

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請討之

玄成以名儒居相位而匡衡等動稱經術乃叛羌近在境內既不能豫籌戡輯之策迨入議又不能措一辭其效可覩矣是時匈奴稱藩而諸羌漸熾至東漢遂大爲邊患

日有食之上于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召拜堪猛爲光祿大夫領尚書事（四年）

漢重災異往往因日食而罷三公官若堪猛以日食

斥退復以日食進用尤可怖也竊謂日食實有一定躔次當食未有不食者或當日推步尚疏耳若如今日之預定秒分晷刻不爽則三公可以早作挂冠之計而涕泣求免僞相者不止公孫賀一人矣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

親盡毀廟雖載于禮書但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是時外戚擅權閹寺竊柄時事之可憂者多矣貢禹匡衡曾不是慮而鰓鰓焉毀廟之是圖無非欲行其師說而已眞俗儒哉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

康愛幸適于皇后太子匡衡上疏云云、

衡諸議非不粲然可觀但細按所云大抵緣飾經義閒及時事而不欲顯白其是非可否也即如此疏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指元帝也而以六者並舉則不露芒角矣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指傅昭儀母子及皇后太子也而申明古禮則不嫌激訐矣可見其立說之巧而用意之深也

京房上書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房奏考功課吏法、

考功課吏自是循名責實之法而房藉災異立說者必如是方足動上聽也洪範春秋而外又有京氏易

其學雖原本經術而主于占候西漢諸儒所以致身揚名者多用此術也

帝以房爲魏郡太守以考功法治郡、房不欲遠離左右、乃上封事云云

蕭望之與房皆不欲遠離左右懼爲石顯譖害也房亟亟上封事必藉蒙氣漏水爲言豈房之去遂足上召天變乎挾其術以要君而益招權奸之忌如房所爲不殺其軀不止也

淮陽王舅張博傾巧無行、從京房學、以女妻房、令房爲王作求朝奏草、

房所以挾其方術沾沾求自試而不欲外出者其意欲與石顯爭寵耳觀張博之事則房之爲人可知使其得志必不能爲奉公無私之臣矣

初、石顯聞人言己殺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

石顯薦貢禹王莽尊孔光皆欲倚以爲重奸臣固有術也顯誠不足責禹以名儒而爲所籠絡與相結納抑獨何哉蕭張周劉儒也而相繼罹害貢薛韋匡亦儒也而迭爲宰相其所以致之者可想已

使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

延壽雖爲都護而斬郅支、實陳湯主之其方略皆湯

爲之也郅支寄住康居遣衆不過二三千人所恃者康居兵耳又以暴虐爲康居所怨不爲盡力故康居兵卻而郅支成禽矣

延壽湯上疏、請懸郅支首于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丞相匡衡等以爲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懸、四年

不以此時宣國威示蠻夷乃引月令掩骼埋胔之文以炫經術眞腐儒也

中山哀王竟薨、太子不哀、上大恨、史丹曰、臣見陛下哀痛中山王、戒太子、毋涕泣感傷陛下、上意乃解、

丹以權辭安太子然即此可見成帝之不免爲令主矣

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竟寧元年

漢自高祖九年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冒頓單于、文帝復以宗室女翁主爲老上單于閼氏、而不能止其侵盜者、匈奴方盛、漢憚其强、納女以媚之也、玆以王嬙予呼韓邪單于、而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者、匈奴已衰、臣服于漢、賜女以親之、出其望外也、同一予女、而前後時勢頓殊矣、是時天子以邊塵永息、爲之改元竟寧、昭君之所係亦重矣哉、

單于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下有司議、皆以爲便、郎中侯應以爲不可、

郎中十策、皆守邊大略、雖未足希蹤鼂賈、亦堪踵武營平、

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呼韓邪聽讒而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降漢、

呼韓亡而復存、伊秩訾之功不細矣、而讒人從而害之、譖以伐功鞅鞅、遂啟單于之疑、伊秩訾亦不能復安其位、功之不易居、中外同一轍哉、

呼韓邪來朝、見伊秩訾、謝過、欲白天子、請之歸庭、伊秩訾固辭不可、

伊秩訾不復歸北、以單于之終不相信也、得毋讒人尚在側乎、凡排衆議而畫長策者、不成則爲人所快、成則爲人所忌、因而讒說行焉、伊秩訾得免于死、幸矣、安敢復歸乎、而其所以致此者、則由于呼韓邪之不明也、

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大鴻臚馮野王、上以問石顯、顯曰、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私後宮親、上曰、善、乃以張譚爲御史大夫、

顯沮野王爲五鹿充宗地也、帝亦知之、故降詔以三人並稱、既以剛彊堅固首推野王、復以心辨善辭次許充宗、然皆不用所用者、乃但予其廉潔節儉、列居又次之張譚也、帝意以爲我欲用野王、顯以爲不可、顯欲用充宗、我亦以爲不可、用譚可耳、

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

延壽不取顯姊爲顯所惡、丞相御史探知顯意、故以矯制坐延壽而并及湯、史書論功沮賞首石顯而匡衡次之、以見顯主其議而衡附之也、此因班書舊文也、

劉向上書、訟甘陳之功、于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

向書遠徵經義、近依國典、詳明剴切、卽以帝之優柔、不能不爲之回聽而立斷也、

荀悅論曰、矯制、先王所慎也、矯大而功小、罪之可也、矯

小而功大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
悅意以延壽等功大可賞馮奉世功不及延壽等如斯而已可耳然必本公羊以立論則猶是漢儒之習氣也

上晚年好音樂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曰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絲竹鼙鼓何足以器人哉

丹此言可謂讜論矣但所云敏而好學溫故知新恐成帝之爲太子亦未必然

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常在左右皇后太子希得進見史丹頓首泣諫上大感悟太子遂定爲嗣

靑蒲泣諫數語回天丹眞不媿親臣哉而太子所以不廢則石顯有力焉

班彪贊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元帝優柔而孝宣之業衰元后壽考而王氏之勢成漢祚之移基于此矣亂我家者太子也豈不信然哉

太子卽皇帝位匡衡上疏以爲君子愼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臣得望盛德休光

史稱成帝臨朝尊嚴若神蓋注意于脩飾容貌者故衡于臨御之初首上此疏以將順其意也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毁太上皇以下諸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大行在殯他務未遑而亟建毁廟之議是誠何心哉且云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竟若藉帝之崩以證己前說之不謬者何其言之悖也衡生平寡所持守其堅執一議始終不變者惟與石顯比而沮甘陳封賞及建毁廟之議而已

孝成皇帝 諱驁字太孫元帝 在位二十六年

石顯遷長信中太僕失倚離權于是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故郡不食死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等附下罔上懷邪迷國衡慚懼謝罪 建始元年

元帝崩而石顯退顯退而首先條奏其罪惡者卽素與顯比之丞相匡衡也不惟無以對天下亦安能無媿于顯乎昔則附顯以自固今則攻顯以自全始終一保位之術而已並非于顯有所厚薄也王尊劾奏字字爰書足令衡置身無地碌碌如張譚者又不足訾矣

封舅王崇爲安成侯又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大將軍鳳上書乞骸骨上優詔不許

王氏之勢成于鳳而是時尙非無所忌憚也其浸以橫肆者帝養成之

薛宣上疏以爲陰陽不和由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

守條職多與郡縣事求吏民過

漢制刺史但以六條察舉二千石罪惡而不干預郡縣職事此時蓋未免侵官矣

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宜建九女之制鳳不能用二年

欽薦于王氏其上書專攻上失及後宮無一言及外戚之擅權者惟此說似不無可采但承歷朝奢靡之敝而帝又好色必非區區一娶九女之古制所能禁防況如王鳳者又安望其格君心之非哉

呼韓邪單于病且死欲立顓渠閼氏之子且莫車顓渠閼氏以匈奴初定且莫車年少請立大閼氏之子雕陶莫皋

不自私其子而固請立長君以靖國難顓渠亦賢矣

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言大水至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王商曰必訛言也問之果訛言鳳大慙三年

大水必不能一日暴至此訛言之易辨者必云無道之國水不冒城政治和平不宜有大水則大雨四十餘日詎非陰盛侵陽咎徵之灼然可見者乎洪範五行之說漢所尊信商殆知其一不知其二邪

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十金以上免爲庶人

以丞相而坐監守自盜衡之經術掃地矣多取公田四百頃乃係于封邑樂安鄉三千一百頃之外越界私占事不始于今日見由石顯死而衡之眷亦衰故與十金併贓論罪耳

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議者多歸咎王鳳谷永知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曰胃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宜益納宜子婦人以廣繼嗣四年

以直言對策而揣合上意阿附權奸其意則欲帝縱情漁獵以快其好色之私而已宜帝得其書即徧示後宮也此等奏書眞糞土之言但毋庸多錄以穢簡册略存數語著其佞諛之罪可耳毋擇好醜非帝所

樂聞也毋避嘗字而王鳳小妻之女弟張美人進御廣求微賤而趙飛燕姊妹入宮帝固用永策矣其如燕啄王孫禍水滅火何哉

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不利一川受數河霖雨必溢可復浚屯氏河以分殺水力

河自決瓠子後至是復決逡欲分流以殺河勢與河無兩行之說不同以屯氏河湮塞未久疏濬尙易爲力也

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上召問陳湯湯曰已解矣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後果如湯言

湯言亦幸而中耳然非熟悉夷情諳曉邊事者不能也後世柄國之臣深居韓闥之中而遙度萬里之外遇有料事如湯者事急則虛衷延訪事過則度外置之曾王鳳之不若矣

王鳳以王延世爲河隄使者、二十六日、河隄成、河平元年

延世以竹落盛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略知後世壓埽合龍之法但用竹石爲異耳是時河之爲禍烈矣乃隄成不過二十六日漢之人才洵不可及

上命滅省掖庭椒房用度、許皇后上書、以爲不可行、上于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

是時、廷臣方以日食咎在後宮、許后不自貶損、反上書妄有陳請、蓋自恃專寵、而不知後宮希得進見、帝意漸不能平也、觀其所以報之者、后之眷衰矣

給事中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園非是、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

當之言是也、禮緣義起、祭有舉莫廢、何必拘七廟之成數乎、況太上皇爲漢始祖、而寢園亦與廟有別哉

詔有司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

文帝除肉刑、而議罪轉重、成帝減死刑、而卒塞責有司務爲苟且、正由三公不得其人也

匈奴單于、遣伊邪莫演朝獻、自言欲降、議者或言宜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不如勿受、以抑詐諼之謀、懷親附之心、上從之、二年

料事何其明、持論何其正邪、永、欽、才自不可沒、獨惜其心之不忠耳

御史大夫張忠奏劾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上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尊禽斬大盜傰宗等、功有足錄、惟刺譏不避將相、故忠劾其倨慢、若謂其暴虐、則文致之辭也、尊果暴虐則免官、必爲吏民所共快、三老等詎肯出而爲之訟冤哉、所上書、主于分別白黑、其言至當、乃帝復用尊而不罪張忠楊輔、則白黑仍未分別也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乃作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爲鳳兄弟起此論、然不能奪王氏權、三年

向因王氏太盛而作洪範傳論、因趙氏擅寵而作列女傳、均義主匡救、亦猶以三百五篇諫也、與楊馬淫靡之賦、諷一勸百者異矣

琅邪太守楊彤、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奏免彤、鳳寢其奏不下、以是怨商、四年

漢大將軍班在丞相上、鳳又給事中領尚書、居樞機喉舌之地、故商奏免彤、而鳳于中寢其奏也、自武帝以來、丞相權輕、由來舊矣、漢之領尚書事、略如今之軍機大臣、丞相則今之大學士也、但得專辟召爲稍

異耳

京兆尹王章上封事言日食之咎皆王鳳專權蔽主之過上使尚書劾奏章下吏竟死獄中 陽朔元年

讚廷骨鯁之臣敢以直言攻王鳳者獨一王章耳帝既納其言欲以馮野王代鳳事已十八九成矣徒以太后故鳳起視事即以薦野王爲章罪文致之以至于死先後數日間耳一君也忽明忽暗一臣也忽忠忽逆眞不可解也

衆庶多寃王章杜欽說王鳳宜舉直言極諫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

欽爲鳳謀甚工似亦有導鳳爲善之迹而阿附之罪

更浮于谷永者助成其惡而事後復文其過也

薛宣爲郡所至有聲迹子惠爲彭城令或問宣何不教以吏職宣曰吏以法令爲師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

人各有能有不能有可以學而能者有不可以學而能者吏職其一端耳宣所云法令爲師可學者也其能自在法令以外不可學者也此非老于吏者不知也衆人皆以宣言爲然身之以爲實未必然書生未知吏道故也

王氏愈盛劉向謂陳湯曰吾爲宗室遺老歷事三主吾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

向言苦切帝爲之歎息悲傷而終不能用者內制于太后外溺于私恩也王氏之篡帝養成之

上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出入市里郊野鬬雞走狗常自稱富平侯家人 鴻嘉元年

帝所以委政王氏者非徒私外家以悅太后亦以自遂其微行游戲之樂耳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王音諫曰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 二年

所言苦切不媿貴戚之卿矣王氏如音者亦未可厚非

趙飛燕譖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班倢伃乃求共養太后于長信宮 三年

班姬置對而先引論語者以帝受論語于張禹素明其義也其言可謂簡而中理矣帝方有黃金之賜舊寵未衰而自請共養太后以避趙氏卒以自全亦賢矣哉

上欲立趙倢伃爲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極諫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獄減死一等論爲鬼薪 永始元年

谷永前策勸帝廣求微賤帝既以其書傳示後宮并擢爲諫大夫矣今輔因趙氏微賤而勸帝妙選有德考卜窈窕與永策正相反且在趙氏寵盛欲立爲后

之時宣帝之怒而收捕繫獄也然兩人之邪正固甚
辨已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
比莽因折節爲恭儉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上
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爲言
曼不能爲人道莽不知誰氏子故王氏不以爲等比
也莽工作僞先售其技于諸父而太后亦爲所愚
立皇后趙氏
景帝之王皇后金氏婦也何怪乎張美人武帝之衛
皇后謳者也何尤乎趙皇后漢之家法不立久矣豈
獨成帝好色哉帝意中未嘗無祖宗故事但不便明

言耳劉輔之言安能動聽
昌陵制度奢侈久而不成劉向上疏諫上感其言詔罷
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
向疏反覆申明以孝文爲法亡秦爲戒至爲詳切帝
雖庸闇亦必爲之心折矣但還復故陵因向言而沛
然下詔至其忠謨至論譏切王氏者則漠然置之何
也
谷永爲涼州刺史上使尚書問所欲言永因極言災異
歷數上過失上大怒使侍御史收永不及而還二年
永此疏痛切過劉向而不得爲直諫者以其爲王氏
所使也然王氏諸舅承太后意令永等因天變而切

諫冀以悟帝則亦未可過訾也
以孔光爲御史大夫光褒成君霸之少子也領尚書十
餘年不希指苟合不敢强諫爭時有所言輒削草稿有
所薦舉惟恐其人知
通鑑所書孔氏著于戰國者有孔穿子高孔斌子順
楚漢之際有孔鮒子魚漢初功臣有蓼侯孔聚聚子
臧嗣侯辭御史大夫爲太常典家業與從弟安國並
以經學顯又有褒成君霸爲帝師霸子光亦以名儒
爲時名臣聖澤之永且三百年五世而斬之說豈其
然乎使光生當文景武宣之世詎不始終粹然一賢
大夫哉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拔木帝異之以
問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況國之神寶舊畤三年
毀宗廟罷神祠衡之相業如是而已蓋其爲學在于
復古制守師說故堅持一議而不變正宣帝所云是
古非今者也向言誣神者殃及三世尚未明斥毀廟
之非但首云家人不欲絕種祠豈非大以毀廟爲不
然乎向子歆始有思人愛樹之論蓋有所受之矣
南昌尉梅福上書以爲山陽亡徒蘇令等蹈藉名都大
郡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無所
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黨與隨和皆脅從耳李奇說是也劉原父以隋珠和

壁爲解似巧而轉失之夫隋珠和璧希世之寶令等
郎甚貪愚何至遽向外郡索之哉以匹夫作難爲輕
量大臣誠哉是言也福以末吏而進讜言乃至譏切
王氏比之吕霍可謂位卑言高帝雖不納亦不罪也
其後福避莽遁迹卒爲漢之逸民

梁王立驕恣無度相禹奏立怨望有惡言有司按驗因
發其與姑姦谷永上書以爲非人情宜更審問天子由
是寢而不治（四年）

永此書不惟通達國體亦復切中事情治獄者所當
三復勿以人廢言也

何武爲京兆尹守法盡公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武之吏績雖不及張趙三王亦可謂賢京兆矣爲吏
者上當法尹翁歸次亦當師何武去後見思何必赫
赫名哉

吏民上書言災異多譏切王氏上以問張禹禹曰聖人
不語怪神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宜修
政事以善應之上由此不疑王氏（元延元年）

禹之論足以矯漢儒依託洪範春秋妄言災異之失
非精于論語者不能道特意在左袒王氏以保身家
則藉經義以文奸言耳然使帝因禹言修政事而罷
過擧未嘗不可挽回天意于萬一無如憒憒然槩付
之王氏而不以措懷也

放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曰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曰安昌侯張禹

雲可謂直矣然以廢斥小臣上書求見遽發狂言與
信而後諫者異矣是時諸臣上書多引論語雲亦以
鄙夫患得患失爲言得非以帝素所誦習冀其說之
易入邪

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爲國虎臣匈奴西域親附敬其
威信

慶忌亦無攻城野戰之功然疏救劉輔又救朱雲其
爲人可知矣威信著于外國有以也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憂勞無寧歲都護郭舜上言結

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二年）

觀舜此言則漢通烏孫未足制匈奴徒辱公主耳與
西域城郭諸國不同蓋諸國與匈奴鄰而烏孫懸隔
諸國之外也

初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
福皆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上從之（綏和元年）

是時封孔吉爲殷紹嘉侯尋進爵爲公蓋孔氏之封
公自此始然以之紹湯非奉孔子也匡衡議論有餘
惟此說爲至當梅福小吏末生乃能昌言尊聖其卓
識奚翅加人一等哉

中郎將夏侯藩使匈奴王根令向單于求斗入漢地單

于不許并以狀聞乃徙藩爲濟南太守
根授意于藩向單于求地不得則坐藩以擅稱詔之
罪論死而援赦免之又遷其官諺所云掩耳盜鈴者
也烏足欺匈奴哉適以長其驕耳
犍爲郡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說上宜興辟雍
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
向之論洵美已但以辟雍庠序雅頌之聲揖讓之容
遂足風化天下抑末矣勿論未作而罷即作之亦無
益于治也孟子于五畝之宅一段凡再言之乃王道
之始簡易可行者未嘗遽言學校其所云庠序之教
亦第申以孝弟而已不云興禮樂也孔子云禮云禮

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云今之
樂猶古之樂後之儒者所爲狺狺怒爭幾同聚訟者
惟是玉帛鐘鼓之文及古今之異云爾于化民成俗
何與哉
劉向自以見信于上故常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言多
痛切居列大夫官三十餘年而卒卒後十三年而王氏
代漢
漢之儒臣前有賈誼後有劉向皆忠讜能文章好直
諫尤能洞見時勢所言皆切中事情誼主于制强藩
向主于抑外戚皆急務也乃文帝用誼策徙代王王
梁卒足以抗吳楚成帝不能用向言罷退王氏卒致

新莽之篡言立于生前而事驗于身後何其謀國之
忠而覩變之明也
熒惑守心郎賁麗善爲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賜册責
讓丞相翟方進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方進即日自殺
二年
漢制以災異策免三公以其任在燮理陰陽猶有說
也至以星變賜死則難乎爲相矣方進本以巧宦進
又能窺上意以固其位當時號爲通明相乃變生意
外竟殞其軀則非其智計所能爲也
帝素無疾病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韈欲起因失衣不能
言晝漏上十刻而崩皇太后詔大司馬莽與丞相御史

廷尉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帝迫翟方進死欲以應星變乃方進死而帝亦崩星
變果可禳乎謂帝之崩由于星變則趙昭儀之死爲
枉矣不由星變則方進之死爲枉矣要之天象應乎
人事昭儀以麗色淫樂蕩上心乃宮中之熒惑也帝
若畏天變而恐懼修省當退昭儀不必殺方進也
先是帝無嗣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至是即皇帝位丞
相孔光恐傅太后與政事乃以爲定陶太后使居北宮
不欲其與帝朝夕相近
傅太后于哀帝祖母之親且幼而乳養豈別築宮即
能禁其干政哉光此議亦咫尺之見也

詔罷樂府官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溺自若

吏民知樂者幾人哉卽制雅樂豈能相變樂非爲治之要也

王莽薦劉歆有材行爲侍中光祿大夫貴幸更名秀

歆以宗室疏屬因讖文劉秀作天子公然更名冀以應之竟不畏誅漢廷諸臣亦無劾治之者殆不可解

師丹建言限民名田丞相等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

漢諸侯王列侯各有分地公主亦有湯沐邑此名田自在外蓋國邑但食其租稅而已名田則別置之私

產也井田一夫百畝而吏民名田皆以三十頃爲限是已占田三千畝矣將欲抑兼幷而濟貧弱亦未見其有益也

賈讓言治河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海朞月自定

河西薄大山固不能遠泛濫既已東薄金隄果能東河使安行千餘里而入海乎所云朞月自定者妄也

議郎耿育上書寃訟陳湯天子還湯卒于長安

湯久棄燉煌而育猶訟其功漢廷固尚有公論也育以排湯專坐匡衡實則石顯主之衡但阿顯意耳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剛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八

甯陽黃恩彤石琴

漢紀六　孝哀皇帝諱欣定陶恭王子在位六年

司隸校尉解光追按趙昭儀害皇子事耿育上疏諫帝遂不竟其事建平元年

解光所以追按前事者不徒爲趙欽翟意亦在飛燕也此必王氏使之

張由誣告中山馮太后祝詛傅太后遣御史丁玄案驗無所得更使史立治之馮太后自殺坐死者十七人

張由丁玄史立誣致馮氏之罪致馮太后自殺而由竟以先告封侯迨事露法應駢誅因遇赦免官徙合浦獲保首領亦幸免耳

御史大夫官既罷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二年

議者之言是也此皆腐儒泥古無益于治

朱博奏故事置部刺史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中才自守而已

博此議是也漢之刺史正如前明之巡按御史皆及鋒而用之故往往有效若用資深官高者爲之則未免持祿養望坐以待遷矣

初齊人甘忠可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疾死夏賀良等復私相教授

忠可倡爲妖言以漢家逢天地大終當更受命蓋因成帝無嗣故謬託上帝使赤精子教之以惑衆而希後福殆與眭孟大抵相似漢儒動稱陰陽五行其流弊乃至于是劉向劾治倖逃顯戮而賀良等猶敢私相授受皆罪不容誅者解光李尋復引之待詔何也尋好言禍福與賀良等臭味相同耳劉歆更名以應劉秀之讖賀良等復有漢歷中衰之說讖起哀平信然

賀良等請急改元易號帝詔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

賀良等所造皇帝之號其云太平仍取諸其師之太

平經劉者漢姓陳聖者舉太平經之聖道而敷陳之大意似不外是但適見其怪陋不通耳如淳謂陳舜後王莽陳後謬語陳當立而不知固涉傅會究因炎祚將移故有此機兆實皆徵也

上既改號月餘寢疾自若上以賀良等反道惑衆皆下獄伏誅李尋解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光尋明知賀良踵甘忠可之妖妄而引之待詔俾得售其邪說賀良等見己說得行復欲妄變政事詆毀大臣請以光等輔政是其互相朋比奸狀甚明賀良等伏誅而光尋僅以遠徙猶爲失刑矣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丞相朱博奏免喜侯

博與御史大夫趙玄奏喜及何武前過皆免爲庶人上
知傅太后素怨喜疑博玄承指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
服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
博意在快太后之私忿而太后不爲博延命帝事事
曲從太后之意而不爲太后貸博一死均不可解
平當爲丞相帝名欲封之當病篤或謂當强起受侯印
當不可遂上書乞骸骨（三年）
當不肯强起受侯印與韋玄成之佯狂避封正同一
則崇廉讓之節一則知止足之分兩人在位大抵循
分守職而飾以經術並以令名善終皆所謂容容厚
福者漢稱韋平豈第以父子作相哉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或掫一枚轉相付與曰行西王
母籌多至千數至京師不可禁止（四年）
公卿尚陰陽五行之學天子重禱祠巫祝之事民鬨
從而化之故相率爲妖言怪異耳五行志以爲應在
元后王莽是助之妄矣
駙馬都尉董賢得幸于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貴震朝
廷常與上卧起
帝加恩丁傅尚是恆情所有且制于太后可原也獨
其比昵董賢則大惑莫解矣
上欲侯董賢丞相王嘉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諫上不
得已且爲之止

嘉延共上此疏其言良苦蓋以帝惑溺甚深不可以
引義爭也取則于成帝之封淳于長而自謂死有餘
責爲大臣而至此亦難矣哉
上使中黄門前後十輩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
阿舍
史所書帝之寵董賢賞賜累鉅萬爲起大第北闕下
土木窮極工巧上方珍寶盡在董氏乃至豫爲賢起
冢塋義陵旁東園秘器珠襦玉匣剛柏題湊無不備
具亦可謂窮奢極僭矣若武庫兵則賢何所用之哉
且賢賜第中已有之矣至此復與王阿並賜何也賢
請之邪抑帝悅其意而媚之邪

執金吾毋將隆奏武庫兵國家武備不宜給賢等又因
傅太后賤買官婢八人請更平直
隆論武庫兵不宜給賢等誠是也至因太后買官婢
而更請平直則不諳大體之甚竊意太后宮中詎乏
官婢即不足用何難取之縣官而必買之司隸乎此
必近倖假太后爲名耳隆之論奏亦或有見于此邪
諫大夫鮑宣上書言民有七亡七死羣臣志但營私外
戚與董賢賞賜過度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宣此書可謂言無不盡矣賈生痛哭無此沈鬱更生
直諫無此苦切即此可知西漢所以亡者大傷天下
之心而朝無骨鯁之臣新莽乃得乘勢而攘取之也

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疾公卿以爲可且勿許黃
門郎揚雄上書諫天子報單于書而許之
子雲此書于匈奴今昔情形可謂洞若觀火而爲辭
尤工整可誦乃西漢奏議中不可多得之文蓋其所
長固在是也
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
朝躬因建言災異屢見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
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災異上然之王嘉諫
不聽
躬設爲伐謀伐交之說其言尚足動聽至所云行邊
兵斬郡守果足震四夷乎無事自擾策之最下而帝

以爲然雖王嘉正論深切亦褎如充耳者厭應災異
之說中之也帝所以鰓鰓以災異爲慮者以寢疾及
無子耳然帝之致疾由于董賢及其妻與妹且日與
賢同卧起而望有子乎故知成帝之斃咸在合德帝
之災異在董賢不必因天變而過爲是紛紜也
詔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爲大
司馬票騎將軍（元壽元年）
息夫躬之言兵事晏使之也其云遣大將軍行邊爲
晏言之也至此果如所策
日有食之詔公卿大夫悉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者各一人丞相嘉奏封事極諫上由是于嘉

浸不悅
嘉言元帝時府庫充實成帝雖多內譏朝廷安平是
知二帝優柔荒晏而不至於大亂者良有以也足補
史贊之缺又極言帝寵昵董賢之過而引鄧通韓嫣
之不終爲戒請帝節賢寵以全其命爲賢計亦非不
工也使帝從其言賢可免矣
前涼州刺史杜鄴以方正對策以日食爲傅晏丁明並
拜大司馬將軍之應
王嘉專攻董賢鄴專攻丁傅嘉出于公鄴故王音客
也此策王氏使之鄴于王氏五侯並封黃霧四塞不
聞一言何至此則以日食歸咎于晏明之並拜大司

馬將軍乎其策中亦言及莽之罷遣而是時賢良周
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于是帝復徵莽還京師而
平阿侯仁并徵還矣
董賢因日食沮傅晏息夫躬之策上收晏印綬罷就第
晏用躬策雖以邊備爲名實則欲居位輔政與董賢
爭寵耳賢恐其不利于己故因日食而沮之躬策之
謬大臣爭之不能得賢沮之而晏立罷帝固惟賢言
是聽也晏罷而躬亦難免矣
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
是時傅太后直稱孝元皇后因嫌于王太后故加傅
以別之若王太后崩于哀帝之世亦必稱孝元王皇

后無疑矣王氏孰敢出而爭之乃傳太后崩而元后壽考所以卒成新莽之簒則亦非人之所能爲也使元后早崩莽亦何所藉手哉

鮑宣言日食咎由董賢宜免遣就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上納宣言徵何武彭宣

徵何武彭宣史所云納宣言也不惟不免遣董賢且益封焉納猶弗納也

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上封事極諫帝怒乃以嘉薦梁相等名詔尚書責問嘉免冠謝罪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

知帝惡王嘉則首劾之知帝嬖董賢則曲媚之光之素節至此掃地矣其附莽宜哉

詔假謁者節名丞相詣廷尉吏詰問嘉對不屈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

嘉本無罪吏求不得知帝必欲誅之故文致之坐以負國而嘉亦無以自解也嘉剛方有大節使其不死而帝屬以後事或不至如孔光之附莽乎

吏稍侵辱嘉嘉仰天歎曰幸得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主名嘉以賢爲孔光何武不肖爲董賢父子

光阿上旨首劾嘉而嘉瀕死猶稱其賢帝旣誅嘉更思其言竟以光代嘉爲相光覥然受之其亦有媿于心乎光蓋別有當上心者非必用嘉言也

以董賢爲大司馬與孔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拜謁送迎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

史以光爲恭謹似是而實非也朱雲請尚方斬馬劍斬佞臣張禹光之佞乃甚于禹覥于此則其平日之不敢近賢可知矣其拜相有由來矣

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去疾爲侍中弟閎爲中常侍

是時王氏不絕如綫迺非成帝時矣卽使帝不永年元后尙在而朝有顧命重臣莽雖奸猾亦安敢闚覦非分哉無如帝所倚畀者惟一董賢也

中郎將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爲其子寬信求咸女爲婦使王閎言之咸辭以不敢當

咸此舉尙不媿其父賢父子之必不能久亦衆所共知但恐忤其意卽取禍耳咸之辭亦不易也

上置酒麒麟殿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王閎進曰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于亡窮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悅

賢爲大司馬册文言允執其中蕭咸以爲乃堯禪舜之文至此乃于殿廷顯言之謂帝爲戲邪抑不以賢爲弄臣而欲託以國家之重邪要之言爲心聲而無端狂謬如是亦王氏受禪之機兆也

閎、遂上書極諫、上雖不從、亦不罪也、

閎殊有節槩、其言深切、不減王嘉、嘉以鄧通、韓嫣、爲戒、閎亦及之、復擬賢以褒姒、蓋以賢爲人妖也、

匈奴單于來朝、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將軍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二年

賢進不以道、單于豈不聞知、其問佯問也、其賀佯賀也、

帝崩、太皇太后、卽日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使尚書劾賢、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門、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

賢、駿豎子、所倚者帝、帝崩、則無能爲矣、莽取之如搏一兔耳、賢爲大司馬、主兵、故先奪其兵、其實賢亦不知何者爲兵也、武庫兵、今安在哉、惟有免冠徒跣、作乞憐之態而已、太阿之柄、一旦授之莽矣、

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冊免賢、罷歸第、賢與妻皆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

前劾王嘉、順帝指也、今舉王莽、迎太后意也、光所爲一佞而已矣、然是時光卽不舉莽、亦安能禁止爲大司馬哉

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相與謀、以爲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于是武舉祿可大司馬、祿亦舉武、

武、祿、所見自出孔光上、然是時中外大權、一皆屬莽、政自莽出、固已爲大司馬矣、且有太皇太后爲內主、有光爲外主、舉朝蟻附、豈武祿之力所能止哉、乃彼此互相推舉、不知引嫌、授莽以指摘之柄、宜其爲所奏劾而同時斥逐也、竊意此時漢廷大臣、惟以微罪去爲幸、未必不在二子意中也、

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與莽議、迎中山王箕子、爲嗣、

孔光、與朝臣、方共舉莽、而太后、已自用之、太后自用

之實、則莽自爲之耳、立嗣大事、不詢謀于諸大臣、而獨與莽議、其屬之中山王箕子者、則利其幼有害病、莽可以專制朝權、一則知其與傅太后深仇太皇太后、可以報傅氏之夙怨也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退居北宮、

莽于柄政之初、追罪合德、貶退飛燕、以專寵鋤疑、殄滅繼嗣爲言、則知解光前奏、必王氏使之、

莽又徙孝哀皇后、退居桂宮、貶傅太后、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曰丁姬、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傅晏、將妻子徙合浦、

所以快太皇太后之心也

莽又奏毋將隆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及張由史立丁玄皆不宜處位在中土免爲庶人徙合浦

所以快箕子之心也

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莽所爲在當時必翕然稱之一切皆人心所共快也史以其出自莽往往採其私意而追書之要其改革無一不當也莽之收人心以此

董賢所厚吏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莽以它罪殺詡

朱詡之葬董賢略如張放之殉成帝皆晏子所云私暱也而詡之死尤輕于鴻毛矣

莽以孔光名儒太后所敬于是盛尊事光諸所不悅者莽皆傳致其罪爲奏草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愼不敢不上之

光前爲董賢之廝僕至此竟爲莽之鷹犬不知所謂經術者安在史猶以恭謹畏愼書之何哉

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上書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

宣之去賢于何武公孫祿而武祿亦未可厚非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領宿衛供養

當時一言白王嘉之無罪卽脫然而去矣旣屈節以媚董賢復壹意以推王莽至此始恐懼乞骸不亦晚乎莽位光四輔所任皆阿保之事以老嫗待光也

孝平皇帝（本名箕子更諱衎中山王興子在位五年）

封魯頃公八世孫公子寬爲褒魯侯奉周公祀封褒成君霸曾孫均爲褒成侯奉孔子祀（元始元年）

莽自比周公故封公子寬爲侯以奉公祀其幷及孔子者所以尊顯孔氏爲孔光也前巳以孔吉爲殷紹

嘉侯進爵爲公矣然奉湯祀非奉孔子也孔子後由君進侯實自此始後世乃更進爲公

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大司農孫寶以爲不然司直陳崇劾寶不迎養母寶坐免終于家（二年）

以寶之智詎不知異議之迕莽哉欲因此得罪而去耳故被劾卽自謂恩衰共養服罪無辭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琊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皆加優禮而遣之

何武公孫祿孫寶以迕莽去彭宣龔勝邴漢以乞骸去而漢廷公卿以下皆王氏之黨矣莽雖專政擅權

而諸臣不附己者未嘗不聽其自去揚雄此時尚未
審所以自處乎
莽欲以女配帝爲皇后而自言其女材下不宜與衆女
共采公卿以下固請不已莽乃白願見女
是時漢之公卿皆歸心于莽矣平帝冲幼特虛器耳
況有太后爲之內主乎
莽隔絕帝母中山衞后莽子宇與師吳章議章以莽好
鬼神可爲變怪因推類說之宇卽使呂寬持血灑莽第
門事覺莽執宇送獄自殺
章教宇爲變怪以懼莽而已推類說之其學必長于
洪範五行卒以自殺其軀

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說爲人後之誼令公卿以下並
聽欲以內厲天子外塞百姓之議
因隔絕衞后恐爲天下所譏尤恐爲少帝所恨故令
鳳說禮以文其事俾曉然共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
親也莽有鑒于丁傅之用事故防遏衞氏不遺餘力
如此其實漢之禮書出于煨秦絕學之後諸儒祖其
師說轉相授受未必三代果有此禮孔子果有此說
也
太保舜奏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
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于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
四年

初但依託周公耳至是乃依託文王又援路建等以
方虞芮舊說文王平虞芮之訟因而稱王莽之意不
可量矣故孔光聞而滋懼也辭周公則推之爲文王
則思避之抑知周公卽文王之漸乎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
藝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
圖讖萌芽其來已久但僅私藏傳習至是乃徵詣公
車所云起于哀平之際者也漢儒之學專講春秋災
異洪範五行往往依託神怪妄言禍福干時動主首
在于是好奇者乃更于經外創爲緯書託諸孔子豫
言未來文辭詭譎實則五行災異之蹟而日增者莽
好怪而作僞且知其爲人心所信嚮故尊而用之以
濟其奸卒成篡竊也

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關並言河決率于平原東郡左
右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爲官亭民室而
已
此卽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之說而僅得其半也河
決平原東郡左右以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至今猶然
曹衞之域百八十里空之可也如下游何
王橫言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宜徙河使緣
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
水性就下曹衞易決正坐土疏而地下耳今欲移之

使箕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是易其就下者、而
使就高正孟子所云激而行之、可使在山非水之性
者也。不待試、而知其不可矣。
桓譚典其議、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相考驗、計定然
後舉事、可以上纘禹功、
數說竟無一是、後世治河、亦無一用其遺策者。以其
依託神禹、徒爲高論也。譚之智、豈猶不足以知之。而
依違其間者、不敢迕莽、而亦逆料其必不能見諸施
行也。
羣臣奏安漢公輔政四年、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
侯王上、詔可、仍令議九錫之禮、

九錫之禮不見于經、而見于禮緯含文嘉、必莽所徵
異能之士、有爲是說以媚莽者、莽欲用之、故令羣臣
議也。自莽作俑而後、之奸臣謀禪代者、先加九錫遂
成故事矣。
莽奏復長安南北郊、
漢初天地祠多因秦舊。武帝于甘泉泰畤祭天、汾陰
后土祭地、歷代遵之。建始初、儒術柄用、以爲不合古
禮、故罷泰畤后土、而置南北郊、旋因未獲福應、既罷
仍復、至此始復南北郊、以遵古禮、莽自以制禮作樂
取法周公也。
莽奏太后掘平共王母、及丁姬故冢、周棘其處、以爲世
戒、
定陶共王母、即哀帝祖母。所云皇太太后、丁姬即哀
帝母、所云丁太后也。毀冢周棘、莽爲洩以快私忿、而
踰制厚葬者、亦可以戒矣。
哀帝時馬宮爲光祿勳、與丞相御史、議傅太后謚、曰孝
元傅皇后、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爲莽所厚、獨不及、宮內
慙懼、上書自劾、
先既議謚以媚傅、茲復引罪以避莽、宮但爲自全之
計耳、其用意與孔光略同。
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周公居攝、今帝富于春
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羣臣皆曰、宜如慶言、

居攝之議、倡自宗室、蓋莽使之也。必使宗室言之者、
不惟使太后不疑、且將使天下不疑也。然則慶何以
甘爲所使、權之所在、人爭趨之、威福之移、由來者漸
矣。
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
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崩、
帝年十四、莽欲去之、別立幼主、以遂其篡。即不因衛
后之怨、亦必不能久全也。
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曰、告安漢公
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
先令宗室發其端、繼乃假之符命、皆莽僞爲之。

王莽孝元王皇后弟曼子僭位十七年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此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居攝元年

安衆舉兵光武之先聲也雖敗猶榮矣後光武破王尋王邑于宛遂以中興

更造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

作大錢而民多盜鑄古今之弊正同

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

近有爲官市民銅之說者或云一時恐難與直其人沉思徐曰無難也俟民銅既集鑄錢日多然後與直

耳所見與莽略同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子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故擇宗室幼稚以爲孺子必代漢家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强藩莫能亢扞國難

自古法立于此弊見于彼故曰有治人無治法自賈生發衆建少力之議鼂錯主父偃祖其遺意更番進計强幹弱支諸侯王拱手聽命然而宗室自此弱矣義言外無强藩莫能亢扞蓋莽之所以敢萌窺伺冀竊大物者正有見于漢之孤立可以攘奪于寡婦孤兒之手無復顧忌也班史論之詳已

義又曰吾宰相子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愧于先帝

義此舉雖無成亦可伸大義于天下矣死國埋名是兩事死國謂以死殉國埋名謂隱其姓名而逃匿也義兵敗即與劉信俱亡正用其埋名之計特不幸而捕獲耳信則埋名不知所終矣顏注悞

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爲功顯君緦衰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初始元年

此即爲人後不得顧私親之義莽之力爭于平帝之初者將以隔絕衞氏而亦以預自爲地也至此直自謂承繼漢宗矣置孺子何地乎揣其意不以功顯君

爲母而以元后爲母故于即眞後尊之爲新室文母也

罷五銖錢更作小錢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直五十者爲二品並行禁民不得挾銅炭始建國元年

盜鑄不可禁乃禁挾銅亦勢所必至禁挾銅猶可也挾炭亦禁之乎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受與欲得莽乃立五均司市錢府官民有乏絕欲賖貸者錢府予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

賖貸取息不自青苗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即三分息也

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出三夫之稅宅不毛出三夫
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布一匹
周禮一書出自河間獻王首用其說以致亂者莽也
其後乃有宋之王安石莽令游民出布猶可也十一
之貢乃至下及紡績補縫巫醫卜祝則桑孔所不爲
也而亦託之周公乎利析秋毫爲之民者不亦難哉
義和魯匡請榷酒酤莽從之
此亦見于周禮者乎然後世多有行之者
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
爲奴婢吏民出入持錢以副符傳
專行大小錢二品而盜鑄不可止者大錢之爲害也

吏民持之以副符傳及公卿持之以入宮殿門者必
大錢也莽但知大錢一直五十實省而利厚故峻法
以期其必行而不知民不以爲便也故有大錢當罷
之訛言而仍不肯挾耳
坐買賣田宅奴婢鑄錢自公卿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
勝數于是農桑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于市
復井田行周禮其效乃至是乎非法之不可行之
非其人也且泥其法而失其意也莽初作僞幾欲盡
欺天下人即眞後所爲乃如是蓋亦天奪其魄以啟
光武中興之業也
甄豐子尋作符命言故漢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

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
殺
莽初欲嫁黃皇室主至令孫建世子盛飾問疾以動
之尋作符命欲以爲妻蓋亦逆探莽意爲之而不料
適逢其怒也後捕得尋牽引公卿黨親死者數百人
揚雄投閣止坐此獄特莽爲之解幸而得脫耳班史
雄傳亦云符命非雄所爲而劇秦美新一篇至今傳
誦則寂寞投閣淸靜符命之嘲未爲誣也
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爲師友祭
酒勝不受印綬不食十四日死
如勝者眞不媿爲儒矣劉歆固不足責揚雄亦作符
命何哉

師相爲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使稅以衣衾其子遂
受遺言不受京師稱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辭曰今明
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三年
相爲太子四友已屈身事莽矣死而辭稅無足稱也
方巽辭以免不爲貶節
莽知民愁怨乃下詔諸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
均田之制蓋甫作而罷
以挾銅炭者多除其禁五年
王田既得賣挾銅炭又除其禁專欲難成卒歸于廢
罷而已雖以莽之堅愎亦末如之何

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又令民且獨行大
錢盡六年毋得復挾每一易錢民破業而大陷刑天鳳元年
錢以便民用不可輕變每一易錢民即破業陷刑此
實千古之龜鑑也
莽意以爲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于制禮作樂講合
六經之說
始以金縢大誥假經術篡位卒以講合六經之說致
亂亡以莽所講皆莊生所謂糟魄陳迹也
是歲揚雄卒雄恬于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于
後世乃作太玄法言桓譚以爲絕倫又以爲文義至深
而論不詭于聖人度越諸子矣五年

與王莽董賢同官而不爲所薦可謂恬于勢利矣劇
秦美新之作是亦不可以已乎溫公于雄特書其卒
亟揚其美而于淸靜符命之嘲非聖擬經之誚均削
而弗錄何也蓋溫公雅好太玄至作潛虛以擬之又
心折于法言曾爲之注故引桓譚之言旣以爲絕倫
又以爲度越諸子竊謂太玄擬易其僭妄毋庸具論
法言文深義淺不惟不能涉論語之藩籬亦安能闚
老子之門徑且諸子中尙有子思孟子安可與子雲
同日語乎譚之言謬已溫公生于北宋雖與程子同
時而其學尙未大顯前乎此者惟韓文公推尊孟子
而以揚子爲擇不精語不詳溫公之意必不以爲然

也第篤信揚子而已迨朱子以程子紹孟子之統必
不容孟子後程子前更有一揚子也故于綱目斥爲
莽大夫而特著其死其褒貶與溫公相去天淵矣平
心論之子雲特文章之士學術近醇而節操不立第
浮沈于亂世濁朝苟全性命莽之篡竊均未預謀與
劉歆輩自難並論溫公未免阿好朱子亦涉深文均
非定評也
郅惲明天文歷數以爲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
垂戒欲悟陛下退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
惲所謂探虎口者也其不死幸耳漢之明天文歷數
者往往自矜前知以神其術雖死不悔

莽太子臨與愔國師公女能爲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
會事覺臨自刺死愔亦自殺地皇二年
臨夫婦之死固不足惜然言星術者可以戒矣
田況上書言盜賊所以多之故宜徙老弱置大城中積
藏穀食並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破所過無食勢不
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
盜賊初起爲數無多郡縣諱匿漸成大夥致煩將帥
又不善戰爲賊所破徒損威重賊氛益熾不設方略
解散黨與以致蔓延不可撲滅此古今通患也惟堅
壁淸野最爲上策況所言洵龜鑑哉然第言徙民入
城猶未及併村築壘也未幾東漢之初赤眉擾掠關

中國民皆保壁自守無所得食遂致飢困則民亦不
僅入城矣

廉丹討賊無效莽下書切責之馮衍說丹曰將軍之先
爲漢信臣今爲將軍計莫若據大郡鎭撫吏士與社稷
之利除萬民之害三年

衍之說似也然丹已臣莽受重任至此因恐得罪而
據郡謀叛不得謂之忠于故主援子房爲比且丹若
爲此亦未必有成徒爲翟義之續耳

赤眉別校董憲等數萬人在梁郡王匡廉丹進擊之合
戰成昌兵敗匡走丹戰死

丹之死猶爲盡忠所事若叛莽受誅又不若翟義之
無負于漢矣

劉秀與鄧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
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乎秀戲曰何知非僕邪

當時競言圖讖莽應早知之矣乃仍以劉歆爲國師
而不疑其更名應讖何也光武何知非僕之言本出
于戲但其名之應讖南陽諸劉應共知之矣乃更始
害齊武王縯而不及光武又何也光武之信讖蓋由
于此

劉縯見王常說以合從常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
氏復興即眞主也

小長安一挫勢已不支矣所以復振者得下江兵之
助而下江之助者劉縯常有以贊其決也常之識不
惟非下江諸將所及其有功于中興當爲二十八將
冠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九

甯陽黃恩彤石琴

漢紀七　淮陽王（諱玄、舂陵戴侯曾孫、建號更始、在位二年、）

諸將議立劉玄爲帝、劉縯曰、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更始元年）

縯言洞中事機、未幾赤眉立劉盆子、卒與玄相攻、不出縯所料、

劉秀帥諸將、與莽司空王尋、司徒王邑、戰于昆陽、莽軍敗績、殺王尋、王邑逃去、

尋邑兵多而輕敵、漢兵少而致死、尋邑所以敗、尤在敕諸營勿動、而自將萬餘人、獨迎漢兵與戰也、若先令諸營更番進戰、待其疲而後以精銳乘之、則勝敗未可知矣、

更始殺劉縯、秀聞之、自父城馳詣宛謝、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飲食語笑如平時、

此誠光武遵養大度、不得不爾、其强自遏抑、亦人情所難、然伯升倡大謀、而膺首禍、良可悲矣、光武所以待之者、卒亦與仲無異、則未免寡恩也、

道士西門君惠、謂衛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劉秀、董忠、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伋以告莽、莽格殺忠、秀涉皆自殺、

涉之謀、讖文誤之也、劉歆改名以應讖、其意可知、其與涉謀劫莽、名曰降漢、實欲自立耳、亦爲讖文所誤、

前鍾武侯劉望、起兵汝南、莽將嚴尤、陳茂、往歸之、

尤、茂于昆陽敗北之後、懼誅而歸劉望、必以叛莽輔漢爲名、與馮衍說廉丹之計正同、

莽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宜告天以求救、

莽至此、惟有一哭耳、而亦援古稱天、尤可笑也、

莽避火宣室前殿、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

莽初託于周公、次託于文王、又託于舜、及其將死、乃託于孔子、

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

章一妄男子、詐爲符命、助成簒竊、尸位三公、竟與莽終始、此何人哉、

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即留其兵、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皆封爲列侯、未有國邑、復亡歸其營、

更始若于此時褒賞樊崇等、因而撫定其衆、天下可以粗安、

鄧禹見大司馬秀、說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

光武雖有大志、而是時尚爲更始用、得禹此說、方有

自爲之意、禹所以爲中興諸將第一者、以其首贊大謀也

馮異說秀曰、更始亂政、百姓無所依戴、宜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

鄧禹說光武、以應天命、異說光武以收人心、人心之所歸、卽天命之所屬也

故趙繆王子林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

決河灌賊、未爲非計、而光武不從者、以河決之患、爲魚者不止赤眉也

更始遷都長安、李松、與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爲高祖約、非劉氏不王、二年

鮪昧無足取、而力爭諸將之王、不失爲持正、後又辭王不受、差勝諸將

耿弇、說蕭王曰、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以河北未平、辭不就徵、始貳于更始、

蕭王之不就徵、雖由大耿決策、亦有天賜、使歸長安、卽不以罪誅、亦同歸于盡耳、漢祚何賴乎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稑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十

甯陽黃恩彤石琴

漢紀八 世祖光武皇帝 諱秀、字文叔、南頓令欽子、在位三十三年

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于元氏、陳俊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殄也、王然之、建武元年

漁陽以堅壁困羣盜、關中亦以保壁困赤眉、以賊無輜重、因糧于民、但能禁其擄掠、卽以絕食自困也、然民不築堡、必不能堅壁清野

馮異勸李軼、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乃報書、不復與異爭鋒、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

吏民與王郎書則燒之、以安反側、李軼與馮異書則宣之、以破詐謀、光武之方略如是

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于眞定、復傷創甚、王大驚曰、吾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

光武以輕進致危、復以輕進受創、爲大將、固不可不持重

諸將上尊號、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從大王于矢石間者、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自古創業之主、往往由羣臣勸進、皆攀龍附鳳之意也、純言曲盡其情

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羣臣因復奏請、六

月己未、王郎皇帝位于鄗南、
雖由羣臣勸進、仍决之于赤伏符、足見當時讖記盛行、而光武之篤信也
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以野王令王梁爲大司空、
三公以讖文決之、與莽何異、帝之惑滋甚
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茂言禮順人情、可謂知禮意矣、殆卽所謂和爲貴者邪
帝使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士暴橫、詩曉敕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以棨戟、

祭遵、殺舍中兒、而擢爲將軍、詩格殺蕭廣、而賜以棨戟、此軍法所以立也
諸將皆勸鄧禹、徑攻長安、禹曰、赤眉新拔長安、鋒銳未可當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
禹書生之知兵者耳、籌策有餘、勇略不足、且亦未嘗特將、以當赤眉、非其任也、不攻長安、而向北道、尚爲知己知彼、然卒致敗績
上遣岑彭、擊荊州羣賊、下犨葉等十餘城、
定都洛陽、故先遣將擊荊州羣賊、以清南路
酒泉太守梁統等、共推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流民避凶饑者、多歸之、

鮑永之在河東、融之在河西、皆保境俟命、異于公孫述、秦豐輩之乘時割據者
盧芳、居左谷中、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常以誑惑安定間、王莽末、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
王郎、稱成帝子子輿、芳、稱武帝曾孫文伯、是時人心思漢、故奸雄假之以起事也
劉恭、知赤眉必敗、教弟盆子、解璽綬、叩頭、謂樊崇等曰、今設縣官、而爲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年二
盆子亦有智計、光武以爲大黠非虛也
帝使郎中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

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
此固由勤之公平、足以服衆、亦緣東漢功臣、多起自經生文吏、類能以恭謹自持也、較沙中偶語氣象頓殊
眞定王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楊爲主、楊病癭、欲以惑衆、
楊之讖記、固屬僞造、赤伏符、獨非僞造乎、光武得符而帝、楊因讖而誅、有幸不幸耳、要之讖記符命、無一非僞也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叩頭曰、悉罷之矣、帝不悅、

以光武之大度、而不悅永衍之晚降、又因朱浮之譖、
而棄彭寵之功、殆三子自有命邪
衍遂廢棄、永謂衍曰、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天命難
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
敬通之言是也、守道未必死、違道未必生、有命存焉、
況守道而死、猶愈于違道而生乎
湖陽主新寡、意屬宋弘、帝引見弘、令主坐屏風後、因謂
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
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爲新寡之公主擇壻、而令主于屏後觀之、又以事不
諧語之、竟不畏左右之耳目乎、家法安在

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爲愼侯、又封更
始三子求、歆、鯉、皆爲列侯、
更始枉殺伯升、不得謂非光武之仇、今窘急歸降、乃
封其近屬兩王一侯、又封其子三人爲列侯、可謂以
德報怨矣、
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賊
遂汚辱呂后尸、
少爲項羽所虜、老爲審食其所烝、歿後至此、又爲赤
眉所汚、呂雉所遇亦奇矣、然赤眉亦人耳、辱及二百
年之殭屍、則情理所必無也、
以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帝于大會中、指王常、謂羣臣曰、
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眞忠臣也、
小長安之敗、已不支矣、得下江兵而復振、滹沱河之
渡、亦瀕危矣、得漁陽上谷兵而復振、帝指王常爲忠
臣、良是也、彭寵獨非忠臣乎
遣馮異代鄧禹、討赤眉、帝敕異曰、諸營保降者、遣其渠
帥詣京師、散其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
勸農桑、禁虜掠、定亂之急務也、赤眉方熾、延岑未滅、
而遽壞營壘、俾遺民散勿復聚、得毋奪其所恃乎
詔徵鄧禹還、曰、愼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
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
光武之策、赤眉惟于饑飽逸勞、決其勝負耳

三輔大饑、人相食、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
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
遺民堅壁清野、卽赤眉之衆、亦不得不引而東歸、營
保之效如是
鄧禹率將軍鄧弘等、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賊衆尙多、
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不從、弘大戰移日、
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復戰、大敗、三年
禹之初計、不與赤眉爭長安、至此乃數以飢卒徼戰
者、恥于受任無功也、以禹之謀、異之勇、弘之力、戰而
卒致敗績、則以漢兵漸已飢疲、而赤眉以百戰悍賊
全夥東歸、其氣方銳、難與爭鋒也、禹之脫歸亦幸矣

使早從異計、何至是哉、此一事可爲行軍龜鑑、
劉恭爲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恭始終忠于更始、又首先迎降光武、第赦不誅、不聞
褒賞何也、後乃爲更始子鯉所殺、
祭遵攻涿郡、禽張豐、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
子、以五綵囊裹石、云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四年)
豐好方術、故道士以行中玉璽誑之、臨斬、椎破其石、
始知彼詐、實則自詐而已、
公孫述、欲授馬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曰、天下未定、不
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
何足久稽天下士乎、

劉聖公之羞愧流汗、公孫之修飾邊幅、其器量正同、
據非其所、不知何以措其手足矣、
隗囂、遣兵佐馮異、擊呂鮪等、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
書、後公孫述遣將間出、囂輒與異、共摧挫之、
囂初拒方望、以事聖公、後復從馬援、以奉光武、使始
終一節、功名何減竇融、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于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王霸
與戰破之、
初則閉營堅壘、待賊之勞、而承其敝、繼復閉營堅臥、
俾賊求戰不得、而自屈、此皆洞悉兵機、仍即光武所
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者也、豈不戰果足克敵哉、

彭寵奴子密等、三人、共殺寵、及其妻、囊首詣闕、帝封子
密爲不義侯、
是時、寵負固背叛、屢抗王師、帝方欲親征、以伏湛之
言而止、蓋亦北面一勍敵也、今因蒼頭內變、不勞一
兵、而寵夫婦之頭、馳詣闕下、祭遵因之、遂下漁陽、其
功何可沒哉、使援春秋之義、致誅于子密、則當日負
固者、無內叛之虞、而向化者、不敢爲倒戈之攻、是爲
賊報仇、而堅其死黨矣、封侯、而以不義爲名、褒其功、
不沒其實、乃帝之權也、腐儒烏足知之、
權德輿譏光武之封子密、以爲異于春秋書齊豹盜、三
叛人名之義、

孟埶爲衞侯兄、未嘗叛衞侯也、彭寵、則漢之叛臣也、
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得而誅、子密、固寵之蒼頭、獨
非漢人乎、安得以齊豹之殺孟埶爲比、至三叛人、皆
挾本國之邑、叛往他國者、與子密之自歸于天子、又
不可同日語、權公據以爲說、不惟事理不明、經術亦
疏矣、溫公蓋亦取其論之正、而未思其義之舛也、
帝使樊宏、持節迎耿況于上谷、况至京師、賜甲第、奉朝
請、封牟平侯、
初平彭寵、即徵耿況、至遣戚臣、持節迎之、似因漁陽
而并疑上谷、但況所異于寵者、以子弇、功高、又貴幸
封侯、足繫其心耳、先不與功臣并封、至此始侯、僅奉

朝請恩亦薄矣

隗囂使辨士張玄說竇融、與隴蜀合從、融召豪傑議之、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于圖書、故劉子駿更名、冀應其占、

王命論、盛陳符瑞、此識者、亦據讖文爲說、並援谷子雲、夏賀良、及劉子駿之言、以證之、足徵當時崇尚內學、非此不足動衆、而僞爲之、則甚于諸儒之好怪也

耿弇爲張步所攻、帝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邪、

大耿武略、固不可及、其對陳俊數語、尤爲臣子者所

當破殞也

車駕至臨菑、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今將軍攻祝阿、功足相方、而將軍獨拔勍敵、又難于信也、

弇戰功誠不在韓信下、但當時無勍敵如龍且者來救張步耳

侯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不及政事、但勞苦而已、仲叔辭出、投劾而去、

侯司徒每爲當時處士所輕、嚴子陵亦謂之癡、

隗囂遣長子恂、詣闕、王元、以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

囂初事更始、不用方望之策、至此乃惑于王元之說

者、正以更始往事爲前車之鑒也

詔徵處士太原周黨、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黨大不敬、帝賜帛罷之、

范升劾周黨、深中處士之病、而光武比以夷齊、賜帛罷歸、所以砥礪廉節也、嚴光爲帝故人、而抗志不屈、彼固不以三公易其介者、王良仕無可述之績、退無不拔之操、扶病就徵、褎衷中路、素節蕩然矣、宜其爲友人所拒也

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瑞、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六年

帝以王莽何足效責述、乃亦篤信圖讖、何也、不折之以大義、第鰓鰓舉讖文而與之辨、豈非以劉秀之名應讖、故欲述知天命之在此不在彼乎、代漢者、當塗高、帝意以爲實有其人矣、厥後袁術、以名字與當塗相近、因而僭號、旋卽覆亡、直至譙周、始取魏闕爲義以魏當之、亦曲說耳、故圖讖者、妖言惑衆、徒足爲亂臣賊子假借之資、君子所不道、而王者所必誅也

荆邯、說公孫述、亟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延岑出漢中、冀有大利、

邯之策、隗囂甚工、爲述計、則謬矣、明知天下九分、漢有其八、乃欲以區區之蜀、當天下之兵、又爲戎首、以

速其攻乎
詔以戶口減少吏職尚繁于是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民少官多故有十羊九牧之譏況大亂之後流亡未復安可虛張官吏以重煩民力乎此實當時急務
朱浮上疏言守宰不宜數見換易帝以爲然自是牧守代易頗簡
久任牧守與幷省縣邑皆與民休息之意
竇融遣弟友上書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融與囂書爲陳利害囂不納
先爲囂計後爲民計言發至誠如見肝膈味融此書

可謂豈弟君子矣其保全五郡慶流奕葉良有以夫
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復還民伍 七年
幷省縣邑久任牧守洵足安凋瘵之遺民遽罷郡國兵得毋不足建威而銷萌乎未幾潁川河東羣盜竝起車駕親征乃定則以郡國權輕不足防遏也非罷兵太速之明效乎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 八年
歙以奇兵直取略陽據囂胸腹破隴之功此爲第一
囂自以大衆圍略陽公孫述遣李育田弇助之來歙與將士固守累月不能下
略陽取之固難守之尤難以其爲囂所必爭也況有公孫之助乎非君叔孰能當此
帝自將征隗囂諸將計未決召馬援問之援聚米爲山谷指示道徑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
帝遣來歙以奇兵襲取略陽固欲以大軍繼之所以決策親征也若如諸將計盤桓中道阻險不前略陽孤軍安能支久不惟盡棄前功歙亦必爲敵禽矣
竇融率五郡太守步騎數萬與大軍會帝以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
帝之待融恩禮出諸將上融雖倡議助漢攻囂未嘗有顯功也

潁川盜賊羣起京師騷動帝南征盜賊悉降留寇恂于長社鎭撫吏民東郡盜賊亦起以耿純爲東郡太守純入界盜賊皆詣純降
郡縣盜賊惟賢守令足以弭之愈于將帥之攻擊
吳漢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乃得全軍東歸
漢等垂克而敗以帝不在軍也帝之智略洵非諸將所及
祭遵薨于軍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銚期曰陛下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帝乃止

期之言愐已。帝念祭遵帝之仁也。遵之忠也。羣臣但當以遵爲法何慚何懼

田戎走保江州、岑彭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

用兵各有所宜、循峽江而上、安能徒恃步騎、征蜀之功、彭爲第一、惜乎其不終也、彭在必無誅殺已降放兵大掠之事

鮑永、行縣、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張湛曰、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十一年

以光武之大度、而數不悅于鮑永、豈非以其爲更始舊臣不忘故主歟、聞湛言而頓釋、則帝之明也

岑彭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蜀地震駭

來歙以奇兵襲略陽、彭以精騎擊廣都、皆出其不意、所云疾雷不及掩耳者也、然二將均爲刺客所害、得毋摧鋒有餘而持重不足歟

臧宮大破延岑軍、岑奔成都、宮乘勝逐北、至陽鄉、王元舉衆降

初爲隗囂畫策反漢者、王元也、隗亡歸述、至此不戰而降、亦曾念及丸泥封函谷之言乎

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

彭之平蜀、已十八九成矣、吳漢特坐收其敝耳

帝詔吳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十二年

詔漢直取廣都、帝之廟算、仍用岑彭遺策

吳漢、進逼成都、使副將劉尚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讓漢曰、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卽敗矣

因朱浮、鄧隆之相去百里、而決北軍之必敗、因漢、與尚阻江別營、而知其緩急不相及、帝之料敵、可謂如在目中

公孫述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延岑、于市橋僞鼓挑戰、潛遣奇兵擊破吳漢軍、漢具船欲遁

漢長于攻戰、而智略未優、至此忽以懼之欲遁、使非張堪爲之決策、則功敗垂成矣、岑彭若在、必不至是

述、徵廣漢李業、又聘巴郡譙玄、不至、賜以毒酒、業飲而死、玄子瑛、願奉錢千萬、以贖父死、述許之

是時蜀多高節之士、若王皓、王嘉、費貽、任永、皆不屈于述者、蓋文翁之雅化未湮也、業以守節而死、玄以入錢而生、述之重士、固不如其重財乎

帝以吏事責三公、功臣並不用、惟高密、膠東、固始、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餘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十三年

光武之善全功臣、堪爲萬世法、後世惟宋太祖、杯酒

釋兵權頗知此意而氣象不及

以竇融爲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

融旣非舊臣亦無顯功一旦入朝驟躋三公在功臣之右誠爲踰分宜其久不自安而數辭爵位也然亦可謂知止足矣其不合于觀天文見讖記在當時尤爲卓識殆亦隱寓諷諫之意乎

西域若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十四年

高帝不以平城之恥修怨于匈奴光武不以莎車鄯善之入貢爲西域置都護皆以中國新定不欲從事

于外夷

梁統上書言丞相王嘉虧除先帝舊約成律百有餘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厭民心

嘉更定律令不見于班史但其獲罪由于引用故廷尉梁相相獲罪由于輕貸東平王雲則其用法蓋主于寬也高帝三章之約首曰殺人者死此百王不易者也乃哀帝更議輕典至手殺人減死一等失刑之甚統所云刑輕反生大患惠加姦軌害及良善者與吳漢之論赦意正相似初非法外加嚴而帝不報者則以開創之初務從疏闊以安人心也

大司徒韓歆好直言帝每不能容免歸田里帝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十五年

竇融卑恭則辭位不許而恩禮有加韓歆直諫則策免詰責而迫致之死人情好諛惡直光武且不免而況中主以下哉

追謚兄縯爲齊武公兄仲爲魯哀公

以伯升之創大謀首禍而至此始謚爲武公反不及歆終之父子封兩王亦不稱其功矣

帝撫縯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後皆遷太守

以帝之兄子位列藩王而試守縣令漢之重縣令若是然二子久任外吏恩愛亦稍疏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于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或優饒豪右侵削羸弱

檢覈民田遂致百弊叢生然則井田之不可復不待試行而其效可覩矣

大司徒歐陽歆坐前爲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獄歆世授尚書八世爲博士諸生爲歆求哀者千餘人平原禮震年十七求代歆死帝竟不赦

歆以名儒官二千石而度田不實坐贓巨萬其罪彰著不惟國有常刑適足爲經術之辱忝厥祖矣帝之不赦是也至諸生守闕求哀自行髡剔則漢儒尊信

其師一時風氣所尙不足爲欽重也禮遺求代尤好
名之過。

張堪爲漁陽太守、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

堪之在漁陽、一如李廣之在右北平均能使匈奴不敢犯塞雖匈奴之强弱今昔不同而良二千石之功效亦不相遠

交趾女子徵側甚雄勇、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
與其妹徵貳反、

赤眉之亂始于呂母交趾之叛起自徵側古聖王所以不忍于匹婦也亦由守令有以激之

郡國羣盜並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遣使者下郡國追

捕賊並解散、十六年

郡國羣盜皆赤眉青犢各餘孽誅不勝誅者急之則成死黨緩之則自相圖牧令守長倘束以文法轉致更相諱飾不若責其隣討罪其藏匿之坐收實效也此可爲弭盜之法

袁宏論光武廢太子彊、更立子陽爲太子之失、十九年

光武之于郭后其失不在後之廢而在先之立也陰后本以淑德令儀爲帝傾慕至有娶妻當得麗華之歎當成里舍結褵成禮固天立厥配也郭后之娶在陰后之後第以其爲劉揚之甥欲借以結揚爲助耳豈陰可比哉使帝正位之初即立陰爲后無復後之

紛紛已

西南夷棟蠶反、劉尙討之、路由越巂、邛穀王任貴聚兵
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因襲擊尙、

任貴爲越巂太守謀毒劉尙之軍莎車王賢爲漢大將軍欲併西域諸國蠻夷之酋固未可輕假以中國之權號也

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漢曰、臣愚無所知識、惟
願陛下愼無赦而已、二十年

漢武入而臨終但以愼無赦爲言此知政體者也諸葛治蜀用此議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可使復賤也、

此伏波格言也知此則進有廉恥退有餘裕矣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并西域、數攻諸國、重求賦稅、諸
國愁懼、

至此方知裴遵有先見之明若以賢爲都護則更將假漢威以役屬諸國莫敢與之枝梧矣

徵劉昆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
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

昆偶然之對不惟長者之言乃實言也鳳凰麒麟見何一非偶然哉

班固論西域諸國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二十年

班固生東漢之時故于光武之棄西域盛加贊美溫

公生北宋之時燕雲十六州尚不敢過問何敢妄冀玉門萬里之外其有取于班氏之論宜也但漢之匈奴卽今之蒙古西域卽今之新疆其地東與匈奴接壤所謂右臂也自漢以後唐得之而塞外無風塵之警元起西北先得之而威加海內本朝得之而蒙古各部落翕然臣服邊關息燧者且二百餘年爲周秦以來所未有孰云得不爲益棄不爲損哉

朱祐爲將多受降又禁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于放縱多以此怨之（二十三年）

不好殺不虜掠祐乃賢將不以軍人多怨爲損

匈奴八部大人共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公卿皆以天下初定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惟耿國以爲宜如孝宣故事

匈奴款塞稱藩中國之利卽使情僞未悉亦宜姑許而徐爲之計公卿所見頗謬殆有見于帝之棄西域故迎合其意而爲是說邪

遣馬援與馬武等征武溪蠻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常恐不得死國事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共事殊難得調（二十四年）

伏波不惜馬革裹尸但畏長者家兒讒口難防劇于刀劍也

祭肜爲遼東太守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二十五年）

祭肜之在遼東亦如馬援之在隴右而鮮卑雖制倍于羣羌肜之忠勇遵之亞匹也帝旣思遵何不卽以用遵者用肜而但置之邊郡乎

馬援還書誡兄子嚴敦曰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

此伏波格言也好論議人長短所謂稱人之惡也妄是非政法所謂居下流而訕上也以是爲惡同符聖心矣使漢之士大夫服膺斯言何至甘陵黨禍蔓及清流哉

援又誡兄子勿效杜季良季良者杜保也會保仇人上

書訟保爲行浮薄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帝免保官召責松固叩頭流血乃得不罪松由是恨援

伏波但言季良之不可效耳因仇人上書而免官并及松固則所不及料也而松之恨由此結矣伏波方誡兄子以論人長短而于季良伯高大有臧否豈反躬自蹈之哉良以家書褎言必不至宣傳于外也此嚴敦之過也

援討武陵蠻有兩道可入援以爲不如進據壺頭扼其喉咽帝從援策

進扼壺頭亦欲如來歙之取略陽岑彭之趨廣都謀

非不藏也。其利鈍迥殊。則有幸有不幸耳。

援卒于軍、梁松因搆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

以光武之善全功臣。伏波之以死勤事。乃致恩禮不終。九京飲恨。讒人之交搆。固不勝誅。而老不知止者。亦可以鑒已

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飢困、監軍宗均、矯制令呂种奉詔入虜營、告以恩信、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共斬其大帥而降、

蠻方負固不下。均撫之立降。伏波得毋持之過急乎。然蠻所以降。亦因伏波進軍。扼其要害。故日形飢困。而勢不能支也。均似不能獨擅其功

初作壽陵、帝曰、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世反覆、而霸陵獨完、豈不美哉、二十六年

霸陵以薄葬獨完。而非徒以薄葬也。文帝之德。入人深矣。赤眉雖暴。孰非帝之遺民哉。周人猶愛甘棠。漢人忍犯霸陵乎

南單于遣子入侍、雲中等八郡民、歸于本土、時城郭邱墟、掃地更爲、上乃悔前徙之、

徙民避寇。帝之失策。至此乃悔之。然徙民固失策。而罷兵尤非計也。兵不足以禦敵。民安得不避寇乎。其後羌患又徙民避之。不一而足

北單于詣武威求和親、皇太子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見伐、故爭欲歸義耳、今與交通、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亦不來矣、帝然之、二十七年

北求和親。將以間南也。遽受之。則南有二心。而北之計售矣。豈肯復來。此最得其情僞。

臧宮馬武、請擊匈奴、帝不許、

宮武因帝不受北單于和親之請。故請出兵擊之。亦猶公卿因帝棄西域。議拒南單于。雖勇怯不侔。其爲迎合一也。所云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蓋得之塞上傳聞。故帝詔報以北虜尚彊。傳聞恠多失實也。

帝舅樊宏謙恭柔順、宗族未嘗犯法、及病篤、遺令薄葬、

與夫人同墳異藏、

同墳異藏。不惟免傷孝子之心。且益以彰夫婦之有別。宜樊侯行之。遂爲世法也。

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賜虎賁旄頭、設鍾虡之樂、擬于乘輿、二十八年

帝之待彊良厚已。詎非以其無罪而廢。中有不安者乎。然踰制不可爲法。彊亦宜辭讓。非受大位可讓。踰制獨不可讓乎。竊謂東海之賢。必非見不及此。所以受之不辭者。恐帝疑其有所不屑也

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馬援謂呂种曰、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

此伏波先見也趙熹請遣諸王就國蓋亦見及于此
至是果有沛王之獄
更始之子壽光侯鯉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侯恭
鯉怨盆子以赤眉之殺其父也然盆子雖爲赤眉所擁立特虛器耳不怨樊崇等而怨盆子已屬怨所不當怨恭雖盆子兄而始終忠于更始又殺謝祿爲之復仇鯉非無耳目應有見聞乃不知感竟結客殺之名爲報怨實則辜恩此何心哉眞聖公之謬種也
博士桓榮爲太子少傅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榮陳車馬印綬以示諸生與董仲舒所云正其誼不

謀其利者異矣大抵漢儒治經專爲干祿故夏侯氏有俯拾地芥之譬韋氏有黃金滿籝不如一經之諺蓋自西漢而已然
北匈奴更乞和親司徒掾班彪以爲羈縻之義禮無不答幷以橐草上帝悉納從之
初則不受其使至此答書而更有所賜蓋南既親附北亦歆動南北並和中國之大利旣撫南亦不宜固拒北也叔皮著王命論說隗囂歸漢名已重于中朝矣又屢有建白多見納用而官止司徒掾何也
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三十年

帝直以功德未加于民不應封禪耳亦知封禪不見于正經七十有二君之說半出方士之傅會乎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于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中元元年
前之拒封禪可謂决絕忽覩讖文頓易其初于是梁松等飾爲三十六事而張純等奏請恐後已
京師醴泉出朱草生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
帝抑瑞物乃其素節封禪則信讖之過也
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

呂后誠多可訾但高帝始終與之敵體歷西漢二百餘年配祀勿數今乃以子孫擅易宗祖之配毋乃不可乎
帝崩于南宮前殿二年
封禪將以祈福延祚也乃盛禮甫畢而建議之張司空奄然長逝閱一年帝亦宮車晏駕矣萬歲之呼亦何益乎
帝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旣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愼政體總攬權綱舉無過事故能身致太平
光武中興漢業身致太平卓哉帝王之盛軌已然不無可議者信讖一也無罪而廢太子二也因直言而

迫令韓歆自殺。三也。不錄彭寵之功。而過寵竇融。擢居功臣之右。四也。至其薄于齊武王。而厚于更始。則其意非千載下所能臆度已

山陽王荊、哭臨不哀。而作飛書與東海王彊、勸令東歸舉兵以取天下。彊執其使、封書上之。明帝以荊母弟、秘其事。遣荊出止河南宮

荊爲此書。必非爲彊謀。自以皇后子。欲彊造兵端。冀有反覆。而已得乘機以取大物耳。

受業袁佺齡
孫 力田 聞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十一

甯陽黃恩彤[illegible]

漢紀九　顯宗孝明皇帝[illegible]十八年、世祖第

東海恭王彊薨、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贈送以殊禮、將作大匠留起陵廟、永平元年

移東海王之殊禮。改葬齊武王。庶足以慰之于九京耳。

山陽王荊、私迎能爲星者與謀、冀天下有變、帝聞之、徙封荊廣陵王、遣之國、

觀此、益知荊之詐與東海王書。其意別有在也。亦冀天下有變耳。

上自爲太子、受尚書于桓榮、及卽位、猶尊榮以師禮、榮每疾病、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于道、二年

帝尊師勸學。爲兩京之冠。而治尚綮察。並不純用儒術。

護羌校尉竇林、坐欺罔及臧罪、下獄死、林融之從子也、帝下詔切責融、融惶恐乞骸骨、詔令歸第養病、

是時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親戚功臣。莫與爲比。光武之于融。恩亦濫矣。帝蓋意有未慊。故因林以發其端耳

新陽侯陰就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妬、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

陰興所云娶妻眄睨公主心實不安者正以公主未易妻也就父子竟以公主賈禍

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

伏波有此賢女亦其家法固殊

陵鄉侯梁松坐怨望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年四

松卒以誹謗自殺其軀光武愛之適以害之

初上爲太子鄭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因梁松以縑帛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遂不往

衆漢之通儒所云前鄭者斤斤以禮自防卒不爲梁松所連染可謂行已有恥者已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意不自安累疏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帝許還國不聽上將軍印綬

東平累疏固請歸藩北海以聲色犬馬自汙固由兩賢王明哲保身而漢法之嚴亦可見已

竇融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帝盡免其子穆等官融尋薨穆等復坐事與子勳宣皆下獄死年五

光武于竇融賞倍其功恩施踰量宜其子孫以縱誕致罪也暴貴不祥信哉

北匈奴猶盛數寇邊遣使求合市上許之年七

觀此方知臧宮馬武之策未必果效

宗均爲尚書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然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

吏以法令爲師操守爲本文吏廉吏未嘗不足重其習爲欺謾則文之流弊清在一己則廉之小節耳均此言亦未爲定論其縱虎尤不可訓也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南匈奴密使人詣北虜衆乃上言宜更置大將防二虜交通年八

奉使不辱命又能察知虜情豫爲之計如衆者不媿爲儒矣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中國始傳其術

此佛教入中國之始明帝尊師勸學而惑于異端信

道不篤之故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帝議遣使報之鄭衆疏諫帝不從

衆所言可謂深切著明洞中事機矣帝爲太子時頗悉南北二單于之情僞今聞衆言曾不之省反遣衆往使何也

廣陵王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可起兵未相者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加恩不考極其事詔不得臣屬吏民惟食租如故年九

帝之處荆意仿舜之處象而荆又使巫祭祀祝詛則眞下愚不移怙惡不悛者矣

丁鴻當襲父封、讓國于弟盛、逃去、友人鮑駿譏之曰、昔伯夷季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十年

駿以伯夷季札爲權行不足訓、洵足箴鴻之失、至引衞出公之事而云不以家事廢王事、則與鴻絕不相涉、甚矣漢人之篤信公羊也

詔發卒數十萬、遣王景與王吳脩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二年

景樂浪人、生于東夷、而以治河顯于中國、漢之用人猶有立賢無方之意、此海口乃渤海、非碣石之海、蓋禹河舊迹不可復識已

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十三年

此時河汴分流、河北汴東、河未奪汴也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燕廣告英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請誅之、帝不忍、廢英徙丹陽、自殺、

英僞造符瑞、亦欲效光武之赤符瑞耳、中國人學佛始于英、而不保其命、又興大獄、株連死徙不可勝數、佛何益乎、蓋英之學佛、必非慕其虛無慈悲之教也、詭爲神怪冀禱祠以獲福利耳、其僞造符瑞亦此意也、世皆知梁武帝之餓死臺城、足爲佞佛之戒、而不知英實先之也

楚王英獄、連及陸續、備受五毒、終無異辭、續母以食饋續、續悲不自勝、吏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故知之、

帝之平反楚獄、固由寒朗之力爭其機、則陸續母子有以感之、蓋以此母此子、必不從人謀逆、因悟株連之衆、不必不濫及亡辜也

寒朗對帝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

妖惡大故、臣子同疾、公言也、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私心也、治獄之吏、特利人死、以便其私耳、非眞嫉惡爲國也、朗之言曲盡情狀

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

楚獄之濫、治獄者成之也、帝本聰察、用法未免從嚴、而諸臣競爲迎合、遂致蔓及亡辜、豈帝意哉、觀其聞寒朗之言而自錄囚、覽袁安之奏而卽報許、至賢后進說、則惻然感悟、夜起傍偟、何嘗不意存矜恤、而無如漢廷諸公卿、進則長跽順指、退儀仰屋竊歎也、

耿秉請擊匈奴、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十五年

秉此議、于制匈奴最得要領、其措置次第、則在先通西域、以斷其右臂、足徵班固之論西域、未爲篤也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西域與漢

絕六十餘載、至是復通、年十六

定遠以三十六人威加西域、史所書機警勇決、千載如見、使聞孟堅之論、必不以兄言爲然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御下嚴烈、有上書告延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有司請誅延、上以延罪薄于楚王英、徙爲阜陵王、食二縣、

王莽假符命以篡漢、卽眞後乃謀絕之、莽固非以符命爲果可信也、光武以赤伏符中興、卽位後乃更信讖、至宣布于天下、是以帝諸子如楚王英、淮陽王延皆以造作圖讖致興大獄、則帝之信讖、有以教之也

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倫在郡公淸、故帝自遠郡

用之、

先用被譖之楊仁爲什邡令、復特擢倫爲司空、章帝之明、卽此可見、

車師與匈奴共攻耿恭、數月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帝從鮑昱策、遣耿秉等救之、

倫以恭爲不宜救、蓋以道遠不及故也、其議殊謬、宜帝以鮑昱言爲然也、

第五倫上疏、論馬廖等以布三千匹、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又遺在雒中者、錢各五千、

倫首言外戚放縱、可謂讜論矣、廖等交結賓客、乃至廣施錢布、私贍三輔、及雒中衣冠、以市惠要譽、殊非伏波取伯高斥季良之意、馬氏諸子亦幸遇明德之賢、肅宗之明、未敢恣所欲爲耳、使與呂霍易地、以處亦未敢必其此善于彼也

肅宗孝章皇帝 諱炟、顯宗第五子、在位十三年、

上問司徒鮑昱、何以消復旱災、昱對以楚獄寃者過半、宜還諸徙家、蠲除禁錮、則和氣可致、建初元年

昱知楚獄多寃、當時不能爭、因帝問消復旱災、首進還徙家除禁錮之議、雖不及寒朗袁安之力爭、亦可謂能補過之君子矣、

楊終上疏、言征匈奴、開西域、轉輸煩費、陛下宜留念省察、第五倫亦同終議、

明帝採耿秉之議、從事西域、以制匈奴、業經取伊吾盧地、于功有緒、良以北匈奴侵擾日甚、故大張撻伐、以冀制勝安邊、非得已也、今一旦罷之、未免失策、第五倫前已建議不救耿恭、其欲棄伊吾、不足怪也、

軍吏范羌、以兵二千人迎耿恭、遇大雪丈餘、軍僅得至、遂相隨俱歸、吏士至玉門、惟餘十三人、

使恭在武帝時、必封侯矣、羌之義勇、殊不可及、漢亦不聞何以賞之、

鄭衆上疏、奏耿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卒全忠勇、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

衆儒者、而建議皆中事機、儒而不腐者也
徵還班超、超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腳不得
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
使超以此時還、則西域之功不就矣、公卿碌碌、安能
遙制萬里之外哉、非帝之明不能盡超之用也
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東平王蒼上疏諫、乃止、
光武之抑損陵制、其言痛切、明帝奉行、所以爲孝、以
帝之明、乃欲爲兩陵起縣邑、詎非習見西京舊制、意
謂不以天下儉其親哉、然與光武之初詔不合矣、善
哉東平王之諫也
初明帝置永昌郡、以鄭純爲太守、純卒、後人不能撫循

夷人、哀牢王類牢、殺守令反、
邊郡難得其人、故初以德化招徠、遂成郡縣、後卒怨
叛、不免用兵也
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遣兵守其地、二年
伊吾罷屯、匈奴即以兵守之、地有所必爭也
上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
之故、
以不封外戚、爲致旱之應、此必馬氏賓客倡爲此說
而言事者希旨附和之耳、明德援黃霧以折之、足闕
其口
太后詔曰、先帝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

欲以馬氏比陰氏乎、馬氏不及陰氏遠矣、
馬氏不及陰氏、明德蓋實見其然、非故爲謙抑也、後
果如其言
帝復重請、太后報曰、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
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
陰郭中興之后等邪、
竊嘗謂亞夫守高祖約、力爭王信之侯、識出賈鼂之
上、明德引以報章帝、蓋亦心折其言也
太后又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
必傷、
此格言也、富貴之家可不知所警懼哉、明德眞能守

伏波之家法者、諦觀此書、何其與誡兄子書如出一
手也
馬廖慮美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
廖此書固將順其美、亦聊以塞白耳、其言殊淺陋、乏
深味
安邑縣吏、略妻羌婦、其夫殺吏、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
羌遂共殺延、相結爲寇、
金城之變、起于小吏略取羌婦、後命將出師、僅乃克
之、安邊固須良守長
第五倫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
天性峭直、但奉公無私耳、固無妨于論議之寬厚、俗

吏苛刻。意在希上旨以自取利。外若悻悻內實靡靡。與峭直者正相反也

馬防擊布橋大破之、詔徵防還、留耿恭擊諸未降者、恭嘗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三年

恭斬首千餘。納降數萬。其功灼然可紀。乃以忤防之故被劾下獄免官。則防之爲將可知矣。其爲人亦可知矣。

帝封舅馬廖、及防、光、皆爲列侯、太后聞之、曰、吾日夜惕厲、思自降損、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四年

明德之爲此言者。有見乎馬氏之不終也。不然、亦何必痛心疾首慨乎其言之哉。使廖等聞而知戒、重自貶損。以陰郭爲法。詎非賢后之所厚期。而無如其但知上書辭讓。未能洗濯身心。痛改其所爲也。未幾而明德之言驗已。

日有食之、詔舉直言極諫、尋以外官多曠、並以補任、

以直言極諫補外官。重親民之吏也。漢吏治所以近古歟。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帝以徐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千人就超、

與官屬三十六人。立功萬里之外。以夷攻夷。不費中國兵糧。至此佐之者、僅一假司馬將弛刑千人而已。定遠之才略洵不可及。而非帝假以便宜、亦不克展其手足也。

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六年

邑宇逼側。遂多火患。當時必苫草爲屋也。教之儲水。又不如教之陶甓。

初、宋貴人生太子慶、梁貴人生子肇、竇皇后養肇爲子、恃寵謀陷宋氏、誣言宋貴人欲爲厭勝之術、七年

竇后恃寵。搆陷奪嫡。光烈明德之家法掃地盡矣。宜其卒致外家之禍。

廢皇太子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慶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

觀清河之幼知避嫌。則其廢固不以罪矣。帝此舉大累盛德。而漢廷迄無一人爭之者。詎非以光武之于東海有故事可循邪。

竇皇后欲專名外家、忌梁貴人姊妹、數譖之于帝、漸致疏嫌、竇氏作飛書、陷梁竦以惡逆、遂死獄中、

既陷宋氏。又陷梁氏。竇后之媢妬。固不必言。而諸竇兄弟既爲后求宋氏之過。又作飛書陷梁竦而致之死。皆所云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者。以帝之明而竟爲所惑。何也。衽席之愛難割。而浸潤之譖易行也。

馬廖不能教勒子弟皆驕奢不謹防光資産巨億食客常數百人廖子豫投書怨誹于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奢侈踰僭悉免就國

觀馬氏兄弟之驕奢放縱方知明德之諄諄戒敕將以防之于未然也太后崩而益無所忌憚矣

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並侍宮省賞賜累積第五倫疏請嚴敕憲等無妄交通士大夫

帝之退諸馬未爲過也馬退而竇進則薄于毋黨厚于妻黨其爲盛德之累不細矣卒之竇氏以亂政而駢誅又不若諸馬之就國猶得自全也司空沮馬防之將兵斥竇憲之妄交皆卓然讜論

竇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皇后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

帝以孤雛腐鼠喻憲視憲甚輕也所以卒不加罪者皇后爲之深謝也明德下詔以止兄封竇后毀服以解兄罪一則裁以公義一則溺于私恩所見不翅逕庭矣卒之竇氏之亂政倍于馬氏其致禍亦什倍于馬氏然則后之愛兄殆適以害之乎

帝遣李邑送烏孫使者至于窴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

邑初到西域爲龜茲兵衆所懾故懼而欲還耳其毀班超則以超言西域之功可成與己異議也帝前因第五倫楊終之議罷伊吾屯兵并徵超還矣至此復有李邑之毀使非帝知超忠秀以西事而不爲浮言所惑不惟功敗垂成超且獲罪矣固知非帝之明不能盡超之用也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韋彪議曰士宜以才行爲先其要在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又言天下樞要在尚書宜重其選（元和元年）

外官重二千石內官重尚書當時非不知之彪之議則二千石宜取忠厚之人尚書不重文法之吏

召前臨淮太守朱暉拜尚書僕射

暉年已八十免官家居帝乃詔拜尚書僕射以其素以强直著稱也此用韋彪之議

北匈奴驅牛馬萬餘頭與漢交易南單于遣輕騎出上郡鈔之大獲而還

漢未嘗加兵于北匈奴而不敢爲寇鈔亦不敢與班超爭西域者南單于時伺其隙也此匈奴分爲南北之效

詔民産子者復勿算三歲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二年）

産子者復三歲懷妊者賜胎養穀當日有司未知奉行何如而立法殊有父母斯民之意非後世所及

詔三公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夫
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
下有怨心、
察吏首在安民、進安靜而退苛刻、帝承永平之後、寬
以濟猛、可謂知務矣
幸魯、祠孔子于闕里、帝謂孔僖曰、于卿宗有光榮乎、對
曰、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于光榮、非所敢承、
僖之言可謂得體矣、光榮一家之私恩、尊師重道、百
王之盛典、不敢承光榮、正所以歸美于上也
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宜還南單于所掠北虜生口、鄭弘、
第五倫、以爲不可、

南單于先歸漢、保塞北匈奴、猶寇鈔不已、後漸疲弱、
始求和親、漢第羈縻勿絕、與南單于情事迥異、漢廷
議者、皆欲以南制北、故未有不左袒南單于者、此鄭
弘所以斥諸言還生口者、爲不忠也
帝乃下詔、倍償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
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贖還生口、以示信于北、論功加賞、以示恩于南、帝處
此可謂權而得中
鄭弘數陳竇憲權勢太盛、言甚苦切、三年
弘數陳憲之權勢太盛、言必不誣、則知史所書帝不
授憲以重任、未必然也

弘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近日王氏之禍、昞
然可見、願陛下誅四凶、以厭人鬼憤結之望、
弘至死猶以憲罪惡、悚切言之、不媿史魚尸諫之直
帝非不重弘、而不能退憲者、並非憲有迷主之術也
帝不能割衽席之愛、且以爲我能制憲、而未計及于
千秋萬歲後也
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制、著成漢禮、班固以爲宜集
諸儒共議、帝曰、會禮之家、名爲聚訟、
褒之禮、誠不足爲一代定制、帝謂禮家聚訟、則適中
諸儒之病
護羌校尉傅育、募人鬬諸羌胡、羌胡叛出塞、育追之、爲

所殺、隴西太守張紆、誘殺迷吾、以其頭祭傅育、家迷吾
子迷唐、據大小榆谷以叛、張紆不能制、章和元年
燒當之變、傅育先挑其釁、張紆復激成之、不罪二人
漢失刑矣
京師四方、屢有嘉瑞、言事者咸以爲美、太尉掾何敞、獨
惡之、
敞見衆瑞而惡之、惡其增飾以啟主上之侈心也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
婚吉凶、始終制度、凡五百十篇、
舊典未必盡合五經、而復雜以讖記、褒之爲禮可知
矣、宜帝納之而未見施行也

帝篤于親親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賞賜禁臣過于制度何敞奏記宋由以賜賚宜有品制愛賞亦應有度由不能用（二年）

魏文帝以章帝爲長者此正所云君子之過常失之厚者敞之言可謂著明深切而由不能用則以其平日悾悾無違但知將順而不能匡救也

帝崩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故事

帝年方壯忽而崩逝遺詔但云無起寢廟而于後事一無付託是以母后臨朝外戚專政

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憲客崔駰戒憲曰漢興迄于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

可不慎哉

駰之言可謂直諒矣豈猶不知憲之爲人哉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憲以鄧彪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其所施爲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

憲之于彪一如王莽之于孔光

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耿秉以爲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

匈奴所以弱者以其分爲南北也章帝加恩于南而不絕乎北不惟以南制北亦欲以北分南最爲得策今乘北亂而出兵助南攻北南併北則合兩勢軍後將難馭矣秉但知北之可伐因以爲利宋意等曰鮮卑必將爲患而未言及南北合一之爲患更大也觀南單于上言破北成南共爲一國又言臣國成敗要在今年蓋其意在乘北之亂藉漢兵力以復故土其云令漢家長無北念則甘言以相誘耳

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竇憲遣客刺殺之太后怒閉憲于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

暢來弔而太后私幸之暢固罪不容誅太后之不正尤甚矣憲遣客刺殺暢懼暢之分其權也太后知暢死由于憲而閉之內宮怒憲之奪所愛也所以不即致誅者不忍于兄也而北伐之兵自此出矣

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訓曰張紆失信羣羌大動諸胡所以難得意者以恩信不厚耳

羌禍由于傅張挑釁濫誅故訓反其所爲以恩信招誘而其患立解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十二

甯陽黃恩彤石琴

漢紀十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

鄧訓發湟中兵、掩擊迷唐、大破之、斬獲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永元元年）

以恩信撫諸種。以精兵擊迷唐。故一舉而定。

竇憲將征匈奴、公卿詣朝堂上書諫、書連上輒寢、

公卿之書連上輒寢。皆憲恃中抑而不奏。或太后先入憲說。故置廷議于勿論也。

太后詔使者爲憲弟篤景並起邸第、勞役百姓、侍御史何敞上疏、以爲宜罷工匠、專憂北邊、書奏不省、

竇氏之奢僭。皆太后爲之內主。非徒私外家也。蓋其搆陷奪嫡。多賴兄弟之力。故必欲有以報之。盈廷交諍。而踵事增甚。竇固橫而后亦悍矣。

竇憲耿秉出塞、分遣諸將、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八十一部、登燕然山、勒石紀功而還、

憲所擊乃衰弱之匈奴。與衛霍所擊全盛之匈奴異。鐫金石難爲功。摧枯朽易爲力也。況有南匈奴精騎爲之助乎。

何敞上封事、言竇憲兄弟專朝、奢侈僭偪、誅戮無罪、憲乃出敞爲濟南王太傅、

是時直攻竇憲者。無如何敞。且首發劉暢之事。宜爲憲所深恨。乃虵虺之毒。得肆于鄧疊郭璜。而未及敞者。蓋敞以名儒重于漢廷。憲亦未敢加害。又皦皦不汙。足以自完。匪直有幸有不幸也。

初、北海哀王無後、肅宗遺詔令復齊北海二國、至是封蕪湖侯無忌爲齊王、北海敬王庶子威爲北海王、（二年）

齊武王首創大業。不數傳而國除。洵可慼傷。即此見章帝之長者。

詔封竇憲爲冠軍侯、篤爲郾侯、瓌爲夏陽侯、

太后專私外家。豈其逮事明德。于懿訓一不經意耶。

竇憲既立大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

班固傅毅崔駰文章爲東京弁冕。而皆失身于竇憲。惜哉。

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爲單于、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袁安上封事、極言其不可、上竟從憲策、

憲所以欲立北單于者。慮北之併于南也。然既已助南攻北。而空其庭。則不宜更立北單于。以失南單于之心。袁司徒之議誠是。已要之南北合併。必爲邊患。亦非完策。此舉之失。在于助南攻北。不若兩立俱存之爲得也。

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四年

周榮具草勝張竦作奏多矣。然不能自晦其迹。致爲竇氏客徐齮所脅。雖幸免飛禍。究非保身之哲也。

日有食之、丁鴻上疏、以爲上威損、下權盛、天不可以不剛、王不可以不强、宜收政臣失、以塞天意、

鴻之劾竇憲。何異王章之彈王鳳。皆因日食言之。而成敗頓殊者。所遇有幸不幸也。

帝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捕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竇憲大將軍印綬、與篤、景、瓌、皆就國、迫令自殺、

章帝崩時。帝年十歲。至此甫十四歲耳。乃能不動聲色。拔外戚之巨奸。翦權門之衆黨。亦可謂英斷夙成者矣。史稱鄧郭共圖爲殺害。不知誰爲首謀。若謂欲謀弑逆。必當預有擁戴。何以不聞欲立者何人。且竇氏曾否預謀。亦迄無左證。此蓋帝有見于竇氏之擅權亂政。積不能忍。故借鄧郭以發之。而其罪狀原未明也。是以張酺上書。以爲刑罪未著。後世不見其事。非所以垂示國典也。酺此書通鑑不錄。 帝幼爲竇太后養護。不令知爲梁貴人所生。乃于諸竇一無顧借。于太后亦一無瞻徇。而獨與廢太子慶共爲秘謀。或已知非太后所生。而梁宋二貴人均死非其罪。故與慶同患相卹歟。太后平日私于外家。無所不至。何以至此噤不一語。詎非內慙郭舉。又知帝意難回。而兩貴人之死由竇氏。慮久一併發覺。已亦無以自解歟。未幾憲等自殺。曾不數年。太后亦鬱鬱以終矣。

初、班固奴嘗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因逮考竇氏客、收捕固、死獄中、

固死非其罪。特兢以私憾痍斃之耳。然黨附竇憲。爲典文章。則亦有以自取。

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輿馬錢帛珍寶、充牣其第、垂意甚備、慶亦小心恭孝、故能保其寵祿、

東漢之東海清河二王。皆以廢太子保其福祿。而明

和二帝。始終恩禮不替。爲累代所希見。此固二帝之厚。亦二王之賢有以致之。如二王者。亦不幸而廢耳。使正位紹統。何嘗不克長克君哉。

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與議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

衆亦宦官之錚錚者。但因此遂開奄尹預政竊權之漸。東漢之亡。實權輿于此。漏師多魚。春秋所以謹書之以示戒歟。

太尉宋由以竇氏黨、策免自殺、太傅鄧彪、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許焉、

彪錄尚書憲所引用。其人亦竇黨也。由免而不及彪。

故內不自安而引疾求去

鄧訓卒、聶尚代爲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招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遂反、

訓以恩信撫納諸羌而驅逐迷唐者、知其狼子野心不可畜也、尚代訓、乃首招迷唐、非反訓政、正欲師訓之撫諸羌者、兼撫迷唐耳、乃旋致其反、則以未悉羌情輕舉妄動圖功而適以致敗也、安邊須良將、固難得其人哉

皇太后竇氏崩、梁禮以爲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帝感慟良久、張酺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從之、九年

竇氏旣誅、豈無左右言梁貴人之事者、況有清河王

朝夕侍側乎、帝特礙于太后不便明言耳、故太后崩而事卽白、

三公上奏、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不許、

當竇氏方盛、則擬鄧夫人以文母、及其旣敗、則比竇太后以呂后、廷議之不足憑、千古一轍、其請貶尊號幷止合葬者、不專爲竇太后也、逆揣帝意、欲追尊梁貴人爲太后、如薄太后之例耳、帝不用公卿之議、據禮以矯光武之失、其識卓已、

清河王慶、始敢求上母宋貴人冢、帝許之、詔太官給祭具、慶垂涕曰、生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

孟子所云、操心危、慮患深者、其清河王之謂乎、方其以儲君幼而見廢、母亦自殺、卽知避嫌、口不言宋氏、其心何嘗一日忘竇氏哉、特以年稚勢孤、故隱忍以俟時耳、及和帝正位東宮、深蒙親愛、至于同室共輿、此固帝之友于、而亦王之自結于帝也、迨章帝崩逝、太后臨朝、諸竇擅政、和帝雖嗣立、而勢等綴旒、清河尤危如朝露、一帝一王、煢煢兩孤子耳、太后與諸竇蓋視之若無物矣、乃帝與王決策于帷闥之中、覓取外戚傳、求索故事、出其不意、密布方略、遂得立仆權奸、此固帝之英明獨斷、而亦賴王之共定大謀也、史稱太后崩、帝始知爲梁貴人子、王亦求上母宋貴人

冢、此第據其共見者書之耳、帝之爲梁貴人子、及梁貴人之枉死、帝幼不及知、王長于帝、固已知之稔矣、當其朝夕不離、豈有不隱以告帝者哉、帝因鄧郭之事于竇氏兄弟、一無愛惜、于太后一無瞻徇、毅然無復渭陽之情、凱風之思者、皆王先入之言有以傷其心、觸其恨、而因以贊其決也、至此日而王亦可以慰母泉下矣、

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坐畏懦、徵下獄免、以王信、耿譚代領其營、譚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十年

高山之役、劉尚等雖斬虜千餘、而漢兵死傷亦多、所

云大破之者妄也信譚代將第以購賞招徠諸種迷
唐請降遂罷兵並未一創艾之也其詣闕貢獻亦文
降耳漢于羌姑息甚矣
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入居金城帝令將還大小榆谷
迷唐辭以種人飢餓不肯遠出護羌校尉吳祉等賜以
金帛促令出塞迷唐復叛
迷唐所以入朝貢獻欲還大小榆谷也既許其還則
又以河橋爲慮不肯出塞其狡詐反覆略可槩見祉
等欲以金帛餌之徒驕其心而速之叛耳
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侯霸擊破之種人降者
六千餘口迷唐遂弱久之病死

迷唐屢降屢叛卒以自誅漢之羌禍從此不息矣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喻麋相曹鳳上言宜
復西海郡縣廣設屯田上從之
夾河屯田據大小榆谷之饒奪西海魚鹽之利以實
邊而制羌猶是趙營平之遺策也惜乎其功未竟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上書乞歸朝廷久之未報
所以久不報者難其代也定遠東歸而西域多事矣
以任尚代班超爲都護超謂尚曰君性嚴急宜蕩佚簡
易總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
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
超以三十六人開西域奇策不一矣茲於西域既定
之後不用奇而用平平即其奇也
初太傅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
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選入
宮爲貴人至是立爲皇后
王賀自云活人而慶鍾元后鄧禹自云不妄殺一人
鄧訓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而福延和熹但王氏之
有元后卒致新莽之篡弑以夷滅禹爲中興元功爵
通侯食四縣自足傳世與家亦不必更賴女主擅朝
也史家書此其猶未免流俗之見也夫
司空徐防上疏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
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

漢儒經學惟在恪守章句家法防所言則後世帖括
之祖也
帝崩于章德前殿皇子養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
隆生始百餘日鄧皇后迎立以爲皇太子即皇帝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元興元年
皇子養在民間不于帝彌留之際迎置宮中乃收之
宮車晏駕後而又廢長立幼和熹處此亦太不詳審
矣岌岌乎殆哉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少子在位一年
以張禹爲太傅舍宮中五日一歸府以鄧騭爲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騭弟悝爲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中延平元年

不以外戚居禁內而以重臣舍宮中將以嬌賓太后之失也然禹雖見尊禮而鄧氏兄弟並侍中宿衞未幾帝崩定策迎立一皆鄧氏主之而禹不與聞焉則禹亦猶之鄧彪云爾

西域諸國反、徵都護任尙還、以段禧代之、副校尉梁慬、與禧等、入保龜茲城、龜茲吏民共叛、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乃定、

班定遠之去疏勒也胡人抱馬足留之、不得行今漢兵入城而龜茲吏民共叛詎非仁暴迥殊之效哉

孝安皇帝 諱祜、淸河王慶子、入爲和帝嗣在位十九年

封太傅張禹、太尉徐防、司空尹勤、車騎將軍鄧騭、城門

校尉鄧悝、虎賁中郎將鄧弘、黃門郎鄧閶、皆爲列侯、永初元年

三公以下封侯賞定策功也先封禹等次及騭等則不以私於外家爲嫌也此與禹舍宮中同一用意

段禧等、雖保龜茲、而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以爲西域數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遂罷都護、

班超之定西域不勞中國兵力以夷攻夷而漢坐收其效是時叛羌侵逼三輔且不能制又安能長駕遠馭于萬里之外哉惟有棄之而已

安定諸降羌、同時奔潰、燒當羌豪麻奴兄弟、與種人俱出塞、滇零鍾羌諸種、大爲寇掠、郡縣不能制、

遷降羌于郡縣與民雜居而吏復苦以徭役積怨成忿欲其不叛得乎此最失策

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仲長統謂事歸臺閣權移戚宦而遇有災異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足爲呼天泣血曲盡當時之弊已至云專委三公分任責成天變人妖然後可以分此罪則仍未有當也災異之來豈必三公有以致之亦豈策免三公足以弭之哉漢人過信陰陽五行故爲此謬舉耳

大長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司空周章、數

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前後漢有兩張禹皆見尊禮其人亦略相似宦官預政章數進直言禹但碌碌而已

周章、謀閉宮門、誅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尙書、廢太后、封帝爲遠國王、而立平原王勝、事覺自殺、

勝非有痼疾也鄧后以其年稍長自知有毋故置之不立而負立始生百餘日之幼孩因得養以爲子耳嗣因先不立勝恐後爲怨于是舍皇嗣而別立外藩鄧后之罪大矣章忠直之士其謀固有激而然也事覺罪止自殺平原亦得不坐太后殆亦自知衆心不附故不竟其獄歟

敕司隸校尉、冀幷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敕長吏躬親曉諭、

此必訛言羌寇將至、故攜老弱以避兵也、是時羌禍日熾、遂有鄧騭之遣、

鄧騭至漢陽、諸郡兵未至、鍾羌數千人擊敗騭軍于冀西、殺千餘人、梁慬破諸羌于張掖、年二

騭一無將略、其才又在竇憲之下、有忝祖若父多矣、

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釋被枉者一人、行未還宮、澍雨大降、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

太后非不聽察、但皆事之小者耳、因旱而錄囚、豈必太后親行乎、平反一囚、遂足上召天和乎、此乃久旱

雨忽大降、鬱極而通、適逢其會耳、自是雨遂不止、故旋有大水之災、水災有以異于旱災乎、

鄧騭使任尚等與羌戰于平襄、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龐參上書、以爲萬里運糧以就羌、不若總民養衆以待其疲、詔鄧騭還、留任尚屯漢陽、

騭軍屢挫、羌寇益熾、騭既自度力不能制羌、太后亦慮騭有意外之失、故參揣知其意、上書以巧爲迎合、其曰車騎將軍宜且振旅、此太后及騭所樂聞也、其曰留任尚督涼州士民轉屯三輔、則欲舉涼州而棄之以予羌矣、

遣使迎拜鄧騭爲大將軍、既至、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郊勞、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迎拜大將軍、係竇憲故事也、無論鄧氏覆轍宜戒、且憲之北伐實有克敵之功、騭之西征但有喪師之罪、應罰而賞、何以示天下乎、太后每以裁抑外家爲名高、至此何以不覈騭之功罪、而騭曾固辭封爵、至于五六、何以一聞大將軍之命、靦然受之而不辭乎、

司徒魯恭罷、恭再至公位、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

教誨諸生、固足成就後學、然非三公急務也、是時可謂多事矣、恭何不聞有所匡濟乎、然則所講者、特章句之學耳、

三公以國用未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爲關內侯、及虎賁羽林郎、下至緹騎營士、各有差、

入錢穀得爲關內侯、此西邸賣官三公銅臭之漸、

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單于曰、關東水潦、民飢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反、

聞漢衰而遂反、足徵稱藩保塞、特屈于一時、未嘗不覬衅而動也、豈恩信果足結其心乎、且漢于匈奴、亦何嘗眞以恩信結之、

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郃等、列于朝廷、又辟楊震、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之、年四

騭庸才乏眞識、其薦何熙等、徒慕其名、因自以爲名

耳、觀其因虞詡異議、即思中傷、固非誠心好士者矣、

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虞詡以爲有三不可、張禹善其言、四府皆從詡議、鄧騭由是惡詡、

名爲遷民避寇、實則割地予羌、策之最下、盡人知其不可、而鄧騭以爲然、則其畏懦苟且、槩可知已、詡之議著明深切、張禹意不及此、碌碌者固無足怪、然能用詡策而不狥騭意、則猶其生平可取之一端也、

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鄧騭以虞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吾立功之秋也、

詡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用以賊攻賊之法、而縣境皆平、是時漢廷有用之才、獨一虞詡耳、騭惡詡而信用龐參、無異輟良驥而駕罷驢也、何熙輩亦坐談客耳、烏足處盤根錯節之地乎、

羌既轉盛、緣邊二千石令長爭言徙郡縣以避寇難、時連歲旱蝗飢荒、民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喪其太半、（五年）

是時所徙者、隴西安定北地上郡也、徙郡避寇、其害如此、龐參之策、詎可行哉、而當時仍用參策者、鄧騭主之、而緣邊守長自度不能禦羌、故競爲苟且之計、以便其私也、

馬鈞、龐參各將兵擊零昌、參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亦敗還、並徵下獄、時梁慬亦坐事抵罪、馬融上書稱參慬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元初二年）

梁慬曾著戰功、猶可宥過責效、龐參何人、乃亦以智能與慬並稱乎、此必鄧騭欲救參、故授意于融、又恐救參不厭衆心、故幷慬言之、以掩其袒護之迹也、

虞詡說任尙曰、兵法走不逐飛、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步兵追之、勢不相及、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市馬、以萬騎逐數千之虜、大功立矣、尙用其計、

步馬勢不相敵、奈何以步兵追馬賊乎、是時羌衆不過數千、郡兵多至二十餘萬、乃諸將屢戰屢敗、竟莫

名其致敗之由、直至虞詡言之、任尙始知所變計、其亦漫不經心哉、

太后以虞詡爲武都太守、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赤亭、詡令軍中以強弩射羌、又設伏掩擊、大破之、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郡遂安、

是時以強弩爲行軍利器、以其致遠摧堅、功倍弧矢也、欲制馬賊、必築營壁、以其長于流抄短于馳攻也、自元明以後、用神機銃礮、其猛烈又倍于強弩、而堅壁清野之法、至今無以易也、

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以備羌、（三年）

前于魏郡、趙國、常山、中山、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處

羌自河東河內入冀州也、又于河內通谷衝要作塢壁三十六所、處羌自太行入恆山也、茲又于馮翊北界築候塢五百所、制羌使不得寇擾三輔也、與虞詡在武都、築營壁百八十所、皆堅壁淸野之策、羌自此不能遠出流劫、未幾任尚有北地之捷、而羌勢自此衰矣、蓋羌皆馬賊、長于馳突、短于攻守、且並無輜重糧饟、飢則攫食、飽則棄餘、一遇塢壁、進不能攻、退無所掠、而官軍改步爲馬、又得以追及而掩擊之、其勢不得不披靡而逃潰也

任尚與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于富平河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狼莫逃去、西河虔人種羌萬餘人、詣鄧遵降、隴右平、

漢所以制羌、惟多作塢壁、以防其奔突劫掠、而以輕騎追擊之、故至此遂破狼莫而平隴右、後世剿流寇者、當奉爲龜鑑也

鄧遵募羌雕何刺殺狼莫、詔封遵爲武陽侯、邑三千戶、任尚與遵爭功、坐贓棄市、

平羌、任尚功也、鄧遵但受虔人種降、並募人刺殺敗竄之狼莫耳、使非富平大捷、虔人安肯降、狼莫何可刺哉、此尚之所以不平而爭功也、乃遵以太后從弟爵封優大、而尚竟以罪誅、賞罰之紊極已

太后徵和帝弟濟北河間二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

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六年

太后注意自在鄧氏子孫、而必先及濟北河間二王子者、以明己之不私外家也

益州刺史張喬、遣楊竦擊封離等于楪榆、大破之、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降、竦因奏長吏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先懾以威、繼撫以恩、又劾奏長吏侵犯之罪、以服其心、邊夷自此靖矣、竦一州從事耳、而立功如是、漢吏洵非後世所及

初、西域諸國、既絕于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寇邊、敦煌太守曹宗、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

西域之叛服、依匈奴之盛衰、至此益灼然可見矣、遣一長史將千餘人、欲以招撫西域、安能與匈奴爭乎、宜其旋被攻沒也

太后聞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議宜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北、扞匈奴、

勇蓋仍師其父超之遺策、惟在因地乘勢、以夷攻夷、不須多遣兵也、但西域諸國、接匈奴右地、匈奴所必爭、得西域則匈奴弱、而非匈奴懾伏、則西域終不得

而臣我
朝所以開拓新疆、正以蒙古掃部內屬也
太后從弟康、數上書、以爲宜崇公室、自損私權、太后不
從、康謝病不朝、太后免康官、絕屬籍、
觀于袁敞守正而策免自殺、任尚爭功而下獄受誅、
鄧氏之擅政可知、觀于鄧康之絕屬籍、杜根之被撲
殺、太后之怙權可知
皇太后鄧氏崩、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
盜賊內起、每聞民飢、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
歲還豐穰、建光元年
溫公于和熹多稱其美、若以爲漢之賢太后、而其擅

政專朝、亦不能爲之諱也、竊謂和熹不無嘉言善政、
惟其昧牝晨之戒、闕復辟之義、謁廟錄囚、親舉玉趾、
甚至怒逐鄧康、撲殺杜根、盡明德之仁賢、呂雉之專
橫、和熹以一身兼之矣
上聞薛包名、徵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
如毛義、
帝于孟嘗良厚、已而卒不屈者、有見于朝政日紊、主
德多疵、故不欲食其祿耳
帝因宮人誣告太后兄弟謀立平原王、遂廢西平侯廣
宗等、皆爲庶人、鄧隲免特進、遣就國、廣宗及忠、皆自殺、
隲與子鳳、並不食死、隲從弟豹、遵、暢、皆自殺、

鄧禹所云、後世必有興者、至此竟何如、若非女主臨
朝、何至禍幾覆宗哉、且以禹之明達、既已位上公、爵
通侯、豈猶不知止足而妄覬非常之後福哉、故知此
等謬語、皆當時阿附鄧氏者爲之、以取悅于太后、非
禹果有是言也
大司農朱寵上疏、以爲鄧隲罪無申證、橫罹酷陷、詔免
寵官歸田里、
鄧氏之罪、由于宮人誣告、而寵鄧氏故吏、其言亦不
足爲定論也、和熹安能比德文母、隲等兄弟亦何嘗
同心憂國乎、
帝寵用耿貴人兄寶、封宋楊四子爲列侯、閻皇后兄弟、

並典禁兵、又封宦官江京、李閏、爲侯、與樊豐、劉安、陳達、
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中外、競爲侈虐、
太后崩、鄧氏廢、而內寵盛、閹宦熾、朝政爲之穢濁、方
知太后之不肯歸政、蓋亦有見于帝之弗克負荷也、
然帝之不君、太后實不能辭其責、廢皇嗣、擁外藩、又
不能慎加選擇、立長立賢、徒欲援樹童昏、自遂其臨
朝擅政之計、不得其人、以致炎祚中衰、而外家先蒙
其禍、詎非自貽伊戚哉、
尚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至議弄神器、改更社稷、
豈不以勢尊威廣、以致斯患乎、
據史所書、鄧賢于竇、而當時言者、以竇鄧並稱、至云

議弄神器改更社稷雖未悉其所指何事大抵鄧氏之勢亦重矣

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數糾發姦惡怨者詐作璽書下遼東都尉龐奮奮卽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煥上書自訟徵奮抵罪延光元年

詐爲璽書亦甚不易不惟璽文眞僞難測卽文句體式亦必諳習臺閣故事者方能依仿爲之苟漫不加察抵罪固無可寬而不究詐者主名及璽書之所由來亦何以懲後乎

黃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亦不拒之暫到京師卽還竟無所就

叔度之不仕有見于時之不可爲也其不拒友人者不欲居辟世之名也叔度之爲人不可知大抵和而介者也

范曄論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余曾祖穆侯以爲憲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淸濁未議其方若及門于孔氏其殆庶乎

叔度年十四而荀淑目爲顏子戴良以爲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難得而測則直擬而孔子矣要不若郭林宗所云澄之不淸淆之不濁爲能形容其器量也澄之不淸不絕物也和也淆之不濁不失己也介也故曰叔度爲人大抵和而介也至蔚宗所引穆侯之說轉涉玄渺似晉宋間人矣

敦煌太守張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

天下事難以遙揣類如是矣故曰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艱

以玄纁羔幣聘汝南周燮南陽馮良燮曰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薛孟嘗黃叔度及燮良皆守無道則隱之訓者也但二子不言而燮言之耳

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太尉部掾高舒

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三年

觀此則知遼東所下璽書亦奸人賂豐等僞爲之耳

太史言星變逆行樊豐等遂共譖楊震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車駕還京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

太尉于羣邪之中挺然獨立讜論不阿卒以身殉可謂蹇蹇匪躬者矣但是時以安帝之昏朝政之紊呼之不應救之不能乃不肯奉身引退遂致橫遭讒搆飲恨九泉徒使朝廷有殺忠臣之名而無裨時勢之萬一抑獨何哉

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來歷祋諷等十餘人詣鴻都

門詮太子無過陳忠與諸尚書共劾奏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

歷此舉無忝厥祖矣陳忠初則逆探帝意搆成鄧氏罪惡因而爲帝所重後雖屢有建白議論不無可採其人大抵智計有餘而非骨鯁敢諫者也故至此遂率諸尚書共劾歷等以順帝指

車駕南巡崩于乘輿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僞云帝疾甚徙御卧車驅馳行四日還宮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迎北鄉侯懿爲嗣 四年

閻后志在久專國政故置皇嗣而擁立外藩則仍鄧后之故智也

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生得軍就及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

勇之誅軍就功在傅介子之右漢竟置而不賞何也

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與中黄門王康等十八人于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誅閻顯兄弟及江京等遷太后于離宮封程等皆爲列侯是爲十九侯

閻氏所以束手就戮者以公卿百寮俱歸心于濟陰王也使閻顯早從崔瑗之計勸太后立濟陰王而已避位庶可保首領耳

受業袁佺齡
孫 力田 開田 福田 槐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十三

甯陽黃恩彤石琴

漢紀十一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

帝朝太后于東宮、太后意乃安、甲寅、赦天下、辛未、皇太后閻氏崩、永建元年

誅諸閻而遷太后、欲其意之安難矣、猶幸有此一朝耳、大赦甫八日而太后崩、恐亦不能免中外之疑

中常侍張防、賣弄權勢、虞詡案之、奏言其罪、防流涕訴帝、詡論輸左校、孫程請收防送獄、詡子顗、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即赦出詡、

程雖宦官無足齒數、而首倡迎立大計、又能以直言救虞詡而斥張防、亦此輩之錚錚者、是時公卿百僚非不知詡之枉、乃噤不一語、而論救乃出中人、漢廷其無人矣乎、帝以張防之訴而罪詡、以孫程高梵之言而赦詡、始終惟中人是聽、亦足惡也

班勇更立車師後王子加特奴爲王、又誅東且彌王、車師六國悉平、遂發兵擊走匈奴呼衍王、北單于引去、是後車師無復虜迹、

勇經理西域漸有緒矣、惜乎其功之未竟也、使漢能專任之、假以便宜、寬其時日、豈必不足繼其父業哉

西域諸國、皆服于漢、惟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與張朗將兵分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

朗先期至焉耆、受降而還、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此朗違約、非勇後期也、漢之公卿于二將功罪、憒憒乃至于是、且勇有斬軍就、定車師之大功、諸國服漢、皆勇之力也、是時舉朝竟無一人爲之別白、勇免而西域不可爲矣、廟謨如是、即定遠復生、亦安能有效哉

以許敬爲司徒、敬仕于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橈、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汙者、獨無謗言及于敬、當時以此貴之、二年

第能無所屈橈而已、不聞有所匡正也、第能無所染汙而已、不聞有所建白也、如敬者、保身則有之、殉國則未也、然亦足以媿當世之士大夫矣

帝備禮徵處士樊英、既至、帝爲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病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張楷譏其進退無據、

東都尙名節、故處士往往見重朝廷、究之純盜虛聲者十居八九、英尤衆著者也

溫公以爲孝弟著于家庭、行誼隆于鄉曲、仕不苟進、潔己安分、雖不足尊主庇民、亦清修吉士、王者當褒優安養、以勵廉恥、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

此等安分潔己之士、王者但當褒崇安養斯可矣、若隆以壇席、待以師傅、縻以美官、如順帝之于樊英、則

必有尊主庇民之略方能裨益邦家而副天下之望
張楷之言是也
時又徵江夏黃瓊將至李固以書遺之以爲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弘此遠謨令
衆歎服一雪此言
固此書可謂深明出處之道矣枕山棲谷獨善其身
耳若輔政濟民則必有以匡救其失不得云必待堯
舜之君始行其志也其云盛名難副而引樊英爲戒
尤足砭當世處士之失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欲探籌以神定選胡
廣等上疏以爲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

貌斷之聖慮五年
廣疏雖以簡求有德爲言但既云俔天必有異表又
云年鈞以貌則仍以色升以愛選耳亦非探知帝意
已屬梁氏故上此疏以贊成其事邪
尚書令左雄上疏極陳吏數變易及鄉官部吏損政傷
民之弊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又下有司考吏
治眞僞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陽嘉元年
令長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言善不稱德論
功不據實吏治日以壞矣尤足異者奏捕亡不受罪
過赦行賂洗滌奸贓何所懲懼乎況之鄉官猶大亭
長之類是也部吏功曹掾史之類是也皆由郡縣辟

置不命于朝而秩卑祿薄勳取諸民尤與應劭別者
也是時宦官子弟親族多爲令長其他亦往往夤緣
攀附以自固而便其私故宦官阻爲之道地耳
左雄又言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諸生試家法文
吏課箋奏有不承科令者罪之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
拘年齒帝從之
考試孝廉但取其文此即後世科舉之權輿盖鄉舉
里選之法必不可行于郡縣之天下若不取文而取
行則奸僞不可勝詰已
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
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雄所云試家法箋奏者亦試之于進身之始耳若釋
褐爲吏則自有覈實甄別之方唐虞敷奏以言然後
明試以功何嘗先責以政治乎廣等之駮謬已
胡廣出爲濟陰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自
是牧守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多得其人
廣不以左雄之議爲然其出守必有與新格牴牾之
處宜其以謬舉免也東京中葉以後孝廉之舉多由
宦官貴戚書屬請託名實紊矣此云察選清平恐亦
未必或雄之精明公直可以稍挽頹風耳
上聞郎顗精于陰陽之學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
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陰陽反節二年

凡爲陰陽學者先言災異而漢制凡有災異輒策免
三公故顗先以三公不得其人爲言但是時三公失
職久矣政在臺閣權歸戚宦而猶以災異責三公乎
且三公所以棲遲偃仰寢疾自遜者正以事權不屬
既不能與戚宦爭又不敢抗疏求去是以奉行文書
無所可否爲拱默自全之計三公誠尸位矣而亦豈
得已哉
顗又言臣書不擇言死不敢恨因條便宜七事
顗以死自誓殊爲激切但所指擿者第不能作禍之
三公耳七事中何嘗一言及宦官外戚乎
顗復上疏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廣爲禱祈暴龍

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書
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暴龍祈雨之法見于春秋繁露董仲舒爲漢儒之首
而所言幾同巫覡何也顗雖以陰陽名學而云皇天
不爲僞動應變要在責己卽王嘉所云應天以實不
以文者也足以正世俗厭勝祈禳之失
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謀帝封爲山陽君又封梁冀爲
襄邑侯左雄上封事引江京王聖等爲戒
雄言皆切中當時之弊而立言有體不爲激訐足爲
人臣進言之法
雒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

士使之對策上以李固爲第一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
者皆疾之
固策先言阿乳之濫封繼言外戚之擅權再言宦官
子弟州郡不得察舉又言尚書政本當審擇其人又
言牧守爲外吏師帥當淸其源末言紀綱猶水之隄
防朝廷猶人之心腹隄防穿漏心腹有疾則所憂不
在盜賊水旱而歸重于罷退宦官裁定員數所言皆
當時切務而無一言及三公與郎顗之言異矣史稱
上覽策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蓋深
有竊于其言也固此策其殆庶乎西京賈鼂之亞匹
歟

馬融對曰古之足民者量其才用爲之制度張衡對曰
舉孝廉皆先孝行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此棄
本取末且郡國守相免黜十餘人
融言老生常談且古今章疏似此者多矣可勝錄乎
衡欲借天誡以復孝廉之舊寬守相之罰殆非無所
爲而發者其言似是而實非也國家所以歲舉孝廉
者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六計必以廉爲準也專欲其
事親乎抑將以爲吏乎專欲其事親但考其行可矣
將以爲吏則宜兼試其才章句奏案皆才之可見者
也安得譏其舍本取末乎其論曾子尤不足訓若如
所云則曾子不列于四科將不得爲聖門高弟子乎

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爲左右所毀

參于徒中首探鄧氏意指建棄地徙民之議遂蒙拔擢致位通顯蓋以貪緣巧宦進者其他不問容詞之風乃云最名忠直何也或當時三公碌碌又在參下故參因以得名耳而已爲左右所不容則李固之免罪亦幸矣後參卒以不能約束後妻致前妻子無辜被殺不能齊家安能佐國哉段恭以自起李友爲比尤屬儗不于倫

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自露坐德陽殿東廂祈雨以尙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三年

帝雖庸闇而每有災變必引進名臣訪問得失尙不

失過災而懼之義惜乎爲左右所持優柔寡斷不克有爲耳漢儒篤信陰陽五行是其學術之一蔽然借天人感應之理警戒于君而盡言無諱裨益亦多矣舉言雖直亦第指帝之過失及公卿之佞邪未敢斥言戚宦也

張衡以儒者爭學圖緯上疏言圖讖成于哀平之際欺罔較然宜收藏一禁絕之

當是時而請禁絕圖讖其識卓已桓譚第言讖之非經衡乃直陳其僞亦因帝不信讖故敢昌言之耳使衡當建武之世未必敢爲此言言之亦必獲罪也衡言曲盡情狀學者可以悟矣而大儒如馬鄭者猶尊信不疑何哉

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以大司農黄尙爲司徒光祿勳王卓爲司空

劉崎孔扶舉所云阿諛苟容者免之而以黄尙王卓代其果有以異乎何不聞有所建白也

以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商稱疾不起且一年乃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李固以商和柔自守不能有所整裁奏記于商商不能用

東京外戚如商可謂賢矣惜乎爲不肖子所累耳固奏記于商第言天變可畏不敢言冀之放縱不法也

以梁冀爲河南尹冀居職多縱暴非法父商所親客雒

陽令呂放以告商商讓冀冀遣人于道刺殺放

知子莫若父如冀者可使之爲河南尹乎商既不能力言于帝爲之固辭知其縱暴亦不能禁直至刺殺與己素親之雒陽令仍不加察商已爲冀所愚并爲所制矣

扶風田弱薦同郡法眞帝虛心欲致之四徵終不屈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

名不必逃既已逃且避矣而欲其我隨我追是逃名因以釣名也烏足爲百世之師乎

初左雄薦周舉爲尙書既而雄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

賊受罪、舉劾奏雄、雄曰、是吾之過也、
舉不以雄之薦己而諱其過雄不以舉之劾己而責其負使在朝皆如是何有朋黨
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于中、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而宦官忌其寵欲陷之、
商以后父之尊猶令二子納交宦官以自固宦官之勢可知已而宦官顧欲陷之則所陷可勝道哉
中常侍張逵等共譖梁商與中常侍曹騰、孟賁、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汝曹共妒之耳、
飛章共陷李固而帝不察使客誣奏王龔而帝不悟

至此不爲逵等所惑非眞不信宦官也正坐偏信外戚耳
張逵等下獄伏誅、辭所連染多及在位大臣、梁商懼多侵枉、疏請宜早訖竟、帝納之、罪止坐者、四年
商于張逵之獄所保全者衆矣能爲少子不疑辭步兵校尉而不爲冀辭河南尹何也
且凍傅難種羌反、與雜種羌胡寇三輔、于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將兵十萬屯漢陽、梁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
帝之用馬賢蓋欲師宣帝之用趙充國以其老將習兵故以西事委之而責其成功也迨聞馬融皇甫規

言可以悟矣而堅執不移、卒致射姑之敗、不亦謬乎。
馬賢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以爲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安定人皇甫規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賢老于行陣恃將而驕融疏所稱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列于左右蓋以行軍爲樂者實古今將帥之通弊也融之料賢可云先見至欲假兵五千三旬克敵則未必然也融儒生耳未嫻軍旅之事而自負將帥之略恐又在馬賢之下矣若斯言出之皇甫規則庶乎其可耳
皇甫規上疏言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御、願假兵五千、

出其不意、與趙沖共相首尾、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帝不能用、
是時馬賢父子敗沒東西羌遂大合三輔震擾園陵被焚正朝廷旰食之秋規生長安定諳悉羌情所言著明深切非馬融之徒爲誇大者可比卽謂其年少官輕何難假以偏裨收其摧鋒之效而帝不能用者其言非權貴所願聞也
荆州盜賊、彌年不定、以李固爲荆州刺史、半歲、境內清平、徙固爲泰山太守、泰山盜賊屯聚、郡兵不能制、固以恩信招誘、賊皆弭散、
李固之刺荆州守泰山張綱之守廣陵皆以招撫弭

羣盜事類龔遂之治勃海緣當日郡縣不恤其民肆
爲侵刻若左雄所云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者民
不堪命是以羣聚爲盜屯結不散一旦曠然洗滌與
之更始則相率來歸各復本業耳此乃一時之宜未
可爲訓也
廣陵賊張嬰寇亂徐揚間積十餘年張綱爲廣陵太守
徑詣嬰壘請與相見爲陳利害嬰將所部萬餘人與妻
子面縛歸降漢安元年
嬰之怙亂非荊州泰山羣盜比綱此舉可謂軼出繩
墨之外矣屈太守之尊徑詣賊壘延賊上坐誘以爵
祿復置酒高會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引召其子孫爲

吏國體王章不幾掃地矣乎梁冀但遏絕其封尙未
文致其罪豈非朝廷務爲姑息不復以縱寇爲失律
邪
揚徐盜賊羣起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爲江淮巨
患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建康元年
張嬰甫降而揚徐盜賊羣起不得不命將出師足徵
弛法招撫非弭盜之良策也
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
朝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參錄尙書
事
太后攝政之初首進李固置之樞機要地非梁冀所
願也然固雖參錄尙書而冀爲大將軍居中擅權非
固所能與爭也
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詔擧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
甫規以爲姦臣權重所致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
規策第云大將軍兄弟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凡酒
徒戲客皆宜貶斥未敢直攻其專權害政也而已爲
冀所忿坐是沈廢于家積十餘年則亦孰敢攖其怒
哉
九江盜賊徐鳳馬勉攻燒城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
帝築營于當塗山中建年號置百官
其未爲盜也則肆爲苛暴以敺之其旣爲盜也則巧

爲諱匿以釀之其徒黨日衆屯結不散也則又曲爲
招撫以縱之繇是愚民競爲蟻附而奸民益以鴟張
不至稱帝建號不置也至此卽李固張綱恐亦無所
用其恩信已
羣盜發憲陵
憲陵順帝陵也在雒陽西十五里耳奉安未久輒爲
羣盜所發守護竟無人乎
孝冲皇帝諱炳順帝子在位九月
帝崩太后徵清河王蒜及勃海孝王鴻子纘皆至京師
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李固謂大將軍曰立帝
宜擇長年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立纘爲皇帝年八

歲（永嘉元年）

所以廢長立幼者固由太后意中有鄧閻故事志在臨朝亦冀之邪說惑之也李固正論何從入乎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梁冀深忌疾之

太后委任宰輔斥逐宦官可謂賢已使梁冀與李固同心輔政將順其美猶可雖武相蕃而無如冀之性成梟獍也

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李固奏免百餘人怨者希梁冀旨共作飛章誣奏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冀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太后不爲梁冀所惑固知李固之忠貞可信而卒不保其終者地近情親而浸潤易入也

廣陵賊張嬰復聚數千人反據廣陵

觀嬰之就撫旋叛益知張綱之曲事招納未免姑息養奸

西羌叛亂積年費八十餘億諸將多盜牢稟自潤以珍寶賂左右不恤軍事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納降者五萬餘戶隴右復平

觀此則知漢之羌禍諸將釀之諸將之賂悅左右庇之也李固所云腹心之疾非四支之病也梁並之平隴右純用招降不及任尚多矣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拜滕撫九江都尉與趙序討[illegible]合兵進擊衆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徐鳳以撫爲中郎將督徐揚二州事

馮翊得梁並而隴右平九江得滕撫而徐揚靖安邊弭盜惟在得人而已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曾孫勃海孝王鴻子在位一年）

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本初元年）

帝初立太后臨朝梁冀秉政而亟亟興學一時生徒之盛爲兩京所未有非眞能崇儒也欲以此釣取天下士之心杜塞其謗議之口而已而標榜之風因之

日熾黨錮之禍實基于此

帝少而聰慧嘗目梁冀曰跋扈將軍也冀聞惡之使左右置毒于煮餅帝食之而崩李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

當固之推舉侍醫非不欲竟其事而卒不能發冀之奸者內爲太后所制外爲冀所劫也胡身之謂固忠有餘而才不足實則由于權之不屬而非其才之不足也太阿之柄冀持之久矣庸可奪乎

議立嗣李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欲立清河王蒜中常侍曹騰等惡蒜乃說梁冀立蠡吾侯冀然其言

冀旣躬爲弑逆豈不知罪大惡極爲天地所不容何
肯擁立嚴明長君以自速禍淸河郎不爲官者所惡
其不得立明矣而諸公猶以爲言適足以觸冀之怒
耳

明日重會公卿冀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皆曰惟
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固復以書勸冀冀說
太后先策免固乃迎蠡吾侯志入卽皇帝位

固持異議立郎策免則知煮解之獄未可竟也

大將軍掾朱穆奏記梁冀勸以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冀
不能用

冀以弑君之賊處騎虎之勢而穆猶勸以專心公朝

何也穆非不知冀者殆亦姑爲是言以塞衆聽耳

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爲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胡
廣承旨奏黜之卒于家

任尙平羌而下獄以與鄧氏爭功也滕撫破賊而被
黜以爲宦官所惡也介胄之臣効命于疆場而受制
于帷闥亦可悲已廣承宦官之旨而効撫更甚于臣
衡與石顯比而沮甘延壽

受業袁倫龢
孫 力田 開田 福田 穩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十四

甯陽黃恩彤石琴

漢紀十二 孝桓皇帝 諱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在位二十一年

龍見譙 建和元年

此卽曹氏託單颺之言侈爲符瑞者也

以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冀弟不疑蒙子胤中常
侍劉廣等皆爲列侯杜喬諫不省

當此時而發讜議固宜言諄諄而聽藐藐矣

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舊典不聽冀
屬喬舉汜宮爲尙書喬以宮贓罪不用由是日忤于冀
以災異策免

李固杜喬執議欲立淸河王而冀立桓帝二臣危矣
乃固策免而喬猶不引身避位仍斤斤與冀爭冀能
不思甘心于二臣哉所以借劉文之獄舉淸河與固
喬而一網盡之也

淸河劉文與南郡賊劉鮪交通欲共立淸河王蒜事覺
有司劾奏蒜貶爵徙桂陽自殺

淸河人望攸屬李杜之所欲立而梁冀之所深忌也
處危疑之地欲自全難矣況有劉文之獄乎

梁冀因誣李固杜喬與文等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知喬
忠不許冀遂收固下獄門生王調等數十人詣闕通訴
太后詔赦之及出獄市里皆稱萬歲

寬喬赦固太后猶惓惓于二臣冀欲殺之心亦可稍緩矣而市人無知萬歲之聲鼎沸能不益觸冀之忌哉

冀恐固終爲己害乃更奏前事馬融爲冀作章表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

融爲當時大儒而附冀陷固無復顧忌如此而云經術不如不識一字之爲愈矣

固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顚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于義得矣夫復何言

未知廣戒得書何面目視天下人而二人圂恬不知恥也

冀白太后收繫杜喬亦死獄中暴固喬尸于城北令敢有臨者加罪固弟子郭亮與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喬故掾楊匡守護尸喪太后皆赦之

太后未嘗不知固喬之枉特爲梁冀所持不克自主耳

荀朗陵侯相荀淑卒淑博學有高行有子八人並有名當時人謂之八龍潁陰令苑康命其里曰高陽里

以荀淑八子爲八龍此當時標榜之習非定論也八子惟爽最著餘多無所表見至以高陽之才子八人妄相比儗而謬名所居曰高陽里公然以古帝號施之臣庶之家僭踰已甚後世往往艷稱之而不知其非也

陳寔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寔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倫語人曰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由是天下服其德

是時應太守辟召爲功曹掾史皆云仕于郡朝與太守有君臣之義蓋猶有封建之遺意焉寔此事亦非必人所難能而遽曰天下服其德則猶是標榜之所爲也

寔爲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如是豈有寃于人乎

前乃委曲周旋于太后常侍之間此第不禁民上控耳仲弓盛德而史所書僅如此乎

鍾皓素與荀淑齊名皓兄子瑾妻李膺之妹膺謂瑾曰孟子云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何太無皂白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怒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爲貴

孟子所云無是非之心非人者欲人知所取舍非謂持人短長也孔子不云方人則不暇乎不云惡稱人之惡者乎膺自負盛名而好臧否人物議論朝政卒

致清流之禍皓之言殊可味也
梁冀與妻孫壽恣爲貪虐所在怨毒朱穆奏記諫曰牧守長吏貪聚無厭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 和平元年
觀此則知當日盜賊之多由于賦歛之重而長吏之貪非徒剝民以自肥實皆裒厚貲以賂冀也穆受知于冀固宜有所匡正然穆若知幾亦可以去矣託身非所而久羈樊籠甘其餘粒乎
冀雖專朝縱橫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爲州郡要職朱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
冀之專橫無庸借助于宦官而猶與交結者意在內

外朋比其爲奸利也州郡要職親民之吏而宦官之子弟賓客盤踞其間何異使狼牧羊乎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梁冀疾之轉爲光祿勳兄弟有隙南郡太守馬融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
融爲冀作奏陷李固之罪應爲所親乃久淹外吏何也融梁氏客豈不知冀與不疑有隙而無端以過謁觸罪又何也殆以不疑好經書故與之臭味相投歟
崔寔作政論曰濟時拯世在于補綻決壞枝拄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而已
此言政貴因時立法所謂寬則糾之以猛猛則濟之以寬也
又曰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
此言孔子之論政各不同由于所急異務其識非拘牽章句之儒所及
又曰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大事哉
此言俗儒是古非今貴耳賤目之病
又曰孝宣皇帝嚴刑峻法海內清肅算計見效優于孝文
文帝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此寬仁之效三代下所僅

見也恐非宣帝綜覈之政所能企及
又曰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以理身喻爲國尤爲明切
又曰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致死是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文帝除肉刑意主用寬詔書具在可覆按也至欲輕反重則諸臣不能奉行非帝意也此論殊謬
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
實此論不無可採蓋以當日紀綱頹廢習爲縱弛戚

宦親黨漏網既多奸猾行賕動輒倖免故爲此矯枉之說耳篇中盛推宣帝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而以元帝威權始奪爲漢室基禍之主誠以宣帝誅霍氏法行乎外戚元帝任恭顯柄移于宦官其立言之旨略可覩矣但漢至桓帝主闇臣奸根本之地已壞用寬固失用嚴亦未爲得也仲長統乃云爲人君者皆當取則幾何不進申韓而退周孔哉

帝欲褒崇梁冀胡廣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黄瓊獨曰冀可比鄧禹食四縣朝廷從之

廣等以冀比周公欲依王莽故事冀未嘗必欲得之也若冀意先定豈瓊所能禁乎

太學生劉陶上疏以爲陛下不能增明烈考之軌妄假利器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永興二年

陶疏所言乃宦官子弟賓客任州郡要職之所致其言激切帝雖不省亦不罪也陶以孤生累進直言此處士橫議位卑言高者甘陵黨禍萌芽于此不足爲訓

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與東羌諸豪共擊匈奴薁鞬破之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悉以還之永壽元年

奐所以威行羌胡者非徒長于將略尤在先能絜己也故知用兵之道攻心爲上

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寇兗青徐三州連年討之不能克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二年

是時長吏如李固之在泰山張綱之在廣陵均能招撫羣盜立致郡境清平至韶爲嬴長賊不入境或一時風氣所趨羣盜亦知重名士邪恐會逢其適亦如蝗不入境猛虎渡河之類事本偶然言者遂侈陳之以爲德化所感耳此不能無疑

或上言宜改鑄大錢劉陶上議曰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三年

陶之意以爲民困不在錢輕而在羣小吞噬也洵屬探本之論然猶未及改鑄大錢之必不可也錢貨惟取輕重相準若鑄大錢則盜鑄者蠭起而犯法者不勝誅矣

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延熹元年

單于不能制其部衆以致羣起背叛寇邊改立乃其宜也詔云何罪而黜彼寇邊者誰之種族而單于無罪乎其必梁冀爲之以沮張奐耳

陳龜爲度遼將軍州郡震栗省經用歲以億計大將軍

冀與竈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坐徵還

事急則用竈之策寇退則誣以爲罪似此用人忠臣亦解體矣

梁皇后恃姊兄蔭勢專寵妬忌六宮莫得進見及太后崩恩寵頓衰后憂恚崩二年

王之後宮必按三九二十七八十一之數以與外廷公卿大夫士之數相準雖見于周禮恐三代聖王之制必不如是二鄭所云進御之序亦緣飾經文臆爲之說耳若如所云主志荒矣東漢諸帝自明帝以降年皆不永得非二鄭之說悞之邪

崔琦以文章爲梁冀所善作外戚箴以風冀怒遣琦歸

琦懼而亡匿冀捕得而殺之

琦以直言取禍雖昧保身之義與班固傅毅輩則有蘭艾之殊

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謀使具瑗合左右廐騶虎賁羽林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梁冀第收冀大將軍印綬冀及妻壽卽日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

冀專政二十年固由天子幼弱亦太后與皇后爲之內主耳二后崩逝而梁氏禍不旋踵矣帝怒冀雖由于擅殺陳授實成于謀殺鄧宣蓋宣女猛方以美色擅盛寵帝將立以爲后故因冀謀殺宣卽決計誅冀也猛之進由于孫壽而冀與壽之伏誅由于猛欲援女寵以自固而適以殺身淫狐妖蠱自貽伊戚哉

他所連及公卿以下死者數十人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爲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

梁氏根株槃互一至于此可畏哉冀本庸才務爲淫虐其攀附者大抵小夫孅兒酒徒戲客故至此一舉而空之不難也漢廷可謂重覩天日矣惜李杜二公不及見之耳

范滂少厲清節爲清詔使案察冀州守令贓汚者皆解印綬去會詔三府掾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

黨二十餘人

漢法于刺史外又有清詔使及舉謠言皆以三公掾屬爲之其考察郡縣可謂密矣而不能止奸宄者則以不肖守令類有戚宦爲之內主也當時奉使而出凡幾輩矣如滂者何可得哉

帝徵姜肱不至乃使畫工圖其形狀肱以被韜面工竟不得見之又徵魏桓桓曰今後宮千數可損乎左右權豪可去乎遂隱身不出

黃瓊薦五處士皆不至姜肱其一也以被韜面孟子所云已甚者桓之言明于出處之道

帝既誅梁冀權歸宦官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極諫帝

怒、逮雲送黃門北寺獄、五官掾杜衆上書、願與雲同死、
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
西京有槐里令朱雲、東京有白馬令李雲、均以外吏直諫聲震當世、或李慕朱爲人、故同其名邪、王章言羌胡殺子盪腸、蓋寬饒言五帝官天下、李雲言帝欲不諦、均非臣子對君之體、雖過非其主、罪由文致、然亦進言者所當引以爲戒也、衆、時義憤、竟以身殉李杜同死、乃無獨有對
于是嬖寵益橫、太尉黃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仍上疏極諫、書奏不納、
瓊于誅梁冀之初、首居公位、舉劾貪污、登進清節、海

鑑評別錄 卷十四 十

內翕然推服、使帝委以腹心、必能澄清中外、而無如嬖寵閹豎蠱惑日深、至此知不可爲、抗疏求去、所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純盜虛聲之誚、瓊庶乎有以雪此言矣
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
盜不過五女門、及不藥得中醫二語、皆見漢書、至今恆言每及之、鄙諺之由來遠已、
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侍中爰延、延上封事、曰陛下與河南尹鄧萬世對博、上下媟黷、惟遠讒諛之人、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病免歸、
帝于陳蕃爰延、似亦知其可用、而卒不能用者、制于宦官、而惑于羣小也、延之去是已
詔求李固後嗣、初固既策免、知不免禍、乃遣三子基、茲、燮、歸、固女文姬、豫藏匿燮、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託父門生王成、將燮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積十餘年、至是始還鄉里、三年
東漢有兩文姬、世多知蔡而不知李、李優于蔡遠矣、文姬知王成之可以託孤、而成不負所託、一奇女子、一烈丈夫、卒存忠臣之血食、蓋有默相之者、天道固不爽哉

鑑評別錄 卷十四 十一

新豐侯單超卒、左悺等四侯轉橫、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多爲盜賊、
東漢宦官所以流毒天下者、以其兄弟姻戚出爲牧守、而居中爲之內主、縱之使吞噬百姓也、
先零沈氐羌寇并涼二州、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叛歸、閎歸罪于熲、坐徵下獄、
義從之叛、郭閎稽固所致、罪不在熲、而束手就獄者、閎倚恃權貴、非熲所能爭也
羌寇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

關西兵、討零吾等、

規歷指諸郡將之同病。而以求猛敵不如清平。明孫吳不如奉法。蓋以生長邠岐。深悉羌寇致變之由。故言之親切。

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降者十七萬、東羌遣使乞降、涼州復通、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五年

規知羌患不生于外而由于內。故其出師名爲征羌。實則重懲貪吏劣將。以服羌之心。而後以恩信結之耳。其所條奏誅免如安定太守孫儁。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皆倚

侍權貴。不遵法度者也。斬羌首僅八百級而降納至二十餘萬口。其意主招撫可知。此左右所以乘機讒搆。造爲文降之謗乎。

武陵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李爽抱馬固諫、肅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復爽門閭、

太守避賊何其怯。殺掾何其勇。其勇正其怯也。爽死猶得上聞。帝之耳目未盡蔽也。

以馮緄爲車騎將軍、討武陵蠻、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

請中常侍監軍賜錢一億。不受推功。不居而上書乞骸骨。緄之慮患可謂深矣。卒不免爲宦官所陷。亂邦固不易居哉。

徵皇甫規還、論功當封、中常侍徐璜、欲從求貨、規終不答、璜忿怒、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會赦歸家、

是時、諸帥例進賂于宦官。卽規疏所云。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者也。規雖介然有以自守。而璜以小人度君子。方疑其坐擁自肥。故求貨不得。卽文致其罪矣。

詔徵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規上書、薦張奐、才略優、宜正元帥、朝廷從之、以奐爲度遼將軍、六年

規抱將帥之略。而忠義憤發。强直不撓。固挺然烈丈夫也。其以專閫讓張奐。而己爲之副。尤非功名之士所能。

西州吏民、爲段熲訟寃者甚衆、會滇那等諸種羌益熾、涼州幾亡、乃復以熲爲護羌校尉、

皇甫規平羌。以徐璜之陷而罪之。鮮卑不靖。則徵爲度遼將軍。段熲破羌。以郭閎之陷而罪之。羌患益熾。則起爲護羌校尉。罪二臣非帝意也。宦官爲之也。用二臣亦非帝意也。有所不得已也。如此用人。卽忠臣能無解體乎。

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極諫、復口陳曰、自和熹太后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帝怒不應、

彩強直自遂無忝乃祖按其所言則知中官干政始自和熹蓋女主臨朝未便與士大夫楚楚相對不得不假熏椓以司傳宣而外戚之橫亦由于此以其進見無時得以決策禁中非外廷所得預也胡身之以和熹爲牝雞鳴晨惟家之索詎不信然哉

黃瓊薨名士會葬者六七千人徐穉往弔進酹哀哭而去諸名士選能言茅容追及于塗問國家之事穉不答更問稼穡之事乃答之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位卑言高罪也以處士而問國家之事容失問矣宜孺子之不答也竊揣其所以不答者知容爲諸名士所遣欲藉以風諸名士也使諸

名士心領孺子不言之教則默足以容何至以臧否人物非議朝政遺清流之禍哉乃漫不省察方且譏孺子爲失人卽以郭林宗之達識亦第謬許爲愚不可及非眞知孺子者也他日孺子遺林宗書曰大廈之傾非一木可維何爲栖栖不遑甯處其卽不答茅容之意也夫

童子魏昭師事郭泰泰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以杯擲地如是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將以試童子之心乎殊可不必倘因煑粥偶爾失宜連叱弟子並以杯擲地則怒失其節矣此事不足彰林宗之美亦不足爲輕重而當時傳之史家因而書之是亦不可以已乎

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嘗舉有道不就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

是時太學諸生競相標榜輒加品目卽以林宗之賢猶不免好名之累清流之禍已脈胎于此若徐穉之清節仇香之篤行庶幾足爲士則乎

黃允晉文經曜名遠近託言療病京師公卿遣門生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輒以訪之隨所臧否以爲予奪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空譽違實宜特察之

二人自是名論漸衰旬日間慙歎逃去

黃晉二子並以臧否人物震動公卿符融一言而名論頓衰遂致不安其居蒼黃遁迹一時標榜之習漸成傾軋黨禍殆將作乎融之力非能攻二子也膺爲天下模楷名重太學士以其一言爲輕重膺納融言而二子失所憑依則知其初之謬負盛名亦必膺爲之揄揚也

大尉楊秉奏中常侍侯覽兄益州刺史參貪暴檻車徵參參自殺秉又奏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及其兄稱罪惡悺稱皆自殺八年

楊秉既正侯參貪暴之罪因奏免侯覽韓縯復發左

悺兄弟罪惡迫令自殺又奏具瑗兄沛相恭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爵鄉侯左回天具獨坐之勢倏一朝灰滅而單超徐璜唐衡之子孫襲封者並降鄉侯分封者悉奪爵土五侯至此盛極而衰亦可云見晛雪消矣漢之紀綱幾于復振帝似非不足與有爲而無如持之不固也

河南尹李膺表按北海太守羊元羣贓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廷尉馮緄考死單超弟山陽太守遷大司農劉祐移書沒入蘇康管霸田業帝大怒膺緄祐俱輸作左校

同一劾治宦官親黨乃楊秉韓縯之志得伸而三子

均因此致罪或帝一時喜怒抑諸宦官之寵自有盛衰乎

楊秉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列土嬖女充食空宮傷生費國又言第舍奇巧好爲微行之失拜爲議郎

瑜痛陳時弊不愧太尉之舉特詔召問擢拜議郎帝似知其賢矣而不用其言與拒諫何異

日有食之詔舉至孝荀爽對策曰後宮采女五六千人賦不幸之民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陰陽隔塞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九年

爽言宮女而不及宦官固不若劉瑜之切直然亦當時一大弊帝拜爽郎中而不聞出一宮女則仍從而不改者也

以皇甫規代張奐爲度遼將軍規數上病不見聽乃越界迎友人喪而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芳曰威明欲避仕塗耳吾當爲朝廷惜才遂無所問

威明功名之士至此乃欲以微罪去官少年雄銳之氣摧折盡矣

鮮卑聞張奐去招結南匈奴烏桓入塞寇掠復誘東羌共寇武威張掖詔復以奐爲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

觀此則知皇甫規之威略遠不及奐其諄諄以元帥

相讓有以也奐爲護匈奴中郎將官在度遼將軍下然以九卿作督實元帥也

帝初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爲尚書鄉人爲之謠曰因師獲印周仲進

爲帝者師逢掖之至榮也而反以爲譏此固由帝之學本無成亦足徵福之爲人不爲上論所重也

宛有富賈張汎賂中官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勸太守成瑨收捕汎等遇赦竟誅之並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侯覽使汎妻訟冤帝大怒徵瑨下獄

汎即有罪亦何至蔓及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其中豈無冤濫且于赦後行誅又不奏請平心而論不得

無罪當時特以中官衆怨所歸故以翦其支黨爲快耳

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東部督郵張儉舉奏覽罪覽遮截章不得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

一郡督郵耳而破冢宅沒資財亦太甚矣若如袁紀所書與盜賊何異雖侯覽爲衆怨所歸亦不應刈其家屬賓客如草菅也蓋漢之太守得專誅殺故督郵因以倚勢作威也是時山陽太守翟超坐罪髡鉗輸作左校而儉竟潛身亡命矣

襄楷上書郎召入詔尙書問狀楷言古者本無宦臣武

帝末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尙書承旨奏楷背經誣上收送雒陽獄帝釋不誅猶司寇論刑

楷疏假天變爲言指斥悚切殊足動聽其因皇嗣未立而以爲宜修德省刑又以爲好色及寵待黃門所致皆因事納忠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至云老子浮屠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乖其道不能獲其祚則又因帝所好而導以易從並可見其悽悽之忱已楷不在諸名士之列而言殊有識

成瑨死獄中岑晊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不能奮戈相待反容隱之乎咸服其裁正

南陽之誅張汎岑晊主之乃成瑨死而晊逃山陽之搉侯覽張儉爲之乃翟超髡而儉遁初則要君致釁繼復委罪偷生二子之罪均也賈彪閉門拒晊當時既咸服其裁正矣乃猶競爲匿儉何也

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于赦後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

膺所以負重名者太學諸生爲之推崇也其首罹黨禍者亦以交結生徒爲怨家所藉口也使第當官行法雖赦後擅誅亦何至遽干帝怒哉

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

蕃不肯平署帝愈怒下膺等于黃門寺獄大僕杜密與膺名行相次時稱李杜故同時被繫

李杜之獄至此三見是時爲諸君子明其無罪者惟一陳太尉耳然太學品目首曰天下模楷李元禮次曰不畏彊禦陳仲舉則養游士結諸生太尉亦難免此謗矣固宜不足以回天聽而尋即策免也

黨人獄所連染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恥不得與乃自上言宜坐朝廷不問

規此舉自是一時義憤所激究未免好名之過

杜密嘗爲北海相遣鄭玄就學卒成大儒後去官歸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閉門無所

干及，甯曰，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聞惡不言，自同寒蟬，此罪人也，

密名次李膺所云自是當時臧否月旦之習氣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劉勝寒蟬未可皆也

匈奴烏桓聞張奐至，皆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惟鮮卑出塞去，

奐之威略可以行乎匈奴烏桓，而鮮卑則力不能制，以其地大人衆，東自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西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綿亘萬里，今之鮮卑正昔之匈奴也

陳蕃既免，朝臣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使訟之，武上書極言李膺等之枉，因以病上還印綬，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永康元年

彪所以西行者，以武諝可以回帝意而已之說得行于武諝也，武上書極諫，即謝病還印綬以去，就爭可謂不遺餘力矣，而帝意不遽轉者，以武雖后父，而后無寵也，故卒須宦官之爲力

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今修善身陷大戮，願埋滂首陽山側，不愧夷齊，甫爲之改容，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大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禁錮終身，

仲尼此言指爲善之誠，去惡之決，皆自脩其身，非謂善人之善，惡人之惡也，若謂惡人之惡，則與攻其惡勿攻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及惡稱人之惡者云云，皆自相矛盾矣

范滂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

滂是時方遁還以圖免禍，亦已晚矣，況士大夫標榜未已，滂又名列八顧之一乎

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竇武白太后，定策禁中，迎解瀆亭侯宏，欲立爲嗣，

不博訪公卿而私詢一御史，其言果可信乎，且宏年甫十二，何以知其賢否乎，武此舉太不詳審矣

孝靈皇帝 諱宏，河間孝王曾孫，解瀆亭侯萇之子，在位二十二年，

以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建甯元年

以武與蕃錄尚書，而兼用胡廣，詎非以其明習故事耶，未幾蕃責尚書而廣默無一語，則其因人成事老而彌工矣

段熲既定西羌，東羌先零等種既降又叛，桓帝問熲，熲上言以騎五千步萬人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帝許之，

東羌屢降屢叛，詎非以皇甫規張奐專主招撫之所

致乎熲之痛剿、固有所不得已也。

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

皇甫規平羌、納降二十餘萬、斬首僅八百級耳、熲一戰而斬首八千餘級、軍威振、賊膽懾矣、

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武子機、兄子紹、靖、中常侍曹節等、侯者十一人、盧植上書說武、宜辭大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特封陳蕃爲高陽鄉侯、不受、

東京外戚、武實佼佼、但亦未有卓然之識、故立幼受封、仍循故轍、不能用植說也、蕃可謂有守矣、

段熲將輕兵追羌、連破之、羌遂大敗、餘悉散入漢陽山

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

奐言自是正論、並非沮敗熲功、而熲力請用兵者、有見于羌之破滅不難也、

熲復上言、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臣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

徙羌內郡、與民雜居、日久必不相安、蓋羌弱則受民之凌藉、強則必思報復也、譬平伏波功垂兩漢、當時以大漢之力、制小羌、故可以玩之股掌、任我指麾、乃以一時之功、卒貽百年之患、安邊禦夷、洵未易言哉、

陳蕃與竇武、謀誅宦官、武白太后、太后曰、漢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

太后之言是也、而未盡也、盡誅固不可、盡廢亦不能、而漢之故事亟應釐革者、則予以權而俾干政也、

武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冘豫、事久不發、蕃上疏力言之、并請宣示左右、太后不納、

太后以女主臨朝、不得不藉力于宦官、且地近情習、其意存袒庇、固其宜也、武白誅節等、既事久留中、而蕃復露章彈奏、俾宦官得以乞憐太后、而早爲之所、乃機事不密之顯然者、

武使黃門令山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獄、復奏收曹

節等、武出宿歸府、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乃誣武廢帝、夜召共普等十七人、謀誅武等、

此何時而武出宿歸府、俾瑀得以盜發彈章、從中搆難、詎非坐失事機哉、

曹節白帝、請御德陽前殿、劫太后、奪璽綬、使鄭颯持節及御史謁者、收捕武等、

太后婦人、帝方冲幼、故中官挾之以號令內外、其所以惟所欲爲者、則由于竇武不在禁中也、

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召會北軍五校士千餘人、屯都亭、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刃突入承明門、

武以外兵謀攻內宮而不知其穴社憑城所挾者重也蕃不與武亟籌與難紓禍之策乃自將八十餘人拔刃大呼欲何爲乎

王甫使劍士收蕃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曹節等矯詔使周靖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

張奐段熲皆東漢名將乃奐爲曹節所使將兵以誅竇武熲竟助宦官爲惡致與王甫同誅惜哉

以司徒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

武蕃誅而廣獨錄尚書事可謂容容厚福但未悉此時施何面目以見士大夫況巍然立于百僚之上邪

有青蛇見于御坐上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郎中謝弼上封事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皇太后定策援立聖明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女后 二年

蛇妖不必爲女祥蓋以宦官毒如蛇虺竊執天柄如蛇之蟠御座也弼言切中時弊但帝以冲齡擁虛器奄豎專朝未知向誰言之徒以賈禍耳

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惟陛下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

是時帝年甫十四不聞有豔妻之愛舉朝受制中官亦安得有皇甫之權賜所答亦聊以塞責耳不敢如謝弼之有所指斥也

段熲縱兵奮擊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皇甫規張奐未嘗非良將當時亦未必無良吏而就撫旋叛寇掠不止則羌亦自取其誅耳溫公但憫羌被兵誅之慘而不思民遭羌禍之酷也

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下州郡考治李膺詣獄考死范滂與母訣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有何恨滂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孟博告子之言似是而實非也惡不可爲固已爲善惟當反求諸己自修其身耳以處士而互相標榜邀

取名譽公然非議朝政凌轢公卿安得云不爲惡乎無補于國是之萬一乃至身罹囹圄不得終老母之養謂之何哉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

儉可謂既有令名又求壽考矣首發大難之端致起大獄禍延搢紳毒流海內不能捐身以謝天下又不能逃遁于無何有之鄉而乃偷生鼠竄望門投止以致經歷之家破滅相踵猶覥覥焉于草間求活豈復有心肝面目者哉以視范孟博又不可同年而語矣

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翦鬚變形、入林慮山中、爲冶家傭、黨禁未解而卒、

岑晊亡命、賈彪不納、張儉逃死、夏馥變形、有識之士、自不爲虛名所眩、而亦有以自處也、然馥所以能自全者、以其非宦官所必欲甘心者也、若儉者、必如范滂而後可耳、

袁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不爲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潛身十八年、卒于土室、

東京世家袁楊並稱、楊氏始終不失震之家法、袁氏自逢隗以降、安之家法掃地盡矣、閎尙有以自守、

初、范滂等非訐朝政、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申屠蟠歎曰、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于評論、

袁閎土室、申屠蟠因樹爲屋、皆能于黨錮之世晦迹自全、然使叔度尙在、自當超然流俗之外、不假土室樹屋也、

温公論曰、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士類殲滅、不亦悲乎、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郭泰居八顧之首、其得免亦幸耳、見幾而作、惟一申屠蟠、

太傅胡廣薨、年八十二、廣周流四公、歷事六帝、禮任極優、罷免未嘗滿歲、輒復升進、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熹平元年

廣歷事六帝、皆昏庸冲幼之主、宦官外戚穢亂朝綱、而能周旋其間、自保祿位、其人可知矣、後世惟馮道似之、正孔孟所謂鄉愿者也、萬事不理問伯始、以其練習故事、明解朝章、故遇有不理之事、便可問之、非責望也、此所云萬事、正賈生所云刀筆筐篋者也、

初、李暠爲司隸校尉、以舊怨殺蘇謙、謙子不韋結客報仇、殺暠妾及小兒、又掘暠父冢、斷其頭、求捕不獲、遇赦還家、段熲與暠善、乃殺不韋、幷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之、

不韋復仇、一時推爲盛節、卒取門誅之禍、不申公法、而任報私怨、仇殺何有已時哉、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帝頗好文學、而宦者李巡、以諸博士試甲乙科、有行賄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詔諸儒刻五經文字于石、而命蔡邕以三體書之、石經始自熹平、亦自宦者發其端也、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蔡邕上疏言其不便，朝廷不從。

此在當日自是禁錮黨人之一法，實後世回避所自昉也。世衰道歛，有不得不以禁令防閑者，三互誠不足訓，而弛法擇人，亦大非易易也。

帝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待詔鴻都門下，後爲尺牘及工鳥篆者，皆加引召。六年

帝蓋好爲小學者，故旣命蔡邕書石經，又自造皇羲篇，并于鴻都兼徵尺牘鳥篆之士也。若出自勤政圖治之君，游藝亦足爲美，而無與于治亂之數。在帝則玩物喪志之一端，而已況多有無行趨勢之徒濫厠其間邪。

蔡邕上封事曰：書畫辭賦，才之小者，陛下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而諸生作者鼎沸，高者頗引經訓，下則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姓氏。

漢儒重經學而輕辭賦，旣以爲當代博弈，又以爲有類俳優。東京承揚馬之後，賦多鴻篇，而邕言如是，則知唐宋專以取士，殊無當于敷奏以言之義，而竊成文冒姓氏，在漢已不免焉，何古今之不相遠邪。

護烏桓校尉夏育請擊鮮卑，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兵利馬疾，過于匈奴，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

耗竭諸夏，并力蠻夷，誠爲失算。然鮮卑爲患，亦不止手足之疥搔矣。是時漢之兵力財力日形耗斁，育又乏將帥之略，以此當方盛之鮮卑，其勝負固有不待再計而決者。邕所云郡縣盜賊尚不能禁，醜虜必不可伏，洵屬破的之論。至比之于蟲蠆，方之以南越，此非擬不于倫，亦以對君之體當如是耳。觀其引高祖平城，呂后嫚書爲言，其意可知。

遼西太守趙苞遣使迎母及妻子，爲鮮卑所劫質，苞率騎與賊對陳，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苞進戰破賊，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歐血而死。

子烈士，母烈女，非此母不生此子也。然所失不在後之難全，而在初之不慎。值鮮卑入塞之時，安可冒然輕進，致陷網羅哉。卒之母子俱殉，妻孥亦同歸于盡，悲夫。

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詔問災異及消復之術，蔡邕對，以爲婦人干政之所致。帝覽而歎息，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罪，遂下邕于獄，劾以大不敬，棄市。呂強力爲伸請，帝亦思其章，有詔減死，徙朔方。光和元年

帝覽章歎息，似已納其言矣。及見飛章，輒下尚書詰狀，邕上書不省，一任尚書鍛鍊入罪。帝蓋全爲羣小所播弄，而無以自主也。及聞強言，又思邕章，豈以前

都不記憶邪然邕僅得免死仍與家屬俱徙朔方遇
赦不除罰亦重矣帝又何嘗思其章乎
太中大夫橋玄幼子爲人所刦登樓求貨玄不與司隸
圍守玄家不敢迫玄曰豈以一子而縱國賊促令攻之
玄子亦死 二年
鮮卑刦質趙苞母妻乃外夷入掠所爲不足異也三
公之子于門次被刦輦轂之下盜賊公行矣玄不惜
其子而促令攻賊殊爲得體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太尉段熲阿附之陽球爲司隸
奏收甫熲送雒陽獄甫及子萌吉悉死于杖下熲亦自
殺

球本以酷暴免官又陷蔡邕于罪其人特一酷吏耳
又爲程璜女夫則亦依附宦官以進用者及爲司隸
乃能捕誅王甫父子何哉蓋是時甫主眷已衰又爲
諸常侍所惡故球乘其休沐里舍輒奏其罪惡帝既
厭甫諸常侍又不爲之地故事得施行而球因以恣
其搏噬誅甫父子而兼及段熲也觀于甫子萌罵球
曰爾前奉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則球之素附
甫等可知及曹節見甫尸亦曰吾輩自可相食何宜
使犬舐其汁乎此謂甫之死由于諸常侍之不救而
球乘其敝無異犬舐其汁也是知球特鷹犬之才非
有忠貞之節與李膺之爲司隸不可同日語矣

曹節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
帝乃徙球爲衛尉
觀于曹節一言球卽時改官則知王甫之誅非球果
能制其死命也
審忠上書極言朱瑀罪惡章寢不報
忠兼訟陳竇之冤語極切至章雖寢而不及禍亦幸
矣或以但攻朱瑀而不及曹節譏邪
中常侍呂强清忠奉公帝封爲都鄉侯固辭不受因上
書極言曹節等封爵之濫及後宮采女之多并訟蔡邕
之冤段熲之功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東京宦官惟呂强有忠鯁之節若良賀之清儉抑其

次也强訟蔡邕兼及段熲尤持平之論熲附王甫洵
不得爲無罪但平羌之功爲東漢諸將所莫及安可
置之弗議哉陽球九江微功尚蒙棄瑕錄用況熲之
殊勳而既殺其身不復宥其妻子乎
司徒劉郃與陽球謀誅曹節等球小妻程璜之女璜以
球謀告節節等共白帝誣郃等謀不軌帝大怒郃與球
及陳球劉納皆下獄死
以陳竇之權力內倚太后尚不能得志于王甫碌
如郃者乃欲以一陽球誅曹節等又安能冀帝之必
從事之獲濟哉亦太不自審矣謀泄由于陽球小妻
而球亦不免詎非機事不密之爲害邪

作畢圭靈昆苑楊賜書諫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爲之（三年）

芝等所謂逢君之惡者文王之囿七十里今日百里又曰齊宣五里讀孟子尚未熟邪鴻都文學大都此輩耳

帝作列肆于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盜竊爭鬭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于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四年）

作畢圭苑列肆後宮弄狗駕驢皆天子而爲市井匹庶之事亡國之兆也

帝爲私稸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呂强上疏諫不省

强疏云天下之財莫不歸之陛下豈有公私可謂簡而盡矣又云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獘蓋郡國貢獻悉取之民多一費卽增一調故調廣而民困也所費之物仍不出所獻之中彼有所益必此有所損故費多則獻少也徒使奸吏肆其侵漁小民受其朘削此乃弊所必致而無如帝之迷而弗悟也

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害者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宦者子弟貪穢皆不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耽言其枉帝以讓馘濟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五年）

帝處此有三失焉三公糾舉失實不追覈其取賄狥縱之由但讓之而已一失也知二十六人之枉不加譴責而于貪穢素著之宦官子弟一併任其漏脫二失也坐徵諸人不復別其才品悉拜議郎三失也蓋紀綱掃地盡矣

鉅鹿張角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奔赴塞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

符水治病至今例有明禁蓋其由來舊已人情好怪

故或時病愈則以爲神未至病死以萬數轉以爲命合當盡也

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勸化爲民所歸楊賜上書言角誑曜百姓稍益滋蔓劉陶復上言角等陰謀益甚州郡忌諱莫肯公言帝殊不爲意

邪說惑衆未有不託諸勸善者而卒至于造逆角實其鼻祖也初則不解其意嗣復忌諱不肯公言黃巾之亂由郡縣醸成之守令因循積弊亦復千古一轍

角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大方馬元義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角初謀內外俱起若非其弟子上書告變禍發倉卒
東都危矣
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收馬元義車裂于雒陽下冀州
捕角等角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天下響應上問
計于呂强强請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帝懼而從之
中平元年
帝從强言第赦黨人耳至所請誅左右貪濁則褎如
充耳矣
發天下精兵遣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
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封侯貴寵上常言張常侍
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

趙忠等卽呂强所云左右貪濁者也帝方依之若父
母而强欲誅之是直攻其父母矣庸可冀乎
騎都尉曹操與皇甫嵩朱儁合兵擊潁川賊大破之斬
首萬餘級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
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
陳志雖云不能審其生出本末而以惇淵與洪仁並
列宗臣則夏侯氏子之說猶信
許劭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
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魏晉置中正蓋權輿于此
護軍司馬傅燮上疏曰黃巾雖盛不足爲憂臣所懼在

閹宦弄權忠臣將有杜郵之戮矣
燮謂所憂不在黃巾眞探本之論
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
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小黃門左豐觀軍植不送賂
豐譖植于帝檻車徵植減死一等
此卽傅燮所云忠臣不免杜郵之誅者
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于廣宗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
級赴河死者五萬人角先病死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又
斬角弟寶于下曲陽斬獲十餘萬人
黃巾之起扇動八州命將出師朞年平殄漢德雖衰
其人才猶非後世所及

朱儁圍趙弘于宛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張
溫上疏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
乃止儁擊弘斬之
臨軍易將固兵家所忌然必將如朱儁方可假日月
以責成功若推轂非才而因循久任其不至勞師糜
饟損威長寇者幾希
賊帥韓忠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儁曰秦項之際民
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黃巾造逆納降
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
此不易之論也後之庸將以主撫悞國者多矣
急攻連戰不克儁曰今外圍周固乞降不受所以死戰

也不如徹圍忠必自出出則意散破之道也
　軍法圍城必缺卽此意也盧植不能拔廣宗正坐不
徹圍耳
豫州刺史王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交通書上之上責
讓讓叩頭謝亦不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遂傳下獄
以直言攻左右者祭邕也而以飛章誣邕者卽左右
也上便宜譏刺左右者向栩也而誣栩爲張角內應
者卽張讓也上書請誅十常侍者張鈞也而誣奏鈞
學黃巾道者御史承宦官之旨也上張讓賓客書者
王允也而以事中允者卽讓也未幾劉陶陳耽相繼
陷害而呂强亦不免焉帝于諸臣直諫略不省詰而

奸宦乘機譖訴更不疑其反噬太阿之柄固已拱手
授之中官矣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皇甫嵩鎭長安以討之崔烈以
爲宜棄涼州傅燮曰斬司徒天下乃安（二年）
　烈無他建白但議棄涼州仍拾麗參唾餘耳銅臭三
公有負程夫人舉主矣
皇甫嵩之討張角也沒入趙忠舍宅張讓私求錢五千
萬嵩不與二人奏嵩連戰無功徵嵩還收左車騎將軍
印綬削戶六千以張溫代之
　嵩亦幾不免杜郵之誅傅燮之言良然
張溫使董卓討先零羌還屯扶風溫召卓責讓卓應對

不順孫堅說溫斬卓溫不忍發
　堅計策可用溫不能用以至于敗蓋溫是時已怯而
畏卓矣
帝使趙忠論討黃巾之功甄舉謂忠曰傅南容有功不
侯天下失望今宜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于
傅燮變正色拒之忠懷恨出燮爲漢陽太守（三年）
　不以失侯爲慍不以得侯爲榮必不肯濡足于權門
南容眞烈丈夫哉然漢陽一出不復生還矣
韓遂進圍隴西涼州刺史晉鄙率六郡兵討遂傅燮曰
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何及不若息軍養
德賂得寬挺爭勢必離然後討之功可坐待（四年）

是時鄙任治中程球爲士民所怨故燮以內變爲虞
　未幾果如所料鄙死而燮亦遇害鄙誠無足道以燮
之智勇乃竟坐困孤城一籌莫展惜哉
太常劉焉建議以爲刺史威輕宜改置牧伯焉內欲求
交阯牧董扶私謂焉曰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乃更求
益州朝廷以焉爲益州牧（五年）
　焉建議置州牧特自爲計耳求益州卽得益州其赴
西蜀猶價可知董扶言益州分野有天子氣其應在
先後二主乎
術士襄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會帝
欲北巡河間冀州刺史王芬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因

廢帝、而立合肥侯、

楷明于天文、其言卒驗、殆所謂多言或中者、芬謀廢立事未果而自殺、其軀則爲天文所悞者也

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于平樂觀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

前既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統之、茲復發兵講武、自稱無上將軍、其築壇擐甲直兒戲耳、蓋勲云黷武猶鄭重言之也、方王芬之謀廢立也、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亘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今董卓之亂將作、而望氣者云、京師當有大兵、其術士果能先

見邪、抑以政亂國危、而懵不知戒、則氛祲之作、亦人事有以召之也

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辨、王美人生子協、帝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于蹇碩、帝崩、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進稱疾不入、

欲立協不早定、臨崩以屬蹇碩、是導之爭也

皇子辨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何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己、欲誅之、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信而用之、

是時中官外戚、勢不兩立、非進誅碩、卽碩誅進、以其各領屯兵、力足相併也

蹇碩與趙忠等書、謀誅何進兄弟、郭勝以其書示進、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與進權勢相害、進舉兵圍票騎府、重自殺、

一蹇碩一何進一董重、爭權相軋、欲不內亂得乎、此皆帝各置之勢要之地、豫釀其禍也

袁紹復說何進、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進白太后、太后不聽、

宦官固足亂政、三署郎果盡貞良乎、其流弊將有不勝防者、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宦官賂遺、白太后爲之障蔽、故事久不決、

進雖粗疏、而引用名士、謀誅宦官、蓋亦有志之士、若苗者、既感宦官舊恩、復數受賂遺、乃與其母障蔽太后、誣搆其兄、品第又遠出進下矣

紹等又爲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陳琳諫、不聽、

是時進與宦官釁隙已搆、而太后不爲內主、故紹等欲召外兵脅以必從、而不慮及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也

曹操聞而笑曰、宦者古今宜有、但不當假之權、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

本初之計粗而疏孟德之言約而盡袁曹勝負即此已判

董卓駐兵河東、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鄭泰言、事宜速決、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

卓不就徵而拜爲州牧卓不委兵而但加責讓此靈帝姑息之失也不奉詔而駐軍觀變不臣之迹灼然可覩乃召其兵詣京師與開門揖盜何異進固無謀紹亦失策矣

進使王匡、鮑信、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

既召董卓將兵詣京復使丁原縱兵爲寇勢不至焦頭爛額不止矣

董卓聞召即時就道、上書請收張讓等、以清奸穢、太后猶不從何苗勸進、且與省內和、

竇武后父欲誅宦官而太后不從何進后兄欲誅宦官而太后亦不從女主顧惜內官詎非以地近入習其潛移默奪非一朝夕之故邪

董卓至澠池、進使种劭宣詔止之、卓還軍夕陽亭、袁紹矜進早決、于是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而促卓等上奏、欲進兵平樂觀、

卓久蓄不臣之心進此時即用紹計速誅宦官恐卓亦未肯罷兵京師蹀血必不能免然進兄弟不死部曲不散猶有以待之耳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第、皆詣進謝罪、惟所措置、袁紹勸進、便于此決之、進不許、

使于此時叱使收縛諸常侍一網盡矣而竟不能決者紹欲俟進之命進欲俟太后之命也

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言于舞陽君、入白太后、詔諸常侍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等、率其黨數十人、斬進于嘉德殿前、

諸常侍復入直進豈不知而施施然入宮乎蓋自以大權在握事已垂成而不復爲意外之慮也竇武以歸府而敗不當出而出也進以入宮而敗不當入而入也此皆事機之間不容髮者也

袁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遂引兵攻殺苗、紹閉北宮門、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

殺進者非苗而沮其謀者苗也苗死不枉矣

張讓段珪等、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河南中部掾閔貢、厲聲責讓等、手劍斬數人、讓等遂投河而死、

北宮宦者二千餘人袁紹既已了之讓等于河而制其死命者一河南中部掾耳何嘗藉外兵乎董卓

未至而宦官悉誅卓既至而大難方作矣

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何進及弟苗部曲皆歸于卓卓又使呂布殺丁原而并其衆卓兵于是大盛三千人更番出入詐少爲多曾無人偵探虛實何氏兄弟既死不亟收其部曲俾有所屬乃聽其自歸于卓爲虎傅翼漢廷空矣卓雖庸奴能無恣睢乎

卓謂袁紹曰天下主宜得賢明董侯似可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

卓特欲廢主以立威耳非果欲得賢明也史記卓語殊不了了揣其意蓋謂董侯似勝史侯但人有小智

而大癡者亦未知董侯定復何如爲今計且當立之云爾其實劉氏種不足復遺也

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

卓初以廢立語袁紹紹正言拒之橫刀徑出猶有英雄之槩隗此舉不惟有忝厥祖亦有愧于紹矣將以免禍而卒不能免也

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

卓追理黨人必蔡邕教之也

周毖伍瓊說卓擢用天下名士于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爽等皆畏卓無敢不至蟠得徵書人勸之行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

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荀爽百日之內驟至三公榮邪辱邪可賀邪可弔邪士于此時惟有爲申屠蟠耳然蟠所以得全者不在此日之不屈而在平日之自晦也

以曹操爲驍騎校尉操變姓名閒行東歸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欲起兵討卓

操不肯爲卓用知卓必不相容又見天下已亂是以東歸起兵欲以誅卓因乘機致大物也

受業袁佺齡[illegible]全校
孫[illegible]

鑑評別錄卷十五

甯陽黃恩彤石琴

漢紀十三　孝獻皇帝諱[illegible]在位[illegible]

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袁紹爲盟主鮑信獨謂
曹操曰能撥亂反正者君也殆天之所啓乎（初平元年）
溫公以正統予魏故凡橋玄何顒鮑信之稱美曹操
者皆詳書之以其爲命世之主也
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會公卿議衆皆默然
司徒楊彪以爲不可
卓色厲膽薄故欲遷都以避兵其意以爲據關中以
自固然後出兵以應山東即荀爽所云秦漢之勢也

此似非卓所及必有教之者
司空荀爽見卓意壯因從容言曰山東兵起非一日可
禁故當遷都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
爽非骨鯁之士此言乃順指以免禍耳
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梁衍說嵩迎接至尊
奉命討逆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
也嵩不從
嵩善用兵非卓能敵衍策甚工又非酈說可比而嵩
不從者不欲擅兵邀進車駕恐一有蹉跌即無以自
立于天下也此乃嵩守經不欲行權胡身之以爲自
度才不足制卓殆非也

車駕西遷卓悉驅徙民數百萬口于長安步騎蹈藉積
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人家二百
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
東京之禍更烈于西京董卓實爲之而召卓者何進
贊其計者袁紹罪坐所由二子亦無所逃矣卓特盜
賊之雄耳故斲喪王室尋取梟夷之戮
董卓在洛陽袁紹等諸軍畏其強莫敢進曹操曰卓劫
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遂引兵西
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
操之才百倍董卓而卒不能制卓者兵寡力弱權不
屬而謀不用也

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劉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桑民
悅年登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
是時宗室賢牧惟一劉虞耳若焉若表皆思乘時以
徼利者也然虞但能保境息民而不與山東諸州郡
合從以討董卓其猶昧于勤王之義乎
司空荀爽薨
爽登三公委蛇免禍未及一年遽以考終亦可云容
容厚福者矣爽爲荀氏八龍之一龍邪蛇邪
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以遵先典從
之
此何時而猶是古非今擅削祖宗廟號非惟不知機

急亦不得爲無罪矣。

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虞爲帝、二年

董卓欲學霍光。則云少帝居喪不戚。袁紹欲學周勃。則云帝非孝靈子。周霍皆漢之宗臣。志匡社稷。而爲後之奸臣所藉口。廢立洵未易言哉。

馥紹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錄尙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

馥紹之欲立虞。以虞近己。欲挾以號令也。操不欲立虞。以馥紹挾虞非己之利也。術之拒紹。不欲國有長君也。皆假公義以濟其私。惟虞之固拒不聽。出于至誠耳。

孫堅擊呂布、大破之、斬其都督華雄、復進軍與董卓戰諸陵間、卓敗走、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

堅威略、在當時諸將上。其不成、則天不與之耳。

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尙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爲未可、卓乃止、

卓欲稱尙父。不過妄自尊大耳。且卓黨欲以媚卓。卓固非必欲得之也。故聞邕言而止。其暴惡無狀。非邕所能匡正。邕亦不聞匡正也。

韓馥、欲以冀州讓袁紹、耿武等諫、不聽、趙浮等、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請以兄兵拒之、馥又不聽、乃避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

馥之讓非徒畏公孫瓚。實畏紹也。蓋有見于韓雄並爭。瓚紹逼處。自度不能與抗。故避位以圖全耳。紹拱手而得冀州。幸也。使馥從耿武等之計。用趙浮等之兵。紹立危矣。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衞尉張溫、與袁術交通、笞殺溫于市以應之、

胡身之以爲張溫不能斬卓于西征之時。反死卓手。爲可哀。夫溫何足哀。皇甫嵩不聽兄子酈之言而誅卓。又不聽梁衍之言而討卓。卒爲卓制。其不死亦幸耳。是可哀已。

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備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恩若兄弟、常山趙雲、從備至平原、

書先主因及關張。而幷及趙者。蜀之立國。始于先主。而關張佐之。趙亦同功一體之人也。

豪傑多附于袁紹、袁術怒、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

是時術結公孫瓚。欲以圖紹。紹結劉表。欲以圖術。二袁之隙。自此構矣。紹且誣漢帝非劉氏子。則術云紹非袁氏子。不亦宜乎。

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管甯邴原王烈皆往依焉

甯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而度安之原淸議格物而度以下心不安之潛逃乃免烈辭長史爲商賈自穢乃免處亂世而託迹異域者可以審所自處矣

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及天下亂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急避之彧依韓馥會袁紹奪馥位乃從曹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

四戰之地羣雄所爭必爲戰場若懷土不去鮮不及于難者文若此言足爲千古龜鑒是時袁紹方爲豪傑所歸而獨去之所見自別

曹操軍頓邱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入西山攻毒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羅于內黃大破之

此卽孫子圍魏救趙之計兵法所云攻其所必救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使呂布爲內應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令軍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

宜詔誅卓吏士皆呼萬歲卓亦獨夫耳李傕之變自是處置失宜

卓之死也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叱之曰董卓國賊君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

允之責邕春秋大義但邕雖爲卓所重而未嘗盡用其言邕亦委蛇以免禍並非一心向卓也以其逆不亦冤乎若追論其議削孝和以下廟號稱宗依擅議宗廟律罪之邕無以自解矣

邕言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亦爲之言允不聽邕遂死獄中

班固之于竇憲馬融之于梁冀蔡邕之于董卓皆以曠世逸才託身非所但固僅爲憲典文章而已未必與參謀議也融則爲冀用矣其作奏誣陷李固尤罪

之難逭者邕應卓徵本非得已且每進正言不無小補以三子並論邕最可原固亦可恕乃二子均塡牢戶而融竟免亦有幸不幸耳

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賊衆百萬不可敵也然以鈔略爲資今若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散擊之可破也岱不從

信所言切中事機惜乎岱之不用也使信不死當爲魏之佐命

劉岱爲黃巾所殺陳宮說鮑信迎曹操領兗州刺史詔以金尙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尙奔袁術

自領州牧而擊走王官操之得兗直割據耳

以皇甫嵩爲車騎將軍、

卓誅而以嵩爲車騎將軍、允未嘗專任以軍事也。使嵩得盡其用何有于李傕郭汜乎

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中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可以皇甫義眞爲將就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又不從、

是時亟應安置者董卓部曲耳。布勸盡殺旣不可從。與瑞議赦又不以時定以及議罷議留始終不與皇甫嵩謀又不肯以嵩代領其衆因知允未嘗以軍事任嵩也朝有頗牧而不能用允不能辭其責

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

何氏兄弟旣死。不亟收其部曲。而使悉歸于董卓。卓旣誅。不安置其部曲。醞成李傕之變。漢廷可謂無人。

李傕等遣使詣長安求赦、王允不許、傕等欲各解散、賈詡曰、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西攻長安、爲董公報仇、若其不合、走未晚也、

傕等庸奴耳。得賈詡一言而兵端復起。遂致漢祚遷移。詡固漢之蟊賊哉。

傕等率兵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使胡文才、楊整脩、解釋之、二人實召兵還傕、收兵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

傕等求赦既不許。迨將兵西行。又不遣將迎擊。而召欲解釋。何其措置乖方。一至是乎。是時皇甫知兵。呂布善戰。何難背城借一。乃均束手以待攻圍。又不能防叟軍之內變。允之剛愎寡謀。堪爲太息者矣。

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傕衆入城、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出走、招王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太常种拂戰死、

允之不去。拂之不撓。皆不失忠節。但徒死亦何益于國家乎。

初、王允以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傕等欲殺允、乃先徵宏翼、宏欲舉兵共討傕等、翼不從、遂俱就徵、傕

收允及宏翼幷殺之、

宏計若諧。自可轉禍爲福。不止爲允延旦夕之命也。明知今日就徵。明日族誅。何必與翼同入虎口乎。

王允始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得免于難、

溫公以瑞爲有功不伐。勞謙終吉。竊謂瑞所以甘讓討卓之功者。預揣允之必且及禍也。豈止有功不伐哉。

毛玠言于曹操曰、今乘輿播蕩、生民廢業、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諸侯、修耕植以畜軍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

玠一言而魏之王業基焉。其識又在文若之上。

徐州刺史陶謙、與諸守相、共推朱儁爲太師、移檄牧伯、欲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傕徵儁入朝、儁辭謙議而就徵、

儁之就徵于傕、亦猶皇甫之就徵于董卓、皆明知徵已非出帝意、而不敢違詔興兵、以失臣節者也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瑯邪、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襲殺嵩于華費間、嵩子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坑殺男女數十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四年

兗徐接壤、操旣得兗、故伐謙圖并徐也、按陳志、操凡兩伐謙、初伐在初平四年、蓋因下邳闕宣取泰山華費、略任城、故誣謙與之同反而加以兵、實則謙卒斬宣、不與同反也、溫公已于考異辨之、再伐在興平元年、方及父嵩避難于瑯邪被害之事、初伐不言復讐、至此始託言復讐以爲兵端也、范書併兩伐爲一、不及陳志之詳、實通鑑從范書也、

劉虞率所部兵十萬討公孫瓚、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

虞所謂仁義之師也、適以取敗而已、宋襄陳餘、皆前車之鑒也、湯武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誓師之辭旣嚴且愼、安可不臨事而懼哉、

田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入徐無山

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

管幼安以德自隱、龍蛇之蟄也、田子春以義伏衆、松柏之貞也、士不幸而處亂世、量力度勢、擇于斯二者而已、

陶謙告急于田楷、楷與平原相劉備救之、謙表備爲豫州刺史、興平元年

先主之刺豫州、謙所表也、與曹操之自領兗州者異矣、

前九江太守邊讓、嘗譏議曹操、操殺之、并其妻子、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性剛直、內亦自疑、乃與許汜、王楷等、共謀叛操、

操得兗州、宮之計也、至此乃內自疑而謀叛、蓋操初得志、果于誅殺、故宮慮其不相容也、

兗州郡縣、皆應呂布、惟鄄城、范、東阿不動、荀彧遣程昱至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

操攻陶謙、而兗州爲呂布所據、僅餘三城耳、乃操引兵還、與布拏戰不解、而謙不聞出一旅以掎其後、知其無能爲也

操至東阿、袁紹使人說操、欲使遣家居鄴、操新失兗州、軍食盡、欲許之、程昱言其不可、乃止、

是時袁曹方睦。操失兗州。故紹欲其遣家居鄴。名爲患難相卹。實則質其妻子以縻之也。微昱言。操幾入紹彀中矣

陶謙疾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陳登曰。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孔融曰。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先主欲以徐州讓袁術者。與術接境。自度力不能制術。畏其偪也。元龍豪氣。北海名德。而殷殷推轂先主。固人望之所屬也

孫堅娶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策年十餘歲。已交結

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聞策聲問。便推分結好

吳之立國。始于孫策。而周瑜佐之。權特席其餘業耳。故于此詳著策事而併及瑜

策見袁術。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策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致危殆。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堅爲黃祖所害。策又爲祖郎所襲。其一名一姓。果爲孫所忌邪。當時江東稱策曰孫郎。幷稱瑜曰周郎。以二人皆少年也。今乃更有祖郎。其亦一少年邪

董卓初死。三輔民尙數十萬戶。李傕等放兵刼掠。加以饑饉。二年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爭權。欲鬬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

傕汜特盜賊之無賴者耳。其智慮又出董卓以下。當時如二袁曹操。各擁强兵。與謀者不乏智勇之士。若連兵內向。何難匡正王室。而莫肯先發者。各懷異圖。利在傕等之糜爛潰喪而已。乘其敝也。賈詡爲傕等所信。而不聞出一忠言善計導之。使不爲惡。好亂樂禍。眞漢賊也

李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恐汜愛傕婢妾。會傕送饋。妻以豉爲藥。擿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

一栖不兩雄。出自妬婦之口。正以兩雄並栖。必爭雌而鬬也。然盜賊相處。無終日之計。傕汜等恰有此情狀

李傕使兄子暹將兵以車迎帝。帝至傕營。使公卿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等于其營以爲質。朱儁憤懣發病死

與其憤懣病死。孰若從陶謙之策。起兵誅亂賊乎。吾爲儁惜之

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一人刼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尙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楊密固諫。汜乃止

是時公卿守正不撓、獨有楊彪耳。不愧楊震孫、

司徒趙温與李傕書曰、于易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傕大怒、欲殺温、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

析易之一語、爲一再三、必漢儒曾有此解、而温守其師說也。與傕言易、非所能曉、適觸其怒耳。

曹操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荀彧曰、將軍本以兗州首事、百姓無不歸心、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若舍呂布而東、布乘虛寇暴、是無兗州也、將軍安所歸乎、操乃止、

聞陶謙死、乃欲舍兗州而取徐州、操之垂涎徐州、至此益見、足徵先之誣謙同反、託言報仇、皆假以爲出

師之名、實則利其土地而已。兗州雖河濟之交、其地四達、無險可扼、非關中河內比、其民亦未嘗歸心于曹氏也。或言殊不盡然、但此時操所據僅三城耳、舍此將安歸乎。操自以呂布未易破、徐州可立取、故爲此有進無退之計、而彧之爲操熟慮者、徐州已屬先主、未可必得、則兗州未可輕棄也、此金玉之論也。

帝使劉艾謂賈詡曰、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李傕由此單弱、于是復言和解、傕乃從之、

詡之智、洵足操縱傕汜。而不肯盡力。傕所恃者羌胡耳。羌胡引去、而傕之勢孤。自度無以加于郭汜。故和

解之說易行。

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迹、

班固賦所云、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指王莽之亂也。但其時尚有遺民保壁、以拒赤眉、此則更有甚焉。

沮授說袁紹、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郭圖、淳于瓊曰、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得也、

授爲紹計甚工。而紹從圖瓊之策者。以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二語、有以動其心也。授言若不早定、必有先

之者。此識時務者也。未幾曹氏果先之矣。

朱治勸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袁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佐明使君定天下、術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

術此時蓋猶以少年視策也。資蛟龍以雲雨。遂不可制。

策行收兵、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將兵迎之、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軍士奉令、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策闊達善用人、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

策之威略、實出曹劉之上。第以不永其年。故功業未就耳。

策進擊劉繇于曲阿、繇同郡太史慈自東萊來省繇、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

以慈之勇而知義、繇與同郡、豈不知之、而懼爲許子將所笑、遂交臂而失良將、臨敵用人、何須汝南月旦乎、即此知其必敗、

劉繇自丹徒將奔會稽、許劭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荆州、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

繇因恐爲許子將所笑而不用太史慈、因以劭爲謀主也、今劭之計何如哉、委會稽之富實而遠赴豫章、亦逃遁以避兵耳、乃云曹劉必相救濟、何哉、後言卒不驗、

袁紹圍臧洪于東郡、歷年不下、城陷、生執洪、紹知終不爲己用、乃殺之、又殺陳容、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東漢士人多由郡縣吏進身、故于守令有君臣之義、往往盡忠竭節以奉之、洪其最烈者也、然使洪方事張超而適逢其難、與之同死可也、不死、爲之復仇亦可也、今旣守東郡、則王官矣、乃猶傾戀私恩、棄郡捐身而弗之卹、于公義未爲得也、紹因洪不附己、卽興兵攻圍、曲本在紹、洪責以大義、紹亦無可解免、乃殺洪而濫及陳容、適以成二子之名、而自隳其君人之度已、

公孫瓚旣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恃其才力、不恤百姓、劉虞從事鮮于輔等、率州兵欲共報仇、闔柔招誘胡漢數萬人、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共攻瓚、破之、瓚軍屢敗、遂徙鎮易、于塹裏築京、

劉虞遺愛在幽州、故輔等因民之怨、扶義而起、一時胡漢並應、瓚遂不支、詐力果足恃哉、董卓築郿塢、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瓚築易京、積穀三百萬斛、自云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皆兒窟鼠穴之見也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更有勝負、飛殺曹豹、城中乖亂、術勸呂布襲下邳、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備引還、兵潰、

先主欲以徐州讓術者、因知術必爭徐州也、旣從陳登而領徐州、竟不能用登、卒爲呂布所困、智出曹瞞下矣、自失徐州、而先主一依呂布、再依曹操、三依袁紹、四依劉表、顛沛流離、幾無立足之地、其卒得建國紹統于蜀、亦天幸耳、[illegible]之罪、固無可寬哉

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遂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奪之、及聞天子敗于曹陽、乃會羣下議稱尊號、

代漢當塗高讖書之妄言耳不惟無與于術即魏亦
因魏闕而傅會其說究之魏非一統蜀主尚存不得
云代漢也
孫策與術書以爲宜守忠效節以報王室不宜惑圖緯
之言牽非類之文術得書愁沮發疾策遂與之絕
策與術書遠徵湯武爲法近指董卓爲戒義正而嚴
辭簡而賅必張子布輩爲之起草也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荀彧亦言之操乃遣曹洪將兵西
迎天子不得進董昭作操書與楊奉奉得書喜悅董承
潛召操操乃將兵詣雒陽
昭先既爲操作書與李傕郭汜以通操使茲又爲操

作書與楊奉操遂得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
是時尚未與操定君臣之分而每爲之用厥後復決
策移車駕幸許而魏公九錫之命均自昭發之昭固
魏之功臣而漢之賊臣也
以曹操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引董昭並坐問計昭
曰諸將人殊意異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
耳操曰此孤本志也
昭知操欲移駕幸許故逆探其意而贊其決亦猶魏
公九錫之議亦操欲之而昭成之蘇則所以斥爲佞
人也其策楊奉則可謂知己知彼
車駕出轘轅而東遂遷都許以曹操爲大將軍封武平
侯
魏業自此成漢祚自此傾矣爲操計固得爲帝計亦
未失也是時雒陽殘破諸將爭權帝危若綴旒能一
日安其居哉操雖臣節不終而帝猶得坐擁虛器二
十餘年亦云幸已
詔書責袁紹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紹
上書陳愬以紹爲太尉封鄴侯紹恥班在曹操下表辭
不受操懼以大將軍讓紹
操蓋託詔書先以大義責紹使之心折然後以太尉
封侯羈縻之而紹固不可制也故懼而讓以大將軍
操自度兵力不足以敵紹也然讓者特其名耳挾天

子以出令太阿之柄紹得而執之乎
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
成功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流矢交集而融猶
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乃奔東山
人各有能有不能融文章德望國之羽儀而治劇既
非所長應變尤其所短也
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
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
四方無運糧之勞
脩耕植以蓄軍資毛玠首發其議而募民屯田祗實
身任之

呂布攻劉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勸操早圖備、郭嘉曰、備有英雄名、以窮歸我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不可、

操此時尚欲糜先主爲己用乎、蓋有鑒于枉殺邊讓幾失兖州、而先主雖有英雄名、猶未爲操所畏忌、故用之以圖呂布也、

呂布使袁渙作書、罵辱劉備、渙不可、布脅以兵、渙笑曰、使彼固君子邪、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

作書相罵、市井無賴之所爲耳、君子無可罵、故不以罵爲恥、小人工于罵、故必以罵相報、味渙此言、善罵

者可以媿矣、且布之可罵者多矣、得免于罵、已爲厚幸、乃欲罵人乎

禰衡少有才辨、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于曹操、衡罵辱操、操怒、乃送與劉表、

袁渙不肯作書罵人、而衡逢人便罵、以此處亂世、其取殺身之禍固宜、

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或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

雖有十敗十勝之說、實則紹以寬濟寬、操糾之以猛、紹不知兵要、操用兵如神、此兩家勝敗所由分乎、

紹以呂布爲左將軍、布遣陳登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呂布有勇無謀、輕于去就、宜早圖之、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使以相付、

先主領徐州、登首倡其議、而不聞爲先主盡力、操一見登、卽以東方之事相付、卒收其效、固知先主不能用登也、

袁術遣將、與韓暹、楊奉、趣下邳、七道攻布、布用陳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今奈何與術同爲賊乎、暹奉卽回討、從布共擊術軍、大破之、

術所以動致離叛者、以其僭號稱尊、故人得指爲賊而共誅之、當塗高之讖、果屬公路乎、

故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曹操惡之、奏收下獄、劾以大

逆、孔融營救、操使滿寵按彪獄、寵考訊無他、操卽日赦出彪、彪遂稱腳攣、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

彪此時亦幾糜于虎口矣、始稱疾以避禍、猶嫌見之晚也、

袁紹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埤濕、宜徙都鄄城、操拒之、田豐說紹、宜早圖許、奉迎天子、紹不從、

先不奉迎天子、至此乃欲移以自近、何可得哉、又不能乘虛襲許、坐失事機、宜其敗也、

曹操屠彭城、進至下邳、呂布屢出戰、皆大敗、保城不敢出、用陳宮計、欲使宮及高順守城、而自出斷操糧道、其妻以爲不可、布乃止、

廸蹙勢危方爲出奇救死之計乃以婦人一言而止
欲不坐困得乎

孫策使太史慈往撫安豫章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
策曰子義捨我當復從誰

慈新降而策用之不疑可謂推赤心置腹中矣其不
可及者尤在知人之明

策問慈何日能還慈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謂策
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策遂有兼并
之志

華歆在當日亦平世三公之選勘亂應變本非所長
固宜爲慈所料

袁紹攻公孫瓚瓚自計必無全理乃引火自焚關靖數
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君子陷人危必同其
難豈可獨生乎策馬赴敵而死 四年

瓚勢成坐困衆已內離靖即贊成其計黑山賊帥未
必果能勝紹倖而解圍亦不過苟延旦夕卒爲紹禽
耳靖義不獨生自是烈士不負瓚矣

袁術既稱帝淫侈滋甚資實空虛不能自立乃燒宮室
奔其部曲陳蘭雷薄于灊山復爲所拒遂大窮

術以淮南一隅之地中立于孫策劉表曹操之間即
勵精竭智尚恐無以自存而乃僭踰淫侈遂致財盡
人離措身無所自作孽不可活術之謂乎

袁術遣使歸帝號于袁紹袁譚自青州迎術欲從下邳
北過曹操使劉備及朱靈邀之術不得過復走壽春憤
慨歐血死

術所云袁氏受命當王者以讖文當塗與術路有合
耳何關于紹而託言符瑞以帝號歸之乎紹不拒其
使又使譚迎術其意可知已

袁紹既克公孫瓚心益驕主簿耿包密白紹宜稱尊號
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已
殺包以自解

術甫以帝號歸紹包即密白紹宜稱尊號揣知紹意
將以媚紹而自居擁戴之功也紹以示軍府固已心
許之特欲以覘衆意所向耳殺包非紹本心而包之
死實由自取也

紹欲攻許沮授以爲宜務農息民然後進屯黎陽漸營
河南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
可坐定也紹不從

河北謀臣知己知彼惟一沮授耳是時袁彊曹弱角
智則不足角力則有餘故授欲以逸乘勞坐制其敝
也若用其策亦未必即能定操而操之勢日蹙矣

許下諸將聞袁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紹志大而智小
色厲而膽薄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土地
雖廣糧食雖豐適足爲吾奉也

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此行軍之大忌也、自古覆國喪師、未有不由此者、淮陰侯之多多益善、正以分畫明政令壹耳

孔融謂荀彧曰、袁紹地廣兵强、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豐剛而犯上、攸貪而不治、配專而無謀、紀果而自用、此數人勢不相容、必生内變、良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禽也、

融在北海困于袁譚、幾爲所虜、固宜心折于袁氏、彧料紹諸臣、恰中其病、而紹之愎信、因以致敗者、尤在郭圖也

袁紹遣人招張繡、繡欲許之、賈詡勸繡歸曹操、操爲子

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

此時繡若歸紹、必與同盡、且既爲曹操所邀、又爲劉表所躡、恐河北亦未易達也、詡奸人之雄、實能洞悉利害

曹操使衛覬鎮撫關中、覬與荀彧書曰、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散放、宜如舊置使者監賣、彧白操從之、

先收河東鹽利歸官、實當時急務、覬亦知務者也

袁紹使人求助于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助曹操、劉先說表舉荊州以附操、表狐疑不斷、

計表此時、惟有選將治兵、乘許之虚、而迎天子、否則先據形要、俟袁曹相敝、起而出其後、抑或伺隙觀變、遠交近攻、俾袁不能併曹、曹亦不能併袁、兩利俱存、形格勢禁、尚可從容江漢、偷旦夕之安、勿論從紹非計、即附操亦未爲得策也、操不得志于紹、則[illegible]已昔併、紹勢必圖表、又安能重以爲德哉、先所云[illegible]之策者、實咫尺之見也、表與張繡不同、繡非操所忌也、荊州則操所貪也

孫策盛兵徇豫章、使虞翻往見華歆、曰、孫討逆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會稽、亦君所聞也、不早爲計、悔無及也、

王朗劉繇、皆當時名士、與歆互相引重者、故翻以爲言、其意殊咄咄相逼、宜歆聞之、而五體投地也

歆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策進軍、歆葛巾迎策、策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歆自度力不敵策、又欲北歸就曹操、故束手迎降、以郡相授耳、策雖拜歆、其意則賤之如芻狗矣

曹操東擊劉備、田豐說袁紹襲許、紹以子疾未行、

操棄紹而東征、雖計出郭嘉、非完策也、使紹從豐計、許下危矣

操擊劉備破之、進拔下邳、禽關羽、備歸袁紹、紹議攻許、田豐曰、操既破備、許下非復空虚、不如以久持之、奇兵迭出、使之疲于奔命、我未勞而彼已困、可坐克也、紹不從、

豐之計猶沮授之策皆明于主客強弱之形以己有
餘制彼不足者也晉悼公以三師敝楚此師其遺意
使紹用豐前計卽未必果能定許操不得不還而自
救而下邳不拔先主不破操必難免後顧之憂而不
能以全力向紹用豐後計卽未必遽能坐克而四州
之衆大河之險自足以進戰而退守乃不量彼己而
坐失事機則亦自速其亡而已。

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曹操引軍趣白
馬、良逆戰、關羽先登擊之、斬其首而還、操表加賞賜、羽
拜書告辭而奔劉備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
其主、勿追也、

關之決去操之不追並足千古。

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客欲爲報讐、策出獵、遇貢
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

三客爲貢報仇身殉不悔皆烈士也惜史失其姓名。

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
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

策遺言亦止爲畫江之計蓋有見于曹操之勢已成。
中國未可與爭也。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
軍資儲不如北、南幸于急戰、北利在緩師、宜持久曠以
日月、紹不從、

授始終持緩師之議但此時紹軍業已渡河卽欲曠
日持久得乎。

許攸說紹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虛、若
分遣輕軍、星夜掩襲、許可拔也、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
命、破之必矣、紹不從、

授計持重攸計用奇而俱不從宜其敗矣。

曹操衆少糧盡、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書
曰、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此用奇之時、
不可失也、操從之、

紹兼四州地廣兵強而操自起兵以來身經百戰往
往斬刈羣雄收其部曲計其糾合驍銳應不下數萬

衆雖與紹有多寡之殊未可云十分居一至弱當至
強也且操屯田許下又于諸縣分設田官勸農殖穀
數年以來自已廣有儲偫何至用兵河上甫閱半年
僅餘一月之糧乎竊謂官渡一戰曹魏霸業所基史
臣故作危語一見操用兵之如神未必盡爲實錄也

袁紹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郭圖譖郃于紹、郃忿懼、遂
與高覽詣操營降、于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子譚等、與
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阬其餘衆七萬餘人、

顏良文醜高覽張郃皆紹良將也或戮于前或降于
後紹軍不能支矣故潰而遁。

曹操表劉馥爲揚州刺史、時揚州獨有九江、馥單馬造

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數年中恩化大行、流民歸者以萬
數、
孫權不于此時據九江、以拓江北、後乃爭合肥、尚可
冀乎。
曹操表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周瑜、薦魯肅、于
權、權與語、悅之、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
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耳、
肅議與孫策遺言、大指略同、蓋是時江東新造、仲謀
初立、江北非所能及、止可固守吳越、徐圖荊楚、爲畫
江之計耳、其以曹操之不可除、決漢室之不復興、亦
有識者所共見也。

劉璋性寬柔、無威略、趙韙作亂、引兵數萬攻璋、厚賂荊
州、與之連和、
劉表但受韙賂、而不能乘機圖蜀、亦惟郊祀天地、僭
擬乘輿、效夜郎之自大而已。
曹操以袁紹新破、欲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敗、其衆離心、
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乘虛
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六年
以操之智、此時遽欲置河北而圖江漢、必非無所見
也、或以紹雖敗、其勢尚强、河北未可驟得、表不知兵、
無難一鼓下之耶、然未免失策矣。
操自擊劉備于汝南、備奔劉表、
汝南近許、肘腋之患、而先主又操夙所忌也、故先自
征之。
袁紹慙憤、嘔血薨、紹有三子、譚、熙、尚、衆以譚長、欲立之、
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乃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不得
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
官渡之敗、袁氏大勢已不支、而四州尚完、使其卧薪
嘗膽、救死扶傷、猶可復振、乃紹歿而廢長立幼、內變
作、焉天殆以河北授曹氏乎。
曹操渡河攻譚、尚自將助譚、與操戰數敗、尚遣郭援、與
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
至此乃遣兵攻河東、以分操兵勢、惜其已晚。

袁尚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傅幹
說騰、引兵討郭援、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鍾繇會、
擊援、大破之、斬援、
河東方危、而騰忽爲操用、皆挾天子以號令之效。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曹操遣夏侯惇、于禁拒之、
表因曹操與二袁相持、又有河東之役、故乘虛北侵。
冀以掎其後也、然兵少不足害操。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
豫不決、周瑜以爲不如勿遣、徐觀其變、權從之、
瑜爲權計甚工、厥後赤壁之戰、亦待瑜而決、使瑜不
死、權于黃初必不稱臣于魏。

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于城下譚尚敗走郭嘉曰二子權力相侔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荆州以待其變而後擊之

操先欲擊劉表荀彧止之以袁紹未死河北尚强也茲欲攻譚尚而郭嘉勸其南向荆州以二子權均內變將作也嘉與彧非必所見不同時勢固殊也且是時表乘虛北侵故南向以報之亦非無故而加以兵也

操還許譚謂尚曰可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尚不從郭圖辛評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于門外敗還南皮

二袁相攻果如郭嘉所料而爭端之起由于郭圖圖袁氏之蠹賊也悞紹者屢矣茲復搆譚尚而使之鬭河北之亡圖爲禍首

譚欲還攻尚王脩曰兄弟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若斬佞臣復相親睦可橫行于天下譚不從

脩所云佞臣謂郭圖輩也其言較劉表可謂切矣而不能動譚之聽者衅隙已成勢不兩立也

曹操擊劉表軍于西平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遣辛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尚皆不從

表以操欲圖荆襄故遺書二袁欲其釋憾連兵以制其後而不能直指利害以動其聽宜其言之不入也

二袁所爭非曲直也尚越次得立而譚不爲之下也表之言亦泛而不切矣且表先不致書排解至此爲操所擊始勸其先除操以卒先公之恨亦以自紓禍耳二袁豈不知之而肯從其言乎

辛毗見操致譚意羣下多以譚尚不足憂荀攸曰袁氏據四州之地使二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時不可失

郭嘉說操擊劉表欲以緩二袁使之自鬬然後及其亂而取之耳意固不在表也攸之策正與嘉合

操謂辛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否毗曰四方之寇莫

大于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操曰善

毗與張松法正同一賣國者也後卒貴顯于魏

曹操濟河袁尚復攻袁譚于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九年

不扼河以遏操軍待其旣濟又不聚兵于鄴爲戰守計而輕出遠攻其意殆謂譚實召操破譚則操軍自退抑知操必攻鄴正用孫子圍魏救趙之遺策乎尚固無謀審配亦不得爲智已

尚將兵還救鄴操擊破之得尚印綬節鉞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

以尚印綬節鉞示城中必云尚已死也故配令曰幽
州方至何憂無主幽州尚兄熙也
審配兄子榮開門納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操
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遂斬之
配矯命立尚不爲無罪至此亦可謂忠于袁氏矣操
知其必不爲己用故雖愛其才而不得不殺也若辛
毗張子謙輩不自媿其偷生而轉以配之得其死爲
笑罵乎
袁尚走中山牽招說高幹以幷州迎尚幷力觀變幹不
從

袁紹以三子一甥各據一州固欲其爲輔車之勢乃
譚尚既自相圖而熙幹袖手旁觀幹又先自貳焉亦
同歸于盡而已
曹操攻克南皮袁譚出走追斬之斬郭圖等及其妻子
袁氏之敗圖實爲蠧賊操加以門誅殊當其罪
王脩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使脩還樂安太守管
統不下脩使詣操操赦之
誅郭圖而宥脩統刑賞固自不謬
袁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
譚尚相攻而熙不問操與譚尚相持而熙不聞譚尚
相繼爲操所敗而熙不救徒擁大州坐待屠滅熙眞
庸奴又劣于譚尚矣操但譏劉景升之子爲豚犬而

不及袁本初之子何也
焦觸自號幽州刺史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別駕
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北面曹氏所不能也觸曰
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
觸無足齒數乃能容珩而不奪其志或亦聞操之宥
王脩管統有以感動其心邪
曹操謂荀彧曰河東天下要地也君爲我舉賢才以鎭
之彧舉杜畿操以爲河東太守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
天下最
畿之功不在定一時之亂而在全一郡之民其慶流
子孫宜哉

祕書監荀悅爽之兄子也作申鑒五篇上之時政在曹
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
悅之論政非不通達治體但亦儒者之恆言耳可以
施之平世不可以行之亂世可以通乎萬世不可以
濟乎一時是時大權旁落政在曹氏彼漢帝者亦奚
從聽悅言而見諸施行哉然悅非不知其言之不能
用也第以曹氏諸子若彧若攸皆曹氏謀臣內參帷
幄尙己踽踽獨在漢帝左右欲爲曹氏計乎卽百策
百中于漢帝無裨也欲爲漢帝計乎必將强公弱私
尊主抑臣孔子不能得之于季氏悅又安能得之于
曹氏哉是以姑爲是中理而不切于事之論著之成

書奏之帝前俾曹氏見之必以爲迂闊而不復介意
己因得全節以全身也此郎悅之所以卒免于禍也
夫

曹操自將擊高幹、幹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斬之、操
以梁習爲幷州刺史、邊境肅淸、百姓布野、勸課農桑、令
行禁止、年十一

劉馥之在九江、杜畿之在河東、習之在幷州、皆以兵
法佐吏治者也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劉備必說劉表襲許、郭嘉曰、
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
任之則備不爲用、公無憂矣、操從之、

二袁尚在烏桓、四州未忘故主、操之北征、本有不得
不然之勢、而未嘗不虞荊州之乘其後也、嘉策表必
不能用先主、則決其必不能出師、蓋所慮者先主、爲
表用耳、表非所慮也、未幾、果如所料、

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左右皆懼、操望虜陣不整、乃縱
兵擊之、使張遼爲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
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

兵貴用奇、操已入死地、故能以寡勝衆、然非遼爲前
鋒、亦未必所向摧破也、

袁尚、袁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其首送之、操梟尚首、
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爲
茂才、

敢哭者斬、似以禁哭、實則爲袁氏遺臣、必有忠于故
主者、因設此令以試其心也、故獨取牽招以厲事君
而益昭己之大度

操旣選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乘危僥倖、雖得之、
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

袁紹軍敗則殺田豐、操軍勝乃賞諫者、度量相越、豈
不遠哉、

徐庶見劉備于新野、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
枉駕顧之、備詣亮、凡三往乃得見、亮爲備計、宜跨有荊
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

隆中已定三分之局、後卒不出所算、所以不能興復
漢室者、則由于得益而失荊也

備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
明、猶魚之有水也、諸君勿復言、

關張非娼嫉者、乃猶不悅于諸葛、士處功名之際、亦
良難哉、

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
實、策免之、年十三

此罷三公所由來也、不欲分辟召之權也、溫辟丕將
以悅操、而不料適逢其怒、蓋操之意、固不屑以其子
仕于公府耳、未幾、操爲丞相、丕卽以五官中郎將爲

丞相劉肯爲司徒屬吏乎

甘寧說孫權曰曹操終爲篡盜南荊山川形便宜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

先取荊次取蜀與霸之策與孔明公瑾略同亦識時務之俊傑也

張昭曰今吳下業業若軍行恐致亂權舉酒屬甯曰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

昭佐孫策虛負盛名而謀議殊無足採但促促效轅下駒耳權決計用甘興霸之策而禽黃祖復決計用魯肅周瑜之策而破曹操均不爲昭之言所惑所以

卒能畫江而成鼎足之業也若用昭策吳其殆乎

以曹操爲丞相操以崔琰毛玠典選舉所用皆淸正之士由是天下以廉節自勵

長吏垢面羸衣軍吏朝服徒行將以崇儉而與廉也未幾乃有故污其衣藏其輿服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和洽所以有貴中庸而戒詭激之議

孔融數戲侮曹操又上書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益憚之郗慮承操風旨令路粹誣奏融大逆不道遂收融幷其妻子皆殺之

以文舉之名重天下固已爲操所忌況又志存漢室動與操忤欲免禍得乎文舉但建王畿寰內不以封建之議已足殺身喪家則知荀悅申鑒中理而不切于事之有以也

劉表二子琦琮蔡瑁張允毀琦譽琮琦不自安與諸葛亮謀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

在內而危在外而安孔明之言是也但考左傳申生在曲沃新城未嘗在內也是時惟二姬之子在絳耳

劉表卒瑁允立琮爲嗣曹操軍至新野琮舉州降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

是時先主已得孔明似不難拒操而以屯樊未得與聞比覺則事勢已去末如之何矣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

備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于險操可獲也琮不納

使威策見用亦兵家之一奇也但操聞先主向江陵即自將精騎急追則亦不至懈弛無備也

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劉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庶就母而詣操前邁王陵後跨姜維矣歸操後寂然無所表見固由不爲操用尤難在晦以自全也孟德不留雲長以全其忠先主不留元直以全其孝並堪千古

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拒水斷橋瞋目橫矛操兵無敢

近者或謂趙雲已北走備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抱
備子禪與關羽船會

當時與先主同肝共膽者關張而外次則子龍然魏
臣程昱稱關張爲萬人敵而不及趙殆威名猶有軒
輊歟

初和洽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昏世之主不可黷
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

洽從劉表而避表亦如管幼安依公孫而避公孫皆
所云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然二子品格正自不同

曹操以韓曁爲丞相士曹屬裴潛參丞相軍事和洽劉
廙王粲皆爲掾屬從人望也

每得一州必旌其忠直羅其英俊以從民望而收士
心操之方略洵不可及

魯肅聞劉表卒請弔表二子慰勞其軍說劉備共治曹
操孫權卽遣肅行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逕迎之
說備自結于東共濟世業

肅弔表觀釁乃逕迎先主與之俱東此孫劉合從之
一大機也使不遇肅而先主無歸竟投吳巨則無以
成赤壁之功定三分之業矣

諸葛亮說權曰曹操破荊州威震四海將軍若能以吳
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
事之

諸葛說權早與操絕正言之也又云北面事之反言
之也實則爲權計亦止此二端耳而權所以不甘心
北面者正有見于操必不相容故不若決之于一戰
也後若魯肅之爲權謀者乃至言也

亮又曰操之衆遠來疲困且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
操非心服也將軍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
破操軍必矣

遠來疲困一也卽周瑜所云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
且已久疲者也北方不習水戰二也卽瑜所云捨鞍
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者也新附不爲盡力三也卽
瑜所云新得表衆尚懷狐疑者也此操所以雖强而

易破孔明公瑾所見一也

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與將軍會獵于吳權以
示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曹公挾天子以征西方今
拒之不順不如迎之

昭至此一籌莫展惟勸迎降耳回思伯符仲父之比
能無汗背

魯肅謂權曰如肅可迎操耳將軍不可也今肅迎操猶
不失下曹從事累官不失州郡將軍迎操欲安歸乎時
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

肅自謂可迎操者兼張昭等言之也意謂諸臣迎操
均可不失富貴耳其指微而顯矣權至此時尚不亟

召周瑜聞肅勸而始召還幾失事機即此見應變之
難
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請得精兵數萬
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
公瑾直指操爲漢賊破張昭等拒之不順之說也昔
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屈完以爲衆無所用正以
方城漢水舟師之利非車戰所宜也公瑾之籌操亦
以其舍鞍馬仗舟楫用中國所短以敵吳越所長又
遠涉江湖必以下濕生疾故決其可破也
權曰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
君授孤也

自知與操勢不兩立則戰之意決矣權蓋深有味乎
于敵之言也
瑜復見權曰操書言水步八十萬以實校之彼所將中
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七八萬耳尚
懷孤疑衆數雖多甚不足畏
懸揣兵數尤能深悉敵之虛實智略洵不出諸葛下
也瑜亮並稱有以也夫
劉備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
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此時兵雖未交而操已在瑜彀中矣故以三萬當八
十萬而不慮其少

黃蓋曰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
衝鬭艦十艘豫備走舸繫于其尾
蓋之用火攻由于操之連船艦也操之連船艦由于
北軍不習水戰藉以避風濤之險也胡身之引杜佑
說以走舸爲戰艦竊謂此走舸乃以纜索繫于火船
之尾俟縱火燃燒敵船則火船上人皆上走舸斷纜
駛去方不致同被火焚非戰船也
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張松致敬于操楊脩白操辟松
操不納松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昔能用陳登今不肯辟張松詎非恃勝而驕遂怠于
延攬邪然使操加恩禮于松則松必導操取蜀而先

主不能與爭矣以操之智而失之于松蓋天留蜀以
資先主也
曹操追念田疇功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
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操知不可屈乃
拜爲議郎
疇辭封侯以爲不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初不喻其
意將以操爲王師邪則盧龍亦王土不得云賣將以
盧龍爲幽州之境邪則己非袁氏之臣亦不得云賣
但疇必非漫爲是言也或者以劉虞爲己舊君而公
孫瓚害之己欲爲之報仇而不可得袁紹殺瓚雖非
爲虞報仇亦足以慰虞之靈雪己之忿今乃由盧龍

導曹公出塞致紹之二子逃竄遼東爲公孫所誅紿
死者有知已不免有負于紹故必不肯以爲功而受
封歟然疇若守義惟當不仕于操耳亦既爲蒲令拜
議郎矣誓死以辭封侯其亦辭多而受少歟

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張紘諫、乃止、年十四

權欲突敵亦客氣耳觀于得蔣濟僞書以爲張喜救
至遽燒圍走足見其怯

曹操密遣蔣幹往說周瑜、瑜謂幹曰、丈夫遇知己之主、言行計從、禍福共之、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還白操曰、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公瑾之在吳亦如諸葛之在蜀其光明磊落足以媿
死許下諸臣

和洽言于曹操曰、立教觀俗、貴處中庸、今崇一概難堪之行、勉而爲之、必有詭激之行、則容隱僞矣、

洽此言古今不易之論也凡難堪之行無爲爲之則
爲高節有心出之則爲矯僞操崇尚廉儉故弊至于
此次年下令卽用洽言也

曹操作銅爵臺于鄴、年十五

操當軍興之時儉以率下今見天下大勢略定亦漸
趨于奢觀于作臺可見矣和洽之言所以易入歟

操下令曰、孤身爲宰相、人臣之貴已極、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操此令因赤壁敗歸慮有忠義之士倡率郡縣南連
孫劉北招袁氏遺民西約關中諸將聲其不臣之罪
而討之故諄諄自明其無他耳陳志削而不書惡其
僞也温公于通鑑備錄之其以所言爲誠然邪今年
還三縣明年取十郡誠邪僞邪

劉備以地少不能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

先主此行殊爲失策求地既未可必得更不免意外
之慮所以冒險前往諸葛亦不固止之者勢非得已

而機有可圖且逆料權畏操必不留先主也

周瑜說權、宜徙備置吳、分關羽張飛、各置一方、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當廣攬英雄、不從、

權以赤壁之役操必將大舉報復故留先主于上游
俾當其衝耳非廣攬英雄之謂

周瑜見權曰、曹操新敗、未能與將軍爭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并張魯、留奮威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奮威者、權弟子奮威將軍瑜也、

北御曹操仍須西規荊益盡長江而有之方能與中
國抗衡此一定之勢子敬首以爲言而公瑾至此遂
投袂而起也使瑜早死則無以成赤壁之功而吳幾

不國矣使瑜不死必且并蜀而先主無立足之地矣
公瑾亡而諸葛存漢祚所以稍延于西川乎
瑜還江陵爲行裝于道病困薦魯肅自代卒于巴邱
瑜權之翼也瑜在權必速飛瑜亡權不得不畫江而
自守矣
初瑜友于孫策太夫人使權以兄事之而瑜便執臣節
程普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普後自敬服乃曰與周公
瑾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瑜之于普奚啻廉藺醇醪之言殊可味也千載下猶
可想見公瑾之爲人
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

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
耳
博士治經專精章句以求中甲乙科耳不必有益于
事權蓋欲蒙博覽史策也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
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
足耳備用統爲治中親待亞于諸葛亮
鳳雛與臥龍並稱龍已得雲雨而鳳猶棲枳棘何也
其先主猶未悉其才邪抑姑小試之而未及大用邪
肅聞統免官而殷殷推轂亦不招致以爲己用殊有
雅人深致

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丞相副十六年
御史大夫丞相副也已以郗慮爲之矣復創置五官
中郎將一官以子爲之而自副焉操將西征不欲他
人分其權也方欲以丕副丞相而趙溫輒辟爲吏宜
其怒也
操進軍渡渭馬超等數挑戰不許請割地送任子賈詡
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韓遂請與操
相見交馬語移時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
也超等疑之
胡身之以爲韓遂昔與樊稠交馬語因以斃稠今乃
以自斃然後知遂之遇稠非用數也竊謂此即用遂

間樊稠之故智也但彼時遂方與稠戰忽交馬語其
形迹易見第稠粗疏不之覺耳此時操與遂語則在
許和之後故遂不復慮及超等之疑已而已入操彀
中矣
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
楊秋奔安定
關西之兵雖精而諸將不相統一智略又遠出操下
故操出兵之始即云將使其長矛不得刺至此果如
所策也
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張松勸璋結劉備璋
問誰可使者松舉正璋遣正往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

謀奉戴以爲州主

蜀之亡雖由內作所云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果不出諸葛所料

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懼松因說璋遣法正迎備正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用龐統策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

取蜀之行不決之諸葛而決之統然諸葛于隆中早言之

備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于會襲璋龐統曰因會執之是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不可

甫入蜀而即于會取璋不惟事出無名且亦勢必生變先主不用統說是也

立皇子熙等四人皆爲王

胡身之引許靖之言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竊謂皇子封王操亦循漢之故事耳諸王並不就國即就國亦不治事無與于翕張與奪之數也

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爲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奏請彧勞軍于譙因留彧參丞相軍事彧飲藥卒

彧爲操心膂之臣陰謀秘計無不共之豈猶不知操之居心哉至此忽欲導之以忠貞辭讓何哉或者以九錫之議不出于己故不欲贊成其事亦如宋齊邱之于南唐歟

溫公論荀彧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

孔子于子路許其治賦于冉求許其爲宰于公西赤許其對賓客于令尹子文許其忠于陳文子許其清而皆不許其仁于管仲譏其器小譏其奢僭而獨許其仁義判精粗言各有當未可相提並論也

又曰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

桓公爲人誠不無可訾然孔子以爲正而不譎則固春秋之賢君也乃以爲行若狗彘亦太甚矣推溫公之意將以魏武賢于齊桓乎

又曰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仲不死子糾而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

溫公以荀彧比管仲亦猶程子以管仲比魏徵王珪均非不易之論也糾與桓皆齊公子也仲齊臣雖從子糾未定君臣之分故可以不死而召忽之死孔子斥爲匹夫之諒若彧自祖父以來世爲漢臣乃委身曹氏安得與仲之事桓並論乎且仲相桓亦惟合諸

侯以尊王室耳若仲佐桓共謀篡周孔子安得稱其仁乎或比操爲高光比官渡爲楚漢尙不過語言之小失操之害孔融褫趙溫罷三公自爲丞相而子副之一切跋扈不臣威福自專弄神器于掌握等漢帝若贅疣或不聞有所匡救猶孳孳爲之決策運籌助成僭逆至是始欲自託于漢將誰欺乎其死亦因爲操所惡慮禍將及不得不死耳謂之死漢室不亦謬哉

曹操攻孫權權呼劉備自救備貽璋書求益萬兵及資糧璋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備曰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發其謀璋收斬松并絕備備召璋

白水軍督楊懷高沛斬之進據涪城

至此方加兵于璋亦以衅由彼生師稍有名耳

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操乃徹軍還

操既西定關中又聞周瑜已歿先主入蜀故大舉以報赤壁之役也是時權方厲精圖治又佐以魯肅呂蒙豈操所能挫哉操用兵往往少則勝多則不勝其亦如淮陰侯之論將兵固各有數邪

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欲爲丞相則先罷三公欲封魏公則先復九州皆操之自爲計而稱詔以行之也

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必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璋不能用

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主之所長客之所短也況蜀又有險可拖乎使璋用度計先主危矣孰謂蜀無人哉

魏公操遣朱光屯皖城大開稻田呂蒙說孫權親攻皖城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十九年

是時權徙治秣陵皖城逼近上游地有所必爭況光

又大開稻田爲用兵之資乎

劉備圍成都數十日使簡雍入說劉璋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無恩德及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

璋以才論則爲闇弱以質論則爲溫仁觀其意主卹民亦中主也

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之法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

靖與弟劭其爲汝南月旦之評乃劭依劉繇繇棄郡奔孫策靖仕劉璋自欲踰城以降先主使其兄

弟自評當居何品第乎

成都之圍也、備與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旣而軍用不足、劉巴曰、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市、備從之、數月、府庫充實、

用直百錢而物價平、府庫實、當時如何措置、不可考矣、大抵物多錢少、軍士儲物無用、而利在得錢、故官與交易、可以濟一時之急耳、此不可爲訓

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須天下都定、歸耕本土、益州民人、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備從之、

不以蜀爲可以偏安、而志在定天下、不以田宅爲可以任據、而推以安蜀民、順乎之言、何其大哉

或謂諸葛亮、法正太縱橫、宜抑其威福、亮曰、何如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亮治蜀、頗尙嚴峻、正謂亮、願緩刑弛禁、亮曰、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

諸葛治尙嚴峻、而容法正之縱橫、正專權擅殺、而勸諸葛以惠撫、諸葛之所以待正者、或當別論、正則內有不安、而自爲地耳、其言非出于公也、諸葛殆微窺之、故以正論折之乎

劉備以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將加罪戮、諸葛亮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龐統與琬、均非百里才、諸葛夙所稔悉、乃先不白先主用其所長、而以百里委之、直至瘝官、始爲解免、何也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莫非曹氏之人、議郎趙彥爲帝言時策、操惡而殺之、

觀彥之死、益知荀悅申鑒、不切于時、故不爲操所惡

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爲請不能得、

當齊桓稱霸、王使賜胙、猶必下拜、管仲至周、不敢受上卿之禮、其恭順如是、操弑伏后、雖在荀彧旣死之

後、其害董貴人、則在彧用事之時、且其逼漢帝、由來已久、彧豈不知而爲之謀主、其助篡甚明、溫公猶以爲仁、居管仲之先乎

伏皇后由是懷懼、與父完書、令密圖操、完不敢發、至是事泄、操使御史大夫郗慮、策收皇后印綬、以尙書令華歆、勒兵入宮收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

歆至此素飾掃地矣、昔之爲巾迎孫策、何其怯、今之破壁取伏后、何其勇、使漢帝有雲龍門之事、歆何不可爲賈充哉、當時龍頭龍尾之目、蓋郎其得名之先後言之、處士標榜、亦未爲定論也

立貴人曹氏爲皇后、魏公操之女也、年二十
帝之曹后亦猶先主之孫夫人均有逼處之勢而后爲人與夫人不同夫人頗似兄后不似父也
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等數勸孫權取蜀權使謂備曰劉璋不武若曹操得蜀荊州危矣今欲先取劉璋次取張魯備不從權使孫瑜住夏口備不聽軍過
瑜所云乞與奮威俱取蜀者即謂孫瑜也是時公瑾巳歿權思其言故遣孫瑜進軍夏口委以西征之任先主所以拒之者非徒伐權之謀亦以取信于璋俾張松法正之計易行也
魯肅與關羽相見肅曰始與豫州覲于長阪豫州志勢

摧弱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不愛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豫州巳藉手于西川又欲并荊州乎羽無以答
肅之責先主似巳然謂孫權矜愍先主則非也權與先主素非知交何矜愍之有其相與合從亦以獨力不能拒操故資先主爲助耳肅言殊不難答
魏公操既破張魯司馬懿勸操取蜀劉曄曰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操不從
使操從二人計蜀亦危矣其不從者操攻張魯兵疲欲還得漢中巳出望外故不能更以餘力攻蜀且知先主雖遠出而諸葛留守蜀固不易攻也
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張遼募士得八百人遼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
操諸將勇略無出遼右者宜關雲長與之爲友也斬蹋頓走孫權均能以少擊衆魏之爪牙也權此時可以身自突敵矣走登高冢何其怯也
張魯出降魏公操封爲閬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習鑿齒論曰閻圃諫魯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塞其本源末流自止其此之謂歟
圃第諫魯勿王耳魯未嘗不拒操也其後出奔而卒出降亦圃爲謀主故操封之非追封其昔之諫也習氏之論不切事情

進魏公操爵爲王有與崔琰不平者白琰怨謗操賜琰死毛玠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付獄免黜終于家
操圖篡益亟猜防益甚因荀彧之異議并忌舊臣以崔毛持正慮其謗巳故譛言易入不復閱實其罪而遽誅黜之
詔魏王操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
魏至是巳代漢矣只欠一禪耳
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爲太子左右賀丕母卞夫人曰當傾府庫以賞賜夫人曰我但以免無教導之過爲幸何爲重賜遺乎太子抱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

以告其女憲英、憲英曰、魏其不昌乎、
平時矯飾以規儲位、一旦得之、喜不自勝、失其常度、乃至抱他人頸而問之、豈復有人君之量哉、憲英賢媛、固有智識、卞雖娼家、而所見乃出丕上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
操定漢中、不能用司馬懿之策、進兵向蜀、正因說先主乘操北還、亟圖漢中、此大機也、得漢中則蜀之門庭益拓、藩籬益固、可以進戰而退守矣
魯肅卒、孫權以嚴畯代肅督萬人鎮陸口、畯固辭、乃以呂蒙代之、
肅卒、蒙代、固在人人意中、而權用嚴畯何也、幸畯有自知之明、抒誠固讓、不然敗矣
魏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
時操居鄴、而漢帝在許、必為操腹心親吏、故使其典兵督許、所以伺察漢帝動靜也
時關羽强盛、京兆金禕覩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羽為援、
鄴在河北、去許遠、荊豫接壤、去許近、禕等所以謀趣兵殺必攻魏者、恃關侯為援也、乃不與荊州之兵約期俱發、而暴從中起、不惟一敗必難復支、即倖勝亦

何以為繼乎、禕等蓋激于忠義、而方略不足以濟之者也、然操之欲遷都、實有鑒于此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楊洪、洪曰、漢中蜀之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發兵何疑、
先主急書召兵、固無不發之理、漢中蜀之襟喉、地所必爭、智如諸葛、豈猶見不及此、而以問洪者、將以試洪之才識何如也、故聞洪言、即表洪領蜀郡太守、以代法正、
備營于定軍山、夏侯淵引兵爭之、備使黃忠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以臨漢中、備拒險、終不交鋒、相守積月、操引軍還長安、
操還長安、并棄武都、自是不敢規取漢中矣、志氣已衰、非其盛時、故先主遂有漢中
孫權攻合肥、溫恢謂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懸軍、無有遠備、關羽驍猾、政恐征南有變耳、
權自攻合肥、而以為無足憂、關侯未動、而惟恐征南有變、魏人之所輕重可知已
關羽率衆攻曹仁于樊、大雨、漢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禁等遂降、羽獲龐德、斬之、或說曹仁夜走、汝南滿寵曰、今若遁去、河南非國家有也、仁乃誓衆固守、

觀寵所云、則關侯軍勢之盛可知、仁老將、何足當之、攻守之勢異也、

魏諷與長樂衛尉陳禕謀襲鄴、未及期、禕懼而告之太子丕、誅諷、連坐死者數千人、

諷之謀襲鄴、亦猶金禕之謀攻王必、魏之叛逆、未始非漢之忠義也、蓋是時操駐軍長安、鄴中空虛、而關侯圍曹仁、俘于禁、軍聲大震、人心恟恐、故諷乘機起事、而不虞禕之中變也、

陸渾民孫狼等殺縣主簿、南附關羽、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魏王操議遷許都以避其鋭、

金禕等恃關侯為援、孫狼等復附于關、以致許以南

遙與之應、操是時固已兵挫于外、民叛于內矣、其議徙許都者、懼關侯入許、奉迎漢帝、聲罪致討、故欲徙帝幸鄴、阻河以自守也、

司馬懿、蔣濟言于操曰、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

使曹仁棄樊城、操徙許都、則河南不復可有矣、乃仁欲遁而滿寵止之、操欲徙而懿等止之、由是孫權起而躡其後、關侯遂以不支、所不可解者、諸葛初為先主計、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今荊州軍勢大振、幾于所向無前矣、而益州按兵不動、何也、且荊州踞東吳上游、關侯尤孫權所忌、必將撓敗其成功、此亦事機之易決者、乃懿等欲藉手于權、而諸葛不為之備、又何也、此漢之所以不再興、而蜀亦終于偏安歟、

呂蒙密言于權曰、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強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

是時蒙已久病、自知必將僵仆、逆計身死之後、吳諸將無能與關侯抗者、荊州雄踞上游、勢必不支、故欲及其未死、與之一決、可謂忠于孫氏者矣、

蒙稱病篤、權露檄召還、陸遜謂蒙曰、關羽始有大功、但務北進、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蒙曰、羽未易圖也、蒙至都、

舉遜自代、

蒙可謂智深勇沈矣、遜之謀與己同、而不肯輕泄一語、孰從而測其際哉、此所由先以智取三郡、後以計下荊州也、知遜之能、亟進之以為己代、忠矣哉、

徐晃救曹仁、連營稍前、距羽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

胡身之以為晃營迫羽圍而不能制、使呂蒙不襲取江陵、羽亦必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兩寇自敝、而坐收漁人田父之功也、竊謂魏所恃者、曹仁固守、徐晃赴援、而關侯為呂蒙所襲、因以致敗耳、操老將死、志氣已衰、議徙許都、畏關如虎、何能坐制其

命從容以收漁人田父之功哉

孫權爲牋與魏王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董昭曰、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

昭自度兩不能制、故爲此權宜之計、莫紓目前之禍、蓋亦不料呂蒙之竟取江陵也

魏王操自雒陽南救曹仁、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桓階說操案六軍以示餘力、操乃駐軍摩陂、

是時操實不欲往、而藉口于桓階、亦猶司馬懿本不欲戰而假手于辛毗也、味階之言殊無方略

徐晃擊羽、破之、羽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

不通、

關軍雖退、襄陽猶隔絕不通、倘不爲呂蒙所襲、魏亦未能得志也、是時蜀之援軍可以出矣、乃竟置荊州于度外、一任關軍之自勝自敗、自進自退、而不一過問何也

關羽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羽危懼、可追禽也、趙儼曰、宜留之以爲權害、

胡身之以爲儼計、即戰國策士兩利俱存之計、陸遜不追劉備、計亦出此、竊揣仁等、自是不敢追關侯、委之于吳耳、乃云宜存之爲權害、試問關侯之存否、豈魏諸將所能遙制乎、即陸遜之不追先主、亦是量力而止、無所云兩利俱存也

呂蒙未受封而疾發、孫權迎置于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已而竟卒、年四十二、

關侯遇害、而呂蒙遽卒、未幾函首昇魏、而曹操亦斃、豈會逢其適邪、抑侯之靈有以奪其魄邪、是時吳將首推呂蒙陸遜、後起威名未著、宜權于蒙尤惓惓也

權後與陸遜論魯肅曰、子敬因公瑾致達于孤、孤與語便及大略、一快也、孟德張言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子敬勸孤急呼公瑾、逆而擊之、二快也、雖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損其二長、

周瑜欲留先主、而肅勸權資以荊州、呂蒙欲去關侯、

而肅勸權結爲援、蓋二子惟恐劉氏君臣爲吳害、肅則欲仗其力與之共拒曹氏、雖所見不同、要其忠于孫氏一也、厥後晉併蜀而吳亦尋亡、一國脣齒、亦安可厚非哉

魏王操表孫權爲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上書稱臣于操、稱說天命、操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

昔云與老賊勢不兩立、今乃稱臣勸進何也、詎非以襲荊州害關侯、蜀必大舉報復、又新喪呂蒙、內乏良將、故屈體媚操、將以求助邪、胡身之謂漢以火德王、權欲操加其上、竊謂踞爐火上、尤殆非不焚灼而易

以自焚、故操戲取爲喻、意謂權欲引己置之危地耳、此時無暇計及漢之火德也、若論火德、宜作莊語、何乃喻以爐火乎、

溫公論三代既亡、風化之美、無若東漢、魏武不敢廢漢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教而自抑也、

溫公之論東漢是也、其論魏武則迂矣、魏武豈畏名教者哉、弑皇后矣、殺皇子矣、封魏王加九錫矣、僭天子之車服、出入稱警蹕矣、畏名教者顧如是乎、第以關侯威震華夏、金禕孫狼等內變迭起、操至欲遷都以避之、敢議禪乎、迨侯遇害、操固將禪矣、而尋亦自亡焉、故不及禪也、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穡田 稔田 仝校

甯陽黄恩彤石琴

魏紀一　世祖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王操長子、在位七年）

溫公不以正統予季漢、而以予魏、世多譏之、但公生于北宋、北宋得天下、無以異于魏也、況魏祖尚有輔漢之功、宋祖第有篡周之罪、公若不以正統予魏、何以爲宋之太祖地乎、予魏實予宋也

武王至洛陽、庚子、薨、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黄初元年）

不俟漢帝詔、而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魏已自爲一國、不復臣于漢矣

王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貶爲安鄉侯、

彰問璽綬、容有窺望之意、植自以才爲父操所愛、故丕重加貶黜、以快其夙忿耳

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宦人爲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藏之石室、

東漢亡于宦官、魏又以宦官之後、竊取大物、故豫爲之坊、以杜覆轍之漸

王次于譙、大饗六軍、及父老于城東、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丕此時志得意滿、竊比于漢高之幸豐沛、光武之幸春陵矣、意中豈復有死父哉、宜孫盛重以爲譏也、

李伏許芝表言魏當代漢見于圖緯其事衆甚
陳志于伏芝稱說符瑞圖讖均削而不書惟書黃龍
白雉鳳凰溫公幷黃龍諸瑞削之略存伏芝之說
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
改相國仍設三公預防大臣之專權也然是時司馬
氏已顯于朝
帝欲改正朔辛毗曰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
得天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從之
事有行之一時而通之萬世不合于古而爲法于後
者行夏時而不改正朔一大端也
帝謂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獻徑寸大珠可復求

市益得不則曰若陛下德流沙幕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不足貴也帝默然
通西域而欲市大珠臣孫權而先徵玩好丕之志荒
矣孟德斥劉景升兒爲豚犬若丕者亦席父業而擴
大物耳究其志趣果能加乎琦琮哉
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羣下勸漢中王稱尊號費詩上
疏曰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
懷推讓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
高祖布衣初起與先主之身爲宗室迥不相侔且破
秦者王關中乃義帝約非第與高祖約高祖亦何嘗
推讓特制于項羽改封漢中耳是時漢統已絕先主

若不自立則高光之廟不血食矣詩之言糞土也當
時羣臣勸進侃侃正議陳志備書于册溫公削之而
第存詩之贅說春秋竊取之義得毋昧昧于中乎
漢中王即皇帝位改元章武溫公論曰漢興學者始推
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于是正
閏之論興矣
推五德生勝因有正統閏統之說皆漢儒爲之西漢
儒術首重洪範五行也乃至改一字之偏傍爭一字
之增損以就其曲說眞豎儒之見也
又曰苟不能九州合爲一統雖有天子之名與古之列
國無異豈能自尊一國爲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

旣云不能一統即無異列國則魏所得僅天下之太
半耳吳蜀鼎峙何得獨以魏爲正統乎
又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于後子孫雖
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
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
混壹九州雖並舉六代而子孫微弱至于播遷惟周
漢晉唐爲然耳魏故漢臣先主漢之宗室實高祖孫
也孫承祖業漢統未絕何不可以天子之制臨魏乎
由公前說則陳壽之三國志也由公此說則習鑿齒
之漢晉春秋也
又曰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

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爲比、使得紹漢之遺統也、

先主于漢雖族屬疏遠、而中山世系歷歷可稽、陳志紀載甚明、與劉宋于易代屢更之後遠託楚元王者、奚翅天淵、南唐更無足並論、何云是非難辨耶、且先主爲漢宗室、上自獻帝、下及漢廷百官、外而孫曹仇敵、均無異言、乃至匈奴劉淵自託漢甥、猶以昭烈與高光並稱三祖、可謂中外同符矣、溫公于七百年後忽發此論、不知何所見而云然也、竊揣溫公必非見不及此、徒以北宋開國之初、四海未壹、太原既上承

北漢、江南復自號南唐、迹均與蜀漢相近、故痛斥先主、以正魏之統、因以正宋之統耳、一時之曲說、安能奪千載之公議哉、光武中興一統、與先主之偏安固自不同、若晉元以牛易馬、轉不若先主族屬雖疏、確是中山靖王之後、爲景帝裔孫也、

漢主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

陳氏三國志以魏爲正統、故先主稱蜀不稱漢、以稱漢則魏無從得統也、溫公既以正統予魏矣、而蜀仍稱漢、是先主紹統漢猶未亡、何得竟以魏爲正統乎、溫公屛去正閏之說、惟取國號以紀年、洵爲通論、而其貶蜀抑魏、自相矛盾者非一端也、

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

此詔用左傳楚昭王語意、災異策免三公之謬制、至是而革、亦一快也、

漢主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不應置魏、先與吳戰、

先不救援、至此始圖報復、亦何及矣、滅魏則權自服、固也、但以蜀之力、敢遽云滅魏哉、權據荊州扼蜀東門、近不圖吳、而遽出攻魏、如吳之掎其後何、雲此論亦未盡然也、

漢主自率諸軍擊孫權、權遣使求和于漢、諸葛瑾遺漢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

是時呂蒙已歿、陸遜初當大任、其能抗先主與否、權尚不敢知、故亟遣求和之使也、瑾之言可謂約而盡矣、然亦託之大義爲吳緩兵耳、若先主果與吳解仇繼好、吳肯出兵助蜀討魏乎、

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諸葛兄弟各仕一國、爲謀謨重臣、而先主既比孔明爲魚水、吳主亦託子瑜以死生、二主二臣、均古今之

盛軌也

孫權遣使稱臣、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衆心不安、今宜大興師渡江襲之、吳之亡不出旬日矣、

曄之策吳可謂悉其情僞矣、丕不能用其計者、自度力不足以定江南也、長江以南至于交廣幾居天下之半、惟蜀地差小耳、此云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亦夸也

遣太常邢貞奉策卽拜權爲吳王、加九錫、劉曄以爲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卽以爲王、不聽、

曄策似工、但魏不能禁權之自王也、厥後權且稱帝矣、魏竟如之何哉、孫氏三世樹恩威于江表、士民爲之用、其畏中國與否、亦不關位號之崇庳也

帝欲以楊彪爲三公、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若復爲魏臣、于國之選亦不爲榮也、帝乃止、

彪之有媿龔勝者、祇欠一死耳、然始終不爲曹氏用、則勝荀彧遠矣、

邢貞至吳、吳人以爲不當受魏封、吳王曰、昔沛公受項羽封爲漢王、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曰、君以江南無尺寸之刃乎、貞卽下車、

觀吳君臣謀議、則知劉曄所云、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不宜崇以位號者、殆讆說也、然權既稱臣于魏、

則所云不受王封、及責使下車、皆紛紛之末議耳、公瑾子敬如有一人不死、必先止權稱臣

吳主遣趙咨入謝、帝問曰、吳主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曰、頗知學乎、咨曰、吳王志存經略、雖博覽書傳、不效書生尋章摘句、帝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

丕見吳使、三問三失、最無謂者問吳可征否也、咨豈辛毗張松比、而欲其以國情輸敵乎

詔曰、今之計孝、古之貢士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

三年

限年之議、始自東漢左雄、至此始革、

漢主軍于夷道猇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軍銳氣始盛、難可卒攻、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徐制其敝耳、

所以連營七百里者、正以緣山行軍、勢不得展也、故既爲陸遜所持、又爲魏主所料、

是時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各有老兵百餘人、以爲守衞、不聽朝聘、爲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

此司馬氏所以公行篡奪、而六代論所由作也、晉鑒此失而矯之、乃有八王之變

漢人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漢主遣吳班、將數

千人于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

漢主知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

求戰不得忽遣兵于平地立營正以誘吳使出擊也擊之則伏發矣此亦易曉安能欺陸遜乎即使吳出擊伏發而獲勝亦小勝耳何關兩軍之大計乎

遜進攻漢軍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破其四十餘營死者數萬漢主夜遁

此時漢兵已在陸遜彀中矣故曰將智者勝然用火攻于陸戰與水戰不同以連營異于連艦也連破四十餘營當日必有術以濟之

初遜爲大都督諸將或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

知名曹操所憚僕雖書生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能忍辱負重故也

忍辱負重勾踐稱范蠡之言也不如此不足當大任書所云惟有忍其乃有濟者也吳主以此知遜遜以此自知而自信所以卒摧大敵

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亮每奇正智術及漢主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

鄧隆朱浮攻彭寵營相去百里吳漢劉尚逼城都營隔江相去二十餘里光武均決其必敗以緩急不相救也況入山谷中連營七百里首尾尚能相顧哉曹

丕猶決其必敗先主習兵何以曾不慮及且軍事亦應商之諸葛乃不聞疏諫至此始思法孝直何邪此與關侯出師襄樊蜀中始終不發一將一兵爲之援應同一不可解

詔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受茅土之爵

此亦鑒二漢太后臨朝外戚干政之弊而預防之

表首陽山東爲壽陵作終制務從儉薄一用瓦器

此因習見摸金校尉發掘冢墓故知厚葬之宜戒也與光武之薄葬同意

帝如宛曹休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帝恐休便渡江

董昭曰休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何肯自投死地霸等不進休意自沮

先不用劉曄之策乘蜀兵東下之勢規取江南至此因孫權改元拒命始興師致討亦客氣耳休年少氣盛不自揆度銳欲立功所謂膓肥腦滿者也其餘諸老將志氣已衰求如徐盛丁奉不可得已

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時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各有懼心桓曰仁既非智勇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以逸待勞此百戰百勝之勢

桓明于主客勞逸其策曹仁尤爲知己知彼所云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乃不易之論也

初呂蒙病篤薦朱然自代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然厲吏士伺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卒不能拔

既進陸遜又薦朱然二子均以功名著于江左呂蒙可謂知人矣曹仁攻濡須之兵爲朱桓所破曹眞攻江陵之兵爲朱然所拒仁軍所以破由于不從蔣濟之言而眞軍所以幸全由于用董昭之策而未入洲中也

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吳蜀何先對曰吳蜀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

詡蓋箝知丕之才略遠出操下操尙不能得志于吳蜀丕更非二主之敵也其云諸將無對者不敢斥尊耳故又曰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也

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先主託孤後人或譏其失辭胡身之以爲明白洞達其識卓矣竊謂先主于諸葛君臣相得不啻一體豈猶不諒其心哉誠以三國鼎峙蜀以新造之邦一州之地介乎兩大之間非有異才難以自立與其爲他人所取而吾子無託足之所不若丞相自取猶必有以全吾子也此自肺腑之言其意彌可悲也

太子禪即位時年十七政無巨細咸決于亮亮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

以諸葛之才柄政之初首以集衆思廣忠益殷殷下教則知用獨不如用衆納諫方能任賢也

亮嘗自校簿書楊顒諫曰爲治有體古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今明公乃自校簿書不亦勞乎

蜀地狹勢危日不暇給亮自校簿書有所不得已也顒乃以平世三公責之亦不識時務矣言有似是而實非者此類是也諸葛異日在軍罰二十以上猶必親覽固未嘗因顒言而改其初也

是時三公無事希與朝政高柔上疏曰公輔民所具瞻而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

不以災異策免三公是也希與朝政則失職矣蜀之丞相躬校簿書魏之三公偃息養高勞逸迥殊而得失亦略可覩矣

諸葛亮使鄧芝脩好于吳吳王不時見芝芝請見曰臣今來亦爲吳非但爲蜀也

吳蜀唇齒輔車之勢存則俱存去一必爲魏併芝言約而盡矣宜吳王決計連和也

帝欲大興軍伐吳辛毗諫曰今天下新定莫若養民屯

田十年然後用之帝不從

丕志在吞吳然後併蜀以成一統故諸臣之言皆不入也然亦不量彼己者矣未幾大舉臨江悵望而返龍舟漂蕩幾至覆沒壯志亦稍衰矣

吳張溫薦暨豔爲選部尚書豔好爲清議彈射百僚陸遜弟瑁與豔書諫止之豔不聽坐自殺

豔蓋濡染東都名士餘習故瑁箴以汝南勉以林宗欲因所逼以啟其蔽也好翹人過卒以自殺其軀足爲入官涉世之戒

帝行如召陵通討虜渠六年

因上年伐吳臨江而返故又爲此舉欲以虛聲怖吳也通一渠而須車駕親行乎適足爲江左君臣所笑耳

漢諸葛亮討雍闓馬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諸葛之討闓意不在南也若南中復反則北伐之力不專此謖攻心之策所以尤切于事機也豈徒精于論兵而已哉

吳丞相孫劭卒百僚舉張昭吳王曰孤豈于子布有愛乎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以顧雍爲丞相

吳王外重昭內實輕之以其首勸迎曹操也不用作相以此所云性剛非益特不欲斥言之耳黜昭而用雍可謂得人觀雍舉措洵非昭所及也用人則心無適莫建言則終不宣泄不顯諫而有以格君心之非不邀功而惟責損敵之效雍才雖不及諸葛亦賢相哉

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斬雍闓及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募生致之既得縱使更戰七縱七禽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此用馬謖攻心之策也迨遣之不去而心服矣誠以獲素爲夷漢所服服獲之心即以服南人之心也由

是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仍即其渠率而用之蓋即後世土司所自昉乎以夷治夷而不以外人與乎其間則夷之心無所猜忌久而自安矣亦攻心之策也

帝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遂歸孫韶遣將率死士五百人于逕路夜要帝獲副車羽蓋以還

舟師用于冰凍水涸之時是自取其滯也上次龍船飄于南岸此次副車亡于逕路亦危矣哉

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屯田用蔣濟計鑿地通道遏入淮中乃得還帝謂濟曰吾前決欲分半燒

船、于山陽湖中、卿于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
以南人長于水戰、故用舟師伐之、而不審天時、以致凍滯精湖山陽、去江已遠、吳人未敢來追、乃遽欲分半燒船、何其輕舉妄動邪
帝之爲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鮑勛治之、太子請不能得、由是恨勛、至是以事誅勛、又因恨曹洪、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太后令郭后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勛之死、固由丕之追恨、亦由郭從中搆成之、蓋以勛治其弟、故激丕之怒、而速其誅耳、觀于丕恨洪、將致之死、卞責怒、且不聽、卒以郭請得免、則知丕惟婦言是用、而勛之死、由于郭矣

帝疾篤、立平原王叡爲太子、帝殂、
陳志于魏主書崩、于蜀主書殂、蓋嫌于魏、故不書崩、而取尚書帝乃殂落之文、以予其爲帝也、通鑑因之併書于魏、似未喻陳氏之意
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即位數日、獨見劉曄、語盡日、曄旣出、衆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微特叡之才不及秦皇漢武、亦以魏之立國、遠不及秦漢耳、使其席一統全盛之業、意氣何可量哉
吳王聞魏有大喪、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先是朝廷遣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吳王遁走、
屢被魏兵、不敢過江一步、因喪伐之、適見其怯耳、又見舉火而遁、膽略如是、尚足經理中原邪
吳王以陸遜陳便宜、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內有顧雍爲相、而科條仍商之遜瑾、以資損益、可謂孜孜求治、然權晚節頗不能容納直言、故遜亦忠讜不能極陳也
以華歆爲太尉、歆讓位于管甯、帝不許、徵甯、爲光祿大夫、不至、
漢末名士、能以素節自完、不易所守者、幼安一人而已

烈祖明皇帝 諱叡、字元仲、文帝長子、在位十三年、
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書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太和元年
通鑑于昭烈書漢主、于諸葛不應書蜀丞相、此因三國志舊文、未及改正、畫一者也、丞相出師二表、動稱先帝、亦猶伊尹訓嗣王、追述烈祖、周公告孺子、必言二考也
又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丞相出師所慮者、尤在內、故此表諄諄以宮中爲言、舉郭費董以專其任、尤以親賢臣遠小人爲後主勖

也

又曰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以定中原復漢室爲己任第曰職分而已此伊尹之志也

又曰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云

臨表至于涕零詎非愴懷今昔有大不得已于中者乎自此一出不復生還矣何其言之悲也

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孫資曰今若討亮道既險阻及鎭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天下騷動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足以震懾强寇鎭靜疆埸

吳蜀之所以便于自守者以江山之險敵不易入也而其所以艱于進戰者亦以江山之險兵不易出也

資隨曹操征伐閱兵事多矣其論吳蜀曲盡三分形勢所論進軍之難發興之擾尤老成之見也魏若進軍攻蜀吳必乘虛向合肥或由江夏故須增兵鎭守南方四州所云水賊謂吳也

初文帝罷五銖錢以穀帛爲用民間以溼穀薄絹爲市嚴刑不能禁用司馬芝等議復五銖錢

古今異宜情僞百變至此方知賈誼貢禹之論不可

行于後世

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及帝即位詔公卿以下議王朗以爲不可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肉刑雖三代之制而罷用已久民間孰知其爲古法哉一旦復之適足駭俗而致怨耳烏覩所云法立而民不犯者乎朗議雖假寇讐爲言實不易之論也

諸葛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魏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當子午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必棄城走

楙以主壻爲延所輕亦猶曹休以宗室爲朱桓所輕也邊任何可輕付哉然楙人才又在休下矣延欲以精兵出子午谷圖關中諸葛不從亦猶朱桓欲以所部長驅規許洛陸遜不從皆知己知彼者也

帝遣曹眞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朝臣未知計所出帝勅步騎五萬遣張郃督之拒亮帝行如長安

觀此則延計若行關中必大擾而魏主與曹眞輩以全力爭之延亦必不能支卽諸葛軍至恐進可戰而退無可守也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及軍祁山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郃大破之

人各有能有不能固有謀事則工臨事則拙者局中與局外殊也况運籌之于決勝哉獨謂光武遣鄧禹入關討赤眉未免用違其才諸葛不用魏延爲前鋒而用馬謖得毋類是乎智如良平算無遺策而不使之特將高帝之知人善任所以不可及歟

謖之未敗也、裨將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平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不敢逼、平徐徐收合諸營散迸、率將士而還、

謖不用平言正以己熟讀兵書平所識不過十字耳爲將自有方略安可一概論哉

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挍變通之道于將來、

丞相與知兵者故敗後不惟不增兵且欲減兵也世之庸將但知增兵以救敗詎知兵貴精不貴多乎

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亮上言于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

陳志本傳不錄此表或有所諱裴注取張璠默記以存之通鑑補錄于此是也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理也不伐賊王業亦亡坐而待亡孰與伐之勢也理既當伐勢又不得不伐出師何疑

又曰、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非以孫策之往事爲未解也今之蜀無異昔之江東而欲蹈繇朗之覆轍則未解耳胡身之讀解爲懈以未敢懈怠爲訓殊于文義未洽但江東以下此臣以上必有脫文

又曰、曹操智計殊絕、用兵髣髴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偪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

祁山一敗皆以魏爲不可伐是以指繇朗爲戒而歷言高帝之涉險被創曹操之屢有挫失以見一敗未可自沮也

又曰、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此出師正支也蜀以一州之地所以能與魏抗者恃能戰耳若坐以待之必難支久此即上所云不伐賊王業亦亡者也

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前表以興復漢室爲己任所謂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此表第云鞠躬盡力利鈍不計所謂知其不可而爲之也竊謂三代而降人才不乏大抵體用不能相兼求其體粹用宏不媿聖賢者丞相一人而已杜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似已至云指揮若定失蕭曹猶第較其功業耳以丞相之節豈蕭曹所可同日語哉

吳王以呂範爲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時以此見望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

權所見如此與曹丕因請託不遂追恨執法之鮑勛者相去奚翅天淵

吳主即皇帝位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周瑜張

昭舉笏欲褒贊功德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日乞食矣昭大慙

若當日用張公之計安得至今日哉雖欲乞食亦何可得觀此方知權之不以丞相予昭有以也雖然昭固吳之舊臣亦重臣也策之造邦權之嗣位昭均有力焉今于僭號之初輒以醜言譏詆權亦量狹而寡恩哉

吳王立子登爲皇太子于是東宮號爲多士太子使胡綜作賓友目

吳之賓友目亦猶魏之黨友題表皆沿東都標榜之習而魏是時又立九品中正故此風日甚耳

吳主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名體弗順宜絕其盟好丞相亮曰今加顯絕仇我必深若睦于我我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

蜀自稱帝吳自稱王未嘗臣于蜀也以蜀之力安能禁吳之自帝徒絕好而結仇耳漢諸臣猶以名體弗順爲言何弗先禁魏之受禪乎方魏主之欲大發兵攻漢中也孫資以爲進軍南鄭必須增兵鎮守南方四州以禦水賊即丞相云河南之衆不得盡西者也

張昭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吳主曰使張公在坐彼安復自誇乎因請見昭昭曰昔太后

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

昭蓋有口辨而無膽決故應對則有餘折衝則不足其所以引疾避位者重有愧于吳主乞食之言也追述太后桓王辭涉怨望權特不與校耳

詔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

叡之此詔尤重在藩妾不得稱后也是時毛氏之寵方盛故叡豫爲之計耳

張紘病卒臨困授子留牋勸吳主求賢受諫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

覩玆此牋則知吳主好同惡異不聽逆耳之言戀于恩愛不無偏謬之蔽故紘于臨終猶剴切陳之迨至末年衅起骨肉斯言驗矣

收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

此乃以決獄自炫聰明非矜卹民命也觀其輕用民力果于殺戮可知已

衛覬請置律博士帝從之又詔陳羣等刪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

法經始自李悝商君繼之蕭何又繼之厥後馬鄭諸儒爲之章句者十餘家所謂法家之學也覬言刑法國家所重而私議所輕獄吏民命所繫而選舉所卑四語曲盡古今之弊令郎令之例也州郡令郎命盜諸律例也尚書官令郎吏律及諸例軍中令郎兵律及諸例也雖未以六項分部殆即後世律書之權輿乎

吳主使將軍衞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不聽四年

夷洲亶洲雖自古相傳而未能指其地之何在後溫等僅得夷洲數千人而亶洲絕遠不可至今東洋若日本琉球皆自爲一國臺灣列于郡縣不聞與葯所謂亶洲者也

諸葛誕鄧颺等結爲黨友更相題表有八達三豫之目董昭上疏言之帝于是免誕颺等官

魏是時以九品中正取士故士矜相標榜以博聲譽昭言不及此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曹眞以漢人數入寇請由斜谷伐之陳羣諫不從漢丞相亮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華歆楊阜王肅皆諫詔眞等班師

是時魏老成憂國之士皆以蜀爲不可伐相與累疏固爭蓋知諸葛之難與敵也

吳衞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絕遠卒不得至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無功誅五年

權向合肥欲據江北尺寸之地不可得乃馳思海外既遠求亶洲之民又通購遼東之馬廷臣正諫均拒不聽權更事多矣而猶爲此非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乎迨師老無功不自悔初計之失乃遷怒而誅二將何其謬哉

司馬懿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懿不可諸葛亮自逆懿于上邽懿斂兵依險兵不得交

懿自知才不敵亮而以不戰與之持久善用其短者也郃狃于街亭之勝故亟欲戰而卒以殺身

亮引還懿等尋亮後既至又不肯戰賈栩魏平曰公畏

蜀如虎如天下笑何謐病之乃自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射殺郃

懿實不敢戰乃其知己知彼者也因爲諸將所笑不得已而進兵遂致大挫諸葛此役足刷街亭之恥殺郃更足償馬謖矣懿自此遂不復戰

黄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親姻皆不敢通問東阿王植上疏言之詔報曰已敕有司如王所訴

此所謂求通親親表也表内云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于朝士即有求自試之意非徒懷才欲展亦以子丹既歿魏宗室無人不覺其言之悲也

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

此發前表所未盡也義取漢宗磐石之固實有他族逼處之虞蓋司馬氏功名日盛權勢所歸同朝更無與之頡頏者以狼顧之姿處鷹揚之任智如子建能無爲將來之慮哉曾不再傳而斯言驗矣

又曰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所言異姓公族親疏之異可謂深切著明而不能動猜主之聽者奪嫡之嫌雖易世猶未釋也論者以曹伯陳情方之諸葛出師未免細大不倫竊謂三國文字堪與出師二表並傳者惟子建求通親親及求自試二表耳

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表平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

丞相所以罪平者惡其詐也陳志所云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此類是也

帝愛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謚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于南陵帝欲自臨送葬陳羣楊阜諫皆不聽

溺愛于孩提之殤女越禮肆情無所不至陳羣猶據禮以爭楊阜直言則舉文皇帝武宣皇后崩皆不送葬爲例而猶不見聽蔽之惑甚矣

尚書郎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擿羣臣細過以求媚于上杜恕上疏曰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苟以求容進也

既以事權畀大臣又用小臣伺察之不惟使大臣自疑不得行其志爲小臣者必且迎合上意虛搆事端弊將不可勝詰矣凡糾擿姦宄不于廷對公言之而于造膝密陳之皆小人欲以小忠求進者也然亦由人主自矜聽察寄耳目于近習故小人得以售其術

耳
帝嘗問陳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
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
胡身之曰陳矯賈逵皆忠于魏而二人之子爲晉初
佐命豈但利祿移人哉非故家而教忠不先也竊謂
父子不同志者多矣教忠亦不繫乎故家也即如劉
向爲宗室遺老忠于漢室指切王氏而子歆爲新室
佐命亦將追咎向之教忠不先乎二子之不肖不足
爲父累也
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賊往甚
易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

固守此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
蜀出漢中則吳向合肥二國遥相應和一定之勢也
吳之圖魏誘之深入魏之圖吳誘之遠出蓋吳恃江
爲固舟師是其所長一經捨舟趨陸則用其所短矣
寵移城之策以此
公孫淵奉表稱臣于吳吳主大悅遣張彌等乘海封淵
爲燕王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
改圖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吳主卒
遣彌往青龍元年
淵遠在遼東無端遣使稱臣于吳欲何爲乎此盡人
知其不足信者而權獨排衆議發使備物浮海封之

豈眞自以爲威加重溟之外哉以爲得其馬可與魏
爭陸戰之利耳然亦愚矣
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
兵資珍寶
自明于魏兩使不反張昭之言驗矣
吳主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
卻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
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
權欲自往征淵蓋因羞見張昭亦無顏亦對羣臣故
作壯語耳非其誠也
陸遜薛綜陸瑁以吳主欲親征公孫淵各上疏諫吳主

未許
諸臣之言非不明切然施之于權轉覺不關痛癢不
敢過江一步而能渡海萬里哉諸臣亦非見不及此
其相率固爭亦聊以釋權之憾耳惟疏所云越海求
馬曲意于淵八字盡權之情至云爲赴目前之急除
腹心之疾則求馬專爲敵魏也權即得馬果足以北
爭中原哉
陸瑁重上疏曰今凶桀未殄疆場猶警未宜以淵爲先
願陛下暫息六師以爲後圖吳主乃止
强鄰壓境而涉海遠征權必不爲也其于諸臣之言
心折久矣所以未即許者俟其再諫也瑁比以漢文

失之諛矣

諸葛亮軍于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

諸葛出武功權郎自向合肥所謂同時大舉然魏之大將重兵皆與諸葛對敵而以南方付之滿寵其輕重可知

帝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泰、吳主聞大軍至、遂遁、

甫至巢湖未能攻城一聞魏主親征輒郎遁走似此膽略猶云渡海征遼東將誰欺乎

羣臣以爲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

魏主策權必走故乘舟親赴以耀其武知諸葛難敵故委之司馬而止其戰

諸葛亮數挑戰、司馬懿不出、亮遺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

懿之請戰非誠也蓋陽爲請戰而以不可戰之故密白于叡故叡使毗杖節以制諸將耳不然、叡方云權走亮膽破大軍足制之矣何不俾懿制亮而乃使之受制于毗乎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第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以戎事貴密問亦無益也至云食少事煩決其不久則未如之何而况其速死以安衆心耳幸而言中要非其所及料也

亮卒于軍、楊儀整軍而出、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懿斂軍退不敢逼、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

是時杖節之辛毗不在軍中矣乃爲死諸葛所怖仍不敢戰何也畏蜀如虎于此益信已

懿案行亮之營壘、歎曰、天下奇才也、

懿才不敵諸葛而智足以知諸葛故發此歎非庸常所能及也懿所畏獨諸葛耳諸葛既歿懿自此雄于天下矣

初、魏延與楊儀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費禕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

儀延皆吳所忌也權非爲蜀計將以間二人也乘醉言之使禕不疑耳若服其先見則淺之乎視權矣

亮病困、與儀及費禕作身歿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事邪、

延之言似也但延若可任丞相必付以後事矣知其將爲亂故使之斷後而次以姜維以維之才足制延也

陳壽評曰、諸葛爲相、政刑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

丞相治蜀用嚴取法子產陳氏擬以管蕭殊不相似其云用心平而勸戒明則定評也尤在開誠佈公循名責實以此臨事何事不辦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

習氏以陳評第言無怨未盡諸葛之美故于此論首及之因取喻于水鏡之無私卒云法行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而極其量于天下無不服旨哉言

乎爲政者所當三復也

漢主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既無戚容、又無喜色、衆望漸服、

觀琬之服衆冗以見丞相之知人

吳人聞諸葛亮卒、增巴邱守兵萬人、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宗預使吳、吳主問曰、西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

己增巴邱之戍而怪人益永安之守能禁其反脣相稽乎預猶渾言之耳若直對曰西之增守非得已也由于東之增戍耳若東撤戍則西罷守矣權又將何辭以詰乎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爲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密指意在蔣琬、儀語費禕曰、往者丞相亡歿、吾若舉軍就魏、寧當落度如此、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復坐誹謗、自殺、三年

此密指必是丞相白之後主者胡身之以爲語諸僚佐而儀不知夫秉政大事豈僚佐所得預謀哉且公琰其宜臨終面授李福固言猶在耳也儀悔不舉軍就魏直思叛矣其取死固宜

帝好土功、既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力役不已、農桑失業、

魏主所畏諸葛而已故幸其歿而日肆其心以爲淫縱孫權雖存不以介意矣孟子以敵國外患與法家拂士同功有以也夫

陳羣上疏曰、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國家之深憂也、

魏得天下大半而戶口不及漢盛時一大郡吳號爲殷富乃至越海謀取夷洲亶洲之民後得山越數萬以爲殊勳則其民不加多可知蜀地小于吳更彫敝矣

帝耽于內寵、自貴人以下、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

信者六人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
宮室內寵田獵同時並興所謂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峻宇雕牆者有一即可亡國況兼之乎
高柔上疏曰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御役庭
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由于此可妙選淑媛以備
內官其餘盡遣還家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叡之報柔若納其言矣其意則曰妙簡淑媛使卿所
奏其餘盡遣還家姑俟異日也
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柔復上疏曰百姓供
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踐食生苗所
傷不訾惟寬民使得捕鹿則衆庶永濟

是時河洛之間麋鹿可以損稼亦民少之一徵也若
如今日何地更容麋鹿
辛毗楊阜蔣濟王基孫禮各上疏切諫帝雖不能用羣
臣直言然皆優容之
優容直諫而工役如故女寵如故田獵如故所謂悅
而不繹從而不改者也
洛陽崇華殿災帝問高堂隆隆曰此人君務飾宮室不
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火詔問隆漢武之時柏梁災
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對曰越巫所爲非聖賢
之明訓也
柏梁災而大起宮殿漢武荒淫所當戒也而叡以問

隆第欲藉口往事復起崇華殿耳隆雖正諭不足遏
其侈心未幾復立之詔下矣
詔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引穀水過殿前使馬鈞作
水轉百戲
引穀水轉百戲必舊所未有而創設者蓋亦以厭火
災取其相勝也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問高堂隆對曰此宮未成
身不得居之象天意若曰將有他姓制御之今若罷休
百役增崇德政庶可轉禍爲福帝爲之動容
以吳蜀動之非所忌也云宮未成身不得居將屬他
姓則危言悚論故爲之動容而于所謂罷休百役增

崇德政則褎如充耳矣未幾斯言果驗
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耳
身首已分王肅上疏曰凡陛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
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願下之于吏
叡所殺亦淫刑以逞耳督修稽限罪不至死而云宜
死之人乎此亦姑爲巽語無觸其怒而婉導其從耳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又
有文曰大討曹詔書頒天下以爲嘉瑞
石之出何爲哉得毋天厭魏德將降之罰故以大討
曹爲文明示之兆邪叡不知懼而反以爲瑞則天之
所棄矣然蒼蒼者方奪叡之魄而促魏之祚又何責

誘啟其衷使之覺悟哉
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于吳吳主曰此皆孤所
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馬盡以與之
吳之所急者馬也至渡海略公孫以求之而不可得
今魏乃以易玩好之物是吳捐其無用以易有用也
權之計誠得矣叡之志不亦荒哉
兗州刺史王昶爲人謙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
曰渾曰深戒之曰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于身若己有
可毀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
于彼妄則無害于身又何報焉
昶此書及伏波戒兄子書皆格言至論讀者所宜書

紳不得因其子姪之不肖而忽二君子之訓也
山茌縣言黃龍見高堂隆以爲魏得土德宜改正朔易
服色帝從其議 景初元年
前既以青龍改元矣至此又因黃龍而改正朔謂黃
爲土德則青屬木爲土所畏何以青龍先見乎
有司奏以武皇帝爲魏太祖文皇帝爲高祖帝爲烈祖
三祖之廟萬世不毀
孫盛以當年逆制祖宗未終豫自尊顯譏魏羣司之
失正竊謂此乃叡志先定有司順指奏請奉行亦無
足責高堂隆以傳禮儒宗遇事敢諫何以默不一言
乎隆建改正朔之議陳壽以爲學過其通此時未免

當犯而隱矣
郭夫人有寵毛后愛弛帝游後園曲宴極樂禁左右使
不得宣后知之謂帝曰昨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
之殺十餘人賜后死
因一語之忤輒殺十餘人并賜后死暴戾如是叡絕
嗣而魏祚旋傾宜哉
起土山于芳林園西北陬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
雜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董尋諫不聽
自古無役使公卿負土築山者乃至面目垢黑衣冠
了鳥可謂視臣如土芥矣操崇儉而三公挈壺買漿
叡尚奢而羣臣穿方舉土士仕于當塗之世亦難矣

哉
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
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張茂諫不聽
降嫁妻驍果第取之寡婦室女耳此直錄奪有夫之
婦矣然其意非爲配士也刼質吏民之妻令獻生口
以贖因而漁色耳罪惡浮于桀紂其不亡幸也魏之
亡實由于叡
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
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于蕭
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翼亮帝室
是時司馬氏功名日盛不臣之迹已露故隆重以爲

言非徒取徵于異烏也諸王典兵之議與陳思王求
自試表曹冏六代論相發自是當時救敝之一策而
不得其人亦未必有益也
又曰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
有怨歎則輟錄授能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
天下也
天心寄于民心民怨之則天棄之矣觀隆此疏則知
魏所以亡由士民困于虐政各懷離叛之心司馬氏
柄政鋤除一切先得其民是以取之如摧枯振槁也
詔劉邵作考課法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
略一篇詔下百官議崔林杜恕傅嘏各自爲說久之不

決事竟不行
考課之法條目繁密行之足以防弊亦易以滋弊蓋
法立弊生庶政皆然非止考課一端若諸臣壹意奉
行何難綱舉目張乎習爲縱弛而厭其拘束乃相與
抗言高論欲自標置于繩墨之外豈公而忘私者哉
溫公論曰爲人上者至公至明而羣下之能否焯然無
所逃矣詢謀于人決之在己研覈其實斟酌得宜不可
以口述不可以書傳安得豫爲之法悉委有司哉
不可以口傳不可以書述則將索之無何有之鄉乎
孔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口可述書可傳者也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此不可述不可

傳者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然則法與人固相須爲用者乎
又曰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
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受任也專其責成也遠非若
京房劉邵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
立政在乎用人用人先以脩身而考課之法亦不可
廢若置法任意則一切弛其繩墨而萬事不可得而
理矣兩晉崇尚虛無流爲放誕非其效歟京房劉邵
亦未可盡非也
帝使司馬懿將兵四萬討遼東謂懿曰公孫淵何以待
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

守襄平此成禽耳（二年）
以棄城豫走爲上計此大言耳淵既叛魏寇邊而遽
肯棄城乎棄城將往依鮮卑乎知其必不爲矣
公孫淵復遣使稱臣請救于吳吳人欲殺其使羊衜曰
不如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
淵至此復求救于吳豈果以吳足犄魏之後乎亦計
無復之矣吳殺其使良不爲過而衜乃欲因而厚之
奇兵潛往冀收漁人之利是乃不量彼己而强作解
事者也厥後魏已平遼東始狙擊守將俘其民人勞
師襲遠所得不償所費耳
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爲司徒者毓薦處士管甯帝

不能用

此時幼安尙在可云碩果不食矣魏主知其不可屈故不用

吳主使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

吳之呂壹亦如魏之廉昭蓋權在位已久威福自作极有疑其大臣之心故壹得行其巧詆之術也

陸遜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

雍是時幾不自保遜濬因詢及時事至涕泣危怖權之疑及諸臣蓋非一日矣三子尙如是況其他乎所

云義雖君臣恩猶骨肉特甘言耳然因察知朱據被枉即決意誅壹則尙非執迷不悟者也

吳主詔責諸葛瑾等曰齊桓有過管子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諸君諫諍未出于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于齊桓良優未知諸君于管子何如耳

求亶洲封遼東諸臣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切而舉不見聽權豈眞能納諫者哉事後猶思及虞翻張昭尙非怙終者然無及矣

帝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對輔政

叡蓋用高堂隆遺疏之言故以宗王及公族輔政

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放資懼有後害燕王陳誠固辭放資因薦曹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並執帝手强作詔免燕王宇等官

燕王輔政亦未知其勝任與否然司馬氏不得執太阿之柄矣此蓋天欲移魏祚故假手放資使之延盜入室也

先是燕王爲帝畫計以爲關中事重宜遣懿自軹關西還長安事已施行

宇之意欲留懿于外而精關中事重以爲辭猶是叡以方任處受遺諸大臣之意也放資引懿入輔先免宇官則知宇不欲懿輔政也

懿至入見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又教齊王抱懿頸年三

諦視勿悞令前抱頸付託之意可謂厚矣曾幾何時而幼子安在哉

帝尋殂帝沈毅明敏料簡功能屏絕浮僞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

叡之淫侈暴虐史所書甚詳魏祚之傾實由叡之戕伐邦本流毒于民也乃于其殂也亟稱其美曾無貶辭何哉孫盛稱其政自己出優容直諫以爲君人之量卻詆其偉而譏其不固維城之基至使社稷無衛

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第令其威福自作

惟所欲爲哉窮奢極麗虐用痌瘵之民而施之以一切苛酷之政乃至殺鹿如殺人夫妻不相保民心既去天命隨之雖有周親安足恃乎

太子即位年八歲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

一切罷諸興作民慶更生矣雖稱遺詔而事由司馬人心因而向之此即代魏之漸

初畢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于人

轉司馬懿爲太傅而奪之權晏等意在弱私門以強公室策非不工但曹爽非其人耳凡史所書爽及何晏等罪惡皆未免過甚以魏史成于晉臣也讀史者存其大槩可耳不必盡信

漢蔣琬爲大司馬楊敏毁琬曰作事憒憒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

爲政繼諸葛之後易于見短此正如曹參自謂不如蕭何也

吳都鄉侯周胤有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爲之請吳主曰孤于公瑾義猶二君樂胤成就豈有已哉且欲苦之使自知耳苟使能改亦何患乎

知其非才而不任以事寬其有罪而冀其能改吳主始終不負公瑾亦可謂善處故舊矣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十七

甯陽黄恩彤石琴

魏紀二　邵陵厲公諱芳字蘭卿明帝養子在位十五年[illegible]

廢君而貶其爵惡其謚不臣之甚者也通鑑因而書之不及陳志仍書本爵于義爲當

殷札言于吳主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西命益州軍于隴右犄角並進以定華夏吳主不能用正始二年

是時魏之兵謀洪于司馬懿非吳諸將所能當也札言若用吳其殆哉

吳全琮略淮南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

中孫禮與全琮戰于芍陂琮敗走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

諸軍並出或一戰而敗或聞風而遁吳之兵力概可知已而殷札乃欲傾國北伐贊主親征乎

漢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卒無成功乃多作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會疾未行

出祁山以向關中則中原響震若以舟師乘漢沔東下即襲取魏興上庸僅得蜀之舊境耳是時荆州已失襄陽豈可圖哉琬自度力不能復爭關中故舍難趨易耳

朝廷欲廣田畜穀于揚豫之間鄧艾以爲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

屯田兩淮積穀以省轉運之勞此取吳之所基也人皆知平蜀之功成于艾豈知平吳之功始于艾乎吳人于蜀多作舟船則疑其啟釁而于魏大興屯田不慮其圖己何也殆亦自度力不能與之爭乎

管甯卒甯名行高潔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嗟歎

幼安于漢魏之間可謂完名全節人皆知其不仕于魏爲守正而不知其不仕于漢尤爲見幾也

步隲朱然各上疏于吳主曰蜀多作舟船繕治城郭蔣琬委漢中還近成都宜爲之備

作舟船欲以襲魏興二郡徙涪欲以應姜維未見其效已爲吳所疑矣幸吳主不爲浮言所動未至敗盟耳

宗室曹冏上書曰今州牧郡守皆跨有千里之土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非所以强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

此所謂六代論也非不暢所欲言較之陳思王表則泛而不切矣或以爲併出子建詳其文義殊未然也子建注意在秉權用事之臣此第欲令宗室典兵守土耳晉武用其遺策乃致八王之亂

夏侯玄勸曹爽伐蜀爽發卒十餘萬自駱口入漢中漢

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王平令劉敏據興勢多張旗幟亘百餘里爽兵不得進 五年

漢中蜀之襟喉諸葛以全力守之進則向關中退則足自固此魏所以不敢犯蜀也今移兵屯涪漢中藩籬固已撤去大半一旦魏寇臨境始遣將督軍千里赴救若非王平布置得宜正恐緩不濟急矣是時蜀之宿將無若王平者才勇不及姜維智略實出其右也

漢費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斆禕之所行事多愆滯

尚書令職居樞要喉舌是司接納賓客已應從簡至嬉戲博弈皆廢事之漸卽才力有餘亦須深戒正無用斆禕之所行也此與禕督軍救漢中嚴駕將發乃與來敏圍棊色無厭倦均不足爲美也

吳太子登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 六年

匹嫡亂本古之明戒權不能割少子之愛乃至二子賓客仇黨疑貳舉國中分祚之不延此其兆乎

陸遜上疏以爲太子正統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書三四上吳主不悅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吳主怒收粲下獄誅遜憤恚而卒

吳主意在立霸故凡爲太子言者皆獲罪卽重臣如陸遜亦不免焉以遜之忠勳而猶見疑太子危矣

漢尚書令董允卒宦人黃皓便僻佞慧漢主愛之皓畏允不敢爲非費禕以陳祗代允爲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

諸葛表薦董允屬以宮中之事允果能制皓使不敢爲惡丞相眞知人哉禕越次用祗而祗卽與皓朋比致皓預政弄權卒以覆國爲桓靈之續悲夫

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爲侵叛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遣王頎追位宮過沃沮千

有餘里刻石紀功而還 七年

儉但以郡縣之兵遂足屠高麗都城走其王空其地無異發蒙振落降及隋唐合天下全力大駕親征而猶不能克何也其東夷之强弱頓殊歟抑中國之將略古今不相及邪

蜀大赦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禕但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東漢之末幾于無歲不赦迄至亡國丞相之惜赦蓋亦目覩其弊而矯之蔣琬不能守丞相之遺法而去漢中幾爲曹爽所乘若禕者嬉戲博弈固與丞相之

鞠射盡瘁不可同日語矣
長人不便大錢乃罷之
吳屢鑄大錢蓋由國用不足欲以一錢抵數錢或數
十錢之用也但本末不相準盜鑄者必衆未有行之
而無弊者蜀用劉巴之策偶一行之又當別論然其
措置亦不可效
漢主數出游觀增廣聲樂
既進陳祗倖黃皓預政又不能防檢後主任其數出
游觀不聞匡諫禕不及諸葛遠矣豈徒赦之一端乎
使禕不死亦無救于蜀亡
譙周上疏諫曰昔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

所不能爲者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即時還車
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
諸葛以先帝勉後主其言切而有味周以光武規後
主其言莊而有體後主于丞相之言日久漸忘豈周
之言所能啟其悟乎
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
擅朝政太傅懿稱疾不與政事
懿自以失權鞅鞅又力不能制爽故稱疾避政而伺
其隙耳爽固未嘗遷太后且欲專政亦無庸遷太后
也魏之太后豈漢之太后比哉胡身之以爲據陳志
太后自稱永寧宮晉諸臣欲增爽之惡故以遷字

加之其說固不謬矣
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
王基策之基曰今陸遜已死孫權年老此不過欲補綻
支黨還自保護耳
吳之不能北伐不自今日始也初猶可向合肥窺江
外耳至此尚發衆揚聲以示有餘能不爲敵所料乎
未幾作涂塘以淹北道但爲保江自守之計情見勢
屈矣
以光祿大夫徐邈爲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豈可
以老病忝之哉固辭不受九年
是時魏之三公備員而已然在位無過一二年者大

抵皆老病之人也邈之歎有以哉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弟羲數諫止之爽不聽
爽一紈袴膏粱子弟耳中無有也羲雖數諫亦不過
略知讀書自脩飭而已非有才略也觀後桓範畫策
時可見
爽兄弟數俱出游桓範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
有閉城門誰復納入者爽曰誰敢爾邪
懿之睥睨切齒于爽範知之而爽不知也
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持衣指口
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流出霑胸勝退告爽曰
司馬公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勝乃爽之腹心黨友其辭懿將以覘之故懿爲將死
之狀詐勝因以爾爽勝與爽兄弟果皆入其彀中矣
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羲等皆從太傅懿以皇太
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因奏
爽罪惡于帝嘉平元年

先假太后令閉城門勒兵屯洛水浮橋然後奏爽罪
惡懿固早有成算故不難應機立辦耳桓範之言至
此驗矣

桓範勸曹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
等不能用

範爲爽計甚有條貫稱曰智囊不虛也若用其計則

王淩諸葛誕輩各擁重兵距許洛爲近一呼可集聲
罪致討取司馬氏何難乎

爽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
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
勝等陰謀反逆與桓範張當俱夷三族

爽就第未幾而張當之獄起以所擇才人與爽事之
有無未可知特欲假以爲由搆成爽兄弟大逆之罪
因而斬刈朝望翦除異己曹氏之羽翼一網盡矣

先是爽辟王沈及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
何容易

胡身之以祜爲知幾竊謂祜乃司馬氏姻親後卒爲
晉佐命其不應爽辟自是各有所主不必盡關知幾
也

何晏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王弼之徒競爲清
談祖尚虛無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
制

晏自以附曹爽致禍而清談爲諸名士所宗時流轉
相慕效遂成一代風俗直至永嘉之末猶盛稱正始
以爲典型蓋老莊之遺禍烈已

夏侯霸奔漢漢主遇之甚厚姜維問曰司馬懿有征
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
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吳蜀所以晏然無事者正以司馬志不在外也黃皓
亂政蜀先自伐魏承其敝故會得藉手耳使不敗諸
葛之政會何足憂哉

曹爽之在伊南也蔣濟與之書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
而已爽誅濟病其言之失遂發病卒

爽不從桓範之計而自云不失作富家翁者蓋惧信
濟言也以濟之智豈猶不知懿之心哉爽所處之地
何如而云不過免官此可以欺爽不可以欺濟也濟
蓋爲懿所刼苟爲書與爽亦不期其必從爽誅慮禍
將及己故憂鬱而死耳

漢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句安李歆等守之

孤軍深入阻險無繼此危道也諸葛不許魏延出子午谷而維輒遣二將守麴城能勿敗乎

郭淮使陳泰率徐質鄧艾進兵圍麴城維引兵救之淮進軍洮水維遁走安等孤絕遂降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乃先據洮城漢軍遂還

是時蜀將之勇莫若姜維魏將之智莫若鄧艾艾能料維維不能料艾故維見拒于洮水而艾得入于陰平

王淩以帝闇弱謀立楚王彪語其子廣廣曰司馬懿情雖難量而擢用賢良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夙夜匪懈以恤民爲心未易亡也淩不從

曹爽之敗在失民司馬之政在恤民此探本之論魏晉得失之機什得八九矣

潘夫人有寵于吳主生少子亮吳主愛之全公主與太子和有隙數稱亮美吳主遂有廢和立亮之意（二年）

權信其女遂釀成廢立之事但全公主之言所以易入者則以權耽玩蠱妻因而愛憐少子也

吳主幽太子和朱據屈晃切諫吳主杖之各一百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和爲庶人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于江

權自欲立亮故廢和誅霸而不之惜諸臣猶固諫請和適觸其忿耳和本無可廢之罪霸覬覦奪嫡亦權有以致之至此不教而誅不亦甚乎權末路可云耄荒已

王淩遣楊弘以廢立事告黃華華弘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討淩先下赦赦淩罪淩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行到項遂飲藥死（三年）

先以免罪誘曹爽使就第此以赦罪誘淩使自歸爽之愚闇固不足論淩似非憒憒者乃恃舊好不復自疑何也淩所處之勢豈復有全理哉

吳主立潘夫人爲皇后大赦改元

權之廢和誅霸立亮正由潘欲爲后耳故爲之大赦改元以侈其事

司馬懿卒

胡身之云史以懿死爲王淩之祟信乎倘果能然固忠勇之鬼也竊謂豈惟淩能爲祟哉關壯繆侯爲呂蒙暗算而蒙旋死迨孫權函首送洛陽而曹操即死蓋皆侯之靈有以奪其命也左氏載子產之論曰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于人以爲厲況忠烈大丈夫哉

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又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以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是時魏之謀臣多以吳蜀爲言並無慮及羌胡者艾

可謂識微見遠者矣先請于兩淮大開屯田又請劉
南匈奴爲二國徙羌胡出塞皆制敵安邊之大略才
識遠出諸將之上

漢費禕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
壽

術士因諸葛及蔣琬出屯之日多故傅會爲是說耳
先主稱帝諸葛即爲相居守于成都者有年何云無
宰相位也每怪近代卿大夫位望愈尊則其信卜筮
愈甚不謂禕亦未能免俗

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
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

洩坐死者六七人

權之廢和誅霸蔓及諸臣皆潘有以使之則其暴戾
不自今日始矣左右受其暴虐積恨于中故乘吳主
疾病太子幼弱無復畏忌相與因其睡而斃之耳初
不關其欲圖稱制也胡身之以爲斯事實吳用事之
臣所爲託諸左右竊謂權尚未死而縊殺潘諸臣豈
不慮禍之及己乎且亮既嗣位異日詎無所聞能不
爲母追治其事乎雖以諸葛恪之剛狠恐亦計不出
此也況此左右六七人者業已事泄坐死何必更爲
深文之論乎

吳主殂太子亮即位以諸葛恪爲太傅恪乃命罷視聽
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德澤衆莫不悅

諸葛爲政亦自粲然可觀朝臣才無及恪者孫峻之
言不謬

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于豫章奮
不肯徙恪遺奮牋曰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若輕棄先
帝法教臣下甯負大王不敢負先帝

先言太伯東海河間猶常語耳至此指魯王爲戒兩
折之以先帝則悚切動聽宜奮之聞而氣奪也

王昶胡遵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詔問尚書傅嘏嘏
曰舉大衆以臨巨險希幸徼功非長策也惟有進軍大
佃最差完牢

此云大佃即鄧艾屯田之策蓋欲廣開田以逼吳境
也

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太傅恪將兵四萬救東
興魏軍死者數萬恪振旅而歸

是役魏軍頗盛而未能得志者恪方柄政得民吳之
守甚固而丁奉宿將習兵能挫其鋒也

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于漢壽郭脩（脩當作循）在坐禕
歡飲沈醉脩刺禕殺之（五年）

吳之隱蕃漢之郭脩皆魏之刺客也吳不信蕃故蕃
以謀亂而誅漢不疑脩故脩欲近後主不得卒因會
而刺殺禕史以禕資性汎愛信待新附不從張嶷之

言故及于禍竊謂禕之爲人大抵性情坦率而失在
疏略又好爲飲食嬉戲盡人之歡故偱得于醉飽之
餘乘其不備耳

王昶毋邱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大
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以至于此諸將何罪皆宥
之

師新蒞朝權務行寬政矯魏法之嚴峻以收士心乃
奸雄籠絡之術非眞能引過自責者也習鑿齒晉臣
故謬爲贊譽耳然較之諱敗推過者固有間矣殆所
云盜亦有道者邪

張緝言于師曰諸葛恪雖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

威震其主求不死得乎

緝之料恪是已威震其主師更甚于恪能不聞緝言
而悚然乎緝意正欲借恪以戒師耳

諸葛恪復欲出軍諸大臣皆諫恪著論曰操時兵衆于
今適盡司馬懿隕斃其子幼弱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若
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此
吾所以長歎息也

胡身之云恪自謂才足辦魏不知其自視與叔父亮
何如孔明累出師卒無成功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
其民不惟不足强吳適足滅其身家而已竊謂身之
蓋有見于宋之韓侂胄賈似道皆以北爭中原卒致
僨敗故深以恪之論爲不然但天下事亦未可槩論
恪之不能有功在于不量彼己坐失機宜耳其言則
未可非也若必以伐魏爲失計則出師二表亦可咎
孔明之失策乎

又曰近見家叔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

恪蓋熟讀後出師表知吳與魏勢不兩立與蜀無異
故以漢高之攻楚爲說其言洵非無見但未能通籌
進戰退守之宜而違衆疲民勞師致敗則學叔父而
僅得其迹者也

滕胤謂恪曰君出摧强敵名振海內今以勞役之後興
師出征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

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

滕循不願恪再出師張翼不願姜維進圍狄道王基
不願司馬昭輕兵深入皆于乘勝之時更爲持重之
計深于兵者也

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謂自隴而西可斷而有每欲
大舉費禕不從曰吾等不如丞相遠矣丞相猶不能定
中夏況吾等乎

禕所謂知己知彼者也丞相自度其才可以圖魏故
決計出師威振中夏而蜀之民相與安之豈維所敢
望哉

吳諸葛恪圍新城攻之踰月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

病者太半死傷塗地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恪引軍去

以二十萬衆欲圖深入乃不預籌所向初則徒事驅略繼復頓于合肥堅城之下環攻百日之久卒不能出奇制勝尋以困憊退師不戰而自敗恪之將略亦可覩已

吳軍還建業諸葛恪愈治威嚴多所罪責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多嫌搆恪于吳主云欲爲變

不撫卹上下而輕用其民雖勝猶足致禍况有覆軍之罪乎但恪之死實由孫峻欲奪其權並非吳主欲

治其罪也

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峻因殺恪及其妻子臧均表乞收葬恪吳主及孫峻許之

均于覆巢破卵之餘爲恪乞哀措詞亦不易矣乃能佈其款誠言婉意悲故足以回主聽而釋峻憾

初恪少有盛名而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主也恪再攻淮南張嶷與諸葛瞻書曰東主初崩帝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

自來受寄大臣公族則推周公異姓則推伊霍皆中更事變危而後安後世始終無間臣主俱榮者惟一諸葛丞相耳此外非臣不保其家族即君不免于篡

奪誠國家之不幸而大臣所當怵然知戒者哉

又曰太傅離少主履敵庭非良計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不爲晚

恪與鍾會皆以名父之子少負才望卒覆厥宗亦死不足惜恪特銳欲立功負氣凌物非有赤族之罪過以恪之才使其服膺呂岱十思之言深維陸遜陵上之戒功名詎可量哉張嶷所云旋軍廣農待時並舉不惟吳應如是蜀亦止能如是耳嶷遙爲恪計甚忠而不能止姜維之連年出師殆亦謀適不用也

高貴鄉公 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在位六年

中書令李豐與夏侯玄張緝親善帝數召豐與語不知

所說司馬師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送尸付廷尉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誅之夷三族 正元元年

李豐忠于魏者也夏侯太初以名高爲司馬氏所忌且魏之世臣亦親臣也張緝后父也師特欲殺緝因以廢后故藉豐爲由起大獄并誅異己耳非其罪也

玄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玄曰卿便爲吾作毓爲作辭示玄玄頷之而已

李豐築殺而送尸廷尉太初不肯下辭而鍾毓代作毓名爲魏之廷尉實則司馬氏之鷹犬也

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求傅嘏嘏不受

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

史所書杜䜅及傅嘏之言。均晉臣于事後書之。以見夏侯諸人死由自取耳。非其實也。若如所云則魏臣必皆背君而向司馬方爲保家之主乎。且李豐私議而族誅。許允泣別而徒死。師之意必欲盡誅魏臣之異己俾魏主孤立。己得行其篡耳。猶責夏侯諸人有取死之道乎。

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矜小智而昧于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嘏乃司馬氏之謀主。而魏之賊臣也。其與李豐不善。無足怪者。是時權利皆司馬氏專之。而豐猶心在魏主。殆即嘏之所譏爲昧者乎。

廢皇后張氏、

廢后即廢帝之漸。師意不在后也。胡身之云曹操殺漢后伏氏、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有以教之、竊謂操第弒后耳。司馬則不止弒后。且弒帝矣。不惟司馬之惡浮于操。亦天惡曹瞞假手司馬以倍其報也。

大將軍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使郭芝入白太后、

芝誠無足比數。然爲太后叔父。亦魏戚臣也。殆以張緝爲鑒。故爲司馬氏盡力邪。蓋自曹爽李豐兩大獄後。凡魏臣之不附司馬氏者。罕有孑遺矣。

師以太后令、迎高貴鄉公髦于元城、即皇帝位、

胡身之以高貴鄉公、猶魯昭公之習于禮、而譏其不能如漢文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收兵權以自固。其說似是而實非也。魏至此時。猶漢至獻帝時也。太阿已屬他族。天子同于寄坐。即有令辟。亦何從收既去之人心。發憤有爲哉。髦不甘爲漢獻之碌碌。故旋有雲龍門之變。此時安能以漢文之事責之。無論髦以鄉公倉卒援立。無從有宋昌張武。即有臣如二人者。亦爲師所

誅耳。且亦安所得南北軍而領之哉。魯昭之不能有爲。亦由受制于季氏。不能專咎其習儀以亟也

毋丘儉、文欽、矯太后詔、起兵于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二年

是時魏臣之心向曹氏者。在朝已誅戮無遺。而在外方岳重任。猶有毋丘諸葛、皆司馬氏所忌也。觀二子平日均與李豐夏侯太初善、則知豐等固魏之貞臣。不附司馬氏者。其死無愧矣。

儉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

誕此時不與儉等合兵并力。後乃孤軍獨起。赴吳請救何哉。

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爲不宜自行惟王肅傅嘏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儉等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

嘏既爲司馬氏謀主使師事敗嘏能免于族誅乎乃猶喋喋焉議夏侯諸人何足道哉

師率諸軍討儉欽鄭袤曰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王基曰軍宜速進遂進據南頓儉等保項

袤欲效亞夫堅壁之策而基與之異議師初從袤策基爭之不得輒進據南頓遂以制敵爲司馬氏則忠矣揆之于義基獨非魏臣乎

師令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諸將請進攻項師曰

儉欽舉事謂遠近必應今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

儉初以爲遠近必應者以諸葛誕素不附司馬氏而鄧艾名將亦必不負曹氏也豈料其不然哉

師卒于許昌詔敕傅嘏留衞將軍昭屯許昌令嘏率諸軍還鍾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還到洛水南屯住詔以昭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留昭屯許以軍事付嘏魏主欲解司馬氏兵柄也使嘏奉詔率諸軍還則大將軍錄尚書之任別有所屬魏之事尚可爲乎然而嘏固司馬氏之腹心謀主又有鍾會爲之決策表不俟命與昭俱還屯軍洛南挾魏主使不得不以昭繼師而司馬氏之根株益固矣魏主于師死之後有機可乘欲暫解司馬氏之兵柄而不可得而身之于其人立之初遽以漢文之事責之亦不思之甚哉

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

嘏既云夏侯太初志大其量又云會志大其量後皆不得其死豈二人同病均被識破邪夫所云志大其量者謂所望太奢動踰其分也會破蜀即思據蜀誠不免無涯之欲若太初者宗尚立虛一坐談客耳徒以名高見忌非罪枉誅其人則魏之貞臣也烏可與會同譏哉

帝宴羣臣于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爲優　甘露元年

漢高少康之優劣殊非定論然亦可見髦之有志矣胡身之譏其不能如少康之布其德而兆其謀以致身死人手竊謂少康得虞思之助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雖極弱小非有奸雄窺伺于旁制之使不得一動手也髦固非少康之比而是時權不由己又安能布其德兆其謀哉漢之亡由于桓靈不必咎孝獻之懦而弗振也魏之亡由于明帝不必咎高貴鄉公之輕而寡謀也

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

髦是時政事皆不得過問故寓意于儒學冀以接見羣臣不爲司馬氏所忌耳其以司馬望及裴秀鍾會厠其間者引進司馬氏之親黨以釋其疑也若不因論學而時時有所呼召則李豐許允之獄復起矣胡身之以爲考其答問不過馬鄭異同非人君之學竊謂論髦者當諒其受制强臣不克自遂或譏其不能養晦俟時輕舉致禍毋庸苛責其學非所學也

漢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

是時維實魏之勍敵非吳諸將比也然其智略出艾下故當之輒敗

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

岱功名大顯在八旬以後膺方面重寄踰二十年近百歲以壽考終亦異人也

吳主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有勇力者使將之日于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

亮之智過于曹髦孫綝之勢尚不及司馬昭而亮卒爲所廢者機事不密綝得挾以兵也太阿之柄不可以授人威福下移而驟欲收之豈易言哉

司馬昭遣賈充至淮南見諸葛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還言于昭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誕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己遂殺綝

賈充魏之蟊賊而司馬氏之腹心耳目也誕豈不知之前旣輸以實情充見昭詎肯默爾乎司空之召實奪之兵國門朝入檻車夕逮乃充之謀不關綝之間也誕亦不應見不及此其殺綝者以其不與己同留之恐爲後患耳

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

師之討毌邱儉也並未奉魏主同行昭不惟奉帝兼奉太后奉其名而挾其實也昭之勢重于師其謀亦

更密于師矣自古出師無太后在軍中者此或誣稱奉太后密詔討昭故挾太后俱行以伐其謀抑有見于懿之誅曹爽稱太后以舉兵故不留太后于內慮有從中假之爲名而討己者耳

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司馬望及鄧艾拒維

魏所以傾國南征不復西顧者以艾足拒維也

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

立國之勢强弱無定惟在用人行政而已政事日紊人才日衰而能久存者未之有也以蜀之內有黃皓外止一姜維欲以一州之地高談西伯與劉表之在

荆州何異亦卒歸于亡而已且與魏度長絜大亦未可與六國並據地醜德齊者同日語也周此論殊之卓識魏之圖蜀非一日矣所畏者維耳後雖大發兵三道並進而先絆維于沓中迫維守劒閣以拒鍾會而鄧艾別出陰平攻其不備一戰倖勝後主震恐即用周策遽爾納降維之智勇無所復施然猶以計譎會幾于轉敗爲功不幸事泄卒以身殉維于蜀亦可謂竭忠盡節者矣乃胡身之不以蜀亡罪黃皓而以其責歸維反以周之著論服其先見不亦謬哉

司馬昭進攻壽春克之諸葛誕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胡奮擊斬之麾下數百人皆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

不變以至于盡

此數百健兒其志節何讓田橫客哉誕爲瑾亮之族弟兄弟各仕一國時有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之謗至今傳爲口實然誕雖非二兄之比其人亦烈丈夫死有餘榮未可訾也

昭欲遣諸將輕兵深入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乃止

乘勝進兵所謂破竹之勢也然亦須量敵未可槩論是時吳未可滅而魏軍已疲故基引諸葛恪姜維爲戒而勸昭退師也

習鑿齒曰司馬大將軍于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

昭征壽春算略既優處置亦當晉之霸業實定于此亦猶曹公之官渡也習氏之言不盡溢美

吳主以孫綝專權欲誅之綝知之以兵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執弓欲出侍中近臣及乳母共攀止之綝廢吳主爲會稽王

是時三千子弟兵果安在邪綝雖擅兵非司馬氏之比吳主若出應未敢公然加害乃爲左右所阻坐待廢辱所謂當斷不斷者也

孫綝迎立琅邪王休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齎詣張布酒酣出怨言布以告吳主銜之

休雖爲綝所援立而綝之威權實足震主即不漏怨

言于布亦必無久全之理但漏言則其禍愈速耳胡身之謂綝酒酣失言遂以賈禍以綝所爲死有餘罪矣又何必咎其失言乎

吳主與張布丁奉謀因臘會收綝綝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不徙滕胤呂據于交州乎綝復曰願沒爲官奴吳主不許遂斬之

休之智略無加于亮乃亮不能誅綝反爲所廢而休能誅之蓋亮所與謀者憒憒之全尚以致事先漏泄休所與謀者張布而決于丁奉其智略固可以成事者也綝本庸奴至此惟有叩頭乞命耳若曹髦之于司馬昭則非主不及休而臣之勢已成未可與綝並

論矣

初漢昭烈留魏延鎭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邸興勢之役王平拒曹爽亦承此制

此所謂圍乃築土爲之春秋謂之壘秦漢謂之壁東漢魏晉謂之塢後世謂之堡若依山險而立者累石曰砦樹木曰寨曰柵其用一也平所據以拒爽之興勢陳志書曰興勢圍蓋圍之當兵衝者也

黃龍二見甯陵井中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屈于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龍見摩陂井中叡臨觀以爲瑞實則魏主屈辱之兆也至此復屢見井中髦乃作潛龍詩以自諷其識自出叡上胡身之先既責髦不能如漢文之用宋昌又責髦不能如少康之布德兆謀其持論亦不能如石勒之辭氣雄爽至此又責其不務養晦夫布德兆謀則非養晦明矣養晦則不能雄爽矣既欲其彼又欲其此不亦難乎計髦此時能爲漢獻帝或可苟全耳又何必迭加刻責哉

元皇帝 諱奐字景明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在位五年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王沈王經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王經諫不聽沈業奔走告昭 景元元年

經以魯昭公之于季氏爲比可謂切于事情矣髦所講論者沈及裴秀鍾會司馬望也至此欲出討昭先召沈及經業謀之蓋引沈爲腹心益知其平時非專爲講論也其不召秀會等知其附司馬氏不可與謀也豈料沈業已奔走告昭哉吁人主挈太阿之柄授之奸臣以致根株槃互羽翼已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時勢至此一搖手而禍機立發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于髦何責乎

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鼓譟而出賈充逆與帝戰于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充謂成濟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濟即抽戈刺帝殞于車下

觀充所云則知司馬氏陰謀簒弒而充預其事久矣昭聞之大驚自投于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

不惟昭之驚而自投未必果有其事即孚之枕股而哭亦僞也

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幷命何恨之有

不問賈充而先收王經昭之心路人知之矣髦之忠臣獨一王經耳陳泰不足道也

王沈以功封安平侯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

族、
王經就誅而王沈封侯未知沈何以對經成濟夷族
而賈充免坐未知充何以對濟
常道鄉公即皇帝位、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固讓
乃止、
甫讓爵位九錫以謝弒君之罪旋進爵位九錫以賞
策立之功功可賞也弒君而罪可謝乎
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
留爲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通南夏、
此北魏之始也魏收以爲出自黃帝胡身之引以爲
注竊謂蠻夷戎狄屛居四荒之外自古不與中國通

其種族由來殆不可考史記匈奴傳以爲出自夏桀
之子淳維或有所本至魏收以拓跋出自黃帝乃北
魏入中國後託之古帝以自尊貴若云出自李陵則
中國好事者爲之更不足信矣惟唐時黠戛斯爲李
陵之後或有然耳
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廖化曰、智不出敵、而力小于寇、
用之無厭、將何以存、三年
智不出敵維之于鄧艾也力小于寇蜀之于魏也二
語可謂簡而盡矣
姜維請殺黃皓、漢主不從、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疑懼、
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蜀所恃者維耳疑不敢歸成都之守備虛矣
吳主好讀書、欲與韋昭、盛沖講論、張布恐昭沖言己陰
過、固諫止之、吳主恐布疑懼、不復使昭等入、
吳主欲與昭沖等講論與曹髦之于王沈等無以異
也而布固止之吳主雖有責問而卒如其意蓋德其
備己遂不免爲其所持耳
阮籍居喪飲酒、不異平日、何曾言于司馬昭、昭愛其才、
常擁護之、嵇康不禮于鍾會、會深銜之、譖康嘗欲助毌
邱儉、昭遂殺康、
嵇阮均出禮法之外嵇被誅而阮獲免者嵇得罪于
鍾會阮見愛于司馬昭也然即此可見二子之優劣

已康雖土木形骸而當時有臥龍之目又好奇任俠
非薄湯武昭知其必不爲己用而忌其名高故會之
譖易入耳
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
是時魏地雖云有天下十分之三以今輿圖考之實
則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五省耳吳地兼三江兩
湖、浙、閩二廣遠及越南則南九省盡爲所有地實大
于魏也惟蜀以四川一省旁及黔滇陝甘邊地殊爲
狹小耳昭欲先取蜀以據上游而後水陸並進以取
吳二國固已在其算中矣
以鍾會爲鎭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蜀未

有鮮屢陳異議昭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會之決計伐蜀非必別有特識亦第揣合昭意而贊成之耳艾屢陳異議而用奇破蜀成功者艾也非會也

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南陽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啟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陽安爲正兵之要路陰平爲奇兵之捷徑使用維策先以重兵阻險自固鄧艾之謀不得施則鍾會久而自疲不敗亦走矣孰謂維不足以存蜀哉表進忠謀而付之沈閣蜀之亡其權輿于此乎

詔諸軍大舉伐漢遣鄧艾督三萬人趣沓中以連綴姜維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率十萬餘人趣漢中四年

昭所憚者維耳故三道出師而以兩道制維

或問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

寔所以決鍾鄧之不還者以會必不能容艾而昭惟會言是聽必且因而誅艾艾誅則會將有異志非復魏臣也夫會之不可信其兄毓先言之朝臣亦多知而言之王夫人及辛憲英皆婦人耳猶足以料之而昭獨任之不疑何也破蜀既非會之功使會計得遂則禍變將有不及防者幸而爲衛瓘及諸將所殺亦非昭所能遙度也史所書昭答邵悌之言皆晉臣溢美不足信也

諸葛緒引軍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

會但工畫策耳未嘗臨敵制勝也維百戰名將憑蜀地之險以主制客豈會所能攻克哉使非鄧艾冒險用奇則會以糧盡退矣

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趣涪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

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

勸伐蜀者鍾會也至此欲引還者即會也持異議者鄧艾也至此表請深入者乃艾也破蜀艾一人之功耳會無與也然艾之初計第欲以奇兵間道趣涪俾姜維分兵還救不能以全力守劍閣拒會耳後主之遽爾迎降所不敢望也

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入平地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綿竹

是時艾軍處死地瞻軍處散地不可與戰惟有據險固守以輕兵絕其旁掠不出十日糧盡兵疲艾可坐

取矣瞻習聞庭訓豈猶未悉主客之形乎崇屢言之
而卒不悟其亦天將亡蜀矣夫
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邪王瞻斬艾使列陳
以待艾艾遣子忠及師纂等出戰不利引還艾怒叱忠
纂將斬之忠纂還戰大破瞻軍瞻與子尚俱戰死
斬使力戰不勝則父子俱死亦不愧忠武之子孫矣
瞻死而成都無人矣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漢主使羣臣會議
或欲奔吳或欲奔南中譙周以爲不可勸漢主降魏漢
主從之
人吳入南之不可洵如周所料但此時惟有嬰城固

守或背城力戰與社稷共存亡耳何必于走與降二
者之間計校利害哉周好爲讖緯之學以當塗高爲
魏當代漢天命所歸故勸後主決計迎降耳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百姓
未服勞力遠征何以能克悌曰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
其威不懷其德丕叡承之刑繁役重司馬懿父子除其
煩苛而布其平惠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
魏祚不延而司馬氏于播越之餘猶得偏安江左惟
有歷年蓋人心之所歸即天命之所留也觀悌所云
可以知魏晉脩短之由已
鄧艾以書言于晉公昭曰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

震恐席卷之時也昭使衞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
艾已破蜀因欲平吳其氣甚銳而才足以辦之如昭
委以東南之事則揚帆直下不俟龍驤矣然艾之才
略昭所忌也其專破蜀之功尤鍾會所恨也乃輒自
矜伐別圖進取亦不善處功名之際者矣此所以動
昭之疑而致會之譖也歟
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由是情好歡甚會
與衞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于劍閣要艾章表
白事皆易其言詔以檻車徵鄧艾
輕信姜維而不疑衞瓘會之處事可謂疏矣直是一
紈袴少年之略有計算者耳先因會誣搆而徵諸葛

緒至此復徵鄧艾昭何惟會言是用邪會鍾繇子應
善隸書其效人書殆即後世之臨摹乎
初會將伐蜀邵悌言于晉公曰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
人行也公曰衆言蜀不可伐惟會與人意同今遣會蜀
必可滅
昭用會第喜其與己同耳衆言蜀不可伐即不可使
鄧艾固屢陳異議者也破蜀者會歟艾歟
晉公將之長安悌復以爲言公曰近日賈護軍問我頗
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
是時昭腹心謀主惟充與會耳充雖與于雲龍門之
弒但其人凶而愚非可運籌帷幄者也會說傅嘏與

昭俱至洛陽昭因而得政故倚之以決大事而不復疑

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己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會猶豫未決胡烈知之疏與子淵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皆鼓譟而出遂斬維及會

伐蜀之役會爲謀主然其才非能定蜀也會至劍閣爲姜維所拒兵食不繼即欲退師會之鋭已挫而智已窮矣賴鄧艾蹈險深入孤軍倖勝後主震怖遣兩迎降并敕維降會會安得居其功哉司馬昭因會意與已合惟其言是聽初既譖諸葛緒繼復搆艾均不察其枉檻車徵還一以大權予會而會遂謀反此則

昭之御將失其術而爲會所蔽也且會但能作賊耳其將畧非惟不及鄧艾亦遠出姜維下不惟劍閣相持情見勢屈迨至成都復中維譎計待爲腹心維固已玩會于股掌之上特無如天促漢祚事泄而敗耳不然會轉爲維禽矣是知昭之用會未免失人即夏侯霸之言亦殊未然也

劉禪使羅憲守永安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固守兵不得過

吳此時覆亡不暇猶欲割蜀之邊郡以自廣其亦未明乎華覈之所云矣

封劉禪爲安樂公晉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

此非後主之癡乃其黠也亡國之君寄命仇國如以魚肉置刀俎之側而尚不知用晦以自全乎若如郤正語昭肯遣後主西歸邪適以招其忌而已矣正亦淺見矣哉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濮陽興入指子𩅦以託之

吳主殂吳人以蜀初亡國內恐懼欲得長君

興受吳主顧託輒置𩅦立皓負所託矣然以國家多難故立長君較諸貪幼弱以圖擅權者其用意固殊矣興爲人固無足論而此一事亦未可厚非也

興與左將軍張布說朱太后以烏程侯皓爲嗣朱后曰

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

興布此舉有類晉趙盾之于公子雍但朱后不學謬贏之哭耳以宗廟爲重而不私其子可謂深明大義詎知援立非人遂以亡國而母子先嬰其禍也哉

吳主皓之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既得志麤暴驕盈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悔之或譖諸吳主吳主殺之夷三族

興布事孫休于會稽初未逆料休之入立也既而均被寵任迨置𩅦立皓可以專擁戴之功矣而尋以族誅禍福之來固未可臆度也

受業袁念齡仝校
孫力田 潤田 福田 秋田

鑑評別錄卷十八

甯陽黃恩彤石琴

晉紀一　世祖武皇帝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文王昭長子、在位二十五年、

魏帝加文王殊禮、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文王卒、太子嗣爲相國晉王、魏帝禪位于晉、泰始元年

所云殊禮。皆漢所以加曹操者。而魏循故事以加司馬昭也。昭將禪矣。死不及禪。而炎承之。亦猶操將禪矣。死不及禪。而丕承之也。

太傅司馬孚執魏帝手、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

孚執帝手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帝亦應執孚手曰。卿生之日。固大晉之賢王也。

奉魏帝爲陳留王、即宮于鄴、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

晉之受魏禪。一準乎魏之受漢禪。皆曹氏創設。司馬氏踵而行之。故事具在。不必遠稽唐虞。更煩討論已。

賈充爲車騎將軍、王沈爲驃騎將軍、

充沈並拜將軍。爲國元勳。以雲龍門之事。弃告者沈。助逆者充也。惟成濟兄弟不聞存恤耳。

傅玄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遂使天下無復清議、

三代禮法。兩漢猶有存者。至曹氏父子而掃地盡矣。

晉承魏敝因而不革風流放誕殆有甚焉此胡將亂華之兆歎辛有所以慨歎于伊川也

卽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幷景帝凡七室（二年）

晉武之于景帝較漢世祖之于齊武王尊禮備矣

羣臣奏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

鄭氏耀魄寶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矩汁光紀等六帝之號不見于聖經西漢諸儒亦無此說其稱名詭異蓋東漢讖緯家所僞造宜王氏之不取也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猶素冠疏食哀毁如居喪者羣臣奏請易服復膳帝不許遂以疏素終三年

漢文以日易月專爲臣民言之遺詔具在晉武以爲至謙眞氏歸告景帝皆是也溫公遽以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痛詆文帝似于遺詔未之尋繹也

吳主惡人視己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理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他人如故

凱位爲左相于吳主自無不識之理所云猝有不虞不知所赴者爲羣臣言之耳吳主聽凱視己而仍禁他人則亦拒諫而已

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于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

此帝受禪之初百度方新六合未一故開諫諍之路冀聞得失也

立子衷爲皇太子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三年）

晉武惜赦殆有聞于諸葛之政乎後亦不能堅持此意

李憙劾山濤占官稻田詔勿問

濤以清鑒著稱而占田自穢何也被劾而特宥之何以懲貪晉時名士廉隅不飭者多矣

時吳俗奢侈華覈上疏言之吳主不聽

吳人喜奢覈所云家無甔石之儲出有綾綺之服至今且然況孫皓以侈靡先之乎

禁星氣讖緯之學

星氣讖緯之學當禁久矣歷漢逮魏傳習日廣適足以惑世而滋亂耳

詔杜預爲黜陟之課預言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案六優超擢六劣廢免優多劣少者敘劣多左遷其有徇情不叶公論監司彈之（四年）

預所論考課黜陟之法約而盡矣舍此而更爲密文苛法徒紛擾耳雖當時未見施行後世察吏者大指舉莫能外也

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

胡身之云祥所以可尚者孝于後母與不拜晉王耳
君子猶謂其任人柱石而傾人梁棟也竊謂祥之孝
于後母洵不可及其不拜晉王于魏何益乎且第一
時不拜而禪代後仍爲晉三公則亦失節庸臣耳有
愧楊彪多矣自魏以來政歸尚書權歸將相三公備
員而已亦安能責以柱石梁棟之任哉
吳主出東關使其將施績入江夏萬或寇襄陽
吳此時猶出兵擾晉邊郡所謂外示有餘者也亦知
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乎
文立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宜量才敘用詔曰諸葛亮
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

又詔傅僉息著募沒入奚官宜免爲庶人
帝此舉有王者之度其混一四海宜已雖云以傾吳
人之望實足服天下之心
吳主以何定爲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
道理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
小人竭情盡節似亦知事君矣而不足任者所謂姑
息之愛婦寺之忠也
吳丁奉卒
奉初從孫策至此始卒雖史不書其年然幾與吳終
始
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慎宣帝執政孚常自

退損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
逼
孚之所處亦難矣大義滅親既非所能又不能決然
引退仍與懿等共立于朝坐視其攬權謀篡而不聞
有所匡救雖云以禮自防不失臣節律以春秋之義
難逃黨惡之誅矣
益州刺史王濬遷大司農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伐
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
祜首建伐吳之策留濬益州以控制上游卒資其力
蕩平江表雖身歿不及其事而功莫與爭矣
賈充與任愷皆爲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乃薦

爲吏部尚書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馮紞承間共譖之
愷由是得罪
充之忌愷帝既知之乃充卒能間愷何也愷正直而
充巧佞且有勗紞爲之助故帝受其浸潤而不覺耳
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
觀此則吳于壁壘亦謂之圍不止蜀之漢中圍守矣
賈充與朝士宴飲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供
養卿爲無天地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詔免純官復以爲
國子祭酒
帝非不知純言之直但高貴鄉公之事不可追案耳
吳主以樓玄主殿中事玄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不

悅賀邵上疏極諫吳主深恨之左右共誣玄邵謗訕朝政送玄付廣州邵原復職旣而竟殺玄

邵言可謂切盡皓旣深恨之乃卒得原復而玄橫被非罪之誅或者邵之直諫觸怒于一時玄之奉法積忿于平日邪抑亦有幸有不幸邪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無信義況大國乎

祜于西陵之役知抗之能以吳方用抗未可圖故施慮于吳結好于抗不惟豢吳亦以間抗也吳主昏暴幾爲所中其未卽徵抗者亦以諸將中堪與魏敵惟有一抗故雖疑之而未卽易之耳然巳不免于被詰矣

初鄧艾之死人皆冤之及帝卽位段灼上疏辨其枉帝善其言而不能從會帝問樊建諸葛亮治蜀曰吾安得如亮者而臣之建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帝乃以艾孫朗爲郎中

艾之冤死始于鍾會而成于衛瓘灼但言艾狼狽失據不言瓘乘機害之者畏瓘之勢而不敢攖也帝初善灼言而不能用迨感建言僅以艾孫爲郎中旣未聽其歸葬又未還其田宅續其封爵且始終于瓘之陷害不爲申理則艾之冤卒未白也

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

以開國之主乃與孫皓同此秕政乎選備六宮猶可以內宮未具爲辭至選良家女五千人入宮則帝之志荒巳

吏部尚書山濤典選十五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爲者啟擬數人得旨所向然後顯奏之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

一官缺輒擬數人今之開單請 旨也各爲題目奏之今之注考也此千古不易之法而濤爲之權輿但濤雖以清鑒著稱而欲以一人權衡天下之人才正恐未必悉當耳

濤薦嵇紹爲秘書郎紹以父康得罪欲辭不就濤曰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于人乎紹乃應命

濤讓尚書郎于康康與書絶交因以得罪今復薦紹謂之不忘舊可也謂之愛人以德不可也

初東關之敗文帝斬安東司馬王儀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

觀裒之不仕而終紹之應命不可以已乎獨非人子哉

溫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

舜之殛鯀天下咸服禹之事舜九州攸同大聖人之作爲固有迥出尋常萬萬者若以鯀禹之事例諸紹何異以舜禹之事例司馬氏哉況嵇康以不附司馬氏而被誅王儀以直言忤昭而見殺雖均不以罪其情固殊矣紹雖有蕩陰之忠使死者有知中散能無含憤于九京乎

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太宰中郎范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子喬等三人并棄學業絕人事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卒

觀范氏父子之至行可謂臣忠子孝矣魏晉之際士風頹靡禮法掃地獨能粹然完節凛若冰蘗殆詩所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邪如粲者始可云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耳使司馬孚聞之能毋汗背乎

羊祜上疏請伐吳曰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于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晉兵力盛于往時

祜贊晉武平吳久矣所以遲遲蓄而未發者以陸抗尚在吳未可圖也抗歿而祜之謀始就矣險阻誠不可恃但不獨強弱異勢力不足相抗也亦視乎主之昏明將之智愚耳蜀僅有一姜維故不能自固吳自陸抗歿後諸將中求一姜維而不可得況皓之昏虐百倍于後主乎長江之險安足恃哉

立皇后楊氏后元皇后之從妹也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于宗廟異日得以免禍帝許之

珧上表自求免禍似尚知畏懼後乃倚后之勢與二兄駿濟並營權利致有三楊之目何其言行之前後相戾邪

吳主以張俶多所譖白累遷司直中郎將其父爲山陰縣卒上表曰若俶有罪乞不從坐吳主許之

俶父一縣卒耳乃不以子之驟貴爲榮而乞免從坐可謂知子之惡者矣吳主既許所請後乃車裂俶而并及其父何也

初幽并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爲邊患衛瓘密以計間之務桓降而力微死

既用田續以襲殺鄧艾又賂庫賢以擾動鮮卑瓘之譎謀自是長于用間

羊祜以病求入朝既至面陳伐吳之計曰孫皓暴虐已甚于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歿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

陸抗已卒孫皓肆虐祜故欲伐吳以爲時不可失此探本之論也孰謂長江不足恃哉

兖豫荊揚州大水杜預上言宜留漢氏舊陂舊水餘皆決瀝令飢者得魚菜之饒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典牧種牛可分以給民

此乃因水患更爲水利所謂惠而不費者也詎必賑
貸然後爲益民哉

衛瓘爲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瓘每欲陳啟
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瓘陽醉跪帝牀前因以手撫
牀曰此坐可惜

瓘之諫亦諭矣帝知其意而舉朝不知也迨帝省太
子對輒先以示瓘而瓘大蹴踖則事發于不意眞情
自不能隱由是機洩于賈充怨結于賈后矣

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祜卒預至鎭簡精銳襲吳西陵
督張政政吳之名將耻以敗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
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

吳邊將習祜之寬政亦不設備此西陵所以可襲也
吳主之信政不及其信陸抗故祜之間不行于抗而
預之間得行于政禎似與祜相反實師其遺意也抗
歿而政復去吳之西藩撤矣

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于人主博士秦秀議諡醜繆公
帝策諡曰孝

曾但以奉養過奢當時尙議加以惡諡公道猶未泯
也此非後世所及

樹機能攻陷涼州帝臨朝而歎馬隆請募勇士三千人
往平之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帝不聽隆
募得三千五百人曰足矣

置兵而募勇古有行之而效者此其一也是時民人
不及漢十之一而募勇如此其易亦不可解或承三
國虎爭之餘人習戰鬬邪何其不憚遠征爭思自效
邪穢謂史爲隆紀功容有溢美耳

王渾及子濟薦劉淵于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
武長才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不可重任

以淵之才武使其東征吳西討胡必可收旦夕之功
而終不肯居人下晉之君臣亦無能駕馭控制之者
卒以爲患而已孔楊之言不爲無見

淵與王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

足爲吾患耳因歔欷流涕

淵異域之人以才自見必不爲中朝士大夫所容故
歔欷流涕懼禍及己也其慮深巳

齊王攸言于帝曰不除劉淵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
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侍子乎何德
度之不宏也

渾言是也帝從渾言不失人君之度自古國家之亂
在內不在外使晉不自亂淵烏能亂晉哉況天下大
矣何地無奸雄一淵死一淵生可勝誅乎

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
主則難圖也帝于是決意伐吳

濬之策恰與羊祜同濬存祜不死矣杜預上表曰此舉之利十有八九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

計不出己云云不惟指出賈荀等肺肝直指出萬古朝臣矜己護前之病此功名之際所以動多齟齬堪爲喟然也

帝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曰願勿以爲疑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帝不聽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

濤所引范文子之言似也但以武帝之寬弛繼以惠帝之庸闇卽不平吳能無內憂乎濤不知慮此而沾沾以釋吳爲得算何也且晉所以偏安江左者由于先平吳也不然則胡擾其北吳攻其南宗廟不血食矣欲爲永嘉之南渡何可得哉

大舉伐吳命賈充爲大都督

晉文伐蜀以鍾會與己同而用爲統帥卒之破蜀者鄧艾也非會也晉武伐吳以賈充不與己同而强用爲都督是非王濬杜預銳意立功必致望江而退矣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傅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吏以奉官官省則吏自省矣官以治事事省則官自省矣而其本在于清心心不能清則事日煩而官吏因之日增矣此探本之論然清心非高語無爲省事非畏難苟安也

吳人于江磧要害之處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

吳所恃長江而蜀船順流而下非江所能限也故憑磧爲險更以鐵鎖鐵錐益助其勢不知天設之險尚須以人守之況人設之險不復以人守之而欲倚以制敵乎

王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又殺夷道監陸晏及水軍都督陸景

吳主入杜預之間以留憲代張政至此西陵不守憲亦喪元矣晏景皆陸抗之子雖不能繼其父之功業而兄弟死事足匹蜀之諸葛瞻父子

詔王濬唐彬旣定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

出峽江而達鄂渚平水順流秣陵一帆可到長江不足恃矣此時詔書已以平吳之事專屬王濬幷令杜預分兵益濬矣乃更令受王渾節度何也

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方春水生難于久駐宜待來冬更爲大舉預不從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

此時猶欲更俟來冬再舉雖愚亦不至此必賈充之黨迎合充意因以沮軍者何其與充之表如出一口也

吳主使丞相張悌督沈瑩等率衆渡江逆戰瑩曰晉水軍必至此不如畜衆力以待之悌曰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克捷北軍奔走兵勢萬倍

瑩悌二策于當日事機言各有當但吳之人心已瓦解矣用悌策固敗即用瑩策亦同歸于盡而已悌所云士衆散盡坐待敵到眞傷心之言哉

揚州刺史周浚等大破吳兵于版橋諸葛靚迎張悌悌曰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

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道邪

悌所處惟有一死報國耳慷慨數語千載如生雖才略不及姜維而志節有其過之二子均爲諸葛丞相所識拔丞相眞知人哉

王濬至西陵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濬大悅表陳預書

預不忌濬之功而勸其直取建業蓋兵機決于俄頃拙速勝巧遲破竹之勢豪傑所見同也

何惲謂周浚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浚使白王渾渾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

渾若用惲策自可渡江取孫皓尅日受降矣坐失事機而異日爭功喧訴何其謬哉鍾會兵阻劍閣而鄧艾取成都王渾留屯江北而王濬克建業然會爲姜維所拒故兵不得前渾已挫張悌而不敢過江一步怯而闇者也

陶濬至建業吳主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一戰自足破之乃合衆授濬節鉞衆悉逃潰

王濬入石頭吳主皓詣軍門降

王濬作大船長百二十尺受二千餘人而陶濬猶以蜀船爲小恐吳之大船未必能受二千餘人也即此偵候不明將略可知矣

吳之未下也賈充上表稱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諸

軍還荀勖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至是充慚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冥龍門之戰何其勇也伐吳之役何其怯也充表請腰斬張華以謝天下帝縱不能腰斬充以謝諸將乃與立功之杜預王濬均蒙上賞而荀勖亦與焉賞罰于是乎不明矣

帝臨軒大會引見歸命侯皓帝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于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

蜀後主以晦自全皓乃不改其傲愎之性公然反唇相稽晉武亦能容之此皓之幸也使遇宋太宗尚望旦夕苟活哉

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
也皓曰臣弑其君姦回不忠則加此刑
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充之見誚于皓與楚靈王之取
辱于慶封頗相似然其語似尙未盡也當更益之曰
爲將退縮阻撓軍機亦以此刑加之
有司奏王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又奏
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勿推
鍾會誣搆鄧艾卽以檻車徵之王渾誣搆王濬舉朝
從而下石乃能始終保全卒明其功帝此舉殊勝厥
考矣
范通謂濬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

若有問者則曰聖人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王
渾能無愧乎
濬之爭功渾激之也通之箴濬殊爲雅謔但當日濬
卽出此渾亦未必知愧也
杜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
羊叔子輕裘緩帶杜元凱射不穿札而幷爲名將蓋
其智略有過人者亦如諸葛出師無妨綸巾羽扇也
預在鎭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
不求益也
羊祜在鎭不交朝貴預則時通饋遺恐其爲害與祜
所見不同蓋外吏之受制于朝貴自昔然矣預以主
壻之重尙不免暗通苞苴曲意交歡況以疏逖之臣
處功名之際而欲如叔子之守正不阿其勤致顚蹶
宜哉
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靚有舊靚姊爲瑯邪王妃帝知
靚在姊間因就見焉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終身不向
朝廷而坐
靚版橋之敗不能與張悌同死已屬偷生是時瑯邪
王伷兵臨吳境吳主遣使送璽綬于伷靚應已歸于
伷矣猶能不爲晉臣未至失節比之于京差爲勝之
詔曰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
事悉去州郡兵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

平吳之後遽議罷兵非徒慕偃武脩文之盛抑亦驕
泰之漸也漢世祖因罷郡兵致後世寖弱況晉之立
國植基本淺重以帝之縱弛哉
郭欽上疏曰戎狄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
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宜及平吳之威漸
徙內郡雜胡于邊地帝不聽
徙戎出塞鄧艾首發其端欽乃益暢其說皆深識大
略防患未萌乃景帝納艾言而未能行帝竟置欽言
不用蓋帝于平吳之後自謂威加四海天下從此無
事因之耽于女寵習爲晏安凡言涉危悚者皆逆于
耳而不入矣

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既平吳息于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時人謂之三楊（二年）

前選良家女五千人茲復選孫氏宮女五千人恰符萬人之數縱色荒而崇后黨有以卜帝齡之漸促晉祚之不延已

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帝大笑曰桓靈不聞此言朕有直臣固爲勝之（三年）

毅所云私門蓋指三楊用事女謁公行也帝能容毅之直言而不究私門賣官之事實第以一笑置之何

哉桓靈何嘗無直臣第言不見聽耳帝悞矣

羊琇與帝有舊恩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法劉毅劾奏琇罪當死帝不得已免琇官

是時辛憲英尚存乎何以不教其子或已歿邪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紞勗言于帝遣王之國王渾等皆諫帝不聽

諸臣之言非不明切而不足動帝聽者慮萬歲後公卿推戴齊王太子不得立也言者愈衆爭者愈力則帝之疑愈甚耳蓋帝于齊王外親內忌羣臣不知而荀勗馮紞知之故帝以誰可託後問張華華以齊王對由是忤旨勗即譖華而出之外至是議遣王就國勗逆揣羣臣必諫即預言之以爲舉朝歸心太子孤危之證詎非陰中帝忌巧用其讒哉

羊琇與成粲謀見楊珧手刃之珧知之辭疾不出

齊王就國之議荀馮實爲謀主而怨歸于珧者荀馮深而珧淺也琇粲之謀若成適足爲王累耳

齊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帝不許攸歐血薨（四年）

攸處嫌疑之地爲宵小所搆惟有束身歸藩從容養晦庶足自全耳乃輒憤怨發病自殞其軀不亦褊乎漢東海王猶能退讓就國而齊王戀戀不去桃符此座之言其果未能無動于中邪

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五年）

此亦晉主幽辱之象至惠懷而驗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使銓次等級以爲九品吏部憑之以授官行之浸久姦敝日滋劉毅上疏言之帝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九品之弊毅言盡之矣魏承大亂之後士多流徙選舉猥雜故各就郡縣設立中正辨其氏族閥閱勒歸本貫耳毅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蓋立法之初所重在門第故其流弊至此也汝南王亮等請用土斷猶是漢舉孝廉遺意然世衰道敝鄉舉里選弊孔百出必不可行後世取士不得不羅之場屋矣

荀勗卒勗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何賀邪十年

晉之荀勗馮紞亦如魏之劉放孫資皆以久在中書遂竊威柄

帝極意聲色遂致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以亮督豫州諸軍事治許昌

外戚必忌宗室惡其侵己之權也駿之意蓋以帝萬歲後太子愚闇太后將有臨朝稱制之事則大權一歸于己耳豈知其自取族滅哉

劉頌上疏曰臣聞爲社稷計莫若封建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

勢不足獨以有爲

歷觀自古雖曰周以宗强然封建子弟强大踰制鮮有不爲後患者蓋其人生長富貴習爲驕侈既多不賢又易犯法遽爾畀以大藩授之兵柄國家有變則以地逼而生覬覦之心驟加繩削又因觖望而開乖離之隙欲其謹侯度以屛王室蓋亦難矣晉懲魏之孤立廣樹宗支以爲固同磐石未幾兵連禍結骨肉相殘外寇乘之而中國淪爲左衽詎非矯枉過直患生于偏重哉

又曰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于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司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

尚書總外寺之成可也侵列卿之職不可也我
朝軍機大臣如漢魏以來之錄尚書事其屬有軍機章京如尚書郎資深者領班如尚書僕射然所掌者軍務機要承旨宣詔而政事仍歸六部不相侵越暗與頌議合

又曰近世以來爲監司者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强而又懼職事之曠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在其中矣

密網不足制大魚苛法轉或漏巨奸故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須爲當日監司言之可謂曲盡情狀而後

世操白簡司彈劾者每出于此

又曰創業之勳在于立教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乃可尚也

自古立國各有一代規模創自祖宗子孫奉爲世守而享祚之脩短因之所謂垂統可繼者也胡身之以爲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以劉禪之庸輔以諸葛則昭烈死猶不死孔明死則法制雖存禪不能守竊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安有成法可以行之萬世者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文武之政且然又何論昭烈孔明乎然爲祖宗者不得逆料子孫之不能守而不爲之立教定制也須言亦可謂賈誼之次

矣以習武之荒弛又安望其以典則貽子孫哉

帝疾篤楊駿獨侍疾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

駿未輔政先已亂政后私其父亦不得爲無罪

帝崩楊駿入居太極殿或告汝南王亮欲舉兵討駿駿白太后令惠帝爲手詔使石鑒張劭帥兵討亮亮夜趣鑒速發鑒以爲不然

此時幸賴鑒止討亮之兵耳不然亮必被誅而諸王亦必有舉兵誅駿者矣

楊濟謂傅咸曰家兄若避汝南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

咸所言乃持平之論周召獨非宗親太公獨非外戚乎駿所以與亮勢不兩立者正以自欲專權不能崇至公以輔政也非亮不能容駿實駿不能容亮也

詔以太尉駿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聖上委政于公而天下不以爲善當審思進退之宜駿不從

咸爲駿謀可謂忠矣濟既知駿不能保其門戶乃以骨肉至親不聞匡諫卒致同誅不亦昧乎

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管機密張劭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駿意蓋欲太后臨朝而己專政徒以帝非冲幼無可藉辭而諸王各擁重兵懼其聲罪致討故不敢耳國有長君而擅持魁柄凡有詔命必呈太后然後宜行蓋以帝本闇弱假太后足以制之詎知賈后之切齒其旁欲食其肉哉一旦禍發遂致赤族固由自取之也

駿辟王彰爲司馬彰逃避不受曰楊太傅昵近小人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奈何應其辟乎

彰匈奴東部人而見幾之哲中朝士大夫有弗及焉

受業袁佺階
孫 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十九

甯陽黄恩彤石琴

晉紀二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在位十七年

賈后密使董猛與孟觀李肇謀誅楊駿報楚王瑋瑋許之觀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殺之遂收駿弟珧濟及張劭等皆夷三族元康元年

是時朱振說駿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冀以免難駿不能決竊謂駿即用振策事必無成勿論擁太子而稱兵犯闕名既不順衆必不附且駿輔政嚴碎專愎久爲中外所惡其親黨又盡屬庸

奴無能爲之效命也

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可問張華衆謂宜與申理繇不聽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鴦以爲駿黨而誅之

珧久有三楊之目且與荀馮比而間齊王攸平日不能遠權避謗至此乃以前表爲言亦何及乎楊氏尙望有遺種乎文鴦不與父欽同死壽春而死于楊駿之難亦可謂不得其死矣圍壽春者司馬昭也殺欽者諸葛誕也誕既殺欽鴦應仇讎而繇乃忌鴦而族之亦太甚矣

賈后諷羣公有司奏宜廢太后曰峻陽庶人張華議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還稱武皇后居異宮荀愷等議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從之又以太后之母龐付廷尉行刑太后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省

駿雖有罪而坐以謀危社稷實誣之也駿誅則太后不可復全既不能如上官之得免從坐則華議猶爲近之然而不見聽者賈后之意必欲廢太后而置之死地也龐之行刑有司亦仰承后意而固請之耳太后不請于帝而請于后亦知帝固不能爲力也

董養游太學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何爲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

養後與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可謂知幾矣張裴對

之猶有愧色何論二陸潘石乎士生此時安可不審所處哉

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石崇陸機機弟雲潘岳等皆附于謐號曰二十四友

二陸之入洛無異蜀之諸葛京但以世胄名流失身權貴有忝祖父矣

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欲奪其兵瑋怨亮復與瓘謀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乃自昵于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

瓘好爲陰謀亮蓋倚爲謀主也帝不能自爲政而后持其權故后留瑋而亮瓘束手無策矣

公孫宏、歧盛、矯稱瑋命、譖亮、瓘于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執政、己不得專恣、使帝作手詔賜瑋、免亮瓘官、

瑋既誅楊駿、意欲輔政、而帝用亮瓘、瑋已不平、況又奪其兵權、遣之就國乎、故藉賈后爲內主、而兵端啟矣、

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王遐收瓘、亮與世子矩俱死、初瓘爲司空、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

賈后藉瑋以誅亮、因修怨而并誅瓘、以瓘之智、而不能自全、卒至門誅、死生固有命哉、然瓘與鍾會誣陷

鄧艾、又因田緒與鄧艾有怨、激之使殺艾父子、至是斥爲曾被斥遣之榮晦所殺、并其子孫殆盡、何天道報施之巧邪、豈非艾之靈、假手于晦邪、艾尚有孫爲郎中、而瓘孫被贈郿、不聞錄其後裔、殆已靡有孑遺邪、而其孫玠乃以清談著譽、

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賈后深然之、乃執瑋斬之、公孫宏歧盛並夷三族、

既用瑋以誅楊駿、復用之以誅二公、瑋可謂盡力于賈后、乃卽誣坐以專殺而誅之、固由張華慮瑋之逼、用計除患、而后之兇狠嗜殺、固大有父風矣、

以張華、爲侍中、中書監、華與賈模、裴頠、同心輔政、故數年間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華之用計除楚王瑋、固有所不得已也、使瑋不除、欲數年之安得乎、

氐帥齊萬年、圍涇陽、以周處爲建威將軍討之、陳準言于朝曰、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六年

處既劾彤違法、必爲彤所惡、乃使之西討、隸彤麾下、此必權貴積恨于處、假手于彤以殺之耳、準既以爲言、而張華置若罔聞、何也、未幾果如所料、

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于人、此成禽耳、

梁王彤鎮關中、而氐羌悉反、其不爲人所畏服可知、而是時方居大將軍之任、萬年所云受制于人者、正以處不得不受彤節度也、晉之內亂、始于楚王瑋、氐亂則趙王倫、梁王彤、成之、宗王之效、略可覩已、

王衍爲尙書令、樂廣爲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胡毋輔之、謝鯤、王尼、畢卓、皆以任放爲達、七年

清談已足廢事、任放爲達、則自棄于禮法之外矣、輔之之子、直呼其字、卓乃爲酒盜、七賢末流、一至此乎、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王

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廢弛職
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老子云有之爲利無之爲用非專言無也譬之于人
有則形骸也無則神氣也形骸不得神氣則虛器耳
得神氣方有用而神氣必以形骸爲附麗不能自爲
用也莊子內七篇雖多寓言每有精實要妙之論惟
駢拇胠篋諸篇語涉放恣但皆在外篇似漢初人策
論非周末人言語也何晏等正坐不善讀老莊耳頠
論痛斥虛無之蔽然崇虛無者非眞能外萬物也以
此博名高取貴仕也所云人情所徇名利從之二語
乃切中其膏肓之病

孟觀大破氐衆獲齊萬年江統作徙戎論曰周室失統
諸侯專征封疆不固戎狄乘間得入中國九年
戎狄入中國似在春秋前不必因周室失統也魯公
伯禽征淮夷徐戎事在周初召穆公平淮南之夷事
在中興之世足徵山戎及陸渾諸戎赤白諸狄其入
中國由來已久至東遷後始爲患耳統云封疆不固
戎狄乘間得入或有所本然不可考已
又曰難者曰氐寇新平百姓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
衆徙自猜之寇恐前害未及弭後變復橫出矣
前害未弭後變復出此乃勢所必至蓋舉朝共發此
難也校其利害爲一勞永逸之計洵屬上策然此舉

誠非易易計當日晉之君臣亦未足了此
又曰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使自相贍而秦地
之人得其半穀
徙戎而得其半穀洵足償傳食之費但甫徙之初遽
令種族自贍則必難爲給也總之內遷已久一旦還
本生計殊未易籌耳
又曰并州之胡本實匈奴人口之盛過于西戎可爲寒
心正始中遷句驪餘種于滎陽今戶以千計數世之後
必至殷熾
先言西戎繼言北狄狄爲患甚于戎徙狄又難于徙
戎蓋齊萬年初平西戎尙可懾以兵威北狄則驟難

驅逐也未言句驪則因而及之所重固不在此統著
此論朝廷不用尋有五胡之亂其言驗矣但當日諸
胡徙亦反不徙亦反不徙反尙遲徙之反更速而禍
之大小不繫乎此且以晉之主闇政荒權歸悍后卽
使徙戎出塞亦安望其患中國以綏四方哉正孔子
所云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者也統之
計亦未矣
賈后淫虐日甚賈模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謀廢后
華曰卿二人于中宮皆親戚宜數爲陳禍福之戒庶無
大悖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
帝不廢后而諸臣輒廢之事出無名華之不從未爲

失也以帝之昏愚后之淫虐諸王之强橫而華以庶
姓措拄其間計惟有引身避位庶足自全否則持正
竭忠以身許國如唐狄仁傑之于武后亦不失爲忠
耳華欲優游卒歲正恐歲不我與矣
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
郭恣橫貨賂公行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
政出私門危在旦夕士當此時可以懼矣而乃更相
爲託賄賂公行賢如華頠亦相與貪位戀祿而不能
去甚矣亂邦不居無道則隱固未易言也
裴頠爲章忠于張華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
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

后豈大丈夫之所爲哉
王彰不應楊駿章忠不應張華皆見幾有守之士華
而不實慾而無厭第品隲其爲人耳棄典禮附賊后
則二子之罪案也如賈后者而欲附之以固其位乎
殆亦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矣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及病
臨終執后手令盡心于太子言甚切至后不從更與趙
粲賈午謀害太子
槐以后無子故諄諄勸令慈愛太子以自託耳此實
工爲后謀非爲太子謀也后雖無子而求子方亟其
私通程據等幷以箱簏載少年入宮非獨宣淫亦圖

廣生方欲更立己子而肯盡心太子乎賈午意別有
在固應力贊邪謀耳
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
黃門輩誘之爲奢靡威虐由是名譽浸減
太子殆所謂小黠大癡者至乃躬親屠酤自賣園菜
直市井傭奴耳即使嗣位亦不能爲守文之令辟
賈謐譖太子于后后納其言詐爲有娠內藁物產具取
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
后此時即有所生亦不知誰氏子矣賈午爲后妹韓
壽午之夫慰祖午之子即賈謐弟也此必午謐因后
無子故相與秘謀欲以潛移晉祚耳午之贊后謀害

太子正爲此也其計若遂無俟以牛易馬矣
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劉卞謂張華曰公居阿衡
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入錄尙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
兩黃門力耳華不可
卞之計有似裴頠而欲太子以宮甲自衞入朝廢后
是直反矣華拒之未爲失
賈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
命賜太子酒三升强飲至盡遂大醉后使潘岳作書草
令小婢承福稱詔使書之以呈帝
此何事而潘岳代作書草乎蓋岳諂附賈謐厠居禁
近且素以美貌著稱至今傳擲果之事后本荒淫應

已納諸面首之列故得預秘謀耳

帝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張華曰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致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比對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

胡身之以爲張華姑引古義依違言之不敢發賈氏之姦裴頠請檢校傳書者賈氏之姦無所逃矣亦不敢竟其說上下相蒙宜其大亂竊謂此書之出于詐妄當日公卿以下孰不知之一經檢校奸弊立見亦孰不知之然而更無申雪之望者以帝不辨菽麥而后自操太阿之柄也華頠又何從發賈氏之姦而竟其獄哉

閻纘輿棺詣闕上書以爲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今遹輕于戾太子宜重選師傅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書奏不省（永康元年）

此書將以悟帝而帝不及見也見之者賈后及謐輩耳欲學田千秋亦何可得

中台星拆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閻纘勸華遜位而不聽韙以天文示警勸其避位而又不聽以華之智豈不知危在旦夕而猶戀戀邪蓋自恃累朝宿望優游可以幸全抑以是時即欲避位亦不能免不得不坐以待之邪

賈后使孫慮殺故太子遹孫秀趙王倫將討賈后使司馬雅告張華華拒之

華此時即與倫共謀亦難免禍然使據白賈后先爲之備已尚可圖全乃既已拒倫又不白后何哉或以倫與后均不足與謀而自恃宿望以爲倫必不加害邪

倫矯詔勅三部司馬入廢中宮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迎帝幸東堂召賈謐于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

謐眞庸奴也至此猶呼阿后救我誰救阿后邪

倫與孫秀謀簒位欲先除朝望乃執張華裴頠等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

華至此猶以欲害忠臣詰林則知其心有所恃

倫欲收人望選用名士以陸機爲參軍

機事賈謐在二十四友之列今倫誅謐而機復事倫不惟無以見中朝士大夫捫心亦何以對謐乎

淮南王允知倫有異志遂帥衆討倫倫與戰屢敗陳准言于帝宜遣白虎幡以解鬬乃使伏胤持幡從中出汝陰王虔陰與胤誓曰富貴共之胤乃詐殺允

虔倫之子故陰與胤誓胤即詐殺允也然允即誅倫而帝之昏愚亦無以御允卒歸于亂而已

孫秀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爲亂收之
崇岳建皆素附賈謐謐誅而得免于難亦云幸矣茲
云奉允爲亂則秀誣之也張林詰張華曰諫而不從
何不去位華無以對收者詰石崇曰知財爲禍何不
散之崇不能答夫位與財皆身外倘來之物耳二子
一時名流乃因貪位戀財並罹赤族之禍旨哉老氏
知足知止之言乎

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及敗
岳謝母曰負阿母

潘母即岳閒居賦所云太夫人者也不遵其教誨而
徒養其口體安得云孝乎然岳之負母不在今日之

被誣而從坐也亦不在昔日之結怨于孫秀也聽從
賈后代作書草陷太子于罪族誅非枉矣此則負阿
母之大者耳

以張軌爲涼州刺史軌以時方多難有保據河西之志

永甯元年

竇融張軌以河西自全謝晦袁顗以荆襄致敗固由
心迹各殊亦以河西一隅之地可以保境圖存荆襄
四戰之衝不容畫疆自守也

帝禪位于相國倫出居金墉城倫晉加爵賞每朝會貂
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貂不足者言侍中猥多應插貂者不能給也狗尾續
者以狗尾僞爲貂尾聊以飾冠也蓋以當時侍中冠
插貂尾故取狗尾爲言以譏其濫耳注引史記之言
失其義也

孫秀以齊王冏城都王穎河間王顒各擁强兵據方面
惡之乃盡用其親黨爲三王參佐

倫篡而秀憚諸王各據方面後興兵誅倫者果賴冏
穎之力足徵諸王擅兵非不可藩衛王室而卒致更
相屠滅則不得其人遂至變生意外也

齊王冏與何勖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
顒常山王乂等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
從命者誅及三族

冏起兵名義甚正故卒能誅倫使于帝反正後束身
歸藩以禮自處即不幸遇禍而功在晉室令名詎有
窮哉

使者至鄴成都王穎召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
共憤殿下仗大順以討之蔑不克矣

是時人心不附倫故有識之士皆欲應冏不應冏者
往往自取其敗

安南將軍孟觀以爲紫宮帝座無他變倫必不敗乃爲
之固守

三台星拆張華不避位帝座無變孟觀不舉兵華不
信天文而及禍觀過信天文而亦及禍天文果可信

乎。
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遣李嚴等拒冏、秀子會等拒穎、
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又使人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
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
旣詐爲冏表宣示中外。又詐稱仙人以惑衆。自知不
爲朝野所附。故欲以術誑誘之耳。將誰欺乎。
張泓等與齊王冏戰、屢破之、而孫輔徐建軍夜自亂、徑
歸洛陽自首、曰齊王兵不可當、泓等已沒矣、
泓等方戰勝。而輔建軍亂潰。歸謬云泓等敗沒。迨泓
等破冏。捷聞。輔建之罪。不勝誅矣。乃倫秀槪置不問
何也。

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爲孫會等所敗、穎欲退保朝歌、
用盧志王彥計、乘會等恃勝不設備、帥諸軍擊之、會等
大敗、棄軍南走、
兵敗則敵恃勝而驕。驕則惰而不設備。兵法用奇。此
時之不可失者。然亦視敵將之智愚。未可槩論。會孫
秀子。豚犬乳臭。固應一敗而不支。
王輿與廣陵公漼、帥兵攻孫秀許超士猗、皆斬之、使倫
爲詔、遣甲士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
迎帝金墉。而百姓皆呼萬歲。豈猶以帝之反正爲幸
邪。或者帝雖愚騃。虐不及民。抑或王輿輩令百姓爲
之。以取悅于帝。因自以爲功邪。

詔以齊王冏爲大司馬、加九錫、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
成都王穎爲大將軍、加九錫、河閒王顒爲侍中太尉、加
三賜之禮、
遽加三王殊禮。樞要之地。盡用王公。無一庶姓。朝望。
參錯其間。亂可立待矣。又豈待武號森列。文官備員。
始知兵之未戢哉。
盧志謂穎曰、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兩雄不俱立、宜
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
之、
志之謀非欲穎以大權讓冏也。知冏爲人。欲穎。姑讓。
徐俟。其機。而圖。之耳。將欲取之。必姑予之。此之謂乎。

初大司馬冏疑陸機爲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
軍穎爲之辨理、得免死、因表爲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爲
清河內史、友人勸機還吳、機留不去、
機不死于冏。其間不能容髮。猶不思避禍。而欲與穎
立功。可謂不知止矣。使于此時。超然南逝。華亭鶴唳。
尙可。聞乎。
東萊王蕤、密表大司馬冏專權、與王輿謀廢冏、事覺、詔
廢蕤爲庶人、誅輿三族、徙蕤上庸、潛殺之、
誅秀廢倫。王輿首謀。故蕤又與謀廢冏。蕤之兇暴使
酒。廢之誠不爲過。而冏之專權。自此日甚矣。
初、朝廷符下秦雍州、召還流民入蜀者、李特遣閻式詣

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于尚及馮該尚該許之尚遣從事督流民限七月上道人人愁怨

流民之在梁益者閱時僅數年耳非若戎狄之移自前代也且皆關中之民耳非若戎狄之遠在塞外也猶以無行資驟徙致變李氏乘之遂得竊據巴蜀然則江統所云徙戎出塞各令附其種族使自相贍而內地留其半穀者其不可行彰彰已

六郡流民共推李特行鎮北大將軍進兵攻羅尚于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流民不肯延頸受刃以致為變即寬使治嚴不過九月盡集何有如此

式已為特用故其言如此以當日情勢揣之流民不欲去蜀特兄弟更有據蜀之意為流民所歸即使暫為寬期亦未必果于九月漸集也

齊王冏既得志驕奢擅權中外失望嵇紹鄭方以書諫冏孫惠上書勸以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冏並不能用

諸人為冏計皆欲其遠權避禍蓋冏本齊王攸之子與帝服屬已疏不及長沙成都二王之至親且近今乃居中擅權二王轉不得與其心必不能甘此禍機所以易搆也冏亦非必見不及此但利帝之闇恬勢戀權方且擁立幼弱冀己久專大政又大起府第為三子立宅其意甚盛而惠以太伯子臧勉之知其必不聽矣

王豹致牋于冏請悉遣王侯之國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冏為南州伯治宛各統王侯夾輔天子長沙王乂以豹離間骨肉冏奏豹不忠不義鞭殺之

豹言可謂切至其為冏策則亦未見其可也蓋豹所尤為冏慮者成都王耳故仿成周分陝之制欲事調停而不知成都必不樂從諸王尤所不便也尋以觸怒長沙王自殞其軀亦不得為智矣

河間王顒上表陳冏罪狀遂舉兵向洛陽遣使邀穎冏大懼會百官議之王戎曰二王不可當也若就第崇讓庶可求安

冏委權崇讓當在二王未舉兵時至此將安往乎葛旟所云漢魏以來王公就第未有能保妻子者其言誠是也然外兵已逼士各懷貳雖有智士亦不能為冏謀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王豹之言至此驗矣

張方軍新安檄長沙王乂討冏乂奉天子攻大司馬府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執冏斬之

帝之反正冏力也帝乃討冏而斬之負冏甚矣然非帝意也帝直寄坐耳初受制于楊駿繼受制于賈后卒受制于諸王不惟矯詔不經帝曰騶虞幡不經帝手乃至箕之遷之迎之奉之均非帝所能自主也哀

哉

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于李特、李流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特呂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加疑忌、使之離叛乎、二年

特欲以大度安蜀民、自是英雄作用、但不能暗自設防、故卒以致敗

羅尚遣兵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傳首洛陽、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

李氏所以屢被誅戮、而卒據蜀者、以特兄弟父子、均有武略、誅一人、復有一人接踵而起也

李流以宗岱孫阜將至、大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含子離與李雄共說流民襲擊阜軍、大破之、流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

特兄弟惟流差爲懦劣、然能委任于雄、故卒成霸業

荆州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民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衆、張昌因之誑惑百姓、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從之

還流民、即致李特之變、發武勇、復召張昌之亂、觀此二事、益知徙戍之難、天下事、固非紙上所能盡也

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虜掠無所得、士衆飢乏、青城山居士范長生、資給軍糧、流軍復振、

東漢初、三輔遺民、保壁自守、而赤眉無所掠、此蜀民

保險結塢、流亦虜掠無所得、赤眉與流、皆驍賊也、乃爲塢壁之民所拒、堅壁清野之策、歷代行之有效、灼然可徵、已獨惜羅尚庸才、不能乘其飢乏、出兵併力急攻、俾流得以藉資于長生、軍勢復振也

荆、江、徐、揚、豫五州之境、多爲張昌所據、劉弘遣陶侃等、攻昌于竟陵、屢戰大破之、

昌勢已不可制、第以更置牧守、皆盜刦小人、故能取不能守耳、然非弘委任于侃、恐一時未易掃除矣、羅尚帥蜀、而李氏日熾、劉弘率楚、而張昌立破、方岳之任、固在得人哉

弘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更以弘壻夏侯陟爲之、弘下教曰、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

定制姻親不得相監、朝廷用陟守襄陽、以弘有功故破例以示優異、即今所云毋庸迴避者也、弘之教、可謂宏雅有君子之量

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與成都王穎、共表乂與羊玄之皇甫商專擅朝政、請誅玄之商、遣乂還國、詔以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

乂奉帝攻大司馬府、而斬齊王冏、故仍奉帝親征、而已以太尉專軍事、冀仗大順以討逆也、詔皆乂爲之、

穎以陸機爲前鋒都督、督王粹等、向洛陽、孫惠勸機讓

都督于粹機不從
穖從惠言或不致遽及于禍但既爲穎將引兵直犯
宮闕已干叛逆之誅况事卒無成安能倖免
大將軍穎遣馬咸助陸機太尉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
門孰咸斬之機軍大敗斬其大將十六人
建春之戰機直與帝對敵矣春秋之義機非不聞而
悍然出此殆以騎虎難下者邪
穎孟玖弟超領萬人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
主者超將騎百餘直入機麾下奪之孫拯勸機殺超機
不能用
機馭軍無律宜其敗矣胡身之云使機用拯言斬超

是穰苴之戮莊賈由此爲穎所殺豈不光明俊偉竊
謂超特嬖閹孟玖之弟與莊賈輕重懸殊且其罪什
倍于莊賈機即殺超穎未必因此殺機也且機助穎
稱兵犯蹕如果建春倖勝弒帝立穎何異魏之賈充
其或執帝不殺逼令禪位亦無異趙王倫之孫秀與
穰苴之受鉞專征爲國捍難者詎可同日語哉即使
斬超受誅又何光明俊偉之有
孟玖譖陸機于穎曰有二心于長沙穎使牽秀殺機并
收其弟雲耽皆殺之夷三族孫拯言機寃拯門人費慈
宰意言拯寃玖皆殺之夷拯三族
拯言二陸世之奇士故爲之捐身沈族而不悔所謂

寶燕石而舍龔丸者也二陸祖父世爲吳之重臣其
兄弟分領父兵早登貴仕乃吳亡俱歸于晉又詔事
賈謐謐爲趙王倫所誅則復事倫倫爲齊王冏成都
王穎所誅則復事穎直是反覆嗜利之小人耳何足
道哉至慈意之以身殉拯固當別論
朝議以爲乂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王衍等往說穎
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
穎乂分陝仍用王豹遺策而穎卒不從固知豹欲分
河爲界立穎爲北州伯冏即用其言穎亦必不從也
獨怪乂因豹建此策即坐以離間骨肉之罪致冏殺
豹今于朝議亦即俯從何也

長沙王乂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乂未嘗虧奉上之禮
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東海王越慮事不濟啟
帝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張方殺之永興元年
汝南王亮及乂皆晉諸王中之彼善于此者乂屢戰
獲勝城圍將解而變由內作遂殞其軀有以知晉亂
之未已也
河間王顒頓軍于鄭聞劉沈兵起還鎮渭城張方擊敗
沈軍獲沈沈曰君臣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投袂之
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殺之
沈以雍州刺史奉詔討顒不幸敗死可謂光明俊偉
矣陸機之死直鴻毛之不若耳

流民在荆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劉弘大
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
使羅尚如弘安置流民卽有李氏父子兄弟安能爲
亂
丞相穎表廢太子覃爲清河王河間王顒表請立穎爲
太弟詔以穎爲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乘
輿服御皆遷于鄴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
覃本清河王遐之子年甫八歲齊王冏欲久專大政
故表請立之正位東宮者且二年矣穎以己于帝諸
弟中次序當立故請廢太子而顒承穎旨卽請立爲
皇太弟也胡身之以爲天子在洛而建儲于鄴乘輿

服御亦遷而就之何居獨不憶魏武故事邪
東海王越與陳眕上官巳等討太弟穎奉帝親征檄召
四方兵比至安陽衆十餘萬穎集羣僚問計東安王繇
曰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
穎之失在平日專權凌上廢后僭儲至此卽縞素出
迎亦自取死耳況生殺之柄不由帝操乎此亦如王
戎勸齊王冏歸第崇讓也
劉淵遷都左國城謂羣臣曰吾漢氏之甥乃建國號曰
漢卽漢王位追尊安樂公禪爲孝懷皇帝作漢三祖五
宗神主而祭之
三祖者高祖世祖及昭烈也觀此追尊奉祭固以紹

統于蜀漢矣昭烈爲漢宗室不惟吳魏敵國無異言
卽匈奴異域亦無他議而溫公獨比之劉宋南唐抑
獨何哉
淵以族子曜爲建武將軍曜早孤養于淵常自比樂毅
及蕭曹劉聰曰永明曜字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
哉
劉淵自比漢高魏武不若石勒不爲孟德仲達也曜
自比樂毅蕭曹不若諸葛自比管仲樂毅也夫魏武
詎漢高之倫蕭曹豈樂毅之匹哉聰以曜爲漢世祖
魏武之流得毋唐突光武乎
張方欲奉帝遷都長安封帝幸其壘羣臣皆逃匿惟盧

志侍側方將焚宗廟宮室志勸止之方擁帝及太弟穎
豫章王熾等入長安
志雖不及嵇紹之忠烈然危急中帝實賴之
司空東海王越傳檄山東征鎭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
迎天子還復舊都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
越起兵討張方師出有名但恨其晚耳
二年
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等稱將軍起兵于趙魏衆至數
萬汲桑與石勒帥數百騎赴之
此河北之兵石勒因之而起
司空越以劉喬爲冀州刺史喬發兵拒之因引兵攻許

遣子祐將兵拒越于蕭縣之靈壁

山東州鎮劉喬獨不附越而東平王楙與喬合

太宰顒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爲成都王起兵表穎爲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盧志爲魏郡太守隨穎鎮鄴

穎之不死已屬厚幸茲復以都督鎮鄴蓋顒之力不足制山東自以與穎素厚故欲藉河北之兵以分山東之勢也

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

以穎鎮鄴已屬情見勢屈能否安撫公師藩而緩其兵尚未可必乃遽令越等就國乎

會得劉喬上事乃下詔稱劉輿迫脅范陽王虓擣造凶逆令劉弘等與劉喬并力以張方爲大都督共會許昌誅輿兄弟

得喬上事顒之意以爲山東有喬事尙可爲故下詔命羣帥并力致討而不知其無濟也

劉弘遺喬及司空越書欲使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又上表曰骨肉之禍未有如今日者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鬬自效于卞莊矣

晉之方岳不失臣節者首推劉弘張軌弘雖未能勤王靖亂伸大義于天下其勞來塡撫保障一方固有足多者此表于當日時勢言之痛切而劉石之禍亦預爲料及使顒決行其策或可暫安東夏無如彼昏不知也

太宰顒矯詔以羊后屢爲姦人所立敕留臺賜死司隷校尉劉暾等上奏固執以爲不可顒怒收暾暾奔青州然后以是得免

后之屢廢屢復皆非后所得自主其假令稱兵亦非后所得與聞蓋帝在關中后在洛下故奸人得挾以爲資耳顒不奉迎而矯詔賜死不亦冤乎然后若于此時引決不致失身于劉曜矣其得免未爲幸也

范陽王虓遣劉琨乞師于王浚浚以突騎資之擊殺王闡于河上琨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走東平王楙東迎

司空越劉祐敗死劉喬衆潰奔平氏

山東得河北之助劉喬父子死潰不支關中之氣索矣

初陳敏既克石冰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

敏若生于平世亦一健吏乃因四海鼎沸輒規非分自取族滅知子莫若父信哉

敏使甘卓假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遂據江東疑諸名士終不爲用欲盡誅之顧榮爲之言乃免

江東諸名士所以免禍及敏之就誅皆榮力也大有造于吳不忝厥祖矣

劉弘遣陶侃苗光屯夏口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扈
懷言于弘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
同郡同舉卽致紛紜之論然則同鄉同年之誼在晉
已重之矣弘侃之知已宜侃爲之盡力但弘之于侃
不徒示以不疑而在察其不貳也
劉喬敗太宰顒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畢
垣說顒使郅輔殺方送其頭于司空越以請和越不許
光熙元年
東有劉喬西有張方顒始可以自立今喬旣潰敗所
恃者方耳乃復殺方欲以自解于越豈知方死越兵
行且大入關乎

慫令劉伯根反衆以萬數王彌帥家僮從之王浚遣將
討伯根斬之王彌亡入長廣山爲盜
伯根鼠子其才萬不及陳敏而亦據邑以反直自取
屠裂耳而王彌因之起矣
東方兵聞張方死爭入關太宰顒遣彭隨刁默將兵拒
祁弘等于湖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顒單馬逃
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奉帝乘牛車東還
張方旣死隨默等均非將帥之才是以奔北相繼而
顒亦棄城單馬入山使弘等乘勢追討立卽成禽矣
所以置之不取者志在入掠因奉帝東歸餔非所重
也

以司空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越以庾敳爲軍諮祭酒胡
毋輔之爲從事中郎郭象爲主簿阮脩爲行參軍謝鯤
爲掾敳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
是時晉之禍亟已越迎帝東歸代執政柄不能卧薪
嘗膽循名覈實而乃廣蒐白望提唱玄風知其不足
有爲矣敳等皆縱酒放誕而敳殖貨象招權所云不
以世務嬰心者安在乎象會注莊子爲世所稱而其
爲人與漆園之旨正爾相背
范陽王虓薨劉輿以成都王穎素爲鄴人所附僞令人
爲臺使稱詔賜穎死并殺其二子盧志收而殯之
穎不死于洛陽不死于長安而死于鄴不死于張方

不死于馮嵩而死于劉輿人之生死固有定期定地
盧志不負穎庶乎始終一節者矣
帝食麪中毒崩于顯陽殿
以帝之胸無可否俯仰隨人卒亦不免中毒而崩未
知越何所忌于帝而亟去之
羊后自以于太弟熾爲嫂不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
華混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卽皇帝位
后此時遽欲爲廢立之事其人亦頗黠猾然則金墉
搆亂未必盡如劉暾所云也
懷帝始遵舊制于東堂聽政每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
考經籍

懷帝尙非亡國之君。而時勢至此。非少康光武。正恐著手不得。

詔徵河間王顒爲司徒、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新安。于車上扼殺之。并殺其三子。

顒之就徵。乃就死耳。計顒當亦自知之。第以不就徵則禍至更速。故東身歸命。冀幸萬一之苟免。孰知洛陽固不可得而至哉。 帝之立爲太弟。顒之力也。顒之就徵。亦恃己有德于帝耳。越以爲顒至洛陽。帝必不忍殺。故授意于模。于中途斃之。帝亦無如之何也。模、越之弟也。

受業袁俊齡
孫力田 福田 開田 稔田 仝校

甯陽黃恩[illegible]

晉紀三 孝懷皇帝（諱熾武帝二十五子在[illegible]一年[illegible]）

陳敏刑政無章。子弟凶暴。顧榮與周玘說甘卓曰。敏反覆無定。其敗必矣。而吾等受其爵祿。事敗之日。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萬世之辱也。（永嘉元年）

榮言切至。足寒萬世亂賊之膽。固宜卓聞而心折。

卓與榮玘、及紀瞻、共攻殺敏。傳首京師。詔徵榮爲侍中、瞻爲尙書郎。太傅越辟玘爲參軍。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逃歸。

榮等不與懷愍之難。正賴此耳。

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朱伺獨不言。珉問其故。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

盜賊所以不靖者。正坐諸將但以口舌談方略。而攻剿不能盡力耳。安得如朱將軍者。授以旗鼓。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鎭許昌。

帝親政而越求出鎭。非以尊己之權邪。越既酖惠而復避懷。其以帝固未可圖邪。然越既擁重兵。又以兩弟略、模、並據西南方面。帝安能制之哉。

琅邪王睿、至建業。以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

南渡偏安之業肇基于此

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乃以弟澄爲荆州刺史族弟敦爲青州刺史

越用騰鎭鄴而騰以吝予失人心衍用澄鎭荆而澄以縱酒廢政務二子各私其黨而不知其才之弗克任也

前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清河王覃爲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于金墉城

是時救亡不暇而諸臣猶謀廢立蓋有齊王高貴鄉公之故事在其意中也作法于貪敝將若何旨哉言乎雍顏謀立太子先應白帝乃事覺而帝無一言越

囚覃亦出矯詔且未正二人之罪何也

潘滔說越曰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越自爲丞相領兗州牧以晞領青州刺史越晞由是有隙

越之有晞猶顒之有張方也雖不免卒爲所制尚可倚以爲强晞離而越勢頓衰矣

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張越欲逐軌而代之軌長子寔斬越黨曹祛越奔鄴二年

軌之在涼亦如劉弘之在荆爲當時岳牧之冠乃弘卒而郭勱作亂軌病而張越謀逐蓋是時州郡遷代朝廷幾不能操予奪之權故奸人因而覬覦也

王彌入許昌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衛京師

軌遣將勤王非當時岳牧所及又貢獻歲時不絕尤爲不失臣節

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言于劉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三年

脩之所云三年克洛亦偶中耳淵之日强在得石勒王彌之助不關遷都況淵于遷都之次年即死曜破洛陽淵亦不及見氣象方昌之說殊未驗也

以山簡爲征南將軍鎭襄陽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南州由是遂亂

不用劉璠而用簡徒以貴胄虛名而用之耳高陽醉接籬倒著非不風流共賞而南州從此亂矣蓋是

時王衍爲司徒太傅與之相得既以王澄牧荆州復以簡鎭襄陽皆衍爲之內主耳

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遣王秉帥甲士三千人入宮執帝所委任中書監繆播等十餘人于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

是時帝躬親庶政綱紀粗立使越兄弟同心夾輔王室或可稍振乃輒興晉陽之甲誅鋤異己震主立威從此大權旁落時勢愈不可爲矣石勒云亂天下者此人乃定讞也

劉寔連年請老詔寔以侯就第

寔位三公不聞有所匡救而于傾覆危亂之中獨能

全身保位引年歸老非所云容容厚福者邪

太傅越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何倫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

是時朝廷有朝露之危而殿省諸臣猶戀戀若是其果志在報主邪抑以攀龍附鳳不欲離闕廷邪東海國兵名爲宿衛實同監守帝已在越掌握中矣

石勒寇鉅鹿常山衆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張賓爲謀主

中國崇尚玄虛而智略之士幹濟之才悉被羣雄網羅以去安得不受制于彼哉

劉淵遣劉聰等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太傅越嬰城自守

聰親祈嵩山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斬其將呼延朗劉厲赴水死淵召聰等還

聰寇洛陽所以驟勝而卒敗者恃勇輕敵也初因怠不設備爲垣延詐襲又因親祈嵩山致越擣虛此皆人事之失何關天道哉宣于脩之以爲晉氣猶盛軍不歸必敗特術士之妄言耳

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等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始安王曜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領單于右輔安昌王盛等分典禁兵四年

淵雖偏霸初起而臨終樹置親賢規模略備較晉武死于婦人之手以致權歸后族者相去遠矣

初盛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

讀書期于能行兩漢諸儒尚未足語此況魏晉以降乎玩熹言可想見盛之爲人

淵卒太子和即位和猜忌無恩呼延攸等說和謀去楚王聰等安昌王盛曰陛下勿聽讒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可信哉攸等殺盛

盛言金石之論也使司馬氏知此不致今日之亂和以一隅之地崇朝之勢遽欲翦枝葉而自露本根何其謬哉

聰殺和于光極西堂羣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乂

單后之子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曰乂及羣公正以孤年長故耳孤何敢辭

漢國初立既無根本之固又無藩籬之限不過崛強一隅惟力是競耳非有雄略之君何以自振哉況聰既殺和勢成騎虎其自立決矣又何爲者乃猶執嫡庶之成例啟將來之事端乎聰之僞讓蓋將以悅單后意不在乂也

劉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馮嵩恐爲後患不許

越即出兵與琨共討聰勒亦未必有功蓋琨所恃者拓拔猗盧之兵耳晉諸將均非聰勒敵其威名素著

無過苟晞而已不爲越用琨志大才疏何足恃乎
王如大掠江漢進逼襄陽山簡嬰城自守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沶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不可

簡與澄兩醉翁耳時勢至此而以此輩處方岳之任欲濟緩急得乎

太傅越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帥甲士四萬向許昌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爲軍司名將勁卒咸入其府于是宮省無復守衞荒饉日甚

先害二繆幷撤宿衞易以私人至此因外寇侵逼又託言討賊囊括六軍羅取朝臣出屯于外以致宮省空虛京都孤危遂一旦瓦解越之罪可勝誅哉

甯州刺史王遜到官時甯州外逼于李雄內有夷寇城邑邱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州境復安

張軌在涼州遜在甯州均能安輯一方然皆荒陬僻壤故可以便宜行之有效耳若在中州亦未必得展其手足也

漢太后單氏卒單氏年少美色漢主聰烝焉太弟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乂寵由是漸衰

爲胡妻母其故俗也乃乂有煩言單以慙死則入中國後漸染于禮教已

乂舅單沖泣謂乂曰主上有意于河內王矣（河內王聰子粲也）殿下何不避之乂不從

聰已殺恭（聰嫡兄）安能容乂徒以烝于單氏因母而寵其子耳乂尙晏然以太弟自處聞沖言而不語真騃豎子哉

巴蜀流民在荆湘間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據樂鄉反王澄使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僞許而襲殺之流民益怨四五萬家一時俱反共推杜弢爲主（五年）

晉之兵亂多由流民而起初失之于李特再失之于張昌三失之于王如四失之于杜弢前車既覆後車不戒胡寇乘之遂致神州陸沈

苟晞移檄諸州陳太傅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密賜晞

手詔使討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卒于項

晞爲曹嶷所破顚蹶失據兵勢已衰然其力猶足制越故帝急仗之以除所患而越遂憂懼以死但晞亦僅能制越耳使當劉石則亦卵石之喻也越晉之賊臣也在八王中尤爲罪魁弑惠帝害清河王制懷帝于掌握使非外迫劉石內忌苟晞其篡奪可立俟矣而王衍實附之爲奸其秉政也以衍爲司徒其害二繆及諸臣也衍不徒免禍且晉太尉其棄帝而出屯于外也又以衍爲軍司至此卒付以後事其形同狽狽情狀彰灼假令越不死得遂其篡則衍亦郗慮華歆之流亞耳何足道哉

初梁州刺史張光會諸郡守共謀進取以襲燕沮衆斬之治兵進戰累年乃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

光之在梁州與王遜之在甯州殊相似

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大敗晉兵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云計不由己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破壞天下非君而誰

衍以坐談客耳無事則務虛名臨變則思苟免志節一無可取但于惠帝時未執朝權無與于治亂之數迨懷帝時雖位爲三公亦不能有所張弛以爲破壞天下似非其實惟是崇尚玄虛以致風流放誕扇成澆俗又附東海王越坐視其擅權偪上而曾不匡救

其罪尚可逭乎排牆殺之死不枉已

勒命剖越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于勒

武帝二十五子至是存者惟懷帝耳卒不免青衣之辱宗室四十八王一網盡矣令人憬然憶高平陵雲龍門之事

劉聰使呼延晏寇洛陽王彌等克宣陽門入南宮執帝幽于端門劉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曜納羊后遷帝于平陽

羊后不死于金墉而辱于曜蓋天留此婦以彰司馬氏之醜也

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苟晞率羣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

傅祗建行臺于河陰荀藩建行臺于密苟晞奉豫章王端屯蒙荀藩復奉秦王業趨許昌是時懷帝北遷無復還理諸臣不早建嗣君以主社稷而紛紛樹置欲何爲乎不惟卒歸無濟亦恐別啟爭端失策莫此爲甚

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

苟晞立豫章王端爲皇太子以其爲太子之弟也浚所立則虛有其名耳蓋浚此時兵勢頗盛意欲僭立而患其無名故僞立儲君以爲異日受禪之地備置百官列署征鎮非謀稱尊號之權輿乎

涼州將北宮純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南陽王模降劉粲殺之

純良將屢立戰功徒以長安既無可倚涼州又不得歸不得已而降漢惜乎

苟晞驕奢苛暴衆心離怨石勒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勒請彌燕于已吾酒酣手斬彌而幷其衆

勒所忌者晞與彌也既禽晞復斬彌由是益縱橫不

可制。
勒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然猶加勒鎮
東大將軍、以慰其心、
是時聰已知勒必不爲已用。自度力不能制。故且以
虛恩縻之。
初、勒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于勒、
因遣勒書曰、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勒報書曰、
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
琨以順逆說勒。烏足動其聽哉。勒之志大矣。豈慕容
段氏之倫乎。
索綝等、與賈疋謀、興復晉室、推疋爲平西將軍、率衆五

萬、向長安、大敗劉曜于黃邱、兵勢大振、閻鼎、奉秦王業
入關、疋遣兵迎之、入于雍城、
疋賈詡曾孫。雖舉事無成。而名義尙正。庶幾幹祖之
蠱。亦猶譙周之孫有登也。
桓彝、避亂過江、見瑯邪王睿微弱、謂周顗曰、中州多故、
來此求全、單弱若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退謂顗曰、
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導非管夷吾之比。以擬晏平仲。猶爲近之。勠力王室。
克復神州。導果無負此言邪。
陳頵、遺王導書、中華所以傾敗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
望而後實事、加有老莊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明賞

信罰、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
先白望。後實事。九品中正之流弊也。老莊之俗。則倡
自何晏王弼。而諸名士遞相祖述。王衍所以難辭悞
國之罪也。頵言實救獘之要。但導所舉百六掾。亦白
望居多耳。安能用頵言哉。
遼東鮮卑素喜連、木丸津、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
尉封釋、不能討、慕容廆、帥衆東擊、連津破斬之、盡倂二
部之衆、得所掠民、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
廆于晉不失臣節。遂能存撫遼左。卒成偏霸之業。在
諸胡中猶爲近正。
劉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乂、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

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
何害、聰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六年
殷自云劉康公之後。亦不可考。但與漢之出自劉累
者殊源耳。聰本匈奴。遂祖涫維。近宗冒頓。與劉何涉。
其云爲漢甥。冒劉姓。亦胡俗耳。乂乃執不娶同姓之
說。諫聰納殷女乎。此亦漸染華風。而不知其似而非
也。
石勒、築壘于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瑯邪王睿、集衆
于壽春、以紀瞻爲揚威將軍、督諸軍討之、
此南北存亡之一大機也。使勒計得遂。渡江進攻。瑯
邪君臣。勢不能支。建業之亡。可立而俟矣。乃以大雨

飢疫返旆北歸江左偏安之局遂以次而定豈非天
哉
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聞晉軍將至
刁聘諸先送款于睿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張賓勸勒
據鄴經營河北勒從之使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
勒若送款是先示晉以弱晉軍必不退矣賓勸勒退
而圖鄴尤在引兵先向壽春作進攻之勢使敵不測
也揣勒初意蓋以平陽有劉聰幽州有王浚并州有
劉琨河北之地多爲羣雄所據未易力爭江南素稱
完富琅邪微弱取之勢同振落故舍北而趨南今見
勢屈是以知難而退耳

漢聰封帝爲會稽郡公謂帝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
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
非人事也臣家若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
帝答聰可謂婉于辭令宜爲所喜而卒不免者一由
聰之猜暴必不能久相容一由帝雖被虜而晉國尚
存其地什倍于漢故去帝以絕臣民之望也
劉聰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靳陵王彰諫
聰命斬之王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太宰延年太保殷
等免冠泣諫聰乃赦彰
聰于彰似尚非怙惡但彰女爲夫人而殷家六女寵
冠後宫故其言易入耳不然太后張氏已三日不食
太弟乂單于粲亦與懇切諫而聰均置若罔聞何也
蓋劉殷卒殷爲相不犯顏忤旨因事進規裨益甚多常
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
名以壽考終
殷所以得保富貴者固由恂恂退讓亦恃六女爲之
內主耳通鑑盛書其美似可不必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
飢甚士卒相食
勒自葛陂飢疫之後軍勢亦頓衰矣以勒之勁悍佐
以張賓而未免爲堅壁清野所困者非無故也蓋邢
國頻遭蹂躪孑遺殘黎不得不築塢自固初一二人

創之繼千百人效之漸致數百里內堡塞林立聲勢
聯絡民有可憑之險賊無可掠之資此乃家自爲守
不必煩官措置也足爲千古龜鑒
石勒引兵自棘津渡河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諸將欲
攻三臺張賓曰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邯鄲襄國形
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
賓在葛陂勸勒取鄴迫見三臺未易猝拔復勸其別
擇便地進據襄國蓋是時勒軍無見糧難以持久又
慮爲王劉所乘不能固守前說也勒初起一流賊耳
縱橫千里銳不可當迨衆各日衆劫掠是資能戰而
不能守可進而不可退故一爲大雨所阻而死者太

半再爲堅壁清野所困而士卒相食渡江不得幸而濟河勒亦自度其衆聚而易散無以自立賓因進說勸其建都邑畜權務而後趙之霸業權輿于此矣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徐潤以音律得幸、譖令狐盛于琨、琨殺之、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劉曜等襲晉陽、琨奔常山、

以琨之兵力而欲擊漢所云探虎穴者也不能卧薪嘗膽與將卒同甘苦以圖摧大敵乃猶狃于奢豪耽習溺情聲色琨之志荒矣況又入佞人之譖自翦爪牙哉其敗宜已

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臺于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

懷帝不還豫章王復爲石勒所執不更立皇太子何以繫屬人心疋等此舉與王浚固殊矣

代公猗盧遣子六脩等帥衆數萬攻晉陽、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六脩敗劉曜于汾東、曜中七創、與劉粲棄晉陽而歸、猗盧追之、戰于藍谷、漢兵大敗、

拓拔兵力日盛非曜粲輩所能敵寖以成元魏之業

王浚遣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六眷部衆五萬、攻石勒于襄國、勒獲疾六眷從弟末柸、誓爲父子、遣還遼西、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

勒初據襄國根柢未固而段氏方强爲王浚用使結怨段氏必致加兵無已襄國危矣厚撫末柸以款遼西而攜王浚其智略有過人者

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及在荆州、屢爲杜弢所敗、猶傲然自得、與王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

自古名士各有習氣劉繇王朗動稱聖人是東漢習氣山簡王澄嗜酒放縱是魏晉習氣均足敗國家之事

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自稱刺史、王澄懼、徙治孱陵、尋又奔沓中、郭舒諫、不聽、

澄初任郭舒後任王機皆由憚于治事以庶政委之于人便其酣飲也二人優劣未知何如但舒于澄棄

郗東奔猶知匡救而機不隨一言則更不及舒矣

琅邪王睿召澄爲軍諮祭酒、以周顗代之、顗至州、杜弢別將王眞襲沔陽、顗狼狽失據、王敦進[illegible]豫章、澄侮敦、敦怒、遣壯士搤殺之、

澄與顗皆荒于酒者以酒而論則澄非顗對也荆州要地一醉刺史去一醉刺史來竟成酒國矣澄與敦爲從兄弟衍所倚爲三窟者乃因侮敦爲敦搤殺顗卒以乘醉罵王氏亦爲敦所殺敦固暴戾而二子死不足惜

衛玠卒、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

玠以清談著稱而此四語乃名言可珮

孝愍皇帝諱業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在位三年

劉聰宴羣臣于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殺珉儁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建興元年

帝與珉儁等不死于洛陽而死于此均所謂輕于鴻毛者也郎欲爲安樂公歸命侯亦何可得

劉聰立劉娥爲皇后爲之起䳒儀殿陳元達切諫聰怒命斬之任顗等叩頭出血力救劉后手疏自請賜死聰覽之變色乃引元達上以劉后表示之

聰欲斬元達爲劉后也更重元達亦爲劉后也雖顗

等破首力救微后言庸必聽乎然后知元達之忠手疏切直爭之以死亦可謂賢矣婦言豈必不可用哉

愍帝囚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郎皇帝位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惟桑版署號而已

長安衰敝至此而外寇復至何以禦之愍帝所處勢更違不如懷帝矣是時賈疋巳爲彭天護所殺軍國之事悉委索綝欲以一木支傾廈得乎

陳頵言于瑯邪王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恭恪爲凡俗以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請自今臨使稱疾者免官睿不從

頵前言中州傾敝之由于王導而導不聽茲復言西臺餘弊于睿而睿不從蓋由魏晉以來士大夫以放達相高競爲標目漸染成俗一唱百和恬不知非直至國破主俘而猶沈醉未醒也睿亦非必以頵言爲不可用第以國步方危羣情未輯不欲驟加繩削以失士大夫之心耳如睿之才偏安江左亦幸矣安能期以少康光武之業哉

周玘爲刁協所輕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憂憤而卒

玘三定江南口不言功乃吳士之錚錚佼佼者固非睿與王導所能用也協爲睿所信任幾致周玘之變

卒因奪王導之權召王敦之兵而睿幾失國其人固非足孚衆望者哉

游遂嘗爲昌黎太守後歸慕容廆王浚屢以手書召遂兄暢暢欲往遂止之暢曰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

欲返中國既無由達別求託足又不易得乃至謂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其意彌可悲矣漢末士人往往南依士燮晉末乃北託慕容此詩人所以致羨于萇楚也

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王浚并劉琨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南陽王保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瑯邪王睿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

洛陽同赴大期共成元勳

帝此詔名爲懷帝復仇實欲以虛聲震平陽使之不敢出兵亟攻長安以紓目前之禍也此八十萬皆紙上之兵耳長安戶不滿百有車四乘而尙欲張皇六師乎適足爲劉石所笑已

帝遣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于中原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

帝徵兵而辭以未暇北伐睿志在畫江不在勤王也王導亦不聞有所可否所云勠力克復神州者得毋自食其言乎蓋秦王業之立本非江左君臣之意又稔知長安微弱廹近大敵必不能久故不從其令亦不邮其災也論者多以睿似宋之高宗竊謂頗似漢之劉表徒以長江天塹所遇無孫曹勍敵幸得偏安耳

祖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于睿請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

逖所論晉室之亂自是當日情事但所云人思自奮豪傑必有聞風興起者恐未必然晉立國淵淺初無厚澤及民安足繫人思哉

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爲軍諮祭酒

顗與王澄先後敗北不加罪譴仍復召用皆以其名士而曲宥之陳頵所云先白望後實事積習牢不可破矣二子酒徒均爲軍諮祭酒有以也夫

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劉亮王摶高柔切諫浚皆殺之

袁術字公路尙與當塗字義粗合其自謂應讖非無因也若浚與父沈名皆水旁以深爲訓與塗高之義正相反安得以字處道而傅會讖文乎讖本不足信即如所云當塗高亦代漢者耳譙周以魏當之以魏闕爲說已屬迂謬浚乃于中隔二代之後仍妄引以圖濟其私甚矣讖緯之作適足爲奸臣賊子之資也

石勒用張賓計遣使卑禮厚幣奉表于浚云願陛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浚大悅

一聞刁膺勸降輒愀然長嘯幾欲斬膺至此卑辭奉表于浚而不以爲辱者將欲上之先下之也勒何畏于浚而無端幣重言甘其詐易見浚之狂昏遽爲所誘不惟適中所貪抑亦天奪之鑒耳

代公猗盧城盛樂爲北都治故平城爲南都又作新城于灅水之陽使六脩鎭之統領南部

元魏立國至此漸有規模

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北面拜使者而受書使者還薊具言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設備二年

故示弱以驕之此冒頓誘漢高之計也以勒之縱橫

南北所向無前、而遽以爲形勢寡弱、智出劉敬下矣、
李雄虛己好賢、民多富實、是時天下大亂、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道不拾遺、

四海雲擾中、猶有此一片樂土、豈徒仇池百頃隔斷烟塵哉、李氏亦未可厚非也、

石勒將襲王浚、畏劉琨爲後患、遣使奉牋送質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

以勒之强、無端卑辭奉表于王浚、而浚大悅、兹復奉牋送質于劉琨、而琨大喜、浚之昏狂、固已天奪之鑒、琨非浚比、乃亦爲所愚弄而不之覺、何哉、蓋中朝卿大夫習爲驕貴、喜人佞己、又好自矜伐、不慮其後、琨猶未能免此也

勒軍達易水、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將佐皆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

將軍言甘猶可曰、易爲所誘也、稱兵臨境、其詐襲顯而易見、乃將佐合辭請擊、竟逆其怒、詎非以奉表擁戴之言先入爲主哉、甚矣其惑也、

勒執浚、立于前、浚罵曰、胡奴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强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使王洛生送浚于襄國、斬之、

勒責浚、侃侃數語、可以使之無辭、

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

使劉琨陽與勒合、而以奇兵邀其歸路、乘懈擊之、勒可禽矣、況先有緯之邀遮乎、琨乃快勒之誅浚、而不知行將及己也、愚哉

劉琨知石勒無降意、大懼、上表曰、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朝發夕至、城塢駭懼、雖懷忠憤、力不從願耳、

既不能于勒據襄國之初、乘其新造力與之爭、又不能與王浚犄角、制其前後、使不得逞、乃信其僞降、輒卽張皇文告、移檄州郡、自伐其功、至此始知患在肘腋、必不能支、懼而上表、亦何益乎、是時晉帝且不自保、尙能爲琨計邪、

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甯家、軌薨、

軌遺令先國後家、而以安百姓爲本、與王衍三窟之計異已、衍但知有家耳、其家亦何嘗能保哉

周勰謀作亂、使徐馥矯稱奉叔父札之命、合衆以討王導刁協、札子續亦聚衆應馥、導說左丞相睿、使續族弟莚往誅續、莚欲誅勰、札不聽、睿撫勰如舊、(三年)

江東之變、幸周札意殊、勰不敢發耳、莚一夫之力、何能爲乎、所以遂能誅續者、太守孔侃爲之主也、導此舉亦幸而有成、非關智略、勰爲亂首、而撫之如舊、豈

果以周氏豪族不加窮治邪抑以䌽安玘有三定江南之功抑而不賞故曲全其後以慰吳士之心邪然亦可謂遵養時賊者矣

杜弢請降丞相睿不許弢遺應詹書詹爲言府乃受其降以爲巴東監軍諸將猶攻之不已弢怒復反

不許弢降是也既受其降而諸將猶攻之不已則非也蓋睿雖納詹言而令不行于諸將耳

雨血于漢東宮延明殿太弟乂惡之崔瑋許遐說乂以四衛精兵取晉王粲及大將軍敷等乂弗從

前既流星化肉茲復雨血天道難知大抵用兵殺戮過甚將致骨肉相殘宮省流血之兆也乂若用瑋等

策或可殺粲兄弟卒亦不免于死所以然者聰未可遽弒即弒聰曜亦必起兵誅乂而自立也

劉聰使卜抽將兵監守東宮乂上表乞爲庶人竟美晉王請以爲嗣抽抑而弗通

乂此表得通或可免死抽抑而弗通何也此表應爲聰所願聞通之何害

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實內府

霸陵至此被發蓋西京之遺澤盡矣漢文薄葬而金帛甚多然則厚葬者又當何如邪

朝廷聞張光死以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杜曾迎猗于襄陽爲兄子娶猗女

曾迎猗欲倚以爲重猗即以女妻曾兄子詎不知曾之爲賊哉蓋是時朝命不行方岳每自相署置猗雖膺安南重任而勢弱無以自立故借曾兵力引而近之耳

王敦孽人錢鳳忌陶侃之功屢毀之敦留侃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廙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等帥其徒三千人西迎杜曾廙奔江安

王衍初以弟澄刺荊州而荊州亂敦復以從弟廙刺荊州而荊州再亂不量其才但樹私親以自便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所傷實多也

漢主聰使大鴻臚賜石勒弓矢策命爲陝東伯得專征伐

漢之寵勒知其不可制而順適其意以羈縻之也不然安能禁勒之自爲乎

劉曜寇北地轉寇上郡帝屢徵兵于丞相保保左右皆曰今胡寇方盛宜斷隴道以觀其變

江左與關中懸隔援救恐不相及保在隴右去長安不遠乃欲爲斷隴觀變之計其罪更浮于睿迫爲裴詵正論所屈始命將徵兵而又遲留不發仍不出觀變之謬策耳

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

止、
允綝即奉帝就保不惟保得逞其私且長安不守保
豈能獨存亦同歸于盡而已
劉聰游晏後宮政事一委相國粲中常侍王沈等車服
第舍踰于諸王子弟中表爲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
爲民害
子弟是沈等子弟中表亦是沈等中表身之注以爲
子弟之中表親非也此亦似東漢之宦官
中宮郭猗有怨于太弟乂謂相國粲曰太弟與大將軍
謀因上巳大宴作亂宜早圖之
粲爲相國乂必難久全猗等非直脩怨于乂亦欲以

擁立粲爲己功耳其言則動聽而易入
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
有所繫
淵立國自託于漢而聰信閹宦崇后父因以致亂竟
蹈兩漢覆轍
劉聰命收陳休卜崇等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勃海王
敷陳元達等皆詣闕表諫請免王沈等官付有司治罪
聰封沈等爲列侯太宰易又上疏極諫聰手壞其疏易
忿恚而卒元達自殺
易等之言極爲危悚于當日時勢尤切而不足動聽
之聽者一則先入之言爲主一則橫暴之氣難回也

元達生于亂世仕于霸朝而挺挺守正有骨鯁大臣
之節晉諸臣有媿色矣
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華輯監四郡兵屯霸上
畏漢兵强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入援帥諸郡兵屯渭
北不進
長安危于累卵而相國保遣兵入援盤桓不進丞相
睿晏安江沱按兵不動蓋二王皆不免利國之亡以
便己私也崧已擊破劉曜軍恐國威復振則長安不
亡而保不得自立此必保先授意而崧承之豈徒慮
麴索勢盛哉
劉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保小城城中飢甚逃

亡不可制惟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
涼州義衆亦知大義足徵天理自在人心而以張氏
父子有以感之
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
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遂降于曜
麴索誠不得爲無罪然時勢至此雖有善者亦末如
之何以內無糧外無援也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應時而起大象始構世祖承
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
寶晉臣故其言如是褒而論之所云大象始構懿之
誅曹爽而攘取政柄也所云咸黜異圖用融前烈師

昭之剿異己廢齊王芳弒高貴鄉公髦陰謀篡盜也雖巧爲文飾而實不可揜安能欺天下萬世哉又以武帝爲和而不流寛而能斷亦溢美也

又曰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樹立失權託付非才以兵柄予諸王以政柄予楊氏內亂所由作也行甘放濁仕貴苟得官方所由驟也沈飲終日麈尾清譚而貪賄競進不知止足魏晉士風大抵如是皆四維不張之所致也

又云禮法刑政于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顚

寶論晉政不綱始自武帝凡所云云大抵武帝時事況我惠帝以下乃及三世之亂

劉琨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銳氣以討石勒箕澹衞雄諫不從

猗盧代北之雄而以愛憐少子之故遂致國亂身弒拓跋之業中衰所謂威加鄰敵禍起蕭牆也琨得猗盧之衆勢將復振第以撫之無術用之過亟遂致覆敗衅由內作蒼黃出走卒殞其軀惜哉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至柱末觀者咸以爲冤

先既坐視不救至此卽督兵赴難亦無及矣況貌爲露次擐甲徒移北征之檄更無出師之期乃以稽運斬一令史以自解免固宜冤血之逆流也然而勤王復仇之舉從此中止矣

受業袁俊齡
孫 力田 開田
福田 穗田 仝校

甯陽黃恩彤石琴

晉紀四　中宗元皇帝 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武王伷之孫、恭王覲之子、在位六年、

黃門郎史淑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贊琅邪共濟艱難、建武元年、

賜寔詔雖云已詔琅邪王攝大位而攝詔並無明文特出自淑等之口耳果有此詔何以未至江東乎此必寔奉表建康時飾爲此說而江左史臣因而著之于册以明元帝有所受之也

張寔、遣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陳安等各統郡兵爲前驅、又遺相國保書曰、惟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

保全涼州張氏之功而出師勤王卒無救于長安之敗者地本懸隔而偏師亦不足與漢抗也

宋哲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琅邪王卽晉王位、

此愍帝詔出宋哲之口亦猶賜張寔詔出史淑之口也淑爲黃門郎奉詔猶有說也哲由宏農棄郡南奔未至長安何從受詔乎此羣臣欲上尊號而患其無因故授意于哲謬爲是言耳先稱晉王而後卽眞猶踵魏晉故事但魏晉皆以臣受禪故由漸而升與帝之以宗王紹統者安可並論乎光武部南故事可循似未免多此轉折矣至蜀先主稱漢中王在魏未受禪之先又當別論

漢相國粲、使王平謂太弟乂曰、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裹甲以備非常、乂信之、靳準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爲亂、聰廢乂爲北部王、粲使準殺之、

信平言而裹甲乂固愚已是時政出于粲而聰惟準之言是聽乂卽不裹甲亦安能免于死乎惟四衛兵萬五千人因裹甲而併阬之則尤冤之甚者耳

乂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

乂之爲人蓋優柔而寡斷者秀爽特其貌耳寬仁則闇弱之別名也聰欲去乂立粲久矣聞其死而慟哭欲以掩臣民之耳目將誰欺乎

石虎圍譙、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徑造賊場、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至此再傳檄矣未聞一兵渡江何也此時逖已入譙城兵勢頗振使再以大軍繼進中原尚有可圖而乃盤桓不進坐失事機遂成一偏安之局

段匹磾推劉琨爲大都督檄其兄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于固安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

是時諸段末柸最强疾陸眷涉復辰均不能制而受勒全活之恩結爲父子不願加兵于勒故說疾陸眷等俱退也

周訪擊杜曾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曾先攻之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騰躍奔赴曾遂大潰走保武當

先以兩甄委之力戰自旦至申將以勞之也然後以精銳急攻所謂以逸乘勞也朱伺所云我能忍之即此意也

戴邈上疏以爲喪亂以來庠序隳廢貴游之子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

邈此疏似不切于時務而于立國之道可謂知所重矣貴游之子異日卿大夫之選也既不能斬將搴旗又得免從軍征役若不從事于學則酒食調戲甚或傲惰放肆望其成就人才爲國楨幹何可得哉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有以也夫

愍帝凶問至建康百官請上尊號王不許韓績徹去御座紀瞻叱績曰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周嵩上疏請先雪社稷大耻由是忤旨 大興元年

瞻叱徹座而改容嵩請雪耻而忤旨王之讓尊號誠邪僞邪二子之言嵩爲正論然王及江左諸臣無能勝其任者即嵩亦第能言之耳耻一日不雪位一日不定則晉統將無所屬不如瞻之論切于事情也

王即皇帝位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熊遠請徧賜天下爵于恩爲普帝不從

勸進吏民加恩至二十餘萬人可謂濫矣帝所以必欲爲此者以示人心之歸己者衆也

立子紹爲皇太子庾亮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爲

太子妃帝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亮以善談老莊爲帝器重因得侍講東宮又以周顗爲少傅帝之所尚可知已申韓固刻薄傷化較之老莊尚覺有裨實用耳

裴嶷言于慕容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廆乃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

廆之安輯遼東亦猶張氏之世守涼州李氏之據有西蜀皆以一隅之地非四戰之衝而諸人又有文武智略故能保境息民卒成偏霸之業

李矩遣郭默郭誦救趙固誦遣耿稚等夜襲漢營劉粲

走保陽鄉漢主聰使范隆帥騎助之與稚等苦戰二十餘日李矩進兵救之漢兵臨河拒守矩不得濟

是時石勒雄踞河北漢兵規取河南孟津實當其衝稚等以孤軍苦戰固已力挫其鋒所以卒不能支者李矩既不得濟河而祖逖一軍又懸隔不及應援也

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告急于張寔寔遣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至新陽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

保爲嵩安所逼賴涼州之救僅得延喘乃亟亟謀稱尊號幸國之亡而自爲利也其坐視長安之危而不救至此乃益見肺肝已

張詵言于張寔曰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以奉

之寔遣使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寔不用江東年號殆以帝昧于勤王復仇之義故不欲爲之臣邪然既已奉表勸進安得更有二三乎厥後用建興年號歷九世四十九年尤不可解

王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各言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甯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

和此言當時後世皆以爲雅談然江左君臣但當卧薪嘗膽訓農厲兵以雪恥復仇爲急務似此雍容之論徒滋寬弛非所宜也網取恢恢政忌察察皆柱下緒言和殆亦善談老莊者邪

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劉聰立以爲左皇后王鑒崔懿之曹恂諫聰怒皆斬之

以聰之淫暴欲崇所嬖而鑒等以正論爭之宜其及矣欲爲陳元達何可復得哉然當主昏刑濫之時猶相率犯顏直諫遂致駢首就戮亦可哀已

劉聰寢疾徵劉曜爲丞相石勒爲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

勒雄據襄國曜坐鎮長安均跋扈難制乃欲其入朝輔政聰之意固別有在矣曜爲漢宗臣尚當別論勒雖委質劉氏而自制其國未嘗一至平陽宜其不受也

劉聰卒粲卽位靳太后等皆年未二十粲多行無禮靳準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永光宣光二陵斬聰屍焚其宗廟

準受漢厚恩爲外戚貴臣尤爲粲所寵任乃無端作亂殺粲拏戮劉氏甚至發墓斬屍焚毀宗廟若有深仇積恨逞志報復者何哉或天怒劉氏假手于準以行其誅邪抑尚有他故史不及書邪

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熊遠上疏以爲梓宮未反不以讎賊未報爲恥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逵此疏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用人不料實德而以治事爲俗吏倡之者何平叔王夷甫旣已神州陸沈猶復相沿成俗江左初政如此不惟夷吾之譽非王導所敢當而帝之偏安亦幸已

先是帝欲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普皆署吏陳頵上言宜漸循舊制試以經策于是秀孝皆不敢行到者亦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

江左諸臣能直陳時弊者熊遠與頵也刁劉雖欲矯枉而未得綱要徒失之苛碎耳當時秀孝非世族權貴子弟卽以賄賂請託得之遠所云白望者是也大抵不學無文故一聞試經策卽裹足不前乃至三年

之久無一就試文風之不競亦可嗤已戴邈請設庠序或亦有見于此乎

劉曜卽皇帝位石勒攻靳準于平陽準使卜泰請和于勒勒囚泰送于劉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

匈奴妻母是其故俗曜方祀冒頓以配天而詆粲爲亂倫乎此雖權辭誘準使迎己亦由入中國久漸染華風知人倫之不可瀆猶劉聰烝于單氏而劉乂以爲恥聰欲娶劉殷女而乂以同姓爲嫌也

喬泰等殺靳準推靳明爲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嬰城固守

勒擧兵以助漢討準爲名乃明殺準奉璽降漢勒反大怒進攻何也蓋勒見漢亂已有呑漢之志特以曜兵尙强故稍緩以觀變耳未幾平陽竟爲勒有曜不敢爭

封皇子煥爲琅邪王煥鄭夫人之子生二年矣帝愛之以其疾篤故王之以成人之禮葬之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甚廣孫霄諫不從

帝愛煥因鄭夫人也封王厚葬非以寵煥亦以悅夫人也帝之志荒矣孫霄切諫而猶不悟何足有爲哉王導不聞一言何也

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于漢脩舍人曹平樂言于劉

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覘强弱將襲乘輿曜信之斬脩于市勒大怒二年

曜加勒殊禮至出警入蹕已知勒之不可復臣乃因平樂言輒斬其使是速之叛也

劉曜還都長安立羊氏爲皇后卽故惠帝后也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

不敢至平陽而還都長安曜畏石勒自知非其敵也計羊后此時年已長矣猶能取寵干政可見前在金墉屢爲奸人所挾必非無因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

元帝在江左初稱晉王蓋取例于蜀先主之稱漢中

王也巳即眞矣保至是復稱晉王始亦欲爲即眞之
漸耳元帝都于建康保即改元建康其意云何

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夷放爲宏達
以儒術清儉爲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
賤經輕儒術也尚道貴老莊也此風倡自正始而盛
于元康江左因循卒不能革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虎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
梁國又退屯淮南勒留桃豹守川故城
逖蓋由河南退屯淮南勒漸有規取淮北之勢而豹
固非逖敵也

曹嶷遣使賂石勒請以河爲境勒許之

勒取幽州東逼青州所恃以限南北者惟河耳故嶷
請與之分境勒姑許之者將有待也

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廙爲散騎
常侍以周訪爲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郭舒說敦自
領之訪大怒陰有圖敦之志敦不能制
敦先許訪以荊州迫帝詔以訪代廙而敦不從詔亦
竟寢訪得敦書竟據襄陽擅補守宰敦亦不能制是
帝之詔不行于敦敦之令亦不行于訪江左無復紀
綱偏安爲幸帝之以訪代廙者知訪爲敦所忌欲藉
其力以制敦而抑其强刁劉之謀也敦拒詔而自領
荊州外雖郭舒贊之內實王導主之也導在江左固
有再造之功而貌託忠勤志非純壹自居中握政柄
而以敦踞上游擁重兵根株槃互牢不可動循是王
衍三窟之計也刁劉之禍變起于敦實釁生于導也

徐龕寇掠濟岱帝問將帥于王導導以泰山羊鑒龕之
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郗鑒亦表鑒非才不可使
導不從
導之用鑒非知鑒也徒以羊氏爲泰山冠族耳冠族
非不可用要當審其才略何如導但取郡望故得之
周莚而失之于鑒

石勒即趙王位勒以律令煩多命貫志采集其要作辛
亥制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張賓專總朝政謙

虛敬愼屏絕阿私勒甚重之呼曰右侯而不名
勒是時建國稱王不復請命于漢矣諸國偏霸之主
智略無過于勒有英主之風佐霸之臣才品無過于
賓有大臣之節後此足與相抗者苻堅王猛也

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鎭遼東而士民多歸慕
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
王導以羊鑒爲泰山冠族用之而致敗毖自恃中州
人望而不爲士民所歸門第之不足重如此乃自魏
立九品中正貴族例居上品遂致世俗波靡競相推
轂歷六朝以迄于唐沿而不革所以有譜學之名官
譜之設甚無謂也

崔毖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合兵伐慕容廆廆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廆與子翰等擊宇文氏大破之

慕容父子洞識兵機故能以寡擊衆遠摧大敵

崔毖聞之懼使兄子燾詣棘城僞賀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廆遣燾歸引兵隨之毖棄家奔高句麗

毖至此一籌莫展惟有走耳中州人望堪爲齒冷

廆以高瞻爲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曰立功立事惟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瞻猶不起旋以憂卒

瞻之歸慕容與管幼安之依公孫不可同日語矣雖不能爲崔氏死卒不爲慕容氏用憂讒畏誅悒悒以歿亦可哀已

邵續爲石虎所執送于襄國石勒釋而禮之劉徫言于帝曰北方藩鎭惟餘邵續宜發兵救之帝不能從

徫言自是正論但江左兵力安能及河北哉一徐龕且不能討況石虎乎

羊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龕于檀邱帝勑以時進討鑒猶不進刁協劾奏鑒免死除名王導以所舉非人乞自貶帝不許（三年）

冠族至此掃地矣協之劾奏意不在鑒而在導故鑒除名導卽引咎帝雖從寬而導之怨協益深已

趙將（劉曜改稱趙）解虎尹車謀反伏誅劉曜因句徐等五十餘人將殺之游子遠諫曜怒囚之于是巴衆盡反子遠從獄中上表諫爭曜意解乃赦之以子遠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反者皆降

子遠犯顏直諫兼有將略曜初欲殺之後乃赦而用之卒能靖亂拓境亦君臣一時之遇合也

劉曜作酆明觀及西宮起陵霄臺又于霸陵西南營壽陵喬豫和苞上疏力諫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諸役

旣納中山王雅等之言赦游子遠因用之以立功復受豫苞之諫悉罷工作下詔褒美曜此二事殊有人君之度勝聰遠已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石勒稱後趙）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後趙鎭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

是時河南多歸于逖石勒所據之地皆在河北使帝有志經理中原益遣諸將統兵渡江聽逖節度何至坐守江沱偏安不振哉帝似亦非見不及此所以然者刁劉方內忌王敦未遑遠略而于逖亦尚未深信故第以河南之事任其自爲而不復爲之濟師也未幾征西之任更付戴淵而逖反爲所統則帝之任逖不專可見已

蔡豹旣敗、將詣建康歸罪、王舒止之、帝遣使收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爲宅寇帥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建康斬之、

豹誠有罪、然當日敗軍之將。如豹者多矣。獨嚴于豹何也、豹佐羊鑒共討徐龕、乃鑒被劾而止于免官。豹歸罪而遂至斬首、用法尤不得其平、得非以鑒爲冠族、豹出寒門邪、抑舒隱其歸罪之實、及誤擊之由、坐豹以拒詔、致觸帝怒邪。

帝之始鎭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子弟布列顯要、

江東造國之初、政由王氏、帝但仰成而已、以帝之才、

不藉敦導之力、亦安能成偏安之業哉。

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强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爲腹心、稍抑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

敦之見惡、自取之也。導之見疏、則因敦而及之也。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此非導負帝、帝負導也、彼刁劉者、果可倚以託國哉、

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

導之澹如者、其外耳、炎涼之感、果能無動于中乎。敦急而導緩、敦剛而導柔、敦疏而導密、故人第見敦之不平、而不知導之含愠也。

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

敦之上疏怨望、爲導訟屈也、導得疏、旣不白帝、以自明、又不苦口以止敦、第封還之而已、迨敦復遣奏、則亦不復禁也、導之意、略可覩已、

日中有黑子、郭璞上疏、以爲繁刑所致、宜赦、年四

是時江左政失寬弛、日中黑子、自是君德未明、致被陰邪侵暗、璞以宜赦爲言、殆言天而不能有驗于人也。

以戴淵爲征西將軍、鎭合肥、劉隗爲鎭北將軍、鎭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爲討胡、實備王敦也、

隗爲帝謀出心腹、以鎭方面、旣以譙王承、鎭湘州。制敦之後、又以淵與己分鎭淮陰合肥。作犄角之勢、以

壯聲援、意謂敦必不敢動也、淵亦自望耳、隗斗筲之器、均非將帥之才、安能爲國爪牙哉、帝固不量二子、二子亦殊不自量矣、計帝此時、惟重用祖逖、畀以兵柄、庶足制敦耳、

敦遣隗書曰、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靖海內、

敦知帝出淵等以備己、隗實主謀、而旣以討胡爲名、故泛與書以覘其意、其不言戴淵而言周顗者、胡身之以爲敦素憚顗、故並举之、竊謂敦非憚顗、實惡之也、異日殺顗之機、已伏于此。

隗答曰、魚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術、竭股肱之力、効

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

隗豈不知敦與書之意哉不借討刁爲言并及時勢勉以忠義悚以利害啟其悟而折其謀乃泛引莊生之言答非所論宜其怒也隗平日殆亦託于老莊高談玄遠者邪

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周嵩上疏以爲導素竭忠誠輔成大業不宜惑疑似之言放逐舊德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

虧既往之恩誠非所宜招將來之患其言旋驗嵩兄顗之見害于敦何嘗不由于導之恨之哉導因嵩而得全顗因導而被殺導不惟負顗并負嵩已

石虎攻段匹磾于厭次段文鴦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力竭被執邵續之弟洎出降匹磾見石勒不爲禮朝服持晉節與文鴦續皆爲勒所殺

段氏兄弟命名之義兄曰匹磾欲匹金日磾也弟曰文鴦慕文鴦之勇也匹磾雖與日磾所遇不同而志節亦足相配文鴦力戰不亞于彼文鴦而忠義非彼文鴦所能及蓋匹磾失策而未免可訾者惟聽讒害劉琨耳若其効忠晉室死生不貳豈惟異域中罕見其比彼中朝卿大夫受國厚恩平日高自標置一逢事變輒卽昧義趨利忘君事仇者以視二段將何地自容哉

祖逖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于雍丘王敦聞逖卒益無所憚

帝所倚以制敦者劉刁周戴也敦所憚者周訪與逖也訪先歿而逖繼之帝視若漠然而敦之謀自此亟矣彼劉刁周戴何一足以怵其心哉

後趙王勒悉召武鄉耆舊與之共坐歡飲勒微時與李陽數爭漚麻池相毆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孤方兼容天下豈讐匹夫乎遽召與飲以武鄉比豐沛復之三世

勒自云北面高祖並驅光武此舉非學光武也直欲學高祖耳高祖于豐沛復之世世而勒于武鄉第復之三世蓋猶不敢以豐沛爲例也勒雖竊踞一方亦

盜賊之雄耳烏足與漢之二祖比烈哉韓信不報跨下之辱勒不記老拳之恨均有英雄豁達之度

慕容廆立子皝爲世子作東橫(同黌)以平原劉讚爲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業

劉曜尚立太學廆亦作東橫夷狄偏霸猶重儒術而中國乃厭經籍而上玄虛抑獨何哉

王敦既與朝廷乖離乃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幕府以羊曼及謝鯤爲長史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永昌元年)

曼鯤皆虛名無實敦之羈錄聊以塞時望耳其所重不在此輩故二子得以酣醉自置其身于事外也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晏二子之謂乎

敦舉兵于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輒進軍致討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

舉兵誅君側之惡應援趙鞅爲例何與于伊尹敦乃妄爲稱引者以太甲比帝也

溫嶠謂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處仲（敦字）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

敦之不臣途人知之以嶠之智猶以爲似有所在邪竊謂此語非出自嶠史欲歸美于顗耳敦之舉兵正以劉刁專政王氏失權故遷怒于帝比之太甲其罪

狀劉隗所云佞邪者謂其熒惑帝心也所云讒賊者謂其疏間王氏也所云威福自由者謂其獨持政柄也敦之情已見乎辭何關乎帝之有失哉顗言殊未切也

敦初起兵遣使告甘卓約與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陳雙諂武昌諫止敦

卓非不忠但不果耳觀其以先從陳敏爲愧知不爲敦言所動卓誅敏賴顧榮爲之畫策亦非能自決也

敦遣桓羆說譙王承請爲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乃囚羆以虞悝爲長史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討敦

承委任二虞非無智略特以湘州地荒民貧勢孤援絕力不從心耳然先則聲罪致討繼復嬰城力戰事不濟則以身殉之于帝委任之意固無負矣二虞墨絰從戎捨生取義凜凜如生承洵知人哉

承遣鄧騫說甘卓曰劉大連（隗字）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于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

是時力足以制敦者惟卓故承遣騫說卓討敦因藉爲聲援也隗雖失衆心非有害于天下敦此舉爲私憾耳此持平之論非爲隗寬解于卓也

李梁說卓當案兵坐以待之騫曰大將軍兵不過萬餘

其留者不能五千將軍見衆既倍之矣以順討逆舉武昌若摧枯拉朽

騫爲卓計甚工而卓仍狐疑非惟怯而畏敦亦由李梁之邪說先入其中也

敦恐卓于後爲變又遣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乃說卓襲武昌卓曰吾本志也

道融爲卓計與鄧騫合故卓討敦之意遂決然亦第出屯豬口而已未敢直取武昌也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

隗協以甘卓方與陶侃舉兵躡敦之後敦必不得前

故勸帝盡誅王氏以快其宿忿也
司徒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等及宗族二十餘人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字顗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
入則不顧出不與言以示無私可也殺賊奴取金印此何等語大抵皆醉中夢囈耳以此取死眞無謂哉
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
諸王之從逆罪無可逭者含與廙也及敦死事敗含

誅而廙以先死倖免
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周札守石頭帝親披甲徇師于郊外
帝至此凡再被甲矣任用非人徒作態以示武何益于事乎
敦使杜弘攻石頭札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
鯤屢說敦均迂緩不關痛癢此人自應置邱壑中若羊曼更不聞有言矣
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

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
帝所恃札石頭一軍耳協等均非將帥之才平時但出入諷議未嫻軍旅一旦强之臨戎其張皇失措可知故札降而諸軍俱敗甚矣帝之不量諸臣而諸臣亦不自量也
敦擁兵不朝帝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天下可安不然朕當歸琅邪避賢者路刁協劉隗入見帝勸令避禍協行至江乘被殺隗奔後趙
初則被甲視師至此便欲遜位帝之怯也初則舉族待罪至此置帝不顧王導之詐也初則爲帝腹心與刁劉共攻石頭至此不聞同入見帝戴淵周顗之貳

也彼刁劉者初則擅權構衅又無術以制王敦至此戰敗又不能以身殉節協出亡被殺隗乃竄身異域末路如是其人可知矣帝之倚如左右手何哉
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吾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又謂周顗曰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
周戴之委任次于刁劉敦舉兵以誅刁劉爲名而周戴亦所深惡也公卿見敦敦于二子不能釋然于前日之戰其意可知矣觀二子所以答敦者淵佞而顗直淵不及顗遠甚且淵爲方岳以兵入衞而奔北不

支罪尤浮于顗也

郗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豈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

顗雖乏靖亂之才、尚不失致身之節、足愧刁劉、獨惜其不死于石頭之敗耳、竊揣顗所以獨立不懼者、固由素矜志操、亦由自恃爲王氏親友、又保全其宗族不爲無恩、敦必不忍加害、而不虞導之見恨也

呂猗說敦、除周顗、戴淵、敦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遣部將收顗及淵、

敦之作逆、導雖不預謀、而未嘗不利刁劉之敗、以洩宿恨也、蓋敦爲人剛而疏、導爲人柔而密、導能用敦、敦不能用導、即如顗淵之誅、敦雖先入猗言、猶必待導而決、使導爲之保持、二子尚可不死、乃以恨顗之故、幷棄淵不顧、詎非藉敦之勢、以快己私哉

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淵字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若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敦曰、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

鯤與周戴、皆一時名士、故因敦有用二人爲令僕之說、而思借羣情以奬成之、二人被收、鯤尚未之知也、鯤爲人直、將凌懷葛而入混沌、

帝使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而後見敦、敦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因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

王氏眞不從逆者、彬一人耳、觀其哭顗責敦、挺然不懼、賢于導遠已

王導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導恨顗、以其不救己也、見表流涕、自謂負此良友、以其救己也、顗固由導而死矣、戴淵何負于導、而亦以三不答了之、獨不有歉于中邪、

敦遣臺使以騶虞幡駐甘卓軍、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

一戰擒也、卓不從、

卓若從道融計、徑據武昌、王含不能禦、敦必將還而自救、不敢直指石頭、周札見敦勢沮、亦必不開門納之、進退失據、敦可擒矣、敦之得志、由于卓之失機、此時即斷彭澤、邀其歸路、亦何及乎、

謝鯤、勸敦朝見、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何損于時、竟不朝而去、

敦與帝豈一朝所能釋然哉、鯤此對與前日忘日去之說如出一口、蓋其胸中絕無機械、故爲此迂闊不切之論、敦所云殺君等數百何損于時、恨之實笑之

也。所謂人盡如此。結繩可治。但恐狐猾啖盡者也。

魏乂等攻拔長沙。譙王丞等皆被執。乂以檻車載丞送武昌。王廙承敦旨。殺丞于道。

帝初置丞于湘州。欲以制敦之後。丞之舉兵長沙之被圍。帝非不知。刁劉旣敗。敦兵亦解。帝此時若諭敦解圍。徵丞還都。未必無萬一之得全。乃竟置勿問。聽其爲敦所害。蓋帝以得免爲幸。不暇及他矣。

前趙羊后卒。

金墉屢廢而幸免于死。前趙將亡。而先以善終。后之所遭亦異已。

祖逖旣卒。後趙屢寇河南。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

逖卒而河南非復晉有。勢漸及于淮北。

帝憂憤成疾崩。太子卽位。

帝之立。國王氏力也。其崩亦由王氏促之。

受業袁佺齡 仝校
孫 力田 闢田 福田 稔田

鑑評別錄卷二十二

甯陽黃恩彤石琴

晉紀五 肅宗明皇帝 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在位三年

梁碩據交州。陶侃遣高寶攻碩斬之。詔以侃領交州刺史。未幾阮放求爲交州刺史。許之。放行至甯浦。遇高寶爲設饌。伏兵殺之。大甯元年

侃遣寶斬碩。以定交州。故用侃領刺史。兼進征南之號。此在廣州遙領之。固未至交州也。放求交州置侃用放。則正刺史也。寶有功無罪。放輒于中途殺寶。乃侃不上聞。朝亦勿問。何也。交州今爲越南國。阮姓最蕃。踞其地而王之。殆放之苗裔邪。

劉曜擊涼州。自將戎卒二十八萬。屯河上。諸將爭欲濟河。曜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今但以威聲震之。

以曜之强。所以一戰而敗。卽身死國亡。不能復振者。正以畏威者多。懷恩者少。故其衆易離也。曜固自知之矣。

王敦欲强其宗族。陵弱帝室。徙王含爲征東將軍。王舒爲荊州刺史。王彬爲江州刺史。

敦欲强其宗族。而所置方面。惟含與之同心耳。若舒若彬。則皆不爲逆者也。舒知敦逆謀。卽與導啟帝陰爲之備。敦固無由知。彬屢與敦忤。敦欲殺者再。而置

之江州何也或以其平日栖心坦直足資倚仗邪
敦誣周嵩周莛與李脫謀爲不軌收嵩莛殺之遣賀鸞
就沈充于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
死二年
敦欲自强其宗而惡周宗之强札于石頭首先開門
迎敦若爲所喜乃卒亦其族猶是拒戰而死也不于
石頭而于會稽遂有泰山鴻毛之判
李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爲太子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
兄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
學必能負荷先烈二年
雄不立其子而立班將以國予蕩也亦猶晉文欲立

齊王攸將以國予景帝也皆盛德之事非恆情所及
而攸卒不得立班立乃致李氏之亂
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
驃騎大將軍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當以後事付應邪
敦曰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歸朝鳳與
沈充謀俟敦死卽作亂
敦自知將死已有釋兵歸朝之意所以作逆者錢鳳
爲之也鳳以敦兵力方盛非朝廷所能敵故欲乘敦
未死而作亂幸而有成必將除應及含而自專其利
也
初帝親任温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繆爲恭敬深

結錢鳳會丹楊尹缺嶠言于敦曰公宜自選其才敦問
誰可嶠推錢鳳鳳亦推嶠敦表嶠爲丹楊尹
嶠欲得丹楊尹因以還都故請敦自選而推錢鳳鳳
爲敦腹心不能離左右而嶠已爲敦所信故鳳卽推
嶠而敦用之嶠去遂不可復制矣
嶠至建康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與司徒導書曰太
眞嶠字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
敦此等語均不避導以導與己同心也故知導能用
敦敦不能用導
帝將討敦應詹勸成之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
以温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鑒以爲

軍號無益事實請召蘇峻劉遐同討敦
軍號無益事實鑒言洞中時弊蓋當日紛紛置將實
無兵力配之也後卒得峻遐二將之力
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于是詔下列敦罪
惡曰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有能殺
鳳送首封五千戸侯
考異以晉春秋載此詔云斬送敦首封萬戸侯但旣
云敦已隕斃不應復購敦首竊謂導爲敦發哀特託
爲敦死以安人心其實敦尚未死導不應于帝有隱
也詔雖云敦已隕斃而仍購其首于事理爲允蓋敦
卽死亦應斬首梟懸觀後南桁可見

敦使錢鳳等帥衆向京師以王含爲元帥水陸五萬奄
至江甯南岸人情恟懼
帝已下詔討敦鳳命將出師乃沿江一無備禦俾鳳
等五萬之師順流直下遽至朱雀桁南此無異延盜
入門而與鬭于庭廡之側者也
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航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
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絶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
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何愛一橋乎
敦初次犯闕帝爲太子欲自將出戰而嶠止之此次
復欲將兵擊含等而嶠又止之蓋以兵凶戰危變生
俄頃萬乘雖尊出而突陣一人敵耳脫有不虞則人

心潰散大事去矣高貴鄉公之已事可鑒也王含錢
鳳豈不能爲賈充哉此嶠之智也
司徒導遺含書曰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
事乎昔年佞臣亂朝如導之徒心思外濟
導自云佞臣亂朝心思外濟此裏言也蓋昔年之事
導實利敦兵之入以去刁劉至是乃自具獄辭遂成
千古鐵案
又曰大將軍臨終委重安期應字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
代導門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
首甯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含不答
昔年之事心思外濟今日之事甯爲忠臣非先後異

趣也蓋昔年知敦之必濟故借其力以去刁劉今日
知敦之將死含之必敗故仗大義以全門戶其託身
之巧可以涸一時而不可以欺萬世也且敦屯于湖
將謀篡位王彬苦諫而導不聞一言至此乃以其臨
終委重安期爲禪代逆節之證夫不禪于破石頭入
建康之日而乃于身死之後爲之乳臭兒乎必不然
矣
或以爲王含等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
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以爲不可帝乃止
或之說必因帝自欲出戰故順其意而贊其謀也是
時宿衛寡弱僅可自守而不足以戰帝雖下詔親征

張皇六師皆空言耳鑒與溫嶠所見正同嶠之斷橋
鑒之固守皆蓄力以待援也
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甲卒
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大破之秀匹磾之弟也
匹磾之弟能戰者不止一文鴦段氏固多猛將
敦聞含敗謂其舅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然後
營喪事敦尋卒
以鑒之庸懦應之童昏而欲鑒輔應遽即僞位乎竊
謂敦不應有此言史書之以正其僭竊之罪耳初疑
導薦鑒爲帥以討徐龕至是方知鑒爲敦舅導不獨
以其爲泰山冠族也

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頤颺說充曰決湖水灌京邑縱舟師以攻之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力俱進中策也召錢鳳計事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

颺之下策乃上策也其意第欲斬鳳送首轉禍爲福所云上中二策特設言之耳其曰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必致禍敗則以鳳等事必無成充宜自爲計也

充鳳至宣陽門拔栅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横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充于青溪王含等燒營夜遁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

充所將皆吳人脆弱不習戰鳳所將楚師亦未當勁敵遐峻所將則皆河南百戰之餘敢死之士固非充鳳所能當也王含碌碌本無將略充鳳特權門鷹犬藉敦勢故敢恣睢耳至此一戰而敗不能復振矣

王含欲奔荆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于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

如史所書則舒能以大義滅親而彬爲狥私黨惡矣然二人之不與敦同逆則灼然可見

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沈充爲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充首同懸于南桁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

導不從坐足矣敦自伏天誅含等授首由于劉遐蘇峻之力戰翊贊廟謨則温嶠郗鑒實左右之導有何功而濫受封賞哉

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親乎

諸王昆弟如舒沈含父子彬素不附敦自應別論其爲敦所用助成逆謀者廙實與含無異且于中途害譙王丞眞賊黨也即以先死倖逃顯戮猶應發墓焚尸追正其罪禁錮其子孫庶彰國法而亦以導近親槩置不問乎

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温嶠上疏曰如其贊導

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郗鑒以爲雖多逼迫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如王廙者尚不聞追治其從逆之罪何必于綱紀參佐緬以憲典乎且其綱紀參佐爲敦親信者莫如羊鑒臨終猶以後事相託其平時與聞逆謀可知乃竟不聞坐罪何也

贈故譙王丞戴淵周顗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寃卞壼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不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三年

譙王之死廙害之也周顗之死敦殺之而導使之也
譙王等皆官則不惟廙罪難逃卽導亦應從坐矣導
乃以開門延寇之周札與周戴同例且云往年之事
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其所以
豈爲札原者正欲自脫其不拒敦之罪耳以敦之稱
兵犯闕擅行誅戮而猶云姦逆未著乎無君之心不
臣之迹途人知之而猶云有識未悟乎札開門延寇
其從逆謀口難辯敦忌周宗之強因而誅札別有所
由安得與周戴同例乎札猶蒙贈卹紀綱掃地矣
以陶侃爲荆州刺史侃性聰敏恭勤常語人曰大禹聖
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諸參佐或以談戲廢

事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投之江
當過江人物應推祖逖第一侃次之郗鑒溫嶠又次
之皆非諸名士所及
以郗鑒爲車騎將軍兗州刺史鎭廣陵
是時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爲石氏所逼棄
郡南歸司豫徐兗之地入于後趙淮北非復晉有故
以鑒出鎭廣陵爲畫淮保江之計
帝崩皇太子卽位羣臣進璽司徒導稱疾不至卞壼正
色于朝曰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時導聞
之輿疾而至
以導之諳練朝章乃于嗣皇初立輒引疾不至乎盍

以帝甫五齡政在庾氏故避之耳壼言則導所爲固
也
尚書召樂廣之子謨爲郡中正庾怡爲廷尉評謨怡各
稱父命不就卞壼奏曰各私其子則君臣道廢戰戍者
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謨怡各就職
壼言洵足正以私廢公之失但官職與戰戍自別戰
戍固不可以親命爲解若子承平之日辭官養親于
義亦何傷乎此亦一偏之論也
顯宗成皇帝 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在位十六年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請
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裁斷切直不肯苟同時

好故爲諸名士所少 咸和元年
壼力矯時弊尤能正導之失其爲諸名士所少正其
所以足多也
祖約望開府不得遂懷怨望蘇峻有銳卒萬人頗懷驕
溢庾亮既疑峻約又畏陶侃之得衆以溫嶠爲江州刺
史鎭武昌王舒爲會稽內史丹陽尹阮孚求出爲廣州
刺史
溫嶠武昌以壯西藩舒會稽以通東路又修石頭
以控扼襟喉然放達如孚者竟以爲丹陽尹京輦重
地乃容蠟屐客郡固宜其知難而去矣
石聰寇逡遒阜陵建康大震加司徒導大司馬假黃鉞

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軍于江甯蘇峻遣韓晃擊石聰走之導解大司馬

後趙兵犯淮南故命導出鎮江甯然未離都下也此正郗鑒所云軍號無益事實者迫峻于江外遣將御敵導即解軍號直同兒戲矣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徵之舉朝以為不可亮不聽于是下詔徵峻為大司農峻將赴召任讓匡術勸峻反峻遂不應命(年二)

亮之畏峻以其擁强兵逼近京邑耳峻先請討賊外任遠近惟命又乞補青州界一荒郡其願易酧非欲反也使亮移峻置淮南未嘗不可收其鷹犬之效而

乃迫令就徵以致畏死謀叛激變之咎亮固無辭

溫嶠聞之即欲帥衆下衞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于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嶠于亮之徵峻累書止之知峻之必為變也迨聞峻不就徵即欲帥衆赴都知亮之非峻敵也使嶠早至建康必當有以禦峻亮既止嶠而所恃以備峻者惟郭默庾冰默百戰之將尚可急仗其力若冰者詎知兵乎徒以亮弟故使為將又以弟翼白衣領兵守石頭亮但以兩弟為左右手而不量其能否勝任也亮雖畏峻而有輕峻之心所尤畏者陶侃故曰憂西陲甚于歷陽夫以侃之忠亮而亮猶不諒其無他詎非以其功名出己上而陰懷嫉忌之心哉亦憂所不當憂者矣

孔坦陶回言于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當利諸口徒逼其城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不從

坦回之言是也歷陽逼近京邑而中阻大江即不能徃逼其城亦當以重兵扼江口使不得東渡則輦轂不致驚擾而援師可以漸集不能防江而備之石頭無異延盜入門而與之鬬于庭下已

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溫嶠欲入衞而留備西陲鑒欲赴難而使禦北寇亮

殆自以兄弟才力足了蘇峻也直少不更事耳

溫嶠入救建康軍于潯陽韓晃襲司馬流于慈湖流素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蘇峻帥祖渙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軍于陵口(年三)

嶠駐軍潯陽蓋猶遵不過雷池之約慈湖重地付之懦將一戰敗歿峻遂渡江

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

先不用回言斷阜陵守當利口迨韓晃等陷姑孰而始悔之此不用回言伏兵小丹楊邀峻來路峻至乃

悔之兵機利鈍決于呼吸一悔何容再悔乎

卞壼督鍾雅郭默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壼等大敗壼率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亦赴敵而死

此時諸名士不知何往父子力戰殉難者乃含瓦石轢鄙吝者也

庾亮帥衆將陳于宣陽門內未及成列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

亮徑帥諸弟棄帝出奔不以後事託王導而以委雅者與導異趣而雅曾承亮旨劾南頓王宗謀反素爲所親信也至此向何後事之可委乎

帝從尊前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翜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尊及陸曄等共登御牀擁衛帝劉超鍾雅侍立左右峻兵不敢上殿

導在京能整其識固出庾亮上亦以蘇峻所欲殺者亮兄弟耳自恃三朝元老衆望所歸又胸無適莫不爲峻所畏忌故從容衛帝冀以君臣大義御峻也

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

官物非乏不以充軍賞而以飽賊橐亮之智略安在名士風流堪爲齒冷

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

欲嶠進兵討賊而先以官爵相加是餌之也且此詔亦不出自太后也固宜嶠之不受然是時欲仗其力而先晉其官者多矣

後趙石堪攻祖約軍于淮上約將陳光起兵攻約約踰垣獲免光奔後趙

約狠狽如此猶與蘇峻同逆蓋亦所謂騎虎背者

庾亮溫嶠將討蘇峻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强宜共推之

嶠雖忠果而兵力實未足制峻當時智勇富强堪資

定亂者獨侃耳充此策最善所以卒能成功賴有此也

嶠遣王愆期詣荆州邀陶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爲恨

以侃之賢猶以不預顧命遂失勤王之義乎蓋自知爲亮所疑忌至城石頭以備己故引嫌積怒不肯遽發耳觀下見亮所言可以知其意矣

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復追登還嶠遺侃書曰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侃子瞻爲峻所害）侃深感悟即兼程而進

先責以討賊之義繼申以交友之情又迫以愛子之

痛然後以不討賊之害討峻之易爲功深切言之宜
侃之投袂而起也
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得詔書便流涕誓衆
入赴國難遣使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
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斷賊糧道
鑒爲江北重鎭而城孤糧少何以禦寇鑒雖銳于勤
王工于畫策而非得上游重兵亦無濟也足見江左
署置將帥大抵有名亡實
陶侃率衆至尋陽庾亮詣侃拜謝侃曰庾元規字亮乃拜
陶士行字侃邪亮引咎自責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
以擬老子今反見求邪遂同趣建康

亮自疑侃侃不疑亮故一經晤謝便爾釋然亮此時
其亦有怍于中乎
峻逼帝遷于石頭劉超鍾雅與荀崧華恆荀邃丁潭侍
從不離帝側超雅綣綣朝夕猶啟帝授孝經論語
諸臣皆能盡心擁衛幼主而超尤心同金石勁正不
撓然此時孝經論語似暫可輟業矣或故示無他以
安峻心耳
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
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將兵一萬西渡浙
江
導假太后詔密令三吳吏士勤王于是東路義兵應

詔而起不惟分峻兵勢兼可斷其糧道與郗鑒之策
不謀而合或亦鑒有以教之邪庾亮初以王舒爲會
稽內史與溫嶠東西相應至此果爲義兵首倡
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
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
東軍並起未有統帥故請舒潭監軍鑒爲都督以節
度之此舉必不可少且斷東道鑒之本謀尤當以東
事屬之也
庾亮遣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
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
以曹沫譏亮以蘇武譏王導又以導不討郭默爲遵

養時賊侃不在諸名士之列而談鋒甚利蓋晉人風
氣如是侃亦不免也
侃軍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
來攻孔坦曰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今必遣軍出掠
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
峻所以遣軍東掠者爲管商等後繼兼欲得其糧儲
以自給也
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
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
約遣軍襲湓口欲出侃後也與東掠之軍皆所以分
侃兵勢

後趙石聰石堪攻壽春祖約衆潰奔歷陽

約至此已無歸矣蘇峻被徵約本無故而還與同逆自取覆滅不惟大負其兄兼亦有愧其嫂

後趙石虎攻蒲阪趙主曜自將中外精銳以救之虎懼引退曜追戰大破之斬石瞻虎奔朝歌曜攻石生于金墉襄國大震

虎與曜戰輒敗虎非曜敵也曜與石勒戰輒敗曜非勒敵也曜亦一時之雄與勒未易軒輊但智略不及耳

路永等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蘇峻盡誅司徒導等更樹腹心峻不許導攜二子奔白石

導至此亦攜子棄帝而去有負顧命之託

陶侃溫嶠與蘇峻久相持不決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所向無敵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

峻所將皆百戰之餘且已入重地人思致死嶠等雖謀議有餘未必能身歷行陣故相持久而不決使非嶠以危言留侃侃去則義軍失勢大事不可爲矣至所云峻一鼓可擒徒壯語耳尋如其言殆有天幸焉

毛寶說侃曰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可與寶兵上岸斷賊資糧侃加寶都護而遣之

賊亦畏死非皆勇健此至言也彼譽賊者特爲虛聲所震耳寶之計在上岸斷賊資糧前已用之以困祖約茲復用之以困峻蓋客兵利于戰而糧易竭飽者飢之則其強易弱也此眞知兵者也

峻軍乏食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郭默潛突圍出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曹納請鑒還廣陵鑒責納將斬久乃得釋

健等急攻大業將以沮東軍而通糧路也鑒爲節度若還廣陵則東軍失其所恃矣固守京口以鎮定人心此足見鑒之智勇

侃督水師向石頭峻遣匡孝先薄趙胤軍敗之峻乘醉望見胤走與數騎突陣不得入馬蹶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餘衆大潰

峻之死以醉悞也與劉曜正同

後趙石勒欲自將救洛陽徐光曰劉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平定天下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勒自將步騎四萬趣金墉

曜之不敢徑趣襄國者前阻大河懼洛陽乘其後也若破金墉即逼襄國守襄國不如爭洛陽此定勢也勒必欲親行者成敗所繫知諸將均非曜敵也

石虎等與趙軍大戰于西陽門石勒自出閶闔門夾擊之劉曜將戰飲酒數斗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石堪所執送于襄國

是時曜之兵十餘萬勒之兵數萬耳乃一戰而敗曜旣被擒而前趙之精銳亦略盡矣此長安所以不能復振也

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

曜至此猶不失英雄之概其意固不欲苟活也較晉之懷愍何如

諸軍攻石頭蘇碩(峻子)帥驍勇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西軍獲蘇逸(峻弟)斬之曹據抱帝奔溫嶠船(四年)

峻雖誅逸與諸將猶挾帝據石頭不下至此始誅逸而帝得出亦危矣哉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王導以爲不可乃止

導云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其言未爲有據周之東遷誠不足訓殷之五邦導不應未之聞也惟所云建康王者之宅不應示弱而竄蠻越足徵趙宋之都臨安極失策

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明日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亮乃求外鎭自效出爲豫州刺史鎭蕪湖

亮此時眞無地自容矣然痛自引咎情辭款切是猶有是非羞惡之心者不然且將論討賊之功掩其致釁之罪已

陶侃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鎭使引兵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及峻平侃奏請收敦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廣州刺史

溫公以爲庾亮卞敦罪莫大焉不正典刑而報以寵祿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其責者非王導乎竊謂溫公不責導于王敦犯闕之時又不責之于棄帝出奔之日而以亮敦之應罪而賞責其失政殆亦放飯流歠而問不齒決之比也

以劉徇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徇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導子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

導違衆而用羊鑒旣致覆餗茲復違衆而用徇又將僨轅然導非果有取于二子也用徇溫平南之意也用鑒則以其爲大將軍之舅也

趙劉徇(曜子)帥衆趣長安石生嬰城自守石虎帥騎二萬救之大破趙兵于義渠徇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上邽潰執趙太子熙及徇王公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

以徇之才武而不能敵虎者氣先餒而勢不支也敗軍之將不可言勇亡國大夫難與圖存轉敗爲功豈易言哉

江州刺史劉徇專務商販縱酒耽樂不恤政事有司奏免徇官徇不即歸罪方自申理郭默襲徇斬之議以大

逆傳首京師
　脩為人蓋惟好酒與財耳默取之如屠一豬不知溫
嶠何取而用為軍司王導何取而用為江州或亦自
堅者流邪
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為江州刺
史太尉侃聞之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
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五年
　導懲蘇峻之亂故容養郭默為偷安之計姑息亦太
甚矣害宰相即為宰相言殊相逼導答書乃云朝廷
潛嚴俟軍到相赴此飾說也後平默者侃與庾亮軍
耳不關臺軍相赴也

程遐言于石勒曰大王起兵以來見背叛不臣者輒誅
之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姚弋仲亦以為言勒乃收約
并其親屬百餘人悉誅之
　約之當誅遐言之弋仲亦言之異域皆曰可殺不止
諸大夫國人矣
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遣歸仕趙為左衛將
軍及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逖字無後乎乃竊取
逖幼子道重匿之後歸江南
　逖之有後天也假手于安耳然足見造物之巧
趙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
　趙以奇兵浮海直抵南沙大江不足限之矣

趙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
　撫因王敦黨除名禁錮至此復為南中郎將蓋以其
父訪功在襄陽為吏民所畏愛故欲撫紹其業耳乃
因為敬虛聲所怖棄郡南奔遂致襄沔淪為異域可
謂弗克負荷已
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郗鑒擊卻之六年
　徵掠武進漸逼建康徒以孤軍無繼故為鑒擊卻耳
且徵之浮海意主偵探不在攻戰也勒之志大矣使
勒不死即死而趙不亂益兵南下正兵由襄陽而進
奇兵浮海由武進而前東西並舉內外交訌江左君
臣其旰食乎

烝祭太廟詔歸胙于司徒導命無下拜導辭不敢當初
帝沖幼每見導必拜荀奕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
若小會自可盡禮從之
　導在晉安得有齊桓之功至議者謬引臨雍拜三老
之禮而令帝拜導導亦受之不辭冠履倒置莫此為
甚
慕容廆僚屬宋該等共議廆位卑任重宜表請進廆官
爵韓恆駁之廆不悅出恆為新昌令封抽等疏上陶侃
請封廆為燕王侃復書曰今騰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
天臺也
　恆之駁是也但未喻廆指宜見疏外且所云功成之

後九錫自至者倏河之清詎有期乎侃書所云功成進爵與悛議暗合其不欲峻拒之者亦以不能禁其自為也虜之兵力安足以抗石勒勒不東討幸矣乃約侃共清中原乎蓋虜之為此言意在因此以進官爵耳亦逆料侃必不能興兵北伐也

石勒謂徐光曰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不應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 年七

劉淵欲為漢高魏武勒乃欲北面事漢高而鄙曹孟德為狐媚其識固出淵上磊磊落落北人至今猶有

此語磊之音若歷

程遐言于石勒曰中山王久為將帥威振內外陛下在自當無他恐非少主臣也宜早除之勒不聽

勒志吞江左見諸將才略無出虎右者故欲重其權以收其用耳且亦不料已之遽死也

徐光言于勒曰中山王資性不仁于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

勒此時但當奪虎父子兵權而虛崇其爵位庶可稍安耳命太子省可奏事而參以閹豎適足開亂政之漸而虎父子擁兵如故心益怏怏固宜一旦毒發而

不可制也

趙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敬懼遁去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趙再攻之不能勝時人以為亞于周訪

宣善節于祖約郭默之亂然非侃知人善任亦無以奏襄樊戰守之功

進太尉侃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固辭不受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

侃不受大將軍殊禮駿不從僚屬之請而稱王皆能固守臣節而駿尤難

石勒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 八年

晉之焚幣較趙宋之納歲幣于金稱臣稱姪者固不可同年語

甯州刺史尹奉降于成成盡有南中之地

是時李氏境土漸復蜀漢之舊

石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又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

勒使宏督軍鎮鄴將以分虎兵權然宏豎子耳安能與虎敵且虎在內宏在外虎能制宏宏不能制虎也若出虎于外其禍尚可稍緩

勒卒虎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

勒不學曹孟德身後乃師疑冢之故智虎殆有豎于
晉之諸陵及漢之永光宣光二陵邪

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爲丞相魏王加九錫總攝百揆

虎一依曹孟德故事但孟德篡竊圖之以漸虎則明
目張膽毫無顧忌蓋亦如石勒所云磊磊落落不爲
狐媚者但未免欺人孤寡太甚耳

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
如此將若之何堪曰臣請奔兗州挾南陽王恢爲盟主
舉兵以誅暴逆庶幾有濟

堪亦虎所忌故與宏皆矯詔召之因留不遣恢騃豎
子耳虎度外置之故聽其在兗州而不召也堪卽奉

恢爲主亦與之俱亡而已安能有濟

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
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妬忌

勒不敢自比漢高而史乃以劉氏比呂后胡身之以
呂后能誅韓信彭越而劉氏不能制虎爲不及竊謂
韓彭反迹未著死不以罪至今寃之其人固非虎比
且受誅均在失國歸命之後一力士足縛之與虎之
專權擅兵跋扈恣睢安可同日語哉于此而云劉不
及呂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惟是虎之必爲後患
程遐徐光皆痛切言之劉氏旣以智略佐勒軍政默
無一語何也其果以虎爲忠可託國邪抑宮寢秘謀

史不及書邪

石生鎭關中石朗鎭洛陽皆舉兵討虎虎自將攻朗斬
之進向長安以其子挺爲前鋒生遣郭權與挺戰于潼
關大破之挺及劉隗皆死

隗不死于王敦之亂而死于此輕更甚于鴻毛矣或
別一劉隗非必大連也

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單騎奔長安又棄長安匿
于雞頭山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斬之生麾下斬
生以降

生見用于石勒亦屢著戰功而粗疏怯懦一至于此
蓋其昔之立功皆稟成于勒借力于將佐耳中無有

也

慕容皝庶兄翰母弟仁有勇略得士心皝忌之翰與其
子奔段氏

以石勒之智而以過信失之于虎以慕容皝之能而
以過疑失之于翰兄弟至親且不可保匪直人心未
易測度亦以權利所在易啟爭端固無殊于中外也

段遼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慕容皝遣慕容汗
救之汗兵大敗蘭欲乘勝窮追翰止之九年

翰之止蘭固由心存宗國然以慕容氏之強皝之智
略蘭卽進兵亦安能必勝哉石虎尚爲皝所挫況如
蘭者乃云此已成禽無復餘理亦不量彼己而謬爲

大吉者也
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屢欲告老歸國佐吏苦留之
疾篤上表遜位以後事付王愆期出就船將歸長沙薨
于樊谿
侃可謂有始有卒矣觀其爲人微獨決指之事折翼
之夢出于傅會卽蘇峻之亂召還襲登不給溫嶠軍
糧或亦別有方略不足爲侃病也
以庾亮鎭武昌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
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
宗
是時江左小安而玄風轉盛皆亮爲之提唱也更無

如陳頵輩者直指其蔽已
李雄卒太子班卽位李越與弟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
遣越還江陽班以未葬不忍遣越弑班于殯宮矯太后
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
石弘文雅班殊仁孝皆不免失位殞身良以所處之
地勢不可以辭讓自全所遇之人又不可以禮義相
懾也
趙主弘自齎璽綬詣魏宮請禪位于丞相虎虎曰天下
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宮虎廢
弘爲海陽王尋弑之自稱居攝趙天王
弘先求讓位至此復請禪位無非欲虎貸其一死耳

大雅（弘字）愔愔勤之雄姿勁槩掃地盡矣而虎不遽受
者直欲廢之而代其位并殺之以絕其種也
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
胡身之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蓋謂慕容氏自遼
碣入中國虎自如信都冀以應之正如秦皇東游以
厭天子氣不能遏漢高之興竊謂讖文本屬假託不
惟虎之至自信都不足以應之卽慕容氏亦安得爲
天子乎秦皇漢高擬非其倫矣虎雖暴橫而既佞佛
又信讖或自以殺戮過多故乞宥于佛顧戀大物謬
欲以身應讖邪然適見其愚耳
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拜導并拜其妻曹

氏孔坦密表切諫導聞而惡之桓景諂巧導親愛之會
熒惑守南斗導謂陶回欲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與桓
景造膝熒惑何以退舍（咸康元年）
帝既加元服導又羸疾不堪朝會此時不稽首歸政
將何俟乎乃惡孔坦之正論立見疏外喜桓景之諂
巧每與造膝誠何心哉
導辟王濛爲掾王述爲中兵屬濛與劉惔齊名稱風流
者以惔濛爲首述性沈靜人謂之癡導以門第辟之
以名士辟濛以門第辟述導之所重可知已
石虎南游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
上之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

昔稱疾而送鄴醫猶有說也今以羸疾不堪朝會其
不任馭旅明矣而忽請統兵討賊欲何爲乎將毋偵
知趙騎至少且去故爲是張皇六師以聳朝野之觀
聽耶尊末路更不可解

初石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有驗敬事之虎即
位奉之尤謹詔曰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

勒之敬事圖澄以其豫言成敗有驗能前知也圖澄
于勒不應有所隱乃弘之弒虎之篡不聞一言何也
然則其言之驗亦偶中耳佛入中國雖始于漢明帝
但聽西域人之流寓中國者立寺都邑漢人不得出
家流傳尚未廣也中國人造寺出家實始于此然亦

第行之北方至梁武帝而南方之奉佛更甚于北方
矣

張駿遣楊宣伐龜茲鄯善于是西域諸國詣姑臧朝貢
駿有兼秦雍之志上疏以爲勒雄已死虎期繼逆乙救
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

駿雖雄踞河西兵力所能役屬者西域諸小國而已
安能敵石虎哉遽欲并吞秦雍非其所及蓋駿尤注
意者因李雄已死蜀國大亂故欲乘機圖之約庾亮
首尾齊舉是其本謀

慕容皝將討慕容仁高詡曰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
來連年凍者三矣仁專備陸道宜乘海冰襲之皝從之
遂擒仁賜死二年

由海道踐冰以趨平郭不可謂非乘危徼倖連年海
凍事尤僅見然亦可知地險之不足恃已

段遼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慕容皝帥步騎五
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

蘭畏皝如此固知前所云此已成擒無復餘理之言
全是謬妄蓋段氏自末柸以後兵勢已漸衰矣

石虎作太武殿于襄國作東宮于鄴窮極工巧又作九
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萬餘人以實之以女騎千
人爲鹵簿游宴以自隨

虎所以亟欲奪弘位者意中固有如許宮室子女玩

好也故一旦得志即窮奢極欲無復紀極

虎稱大趙天王立其妻鄭氏爲天王皇后子邃爲天王
皇太子三年

虎不敢居皇帝之號而依殷周之制稱天王不知天
王見于春秋乃史臣書法殷周天子稱王而已未聞
自稱天也又稱妻曰皇后稱子曰皇太子而以天王
冠其上則以意爲之而不求其通者也如虎者亦何
足議哉

馮懷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
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帝雖立太學而當時慕尚乃在殷浩王濛劉惔之徒

自王導庾亮以下翕然稱之將欲進儒術退老莊何可得哉所謂從所好不從所令者也學術之變其來亦有漸西京重陰陽五行其變則爲讖緯江左尚老莊其變則爲佛教理相近故勢相因也

趙太子邃驕淫殘忍好粧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

愛之乎不應斬首憎之乎不應觀血食肉此眞無復人情人理者然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將行刧虎既教宮人占星騎射邃自當斬美人首洗血傳觀矣

邃謂李顏曰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不敢對邃稱疾不視事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虎將

視邃疾思澄言而還

邃欲爲冒頓之事而衆不從者旣爲虎積威所刧邃之淫酗亦無以得衆非冒頓比也倘虎往視疾或以無備猝遭剚刃耳邃旋以事發伏誅自此虎之信澄愈篤而奉佛更虔已

封奕等勸慕容皝爲燕王皝從之卽燕王位

庾求封燕王于晉而不得至是皝自爲之矣晉將如之何哉

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以爲不可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悞今不復墮卿計中乃悉衆追之皝設伏待之大破蘭兵（四年）

翰昔謂蘭曰皝多權詐好爲潛伏至此果爲皝伏兵所敗翰之言不謬已尙得曰前爲卿所悞乎且蘭見皝不戰而遁因畏之也今又輕皝而悉衆急追何哉

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取四十餘城段遼不敢復戰棄令支奔密雲山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滅亡深以爲愧翰北奔宇文氏

段蘭怒謂翰曰吾爲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遼泣謂翰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未知蘭與聞此言否段氏之亡由于搆怨慕容當謂蘭曰此眞成禽無復餘理矣

成主期忌李壽威名壽懼不免龔壯說壽襲成都期不

設備壽遂克成都矯太后任氏令廢期爲邛都縣公幽之別宮

期與壽畔隙已搆旣不先奪其兵又不豫爲之備固宜爲其所襲

羅恆等勸李壽稱藩于晉任調等勸壽稱帝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壽遂卽皇帝位改國號曰漢追尊父驤曰獻皇帝

稱藩于晉龔壯之志也恆等第踵其說耳壽竊踞一隅卽僭號數年安得爲天子乎壽改成稱漢自以非李雄之子故不用其國號而襲蜀漢之舊又以昭烈得統于獻帝卽以獻皇帝追謚其父皆無謂之甚者

也劉淵稱漢猶以自託漢甥竊附劉姓若壽者于漢
何與乎乃至自比昭烈而以獻帝擬其父亦非所以
尊其父矣
石虎以慕容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
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高詡曰將若之何詡曰
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
趙欲併燕久矣所以不加兵者段氏爲之蔽也慕容
與段氏搆兵故皝乞師于趙以滅段氏段氏滅而趙
卽伐燕此虞虢唇齒之勢非必果因皝之自專其利
也竊謂慕容之約趙以攻段略如趙宋之約金以攻
遼段滅而趙兵移于燕亦如遼滅而金兵移于宋所

異者燕能自强勝于宋之積弱耳然其勢亦危矣觀
于趙兵既入郡縣潰叛强敵內逼直造都城皝初則
惶怖無策繼則追欲出走使非納慕輿根之策堅守
挫敵燕之亡可翹足待矣
趙兵進逼棘城慕容皝欲出亡慕輿根諫乃止趙兵四
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引退
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
皝以寡敵衆所以卒能挫趙者戰不足守有餘以逸
乘勞客倍主人半其勢固殊也孫子云攻城爲下信
哉
石虎遣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又運穀三十萬斛詣

高句麗使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
艘以謀擊燕
此必以軍行陸路糧運艱阻故欲以舟師出海並于
海濱屯田以省餽餉也然不敢以大兵直指薊遼而
令青州造船運穀以擬其後其氣已衰矣故卒亦不
能再舉也
司徒導性寬厚委任諸將多不奉法庾亮與郗鑒牋曰
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居師傅之尊
多養無賴之士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
亮之譏導未必盡爲定評然帝春秋已盛仍不稽首
歸政且身居師傅而不能教帝以詩書又不令其親

近正人以養成令德則固不能辭其責也
陶侃之子稱以亮謀告導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元規
若來吾便角巾歸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
之元舅宜善事之
胡身之云此導之識量所以爲弘遠竊謂亮以帝舅
握强兵踞上游導自度必不能制故示以不疑靜以
俟之且郗鑒既不同謀亮亦不敢遽動導不應無所
聞也使是時王敦尚在則亮兄弟亦刁劉之續耳殺
周戴者何人哉所云宏遠者安在
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
亮雖居外鎭而遙執朝權趣勢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

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
導年長而不歸政所云世外者安也元規來而角巾
歸第何若不俟元規來而復子明辟乎且讒佞稱臧
也近則汙人更甚于塵舉扇以障西風而日與頑梟
爲伍獨不畏其汙乎
李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學箴以爲老子云絕仁棄
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
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將遺累乎陳迹也
充著學箴卽推老子以明之乃善言老子者竊謂老
子既欲民復孝慈是卽欲民行仁義矣孝慈者仁義
之實也有日日言仁義而歎乎孝慈者未有日日行

孝慈而悖乎仁義者老子亦惡夫冒託仁義之名而
亡其實者耳
蜀中久亂百姓飢疫李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言
宜稱藩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
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
此時蜀卽稱藩于晉何關國之存亡乎江左委靡本
不可以託國苟能自强亦必能蜀百世諸侯徒妄語
耳然壯心在王室其忠自不可沒
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百僚宜爲降禮馮懷以問顏含
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
問仁人向馮祖思懷字問佞于我我有邪德乎

是時帝且拜導兼拜導妻矣何論百僚乎含不爭帝
之屈尊而爭百僚之降禮抑末矣然其言不失爲守
正
郭璞嘗遇含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
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
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含所論性命之理與孔孟微異其大旨自不相悖不
信卜筮而信性命眞知命者也世之好爲卜筮者皆
惑于禍福之說而欲與命爭卒之命不可逃也卽如
郭璞卜筮之術可謂神妙矣而年不中壽首領莫保
卜筮何益乎或曰璞自知命盡日中果爲王敦所害

亦可謂能前知矣曰敦以逆謀告璞而璞不與之同
敦必殺璞此自可以人事決之何須卜筮哉使璞果
能前知自當超然遠引不受敦辟卽在幕府參佐之
列亦必託故而逃矣溫嶠尚能自脫況璞不爲敦所
忌哉乃曾不豫防坐待屠裂前知者固如是乎含不
信卜筮而壽考令終後之君子可以悟已
初代王猗盧既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拓跋氏寖衰什
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脩祖業國人附之有衆數十萬
人
元魏之業成于什翼犍是時已雄于北方
庾亮欲開復中原以陶稱爲南中郎將入沔中稱下見

亮亮素惡稱收而斬之（五年）

胡身之云亮素怨陶侃稱又間亮于王導蓋以私忿殺之竊謂亮兄弟不死于蘇峻之亂者陶侃力也侃生前已釋然于亮亮至此豈猶未釋然于侃邪正以稱黨于王導泄已祕謀故殺之以快私忿耳稱固不能背其父然侃昔救亮亮今殺稱又不以罪非惟有媿于侃亦未免專殺而不臣矣

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强欲帥大兵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以為不可

亮欲帥衆伐趙亦不量彼已而輕舉妄動耳以導之

智豈不能料其勝負而遽請許之者將坐觀其敗也于此見導之柔而險

蔡謨議以為不計强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又以為王土與胡水陸異勢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

謨議先論兵勢次論地勢可謂深切著明矣其論兵勢則以石虎能禽石生而庾亮不能制蘇峻祖逖不能得志于石勒則亮亦難得志于石虎皆據已往之成迹校其强弱使亮無辭其論地勢則惟恃長江以為之限耳夫齊桓不能懲楚魏武不能平吴皆以水陸異勢便習不同也然石勒已遣將泛海入吴據南沙抵武進則長江不能為之限矣江左所以稍安者以勒死趙亂虎又與燕搆兵大為所挫故不暇圖南耳是時燕雖挫趙而未嘗不畏趙之報復且慕容皝雖僭稱王亦未嘗自絕于晉使亮謀伐趙而約燕夾攻皝未有不翕然響應者虎雖善戰習兵而淫侈苛暴政紊民離若晉攻其南燕攻其北首尾並舉虎即未可驟禽趙必削矣河南僑境似不難唾手而得此誠恢復之一大機乃亮徒知經營襄沔虛搆兵形謨亦但為畫江之計舉朝亦無一人見及于此者晉所以卒不競歟

王導薨喪葬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子

之禮

元帝本非中興之主所以能偏安于江左者導之力居多導大節殊多可議而功在晉室不可沒也喪葬參用天子之禮則僭矣

以庾冰為中書監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捨晝夜朝野稱為賢相冰好為糾察近于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

冰之願任威刑者初得政氣盛力銳故欲救前政之寬弛加以振刷耳然非其本志也未幾興闌情見斯寬弛更甚矣世之為政者往往如是

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蔡謨上疏言其不可乃止

庾亮欲伐趙而謨止之亮欲攻壽陽而謨又止之非
怯也知己知彼故臨事而懼耳若二將渡江而北固
應不出謨之所料
庾亮使毛寶樊峻戍邾城石虎惡之使夔安等將兵五
萬寇荊揚北鄙二萬騎攻陷邾城寶峻突圍出走赴江
溺死安進圍石城李陽拒戰破之安乃退
晉第以偏師渡江戍邾城趙即大舉南犯諸將覆亡
相繼即以毛寶之勇欲保邾城而不可得亮擁兵瞬
眙而卒不能救也若果率衆北伐虎以精兵身自當
之亮不還矣
趙李農帥衆三萬攻燕凡城燕悅綰以兵一千守凡城

農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石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
遭攻襲悉徙其民于冀州之南
綰之挫農能以寡敵衆者亦以攻守勢殊主足制客
也農與夔安皆趙之名將乃安能陷邾城而農不能
克凡城者則以綰能誓死堅守而毛寶先期求救後
卒出走其守不堅也大抵燕之用兵長于固守而巧
于設伏故爲石虎所畏
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翰乃陽狂酗飲被髮歌呼跪拜
乞食舉國賤之不復省錄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
默記之燕王皝使商人王車迎翰歸
翰可謂智深勇沈矣慕容多才無出翰右者惟垂可

伯仲耳而忠實則垂不及翰也皝迎之歸卒收其用
并宇文破高麗拓境千里乃竟疑而害之匪直自殘
手足亦自壞棟梁已
石虎遣李壽書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喜
遣王嘏王廣使于趙龔壯諫不聽
晉之于蜀無異趙之于燕晉不知約燕以圖趙趙乃
約蜀以圖晉虎蓋有見于晉武平吳得益州舟師之
力故約壽並舉控其上游壽與虎合圖晉之大患也
然是時虎方備燕必不暇分兵南下亦姑爲是虛聲
以震江左耳
石虎命合兵五十萬括民馬四萬匹欲以擊燕慕容皝

帥諸軍入自蠮螉塞襲趙戍將當道者皆禽之入高陽
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
紛紛集兵括馬運糧興屯若將尅日大舉迨燕軍入
塞飽掠而歸竟不聞出一騎追之但徵還一幽州刺
史而已
張駿遣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虎怒欲斬詵石璞諫
乃止漢將李閎自晉奔趙李壽致書于虎以請之署曰
趙王石君虎不悅王波爲言乃歸閎
燕于趙肘腋之患也虎屢爲皝所敗而不能報何暇
及涼州與蜀哉駿表辭蹇傲壽書署趙王石君蓋亦
因趙軍之挫于燕故輕虎而不虞其怒也即徵璞波

言虎能如二國何
燕使劉翔至建康爲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爲王所求不可許七年
皝之雄猜其終爲晉臣誠不可保但是時晉之威令幾不行于江北況遼東乎但能因皝之請厚加存撫崇以位號畀以事權使之感激思奮出其驍銳犄虎之後則強趙有所顧忌不敢傾國而南江左得以息肩所獲已多矣諸葛恢以爲慕容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其言似已不知除一虎得一虎猶一虎也倘皝因不如所請怒而叛晉更與虎合是一虎之外

又生一虎矣一虎且不能制況二虎乎既不約燕夾攻燕自來而復拒之晉之君臣在謀國不如奕棋已
劉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翔乃說中常侍彧弘入言于帝帝欲許之會皝上表罪狀庾氏兄弟又以書責庾冰冰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
韓信請爲假王留侯勸漢高以爲不能禁其自王因而立爲眞王今皝以自立爲眞王矣猶間關遣使請命于朝其意中尙知尊晉也諸臣乃援故事靳之以致日久不決彼李壽稱皇帝石虎稱天王有何故事何以不遣一旅問罪乎迨皝上表罪狀庾氏兄弟則又懼而從之是忠順者屢請不應桀驁者有求輒遂

人臣又何樂乎忠順哉此乃教藩鎭以桀驁也
詔郭烯册命燕王與劉翔俱北翔謂諸公曰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若虎倂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虎非見不及此其約壽共伐晉平分江南正此策也所以未敢輕舉者畏燕之犄其後也晉之偏安皝有力焉
初李雄以儉約寬惠得人心及李閎等還自鄴盛稱鄴中宮室壯麗趙王虎以刑殺御下壽慕之大脩宮室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民思亂者衆矣

虎虐甚桀紂所以未即亡國者積威可以刦制其臣民也蜀一隅之地國勢既遠不及趙壽之智略又萬不及虎而欲效其所爲亡可立待矣
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欲移鎭樂鄉王述與庾冰牋曰方嶽重將當居要害之地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說皆所不取朝議以爲然翼乃止八年
翼以果銳自喜而因妖怪輒欲移鎭棄要害之地遠避西陲失策之大者也述以人事爲重自足正翼之失
帝疾篤或詐爲尙書符勅宮門無得納宰相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

帝疾篤子幼、而詐爲符、敕宮門不得納宰相、其意何居、業已推問得實、不問治詐傳之罪、亦不得其主名、何也、此必因冰素有推奉琅邪之說、故不欲冰與聞顧命、將爲孺子地耳、冰之不竟其事、殆亦自知廢子立弟、未足厭服人心、故置詐傳于不問邪。

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爲他人所間、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何充曰、將如孺子何、冰不聽、

國有強敵、宜立長君、其言公也、親屬愈疏、慮爲人間、其意私也、是時政在庾氏、故充亦竟不能爭、

慕容翰言于燕王皝曰、宇文婸爲國患、今逸豆歸性識庸闇、將帥非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宜先除之、

欲擊宇文、先擊高句麗、慮其乘虛掩不備也、則知趙不能勝燕、而遽攻涼州之非計、然虎第以關中兵攻涼州耳、其本國之兵、自足備燕、又與燕之兵力不同、

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闊、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皝從之、大敗高句麗兵、遂克丸都、王釗單騎走、

以萬五千兵委之北道、絆其五萬之衆、而以全力直指其都城、眞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翰之智略、眞出慕容諸將上、皝固已陰忌其能矣、

石虎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爲東征之計、皆三五發卒、百姓失業、

虎欲南伐西討東征、同時大舉、非其力之所能、特外張形勢、內遂其淫縱耳、是時已志得意滿、無復遠圖已、

青州上言、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于城南、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東南者、天欲朕平定江南也、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

石虎安能自移、人移之耳、此州郡欲媚虎、故神其事、而虎亦樂聞其說也、觀于頌德者多至一百七人、羣臣之競爲貢諛可知、

受業袁佺齡全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甯陽黃恩彤著

晉紀六　康皇帝　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在位二年。

庾翼為人忼慨，喜功名，與桓溫友善，相期以甯濟海內。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翼獨弗之重也，遺浩書曰：王夷甫雖云談道，實長華競，明德君子甯可然乎。建元元年

溫雖臣節不純，而幹略實出江左諸臣上。翼薦其有英雄之才，而欲束乂浩于高閣，眞鑒別巨眼也。謝尚、王濛皆當時名士，但知傾倒深源，浩字耳。談道實長華競，此晉人通病，奚止一王夷甫哉。

殷羨為長沙相，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江東之政，嫗煦豪强，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皆前宰之惽謬。當明目而治之。

胡身之云：庾翼察舉小才耳。當江東草創之時，非王導之弘致遠識，不能濟也。而謂之惽謬，談何容易。竊謂殷浩不能幾諫其父，羨乃恃子而驕，以致貪殘害及郡政，浩之虛名亡實，即此已可見一斑，已翼言實切江左之弊。其指出二事，斥王導為惽謬，未為過也。江左開創，導固有力，但外寇不能禦，內亂不能靖，使非祖逖、溫嶠、陶侃、郗鑒諸人同心勠力，又適值二趙相併，燕、趙相攻，胡馬不暇南牧，如導者能以其弘致遠識坐鎮偏安哉。

翼以滅胡取蜀為己任，遣使東約慕容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惟庾冰意與之同。

欲圖胡蜀，先約二國，方略自出亮上，但二國不為之用耳。二庾志在恢復，卒無成效，頗似趙宋之張德遠。較江左諸名士之昏酣縱弛，晏安江沱者，猶為勝之。

石虎享羣臣于太武殿，有白雁百餘集馬道南，虎命射之，不獲。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趙攬密言于虎曰：白雁集庭，宮室將空，不宜南行。虎因大閱而罷。二年

虎徵兵諸州，必不能有百餘萬之數，所謂先聲後實。號稱百萬者也。因白雁而罷兵，雖攬有所言，實則虎本非果欲出師，因前已有南伐東征西討之說，故謬為是舉耳。

慕容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為前鋒。逸豆歸遣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謂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吾知其為人，實易與耳。遂進戰，斬涉夜干，士卒不戰自潰，宇文氏由是散亡。

破高麗，摧宇文，翰之智略均出皝上。皝資其力以收二國，然從此忌之，更甚未幾，遂賜之死。石勒不疑虎，卒為所篡，勒固不負虎也。皝實負翰，不及勒遠矣。

趙太史趙攬謂石虎曰：熒惑守房，房為天王，宜以大臣王姓者當之。虎遂腰斬王波。漢太史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脩之譴。

一熒惑也而二國占驗不同實則攬之意欲害王朗皓之意欲尊李特各假天象爲說耳未知晉太史云何或康帝之崩應之邪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建議立皇子聃帝從之立聃爲皇太子帝崩充奉太子卽位由是冰翼深恨充

昱元帝子于康帝爲叔父二庾欲立爲嗣昭穆不相當第以帝旣彌留子復沖幼故欲以擁戴爲功耳充惓惓于孺子不能得之于成帝而得之于康帝則以成帝先入冰言康帝獨從充議也然以二齡幼主勢等委裘不得不太后臨朝矣

石虎作河橋于靈昌津采石爲中濟石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橋不成虎怒斬匠而罷

虎先于鄴南投石于河作飛橋茲復于靈昌津采石爲中濟蓋囙作飛橋不成故欲先爲中濟然後繫絙縛船作橋也然亦適見其暴而愚已

孝宗穆皇帝 諱聃字彭子康帝子在位十七年

虎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治長安未央宮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爲三等以配之 永和元年

虎恣爲淫樂豈有志經營四方哉故知前之徵兵皆妄也

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封裕上書以爲不當收重稅并言王憲劉明言事忤旨不宜免官禁錮皝皆從之

虎虐用其民皝厚撫其衆虎拒諫遂非皝從諫如流卽二主之昏明不必問其國勢之強弱已可卜其國運之盛衰已

以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以劉惔王濛韓伯爲談客又辟郗超爲掾謝萬爲從事中郎超卓犖不羈萬亦有時名

以昱之寡欲談玄安能用卓犖不羈之士哉寡欲美德談玄何益

庾翼卒朝議欲以其子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足以勝任劉惔勸昱自鎮上流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以桓溫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

充獨忠持正庶幾社稷之臣所論上流之勢洞若觀火以付桓溫亦可謂得人矣是時諸臣才略實無出溫右者昱及惔輩皆坐談客耳何足仗哉

張駿自稱大將軍假涼王

慕容皝爲燕王而不王駿晉之失策也至此而駿自王矣

石虎使鄧恆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爲取燕之計燕

王迺以慕容霸戍徒河恪畏之不敢犯
微兵百萬尚不敢以一矢加燕至此乃命一偏將治
攻其將何爲乎陽虎所云容氣者有虎有焉
燕王皝遣世子儁帥慕容軍等三將軍萬七千騎襲夫
餘拔之虜其王玄及部落五萬餘口而還二年
夫餘之境南接高句麗燕拔夫餘蓋由高句麗而北
更拓地也
褚裒薦顧和殷浩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和有
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有釋衰經從王事者以才
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
墨經從戎乃金革之變禮耳當平世而奪情卽才足

幹時亦不免虧孝道傷風俗况碌碌者哉和言良是
已猶有所未盡也
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之書曰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
濟若深存挹退恐天下事于此去矣足下去就卽時之
廢興家國不異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昱之重浩亦云至矣浩之養望亦云工矣但恐名愈
盛則副之愈難耳
趙嚴生譖朱軌謗訕朝政石虎誅軌又立私論朝政之
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不敢復相過從談
語
虎之禁私論朝政立法甚嚴實則中有所歉也自知
無道未免爲臣所譏故欲重制其末耳然亦愚矣公
卿以下可禁趙之民安得人人而禁之哉
趙麻秋等攻金城涼州震恐張重華子驛使裴恆禦之久
而不戰張耽言于重華曰今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
舉非舊德也謝艾兼資文武可以禦趙
人才貴及鋒而用之况戎事乎故宿將往往持重有
餘而摧鋒不足
漢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李勢登
城拒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殺之其衆皆潰
奕李氏之大臣亦世臣也勢用奕襲取其弟廣又勢
之腹心也今亦反則蜀人無不欲反者矣勢直獨夫

耳宜桓温之投袂而起也
桓温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袁喬曰李勢無道人民
不附可一戰擒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似是而
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
喬之料蜀可謂智矣其料趙則亦似是而非也當云
胡方屢挫于燕燕附于我胡懼爲所乘必不敢大舉
輕出若以偏師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方合當日
形勢
温伐漢拜表卽行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
袁喬曰今懸軍深入當合勢齊力若分兩軍則衆心不
一萬一偏敗大事去矣温從之

兵分則單況溫衆少深入安能更爲兩軍乎溫破蜀
與鄧艾頗相似皆以孤軍冒險直取成都而有不同
者艾尙有鍾會大軍在劍閣溫則更無一軍爲之後
繼也其成功蓋亦有天幸焉
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三戰三捷勢悉衆出戰溫前鋒
不利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
戰遂大破之溫乘勝至成都勢出降
溫軍若敗不可復支矣督衆力戰遂轉爲勝破蜀之
功喬爲第一
日南太守夏侯覽侵刻商胡諸國恚憤林邑王文（姓范）攻
陷日南殺覽以尸祭天文旣去交州刺史朱蕃使劉雄

戍日南
商胡寇邊始此但此商胡乃南洋附近諸夷之互市
于交廣者故林邑王爲發難之首是時尙未通西洋
也
趙麻秋攻枹罕張璩固守以禦之秋衆死傷數萬石虎
復遣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軍士李嘉潛引趙兵登
城璩督諸將力戰趙兵乃退
璩等之拒秋亦是以主制客所謂戰不足守有餘
虎以石甯爲征西將軍帥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
後繼重華以謝艾爲軍師將軍帥步騎三萬大破趙軍
秋單馬奔大夏

艾以步騎三萬當趙三將之兵十餘萬衆寡懸殊所
以一戰而勝者艾軍方銳而趙兵已老也
秋與石甯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姑臧大震重華欲
自出禦之謝艾固諫乃以艾與宋遐帥步騎二萬擊秋
大破之虎聞之歎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涼州一隅之地不足當趙之十二重華守祖父成業
非有雄略卒能屢挫趙軍爲石虎所畏者委任謝艾
之效也國以一人重虎至是不敢復圖涼州矣
石虎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運土築華林苑然燭夜作
暴風大雨死者數萬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
命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

白鹿已不易得蒼麟從何而至殆侈爲瑞應以僞圖
眞歟抑或是時亂逾三紀閭閻半爲榛莽草木蕃則
禽獸殖因而有異物孕字其中致被羅致歟
虎命太子宣祈福山川因行游獵十有六軍戎卒十八
萬虎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
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
此虎腑肺之言也縱佚若是何暇經營四方乎未幾
韜（虎子）死于佛盧宣死于鄴北天崩地陷即在眼前耳
遣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涼州刺史西平公重華使沈
猛私謂歸曰朝廷封慕容皝爲燕王而主公纔爲大將
軍何以勸忠賢乎歸以正論折之重華乃受詔

歸據古義以折重華可謂善于辭令然不足服其心
也所云周衰吳楚僭王諸侯以蠻夷畜之故不之非
似已至云借使齊魯稱王諸侯必四面攻之漢高祖
封韓彭爲王尋皆誅滅則古今未可並論試問重華
已稱假王矣何處諸侯四面攻之晉巳封慕容皝爲
王矣亦能誅滅之乎僭號則責之不問請命則斬而
勿予輸其貲而惜其名抑獨何哉
趙太子宣使楊杯等殺秦公韜于佛精舍石虎將出臨
其喪李農曰賊在京師鑾輿不宜輕出虎乃止
虎佞佛韜卽于精舍被殺佛之靈安在佛圖澄竟
無一言其前知安在

史料知宣謀告之虎因宣于席庫佛圖澄曰宣韜皆陛
下子今爲韜殺宣是重禍也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
後之掃鄴宮者冉閔也何有彗星之祟乎澄言亦妄
耳不然則黨于宣而曲爲之解免也
虎積柴于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
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等拔其髮抽其舌
牽之登梯繩貫其頷鹿盧絞上縱火焚之
虎一生好殺至是自殺其子亦備極慘毒殆佛所云
羅剎惡鬼轉生于震旦者邪此時當問虎曰汝家父
子豈必天崩地陷始愁乎尚欲抱子弄孫爲樂乎
虎誅宣妻子九人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

裂節解棄之漳水東宮衛士十餘萬謫戍涼州
虎既誅宣妻子又誅四率已下皆加以極刑抑亦濫
矣乃又悉以衛士十餘萬謫戍涼州何也宣之殺韜
與謀者楊杯等三人耳他人何辜而株連瓜蔓乃至
是哉未幾遂有梁犢之變
桓溫旣克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
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王羲之
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
不從
溫雖有平蜀之威並無不臣之跡乃因其雄踞上游
輒懷猜忌疑貳之端開自中朝不量浩之才略遽以

抗溫義之正論而不見聽知其必無濟矣
石虎議立太子張犲說虎立少子齊公世虎謂羣臣曰
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爲專生惡子年踰二十
輒欲殺父今世年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虎弒君子欲殺父乃肖子也純灰滌腸亦何益哉使
虎而有令子克延趙祚天網疏而失矣
虎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爲太子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
犲問其故莫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虎曰忠臣也然未
達朕意遂立世爲太子以劉昭儀爲皇后
犲固利在立世然是時世母劉昭儀女曜方有盛寵母
愛子抱虎固欲立世特嫌于廢長立少慮羣臣不以

爲可耶猗蓋逆探虎意而導之也

虎卒太子世卽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張猗與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劉氏使張舉統諸軍圍之年五

舉說虎立斌遵世立非舉意也又與農善劉氏乃使之討農何也卽此見猗之穿謀

姚弋仲等討梁犢還遇石遵于李城共說遵討張猗遵軍于蕩陰石閔爲前鋒入自鳳陽門斬猗夷三族遵卽位封世爲譙王廢劉氏爲太妃

猗但知斌在內宜除而不知遵在外難制也是時趙將無如石閔李農猗第欲誅農而不知閔之難禦也

猗亦庸奴耳徒欲倚附城社以爲固至是惟有束手就戮坐待赤族而已

石沖鎭薊聞遵殺世自立將討遵軍于苑鄉遇遵赦書曰皆吾弟也吾將歸矣陳進不可沖乃復進遵使石閔李農討之沖兵大敗獲沖賜死

沖初討遵欲爭立耳中途忽欲卻歸蓋知遵之位定而勢盛也沖已騎虎背尙欲下乎卽此決其無能爲矣

慕容霸上書燕王儁（皝子嗣立）請伐趙孫興亦表言之儁以新遭大喪弗許

此時燕之攻趙不待再計而決若廆皝尙在早厲兵秣馬矣儁聞霸言初以遭喪不許繼乃猶豫未決迨封奕慕輿根迭進良策始謀大舉又遠約涼州與之犄角遲至一年猶未出師何其怯也

慕輿根謂儁曰中國之民困于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士務農訓兵正俟今日儁從之

封奕以人事決之黃泓以天道決之根言尤爲切至故儁爲之動使非諸臣力贊儁不敢圖趙也燕固大有人哉

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褚裒表請伐趙卽日戒嚴帥衆逕赴彭城朝野皆以中原指期可復

蔡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

溫但遣將經營北方而未敢自行知趙之未可驟圖也裒可謂銳欲進取矣但非將帥之才其兵力亦安能敵趙哉竊謂晉之伐趙與燕不同燕與趙鄰地既相接又兵多突騎勢亦相均況自皝以來屢摧趙軍慕容霸慕輿根輩皆百戰良將燕之所憚及其亂而攻之取燕不難也若晉則遠隔江左復有長淮大河之限既不能直指洛陽又不能徑造鄴都況南兵柔脆馬步勢殊其諸將有一可以當冉閔李農者乎卽使出兵亦不過抄其邊鄙招降拓境而已遽欲大舉深入鮮不動而有悔者此慕容霸所以贊主親征桓

溫則止于出屯遣將英雄所見知己知彼易地皆然
也裒雖一時名士未嫺軍旅固宜進銳退速卒請自
貶耳
裒遣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與趙李農二萬騎戰于代
陂龕等大敗皆沒于趙裒退屯廣陵上疏乞自貶不許
命裒還鎮京口
李農豈易當哉況馬步勢殊衆寡懸絕全軍盡覆直
意中事耳至此不得不退而保江矣
司馬勳出駱谷破趙長城戍使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
守劉秀離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應勳石遵遣王朗率
精騎二萬討勳勳不敢進復還梁州

關中內變實有可取之機乃僅一司馬勳率梁州兵
以赴之不聞更遣大將爲後繼勳本庸才旋以兵少
敗退蓋晉君臣初無意出兵若褚裒之赴彭城勳之
出駱谷皆方鎭自圖進取不關廟謨而桓溫方爲中
朝所憚溫亦自疑故不能乘勢而奮也
趙孟準等勸石遵誅石閔太后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
奴豈有今日何可遽殺楊環以告閔閔執遵殺之并殺
鄭太后等石鑒卽位
鄭氏所謂婦人之仁也以閔之勇總內外兵權李農
又爲所劫誅之亦大不易矣鄭氏以一言緩閔之誅
閔乃殺遵而并及鄭況鑒實預謀誅閔閔豈不知而

立之以代遵何哉蓋自以本非石氏子孫未敢遽行
篡奪又以鑒雖尸居君位而生殺在其掌握故姑立
之而漸圖之耳
趙孫伏都等帥羯士三千欲誅石閔李農石鑒曰卿是
功臣好爲官陳力伏都等攻閔農不克閔農帥衆毀金
明門而入鑒謂閔曰伏都反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
等
鑒先令李松張才攻閔農不克則僞爲不知竟斬松
才至是伏都等率衆欲誅閔農鑒旣獎以功臣許以
厚報因其不克又誣以謀反令閔農討斬之無非自
爲免死計耳然亦愚而詐矣

閔使王簡等帥衆守鑒于御龍觀懸食以給之閔知胡
不爲已用令趙人斬胡首數萬又親帥趙人以誅胡羯
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
此二十餘萬人可謂同一劫數但自石勒弄兵以來
所殺中國人殆難數計爲之操刀非胡羯乎此則天
道好還也
燕王儁遣使至涼州約張重華共擊趙
涼州卽出兵擊趙亦止能趨關中分其兵勢耳與燕
之聲援安能相接
石閔欲滅去石氏之迹託以讖文更國號曰魏易姓李
氏石琨及張舉等帥衆七萬伐鄴閔帥騎千餘馳擊大

破之、

靳準受劉氏厚恩而誅滅劉氏至于毀墓斬屍閔爲石氏養孫而誅滅石氏幾無噍類固由二人豺狼成性亦以劉石殺戮過當故天假手于準閔以殄之無遺也

閔與李農討張賀度、于石瀆、石鑒密遣宦者、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幷殺石虎二十八孫盡滅石氏、

使死者有知虎應長歎于地下曰余殺人孫多矣能毋及此乎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以殷浩爲中軍將軍、假節、

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

自代陂喪師北伐之議寢矣玆聞冉閔、盡誅石氏以爲中原唾手可得故復謀進取也將帥之任不付桓溫而以付浩殆眞以浩爲[illegible]比管葛乎

燕王儁三道出師、自將以伐趙、拔薊、執王佗、斬之、儁將悉阬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乃止儁入都于薊

拔薊而阬降卒恐他郡縣聞之皆將死守以抗燕卒不可拔矣不止先聲之有損也

儁自將擊鄧恆于魯口、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慕容霸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曰求賊得賊正當擊之、

燕營被襲使非霸根則軍立潰矣儁初欲退避旋出屯高冢其氣已怯所以卒能戰勝者諸將力也

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幷其衆、洪子健收秋斬之、

秋亦趙將之錚錚者被獲降洪因爲洪用非其願也是時不惟閔、祗相持且燕王大衆已歷趙境乘間以取關中唾手可得秋爲洪計甚工而尋即鴆之者欲幷洪衆而自取關中耳涼州不能于此時經略關中知其無進取之志已

石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幷王謨等、遣使臨江告晉曰、逆

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閔見趙未可猝定故先殺農父子及諸異己者以防內變又臨江告晉以求外援使晉果有志進取此實可乘之機然而卒不應者殷浩雖受都督之任因未嘗過江一步也

故散騎常侍辛謐有高名、石閔、徵爲太常、謐遺閔書、以爲物極則反、勸其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因不食而卒、

以閔之凶悍而規以由夷可謂方枘圓鑿矣然謐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卒能保其皭然不滓之身完節以終則亦晉之伯夷也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帝臨軒徵謨自旦至申終不至殷浩欲加謨大辟會荀羨入朝浩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乃免謨爲庶人

三年不就職可謂固讓矣揣謨所以如此者蓋以主少國疑母后臨朝會稽雅好談玄既無從效其輔弼之職而殷浩桓温中外猜隙又將有王敦蘇峻之變故甘以違命獲罪而去也浩之令不惟不行于桓温亦不行于羨將欲折衝萬里得乎

苻健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立妻强氏爲天王后子萇爲太子靚等皆爲公

甫入長安亟稱尊號王公卿相廣爲署置多見其不

知量也

冉閔攻圍襄國石祗危急遣張舉乞師于燕閔遣常煒使于燕燕王儁使封裕詰之并問傳國璽安在煒曰在鄴

煒比閔爲湯武桀犬狂吠誠不足論儁之詰煒先以鑄象不成爲言次以傳國璽爲問殊憒憒乏精采蓋儁欲救趙志在得璽舉先有送璽之約故聞璽在鄴而不之信其實在鄴在襄國本難遥揣以二人之言衡之則煒爲近理而舉未必不以璽爲餌冀燕出兵此亦事理之易明者又何必積柴脅煒使之易其前說乎儁此時但當計救趙之利害不必預校璽之有無也若必欲得璽當與舉約先納璽則進而救趙不納璽則更助魏攻趙璽可得矣若不在襄國豈舉之詐立窮矣又何必諄諄問其所在乎

姚襄及石琨各引兵救襄國冉閔悉衆出戰悅綰適以燕兵至三面擊之石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數十騎走還鄴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十餘萬

閔雖驍勇善戰攻襄國百餘日不下其師已老諸將救兵新集氣銳城中之兵又鼓勇與之相應閔四面受敵勢不能支所以有此大敗其不死亦倖免耳劉隗不死于晉而死于前趙固爲不得其死若諶則不死于劉琨不死于段氏又不死于石氏而死于冉閔

尤爲一錢不值已

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冉閔悉衆出戰大破顯軍斬首三萬餘級顯懼請降求殺祗以自效

閔所以大敗于襄國者姚襄悅綰之兵爲祗用也趙諸將豈閔之敵哉然閔徒健鬭耳既不用羣策又不卹其民故雖屢戰屢勝卒以取誅盗亦有道況無道而欲盗國乎

杜洪等遣使召司馬勳勳帥步騎三萬赴之苻健禦之于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

不圖之于關中大亂之時而爭之于苻氏既定長安之後且健之才略十倍石苞勳既不能得志于苞而

敵與從角乎其敗退困無煩卜筮已
冉閔旣殲繼樂弘張遇高崇呂護各以地來降
成等皆魏之方鎭知魏將亡而息肩于晉既非慕義
亦非力屈故撫納無方即相帥而叛
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事久不報
溫請出師不報褚裒北伐旋即敗歸故溫議遂寢也
使于是時從溫所請而罷裒兵當不致代陂之辱
溫聞朝廷使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亦不之憚也屢求
北伐詔不聽溫帥衆四五萬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
去位以避溫因王彪之之言乃止
溫請北伐則不聽聞其東下則大懼使非用彪之之

策浩與會稽王昱幾一籌莫展矣是時溫仍以北伐
爲名並未稱兵向闕有何危迫而張皇失措一至于
此浩淸談客耳固無足責浩智略如是而諸名士推
爲管葛何其謬哉
高崧言于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
從便六軍整駕逆順于茲判矣乃于坐爲昱草書與溫
溫即上疏致謝回軍還鎭
崧書首云寇難宜平溫表請出師之意也次云轉運
之艱朝廷不許北伐之意也次云異常之舉衆之所
駭則謂溫兵東下武昌京師震動也次云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似言北伐之無成

實則謂人言之可畏衆心之難保故溫得藉而退也
孔嚴謂殷浩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
義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近日降附之徒皆
人面獸心恩難以義感也浩不從八年
浩畏溫忌溫而不肯屈意下之必欲與之抗此嫌隙
所以日積也使用嚴策溫未必不釋然于浩觀後語
郗超溫亦非不重浩也是時新降諸將皆中原百戰
之餘浩盡有收爲己用以拒上游之意故嚴及之
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謝尙荀羨爲督統進屯
壽春尙不能撫慰張遇遇據許昌叛浩不能進
不許桓溫東下武昌而許浩北出許洛豈不慮轉運

之艱乎蓋以機會可乘中原唾手可得不欲溫有其
功耳浩此舉實以遇爲北道主人遇叛而浩沮矣得
不爲溫所竊笑乎
燕王儁使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冉閔儁責之曰汝
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
帝我中土英雄何得不稱帝邪
儁責閔語類腐儒宜爲所罵觀儁舉措遜其祖父遠
矣所以遂能平魏者乘其內亂而恪垂皆雄略過人
爲之勠力也儁初約涼州夾攻至是亦會得張氏一
兵之助乎
燕人斬冉閔于龍城會大旱蝗儁謂閔爲祟遣使祀之

晉自稱趙天王

旱蝗天災閔卽强死爲厲天亦助之爲虐乎使果能爲衆將甘心于儁奚止旱蝗

鄴中大饑人相食蔣幹奉表請降求救于謝尙使戴施據枋頭施聞幹求救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帥壯士入鄴助守得璽送于枋頭

傳國璽在鄴果如常煒之言胡身之以爲藺相如全璧歸趙擢爲上大夫施能致累代之寶未聞晉有顯賞竊謂傳國璽始自暴秦漢以後相循寶用其實政之盛衰祚之短長不繫乎此石趙得璽于劉趙自矜所有故以江南爲白板天子何足爲輕重乎至趙王

之擢相如亦謬賞耳何足援爲故事哉

魏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弃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等于薊燕王儁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

儁求璽不得乃詐爲得璽又賜奉璽之號以實之適見其陋耳然儁之爲此欲僭帝位而以得璽傲晉也

殷浩之北伐也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旣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以爲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又與會稽王牋勸其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不從

羲之此論與蔡謨正同皆度量彼己之言也蓋用兵之道選將爲先而兵力財力兼足相副方能乘釁赴機動而有獲若將不得人兵不素練財不應急卽使彼有可乘之釁我有恰赴之機卒不免勞而罔功耳胡身之以爲保江之說王導佐元帝之規摹量時度力策未爲非又以諸葛街亭爲善敗不亡其言是已竊謂身之生于南宋其偏安與晉正同又目覩挑釁以致亡國故深以王導爲得策而不復以忘讐忍恥爲譏此乃一時之淺謀非千秋之通義也諸葛志在興復漢室其後出師表正在街亭箕谷喪師之後何嘗以一敗挫其銳哉此不可與江左諸臣相提並論也

燕王儁卽皇帝位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

先旣賜號奉璽茲又改元元璽蓋詐爲得璽以自尊大豈知璽已歸于白板天子哉

姚襄屯歷陽訓厲將士殷浩惡其强因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 九年

欲收其用而惡其强不足以御猛將不能自强而畏人之强更不足以御良將乃至惡其强而因其弟以辱之忌其强而使刺客刺之以御降將是速之叛也張遇之叛由于謝尙不能撫慰若浩之于襄豈止不能撫慰而已哉

初浩陰遣人誘雷弱兒使殺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

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子黃眉自洛陽
西奔以爲弱兒事已成
陰遣刺客其計已疏況無端誘其用事之臣使自害
其主乎如果弱兒力能殺健則關中固已據而有之
倘殺健而不能定關中必爲苻氏所誅浩遠在壽春
兵力安能應接此亦不煩再計而決者乃不加審度
輕聽倏信又偵候不明一聞黃眉西奔遽以大衆深
入而不虞變生肘腋浩之敗自取之也
浩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脩復園陵王彪之上會
稽王昱以雷弱兒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不從
浩之北伐非敢向關中應接弱兒也第以姚黃眉西

奔洛陽唾手可得故欲乘虛進據之以脩復園陵爲
功耳弱兒之誠僞何關此舉之成敗哉彪之蓋猶未
悉浩之情也
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衆北行度浩將至詐令部衆夜
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
棄輜重走保譙城襄復如淮南
浩初請北出許洛恃張遇爲地主遇叛而浩沮矣此
復謀據洛陽以襄爲前驅襄叛而浩敗矣孔嚴之言
至是皆驗非徒新降諸將難以義感實由浩御之無
術也
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爲世子謝艾有寵左右
疾之譖艾出爲酒泉太守艾疏言張祚重華庶兄等將爲亂
重華徵艾祚等匿而不宣重華卒曜靈立
涼州諸臣可倚者止一艾耳重華乃受譖而出之于
外及疾篤始手令徵之將何及乎子幼勢孤遂爲奸
人所乘致啟篡奪之禍則付託之失也
張祚廢張曜靈自稱涼王丁琪諫曰我自武公以來世
守臣節士民所以用命以奉晉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
離心安能拒強敵乎祚怒斬之年十
苻健以賈玄碩不上尊號而殺玄碩祚以琪諫稱王
而殺琪奸雄盜據一方亟思僭位殆有如李壽所云
朝聞夕死迫不及待者有以卜其祚之不長也琪言

自是正論但以時勢揆之則河西地本險遠易以畫
疆自守而張氏又世有賢君勤于政事故能延五十
餘年之祚耳不繫乎奉晉與否也劉琨段匹磾可謂
始終奉晉矣何救于亡乎
殷浩師徒屢敗桓溫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爲庶人浩
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將用浩爲尚書令浩欣
然許焉將答書慮有錯悞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
怒由是遂絕
魏晉名士往往外託夷曠內實貪競即如浩屢辭徵
命若無意于世及擢居政府則又不自審度既與桓
溫相抗又欲北伐邀功一旦被廢則書空咄咄固于

得失之際未免熱中迨温欲以倘胥令相縻則欣然
答書惟恐失温之意乃至開閉十數悵遑空函尤可
哂也温之怒殆以浩爲㛹强猶昔耳使悉其情何怒
之有哉

桓温統步騎四萬伐秦與秦兵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温
軍進至灞上秦太子萇退屯城南秦主健固守長安小
城遣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温

藍田一戰秦軍固已披靡猶有萇及弱兒之兵足以
拒守温不渡灞水蓋亦未敢輕進也

王猛少好學有大志聞桓温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
當時之務旁若無人温問曰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

猛曰公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

猛所云未知公心者非謂温無志于定秦也蓋以温
既不渡灞水則勝負尚未可必故人懷觀望恐温退
師後苻氏罪之耳

温與苻雄等戰于白鹿原不利死者萬餘人温軍乏食
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爲高官都護欲與俱還
猛辭不就

温以孤軍直取成都而不敢進逼長安者苻氏勁悍
非李氏比健爲秦民所歸又與勢之親離衆叛不同
且是時雄等兵力猶盛若徑渡灞水前臨堅城後有
强敵軍無見糧野無所掠不幾進退失據乎必謂温

力能攻而不攻則未明乎當日之時勢也胡身之謂
猛不從温温匆匆退師故不暇殺之竊謂温本無意
殺猛殆商君所云既不能用亦不能殺者否則留猛
于秦以俟異日覲衅再舉而收其用耳若果欲殺之
何不暇之有

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十一年

秦中地寒必無二月大蝗之理且蝗由蝻化二月蝗
將正月蝻乎百草未生亦無從噉之無遺也此史之
誤

苻健寢疾引魚遵雷弱兒等受遺詔輔政謂太子生曰
六夷酋長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

温公謂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不宜教使自翦羽
翼竊謂大臣亦有未可姑容者但云不從命即殺則
直亂命矣命不可從應匡救其失況少年嗣位正賴
大臣輔導而可責以惟命是從乎健以夷狄崛起竊
踞一隅其大臣未免等夷倨傲不肯低首事少主故
其言如是抑亦無足深責也未幾生因諫改元即殺
段純則恪遵健之遺命也

胡文等言于苻生曰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不出
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生殺其后梁氏及毛貴梁楞
梁安以應之

梁氏必先得罪于生故借天象殺之而并及其黨未

幾復殺雷弱兒及后妃公卿以下五百餘人蓋生本
好殺健復教以漸除不用命之大臣由是恣爲酷虐
遂至截脛拉脅鋸項刳胎無所不至其人固不壹大
臣亦不問其從命與否矣
秦苻柳遣閻負等使于涼說張玄靚玄靚稱藩于秦
張氏雖六世奉晉而茂駿亦稱藩于二趙故負等以
利害說下之然亦未絕于晉也
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桓温自江陵北伐與秦屬登平
乘樓望中原歎曰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
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
温之罪夷甫爲會稽王等言之也宏當時名士故其

言如是温以景升大牛況之殊咄咄相逼
温至伊水姚襄拒水而戰温親被戰襄衆大敗奔洛陽
北山民知襄所在扶老攜幼赴之楊亮自襄所來奔温
問襄爲人亮曰孫策之儔文雅過之
襄雖有英雄之目惟一敗于麻田再敗于誡橋至此
凡三敗矣未幾與秦將鄧羌戰于黄落又敗遂爲所
殺亮以比孫策殊不似其屢敗而爲民所歸乃似蜀
先主大抵襄博學善談論爲江東士大夫所推故譽
之每過其實其人殆亦沾染當時名士之習氣者乎
燕慕容恪圍段龕于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我强彼
弱無援于外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

恪于攻城緩急之宜言之約而盡矣司馬昭攻壽春
禽諸葛誕正是羈縻守之以待其斃
燕主儁徵乙逸爲光祿大夫逸子璋爲御史中丞逸歎
曰吾少自脩立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檢專爲
奢縱而更居清顯此實時世之陵夷也 升平元年
觀逸之歎其子而知慕容之業衰矣
秦苻生飲酒無晝夜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
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吕婆樓
薦王猛于東海王堅語及時事堅大悅
是時薛讚權翼皆勸堅廢生而自立堅問婆樓亦不
能決所云時事者乃篡奪之秘謀也此猛信用于堅

之始以視諸葛隆中之對邪正固殊矣
堅兄法與梁平老等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堅與吕
婆樓帥麾下三百人繼進生猶醉寐驚問左右曰此輩
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
生自云性耐刀槊今見賊輒命左右拜之殆亦色厲
内荏者邪旋爲堅所殺想血流被體時兒不止一淚
矣
堅稱大秦天王即位于太極殿以王猛爲中書侍郎李
威得幸于堅母苟氏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勸堅
以國事任之猛以兄事之
猛以兄事威蓋欲立功于秦藉威爲内主也然其品

斯卑矣

堅自將討張平以鄧羌爲前鋒平養子蚝多力趫捷能曳牛卻走羌擒之以獻堅以蚝爲虎賁中郎將常置左右秦人稱羌蚝皆萬人敵

堅好用降將蚝其一也以蚝之勇未測其心而遽置左右亦稍疏矣

豫州刺史謝奕卒司徒昱以桓雲代之王彪之以爲兵權萃于一門（雲溫之弟）非深根固蔕之宜乃以謝萬爲豫州刺史

彪之不以雲處西藩是也昱乃以萬代奕蓋以其秀韻與己同耳王義之與桓溫牋所云違才易務者亦

曾聞之乎

燕主儁欲經營秦晉令州郡校實見丁戶留一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劉貴上書極陳其弊儁善之乃止

調步卒一百五十萬安所用之儁非不知兵者而爲此紛紛乎不惟調發擾民土崩足慮且將蹈王莽昆陽曹操赤壁之覆轍矣

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湼皓告段氏爲巫蠱欲以連污垂考驗終無撓辭掠治日急竟死獄中垂以段氏女弟爲繼室

段氏奇女子堪爲垂配宜垂復以其女弟爲繼室也後其女弟隨垂入秦乃爲苻堅所幸媿其姊矣

燕主儁夢石虎齧其臂發虎墓求尸不獲女子李菟知而告之得尸鞭之投于漳水及秦滅燕王猛爲之誅菟收而葬之（三年）

因旱蝗而改葬冉閔因夢齧臂而鞭虎尸儁何畏閔而不畏虎之爲祟邪以虎之凶暴卽發墓沈尸亦何足復論猛乃葬虎而併誅菟甚無謂也

秦王堅以王猛爲京兆尹太后弟强德豪橫爲民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于市權豪貴戚殺戮刑免二十餘人朝廷震栗

猛爲政以執法爲主先自貴戚故能令行禁止與諸

葛治蜀略同皆遠師子產者也以新造之秦而法必不容弛益知王導之在江左不免有爲也

燕主儁寢疾謂太原王恪曰景茂（儁太子暐）沖幼吾欲以社稷屬汝恪曰臣何敢干正統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豈不能輔幼主乎儁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

儁才略遠不及其祖父所以拓境而成燕之霸業者功皆由恪與垂也儁雖疏垂而能始終任恪以幼子屬之付託可謂得人矣慕容氏有翰有恪苻氏有雄有融不惟兼資文武而忠慮純非徒江左所無亦魏晉所罕其是時山川間氣盡鍾于異域邪

燕主儁大閱于鄴欲使大司馬恪等將之入寇會病篤

乃召恪等受遺詔輔政尋卒太子暐即位四年
儁欲大舉入寇而以疾不果亦江左君臣之幸
慕輿根言于太后可足渾氏及燕主暐曰太宰恪太傅評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必不肯爾
暐以沖幼而能辨根之誣明恪不反與漢昭帝之于霍光殊相似
恪聞之乃與評密奏根罪狀誅根幷其妻子時新遭大喪內外恟懼恪舉止如常由是人心稍定
恪以安重定人心而不虞意外之變者威望素孚而心無他也

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朝廷或有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
以遷官爲貶果足致人之媿乎此或偶一爲之不可概施史稱恪之美容有溢辭恐當日燕之朝士亦未必人人自愛也
燕所徵郡國兵互相驚動自鄴以南道路斷塞恪以吳王垂鎭梁國之蠡臺孫希等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
恪自以安重鎭內又使垂以兵威靖外措置藹然具有大略
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時人皆以公輔期之至相謂曰安石安字不出當如蒼生何
胡身之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而以安與殷浩並論竊謂浩雖爲時輩所推而局量殊淺即以桓溫論平時既不量彼己與之相抗迨溫請北伐兵至武昌遽惶恐欲避位賴王彪之之言而止安値溫跋扈不臣之際王坦之流汗沾衣而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卒能使溫斂兵歸藩兩人之優劣固相懸矣又何必以書空折屐並譏其矯情哉
燕方士丁進欲求媚于太宰恪說恪令殺太傅評恪大怒奏收斬之
慕輿根說恪廢暐自立而恪拒之旋奏誅之進說恪

殺評而收斬之恪之心皎如白日
燕河內太守呂護欲引晉兵襲鄴太宰恪將兵討之護嬰城自守傅顏請急攻之恪曰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坐而守之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乃築長圍守之
恪圍野王仍用廣固前策皆司馬氏取壽春之遺法也但文欽等求救于吳而吳救之護降晉而晉不能救恪亦不復以晉爲慮也救護且不能尙敢襲鄴乎
范甯好儒學常謂王弼何晏罪深于桀紂或以爲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波蕩後生至今爲患桀紂自喪之罪小不如迷衆之罪大也
當此時而能昌言王何之罪可謂豪傑之士矣孟子

言孔子賢于堯舜以其功在萬世也甯言王何甚于桀紂亦以其禍及後生也語異而意同但比王何于桀紂究嫌儗不于倫當云浮于楊墨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請託不行士皆自勵

似此立法亦非所難難在破除一切瞻徇而實力奉行之耳亦非堅所及蓋即諸葛循名責實之政而王猛師之以治秦也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開川
福田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二十四

甯陽黃恩彤石琴

晉紀七 哀皇帝諱丕成帝長子封琅邪王在位三年

桓溫請遷都洛陽人情疑懼孫綽上疏言其不可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隆和元年

以晉之國勢溫之兵力偏安江左亦云幸矣遽欲長驚遠邁旋軫舊京擁孱弱之主敺播蕩之民以新復之邦當方張之寇是速之亡也溫非不量彼己者敢出此哉綽文士不徒明于時勢亦妙于語言但不如述之料溫爲能洞見肺腑也

朝廷以交廣遼遠改授溫督并司冀三州溫辭不受

以并司冀三州授溫者因其請遷洛陽故使遙領之以便乘勢進取也但交廣雖云遼遠而地接荆益利盡南海若并司冀則久已翦爲戎藪曠若異域名爲兼督三州實則八州削去其二固宜溫之不受也益知遷都之議妄已

詔復徵大司馬溫入朝溫至赭圻詔止之溫遂城赭圻居之固讓內錄遙領揚州牧二年

既徵之而復止之適足增其跋扈而已蓋畏溫之偪故以入朝虛崇其體以爲必不入也迨溫果東上則又惟恐其至徵之僞也止之誠也似此舉措詎不爲

奸雄所窺

大司馬温移鎭姑孰、以其弟豁、領荆州刺史、監荆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加江州刺史桓沖監江州及荆豫八郡、諸軍事、並假節、三年

自鎭姑孰、進逼京邑、而以荆江二州付之兩弟、監軍假節、雄踞上游、非止兔營三窟、直是虎添兩翼、已

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温于洌州、共議征討、帝崩、事遂寢、

止温入朝、而昱出就之、與議北伐、豈果有志進取哉、因温屯姑孰、畏其內逼、欲以救洛陽爲由、趣之移鎭耳、其意易見、未足動温也

周撫卒、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以其子楚代之、

撫初附王敦、其人本無足取、後乃立功于蜀、以威惠著稱、然亦不得爲訪之肖子也

海西公 諱奕、字延齡、哀帝母弟、在位五年、爲桓温所廢、

燕太原王恪、言于燕主暐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于臣、臣死之後、願陛下擧國以聽吳王、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太和二年

恪臨終薦垂自代、可謂忠矣、暐非不用其言、所以卒致垂懼禍而出奔者、評爲之梗也、燕亡于暐、實亡于評、桓温以恪在爲可憂、苻堅聞恪卒而有圖燕之計、國以一人輕重、豈不信然

以郗愔爲徐兗二州刺史、鎭京口、

愔、超之父、而不黨于桓温、超爲温之腹心、故中朝即以愔鎭京口、示温不疑、而因以制超也

秦魏公廋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燕范陽王德、請伐秦、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太傅評不可、

德所云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爲五、實取秦可乘之機、而吳王垂及皇甫眞、亦王猛之敵、若用其言、秦亦危矣、評庸奴、暐豎子耳、安知大計

秦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廋、送長安、秦王堅、賜廋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苟太后曰、廋與雙俱反、雙不得置後、何也、堅曰、高祖苻健之子、不可無後、仲羣雙字不顧太后、謀危社稷、天下之法、不可私也、

雙、堅之母弟、故苟氏援廋爲言、欲爲立後、私其子也、堅可謂不私其弟矣

桓温不欲郗愔居北府、愔遣温牋、欲共奬王室、愔子超、爲温參軍、更作愔牋、自陳老病、乞閒地自養、勸温幷領己所統、温大喜、即以愔爲會稽內史、四年

愔初爲會稽內史、其鎭京口、會稽王昱用之也、温雖不願、以超之故、亦姑聽之、及得超所爲愔牋、仍以爲會稽內史、意以愔還之會稽王耳

温帥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兗州伐燕、至金鄉、使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

鑿鉅野引汶水以通濟郎元人會通河之權輿也今
南濟亦資汶水之力爲多

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戰糧道又絕因敵
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直趨鄴城

容兵所以利速戰者正以深入敵境糧運易懸乏也
況以步騎六萬之衆而欲憑初鑿三百里一綫之水
以通運乎溫非不知兵者乃不用超策何也及秦攻
燕則遣王猛統諸將破壺關越上黨長驅向鄴爲疾
雷不及掩耳之勢遂一戰而傾其國都正與超策不
謀而合

溫至枋頭燕主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請

擊之暐以垂爲南討大都督帥衆五萬以拒溫

溫因慕容恪死而輕燕故大舉北伐以爲中原唾手
可定不知恪死而垂尚在燕固未可圖也蓋評雖忌
垂事急不得不仗其力垂亦不得不爲之用也

暐遣樂嵩請救于秦王猛言于苻堅曰若溫舉山東進
屯洛邑觀兵崤澠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以
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

秦之救燕實自救耳猛固不欲溫得志于燕而留燕
以俟己之自取也溫之智略亞于猛猛直趨鄴都而
克燕者慕容垂已在秦也溫不敢直趨鄴都而卒敗
者垂猶在燕也使二子易地以處成敗固有未可知
者

溫數戰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
仗自陸道奔還慕容垂追及溫于襄邑大破之斬首三
萬級秦苟池邀擊溫于譙又破之死者萬計

郗超之言驗已溫屢出師無此大挫自是氣索不復
再出矣

燕吳王垂自襄邑還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太后可
足渾氏素惡垂與評密謀誅之恪子楷勸垂先發垂曰
骨肉相殘首亂于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

垂之于暐亦如翰之于皝皆拳拳忠愛而無地自容
者也然翰奔遼西又奔宇文皆不忘宗國垂奔秦則

佐苻氏以覆燕竟爲戎首矣

世子令言于垂曰太傅忌賢疾能人尤忿恨若襲其無
備取之如指掌耳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不如西
奔遂奔秦

令初勸垂東保龍城至此復欲襲取鄴都均非完策
也就二策衡之若保龍城評必以全力與爭其能自
全與否尚不可知若以數騎掩評不備謀襲鄴都則
行險僥倖成一而敗九矣

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聞
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當與卿共定天下

桓溫知恪而不知垂知人之明不及堅遠矣然則溫

不能用王猛而堅能用之。又何足怪乎。

王猛言于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

垂父子誠非可馴。然是時、方得罪于燕。歸命于秦。豈有他望。孫仲謀尚借蜀先主以荊州。堅之待垂安得云養虎自遺患乎。論者徒以秦卒爲燕併。故歸咎于堅不除垂。而服猛先見。不知秦之亡。由于滅燕而盡遷鮮卑于關中。又以大衆傾國南伐。而不虞其後。一經挫敗。遂爲慕容泓翟所乘。垂因而復故業耳。使秦不滅燕。堅不伐晉。各守其國。鼎峙爭衡。如垂父子詎不可爲秦之爪牙哉。卽使秦滅燕。而善處其遺民。堅伐晉而不輕于大擧。進可以攻。退足以守。垂父子又安能爲患哉。

燕申紹上疏、以爲守宰致治之本、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

紹以兵不制勝。由于民不用命。不咎將帥之失其職。而咎守令之非其人。可謂探本之論。古今成敗恆必由之。

初、燕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秦王堅大怒、遣王猛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

秦既得慕容垂。則堅取燕之志決矣。卽使守割地之約。猶不免觀釁而動。況自啓兵端乎。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言、其子拜謝、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

盛作晉史。書法不隱可也。先寫別本。傳之外國。則失諱國惡之義矣。且定哀之間多微辭。亦何嘗訐以爲直哉。

王猛、請慕容令參其軍事、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詐爲垂使者、言己已還東、囑令速發、令遂奔燕軍于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出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待之如舊、燕疑令反間、徙之沙城、

勸堅疏垂。猶可也。勸之殺垂。已過矣。乃至詐爲垂使。譎令出奔。欲以叛坐令。而因誅垂。則大非君子之所爲矣。猛此擧宜爲溫公所譏。但云市井鬻販比儗殊不似。直謂之宵小搆陷可耳。堅不罪垂。殊有英雄大度。

慕容令、自度終不得免、密謀起兵、帥謫戍士、東襲威德城、遣人招東西諸戍、皆應之、後衆潰、爲涉圭所殺、

令少年英銳。而失之輕脫。觀其勸垂以數騎襲鄴。可見矣。謫戍數千。似足成軍。而肘腋變生。卒罹戕害。則知保東都、守肥如、之策。未必果足自全也。

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燕人大震封孚問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曰鄴必亡矣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若歲星果可恃燕不應亡一紀之後天道可預必乎

此與吳越之廢興皆子產所云多言或中者耳

王猛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猛因失期欲斬徐成鄧羌請之猛弗許羌欲攻猛猛使謂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將戰猛謂羌曰非將軍不能破勍敵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非吾所及也俄而兵交召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與張蚝等馳赴燕陣出入數四燕兵大敗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論鄧羌撓法徇私陵上邀君猛容其所短收其所長有合于采葑采菲之義溫公取之竊謂猛自度不能制羌則應貸徐成以悅其心知破燕必資其勇則應如所請許爲司隸以作其氣乃先皆拒而弗許直至其勒兵相攻堅臥不應始不得已而許之雖卒收其用而帥之令不行于將失制御之道矣

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

諸葛軍于渭濱魏民不知兵猛攻鄴城燕民各安其業均不失弔伐之義

徐蔚帥扶餘等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上庸王評等奔龍城暐失馬步走郭慶執以詣秦王堅堅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

燕以廆皝儁數世之業暐雖沖幼亦無甚失德乃一戰而敗遂致瓦解土崩投足無所者何也崛起一隅植基本淺拓地雖廣皆以兵力屈服故盛則甘爲僕隸衰則起爲寇讐無足怪也

太宗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桓溫廢海西公而立之在位二年）

秦王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咸安元年）

守宰致治之本申紹曾言之于燕主暐而暐不能用

堅乃首以爲務又得猛爲之簡召計此時守令宜得其人六州之民咸慶更生矣乃未幾慕容氏乘亂一呼復背秦而爲燕何也蓋燕之併于秦以慕容評一戰而敗遂以不支耳暐固未嘗毒痛其民如石虎之暴也秦人得之易失之亦易理固然也

秦王堅既克楊纂因命王猛爲書諭張天錫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

秦既併燕定仇池涼州震恐傳檄可下自然之勢也猛書侈說兵威乃云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無乃誇而誕乎此與苻堅投鞭斷江流之言同爲自滿之失

大司馬温陰蓄不臣之志既充壽春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温曰然則奈何超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鎭壓四海

曹孟德敗于赤壁遂寢禪讓温挫于枋頭乃謀廢立非必所見不同曹有所畏而温無所忌也超亦如魏之董昭

温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百官震慄不知所爲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于須臾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卽皇帝位

温欲謀廢立豈猶不知霍光傳乎郗超首贊邪謀而亦不豫爲之計乃至臨時張皇失措邪彪之素非黨

于温者卽事不可止亦姑聽之云爾又何必亟取先代故事以助成其惡乎此舉僅愈于華歆王沈耳史乃云彪之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若以爲眞能臨大事者可謂褒其所當貶失予奪之準已

温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常懼廢黜郗超請急省其父帝謂超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遂泣下霑襟

史稱帝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竊謂帝雖乏宏略而文雅可觀使際承平尙不失爲中主第以制于强臣不能有爲耳方之漢獻庶爲近之豈惠帝之昏騃不辨菽麥者所可

同日語哉此論未免抑之太過亦非人臣所宜言未必果出于安也而胡身之乃云安當此時能立此論可謂拔乎流俗何哉

郗超以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邪

安未遇時託弟萬于諸將茲既拜温又降志于超皆體物情以自免禍也明夷柔順固亦不得不然耳

張天錫聞秦有兼併之志大懼立壇于姑臧西刑三牲帥其官屬遥與晉三公盟遣使奉表送盟文并獻書于大司馬温期以明年夏會于上邽

立壇遥盟奉表獻書將以求助于晉而無救于危也

晉爲秦弱勢既不敵且與涼州地不相接秦兵近在門庭安能俟晉援于數千里之外哉

帝不豫立子昌明爲皇太子遺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王坦之曰天下者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

正惟爲宣元之天下所以有桓温之臣温學宣帝者也何足怪乎

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温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甚憤怨

使温得居攝必爲新莽此則坦之改詔及彪之封還

太后令旨之力。然溫必欲爲之豈坦之等所能禁乎。
晉祚所以不傾者溫死旣速而弟沖頗賢子玄尚幼
故王謝得以展其忠悃耳
秦王猛爲相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
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
強秦國大治
如猛之才庶幾管葛耳王導謝安且不敢望何殷浩
之足云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闢田福田稔田仝校

鑑評別錄卷二十五

甯陽黃恩彤石琴

晉紀八　烈宗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在位二十一年

桓溫薨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謝安王坦之故緩其
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曰卿固大才安可
以此示人 甯康元年
彪之規宏是已宏亦應規彪之曰卿固博學安可以
霍光傳示彼邪
秦王堅使王統等入寇梁益遂取二州邛莋夜郎皆附
于秦
梁益皆入于秦則上游勢逼江左危矣所以不致蹈

孫氏之覆轍者秦尋亂也
秦王堅欲以周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
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遂不仕每見堅或箕
踞而坐呼爲氐賊嘗值元會堅問之曰晉朝與此何如
虓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
虓第不仕于秦故堅以其守節而容之耳旣不仕矣
何從見堅又何從與于元會而輒爲是箕踞嫚罵乎
堅若于氐賊犬羊甘受不恥亦何以臨其臣下乎且
虓之降秦爲全母也乃屢次觸忤其主豈不慮及母
子幷誅乎與其失節而自取幷誅于秦何如守節而
同死于晉猶爲不虧忠孝乎此必周氏子孫爲其祖

爻文過史氏因其家乘爲之紀載乃斷不足信者也
有彗星出于尾箕掃東井秦太史令言于秦王曰十年之後燕當滅秦平陽公融上疏以爲慕容氏狼虎之心終不可養堅曰惟脩德可以禳災何懼外患

脩德禳災堅之言似已啓慕容沖爲龍陽與段夫人同輦脩德者固如是乎堅之親幸慕容雖自託于恢廓大度未嘗不出于一雌一雄雙飛入宮也

有人入秦光明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秦王堅命執之不獲朱彤趙整固請誅鮮卑堅不聽年二

前有妖星之變此有妖人之異言者盈廷而王猛不聞有所建白何也或以天道悠遠難知而不知誰何

之人無端入殿大呼索之不獲事本近誣又魚羊拆字義尤淺俚恐有心陷害而託諸鬼神故不欲深究其事邪抑或以前已屢言之而堅不聽不復爲再三之瀆邪

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

堅所以及身而亡者地大兵强自謂無敵志在混壹六合而不虞蕭牆之禍皆自滿之一念有以致之猛之遺疏固已鑒及堅之弗克善終已

堅親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卒年三

胡身之以爲王猛知正統在晉竊謂猛旣不仕晉而仕秦與諸葛丞相之委身劉氏固不可同年語矣彼其君臣魚水豈不欲併舉江南混壹區宇哉第以王謝和衷政無過舉因以爲未可圖耳身之生于南宋故斤斤以正統爲言猛之意殊未必然也鮮卑慕容也西羌姚也堅滅燕而親用慕容氏殺姚襄而親用姚萇以爲懷之以異量之恩藉收其用不知旣滅其國殺其兄矣尚何恩可懷乎彼若忘本事仇則是全無心肝不足齒數果其負驍雄之姿抱縱橫之略卽

使抑心頫首暫就羈靮其迴顧反噬何能一日忘哉堅所以國覆于慕容而屍戮于姚氏也

帝講孝經始覽載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

王導不欲成帝誦詩書親士大夫庾亮譏之以爲愚其主安薦邈以資匡益非導所及也

秦王堅下詔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

堅知崇儒教禁老莊將以矯晉人之失尤能過絕圖讖其識遠出漢魏君臣及諸儒上蓋皆王猛教之堅禁老莊而重沙門道安絕讖學而信讖文非必果有特操也

堅下詔曰朕聞勞于求賢逸于得士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爲自丞相違世鬢髮中白今或政教淪替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

王猛既歿而堅念之不置君臣相與之際有如是乎前既自臨聽訟茲復遣使問民疾苦堅似知守猛成法孜孜求治但秦之綱紀日以弛紊則知匪言之艱行之惟艱也

堅遣苟萇等將兵臨西河閻負梁殊奉詔徵張天錫入朝羣臣皆勸天錫發兵拒之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乃射殺負殊

平時荒于酒色不親庶務至此乃攘袂大言不量彼

己以弱敵强而輕于一決適足自速其亡而已

秦人聞天錫殺負殊梁熙等濟自清石津苟萇濟自石城津天錫奔還姑臧秦兵至姑臧天錫出降

涼州阻河爲固不能防河以致秦之兩軍尅期並濟張氏之大事去矣姑臧何可守乎

桓沖聞秦攻涼州遣朱序等游軍沔漢又遣桓伊帥衆向壽陽劉波汎舟淮泗欲撓秦以救涼聞涼州敗沒皆罷

一軍向沔漢一軍向淮泗名爲援涼而涼不知其援也名爲撓秦而秦不爲所撓也卒亦皆罷而已胥之兵力安能及遠哉

代王什翼犍爲其子寔君所弒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秦王堅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分代民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劉庫仁以西屬鐵弗衛辰

以秦之力乘代之亂可以犁其庭矣而仍存撫之者遷徙之國與城郭不同既不能夷其種族不得不因其風俗置君長以統御之也

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强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兵疲于外民困于內危亡近矣冠軍叔父（慕容垂時爲冠軍將軍）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

堅志大而中疏志大故攻戰不休中疏故防患不謹是時平涼定代班功賜爵方且赫然下詔自以爲關

土九千威加無外安知慕容子弟固已竊睨其旁思乘其後哉

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爲秦王堅言石氏宮闕器玩之盛堅以邈爲將作長史大脩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二年）

堅之志略非石虎可比其用邈非爲宮闕器玩計蓋以平涼定代跨踞梁益固將進規漢沔控制上游爲順流破竹之勢耳大脩舟艦其意可知已

桓沖以秦人强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

秦兵南下惟阻江可以禦之沖老將其移鎮上明與庾亮之置戍邾城所見自別

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鎭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曰、玄之才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玄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超于玄之機略知之有素故決其不負所舉特難與衆言姑舉履屐一端以明之耳實則脩飾邊幅無關才諝也

玄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

玄固有將略而攻戰必資猛士前鋒之銳實惟牢之桓溫每謂北府兵可用蓋京口之兵本以北府著名至玄乃更精耳

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今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安不能奪其議、

彪之此論非安所及安固宏雅而有未能免俗者二好音律與脩宮室也

郗超黨于桓氏、以父愔忠于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我死之後、公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遂不復哭、

超不能仰承父志勸溫尊奬王室乃至共謀篡逆假令事成不知置父何地卽死後有術以止父之哀安得爲孝乎

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等、帥衆五萬、出南鄉、苟池等、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三年

方作新宮而秦師大至謝安應悔不用王彪之之言是時軍興旁午所費不貲想規制亦未能宏整耳

苻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于敵、糗糧山積、但塞其運道、絕其援兵、何患不克、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

萇蓋欲師慕容恪圍廣固之遺策也所以日久無功者適逢朱序之善守也

丕命諸軍并力攻襄陽、朱序屢出戰、破秦兵、督護李伯護送款于秦、請爲內應、丕命諸軍進攻、克襄陽、執序送長安、四年

襄陽之失由于內變非序不能戰也苻堅嘉序守節拜度支尚書而斬伯護以戒不忠得好惡之正已

詔以疆埸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

猝値兵饑頓形空匱國之儲蓄槪可知已然使不作新宮當不至是

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拔盱眙、圍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謝玄自

廣陵救三阿連戰大破之難超僅以身免
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不敢救襄陽以致失守玄自廣陵趨救三阿立挫秦師厥後一戰于盱眙再戰于淮陰三戰于君川均能制勝卻敵二帥之功罪較然已玄此舉功實出淝水上彼乃堅退軍而融被殺秦兵因之遂潰耳

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衞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安爲玄而制勝卻敵其功自不可沒沖以襄陽陷失疏請解職朝廷不許已屬從寬至此乃與安同賞何也詎非以桓氏世将沖又心在王室而安方柄政玄

乃兄子不欲有所軒輊于其閒邪此自時勢宜然不必綜覈其名實也

秦王堅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使長樂公丕等各領之散居方鎮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
人情安土重遷盤庚遷殷以避河患而民胥動浮言晉惠勑六郡流民反其本土而李氏因以據蜀況無故而散之四方哉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內引諸沙門居之王雅表諫不從年六
奉佛法立精舍已先梁武帝而爲之矣桓溫欲廢海西公太后在佛屋燒香是宮中先有佛屋精舍特佛屋之別名耳

秦員外散騎常侍王皮謀反事覺秦王堅問之皮曰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何其明也
諸葛丞相有賢子則遺之以十五頃薄田八百株桑王丞相有不肖子則託之以十具牛子雖不同而兩賢之爲裕後計者與疏太傅何以異哉

秦王堅會羣臣議伐晉權翼石越皆以爲未可陽平公融曰諸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

融所以不願伐晉者非以晉爲必不可伐也特不欲堅大舉親征耳鮮卑羌羯布滿郊甸太子獨以弱卒數萬留守國都寇讐睥睨根本空虛卽使克敵拓境猶恐有艾陵黃池之悔況未能必勝乎

慕容垂言于堅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斷自聖心足矣堅大悅陽平公融諫曰江東雖弱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邪
是時秦諸臣贊堅伐晉者朱彤與垂耳彤所見與堅同非有他也垂力排衆議以助其決則冀其敗而思乘之融言窮兵極武未有不亡可謂切至然云正統不在夷狄則正中堅之所忌矣垂所云晉武混壹乃

堅之志也方欲混壹而靳以正統宜其艴然耳

堅所幸張夫人及幼子中山公詵皆諫不聽

堅之伐晉匪直舉朝以爲不可乃至外而沙門道安內而愛妾幼子更番進諫卒不能尼其行誠以恃已之强欺晉之弱以爲江南唾手可得壹六合而紹正統千載一時也是時晉亦岌岌矣

秦王堅大舉入寇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鋒都督衆共八萬拒之玄問計于謝安安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八年

安不答玄問第以大敵壓境故示鎭靜以安人心耳廟算初不在此且軍形百變非可執一亦難以居中遥制也

安遂命駕出游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劣于玄是日玄懼遂爲敵手安遂游陟至夜乃還

圍棊賭墅是時似可已矣此與蜀費禕之于來敏願相似皆千古美譚實則無關機要也

桓沖遣精鋭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沖歎曰安石安字有廟堂之量不嫻將畧今大敵垂至游談不輟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矣

玄淝水之捷亦天幸耳沖老成之言未可非也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梁成等帥衆五萬屯洛澗謝石謝玄等不敢進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

融初以晉爲不可伐至此獲胡彬使知彬軍糧盡石等怯敵勸堅速赴正合兵機胡氏譏其輕脫則事後論成敗也

堅引輕騎就融于壽陽遣朱序說謝石等降序謂石等曰秦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謝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擊梁成大破之斬成

壽陽既失苻堅親赴石等已有氣沮力屈之勢所賴者朱序進計牢之摧鋒故軍勢稍振耳

秦兵阻肥水而陣晉兵不得渡秦王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以鐵騎蹙之蔑不勝矣遂麾兵使卻秦兵遂

退不可復止謝玄等引兵渡水擊之陽平公融馳騎略陣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大敗

胡身之謂兩陣相向退者先敗此用兵之常勢乃就兩陣勢均力敵置陣平地者言之耳是時秦軍之衆什倍于晉又阻肥水堅欲引兵少卻蹙之半渡計未爲失至秦兵退不可止融復以畧陣被殺不惟非堅所料亦非玄所料也肥水之捷實由天幸非諸將之力果足摧大敵也亦猶虞允文江上之挫金主亮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騎赴之垂子寶說垂取堅以復燕祚垂曰吾昔爲王猛所賣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

堅不殺垂于令叛之時洵人情所難垂于此時不殺堅則固當如是蓋此時堅雖委命于垂而秦之大勢尚未動搖燕之遺民亦未遽集若輒殺堅垂能保其復燕併取秦乎一敗則措身無所何從展其手足乎寶之勸垂殺堅亦如令之勸垂襲鄴皆少年氣盛銳欲立功而不顧其後者也垂之不用寶言非徒以報堅之恩勢亦有所未可也

趙秋說垂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于圖讖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不從

信圖讖而輕于舉事尋以覆敗者多矣垂不用秋言自具卓識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客問之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因此時之喜可以知前此之未嘗不懼要知喜者喜所當喜懼者亦懼所當懼均不足爲安病也使其當危急存亡之秋而漠然無動豈柄國大臣所宜出此哉

慕容垂行至澠池言于秦王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鎮慰安集之堅許之權翼諫不聽翼曰關東之亂自此始矣

垂所以欲往北鄙者因燕舊壤撫其遺民招其故吏則恢復不難也厥後泓沖突起關中卒無所就而垂得以移都中山不失舊物非惟智略迥殊地勢亦異也翼策垂往而不反必亂關東然秦之亡豈關東之爲患哉此時即留垂不遣亦無救于關中之亂

堅遣李蠻等帥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并州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

堅既遣垂即令蠻等帥衆送之因以防之又令諸將分屯關東要地將以制垂使不敢動也豈料其不足恃哉然是時秦雖新敗而精兵猛將布列如林使垂遽殺堅必有起而問罪者燕之遺民故吏既遠在北鄙鮮卑餘衆又懸隔關中一時無從驟集豈垂父子所能禦乎

垂至安陽長樂公丕自迎之館于鄴西垂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

垂謀復燕祚而不肯輒自起兵適會丁零唱亂秦爲盟主猶不遽與之合其臨事之愼如此固非輕于一試僥倖圖功者可知其不殺苻堅非爲意氣之私而已

丕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敝者給垂又遣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爲垂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

丕不能制垂乃使飛龍從而圖之適足激之使變因
得藉口爲兵端耳此失策之大者
垂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謂飛龍曰寇賊不遠
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垂夜遣子寶等擊
氐兵及飛龍盡殺之
丕所以制垂者第予以羸兵敝仗更以親將將勁騎
與之同行以爲牽率之使不得逞也豈知兵少可以
召募而飛龍無謀反爲所算乎
翟斌欲奉垂爲盟主垂不從垂至洛陽平原公暉拒之
翟斌復遣郭通往說垂垂猶未許通曰將軍以斌兄弟
山野異類獨不念憑之可以濟大事乎垂許之于是斌

帥其衆與垂會
垂非必鄙斌兄弟爲異類也欲仗其力故斬之以堅
其意也若亟與之合必爲所輕難于控馭矣
垂至滎陽稱燕王承制行事衆二十餘萬慕容農起兵
于列人衆數萬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
大敗秦兵斬越
農之銳過于其父亦以垂已起兵承制故農得以藉
其聲勢招集燕之遺民故吏不啻登高而呼也
農引兵會垂于鄴垂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
七人皆爲王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
者八十九人

此時不久有封拜不足以張國勢而動人心蓋垂本
燕之宗親近屬以恢復爲名與草澤初起者不可同
日語也
丕使姜讓誚讓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
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
讓厲色責之垂默然
胡身之謂讓之辭直垂心內愧故無以答竊謂垂受
堅恩而堅滅垂國以恩則君臣也以義則仇讐也垂
非無以答讓事已至此多言何益故默然耳晉文公
之答楚成王垂詎不能爲是言乎
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卒

拒秦之功謝氏專之沖自以身爲宿將而奇功乃出
少年故內媿于心亦如宋劉琦之于虞允文耳若謂
自恨失言因以成疾則非其實矣死生有命豈以一
言促其期哉
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
還屯華陰敗秦將強永其衆遂盛
泓既出關收集鮮卑復入關與秦戰者不欲與垂合
也故卒合于沖
慕容沖亦起兵于平陽慕容泓敗秦兵殺鉅鹿公叡姚
萇遣趙都等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
牧羌豪歸萇者五萬餘家萇自稱萬年秦王

萇欲叛秦久矣況又殺其使以激之乎苻融以鮮卑與羌均爲深仇懼有不虞之變今慕容泓起鮮卑果如融言堅猶不知戒而欲責萇以不救叡之罪以致鋌而走險羌豪因之煽亂詎非天奪之鑒哉

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屢敗之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堅歎曰天亦佑賊乎

堅畏萇甚于泓沖故泓沖皆遣將擊之萇則親臨致討萇非堅敵而卒不能制者天佑之也

劉庫仁欲大舉兵救長樂公丕慕輿文等作亂夜攻庫仁殺之

庫仁欲大舉救鄴使果出兵秦之勢或可復振乃以內亂被殺實秦之不幸也

丕進退路窮謀于僚佐楊膺請自歸于晉丕未許會謝玄遣劉牢之等據碻磝郭滿據滑臺顏肱等軍于河北丕乃遣從弟就請救于玄

晉與秦仇秦之亂晉之利也丕至此乃欲求救于晉晉何愛于秦而以德報怨乎即使援軍果至亦欲乘勢規取中原耳于秦何濟

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仇班渠大破之戰于雀桑又破之戰于白渠秦兵大敗十年

沖已逼長安堅雖力能出戰互有勝負而飢匱不支勢難久存矣

西燕主沖攻長安有堡壁三十餘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所殺民爲沖所略者密告堅欲縱火爲內應堅遣七百騎赴之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

堅窮困如是而人心猶固結不解非徒堅無大失德亦王猛之遺澤未泯也民心即天心民心所歸天豈必棄之蓋窮兵黷武固已獲罪于天也姚軍病渴而得雨沖營縱火而反風非天佑秦而何

堅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出奔五將山

帝出五將之文本不可解若以秦近事而論堅至五

將山即被禽而秦遂以亡後秦姚萇卒得長安蓋萇長音同字近又自稱萬年秦王與久字義合或即萇之應兆歟

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奔下辯爲楊壁所拒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

堅爲晉帝讎敵長安而其子乃奔于晉事之不可逆料顧如是邪

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吳忠執之堅自以遇萇有恩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堅于新平佛寺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

張夫人幸免爲段夫人詵亦幸免爲慕容沖耳然堅

不死于長安而死于五將未得謂之死社稷也
溫公論曰論者皆以秦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也獨
以爲不然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
烏能爲亂哉
堅之亡不由于慕容垂垂欲復燕之舊不欲與堅
爭關中也使堅得保關中猶足以爲秦矣其所以并
關中而失之者由于慕容沖及姚萇也葢垂雖一時
之雄而不容于燕歸命于秦堅納而用之又曲爲保
全之垂與堅有恩而無仇也若沖與萇則堅已滅其
國虜其主殺其兄矣卽加寵任何足爲恩哉不屏之
遠方而置之左右又徙其部衆于都城之近使得招

集黨類因以爲資故一旦釁有可乘力不能制卽相
帥叛起志圖報復非徒飽鷹思颺乃至養虎自噬悔
何及哉
鮮卑劉顯殺頭眷自立欲殺拓跋珪珪奔賀蘭部依其
舅賀訥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
北魏之先盛衰無定至珪而國基始立然瀕于危者
數矣葢其國俗以廬帳逐水草初無定居部落亦聚
散靡常與城郭郡縣之各有疆界者迥殊故勝則瓦
合敗則瓜分不可以理勢度之也
秦長樂公丕知堅已死乃卽皇帝位于鄴以張蚝爲司
空王永爲尚書令

蚝秦之名將永丞相猛之子故丕畀以將相之任蚝
至此亦一籌莫展萬人敵徒虛名耳勇而無謀特偏
將之才以收一戰之功則可無與于國之重輕也
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梁熙謀拒之楊翰請守高梧谷
口熙弗聽使子胤與姚皓等拒光于酒泉光與胤戰大
破擒之彭濟執熙以降光自領涼州刺史
熙疑光欲取涼州不能據高梧阻伊吾以守其險迨
光至玉門始移檄拒之固已晚矣且光奉命西討宣
威萬里之外有功可錄無罪可加移檄亦何以爲辭
所云擅命還師者果足以責光而服衆心乎迨光報
檄責以不赴國難遏絕歸師熙無以自解矣師之曲

直卽勝敗所由分況智略又遠出光下乎
張天錫之南奔也王穆與其世子大豫奔河西魏安人
焦松等聚衆數千人迎大豫爲主大豫自號撫軍將軍
涼州牧年十一
涼州人不悅呂光更思張氏故松等迎大豫爲王攻
拔昌松進逼姑臧此實張氏興復之機而大豫非其
人也未幾爲光所破
西燕主沖爲韓延所殺延立段隨爲燕王慕容恆等襲
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顗爲燕王帥鮮卑男女四十餘
萬口去長安而東
長安有此四十餘萬鮮卑之衆而以慕容氏兄弟脾

脫其間欲不變生肘腋得乎

秦主丕以王永爲丞相永傳檄四方討姚萇慕容垂于是姜延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秦

永爲丞相傳檄四方而延等相帥起兵一呼而數萬之衆立集此非丕與永之倡義足以動人乃景略之遺愛未忘也愛其甘棠況其子乎丕相永寶與復之機無如永忠悃有餘而智略不足也永與皮皆猛之子皮降後秦永與西燕慕容永力戰而死賢不肯判然矣猛之有永猶諸葛之有瞻雖無救于國之亡要爲無忝其父也

秦主丕帥騎數千奔東垣謀襲洛陽將軍馮該自陝邀

擊之殺丕執其太子甯長樂王壽送建康詔赦不誅以付苻宏

堅之太子宏先已奔晉至此其嗣子丕又爲晉將所殺丕之子復被執送建康詔以付宏堅之子孫乃託命于晉矣

秦南安王登謚丕爲哀平皇帝乃爲壇于隴東即皇帝位

關中諸苻雖相次建號而不能成興復之業者勢不統一咸思割據故卒不免同歸于盡也

以朱序爲青兗二州刺史代謝玄鎮彭城序求鎮淮陰許之燕主垂遣蘭汗等濟河擊破温攀等温詳奔彭城其衆皆降于燕十二年

彭城尙可進而與燕爭河南移鎮淮陰則止爲畫淮保江計耳玄威名遠出序上故可以控引河朔羈屬温詳今以序代玄又退屯淮陰則與詳等聲援不接燕人乘之攻下東阿詳南奔而朱肅等相率降燕矣

燕高陽王隆等擊張願于硯阿之銍口大破之願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青兗徐州郡縣壁壘多降

燕自硯阿進軍歷城漸拓青兗徐三州之境河南郡縣非復晉有欲不畫淮而不得矣然朱序在淮陰則淮南尙可恃以無恐

燕主垂自帥諸將攻翟遼遼請降垂以遼爲徐州牧封

河南公

是時河南北郡縣均已降燕惟遼以黎陽一郡中立其間故垂自將以討之

翟遼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十三年

垂受遼降仍畀以州牧之任冀收其用也遼卒反覆不爲之用蓋志在僭號故以一郡之地倔强中立于三國之間卒之不量分而自尊也當時羣僞割據惟遼最劣竟得保首領以歿亦天幸哉

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世爲兄弟臣今奉使于理未失

垂自以威加四海而不虞魏之思乘其後尙欲責其王之自來殆亦老而智衰不足料敵邪

秦主登帥衆圍後秦主萇營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圍營而四面大哭內亦以哭應之兩軍竟一哭而罷亦自古行軍所僅見也登軍之哭哭苻堅也萇軍之哭哭姚襄也

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登逼謂萇曰爲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久之乃斬像首以送秦

先鞭其尸復禱其像以堅爲無知乎不惟禱無可禱

亦鞭無可鞭以爲有知乎既以鞭之于前何庸禱之于後蓋因一時逞忿鞭尸旋卽屢經挫敗軍中必有訛言堅能爲祟者故立像致禱以釋衆心之疑懼耳似此舉動殆類巫覡其識固遠出石勒苻堅下五胡惟萇最劣不足數也

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殺登后毛氏及其子南安王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

登之于萇已屢挫其衆所以卒爲所破者苟頭原之役也蓋登驟勝而驕有輕萇之心故悉其精銳直逼安定志在必克而留輜重于大界不復設防意謂萇

有鑒于姚崇之敗不敢再以輕兵掩其不備也豈料萇以全軍銜枚夜赴之哉是以一敗而遂不振也

登以竇衝爲大司馬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秦梁二州牧約共攻後秦

有此二援不早撫納以資羽翼迨軍敗勢衰之後始欲約以助攻衝等豈復爲之用哉

帝既親政溺于酒色委事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又崇尙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姏姆僧尼左右近習爭弄權柄

江左自桓溫後內無强臣而苻秦既敗燕雖蠶食河南尙有長淮足以自固可謂小康故帝與道子無復

畏忌恣爲昏酣以致賞僭刑濫晉祚之傾實兆于此孟子云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旨哉言乎

許營上疏曰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誡尙不能遵況精妙乎而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

是時佛教寖盛其勢已不可遏營第詆僧尼耳未敢斥佛也佛教入中國至此雖數百年而漢魏以來尙禁中國人出家北方之弛禁始于石虎計江左亦相爲先後而僧尼于五誡已不能遵豈眞于佛教信向皈依哉蓋其意專爲避征役希布施苟衣食耳古今一轍堪爲齒冷

道子勢傾中外王國寶諷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車胤曰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非成王之比相臣豈得爲周公乎

胤言主非成王臣非周公是也然黃鉞殊禮乃漢之尊曹氏魏之尊司馬氏耳成王何嘗以之尊周公哉

范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採求風政徐邈與甯書曰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

爲政寄耳目于左右未有不滋弊者蓋左右多非其人往往迎合上意以快其愛憎恩怨之私因之招權納賄無所不至邈所云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辱多所告白者誠燭隱之論也然左右固不可信耳目亦不可壅好問好察大智固自有權衡耳

北平人吳柱聚衆千餘立沙門法長爲天子破北平郡轉寇廣都入白狼城

是時沙門已有僞立爲天子者不惟叛佛且作賊矣豈止不遵五誡而已哉

慕容麟言于燕主垂曰觀拓跋珪舉動終爲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垂不從

胡身之謂天將啓珪滅燕故垂不知珪之終不可制竊謂垂所以不從麟策者正以魏未可圖若輕舉攝珪恐珪不至而因啓兵端也豈不知珪必終爲患哉

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于燕燕主垂年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與燕絕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珪與燕絕而垂不校觚逃被獲而垂不罪垂自度年老諸子均非珪敵故以恩意羈縻之使不爲邊患己得以全力經營中國耳此正垂之明略非徒以包荒示大度也

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謚因敘桓溫不臣之迹年十六

弘之以桓溫有不臣之迹是也但謂浩宜加贈謚則阿其所好耳浩虛名無實非徒不足制溫且喪師蹙境罪無可逭又何以贈謚爲乎若欲加謚不謂之繆不得也弘之因其祖汪得罪于溫故于事後論溫而因及浩亦非出于至公也

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帥衆攻魏南部魏主珪大破之乘勝徑入衛辰國衛辰爲其部下所殺珪軍于鹽池自河以南諸部悉降

衛辰魏之世仇亦强敵也珪乘勝直覆其國魏由此日熾矣

燕主垂進逼蘇康壘翟釗求救于西燕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張騰曰垂强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西燕主永不從

垂所以不即加兵于永者釗爲之蔽也遵第知卞莊

之策而不明虞虢之形勝云速救救釗實自救也

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由是益不自安

若以温爲不臣則當追正其罪乃一無所問而于玄之失職怨望亦聽其所爲而不爲之所紀綱弛紊固宜釀成亂階耳

李遼上表請敕兗州脩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教學者表不見省

此時請脩孔子廟似不知緩急燕兵南下兗州且不可保何有于闕里乎與其灑掃絲竹之堂不若退老

莊崇六經于江左振興儒教猶爲近實也

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奔後秦蘭英曰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但嘗城守以疲之永從之十九年

胡身之以永之諸臣不能效死勿去竊謂永若奔後秦必不爲姚興所容徒取辱耳不若堅守長子以冀燕兵之疲而自退尚是一策

帝惡琅邪王道子逼于太后不忍廢黜徐邈曰兄弟之際實宜深慎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弘貸

廣親親之義以全其弟可也以道子之昏酣而任以政事若社稷何邈此言亦婦人之仁耳

魏王珪治兵河南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時燕主垂已有疾珪執燕使者使臨河紿寶言垂已死寶燒船夜遁珪追擊之于參合陂禽其士衆四五萬人二十年

寶等非魏之敵然既燒船遁歸使其嚴兵斷後尚可全師而返乃爲麟所惑遂致全軍盡覆此亦天亡燕之兆也

王建謂珪曰燕衆強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爲易乃盡阬之

殺降匪直不仁益以堅敵人之心而重其怒失策之大者也珪惑聽建言故卒有中山之悔

燕主垂引兵密發鑿山開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

留公虔鎮平城不設備燕軍至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欲走垂疾篤乃還卒于上谷二十一年

垂以精銳出間道直造平城遂敗魏兵馘其梟將所謂囊底智也使非上谷遽殞不惟可以刷參合之恥魏之君臣且將奔北不暇矣

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

寶之失人心不徒在罷蔭戶之不便于軍尤在辨清濁之不便于民也士族舊籍特魏晉以來九品中正之故牒耳慕容起自遼東系出鮮卑于中國士族何涉而鰓鰓焉起而辨之此蓋有慕乎江左之重門第

自謂用夏變夷實則不知務矣

魏王珪大舉伐燕至陽曲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弃還中山珪遂取并州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于東堂苻謨曰宜杜險以拒之眭邃曰宜清野以待之封懿曰阻關拒戰計之上也

謨云杜險邃云清野雖所見不同實則將以制騎兵之奔突而阻其掠食皆所云以主待客以飽待飢者也未嘗不可並行懿云阻關拒戰則與謨之論合

珪進軍中山謂諸將曰中山城固不如先取鄴引兵而南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夜擊魏軍于鄴下破之青等請追擊之韓諱曰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

寶不用封懿阻關拒戰之策而愼信慕容麟完守中山之計嬰城坐困以致魏軍四出蹂躪全境受兵此大謬也德以一城當魏之全軍鄴下又無險可扼雖一戰倖勝而未可狃也祇有深壘固軍尚可以主制客耳

帝嗜酒醒治既少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使婢以被蒙面弑之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太子卽皇帝位

以道子之昏酣而以不辨寒暑饑飽之安帝為之君欲不亂亡得乎自古帝王如安帝之不慧亦僅見矣惠帝問蛙鳴之為官為私怪飢民之不食肉糜遂為千古口實而較安帝固遠出其上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録卷二十六

晉紀九　安皇帝 甯陽黄[illegible]

諱德宗在位[illegible]

燕范陽王德、遣桂陽王鎮等帥騎七千擊魏軍、大破之、

魏王珪自攻信都、燕宜都王鳳弃中山、隆安元年

德守鄴、尙能出奇兵以挫魏軍、鳳守信都、聞珪至即走、兩人優劣、即此可見。

燕主寶遣趙王麟攻楊城、魏醜提帥步兵還國作亂、珪欲還、寶悉發其衆邀之、募勇敢萬餘人夜襲魏營、珪驚起跣走、募兵無故自驚、珪縱騎衝之、遂大敗、

珪攻信都則出兵攻楊城以撓之、聞魏有內難則悉發其衆以邀之、寶之措置、未爲失也、追縱火急擊、軍亂珪走、已操必勝之勢、而魏國中不徒醜提作亂、又有封眞起兵南安、圖攝及賀蘭等三部之變、珪亦危矣、乃因募軍無故自驚、遂至魏軍散而復振、卒亦不支、則後患之難料、而不得咎其始謀之不臧也。

魏以奚牧爲并州刺史、牧與東秦主興書、稱頓首、與之均禮、興怒、以告珪、珪爲之殺牧、

珪方謀併燕、不欲與秦開釁、故殺牧以悅興。

魏主珪圍中山、旣久、慕容隆言于寶曰、涉珪頓兵經年、士馬死傷太半、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持久不決、將卒氣喪、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

珪攻中山、志在必克、而經年不下、內難屢作、以傾國之兵、頓于堅城之下、亦智勇俱困矣、使寶從隆策、何難坐收其敝、再奏棘城之功、而無如麟爲之蟊賊也、

慕容麟劫北地王精、使弑燕主寶、精拒之、麟殺精、出弃西山、寶恐麟先據龍城、乃召征北大將軍隆、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

寶初爲麟所悞、茲麟已謀逆、事泄出弃、不難更用隆策、背城一戰、乃遽爲棄中山保龍城之計、而隆亦贊成之、誠以百姓疑懼、難支大敵耳、不知城中震駭、特由于一時之內難、而人心尙固、撫循而激厲之、猶可恃以爲強、觀下慕容詳之堅守抗魏可見矣、舊都一移、國勢頓改、即使龍城可保、盧龍可扼、而中原必爲魏有、不可復得、即遼左一隅、亦勢難久存也、憑險養銳、豈易言哉、

魏石河頭引兵追及寶于夏謙澤、清河王會與農、隆等、衝擊大敗之、會矜狠滋甚、寶謂農、隆宜早除之、農隆力言其不可、

農隆之智遠過于寶、乃寶能料會必反、亟欲除之、而農隆屢爲解免者、欲倚會兵卻敵以衛社稷、惟恐再搆內難也、寶不能察弟麟之奸、猶能知子會之惡、而農隆旣不能制麟、以救中山之危、又不能制會、以紓龍城之難、似非智者所爲矣、然其愚正不可及、二人

固皆燕之賢王也

會引兵向龍城城中將士出戰大破之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

此時中山被兵已久而會仍竄往蓋叛父害叔固已無地自容矣詳之殺會並非正其罪而誅之將以絕民望也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說仲堪許之恭遂舉兵道子委罪國寶賜死幷斬緒

國寶等斗筲之器但知竊權納賄恣爲奢侈耳故一聞王殷合謀舉兵卽恇怯不知所爲道子昏荒更不

足論但知誅國寶等以救目前之急而不慮其後也

沮渠羅仇從涼王光伐西秦其弟麴粥曰主上荒耄猜忌吾兄弟必不見容不若勒兵向西平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甯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

羅仇不失爲呂氏忠臣當日宇內鼎沸羣情翻覆羅仇與光又非其族類獨能執忠孝大節守死勿貳雖爲匈奴之裔足以愧中朝士大夫矣既而光果信讒枉殺羅仇兄弟而其子蒙遜起兵叛涼自爲一國

魏主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租慕容詳自謂能卻魏兵威德已振乃卽皇帝位

罷圍而就穀河間兼督諸郡義租者是時燕郡縣多附魏故魏得因糧于燕以徐圖中山期在必取而詳猶詡詡然自謂能卻魏兵乎詳欲自立久矣其殺會正爲今日耳

詳嗜酒奢淫刑殺無度羣下離心舉城皆謀迎趙王麟麟自丁零潛襲中山執詳殺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稆人既飽求與魏戰麟不從

麟雖狠愎實則恇怯前之阻隆出戰猶可云別有奸謀至此僭稱尊號所欲倖遂乃始終不聽民出戰于死地求生困守窮城偷安旦夕卒亦無以自免也

魏主珪從軍常山軍中大疫將士思歸珪問疫于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皆

可爲國何患無民

珪不恤其衆取亡之道也使麟于此時因人心之思奮乘敵軍之疫亡背城借一銜枚疾戰珪之崩潰可立俟矣赤壁烏林前事可鏡乃甘于坐困俾珪得以違衆逞志蓋亦有天幸焉

秦太后虵氏卒秦主興哀毁過禮羣臣請既葬卽吉李嵩上疏以爲宜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嵩矯常越禮興從嵩議

自短喪之制行而天子不行三年喪尹緯所以駁李嵩也自居喪之禮廢而士大夫無復哭泣之哀韋高所以慕阮籍也姚興能遵用李嵩之議古成詵能亟

攻韋高之惡可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矣禮失而
求諸野官失而求諸夷信哉
魏主珪與慕容麟戰于義臺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
燕公卿以下降者二萬餘人追謚弟觚爲秦愍王發慕
容詳冢斬其尸收殺觚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
珪入中山不殺降并赦亡叛有鑒于參合之失也而
猶夷霸同五族剉以大刃則仍失之濫矣殺觚豈二
人之爲哉奉詳命也斬詳尸以報觚雖暴猶有說也
族二人是仇匹夫也人君之度安在且珪旣以弟留
質于燕乃不顧其弟而攻燕不已則觚之死珪殺之
耳于二人乎何尤

魏主珪南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
也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二年
魏錄景略之孫亦猶晉求諸葛之後也憲之仕魏與
京之仕晉則不可例論矣
珪發中山徙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實代博
陵勃海章武羣盜並起略陽公遵等討平之
胡身之以爲此卽漢高帝徙關東豪傑以實關中之
策竊謂珪此舉正類苻堅之徙鮮卑與漢高相似而
實不同漢高徙之于天下大定之後珪徙之于二燕
並建之時山東民夷皆燕之遺未嘗忘燕與漢初六
國之人人仇秦者迥別一旦遷徙必萌反側此羣盜

所以並起也珪亦幸而不敗耳以爲得策則事後之
論也
南燕主德遣李延詔寶言涉珪北上中國空虛寶發龍
城連營百里至乙連段速骨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作
亂衆潰寶奔還龍城
寶不能固守中山因衆心之怒背城力戰乃輕棄舊
都遁還遼左又不能閉關阻險養銳俟時一聞涉珪
北上輒思乘中國空虛驟圖恢復殆以珪爲能取不
能守邪抑以爲一舉不復再舉邪其計謬矣卽使燕
衆樂從亦未能有濟況拒諫違衆從欲以逞求不亂
亡得乎

速骨等將攻城遼西王農爲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農
素有威名城中恃以爲强忽見在城下無不喪氣衆遂
逃潰速骨入城寶出走
農與隆皆垂之才子而農之性識遠不及隆觀于中
山被困隆屢請出兵擊魏而農無一言可以知二子
之優劣矣使隆在此必不肯舍寶從汗
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徙代聚衆叛
魏魏庾岳討平之
觀離石西河二部之叛益知徙代之未爲完策使慕
容氏有若垂者乘勢而起河南北必聞風響應矣
燕主寶至黎陽遣趙思告北地王鍾自丞相德出迎德

謀于羣下張華曰衞輒不納蒯聵春秋是之以子拒父猶可况以父（德于寶爲叔父）拒子乎

衞輒拒父趙鞅清君側之惡皆公羊邪說叛經致後世亂臣賊子得以藉口

寶聞德已稱制懼而北走留頓石城蘭汗遣蘇超奉迎寶謂必無他遂行長樂王盛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汗遣弟加難迎寶入龍城外邸弒之

寶能知子會之將爲逆而獨不疑于汗殆天奪之鑒以速其死也

盛欲赴哀張眞止之盛曰我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

盛之歸汗所謂入虎穴探虎口者也其事之成亦天幸耳然是時盛若他奔將安往乎且亦卒難自全固不若冒死歸汗尙可于死中求生也

龍城不雨自夏至秋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于加難

汗因旱而禱于寶座亦猶姚萇因敗而祠苻堅像皆內歉于心遂爲鬼神所怵實則愚而惑者也

汗子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讐宜先除之汗欲殺盛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

胡身之以爲蘭妃異于雍姞處夫妻父子之變得其一而失其一竊謂妃于此時實無兩全之法所處亦與雍姞不同雍糾謀殺祭仲而仲之力足以殺糾故姞泄其謀而糾爲仲所屠糾之死由于姞也汗欲殺盛而盛之力未足殺汗其潛使太原王奇逃出起兵不聞謀及于妃妃但欲盛不出以避禍耳汗之死非由于妃也且汗弒君之賊盛舊君之子亦與祭仲雍糾未可並論

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怒遣其子鴻說王恭舉兵恭以爲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爲盟主刻期同趣京師

恭此次舉兵釁起于楷仲堪雖踞上游實聽命于恭而贊成其事則玄與楊佺期爲之

仲堪不習爲將以軍事委楊佺期兄弟佺期出自漢太尉震矜其門地而時流以其晚過江每排抑之佺期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贊成仲堪之謀

晉人矜尙門地江左尤甚以北人爲傖故雖楊震子孫不免寒士之目

佺期玄奄至湓口王愉奔臨川玄遣偏師追獲之

道子恃愉爲形援王殷舉兵又指愉爲罪首乃守備不設一聞寇至蒼黃出走尋卽束手就禽甚矣道子之不知人而門地之不足恃也愉非王氏之子歟

譙王尙之大破庾楷于牛渚楷單騎奔桓玄

楷首發兵端其氣頗銳乃一戰而奔則亦自取族滅

而已。
王恭素以才地陵物、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牢之深懷耻恨
恭本無將略、所以威震朝廷者、恃牢之耳、乃猶貴倨自由、若可以惟我指麾者、固宜牢之積忿不平、而元顯因得以搆成其衅也。
會稽世子元顯使高素說牢之使叛恭、恭置酒請牢之、于衆中拜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使爲前鋒、牢之使子敬宣襲恭、恭奔曲阿、獲之、送京師、
恭拜牢之爲兄、非慮其圖己也、欲用爲前鋒、急仗其力、故謬爲恭敬、冀以悅其心耳、豈意其倒戈相向哉

束手受縛、延頸待戮、直騃豎子耳、平時之才地安在
燕長樂王盛卽皇帝位、初蘭汗之當國也、盛從寶出亡、蘭妃事盛母丁后愈謹、及汗誅、盛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后固爭得免、然終不爲后、
盛之不死、蘭妃力也、豈獨奉事丁后哉、乃汗誅而欲以妃從坐、若非丁后力爭、幾不得免、盛雖迫于大義、亦寡恩哉、然愈可見妃不預誅汗之謀已
楊佺期、桓玄至石頭、劉牢之軍于新亭、佺期玄回軍蔡洲、桓脩言于道子、以玄爲江州刺史、佺期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黜仲堪爲廣州刺史、敕令回軍、
仲堪等所恃者王恭、非恃恭、恃牢之耳、故一聞牢之至新亭、而佺期玄爲之氣奪、立卽回颿、其情可見、脩知仲堪素乏將略、與恭無異、其所仗者佺期玄、亦與恭之仗牢之無異、元顯間牢之、于恭牢之叛而恭就戮、故脩因西軍之沮恐、以重利啗佺期玄、俾貳于仲堪、則仲堪可以坐取、此善謀也、
仲堪得詔書大怒、趣玄佺期進軍、玄等喜于朝命、欲受之、仲堪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追仲堪、至尋陽、交質結盟、俱不受朝命、
使元顯于此時遣劉牢之以精兵追擊玄等、授首矣、坐失可乘之機、遂致殷桓離而復合

魏主珪卽皇帝位、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
托跋自誣其祖、以爲出自黃帝、又云北語謂土爲托、以粉飾其說、適見其謬且陋耳、
燕主盛每十日一決獄、不加榜掠、多得其情、三年
胡身之以爲史言盛以聰察殺身、竊謂決獄得情、不煩榜掠、此盛之美、史無貶辭、何得因其卒致殺身、遽以聰察病之、但燕諸臣以謀反誅者屢書于册、詎非盛持之過急、以致羣情不安、卽治獄亦未必無枉歟、
魏和跋入滑臺、悉收南燕主德宮人府庫、潘聰說德取青州、德引師而南、兗州北鄙郡縣皆降之、
滑臺四戰之地、德以殘燕而支秦魏、必不能久、彭城

形勢無異滑臺況地方屬晉安得以其爲楚舊都輒
欲于挫衄之餘輕議進取哉聽所云取青州據廣固
乃不易之論無煩再計決者而德仍猶豫必待沙門
占候何也
秦主興以災異屢見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
察獄訟遠近肅然
應天以實不以文興雖偏霸之主而遇災脩政非世
俗所及
孫恩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
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日于道室稽
顙跪呪恩陷會稽執凝之殺之

漢人重陰陽五行流爲讖緯魏晉人好老莊既流爲
佛教矣乃更有天師道介乎其間以王氏之家右軍
之子而稽顙跪呪有類巫覡至死不悟則其道之盛
行于世略可見矣彼殷仲文又何足怪乎
命謝琰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
拜表輒行
討恩不以屬牢之而以屬琰元顯蓋疑牢之而不付
以重任也然恩所畏者獨牢之耳牢之與元顯自此
隙矣
桓玄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二州詔以玄都督荊司雍
秦梁益甯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桓脩爲江州刺史

玄固求江州于是進玄督八州
是時玄不臣之迹早已彰灼乃務爲姑息更廣所統
又聽其樹置親黨以爲爪牙是速之叛耳
初隴西李暠有令名嘗與郭黁及宋繇同宿黁謂繇曰
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騍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
凡假天文瑞物以言禍福者皆邪說也人多好怪故
于其偶中者輒豔稱之以爲前知其不中者則槩置
勿論即如騍馬生駒額白亦恆有之事而黁以爲暠
有國之應此說之最不經者史書于冊適足啟亂臣
覬覦之心助術士簧鼓之口而已
謝琰不爲武備諸將咸諫琰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

淮南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敢復出既而恩至會稽琰
出戰兵敗爲帳下督張猛所殺
淝水之捷琰雖爲元帥而摧鋒破敵謝玄與劉牢之
力也琰特坐而指麾收其成功耳且彼時實有天幸
安可屢邀狃以自用卒致顛覆適足以殺其軀而已
矣
西秦王乞伏乾歸爲秦主興所破乞降于武威王禿髮
利鹿孤利鹿孤寘于晉興未幾送其子熾磐等于西平
遂降秦熾磐欲逃詣乾歸利鹿孤將殺之傉檀曰利鹿孤之
弟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
胡身之以傉檀卒死熾磐之手譏其養虎遺患竊謂

僔檀之言是也將來之事固有不可知者此自燬磐
之負恩不必追咎僔檀之遺患
車徇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聞之
謂其徒曰徇間我父子密遣人責之徇自殺
處人父子之間自古以爲難況以道子之昏酣而欲
其禁抑驕恣之元顯乎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宜其及
也
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下詔風動羣下以天命
不可妄干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
姚興因災異屢見貶號省政以應之珪乃下詔侈陳
天命變易官名以爲厭塞仍復煮藥求仙重法繩下

識陋而志荒矣兩主優劣灼然易見而秦不敵魏者
強弱之勢殊也
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鍮勿崙曰吾國逐水草遷徙無
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今建都立邑難以避患不如
帥國人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五年
胡身之以爲自漢以來爲夷狄謀者莫過此策竊謂
崙所云亦就利鹿孤國勢言之耳河西一隅僅得全
涼四分之一遽欲僭號建都棄其故俗而謬學中國
若強秦興師問罪勢必不支亡可立待固不若逐水
草遷徙觀釁而動之爲便也若拓跋氏雖起自北荒
而地大兵強瓜分中夏則崙之策有所不用矣

孫恩北趣海鹽劉裕擊破之追至滬瀆海鹽令鮑陋遣
子嗣之帥兵請爲前驅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
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戰沒
兵有以少而勝以多而敗者精與不精之別也嗣之
銳欲立功然以不習戰之兵當百戰之賊故助裕適
以敗裕耳
沮渠蒙遜欲除北涼王段業其兄男成不可蒙遜使許
咸告男成欲反業殺男成蒙遜因激怒其衆攻張掖遂
斬業
蒙遜欲圖北涼先搆殺其兄因以激怒其衆追業回
命東還卒加駢戮蓋以復兄仇爲名不殺業不足服

衆心耳其人眞豺狼也
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史暠曰陛下命將出
師惟以徙民爲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
拔城而地不加廣也
自晉末羣雄割據每攻下城邑未有不遷彼民以實
己地者惟暠言其非策
張法順言于元顯曰桓玄既并殷楊專有荆楚孫恩爲
亂東土塗地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
之奈何法順乃爲元顯謀討玄
法順智計自在元顯之上但不量彼已輕發大難之
端既欲討玄又謀誅劉牢之其亦審度元顯爲人及

當時兵力果足了此乎適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下詔罪狀桓玄以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張法順言于元顯曰牢之反覆當逆爲之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元興元年

元顯不從法順之言而誅牢之于計未爲失也但既知非牢之無以敵玄而不能厚撫之以結其心致令叛而就玄遂束手受禍則亦自貽伊戚耳

柔然社崙爲魏將和突所破遠遁漠北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自號豆代可汗

史稱柔然之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不著北之所至蓋直抵冰海矣即今之俄羅斯

禿髮傉檀克顯美執孟褘責以不早降褘曰褘受呂氏厚恩若望旗歸附恐獲罪于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尋歸于姑臧

傉檀勸利鹿孤宥乞伏熾磐又釋褘而歸之皆長者之事不可以成敗論

桓玄聞大軍將發欲保江陵用卞範之計乃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

元顯討玄張法順爲之主謀玄舉兵犯闕卞範之爲之決策蓋元顯與玄雖微有優劣皆紈袴膏粱子弟耳非有人鼓煽其間固不敢輕舉大事也

玄至姑孰劉牢之不肯擊玄使何穆說牢之牢之頗納穆言何無忌劉裕極諫不聽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敬宣不之覺

牢之非力不能敵玄恐取玄後不爲元顯所容耳然使牢之果能取玄元顯雖忌其功未必遽敢誅之今降玄欲以自全而不知玄已陰圖之矣等死也死于玄孰若死于元顯乎

元顯將發聞玄至新亭退屯國子學軍潰元顯走入東府惟張法順隨之玄遣毛泰收元顯送新亭帝遣侍中勞玄玄入京師總百揆斬元顯

元顯騃豎子耳所恃者劉牢之一聞玄至新亭知牢之不足恃即奔北不暇束手就戮矣似此人才而張

法順欲倚之以討桓玄豈不謬哉

玄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欲北就高雅之于廣陵劉裕曰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邪

擁北府强兵不能匡社稷而首先迎降至此乃欲北就廣陵因人以成事乎勿論廣陵不可得至雅之未必同心即使猝然會合而權非獨操士非素附其崩潰可立俟矣宜裕之決然辭去也

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劉襲曰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縊死

有短長命有成敗得失之理臣實未之能詳

世之論人皆以成敗爲優劣耳暠之于嗣不知其何如中庸之言亦未必足據而所論智命得失則異乎悠悠之口矣

以太尉玄爲大將軍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而諷朝廷下詔不許

當時中朝憚玄以桓氏世踞西藩上游勢重而玄又溫子猶震乎溫之餘威耳然元顯輩固非玄敵

涼呂隆請迎于秦秦徙隆宗族于長安初郭曆常言代呂者王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曆降秦以爲滅秦者晉遂來奔秦人追殺之

使曆果能前知不應舉事輒敗而卒以殺身也郭璞自知死期而曆不知其術亦疏矣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桓玄備德令公卿議之公卿皆以爲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備德不敢遽窺晉者非徒有鑒于苻堅也以殘燕踞青州一隅北鄰大魏西逼强秦自守之不暇敢事遠略哉

楚王玄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爲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求得皇甫謐六世孫希之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

胡身之謂實非隱者而以之備數故曰充隱竊謂此昔之桓玄稱兵向闕晉之賊也今之桓玄納揆授鉞晉之相也牢之昔督前鋒以討玄是謂討賊今據廣陵以拒玄是謂作賊宜襲之直斥爲反也是時劉裕謂何無忌曰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此則明乎順逆之理者也

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傉檀更稱涼王遷于樂都

史稱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故諸兄不傳子而傳弟胡身之以比吳壽夢之于季札竊謂呂氏亂亡由于呂光立幼子紹而纂奪之利鹿孤非必遠師勾吳實近懲呂氏也

秦主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將步騎四萬伐魏自將大軍繼之

以秦之兵力而大舉伐魏豈非不量彼己而輕發難端

魏主珪自將擊秦圍義陽公平于柴壁執其將狄伯支等秦主興不能救遣使求和珪不許進攻蒲阪會柔然謀伐魏珪引還

魏之攻秦已有壓卵破竹之勢使非柔然思乘其後姚氏危矣

西涼公李暠問梁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暠曰嗣如敵我我何能以長繩絞其頸邪中庸曰智

尭字乃詐冒之義今人恆言猶然希之爲謐孫故非隱而隱玄爲温子故非雄而雄希之名曰尭隱玄亦可曰尭雄

卞範之爲禪詔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帝遣兼太保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玄卽皇帝位

晞爲桓温所害而寶爲玄用王導爲江左元勳而謐佐玄篡類其家風矣

益州刺史毛璩傳檄列玄罪狀遣柳約之等擊破桓希帥衆進屯白帝三年

璩起兵在劉裕前而不能共討玄者以遠在梁益勢不相及也然亦足以伸大義于天下矣後玄卒爲璩

將馮遷所誅

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毅王元德及弟仲德孟昶裕弟道規魏詠之檀憑之諸葛長民辛扈興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

裕不從劉牢之起兵于廣陵今乃與無忌等起兵于京口以桓玄既移晉祚則討賊有名正前與無忌所云與卿圖之者也裕之志豈果欲興復晉室哉潛伏草澤睥睨大物乘亂取玄因以攘晉耳

孟昶妻周氏富于財知昶謀傾貲以給之何無忌夜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

昶有豪妻無忌有健母不惟無忌似舅其母亦似弟也呂母爲子報仇殺縣令劉姊不能爲弟報仇討桓玄故曰不及

裕託以游獵與無忌合徒衆百餘人入京口城斬桓脩以徇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之曰我等被密詔誅逆黨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弘收衆而退

諸桓皆奴才耳脩弘爲玄所倚仗付以京口重地北府勁兵而略無措置束手就戮玄之不知人可見矣有一桓振而不能用宜其敗也

裕軍竹里玄召侍官入止省中桓謙請亟擊裕玄曰彼軍銳甚不如屯大衆于覆舟山以待之案兵堅陣勿與

交鋒彼銳氣已挫求戰不得自然散走

玄似明于主客之勢以策劉何則料敵未審也然使謙果從玄策或不致一戰而敗

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事必無成玄曰劉裕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以豪賭爲才玄之所見陋已其亦因父温善博爲劉尹所稱故爲此謬評邪然知劉何難敵其識固出諸臣之上

玄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裕進至覆舟山東張旗幟爲疑兵數道並前偵者還

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恐
是時玄所遣擊裕之軍連敗于江乘羅落橋喪其驍
將吳甫之等範之爲玄謀主故付以重兵屯覆舟山
蓋仍用其前策也裕孤軍初起安得如此之衆固由
偵候不明亦因玄自知禪代未厭衆心慮裕號召忠
義羣起攻之故聞而不復疑其失實耳
裕與劉毅等進突謙陣諸軍大潰玄西趣石頭與殷仲
文浮江南走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
玄至此惟辦走耳其意自以世守西藩恩威著于荆
楚故直指潯陽以爲逋逃之淵藪
斬刁逵于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初劉裕名位微薄王

謐獨奇貴之裕與刁逵摴蒱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枊謐
代輸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
温公錄蕭方等之論以爲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
而以王謐爲公刁逵亡族譏裕之狹竊謂逵黨玄爲
逆罪在不赦其死非枉不得以雍齒梁鵠爲比惟謐
之爲公則屈法以酬恩耳
玄至潯陽留何澹之等守湓口于道自作起居注敘討
劉裕事自謂經略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敗
玄是時大事已去死在旦夕而猶自脩起居注誇適
于下將誰欺乎與王始之臨刑妄自稱尊者相去幾
何

初王謐爲玄佐命元臣玄受禪謐手解帝璽綬及玄敗
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
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
毅問璽綬所在較之陶侃言蘇武節不如是更覺咄
咄相逼謐雖幸免于誅而王氏家風掃地盡矣然王
祥爲晉三公未嘗著節于禪代之際于謐又何責乎
何無忌等大破何澹之于桑落洲進據尋陽桓玄收荆
州兵有衆二萬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曰若能旋
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
玄至此尚欲以牢籠劉牢之者施之劉裕乎勿論裕
之志大必不臣玄且前車不遠詎不以牢之爲戒乎

玄亦愚哉
劉毅等大破玄軍于崢嶸洲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
何皇后及王皇后于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收散
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
仲文以佞玄爲所親近至此見事敗故奉二后出奔
以求免反覆小人又在卞範之之下
玄與帝入江陵城內已亂乘馬出城西走僅得至船左
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
元顯之奔也從騎惟有張法順玄至此在側亦惟有
範之二子委身非所謀事無成尚能始終忠于所事
均堪節取其亦自知身爲戎首無所逃刑故甘心斮

首與之同斃邪然範之助逆固難與法順並論

毛璩兄孫佑之等帥數百人遇玄于枚回洲都護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于江陵

至此猶自稱天子竟無異王莽之死不改號矣

桓振聚黨二百餘人襲江陵桓謙應之復陷江陵振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

帝所以幸免于弒者以白癡也然亦由謙等欲挾天子爲重以敵東軍故匆匆竟得反正琅邪間關翼衛不避艱險亦賢矣哉

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荊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義熙元年

桓謙所以禁振弒帝者正欲挾之以敵東軍進則可以號令天下退則可以求割二州非果欲奉送也使如其所請則軍心頓懈桓氏因以逞其狡謀患且生于不備矣毅等不許而振之技窮未幾帝還都而桓氏滅

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大營塔寺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此經論譯爲華言之始蓋是時佛教之盛無過關中江左雖有漸染尚未至如此之熾也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殷仲文以音樂未備請治之劉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未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即好之故不習耳

仲文黨附桓玄贊成篡竊及見事敗始背玄來歸晉廷不聞追正其罪仍列清要可謂失刑矣大難初夷百度未康而首言音樂何其不知緩急一至于此胡身之以裕言爲英雄度越常流亦未免溢美然固可以違邁劉琨近軼謝安已

初南燕主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其兄納被誅有遺腹子超生于羌中奔于涼州後徙長安至是歸于備德以金刀爲獻

超以孤童流離異域卒能逃歸本國金刀授受遇亦奇矣然卒以亡燕

劉裕遣使求和于秦且求南鄉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以爲不可興曰裕起細微能誅桓玄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

是時姚氏寖衰興亦老矣畏裕故割十二郡之地以予之所云成其美者妄也若不予之必不能禁裕之取之未幾復以涼州予禿髮傉檀以朔方畀赫連勃勃皆畏之也亦可云成其美乎

西涼公暠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慎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

辰貢實務廣咨詢勿自專用
曷在諸涼中雖智勇不足而息民保境不失爲賢君
觀其戒子之言亦異乎沮渠乞伏禿髮之所爲矣此
所以卒啟有唐之祚歟

魏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刺史令長
各之州縣太守雖置而未臨民年二
虛置太守而州縣臨民者各有三刺史三令長可謂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矣北魏官制多不師古此其尤
甚者也

秦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秦王興爲之大赦及歸送
之雍乃還與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

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
入朝違送可也爲之大赦則濫矣事叔如家人禮可
也車服亡等則僭矣然興之厚于二叔非世主所及
而碩德等皆賢故骨肉之間始終恩禮篤備亦安可
厚非哉

禿髮傉檀獻馬三萬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傉檀
爲涼州刺史鎮姑臧胡威見興流涕曰陛下棄五郡之
地以資暴虜恐方爲旰食之憂
以涼州畀傉檀興之失策也威言切至故興旋卽悔
悟而事已不可中止矣

殷仲文素有才望悒悒不得志出爲東陽太守東陽爲
何無忌所統仲文許便道修謁無忌喜欽遲之仲文失
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以爲薄己大怒
仲文始附桓玄以求進玄敗倖免干進不遂輒懷怨
望其鄙躁淺中固無足論無忌素有雄豪之槩乃亦
慕其虛名側席待之何也然則當時之所尚可知已
仲文失志而忘過府亦猶深源發書而達空函名士
末路均堪齒冷然深源僅以坐廢仲文遂致族誅則
所遇有幸不幸也

燕王熙后符氏嘗季夏思凍魚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
斬之符氏卒熙服斬衰食粥命百官哭無淚則罪之羣
臣皆含辛以爲淚

熙之責凍魚于季夏幾如王祥之卧冰矣以孝子之
事親者事其妻死而躬行喪親之禮如熙者亦罕見
矣含辛爲淚較自哭亡妾者更有所不得已也

秦王興以劉勃勃爲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興
弟邕固爭以爲不可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爲安北將
軍鎮朔方
興以勃勃與魏世仇欲資其力犄角以圖魏耳豈知
狼子野心不可畜哉以涼州畀傉檀以朔方畀勃勃
皆興之失策而勃勃更變速而禍大

勃勃集其衆僞畋于高平川因襲殺沒奕干而幷其衆
勃勃自謂夏后氏之後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少依沒奕干並妻其女一旦得志即殺沒奕干
何有于姚興哉史記漢書皆云匈奴出自桀子淳維
勃勃爲劉淵族孫實匈奴餘種自云夏后氏苗裔殊
有所據與拓跋氏謬云出自黃帝者迥別
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以贖狄伯支魏主珪許之賀狄干
久在長安因習讀經史舉止如儒者及還珪以爲慕效
秦人怒并其弟歸殺之
珪見賀狄干言語衣服類秦人即怒而殺之固屬殘
暴然其意則惟恐輕變國俗漸染華風流于文弱也
與文帝之事事摹仿中國者所見迥別
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使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

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
人所請乃可得也
超稱藩于秦爲親屈也興既許歸超母妻不因以爲
德而必求太樂諸伎所見亦陋矣
夏王勃勃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姚石生等諸將
請定都高平勃勃曰姚興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今
專固一城彼必併力于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
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
勃勃不據城而野戰仍用其匈奴游牧遷徙之故俗
也後世流寇其意與此暗合
勃勃擊禿髮傉檀大掠而還傉檀追之勃勃于陽武下

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勒兵逆擊傉檀大破之
勃勃鑿凌正如淮陰背水古今有迹異而意同者此
類是也
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爲揚州刺史劉穆
之白裕曰揚州根本之地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
出權道
裕所以推謐爲揚州者謐有宿望而無特操且素厚
于裕不爲異同也
秦王興欲取禿髮傉檀使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
世大略縱橫無窮宗歸謂興曰竊觀諸臣才略無傉檀
之比雖以天威臨之未敢保其必勝

胡身之謂傉檀才辨足以欺其父兄及覘國者而卒
以敗亡蓋智伯瑤之流而才識不及竊謂傉檀自是
一時之雄其才略實出諸涼君臣之上未可以成敗
論之興遣其子弼等襲傉檀精兵猛將悉以配之而
傉檀嬰城固守卒能出奇制勝大挫秦軍則宗所云
羣臣無傉檀比者其言不謬也然而秦自此不競矣
劉裕遣劉敬宣帥衆五千伐蜀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
里譙道福悉衆拒險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
軍中疾疫死者太半乃引軍還
客利疾戰主利持久勞逸之勢殊也況蜀地險阨饋
運莫繼其得引還猶幸已

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諲諫不聽

超據青齊一隅之地攝乎晉魏秦三大國之間不思爲固圉自強之計而惟以太樂不備爲歉祇適足貽井蛙之誚耳況又挑釁強鄰自啟兵端乎

南燕將慕容興宗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

劉裕不解音律惟恐解即好之而超亟亟惟伎樂是務乃至輕動干戈足見其志之荒已豈知晉人問罪之師旦夕即至乎

馮翊人劉厥聚衆作亂秦太子泓遣軍討斬之諸將請

露布表言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尙敢矜誕自爲功乎

泓此舉自得爲子之道通鑑錄之固有取也胡氏譏其優游文義非撥亂才則失之過刻矣大抵身之評史好以成敗論人殊乏特識

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鎭惡來奔以爲臨澧令劉裕與語說之爲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信然

猛諸孫在北有憲在南有鎭惡而鎭惡尤以功名顯惜不終耳

魏主珪服寒食散久之藥發忿怒無常疑羣臣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追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

或鼻息不調以爲懷惡在心往往手擊殺之

珪雄略不可一世而荒悖殘忍亦有出乎常情之外者蓋其獷悍出自性生即強制于平時而不禁其發之暴也未幾遂爲子紹所弒

劉裕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南燕主超集羣臣議公孫五樓曰吳兵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可以坐制此中策也

兵法客利速戰主利固守此定策也五樓雖非正人

而謀略有足稱者超平時惟五樓之言是聽而至此不用其計何也得非國之將亡天奪之鑒邪使超于上中二計採用其一裕孤軍深入無繼亦危矣

劉裕與燕兵戰于臨朐南遣胡藩等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克之因縱兵奮擊燕兵大敗超遁還廣固裕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

超既不斷大峴又不固守臨朐追遁還廣固又棄大城而保小城是時青州已爲晉有超坐困一城與牢獄何異況外周以三丈之圍三重之塹即欲突走亦何可得哉

超使張綱乞師于秦幷問計于桂林王鎭鎭曰聞秦有

內患恐未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餌之更決一戰樂浪王惠以爲不可

鎭之計所謂收合餘燼背城借一者也雖勝敗未可知猶愈于束手待盡惠不思于死地求生而欲乞援千里之外適以自斃而已

秦主興自將擊夏王勃勃大敗還長安初興遣姚强帥步騎一萬就姚紹于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强兵還

興初遣使謂劉裕曰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雖語涉矜大而未嘗不發兵救燕也所以中止者大爲勃勃所敗不得不自護根本耳裕

初料燕不能清野而公孫五樓爲超畫策首及之繼料秦不能救燕而姚强就姚紹于洛陽欲并兵以向廣固均不如裕所料其卒能滅燕者五樓之策不用强之兵中道西還耳殆亦有天幸哉

西秦王乾歸以焦遺爲太子太師謂其子熾盤曰汝事之當如事吾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華固辭乾歸曰卿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以强卿

乾歸于遺可謂尊師重儒矣其不以女强嫁遺子華尤爲善全其孝此皆華夏令主所難能未可以夷狄偏霸少之通鑑備書于册固有取爾

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 六年

超恃歲星而不守大峴裕不避往亡而急攻廣固天道固難測也往亡之我往彼亡亦猶子卯之有滅有與英雄所見自不與凡俗同

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韓範之言而止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温公譏裕不于此時慰撫疲民而更恣行屠戮宜其不能蕩壹四海竊謂裕雖取青州而北鄰强魏西接姚秦人情輕于去就自度力不能定故惕之以威俾

不敢輒謀叛耳然計亦末矣

徐道覆聞劉裕北伐說盧循曰本住嶺外以劉裕難敵也今裕未有還期掩擊劉何之徒如反掌耳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

姚氏所以不能救南燕者以勃勃梗之也拓跋所以不暇爭青州者主珪被弒嗣主新立內難未平也皆在劉裕算中故以全力攻圍期在必克而不虞道覆之思乘其後豈智者之一失哉正以徐盧小賊劉何輩足了之耳劉何與裕并爲桓玄所畏劉毅自謂非不及裕乃道覆畏裕如虎而輕劉何如無物人苦不自知耳度量相越豈不遠哉道覆兵行之路按今輿

圖則由大庾度嶺直犯江西入大江順流向金陵也
循則分道由廣西入湖南

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鄧潛之曰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唐守二城以待之俟其疲老而後擊之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于豫章衆潰死之

無忌尋陽之師名拒盧循實則與徐道覆遇一戰而敗耳循方寇長沙不得遽至豫章也

劉毅聞盧循入寇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進至巴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

盧徐二賊至此始合兵東下道覆謂掩擊何劉如反

掌今一戰而馘無忌再戰而摧盤龍則其言非誇也

劉裕募人爲兵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多少又于衆力不分

兵分則勢單合則力厚裕聚兵石頭隨宜應赴使賊不測眞知兵機者也

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

裕初渡江遇風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至是昶等固請奉乘輿過江

裕復曰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苟厄運必至當橫尸廟門以身許國其臨危能斷實有賁育莫奪之勇蓋裕之威名爲民所仗爲賊所憚又自度力能辦賊而將士亦齊心用命故以身扞患卒以成功固非輕于一擲也

裕謂將佐曰賊若于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徐道覆請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盧循不從

客兵利在速戰況循以十倍之衆乘連勝之威若鼓銳而前數道並進誠非新募之兵所能當也道覆智計大出循上使循果用其言卒亦不免于敗蓋二賊

均非劉裕之敵又爲積威所懾觀其既破劉毅軍勢方張一聞裕還即相顧失色蓋其膽先落故氣亦終靡耳

劉毅經涉蠻晉僅能自免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毅請自貶詔降爲後將軍

裕雖慰勉毅亦未免厚顏計裕意中未嘗不幸毅之敗也

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遂自蔡洲南還裕使王仲德等帥衆追之

循軍一無所挫遽即南還者畏劉裕固守以老其師

而出奇兵以擊其惰也道覆智出循上而不問更運一籌者亦畏裕也欲擊劉何則悉衆直趨豫章洎當劉裕不敢分軍徑向新亭非勇怯頓殊其意可知矣

裕大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先以奇兵出海奪其巢窟故二賊于挫衂之後不知所歸旋即授首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者也

裕帥劉藩等南擊盧循進軍大雷循與徐道覆帥衆塞江而下裕帥諸軍先備火具以勁弩射循軍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循兵大敗

欲破戰艦須用火攻欲用火攻須備走舸走舸稍遲便慮自焚不如迫令近岸自岸上投火焚之而非射以勁弩彼必不肯近岸也

循收散卒數千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劉藩帥孟懷玉等追盧循至嶺表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七年

循倚道覆以爲强道覆誅循勢孤矣況已失其巢窟乎

盧循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循走田子與處追破循于蒼梧鬱林甯浦循奔交州

番禺爲處所據循無所歸故其勢不能復振按今與圖則由廣東擾及廣西遂至越南

循至龍編南津交州刺史杜慧度與循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兵大潰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函首送建康

慧度破循亦用火攻而助之以弓矢蓋南津岸狹較大江易爲力也

柔然可汗斛律獻馬于燕王跋求娶跋女樂浪公主遣西公素弗曰宜許以妃嬪之女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乃以樂浪公主妻之

跋畏魏之强慮其侵軼故結婚柔然冀藉其力以爲援耳所云崇信殊俗乃飾說也

以劉毅爲荊州刺史毅性剛愎深自矜伐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太尉裕每柔而順之

裕欲誅毅而惡其無名故于毅之出鎮事事曲從所請以驕之待其罪積惡彰而後明正其罪毅雖恣睢固已入裕彀中矣

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太尉裕以詔書罪狀毅與弟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

裕已誅藩混稱詔大赦統諸軍西討而毅曾不之知亦不之備宜其敗也

裕帥諸軍發建康使王鎮惡蒯恩將百舸前發揚言劉

兗州上、毅弟藩時爲兗州刺史、鎭惡等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遂入城、毅戰敗自縊死、

裕統諸軍西討、其取毅則鎭惡百舸之力耳、毅雖擁荆楚重兵、兼豫江二州萬餘之衆、均無所用之、

初、毅季父鎭之、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鎭之爲光祿大夫、固辭不至、

平日不藉毅之勢、恬澹寡欲者或能之、此時不受裕之徵、非堅確有守者不能、惟其不就毅、故亦不畏裕、也卒能自全于危亂之世、豈易言哉、

仇池公楊盛、叛秦侵擾祁山、秦王興遣趙琨等、討盛、興

自雍赴之、與諸將會于隴口、琨爲盛所敗、興以姚伯壽、畏懦不進、斬之而還、

觀興諸將智略無一足辦楊盛者、況劉勃勃乎、梁喜之才之歎、蓋非虛發也、此秦之所以日衰歟、

太尉裕、至江陵、問申永曰、今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

永勸裕顯擢才能、必先貫敘門次、裕納其言、禮辟名士、而荆人咸悅、蓋晉人重門第、其由來舊矣、

諸葛長民、驕縱貪侈、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誅、長民曰、禍其至矣、今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邪、因遺劉敬宣書曰、盤龍自取夷滅、富貴相與共之、

李斯臨刑而思上蔡、陸機被收而憶華亭、今長民未至于敗、使決計爲丹徒布衣、未必不可脫然而去也、乃因劉盤龍之自取夷滅、猶不知止足、而欲與阿壽敬宣小字共圖富貴、此豈甘心爲丹徒布衣者乎、

太尉裕謀伐蜀、欲用朱齡石、爲元帥、衆皆以齡石名位尙輕、難當重任、裕不從、毛脩之固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誅殺、不許、

于諸將中破格拔取齡石爲帥、而不聽脩之復仇、裕之用人、洵非常人所及、

夏王勃勃、築都城于黑水之南、名曰統萬、自謂其祖從母姓爲劉非禮、乃改姓赫連氏、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

爲氏、

勃勃初不肯建都高平、自度力不足敵秦、懼爲所困也、今已屢挫秦軍、地廣人衆、故築城以爲立國之基、不復仍其遷徙游牧之故俗、已勃勃雖暴橫好自矜伐、其才氣實出禿髮乞伏、沮渠諸君長之上、非姚氏君臣所能當也、

朱齡石、諸軍倍道兼行、譙縱命譙道福、將重兵鎭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克其二城、捨船步進、諸營屯望風奔潰、縱棄成都出走、

齡石所以克平模、徑取成都者、道福涪城之兵、不能還而自救也、皆由取道外水、故易爲功耳、以蜀之險、

而道福以重兵守之。豈旦夕所能猝拔哉。
譙道福自涪入赴、縱往投之、道福怒、投縱以劒、縱去自縊、死、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于我、我在猶足以戰、衆潰、道福逃于獠中、執之、斬于軍門、
縱本無意據蜀。初爲將士所迫。恃道福爲之謀主耳。故縱死而道福尙欲決戰。無如成都巳傾。衆不爲用矣。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其子譙王文思、在建康、太尉裕惡之、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裕執文思送休之、欲其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裕由是不悅、
裕惡文思。意不在文思也。江陵地踞上游。休之得江

漢民心。裕陰懷畏忌。欲亟去之。而惡其無名。故借文思以發其端耳。有司之奏。承裕旨而誣搆其罪。非實也。裕誅劉毅諸葛長民。猶曰慮其圖己也。休之宗室令望。輒欲翦除。則其斲喪晉室。迹不可揜已。
秦王興、愛少子廣平公弼、左右掌機要者、皆弼黨也、梁喜等、承間言于興曰、廣平公有奪嫡之志、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乎、興曰、豈有此邪、
興愛弼。既不欲廢太子泓而立之。又不忍推而遠之。乃假以事權。俾得憑勢以樹黨。是教之爭而速之亂也。興蓋將死而神爽不存矣。
唾契汗乙弗等部、叛南涼傉檀、討之、以太子虎臺守樂都、河南王熾磐、襲樂都、尉肅、謂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守內城、肅等拒戰于外、猶足自存、不聽、
南涼之亡。固由傉檀悉衆遠征乙弗。亦由虎臺不能固守樂都也。使用肅言。分守內外二城。以待傉檀。未必遽至崩潰。
城潰、熾磐入樂都、遣捷虔、帥騎追傉檀、傉檀自歸于熾磐、熾磐酖殺之、并殺虎臺、傉檀子保周、賀、等皆奔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賀西平公、賜姓源氏、
禿髮亡而源氏貴顯于北魏。雖不及李氏之後有唐。較諸沮渠乞伏之旋歸夷滅者。猶爲過之。
魏主嗣、遣于什門、使于燕、什門見燕王跋不拜、跋怒留

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爲其主耳、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們終不降、
跋雖乘亂竊據一隅。殊有人君之量。其不殺什門。亦以畏魏也。
太尉裕發兵擊司馬休之、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延之復書曰、當與臧洪游于地下、不復多言、十一年
延之此書。足以媿事人而懷二心者。且委身司馬。誓不臣劉氏。可謂知義矣。後卒隨休之奔秦。秦亡皆入于魏。
裕使徐逵之等、爲前鋒、出江夏口、與魯軌、戰于破冢、兵

敗逵之及王允之沈淵子皆死裕聞之怒甚帥諸將濟
江休之兵潰遂克江陵
休之諸將力戰者惟有一魯軌耳軌敗即不能支
趙倫之等破魯軌于石城司馬休之救之不及遂與軌
俱奔襄陽李應之閉門不納休之及譙王文思等俱奔
秦
休之得士民心而不免于敗者才略遠出劉裕下而
兵力亦不足相敵也使生于平世固當爲宗室方岳
之望
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爲揚州刺史唐盛曰據符讖之
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不如留休之于京師興曰天命

所在誰能違之留之適足爲害卒遣之
興不忌休之亦猶苻堅不疑慕容垂均不失英雄大
度卒之得河洛而亡秦者劉裕也非司馬氏也符讖
何足信乎
西秦王熾磐率衆襲湟河沮渠漢平出降司馬隗仁勒
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被禽熾磐欲斬之
段暉曰忠臣也宜宥之熾磐使還姑臧
仁守死以全節熾磐曲宥以勸忠兩足爲美至遣還
姑臧則恢恢乎人君之度
魏比歲霜旱民多饑死王亮等言宜遷都鄴崔浩曰此
可以救今年之饑非久長之計今居北方山東有變我

輕騎南下孰知其多少所以威制諸夏也
浩雖以天文占驗受知魏主而其論遷都則不拘讖
文而專主人事蓋明于經國大略特借占驗以堅魏
主之信耳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忽亡不知所在于法當入危
亡之國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議熒惑所詣崔浩曰
必入秦矣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
此則子產所云多言或信者也浩焉知天道
燕尚書令孫護之弟伯仁叱支乙拔皆從燕王跋起兵
有功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殺之護怏怏不悅跋酖
殺之遼東太守務銀提怨望謀外叛跋亦殺之

胡身之以萬泥乳陳既死孫護兄弟及務銀提又誅
譏跋爲少恩竊謂護兄弟情罪未著其死未必無冤
若萬泥乳陳及務銀提均以謀叛伏誅安得與護兄
弟並論哉且跋于素弗何嘗不始終加以恩禮乎
秦王興疾篤尹沖謀因太子泓出而殺之泓將出宮臣
諫而止興命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胡翼度典兵禁中
遣斂曼嵬收廣平公弼第甲仗納之武庫尹沖等帥甲
士攻端門斂曼嵬等勒兵閉門拒戰興力疾臨前殿賜
弼死沖等大敗出奔明日興卒
興雖病篤猶能于倉卒間制弼而定其亂但不能防
之于豫待其罪無可逭而始誅之則愛之適以害之

也。

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西河王蒙遜、暠曰、力未能除耳、卿爲孤陳必禽之策、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

暠之語承明者。可謂詞約而理盡。惟其熟審乎彼已。而權其利害。故含忍而不敢輕發也。使宋文能見及此。何至爲王玄謨所悞。

太尉裕、戒嚴將伐秦、甯州獻琥珀枕于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命擣碎之、分賜北征將士、

琥珀枕、玩好之物也。擣碎以賜將士治金創。則化無用爲有用矣。與晉武之焚雉頭裘事相類。而用意自別。

裕以劉穆之、總攝內外、穆之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張邵言于裕曰、穆之若邂逅不幸、誰當代之、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

此所謂五官並用者也。然亦勞矣。邵所以有邂逅不幸之慮。殆亦以其竭精敝神。將不能久邪。

裕既行、青州刺史檀祗、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恐祗爲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爲江州刺史、張邵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必無患也、

祗所以率衆徑至涂中者。以檀氏方爲裕所倚任。故不復以形迹爲嫌耳。若遽遣軍。不惟激成意外之變。卽道濟等亦不自安矣。邵之智慮。乃過穆之。

東平公紹、言于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鎭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

紹慮勃勃乘衅攻安定。而欲遷鎭戶以實京畿。似亦亟救根本之一策。但當此兵興倉卒。驟議遷民。恐人情懷土。擾動易至。生亂于計。未爲工也。

檀道濟、進逼洛陽、姚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議者欲盡阬之、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

道濟之入洛陽。殊勝劉裕之下廣固。蓋裕已定燕。故示之以威。以制其外叛。道濟方攻秦。故感之以恩。以致其來降。兵機固不同也。

裕遣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劉穆之、以旨從北來、愧懼發病、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裕既克洛陽。故諷朝廷求九錫。以賞其功。辭不受者。先引其端。俟伐秦班師。再申前命。則受之有名也。穆之爲裕腹心。情同魚水。乃以謀非己出。遽爾發病。遂以不起。詎非以裕雄猜多忌。懼爲荀彧之續邪。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以自効、

熾磐請伐秦自効者。非助晉也。欲乘秦之悉力拒晉。割其邊鄙以自入。且恐裕滅秦後加兵于己。故早自

武也

秦主泓會百官于前殿、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齊公恢、帥安定鎮戶三萬八千趨長安、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十三年

胡身之、謂泓不用東平公紹、懿橫之言、以召亂、耩謂恢不肯速殺呂超、已貳于泓、使從橫言徵之、亦必不入朝、適以速其亂耳、此自恢之邪謀、非關泓之失策

王鎮惡引兵抵潼關、秦東平公紹、督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引兵出戰、檀道濟、沈林子、奮擊大破之、紹退屯定城、

秦所恃者紹、及潼關耳、今以大衆付紹、俾守潼關、國

之存亡、胥繫乎此、乃一戰而敗、潼關既失、紹亦尋卒、泓于是束手坐困矣、

太尉裕、將水軍、將泝河西上、遣使假道于魏、魏羣臣皆曰、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崔浩曰、是我代秦受敵也、

裕志在圖秦、非以襲魏、乃情勢之灼然易見者、一則晉與秦仇、而魏方與晉通好、一則秦有內難、而魏勢方强也、乃諸臣猶云其志難測、甚且謂其聲西而實北者、憚裕之威、故思豫爲之備、亦未可訾也、浩策假之水道、聽裕西上、不肯代秦受敵、南北異俗、裕終不能爭河北之地、量敵保境、于計良得、然道武不殂、必不出此、

王鎮惡等、爲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沈林子、不可、秦魯公紹、遣姚洽等、帥衆屯九原、林子邀擊破之、殺獲殆盡、

使鎮惡等由潼關退軍、紹必以驍銳出關追擊、晉之前鋒頓爲之挫矣、裕之破秦、二沈力戰之功居多、

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

讚庸才耳、衆力雖盛、勢已不支矣、

魏主嗣、謂崔浩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浩曰、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

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

若如魏主之計、則裕必回軍自救、而秦不亡矣、浩論晉不能有秦、其言卒驗、然亦未料及赫連之徑取長安也、

太尉裕、至閿鄉、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之、至青泥、田子撫慰士卒、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泓奔還灞上、

裕伐秦、亦分二道、王鎮惡以前鋒向潼關、自帥大衆隨其後、此正兵也、別遣沈田子等、以偏師入武關、分秦兵之勢、此奇兵也、二將均能以少勝衆、足徵裕之知人、

王鎭惡至渭橋令軍士皆持杖登岸諭士卒曰吾屬家在江南此長安北門去家萬里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反矣

沈田子青泥之捷與鎭惡渭橋之戰皆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客兵利速戰也使姚泓于此時斂兵固守都城而清野以制其旁掠更出奇兵以挫其鋭勢尚可支姚𠑊之拒桓溫往事可鏡泓君臣獨不聞乎乃倉卒出戰一敗遂降則以其闇于事機懦而無援也

鎭惡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于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泓單馬

還宮遂出降

勃勃以暴而興泓以仁而亡使生于平世詎非守文中主哉

太尉裕至長安泰東平公讃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于市裕議遷都洛陽王仲德以暴師日久士卒思歸裕乃止

晉若于是時遷都洛陽方可保有關中遷都之議旣不可行則關中必不可保江淮懸隔勢不相及北接赫連西鄰沮渠又有强大之北魏雄于朔方孰不睥睨其旁而思乘其後哉

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眞爲安西將軍王脩爲長史王鎭惡爲司馬留鎭長安沈田子言鎭惡不可信裕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鎭惡

鎭惡以羇旅孤寒一旦位列諸將佐之上乃吳兒所忌也故功雖成而讒間易入裕取蜀用朱齡石破秦用鎭惡其知人善任固非常情所及至此竟爲羣言所惑何也吁士處功名之際難矣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

父老留裕之言極爲懇到千載而下猶令人酸鼻此非徒秦人之嫺于辭令也西京遺澤其尚有未泯者乎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用王買德計以其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又以子昌屯潼關買德屯青泥自將大軍爲後繼

沮渠蒙遜聞裕入關而怒勃勃聞裕東還而喜怒者怯也喜則將有所爲矣義眞孺子耳田子輩戰將耳均非勃勃買德之敵所恃惟一王鎭惡旋爲田子所害留兵一萬大半水師步卒且分則勢單安能支夏人三路之勁騎哉

赫連璝至渭陽沈田子退屯劉迴堡王鎭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竭力擁兵不進虜何由平田子聞之忿懼遂殺鎭惡脩執田子斬之

使鎭惡不死長安或可守也乃田子殺鎭惡脩復殺田子自翦爪牙何以禦外侮乎

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裕之伐秦非不知關中不可守也特欲立非常之功以爲受相國宋公九錫地耳司馬昭之伐蜀亦然

劉義眞年少賜予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其欲反義眞使殺脩由是人情離駭

以當時義眞諸將佐當勃勃父子即使同心協力亦難支久乃智如王鎭惡勇如沈田子先已相繼屠戮至是王脩又死于左右之譖諸將可恃者惟一傅弘之尚在耳義眞股肱爪牙芟除殆盡固已孑然無以自立矣兄童豎無知乎

關中郡縣悉降于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宋公裕聞之使召義眞東歸以朱齡石代鎭長安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眞輕裝速發若必不可守即與俱歸

觀裕之諭齡石者若于血戰所得之關中棄如脫屣何也自度力不能爭又因宋國既建禪讓旦夕可期故不妨得魚忘筌耳然齡石自此不返矣

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貪縱大掠而東方軌徐行日不過十里傅弘之曰虜追騎且至何以待之俄而夏兵大至弘之等被禽段宏束義眞于背單馬逃歸

裕之伐秦特爲赫連驅除耳能取之不能守之王鎭惡沈田子傅弘之及朱齡石超石皆猛將也王脩亦佳吏也乃一旦幷愛子委之死地而不復顧卒之寸土非吾有徒翦其羽翼爪牙幾幷其愛子而失之詎非以虛名博實禍哉裕之此舉固失策之大者也

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眞存亡刻日北伐謝晦請俟他年不從鄭鮮之上表力言其不可會得段宏啟知義眞得免裕乃止

胡身之謂裕聞敗不即投袂而起而必待刻日者英雄所爲非常人所能測識竊謂裕之刻日北伐特示威于衆耳明知關中不可復得得之亦必不能守且志在簒奪亦無暇他及即微鮮之言義眞竟不獲免裕亦必不出師也此事機之灼然易見者以爲英雄所爲殊未解也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魏主嗣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崔浩曰其劉裕將簒之應乎

浩知熒惑之入秦又知彗星之應晉皆以人事推之因而占驗天象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夫裕之將簒奚待彗星哉

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尙有二帝乃使王韶之與帝左右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韶之以散衣縊帝于東堂裕稱遺詔奉德文即皇帝位

讖。何爲者哉。裕奸雄。篡則篡耳。乃信昌明後。尚有二帝之文。縊一帝。復立一帝。何也。安帝白癡。屬當末運。亦何足道。德文仁且賢。卒以大物拱手授人。而亦不免于弒。天之報施。安在哉。部之爲廙曾孫。廙與王敦謀逆。倖逃顯戮。其遺種固非善。

恭皇帝 諱德文。安帝母弟。在位一年。

夏主勃勃徵京兆隱士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遂殺之。元熙元年

自古未有恭懼過慎。而見殺者。不拜姚興。而拜勃勃。以興能容之。勃勃將殺之耳。乃求生適以速死。士逢此時。而欲自全。亦良難矣。胡身之以祖思爲無所守可也。以勃勃爲有見。不亦謬哉。

夏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在長安。統萬必危。乃于長安置南臺。以子璝錄南臺尚書事。自還統萬。

勃勃不都長安。而還統萬。殊有算略。胡身之譏其不能貽厥子孫。似未審乎當日之時勢也。

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于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迕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勃勃雖暴狠。然能用其衆。所向無前。必有恩威足以致人死力者。如史所書。則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

進爵爲王。固將禪矣。司馬氏之受于魏者。均有故事。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閎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二十七

甯陽黃恩彤石琴

宋紀一　高祖武皇帝 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在位二年

宋王欲受禪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于宋帝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 永初元年

恭帝之言肺腑之言也乃卒不能如山陽陳留之克終其天年宋眞寡恩哉

帝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徐廣流涕哀慟

晉宋禪代之際不忘故主者廣一人而已

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

得罪名教莫大于弒君而宋祖躬自蹈之尙何鄉論清議之足云乎裴子野援四凶頑民爲說未免儗不于倫

魏主聞宋受禪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

聞晉亡而不知警徒喜浩言之驗以爲彗星不爲己出所見亦淺矣

西河王蒙遜擊涼公歆于懷城歆大敗復戰于蓼泉蒙遜殺歆遂入酒泉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爲吏部郎中委之選舉涼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

繇受託孤之重既不能訓導嗣君又不能扞禦外侮迨國亡不惟不能殉節而乃反面事仇有負武昭多矣

蒙遜見涼太后尹氏而弔之尹氏曰李氏爲胡所滅知復何言吾惟速死爲幸耳蒙遜嘉之娶其女爲子牧犍婦

尹氏之不屈蒙遜之不殺兩足爲美觀蒙遜安撫西涼其才略智量誠有過人者

帝令兵人進藥于零陵王王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

當時人主如姚泓之友于弟帝之恭厥兄均可謂賢矣而不免亡國殞身悠悠蒼天謂之何哉

上之爲宋公也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晦權遇已重賓客輻湊門巷填咽瞻曰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瞻蓋知其弟之才多識寡適足以殺身亡家也使晦聞兄言痛自懲戒益以恬靜自持豈必不能自求多福哉

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頗工奕棊觀戲常若未解 二年

工奕而觀戲若未解此雖細事亦常情所難每見士大夫奕本不工而强作解事甚且欲代人捉刀者比

比然矣

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上曰廬陵何如晦曰德輕于才非人主也

無端進廢立之計又斥廬陵非人主皆人臣所難言而晦易言之足見其疏脫矣異日帝誡太子以晦必有同異正以其先有此言也

帝殂于西殿

三國志書蜀先主曰殂所以別于魏之書崩吳之書薨也通鑑于南北朝之君殁皆書殂本諸陳氏而無義例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竊問崔浩曰爲我思身後計浩曰宜早建東宮魏主從之立太平王燾爲皇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

魏主是時年三十一耳乃立太子俾令臨朝聽政略如後世所云內禪者與建儲逈異

魏主聞高祖殂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使督宋兵將軍周幾吳兵將軍公孫表濟入寇

魏主所忌者宋武帝也帝殂則決計南伐其心固未嘗一日忘淮北也浩所云喪不可伐功不可必亦老生常譚耳烏足抑其壯志哉

魏軍將發公卿集議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困中之物何憂不獲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

用兵之道攻城爲下慮其曠日以挫銳也但攻城必克方可置兵戍守深入之與淺攻兵勢固殊若略地而不攻城彼方踞城以自固安得遽置守宰乎浩雖善謀而此所言不若斤表之老將習兵也後卒以攻克滑臺虎牢始能悉定兗豫各郡縣則浩之計不售已

營陽王 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在位一年

魏奚斤公孫表共攻虎牢毛德祖嬰城自守魏又遣萬餘人渡河屯濮陽南朝議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粹請守項城許之 景平元年

魏所以卒不得越項城而南者粹固守之力也若此時捨之南去則淮西非復宋有矣

魏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竺夔垣苗悉力固守魏人作長圍進攻旦暮且陷檀道濟與王仲德兼行救之軍于臨朐建燒營及器械而遁

青州所以不至失守者不惟夔苗善守良由道濟仲德赴援也然道濟亦第能援青州耳若虎牢則擁兵湖陸而不敢進救矣

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

前已斷汲河之路至是復洩城中井魏攻虎牢惟渴以困之

魏人急攻虎牢城陷將士欲扶毛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必生致德祖將軍豆代田執之以獻

德祖守虎牢可謂善守且固守死守矣而卒不能守者兵力單而外援不至也故曰小敵之堅大敵之禽

魏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不好老莊之書尤不信佛法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奉其書獻于魏主朝野多不之信浩獨師事之

老莊之書雖自爲一家而大旨與吾儒不甚相遠史稱孔子問禮老聃子夏再傳而爲莊周未爲無稽至神仙乃方伎者流秦漢迂怪之士假託之以誑惑世主者未可與老莊並論也自魏迄晉學者尊信老莊流爲放誕浩以爲不近人情敗法亂治頗足正當時習尙之失乃師事寇謙之何也得非自比子房欲從赤松子游邪浩不信佛而不知張道陵依託道家倡言惑衆實大乘清靜之旨正如佛家所云野狐外道者不事胡神而事米賊豈不每況愈下哉且旣以老子之書爲僞矣而謙之所云神人李譜文皆託于老子豈道德五千言爲敗法之書而圖籙眞經天宮靜輪轉爲性命圭旨乎尤惑之甚者也

太祖文皇帝 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在位三十年

廬陵王義眞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元嘉元年

義眞地非當璧輒以宰相都督許人其心殆不可測所云得志之日果何日邪

徐羨之等惡義眞義眞亦怨執政羨之等謀廢帝次立應在義眞乃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張約之疏救不從尋殺約之

義眞誠不可任用罷其都督可也遽加廢徙抑亦過

矣約之言非不可聽何至于殺之哉此卽殺義眞之漸

徐羨之等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召道濟及王弘入朝以廢立之謀告之謝晦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

胡身之以爲服其處大事而不改其常度竊謂以臣廢君罪干大逆晦悚動不眠猶有所忌憚道濟自恃兵力威服殿省直視宋帝若無物故就寢便睡不以介意乃不臣之尤者何有于處大事而不改其常度哉

帝與左右引船夕游天淵池卽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

羨之等入雲龍門軍士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閤收璽綬衛送故太子宮

自古權臣廢立往往假太后之命漢昌邑王故事可按也茲則先廢帝而後稱太后令以行與高貴鄉公之已事相去一間耳且軍士已傷帝指矣使帝從而抗拒道濟豈不能爲賈充哉

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義隆纂承大統遷營陽王于吳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眞于新安

武帝誡太子以謝晦必有同異徐傅當無異圖至此召道濟廢營陽皆三人共爲之非晦獨有同異也三

人中羨之尤爲狠愎亮雖附和尙微有首從之分殺義眞而以晦爲外援皆在亮赴江陵後亮亦未必與謀

宜都王卽皇帝位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

先問義眞及少帝薨廢始末卽悲哭嗚咽至此卽位謁廟首詔復廬陵王先封並迎其柩與母妻還都帝之意可知已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而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衛又以王曇首王華侍中宿衛重用朱容子到彥之委以腹心倚作爪牙徐傅雖居政府而兵權不屬亦何能爲乎故一旦收縛如翦孤雛矣

謝晦將赴荆州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自免爲難晦既發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

羨之以帝必能明其赤心晦望石頭城自謂得脫均所謂當局者迷惟廓言洞中事理

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歸第徐珮之等以爲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二年

胡身之云速徐傅之死者珮之諸公也竊謂帝欲誅徐傅意已決矣特俟時而發耳卽遜位還第庸得免乎

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

胡身之云弘以此得免徐傅之禍竊謂弘自以不預定策而廢立之事未嘗不共謀也惟弒少帝殺廬陵王則羨之實主之耳弘不與徐傅同誅蓋亦有天幸焉

孔甯子與王華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于帝帝欲誅羨之亮幷發兵討謝晦聲言當伐魏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徐傅弒君之罪必不可寬不得以王華等之搆間爲非帝已與華等密謀誅徐傅而亮與晦書猶似未有所聞非必疏于防患蓋自恃其擁立之功而不虞意

外之變也
謝晦問何承天曰卿令我云何承天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心腹將兵屯義陽自帥大衆戰于夏口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
使晦用承天上計于此時奔魏或可苟全性命
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召道濟使討晦
謂王檀不與于弑猶可曲爲之解謂其不與于廢則當日引兵居前入雲龍門殺侍者傷帝指非道濟乎弘于是時未知果否同行而事前被召入朝固已預聞其謀矣帝蓋以曇首之故爲弘開脫又欲用道濟

以討晦故洗滌前衅以安其心也夫帝所以能誅晦者以用道濟耳若不用道濟必將自疑與晦合勢而到彥之輩均非其敵矣此帝之權也
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羨之自經死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于是誅亮
黜昏立明猶可言也弑一君并害一王又何說乎
帝將討謝晦問于檀道濟道濟曰晦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所長今奉命以討之可未陣而擒也
坐譚之與臨敵難以槩論故文臣往往決策則有餘智而攻戰非其所長沈慶之所云耕須問奴織須問婢者與道濟所見正同
謝晦勒兵得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忠貞橫被寃酷且言故廬陵王于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于宋室
自辨其殺廬陵王已是曲說引耿弇爲言則大謬矣義眞安得目之爲賊與張步並論乎若營陽之弑晦亦無從置喙已
下詔戒嚴諸軍相次進討謝晦晦至江口聞檀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與到彥之軍合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

晦所畏獨道濟耳其抗表稱兵而無復顧忌者以營陽之廢道濟身爲戎首徐傅誅則道濟必內懷疑懼不爲朝廷用也使道濟不來則晦軍勢方張必不致無端離沮彥之新敗旣不能遽振而劉粹之兵復爲周超所挫臺軍勢必不支矣帝之誅晦用道濟之效也
晦至江陵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北走爲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于是誅晦
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惟延陵蓋追隨不捨帝以蓋爲鎮軍功曹督護
蓋以隨晦不捨而見擢周超以沙橋戰勝而并誅同

情異法似亦未得其平超雖爲晦破劉粹兵而旋即
歸降亦可原也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
客輻湊孔覬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
王敬弘以虛名而加禮敬惠琳以淸談而參權要帝
爲宋勤政之主而亦未免爲江左習氣所染
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爲上所親任與已相埒自謂
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
華欲專機要先以譖搆徐傅至此因帝兼任弘曇首
故發此歎其實宰相數人何害于治不見舜之五人
周文武之四八十八乎

帝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曇首固辭乃止
曇首固辭封賞其識自出王華之上
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
等請先伐蠕蠕崔浩曰赫連氏政刑殘虐宜先伐之劉
絜安原請先伐燕
魏之鄰敵柔然在北赫連在西燕在東論其強弱柔
然最強赫連次之燕最弱按其遠近柔然最遠赫連
較近燕最近以兼弱攻昧及遠交近攻之策衡其先
後則燕宜先伐明甚乃絜等以爲請而魏主未即加
兵者馮跋勤于政事上下相安無衅可乘也故曰國
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二萬濟河襲
統萬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而
敗退走入城魏軍四掠殺獲數萬
魏所以不敢加兵于宋者畏武帝也武帝殂則發兵
取洛陽矣其不遽加兵于夏者忌世祖赫連勃勃也世祖
殂則僭師襲統萬矣是時夏人無備鳥驚獸駭豆代
田已帥衆入其西宮復踰垣而出亦勢在垂克矣乃
棄而不取殆以其城堅不可拔邪是時奚斤之兵已
入長安統萬勢孤使魏主留兵力攻安在不可下哉
帝如丹徒謁京陵初高祖既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
孫帝至故宮見之有慙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

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至德
見耕具而色慙帝之明不應如是或因江左崇尚門
地故以崛起阡陌爲歉邪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于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
萬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至統萬夏主將步騎三萬出
城魏主分騎爲左右隊以掎之
魏主取統萬冒險深入危而後濟其成功殆有天幸
非崔浩果善決策也出死地以徼奇功乃偏將之事
人主而爲此則失之自輕矣
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捍敵力戰夏兵
乃退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死

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
輕萬乘之尊以倖一戰之勝未可訓也魏主之不死
其間亦不能容髮矣
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距于長安定聞統萬已破遂
奔上邽魏主詔斤等班師斤請追夏主昌魏主不許固
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馬三十匹
斤請乘勝取昌于計殊得乃魏主初則不許繼又少
與之師以致斤卒爲夏擒未免失算崔浩亦不聞一
言何也
彭城王義康在荆州職事脩治范泰謂王弘曰權要難
居卿兄弟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共參

朝政弘納其言
弘固辭司空避位以免禍曇首亦力辭封爵其兄弟
均非知進不知退者宜泰言之易入也泰勸弘以盛
滿難居而蔚宗乃以嗜進不止遂覆厥族父子志趣
不同一至于是
魏尉眷攻夏主于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
夏主來攻城安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識其貌
爭赴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
昌好勇而輕自出搏戰與魏主之身入死地親冒矢
石亦何異哉其成敗不同則有天焉魏主馬蹶而墜
遇救得免夏主馬蹶而墜遂以被擒亦有幸有不幸
耳
赫連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始平公主妻之賜爵會稽公
常使侍從與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
爲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
魏主于昌氣足懾之諸將之言非不可聽
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攻樂都絕其水道城中飢渴
死者太半暮末乃遵文昭王胏乞伏熾磐遺命遣使詣蒙遜許
歸沮渠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
留成都一匹夫耳歸之則可以紓禍熾磐將死猶有
料敵之智
以江夏王義恭爲荆州刺史帝與之書曰凡訊獄多決

當時難可逆慮訊日虛懷博議慎無以喜怒加人不可
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
郡政惟折獄爲難民之觀聽胥繫乎此帝諄諄言之
允爲知務
魏主將擊泵然羣臣皆不欲行太史令張涰徐辨曰泵
然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使崔浩
曰此漢世常談施之于今不合時宜
中國于塞北可以無用置之魏起朔漠其畜牧游獵
習尚與泵然正同自不得以漢世常談爲例
公卿或尤浩曰南寇方伺國隙安可捨之北伐浩曰南
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

吾彼蝺蝺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

宋聞魏克統萬、懼其南侵、故揚聲動衆、外示有餘、實則專爲衞淮北作固囿之計耳、斷不敢因魏伐柔然輒乘虛渡河深入、以報虎牢之役也、此亦不待智者而知之。

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紇升蓋可汗、燒廬舍、絕迹西走、不知所之、其弟匹黎帥衆欲就其兄、長孫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

柔然恃其廣漠、伺隙寇盜、非有雄傑之主、梟俊之將、故魏師數道並入、即奔北不支。

夏主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不敢進而還、

夏主聞魏大舉伐柔然、故欲乘虛復取統萬。而兵勢不能復振、宋不于此時取河南、直至魏克柔然凱旋之後、始命將出師、坐失事機、又不及夏主之知兵矣、

魏主分軍搜討、俘斬甚衆、降者三十餘萬落、獲馬百餘萬匹、畜產數百萬、引軍東還、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

魏主初攻統萬、垂克而去之、迨取統萬、又不乘勢以重兵急追赫連昌、以致赫連定餘燼復燃、此次又失之于紇升蓋、大抵魏主爲人、性情剛急、銳于深入、而難于久駐、故往往剽而不留也、

崔浩善天文、常置銅鋌于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

浩之決策多中、正由明于人事、其言天文、所以動主聽、而贊其決、非必專事占卜也。

帝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令到彥之等、舟師入河、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

此即帝前對魏使所云、趣歸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者、按其措置方略、蓋以五萬之衆、令彥之、剷河以止魏師之南援、而義欣統諸將、次第收復舊境也。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逆擊之、崔浩曰、水潦方

降、不可行師、宜待秋高馬肥、徐往擊之、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

浩策宋兵不利、亦先言人事、而後及天時、所云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是天時自在人事地利之後、與孟子之言正合。

到彥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鎭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彥之等進屯靈昌津、于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

以魏之强、不戰而委地以去、其情僞亦易悉也、且斂戍相避、冰合更取、魏主已對宋使預言之、諸將豈無所聞、乃以爲憂者、獨一王仲德、則彥之等之智略、亦

槩可觀已

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

夏主因宋大舉伐魏遙結爲援冀以分魏兵勢而規復舊疆于計亦得但交疏而不固勢阻而不接則亦虛聲而已固宜爲崔浩所料也預約滅魏而分其地與吳蜀之約略同夫以孫葛之智勇不能得之于曹氏今赫連殘燼江左孱邦而欲瓜分河北多見其不知量耳

魏主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若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兵東西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

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

善用兵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守惟在厚集兵力制敵要領耳列兵徑二千里分則勢單遇有緩急應援不及意在防河而河固不勝防也帝之將伐魏也先告魏使索還河南及舉兵又遣使告魏以不關河北今彥之等固河自守正是稟承廟算然亦不得謂之知兵矣

到彥之沿河置守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拔洛陽魏河北諸軍會于七女津彥之恐其南渡遣王蟠龍泝流奪其船魏杜超等擊斬之安頡進拔虎牢

彥之所恃者扼河使魏軍不得南渡但此則列兵分防二千餘里彼所併力急爭者要津耳委粟既濟七女不競而諸城守頓成瓦解前之喜得河南者至此惟憂不得還江南矣

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

恢復重任不以付道濟而用彥之帝非必以彥之優于道濟也正以信道濟不如信彥之也至此始命道濟北伐惜其已晚

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垣護之以書諫不聽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

當時嘲道濟云檀公三十六計走是上計若彥之則

更無一計惟辦走耳

魏兵攻濟南太守蕭承之使偃兵開城門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開城以疑敵與棄城以與敵相去一髮耳幸而免攻仍屬不得已之下下策

到彥之王仲德皆下獄免官

帝既誅姚聳夫又誅竺靈秀而彥之仲德止坐免官用法未得其平蓋彥之爲帝腹心之將不忍重繩以法因而并寬仲德也彥之所以決計南歸棄軍弗顧者詎非自恃藩邸舊勳必無他慮哉

檀道濟等進至濟上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

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燒其糧穀、道濟軍乏食、不能進、安頡等攻滑臺克之、道濟等引還、

步馬之勢利鈍懸殊、故道濟卒爲魏所挫、然既克滑臺、遂歛兵而去、不復進攻者、未始不由于道濟之力戰有以折其勢也

魏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農戰並脩、大著聲績、帝縱反間于魏、云慧龍欲引宋人入寇、魏主賜之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

反間不行、可謂明矣、魏主雖失之于公孫表、猶得之于慧龍、所以在郡十年、得展手足、卒立功效者、遇其主也

魏使李順拜河西王蒙遜、爲涼王、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岷、西被崑嶺、東至河曲、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

蒙遜雖崛起竊據一隅、而享國最久、乞伏、禿髮、赫連、羣雄相次夷滅、蒙遜獨以傾心事魏、冊授涼王、專制河西、固由天幸、亦善謀之效也、然魏主何嘗一日忘涼州哉、特覲釁而動耳、所云盛衰存亡、與魏升降者、皆華言也

魏復境內一歲租賦、詔脩廢職、舉逸民、徵盧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命崔浩更定律令、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軍事凱旋、卽寬民租、禮名士、脩法令、魏之政事、亦粲然可觀

魏主治兵于南郊、謀伐燕、

馮跋死而馮弘簒立、燕內亂而魏師旋至、岓固自開之、而敵乘之

魏主至和龍、燕石城太守李崇等降、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邱等擊破之、魏主引兵西還、

魏主圍和龍、穿塹守之、似志在必克矣、乃于破敵拔城之後、忽引兵還、亦如初攻統萬

燕王之子長樂公崇、鎮肥如、使弟樂陵公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封羽圍崇于遼西、

外寇已逼、內變復作、欲不速亡得乎

涼王蒙遜卒、牧犍卽河西王位、遣使請命于魏、並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

牧犍進妹稱藩、卒不免爲魏所滅、馮弘不從郭淵之勸納款獻女、亦不爲無見

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魏主不聽、

魏主滅燕之志決矣、弘卽降、豈能復存乎

臨川內史謝靈運、爲有司所糾、司徒遣鄭望生、收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徙廣州棄市

靈運此詩。不作于晉宋禪代之初。而作于襲封拜官。
獲咎褫奪之後。謂之怨望可也。謂之忠義不可也。

燕王遣使請和于魏、魏主不許、

此時燕卽請降。亦難免矣。況不稱藩而但請和邪。

燕王遣高顒、上表稱藩、請罪于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

燕至此不得不送女稱藩。而魏仍徵其太子入侍。蓋直欲坐而取之。不再煩兵力也。

燕王不遣太子質魏、魏主遣永昌王建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燕卽送質子。亦無救于亡。但不送則魏兵立至。其禍

更速耳。劉滋所云。願亟遣太子。而脩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者。未始非目前之急策。而馮弘不能用也。

燕王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

燕不能支魏。而稱藩于宋。欲藉爲援。勿論南北勢不相及。且江左僅能自守。安能出兵救燕。卽使以偏師擾魏南境。又烏足牽制之。使不得逞志于燕哉。

燕王遣孫德、來乞師、

甫經稱藩奉貢。卽來乞師。燕之勢岌岌矣。未聞宋何以應。意必依違答之。而不復措意耳。

魏數伐燕、燕上下憂懼、楊峪勸燕王、速遣太子、燕王曰、

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乃密遣使請迎于高麗、

初欲求援于宋。已屬計無復之。至此乃欲東依高麗。亦知高麗早以稱藩于魏乎。峪所云、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者。未幾其言驗矣。

燕王遣使入貢于魏、請送侍子、魏主不許、十三年

入貢稱藩。則責其侍子。迨請送侍子。則又不許。魏主志在并燕久矣。其諸所求索。特多方以誤之。非其本謀也。

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帝久病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召

道濟入朝、因執而誅之、并其子十一人、

道濟之誅。義康實主其謀。而發端者劉湛。非帝意也。然營陽之廢。徐、傅、實藉道濟爲之爪牙。帝雖資其力以誅謝晦。固已疑其反覆難恃。是以義康之言易入耳。

赫連定之西遷也、楊難當、遂據上邽、魏主遣樂平王丕、督諸軍討之、先以詔書諭難當、丕至略陽、難當請奉詔、諸將議殺掠、丕將從之、以高允之諫而止、

諸將之意。第欲掠取貲財以自肥耳。所云不誅豪帥。軍還恐其爲亂。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皆飾說也。然而魏之行軍可知已。

魏主以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于是奸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脇在位、橫于閭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十四年

長吏所魚肉者。非奸猾也。良儒也。敢于舉告守令者。非被其魚肉之良儒也。奸猾也。許部民告訐。流弊必至于是。太阿之柄。不可倒持也。卒之橫者益橫。貪者仍貪。而良儒之受害。不徒在守令之貪。又在奸猾之橫已。

魏徵牧犍世子封壇入侍、李順自西河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欲西征可乎、對曰、國家士馬疲勞、請俟他年、

牧犍于魏入貢稱藩。并送質子。且互為婚媾。宜在所親。而西征之意。未嘗一日忘也。所以未遽加兵者。燕國初附。馮弘猶在高麗。東方之事未畢耳。

燕王弘至高麗、高麗王璉遣使勞之、稱曰馮君、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奪其侍人、取其子王仁為質、弘遣使上表求迎、上使王白駒迎之、高麗殺弘于北豐、十五年

失國依高麗。猶稱制讓其王。取死不遠矣。怨高麗而求迎于宋。更屬計無復之。宋既受燕朝貢。坐視其亡而不能救援。至此乃遣使越海往迎。亦殊可不必也。

帝雅好藝文、使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雷次宗立儒學、帝數幸學館、次宗以巾褠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四學已乖古制。且以玄為首。史次之。文次之。儒又次之。則所尚可知。江左崇尚老莊。玄學自當別立。若文史皆吾儒所有事。何以區為二學。殆以次宗業專治經。而文史非其所長邪。

帝仁厚恭儉、勤于為政、三十年間、晏安無事、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于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

元嘉之政。固冠江左。但遽云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恐未必然。

楊保宗與兄保顯、奔魏、魏主以保宗為征西大將軍、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十六年

保宗奔魏。遽即封王尚主者。欲藉保宗以傾難當也。與所以待牧犍者。似同而實異。

河西王牧犍通于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魏主遣侍醫、乘傳救之、得愈、魏徵李氏、牧犍不遣、

李氏之毒魏公主。事有可疑。毒之發不待時。今于破毒之後。由涼州遣使至平城告魏主。而魏之解毒醫。乘傳赴救。計其往返。總在一月之間。何以仍得亡恙乎。此非公主妬而誣之。即魏主欲加之罪。以為兵端也。蓋是時馮弘已死。魏將有事于西征矣。

魏每遣使詣西域、詔牧犍發導護送、使者自西域還、至

武威牧犍左右告魏使言蠕蠕可汗妄言魏已削弱西域諸國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

河西事魏而通柔然之使俾得煽惑西域是諸國之貳心未可憑牧犍之貳心無可辨矣魏主未嘗一日忘涼州牧犍即恪守藩服虔脩貢職猶恐難以久存乃自開其隙予魏以出師之名是速禍也而亂階乃始自失身之蕩婦漏言之暬御

魏主欲討牧犍崔浩曰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

柔然謂魏士馬衰耗將以攜涼州及西域諸國之心使輕魏重己耳而魏即乘此機遽興師取涼州爲出

其不意攻其不備之計柔然之妄言適足爲魏間也

魏主集公卿議奚斤等三十餘人皆以爲未可李順古弼曰自溫圍水西至姑臧地無水草崔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

順言涼不宜伐猶可至云地無水草不惟難以間執崔浩之口且源賀生長姑臧賀多羅奉使初還耳目甚眞豈遂默無一語即使一時可以支飾而魏主若專遣一腹心信臣託爲奉使再往覆驗亦何難辨其虛實乎順頗有智數而頓出于此殆所云死期將至天奪其魄不止利令智昏也

魏主自雲中濟河部分諸軍以源賀爲鄉導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魏主至姑臧牧犍嬰城固守魏主分軍圍之姑臧城潰牧犍面縛出降

牧犍不虞魏師之至者自恃有公主之親且貢獻不絕也豈知魏主取涼州之心久蓄于中待時而動哉

魏主之西伐也敕穆壽曰吳提必犯塞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壽以公孫質爲謀主皆信卜筮以爲柔然必不來不爲之備

劉絜固日辰不利故兵不追董來壽質信卜筮而不備柔然固由諸臣闇于事機亦未嘗不因魏主篤信天文矜衒前知有以啟之

柔然敕連可汗（名吳提）聞魏主向姑臧乘虛自帥精騎深

入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穆壽不知所爲欲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

竇太后之膽識乃出穆壽之上魏所以不至大有所失者太后力也

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

沮渠無諱于涼亡之後帥遺民保敦煌而不降魏事雖無成其志殊可悲也保周甫還涼州遽思割據不惟罪無可逭亦太不自量矣

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牧犍尤喜文學闞駰張湛劉昞索敞陰興宋欽趙柔程駿駿從弟弘魏主皆禮而用之

涼州號爲多士。牧犍亦喜延攬。而無救于亡者。强弱勢殊。而諸人但以文學著稱。其智略不足應變也。

高允雖明歷、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知之、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必問此、

允論陰陽災異。足祛諸儒之惑。自漢以後。知此者希矣。蓋即孔子不語怪神。不言天道之旨。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劉湛與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十七年

士大夫躁競似湛者。蓋亦鮮矣。位遇不爲不重。乃干進不已。必欲機政一由己出。其與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特其迹耳。若論其心。直以文帝久病。欲推戴義康。以取大物而已。乘勢立奇功。徼厚利也。觀于帝疾篤。使義康具顧命。湛輒唱言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其肺肝如見矣。

上收劉湛付廷尉、就獄誅之、以義康爲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以十數、收湛之日、上召景仁處分、一以委之、

諦觀當日情事。義康與湛久在帝及景仁算中。而懵然不覺也。

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湛小字班虎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

義康所處之地。惟有退耳。進則逼上。述之言是也。

范曄遷左衛將軍、掌禁旅、雖有儁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爲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

劉班既敗。坐死多人。士大夫亦可以戒矣。乃才如蔚宗。而躁競彌甚。所云敎操何恥。輕薄者安在邪。謝靈運之詩。蔚宗之史。皆冠絕一代。而均不免殺身。足爲文人無行之戒。究而論之。靈運祇是放縱不羈。蔚宗則眞名教罪人矣。

魏主欲以伊馛爲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

重、非臣年少所宜膺受、帝問所欲、曰、中祕書二省、多諸文士、馛願參其次、乃以爲祕書監、

以馛之武勇。乃辭封爵而思近文士。其志趣有足異者。然亦可見魏之漸趨于文。使馛當道武之世。而出于此。且得罪矣。

扶令育表稱、彭城王義康、陛下次弟、若有迷謬、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垂、伏願召返京甸、兄弟協和、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十八年

帝所以出義康于外者。正以羸疾日增。太子幼弱。恐臣民之心別有所屬。令育此表。乃適觸其忌也。表內援廬陵爲龜鑒。以爲帝固不忍于廬陵。詎知營陽之

事尤所擲心乎

魏主詣道壇受符籙寇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高不聞雞犬以接天神崔浩勸帝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不從年十九

受籙已屬謬陋至作靜輪宮上接天神尤怪誕不經謙之方士誠不足論浩亦勸帝爲之何也其果爲謙之所惑邪抑逢君爲容悅邪

沮渠無諱遣氾雋奉表詣建康詔以無諱爲涼州刺史西河王柔然遣使詣建康

宋既平仇池聲威遠播故無諱奉表稱藩柔然亦遣使通問將欲藉以爲援冀分魏之兵勢非慕宋也畏魏也

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大小豐贍山蠻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動朱脩之討之不利

山蠻之出似爲善政所化追緣沔羣居戶口殷盛則倘虞難制故道產卒而相率作亂所謂狼子野心不可畜也

魏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將襲柔然絜諫崔浩勸魏主行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六日不至事覺伏誅二十一年

絜恥其言不用輒矯詔易期以致魏主與太子孤軍深入至鹿渾谷而諸將六日不至猶幸柔然不知魏軍虛實一時驚遁耳若以大衆合圍魏主父子危矣絜既矯詔則諸將失期罪應末減中山王辰等八將坐死不爲無寃蓋其時矯詔事猶未敗露也

何承天撰元嘉新歷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

考日月食以定歷法此實天官之秘今西法亦用之而更加詳審

武陵王駿將之鎭時緣沔諸蠻猶爲寇水陸梗礙駿遣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涓山蠻最強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二十二年

羣蠻屢經痛勦始平畏威固不可以德化若當時禁其出山不予以緣沔之地則在我不煩兵力而在彼亦得安其故巢矣

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于杏城衆胡皆應之有衆十餘萬遣其黨趙綰上表自歸

以魏主之英武兵力之精猛而上年有北部之叛至是復有盧水之變大興師徒數年方定以其專恃威服力屈而不能以恩結其心也魏尙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云劉氏應王繼國家後今民間訛言復云滅魏者吳夫劉氏者宋也吳者江左也雖幻妄不足信大抵北方之人積苦兵革思息肩于南故有此謬傳

歎

孔熙先博學通數術不爲時所知義康遷豫章熙先以爲天文圖讖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引與同謀

熙先所謂小有才適足殺其軀者然非因惑于天文圖讖亦何至遽萌逆志哉非道晏駕骨肉相殘不數年而驗矣但江州不出天子耳讖文固有應不應邪要之妖妄流傳適足動亂臣賊子之心所宜深戒也

曄猶疑未決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反意乃決

蔚宗所以與熙先同謀者正坐志意不滿欲乘時舉大事以徼厚利耳門內之譏似非所恥而熙先以此激之者蓋連姻不得必其所深恨也

曄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惟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蔚宗門內如是人以犬豕相遇豈爲過哉裴子野以蔚宗與劉湛並論而譏其怙志貪權矜才徇逆嚮所謂智能翻爲亡身之具是已至云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僨常均之下六朝士大夫往往有之然未可槩論也

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游獵具區兗州移答曰知欲觀化南國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

兩國口舌相競何關强弱此等均非雅談

魏主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聞蓋吳在長安北崔浩曰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破之必矣帝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吳聞之悉衆散入北山二十三年

兵法巧遲不如拙速于此益信但魏主行師每以孤軍深入力挫强敵而此次不從浩策何也得非以吳本小醜終當就禽不欲以萬乘之尊輕騎趨利邪

魏主至長安入佛寺見大有兵器釀具又爲窟室匿婦

女命誅闔寺沙門崔浩說帝擊破浮圖形像焚燒胡經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

此時佛法入中國未久而奸宄依託寺宇恣爲非法已罪不容誅矣破像燒經猶可也沙門衆矣獨不可勅令還俗爲民乎乃一舉而阬之不惟魏主好殺浩亦忍人哉

魏人寇青兗冀三州北邊騷動帝以爲憂咨訪羣臣何承天表言四策一移遠就近二多築城邑三纂偶車牛以載糧械四計丁課仗

以當日南北兵力而論即有三十年之儲十萬之衆將欲追蹤衛霍一舉蕩夷亦何可得承天姑爲是言

以悅帝聽非其本計也所建四策亦惟遷民內地多
築城堡堅壁清野俾敵來無所掠去無所得而我以
主制客坐乘其敝耳在宋亦止能如此惟所云鎔偶
車牛參合鉤連平地趨險賊不能干亦未必然也
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
城反氐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起兵應固刺史
封敕文擊固斬之餘衆推會爲主
蓋吳未平固會復反專恃兵力洵未足以靖亂也後
魏主以陸俟鎭長安其意固亦厭兵但恩信未洽而
第以方略取之尚非知本之論
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欲送詣平城陸俟曰

不斬吳長安之變未已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追
吳擒之必矣吳叔果以吳首來
用吳叔追取吳而免其妻子實質其妻子也得吳則
妻子生不得則妻子死吳叔愛吳必不如其妻子此
俟所以策其必得吳也
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盜鑄江夏王義恭
請以大錢一當兩何尚之以爲徒崇虛價富人之貲自
倍貧者益困上卒從義恭議 二十四年
尚之謂幣物相準多少異而濟用不殊語自有理但
云富倍貧困則未必然也富者錢多物亦多貧者錢
少物亦少並非專以富者之錢易貧者之物輕則俱
輕重則俱重倍則俱倍困則俱困何云彼倍而此困
乎且大錢一當兩正今日市井通行之折二錢自前
明末季至今二百餘年未見貧者之日困也
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
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荀
淑曰陛下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願上封禪書帝悅 二十六年
玄謨請皇子出鎭彭城實爲北伐進取之計雖其策
未必果效不得不謂之有志功名淑文士因帝有封
狼居胥意輒以檢玉岱宗爲言幷欲上封禪書則貢
諛而已

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
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處羅數挑戰輒敗以那衆少
而堅疑大軍將至夜解圍去
那以孤軍當柔然傾國之兵卒能使之恐懼遁去固
由堅守力戰亦緣柔然屢經大創故處羅疑魏將誘
而覆之也使其悉魏軍虛實那不免爲李陵之續矣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沈慶之帥柳元景等討之前後斬
首三千級大羊蠻憑險築城慶之置六戍以守之久之
蠻食盡請降悉遷于建康以爲營戶 二十七年
慶之前所討平者緣沔諸蠻耳沔北山蠻固自若也
至此剿撫兼施始不爲患矣蠻所恃者險不可攻而

山中食少久必自困置六戍乃以守為攻也

魏主將入寇大獵于梁川帝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等棄城走

兩國用兵先嚴偵候宋欲伐魏而魏主知之為先發制人之計魏之偵候也魏將入寇而宋帝聞之有堅守拔民之敕宋亦非無偵候也但不明則不知所備故棄城而民亦併棄之矣

魏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伊陽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劉泰之垣謙之等潛進擊之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復引兵擊之

謙之先退士卒棄仗走泰之為魏所殺

此敗固由謙之先奔亦由彭城更不遣軍為之繼援也武陵王亦不得辭其責

魏主引兵還遺帝書言來秋當往取揚州又云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魏主書語多倨慢而未免內怯于心我亦不癡數語取鑒苻堅既情見乎辭且終之以婆羅門則是棄人用鬼矣婆羅門乃佛教中之外道魏主已毀塔廟阬沙門而猶信婆羅門亦不可解今喇嘛紅衣者即婆羅門遺教也其呪謂之黑經云能致人死然亦妄耳

崔浩與高允等共撰國記魏主諭以務從實錄令史閔湛郗標勸浩刊所撰國記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謂宗欽曰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

允既見及此何不以直言諫浩而但私語欽邪其浩意方盛允知其不可諫而不諫邪抑諫而浩不聽史失載其言邪以允之直諒理無不諫且害切于身勢不容不諫大抵浩事魏主雖力排衆議屢決大計而未免出于迎合此舉亦因魏主有務從實錄之諭故悍然不顧而為之以為上意所在也豈盡闒二令史之勸哉

北人相與譖浩于帝以為暴揚國惡帝怒收浩并召高

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浩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曰不欺君貞也遂赦允

允所謂仁者之勇也其志雖賁育不能奪然亦惟不欺其心不欺其君耳此等品槩未易于三代下求之

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宗欽等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乞更一見曰浩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帝怒使執允太子為之拜請帝曰微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

允之意固將為浩匄其餘生而數千口因以不死然是時允之不死亦間不容髮矣

宅曰太子讓允曰吾欲為卿脫死而卿激怒帝如此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史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臣

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
魏主之眷浩至矣既殺之族之而復悔之惜之則以
浩暴揚國惡觸其所諱也竊謂浩既奉勅脩史則所
譔國書自必次第呈進魏主覽定斷無藏諸私室之
理即其刋石郊壇亦必先期奏請且工費不貲要須
仰給于官斷無任意自爲之理乃先無觸忤忽焉雷
霆之擊無不糜碎何也詎非先惟浩言是聽嗣入北
人之譛始悟其重爲國辱邪允論史誠是但春秋經
至聖筆削首明諱尊諱親之義至定哀之間尤多微
辭何取乎訐以爲直哉浩博學多通獨不聞此乎
上欲伐魏徐湛之江湛王玄謨等並勸之沈慶之固陳

不可上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
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
以文帝之明更事不少豈猶未悉南北之强弱乎乃
不量彼己輕于一試則玄謨輩及江徐迎合上意有
以慫之也慶之所云實不易之論白面書生紙上談
兵何足信乎
申元吉引兵趨碻磝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崔猛
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蕭斌與沈慶之
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攻滑臺
邊城諸將不戰而走魏主不聞治其罪者預受秘計
誘宋師使深入也

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
未肥天時尙熱速出必無功展至十月吾無憂矣
魏主諳悉兵機必俟秋高馬肥而後出師南向用己
之長制彼之短也
魏主引兵救滑臺王玄謨士衆甚盛河洛之民競出租
穀玄謨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衆心失望魏主濟河衆
號百萬玄謨懼退走魏追擊之麾下散亡略盡
玄謨責大梨八百魏主見黃柑即噉南人嗜梨北人
嗜柑古今不相遠也帝以玄謨爲衛霍故有封狼居
胥意今按其智略不惟遠出檀道濟下亦尙不及到
彦之用爲前鋒安得不敗

蕭斌欲固守碻磝沈慶之曰坐守窮城復作朱脩之滑
臺耳斌乃使王玄謨守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
諸軍還歷城
慶之始終以伐魏爲失策故力贊退師然此時宋師
不退必爲魏所覆沒恐欲退不得矣
柳元景使龐法起等進攻弘農拔之擒魏太守李初古
拔詔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就法起等于
陝斬魏洛川刺史張是連提遂克陝城進據潼關上以
王玄謨敗退魏軍深入召元景等還
宋諸將惟元景一軍差强人意固由安都力戰之功
亦以未當大敵也

帝召劉康祖還魏永昌王仁將八萬騎追及之于尉武
康祖有衆八千結車營而進軍士皆殊死戰殺魏兵萬
餘人康祖身被十創墜馬死餘衆遂潰

蕭斌退守而得全康祖進戰而敗績固知兵無定形
須量彼已沈慶之以朱脩之爲鑒亘有以也

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江夏王義恭欲棄城南歸
沈慶之欲奉二王及妃女奔歷城何勖欲奔鬱洲自海
道還京師議彌日未決

南歸不如固守亦理勢之易明者但恐一旦離城則
魏以輕騎急追必致進退失據耳北趨歷城未必能
到若東奔鬱洲爲浮海還京之計何若徑自南奔之

爲便乎勖之所云何其謬哉

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道民（駿小字）忝爲城主必與此城共
其存亡義恭乃止魏主至彭城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
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魏攻彭城不克

暢固善于辭令但宋之強弱早已爲魏所窺即巧爲
掩飾亦何益乎胡身之以爲足增國威殊未必然也

盱眙太守沈璞到官即爲城守之備及魏兵南向璞收
集得精兵二千曰足矣臧質兵潰將七百人向城衆欲
不納璞開門納之因與共守

衆之不欲受質恐其分全城之功耳所云地狹人多
乃藉辭也璞云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知當日城
中雖有二千之兵得質衆則力愈厚並非無地相容
也

魏主至瓜步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內外戒
嚴

帝封狼居胥之壯志至此灰冷矣顧上封禪書者安
在能無汗顏

上登莫府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
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

欲以封爵金帛于隔江百萬軍中購魏君臣之首此
必不可得者也置毒酒于空村即使悞飲能傷幾人
乎江徐智略不過如是

太子劭言于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陷獨有斬江湛徐
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

帝之北伐王立謨唱之而江徐和之也況爲前鋒而
首先棄軍乎獨有斬立謨可以謝天下

魏攻盱眙魏主遺臧質書質復書曰爾獨不聞童謠之
言乎爾自送死幸得爲亂軍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
以一驢直送都市耳魏主大怒攻之不克（二十八年）

質之詈魏主洵足爲一時之快而于計未爲得也以
孤城當大敵惟有激厲將士待其來則禦之伺其懈
則擊之耳徒爲陳子讙之善駡未足挫其鋒適以觸
其怒曾何與勝敗之數乎且是時南北強弱之形灼

然易晃徒爲大言以相恐嚇安足動其聽哉致使併力急攻三旬之久亦危于累卵矣其不拔蓋有天幸焉

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千里請戰兵家所忌勢險節短頃刻變形安有授成律而須中詔者哉帝蓋工于談兵而拙于料敵者也況以江南不練之白丁當河北百戰之勁騎乎

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王孝孫言

其不可張暢以孝孫之言爲然乃止

麥熟更來之約固不足信但魏師初過彭城即有不攻此城直造瓜步之說後果如其言義恭于此所以不能無疑也魏師南犯例須秋高馬肥麥熟則天氣向熱暑雨將降均非北兵所利其爲虛聲恫喝亦易明矣無端芟麥翦苗不惟無麥并致無禾詎非自困其民哉孝孫云虜若必來芟麥未晚正以乘魏師之將至未至而亟芟其麥則麥將熟猶可食也不愈于先事自擾芟不熟之麥并翦方長之苗乎

魯軌之子爽及其弟秀因罪爲魏主所詰責懼誅請降上大喜以爽爲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爲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

于喪師失地之後忽得歸正之降人則加以尊爵厚賞欲勸來者而不知其懼罪逃死非出本心也

魏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晃惡之愛誣搆東宮官屬多坐死太子以憂卒

考異謂魏太子之死宋齊書所載與魏書不同竊謂若如宋齊諸史晃不應有景穆之謚其子亦不得爲世嫡皇孫矣江南傳聞本不足信且亦未必非加以誣衊也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弒帝殺秦王翰及左僕射蘭延等而立南安王余

魏太武兵力雄天下而隕身宗愛之手詎非黷武好殺之報邪自古帝王威加于薄海而變生于肘腋奚止魏太武哉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何偃以爲瘡痍未復不宜輕動帝不從下詔出師沈慶之固諫上以其異議不使行

因魏內亂而報仇雪恥固亦可乘之機但用兵必量彼己是時宋之君臣晏安江沱又安能蕩覆中原倏談混壹哉帝之伐魏初次則王玄謨及江徐贊其決此次則魯爽及劉興祖協其謀而始終固諫以爲不可者沈慶之也爽初降銳欲立功興祖欲以七千八

濟河直入心腹未免輕于一試慶之老將固非無所
見而云然
帝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碻磝又使徐爰隨軍銜中旨
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
出師常授成律交戰亦待中詔初次北伐之所以敗
也今復遣使銜中旨授方略諸將安得不動多掣肘
乎帝闇于兵機竟屢敗而不悔也
太子劭與始興王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女巫
嚴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後遂共爲巫蠱琢玉爲上
形像埋含章殿前
南北二帝均有蕭牆之禍魏之禍中于奄豎宋之禍

始于女巫
劭補東陽主奴陳天與爲隊主上以讓劭劭懼以書告
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爲不已正可促其餘命劭濬往
來書疏稱上爲彼人或曰其人
劭濬平日逆謀蓋欲以厭勝詛呪致帝于死至此乃
云促其餘命則將爲商臣之事矣
諸軍攻碻磝累旬不拔魏人自地道出燒營及攻具張
永夜撤圍退軍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
自往增兵力攻不克退屯歷城
彥之出師四鎭皆斂兵北去者非不能守也受魏主
方略誘宋師深入而覆之也立謨之下碻磝亦然至

是則魏有內難不肯輕動河北之兵不能不嚴河南
之守故碻磝累攻不拔矣
臧質頓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柳元景等進據洪關
質所長特善罵耳前守盱眙由沈璞預爲之備非質
一人力也是時佛狸已死質獨將雍州之師以向關
中又佐以元景及薛安都之勇固應所向無前矣而
乃頓兵不發蓋徒以口擊賊而不敢以手擊賊者也
上以諸將屢出無功賜蕭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
冬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
諸將誠不足經略中原帝之兄弟父子果足以當魏
兵乎言之第增顏汗耳

魏宗愛弑南安隱王余羽林郎中劉尼殿中尙書源賀
南部尙書陸麗長孫渴侯勒兵迎皇孫濬入平城卽皇
帝位誅宗愛賈周皆夷三族
愛所與共事者小黃門韋耳宿衛之兵皆屬尼賀等
愛雖有都督中外諸軍之名而爲日尙淺衆心未服
故東廟一呼衛士響應皇孫正位愛周卽束手就戮
此非尼賀等果有智略實由愛之權力迥非漢唐諸
閹宦所可同日語也
魏世祖晚年佛禁漸弛至是詔州郡縣各聽建佛圖一
區沙門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魏主親爲沙門師賢
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爲道人統

佛圖之復雖有定額然魏主親爲沙門下髮并有道人統之設則民間必翕然從之無復限制矣

魏主賜陸麗爵平原王麗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請以爵授其父俟魏主乃進俟爵爲東平王又命麗妻爲妃復其子孫麗力辭不受

長孫渴侯與麗共有定策擁戴之勳乃麗以讓爵受封渴侯以爭權賜死士大夫居功名之際可以審所處矣

嚴道育之亡命也變服爲尼匿于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上聞之欲治劭濬之罪潘淑妃抱濬而泣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必不上累三十年

劭濬共爲巫蠱業經于王鸚鵡家得書數百紙其辭狂悖逆狀昭灼而帝猶必俟捕獲嚴道育而後議其罪何也非徒失于決斷溺愛不明良由濬母潘妃居中爲之乞哀故遲遲不忍割耳

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使王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僧綽勸帝以義割恩帝曰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

能裁弟不能裁兒乃帝之眞病魏兵內逼卽殺義康略無顧惜又特加東宮兵與羽林等皆以猜防諸弟而不虞其子之因以爲變也

帝欲立建平王宏嫌其非次議久不決每夜與徐湛之屛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其謀告潘妃妃告濬濬馳報劭

慮人竊聽而以告淑妃竟不虞其漏洩獨不思婦人之愛其子甚于昵其夫乎此則帝之當斷不斷機事不密也

劭乃與陳叔兒張超之等謀爲逆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啟聞

僧綽有此密啟東宮之逆謀亟已帝既不先發又不爲備與坐以待弑何異

劭詐爲帝詔使張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從萬

春門入超之等數十人入雲龍門拔刀上殿帝與徐湛之屛人語燭猶未滅遂弑帝并殺湛之

廢劭賜濬死兩言而決耳更議所立不妨別作籌商乃帝與湛之密語旣已連夕累日至此猶刺刺不休不惟帝之寡斷湛之亦庸才也

劭遣超之馳召濬濬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

劭弑父因恐被廢尙非無故也潘妃于濬可謂慈母矣乃聞其死而云由來所願則更無復人理

劭卽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

以弑逆誣江徐因以殺江徐自託于討賊蓋其謀逆
之初早有成算以爲可以欺天下而不知其不可欺
也
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爲吏部尚書料檢文帝巾箱得
僧綽所啟饗士并前代故事收殺之
僧綽幸免于死便當糾合義徒聲罪致討即不能亦
宜秉節不撓以身殉義乃甘受吏部尚書之職而不
慮前事之猝發禍不旋踵也其死亦輕于鴻毛者乎
沈慶之勸武陵王駿起兵討劭顔竣曰宜待諸鎮協謀
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黄頭小兒皆得參
預安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

慶之老將習兵深沈有智略當時罕匹其諫文帝北
伐則云伐國與白面書生謀之安得有濟茲復斥竣
爲黄頭小兒欲斬以徇其臨事慷慨殊可喜也蓋是
時元凶弑逆數天同憤而諸王各擁鎮兵彼此顧望
莫敢先發其有首倡大義者人心所向即神器所歸
豈可姑待以失事機哉
武陵王至尋陽移檄四方州郡響應隨王誕將受劭命
沈正謂顧琛曰天下未有無父之國今弑逆冤酷義不
共戴天舉兵豈必求全邪乃共説誕誕從之
正所云深有合于春秋之義其云舉兵豈必求全尤
爲壯烈蓋勇決猶有父風（正田子之兒子）

劭聞四方兵起悉召下番將吏遷淮南居民于北岸盡
聚諸王及大臣于城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
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
晝則環刃夜則張鐙慮禍機之猝發于左右也諸王
大臣聚之于城內義恭父子分處于下舍下省自知
爲衆所共憤防內變也又厚撫魯秀王羅漢冀以恩
結其心而得其死力皆劭之黠而無救于敗者弑君
父之賊固天地所不容也
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蕭斌勸劭勒水軍
自出決戰不則保據梁山義恭以南軍不利水戰説劭
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劭善之

遷淮南居民于北岸劭之意可知義恭劃棄南岸柵
斷石頭之説乃恰與之鍼芥也蓋劭外雖獷悍內實
恇懼深恐一旦外出則變生肘腋都城將不可保即
微義恭言亦必不能從斌策也
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説之曰移告旁郡誰
不響應如其不能便致身南歸僧達乃奔武陵王于鵲
頭王初發尋陽沈慶之曰王僧達必來赴義
僧達庸人耳非客爲之畫策則南歸之志不決矣慶
之所料亦未爲中
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惟顔竣出入臥內擁王
于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如是累

何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

竣于宋武可謂股肱心膂之臣矣而終不免于罪昔人所爲大息于龍蛇也

柳元景至新亭依山爲壘劭使蕭斌等帥精兵萬人攻之元景令軍士銜枚疾戰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乘之劭衆大潰

元景憑壘而戰故劭軍猝不能克迨鳴退鼓則其氣衰故元景開壘鼓譟乘之而獲勝也其宿令軍中所云銜枚疾戰聽吾鼓聲者皆謂開壘接刃之後若憑壘之時則惟厚蓄兵力以持之耳秀鳴退鼓亦因元

景憑壘堅不可拔而兵力已疲故暫退休息以冀更番迭進耳身之以爲誤非也

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鍾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

先既信巫而爲逆茲欲事神以免禍始終爲妖妄所惑

武陵王軍于新亭義恭上表勸進王卽皇帝位魯秀王羅漢蕭斌皆降斬斌諸軍克臺城斬王正見張超之獲劭及濬並梟首于大航

魯秀倒戈羅漢放仗厚撫亦何益哉三人並降斌獨駢首何也秀與羅漢爲劭敵義師耳斌則共爲弒逆罪在不赦也

初劭以何尚之爲司空領尚書令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

使其退老方山終身不出何至有自洗黃閤之辱然其得免于死亦幸矣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二十八

甯陽黄[illegible]

宋紀二　世祖孝武皇帝[illegible]龍小字道民[illegible]子在位十年

臧質自謂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孝建元年

質與沈璞固守盱眙似有不可奪之大節乃璞既以黨逆伏法質亦以謀反族誅人之不可保如是

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素與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

爽酗于酒者也因醉而倉卒舉兵迫小峴之戰卒以飲酒過醉爲薛安都所殺

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進爽號征北將軍爽使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

天子乃出自藩方之板授眞可謂白板天子矣爽武人生長北方粗陋乃至是邪荒傖之目爽實當之

魯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

義宣作賊臧質誤之也魯爽亦癡人耳秀之識乃出兄上

命柳元景統王玄謨等討義宣玄謨聞魯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

質自謂一世英雄而爲玄謨所輕然玄謨將略不惟不能當魯秀亦尚不及質

義宣至尋陽以臧質爲前鋒質至梁山與官軍相拒上遣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魯爽爽引兵退慶之使薛安都追擊斬之送首示義宣義宣與質皆駭懼

爽之驍勇義康等所恃以爲雄者也斬之而送首以奪其氣此慶之方略

柳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

前云臧質易與見其衆盛即求益兵將毋媿其前言乎

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臧質遣尹周之攻之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于玄謨玄謨不遣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及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

梁山之戰玄謨殊乏將略因緩救而失西城兼失二將梁山之外屏撤矣僅守東岸其勢已孤而龎法起之兵復趨南浦以掩其後若非垣護之水軍力戰破敵則腹背不支何以救敗乎

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于柳元景欲退還姑孰元景不

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亦勸元景往援元景乃悉遣精兵助玄謨

玄謨已作退計若非元景精兵助力梁山必不能守矣

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臧質與劉湛之進攻東城薛安都衝其東南斬湛之劉季之宗越陷其西北質等大敗諸軍乘勢攻西岸義宣兵亦潰

義宣以質爲前鋒而厭掣其肘因爲義恭所間既不能無疑而湛之不欲質專其功故居中爲之裁抑也

魯爽既授首于前湛之復就戮于後爽固號爲萬人敵而湛之尤義宣所倚仗以爲股肱爪牙者至此則惟有單舸迸走閉艦啜泣矣

臧質西走逃于南湖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于水出其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斬首送建康

較固守盱眙罵佛狸時昔何壯今何憊也

義宣至江陵竺超民具羽儀迎之魯秀等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入內不復出魯秀北走義宣欲從秀去至城外左右盡棄之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五妾尋被遣去義宣號泣曰今日分別始是苦

魯秀叛魏南歸北走欲安之乎未幾還向江陵赴水而死亦有所不得已也竺超民首贊逆謀身爲留守固義宣之腹心也乃先既迎之入城尋即收送刺姦

反覆小人負心實甚何尚之乃以爲覩過知仁謬已

義宣騃豎子耳至此猶戀戀于五妾亦何及哉

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令義宣自爲計書未達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并其子十六人及竺超民等

脩之乃魯爽板授驃騎以代臧質者蓋義宣等謀逆之初引與同黨脩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于帝尋以擊敗魯秀固守雍州故代義宣爲荊州刺史也其殺義宣父子而并誅超民亦以明己之不黨惡也

沈慶之請老表數十上又面自陳至于稽顙流涕上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上復使何尚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二年

慶之首唱大謀乃能急流勇退殆亦耳學之所獲乎

上即位鑄孝建四銖錢形式薄小盜鑄者衆物價踊貴朝廷患之沈慶之議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萬稅三千嚴檢盜鑄三年

慶之放鑄之議意主便民而官置錢署則利權仍操之自上與漢文之聽民自鑄相似而實不同殆即後世分鑪鼓鑄之所由昉歟

議者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顏竣曰恣行新細于官無解于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

改鑄小錢、則一錢之銅、可得二錢之用、盜銷盜鑄必致、如雲而起、亦猶用當十當百大錢、工省利多、則盜銷盜鑄、非嚴刑所能禁、此議圜法者所當加意也。

顏延之卒、其子竣貴重、延之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語竣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怒曰、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延之與謝靈運、並以文章冠絕一時、而其識量出靈運上奚翅百倍、此所以與靖節有鍼芥之契歟。

羣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爲患、謂之任榛、徐州刺史申坦討之、任榛逃散、天旱人馬渴乏、無功而還、坐法當誅、羣臣爲請、弗能得、沈慶之抱坦哭于市曰、汝無罪而死、

我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乃免之、大明元年

坦第無功耳、非有喪師之罪、遽予坐誅、宜慶之號咷也。

上奢淫自恣、多所興造、顏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諍、上浸不悅、竣求外出、以占上意、詔以爲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

竣雖不能遠權避勢、非有震主之威、其懇切諫諍、尤不失蹇蹇之節、而竟以忤主獲罪、此帝之寡恩、非竣之取戾也、能保王玄謨之不反、乃不能容竣之直諫、獨不記病危擁膝時、邪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其帝于竣之謂乎、沈慶之殆亦有見于帝之爲人、故脫然而去邪。

魏設酒禁、釀者酤飲者皆斬、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

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鬪、及議國政、故禁之、二年

釀與酤飲情罪似有重輕、乃一律論斬、蓋以無釀者則酤飲奚從、無酤飲則釀者自止、故并置重典、使不敢犯也、當日議者必援周書酒誥爲說、然即此可見拓拔氏用法之嚴。

魏起太華殿、高允諫曰、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納之、

宋主于周朗之言、則解其職、于顏竣之諫、則出諸外。

魏主于允之切諫、則善遇之、復樂聞之、兩主之優劣相去遠已。

游雅論允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

允可謂寬而栗、柔而立矣、卓茂、劉寬、但以溫厚謙退著美耳、烏足與允並論。

帝不欲權在臣下、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謝莊、及顧覬之爲之、

爵祿爲人主之大柄、而吏部專之、帝欲分其權、而置尚書二人、不知官分而權如故也、裴子野論官人不

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上每燕集在坐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不能從衆上出爲征虜長史尋免官禁錮懷文賣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

自古以飲酒嘲謔獲罪者有之矣乃亦有以不飲酒不嘲謔殺其身者士君子事暴主欲自全亦難矣哉顔竣之死猶曰怨望也懷文何罪徒以直諫忤旨耳與周朗正同

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桓玄復述其議至是制沙門致敬人主

沙門不敬人主乃是用夷變夏帝此制倘爲中理但其意則欲自尊大耳

詔自非臨軍不得專殺罪應重辟皆先上須報違者以殺人論又詔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姦釁內發變起倉猝者不從此例七年

專殺擅興均應嚴禁此自歷代成法江左寬弛又每以親王出鎮恃貴梗令勢所難免帝以紀綱隳紊故頒詔以整飭之此亦未可訾也

上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

義恭柔佞其不免狎侮宜也元景威略冠諸將而動遭崑崙之杖何哉奴何敢杖羣臣帝令之也非奴擇興宗帝憚之也帝于侍從諸臣如顔竣周朗沈懷文王智淵皆以方正不能順指次第誅譴而獨能容與宗且憚而加敬焉亦不可解或諸臣皆犯顔諫諍而興宗第正色立朝未嘗攖帝過失邪

上既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令羊志哭貴妃志嗚咽極悲它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志言若使帝聞之身首分矣此雖倖免宜以爲戒

上爲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而奢欲無度大脩宮室嬖妾幸臣賞賜傾府藏

是時南北通好聘使歲至邊陲無警故帝肆爲淫侈不復有所忌憚范文子所謂外寧必有內憂而孟子以爲死于安樂者也

上末年尤貪財利終日酣飲少有醒時常憑几昏睡或有奏事即肅然整容無復酒態內外畏之莫敢弛惰殂于玉燭殿八年

內外之畏帝非畏其明也畏其暴也帝之荒淫猜狠甚于元凶劭但欠弑父耳以此式穀宜廢帝之不君也

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興宗以爲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顔師伯不從

胡身之以爲與宗立于猜忌之間包藏主之怨而不加刑由其素行爭乎人竊謂觀于與宗尚可以審所自處豈有命焉不諱爭乎人竟也厥後于廢帝時屢建廢立之議而卒不洩詎非天幸哉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性急欲自專決司馬庾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恨張伯超說休茂殺深之及典籤楊慶戴雙徵集兵衆使佐吏上己爲車騎大將軍參軍尹玄慶起兵攻休茂斬之

竟陵王誕之反尚出于不得已措置亦微有方略若休茂則騃豎子爲左右所慫自殺其軀而已童稚出臨大藩固無異未能操刀而使割況又資以兵衆一

有讒人搆煽其間其不至釀成逆亂者幾希

上自即位以來抑黜諸弟既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諫及襄陽平太宰義恭探知上指請不使諸王任邊州懷文固諫以爲不可乃止

帝猜暴又懲廣陵襄陽之變方欲裁抑諸王義恭所請實帝意也懷文固諫正是批其逆鱗雖一時爲正論所屈而蓄怒自此深矣此所以卒不免歟

沈慶之固讓司空詔許之慶之家累萬金童奴千計多蓄妓妾盡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遇之者不知其爲三公也

史所稱慶之自奉不爲不豐矣乃多蓄妓妾而車馬率素童奴千計而從者三五得非居室則窮奢極欲出門則避勢遠權邪慶之可謂善處功名之際而卒亦不免則壽考爲之殃也命之所限洵無可逃然慶之固加于人一等矣

張岱三爲王府諮議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問其故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

岱此論足爲處同僚共事之準其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固已而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二語意蓋謂共事諸人才用不齊要當以禮待之不可因有明暗長短之異輒有所軒輊于其間也旨哉言乎

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爲之制捕得即斬之往往竄匿山爲盜賊

江左重門地至以士族與工商爲婚者謂之雜婚動遭彈劾而河北崔盧諸名族乃更有賣婚之弊

策秀孝于中堂揚州秀才顧法對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化易于上風體訓速于草偃上覽而惡之投策于地六年

周朗之言所云侈麗之源實先宮闈者洵爲切中時弊若此策第老生常談耳而帝已惡而投之則以素多慙德慮下謗己故一聞躬化體訓之論即觸目怵心也

宜專責吏部、以爲萬品折乎一面、百位斷以一司、豈風遂行、不可抑止、誠切中其病矣、但欲復周之始于學校、漢之起于郡縣、則亦不可行也、九品中正何嘗非鄉舉里選之意、而但取門閥、毁譽無據、孝廉之舉、東漢已不勝其弊、況掾吏之流、品目卑尤、非士人所樂就乎、此後世所以卒出于科目也

王僧達自負才地、一二年即望宰相、遷護軍、怏怏不得志、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太后大怒、固邀上殺僧達、乃誣以罪、賜死、

僧達之死、誣以與反者高閣通謀、固非其罪、但其褊躁自足賈禍也、僧達于赴義之初、遲疑莫決、非有過

人之才、所恃者門地耳、太后兄子路瓊之誠碌碌無足比數、然亦未聞有大過惡、所以鄙夷不屑、嫌其汙我坐榻者、徒以系出寒微、其父慶之曾爲王氏門下騶也、太后之尊、不能加于烏衣子弟、江左門地之重、乃如是邪、沈約因是論九品之弊、以爲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裴子野亦謂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茂令長之室、惟論門戶、不問賢能、鄉論之不足憑、槪可知已、然則周漢之選舉辟署、亦安可復乎哉、

戴法興、巢尚之、戴明寶、權重當時、顧覬之獨不降意于法興等、蔡興宗嫌其風節太峻、覬之以爲命有定分、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正以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也、覬之此論、人仕塗者尤宜服膺、

竟陵王誕反、詔沈慶之將兵討之、誕棄廣陵城北走、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乃復還、

使誕于此時奔魏、不失封王、乃爲左右所持、還守孤城、欲以數百人抗諸道之兵、何異以卵抵石乎、

顔竣遭母憂、送喪還都、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怨望誹謗之語、上免竣官、及竟陵王誕反、上遂誣竣與誕通謀、賜死、復沈其男口于宮亭湖、

因誕之反而殺竣、亦猶文帝因魏兵之逼而殺義康、彼乃借事端以除其所忌、此則慮其謗己也、

沈慶之攻城、克之、斬誕、上聞廣陵平、敕左右皆呼萬歲、蔡興宗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

當時近侍、如興宗及沈懷文輩、皆正人、即誕之佐吏、如賀弼之飲藥自殺、范義之守死不去、呂曇濟之身殉幼主、亦俱有烈士之風、蓋元嘉之遺澤、猶未泯也、

周朗言事切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甯州、于道殺之、朗之行也、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四年

孝建所改制度亦不必盡非如有罪不得專殺動衆必須手詔之類皆毋庸改乃沙門致敬人主亦復舊制可知一切皆刊削無餘矣此蓋師伯爲之非廢帝意也

戴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出其手義恭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蔡興宗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興皆惡之

興宗當少主初立羣奸竊柄之時乃能守正不撓可謂卓然自立者矣然義恭恇怯法興宵小固不敢害興宗也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在位八年

魏高祖殂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高宗嗣之與時消息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太子弘即皇帝位泰始元年

高宗乃魏之守成令主與太武之窮兵黷武相去遠矣是時南北之民皆得息肩

魏主年十二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楊保年等使穆多侯召陸麗多侯勸陸麗俟朝廷安靜然後入麗不從馳赴平城渾又殺麗及多侯

麗赴平城名義甚正而未可與權也大臣與國休戚當此權奸恣横幼主孤立使遂正渾專殺之罪按劾行誅內亂可速已矣事苟無成則以身殉之不猶愈于束手就戮哉

廢帝欲有所爲戴法興輒抑制之帝不能平詔免法興官賜死諸大臣無不震慴柳元景顏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沈慶之恨師伯乃發其事

慶之雖累辭三公亦未能忘情于權勢者也故因師伯專斷朝事而恨之若顏柳之計得遂慶之亦可不死

帝自帥兵討義恭殺之并其四子別遣使召柳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朝服應召軍士殺元景并其八子六弟諸姪殺顏師伯并其六子

以義恭之柔師伯之佞均不免父子駢誅命之不可逃如是夫

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尤淫恣帝爲置面首三十人

沈公至此又不及何公矣以八十之年厠身佞倖之列辱莫大焉蓋耳學之業荒已

臨海王子頊爲荊州刺史朝廷以蔡興宗爲子頊長史辭不行其甥袁顗時爲雍州刺史勸之行興宗曰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

顗爲興宗謀甚善興宗不從詎非以桓文之功非所及邪厥後顗舉事無成而興宗亟謀廢立卒不及禍則天命爲之不關人事胡身之以興宗可謂先見此

事後之論夫興宗既欲居中免禍而後乃屢唱廢立之議何也其不至事泄族誅亦幸耳

沈慶之復啟聽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綖環錢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慶之初議雖曰聽民鑄錢實則官司其事又必平其準式嚴檢盜鑄罔未嘗不禁其濫惡也至此則一切弛其繩墨闓法因之大壞與初議固大相徑庭巳

沈慶之數進言規諫帝浸不悅慶之懼蔡興宗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百姓所瞻在公一人指麾之日誰不響應願詳思其計

慶之嘗發顏柳之謀而興宗仍以是說之或有見于慶之閉門謝客有自危自疑之意故欲迎其機而導之使從邪然亦冒險而倖免耳使廢帝別有所聞或慶之不卽賜死而更加詰訊則興宗之謀泄矣

慶之曰僕誠知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

慶之老將更事多而慮患深自念廢弑大事幸而有成亦冒天下之不韙萬一蹉跌則身戮族沈犬彘不食其肉未若委天任命抱忠而死猶爲不失臣節故興宗亟進危言而褒如充耳也亦可謂有定識矣

興宗曰公統戎累朝舊日部曲布在宮省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何患不從閒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或屛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也慶之不聽

萬世一時之計直教慶之于閤內弑帝矣貴第卽慶之家若如胡註所云時貴之宅則使酣醉入閤于慶之何與而曰時不可失乎慶之爲武帝起兵誅元凶劭而不用興宗之策圖廢帝者非直懸殊勢殊亦因劭乃弑君父之賊武帝討之名正言順廢帝雖無道而以臣廢之弑之則名不正言不順也慶之武夫而處大事殊不孟浪身之乃詆其從君于悖狂杜門以待死不能行伊霍之事固不足爲定論也

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

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攸之賜慶之藥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

觀攸之揜殺慶之則知興宗爲慶之謀所云攸之輩公家子弟猶未悉攸之之爲何如人也

王玄謨數流涕諫帝帝大怒玄謨使包法榮至蔡興宗所興宗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不可興宗又謂劉道隆曰比日思一閑寫道隆解其意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

興宗以廢立說沈慶之事既不諧慶之復遇禍自知將不免故又說玄謨并說道隆蓋有不能中止之勢急何能擇之情乃謀不泄而帝旋弑興宗竟得保其

家族任遇如故詎非幸免哉玄謨宿將威名亞于慶
之又逢帝怒內懷憂懼諒之猶有因也道隆小人郎
無禮于建安太妃者方爲帝所寵昵而乃欲與之共
謀大事乎

帝召諸妃主、列于前、强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
不從、帝怒、鞭妃一百、殺其三子、

會稽公主置面首三十人廢帝納其姑爲貴嬪而殺
其夫何邁此必慮爲諸妃主所謗故令左右顯辱之
以關其口淫縱昏暴亘古所無然皆武帝之戕賊同
氣瀆亂閨門有以啟之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將行
刦爲人父者可不懼哉

湘東王主衣阮佃夫內監王道隆等、謀弑帝、帝悉屏侍
衞、與羣巫及綵女射鬼于竹林堂、壽寂之弑之、建安王
休仁、擁立湘東王彧宣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命湘東
王纘承皇極、

廢帝所畏者舊臣也柳元景沈慶之輩次第誅鋤以
爲莫如我何矣所忌者諸父也湘東建安皆留之建
康拘于殿內以爲不能爲患矣所仗者侍衞也厚撫
宗越沈攸之等以美人金帛充牣其家冈皆感恩圖
報矣豈料竹林堂之變起自小臣湘東王之立即在
禁中三呼寂寂而宗越諸將竟無一應者哉

湘東王即皇帝位、廢帝時幷制謬封、並皆刊削、賜劉道
隆死、宗越、譚金童太一等、內不自安、因謀作亂、以告沈
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

廢帝弑而道隆死道隆恃廢帝爲命者也而蔡興宗
乃欲與之共圖廢帝何哉攸之旣擠殺從父慶之以
取寵于昏主又發越等之謀以自結于新君反覆不
義小人之尤

先是廢帝使朱景雲、送藥賜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死、
鄧琬勸子勛起兵、使陶亮等以甲士五千、出頓大雷、至
是袁顗奉表勸子勛即大位、傳檄建康、謂上矯害明茂、
篡竊大寶干我昭穆、

當時諸藩如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等皆舉兵以應

子勛正以同氣之親不欲明帝越次而承大統也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

江北州郡應尋陽者以安都爲首其應建康者青州
刺史沈文秀濟陰太守申闡未幾、文秀更令其將劉
彌之應安都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申闡之
兄令孫降于安都之從子榮兒、

帝遣孔璪入東慰勞、璪說孔覬擁五郡以應袁鄧、二年

江東州郡應尋陽者以覬爲首而吳郡太守顧琛等
附之

益州刺史蕭惠開聞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
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于當璧、並無不可、景和雖昏、

本是世祖之胤吾當推奉九江
蜀應尋陽惠開主之所論昭穆之次人心所同故諸
州郡一時響應
是時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惟丹陽等數郡上
集羣臣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鎮之以靜物
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
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
興宗亦姑為是說以寬上意耳並非有制勝長策也
子勛舉事無成直由輔佐不得其人非沈攸之輩果
能戡亂興宗亦幸而言中耳身之許為識時審勢殊
未然也

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應尋陽琰不許柳光世自省內
出奔彭城遊尋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乃從順言
觀光世所云建康必不能守則知六軍精勇器甲犀
利之說固不足信
上謂蔡興宗曰頃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商旅
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
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
興宗謂清蕩可必憂在事後其言卒驗但當日四方
雲合間關百戰幸而獲濟其初起之時殆未可云清
蕩可必也事後之憂由明帝自取恐亦非興宗所能
逆料

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葛僧韶說孝祖曰景和昏狂開
闢未有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
而羣迷相煽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羣凶事申則權柄
不一兵難互起不若控濟義勇還奉朝廷
建康之所以勝尋陽之所以敗數語盡之僧韶可謂
識時審勢者矣蔡興宗不聞有此言
殷孝祖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赴建康時四方皆附尋
陽朝廷惟保丹楊一郡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
欲奔散孝祖至衆力不少人情乃安
是時諸將王玄謨沈攸之輩各帥衆隨建安王休仁
西討與鄧琬相持不決建康守備單虛而東軍漸逼

若非孝祖赴援勢必不支矣興宗所云人情更安者
然邪否邪
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于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沈懷
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退還延陵衆無
固心得懷明書賊定未進劉亮又至人情乃安
臺軍之分禦東軍者衆寡不敵僅能自守而已曇瓘
庸才耳使其帥衆鼓勇而前豈懷明輩所能當哉
吳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于東上簡羽林勇士配之議
者以喜未嘗為將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
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
是時西軍未過尋陽東軍已至晉陵朝廷以全力抗

西軍而東軍思乘其後勢更迫于西也尙之斗筲耳
　而能識吳喜其人似在沈法興之右
吳喜至國山擊東軍大破之進逼義興上復以四百人
配任農夫使助東討遂克義興
　義興今常州之宜興也距建康較近故喜等以全力
　爭之義興破而東軍之氣折矣
魏乙渾專制朝權多所誅殺拓拔丕告渾謀反馮太后
收渾斬之
　渾雖剛暴實奴才耳太后誅之如翦孤雛腐鼠則知
　陸麗之力非不能制
沈懷明等軍于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

震恐王道隆攻拔孫曇瓘等五城曇瓘等敗走遂克晉
陵吳喜入吳興任農夫入吳郡
　四郡平而東路廓清吳喜之功居多由是可以從事
　于浙東
吳喜至錢塘遣任農夫擊東軍于黄山浦破之喜自柳
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王晏殺孔璪并斬
孔覬
　會稽下璪覬授首朝廷無東顧之憂得以專力西討
　蓋薛安都雖勇而遠在江北與建康勢不相及蕭惠
　開之兵並未出峽更非所慮已
鄧琬性鄙闇貪吝既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酣歌博奕
日夜不休羣小橫恣競爲威福于是士民忿怨內外離
心
　子勛豎子耳所恃者琬也琬所恃以舉事者子勛武
　帝之第三子于次當立也名義雖正兵力亦强而以
　鄙闇貪吝之資委任羣小將欲開端門而坐黄閤何
　可得乎
殷孝祖陵轢諸將衆莫爲用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人
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衆軍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
之孝祖于陣爲流矢所中死
　孝祖忠節固自可錄恃此以陵轢諸將以致羣情不
　附取敗之道也況以鼓蓋表異于衆爲敵所爭趨乎

　此可謂行軍之鑒
建安王休仁遣江方興等將兵赴赭圻沈攸之以孝祖
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
軍主詣方興推爲統
　孝祖爲統軍既死則宜更立一將爲統軍乃既不以
　屬攸之又不以屬方興此休仁措置之失也先慮姓
　號不同而就一軍取號此慮軍政不壹而推方興爲
　統攸之可謂知兵要矣
方興以諸軍進戰大破西軍詔以沈攸之代殷孝祖督
前鋒諸軍事陶亮退保濃湖
　軍不可一日無統若須朝命已失事機何以成卻敵

之功乎

鄧琬遣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并舊屯凡十餘萬胡勇健多權略將士畏之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

江左立國恃三吳爲根本以其財賦爲軍國所取給也况是時四方貢計多赴尋陽國用不足軍中食少幾有不可終日之勢喜不惟廓清東路俾建康無後顧之憂而運資實以饋軍功尤不可沒也

殷琰將劉順等馬步八千人據宛唐劉勔帥諸軍並進時琰所遣軍皆受順節度惟不使統督皇甫道烈柳倫二軍勔始至塹壘未立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

方興爲統姥山所以勝也不督二軍宛唐所以敗也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信哉

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劉胡帥步卒一萬運米餉之至城下沈攸之帥諸軍殊死戰胡衆大敗常寶等開城突圍走遂拔赭圻

赭圻之拔不徒力戰城下實由斷其糧餉

建安王休仁進屯赭圻鄧琬以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

赭圻大挫西軍勢漸不支故琬假子勛命徵顗以自助

劉順等始行惟賫一月糧既與劉勔相持糧盡杜叔寶發車載米餉順自將精兵五千送之呂安國及黄回以精兵千人于横塘抄之叔寶棄米車走

叔寶之餉順亦有劉胡之餉赭圻胡敗而赭圻拔叔寶走而順軍潰矣

袁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恇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惟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

顗在軍中舉止略如謝萬以其素負名流之望故高自標置不屑與武夫爲伍也似此才諝而欲與蔡興宗共立桓文之功堪爲齒冷

諸軍與袁顗相拒于濃湖張興世帥輕舸徑趨錢溪築城寨斷其糧運濃湖軍乏食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

濃湖亦以乏糧而敗仍蹈赭圻之覆轍

劉胡委袁顗而去顗亦走至鵲頭薛伯珍斬之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張悅斬琬蔡道淵執子勛因之沈攸之諸軍至尋陽斬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

袁顗鄧琬均非智勇之將所以敢于起事者挾子勛號令州郡冀合衆力坐取建康得以擁戴爲功共享富貴耳赭圻既敗退保濃湖猶仗劉胡以抗臺軍胡去而顗琬惟有束手受戮矣

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

胡身之云晉安舉兵實義舉也鄧琬不足道孔覬袁顗未可以成敗論之竊謂覬顗均不失爲義但孔之死殊有氣決袁未免稍遜耳此外如傳靈越何慧文皆一時烈士其死乃不亞于孔也興宗亦不得爲先見細按當日時勢建康實有累卵之危未敢云出外爲失策在內爲得計也衆人第于事後論成敗而不知有幸不幸也

上既誅子勛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以爲言松滋侯子房等並賜死路太后之姪休之茂之及劉祗

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于此盡矣

宋武殺人子多矣能毋及此乎不善餘殃信哉

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等並遣使請降上欲示威淮北命張永等將甲士五萬迎安都安都衆敬并降魏

安都之勇帝所忌也故因其降而以重兵迎之實將執而誅之故安都懼而外叛

魏尉元入彭城張永等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士卒凍死太半元與安都大破永等于呂梁之東沈攸之僅以身免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三年

彭城在淮泗之交地尚近江南而吳人不耐冰雪乃至于此欲逞志于北方不亦難乎

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載以賑新民魏朝從之

永棄船多至九百艘元即取運糧以賑新民魏朝不惜四州之粟收拾淮北民心此彭城所以遂爲魏有也

沈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帝使劉懷珍帥王廣之浮海救之進至黔陬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王廣之拔不其城文秀請降帝復以爲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爲冀州刺史懷珍引還

懷珍衆少糧竭帝亦知之故因文秀道固請降即復其位任而敕懷珍引還也青州郡縣與江南地本懸隔況彭城既爲魏據淮北非復宋有乃遣軍浮海以救僧暠即一時倖勝豈能支久乎

魏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繼攻無鹽克之殺東平太守申纂肥城潰遂取垣苗麋溝二戍威震齊魯

魏既據彭城制南北之襟領以爲齊魯唾手可得故命將出師以爭青州其攻取具有次第

慕容白曜攻升城自二月至四月乃克之白曜欲盡阬城中人韓麒麟諫曰恐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復

可克師老糧竭此危道也白曜乃使民復業
白曜初克無鹽欲盡以其人充軍賞而酈範止之茲克升城又欲盡阬城中人而麒麟止之皆祖酈生說漢高不攻而下城之計白曜從之故能所向有功
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
元此表于南北形勢瞭如指掌其規畫方略惟在斷南軍北援之路絕北民南向之心而已魏主雖不盡用其策而畀以重任控制要衝所由席捲淮北包舉

海西也
上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攸之又以攸之前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之以沮其氣上尋召攸之等還
彭城失則淮北無從措置地有所必爭又以魏軍方向青冀故爲此批亢擣虛之計冀以牽掣東軍而不知其力有未逮也
慕容白曜進至瑕邱房法壽據磐陽降于白曜白曜表韓麒麟與法壽對爲冀州刺史以法壽從弟靈民等八人皆爲郡守
以冀州畀法壽所以慰其心更以麒麟間之所以分

其勢蘇弟八人悉縮郡符施異賞之恩以悅新降而勸來者
詔徙義陽王昶爲晉熙王使李豐以金千兩贖昶于魏魏人弗許
帝之猜忌昶應已知之且爲魏所重既封王尙主矣同姓異姓均之王也與其歸宋而履危孰若留魏而即安魏雖許贖昶亦未必願歸也
魏復寇義陽豫州刺史劉勔使孫臺瓘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示劉勔勔曰臣竊尋元嘉以來傖人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惟視強弱王師至彼壺漿候塗裁見退軍

抄截蜂起四年
傖荒情態勔言盡之與王玄謨輩之導主用兵者有忠佞之別
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讜等皆降于魏魏以元爲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
彭城既失下邳宿豫淮陽相繼淪陷魏人控扼南北津要宋之兵勢不相連接雖青冀尙未還下而徐兗斷難枝梧故元得以次說降諸城如疾風之掃敗葉
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州反自稱刺史

交州自爲一國此其權輿乎

徙東海王禕爲廬江王、上以廢帝謂禕爲驢王、故以廬江封之、

禕爲驢王即徙封廬江然則帝爲豬王將于何處建都乎

上以沈文秀之弟文靜爲輔國將軍、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爲魏所斷、因保城自固、

前已遣崔道固兄子僧佑將兵從海道救歷城未至而歷城已拔道固降魏冀州非復宋有矣至此因文秀固守東陽又使文靜浮海救之而卒不能達總繇彭城以東諸津要均爲魏所斷不得不出于浮海之

一途即使得達而孤軍深入懸絕無繼徒爲虜耳烏足支大敵哉

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士卒晝夜拒戰、無離叛者、魏拔東陽、執文秀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于是青冀之地盡入于魏、慕容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五年

彭城既失兗冀瓦解青州海曲一隅之地安能獨存即以文秀之善守卒亦不免于敗方知尉元先定東南之策洵爲得計也魏道武太武之南伐兵力百倍而卒不能得淮北尺寸之地者以其專事攻掠不加存撫人皆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元與白曜反是所以遂定東南

魏復遣使來脩和親、自是信使歲通、

魏既定徐兗青冀諸州撫納新降欲暫息肩而宋失地喪師不能自振亦思以和親爲緩兵之計此南北所以復脩舊好歟

上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曰豈有姑姊妹集而裸婦人以爲笑、上大怒、遣后起、

裸婦人以示姑姊妹欲何爲乎帝蓋習見武帝及廢帝之荒淫而欲踵其故事邪要以內難已平外患暫弭心無畏忌故縱恣之端見耳

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爲天子、上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懼、荀伯玉勸道

成、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游騎行境上、道成以聞、上使復任、尋命遷鎮淮陰、

有事則資以禦寇無事則憚其威名而思爲之所以此御將欲得其力難矣方疑而徵之小有寇警則止是教之挾寇爲重因以要君也似此舉措安得不爲奸雄所窺

上爲諸王、寬和有令譽、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千百品、有犯必加罪戮、七年

帝初立不失爲中主晚更猜虐較武帝尤甚初終易轍若出兩人非直貴極而驕喪其素守抑亦宋祚將

傾天尊之鑒也

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使寵姬子之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

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子以爲己子猶可也太子則以陳妃賜嬖人李道兒數月迎回所生者不惟非帝之子亦非劉氏子矣

晉平王休祐性剛狠前後忤上非一從上射雉上遣壽寂之等拉殺之王敬先說巴陵王休若以荊州舉事休若素謹畏使人執敬先白帝誅之

休祐之死尙有自取之道休若之謹畏休仁之忠勛禕之凡劣而均亦不免帝眞忍人哉

上疾篤暴甚內外莫不屬意于建安王休仁上聞惡之遣人賫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能久乎

孝武子孫滅絕誰實爲之休仁但知責孝武忍于兄弟而不自咎其忍于孝武諸子也

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鎭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不得不有近日處分

此詔卽使盡實休仁亦無可死之罪其教休祐以佞因其剛狠忤旨而欲其順旨自全也入省辭母射雉懼從有鑒于休祐之被害慮不自保故至此也使帝稍有手足之情惻隱之心聞之應悽然動念乃更觸

其忌而速之斃豈復有人理乎

上惡壽寂之勇健會有司奏寂之擅殺邏尉徙越州于道殺之

寂之弑君之賊死已晚矣在帝則爲負心

上以吳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謔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尋賜死

喜長者也死不以罪亦足悼已士大夫立于猜暴之朝何術可以自免喜于泰始東討活人多矣乃亦及此乎

上與劉勔等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尋喜心迹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之會邪

前詔歷數休文之罪猶不免迹涉怨望此詔第敘喜之功耳以數十人說下羣賊以三百人淸蕩十郡何負于國而疑其心迹不可保邪以功爲罪功臣如勔者得不人人自危乎欲蓋彌彰此詔有焉

徵蕭道成入朝所親勸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今惟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既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先聞徵而懼此不復懼何也帝爲太子計欲以褚淵爲羽翼道成爲爪牙耳道成知之故速赴不疑

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

有時謇欲禪以大位、

宋主惟翦除諸弟。魏主欲禪位叔父。雖皆未爲得中。而厚薄相去天淵已。

魏主會公卿大議、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豈得上遺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若更授旁支、恐啓奸亂之心、不可不愼、

雲之言、可謂正大光明。南朝諸臣。希聞此等議論。

源賀曰、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東陽公丕等曰、太子沖幼、陛下富于春秋、奈何欲隆獨善、陸馛曰、陛下若捨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刎頸殿廷、不敢奉詔、帝怒變

色、以問宦者趙黑、黑曰、臣以死奉皇太子、不知其他、時太子宏生五年矣、帝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高允曰、願陛下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馛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于太子、

雲賀第言不當禪位子推耳。丕等則直云不當禪位。皆正論也。馛則云卽使禪位。亦不應捨太子更議諸王。不惟子推不可禪。其言激切。故帝驟聞而怒。迨黑、亦以奉戴太子爲言。贊成馛議。帝意始爲之移。允知帝禪位之意已決。而捨太子立子推之議中止。故以周公抱成王之說進。以太子雖幼。無妨內禪也。于是傳位太子之議定矣。觀魏君臣其議大事。其分明。鄭重如此。與南朝之諂諛附和莫肯抗言者相[illegible]奚翅霄壤邪。胡身之謂魏主聞馛言而變色。問黑言而默然。以此議魏之綱紀。殊不知馛與黑所言。雖微分先後。其以死奉太子則一也。使魏主果以馛言爲謬。不應心折于黑。且亟稱馛直、而擢爲太保。隱然以周公屬之。與宋帝之以黃羅彼褚淵者。孰謂知人哉。竊謂以魏顯祖之英明。凡富于春秋。是時年甫十八耳。何至厭棄塵務。遽欲傳位于五齡之幼子乎。蓋以馮太后內行不正。穢德彰聞。欲爲秦始皇則不忍。欲爲漢惠帝則不甘。故爲此超然獨善之舉。將以避太后也。

其初欲禪子推者。并太子亦避太后也。不然、何以如此大事而太后不與聞哉。此則其不能明言之苦衷也夫。

魏高祖卽皇帝位、悲泣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于心、顯祖徙居崇光宮、建鹿野浮圖、與禪僧居之、羣臣上尊號曰太上皇帝、

受璽傲惰。宋廢帝所以不終也。代親悲泣。魏孝文所以能賢也。

魏沃野、統萬二鎭敕勒叛、源賀帥衆討之、降二萬餘落、追擊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

魏太上徙居崇光。安禪鹿野。而仍總萬機。命將出師。

因淮北其命是從也浮圖戒殺而敕勒之叛斬首八千
其破戒也大矣

上命垣崇祖經略淮北、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魏于洛侯擊之、崇祖引還、

命崇祖經略淮北而不授以兵不饋以糧徒以數百人越境深入欲何爲乎魏師出則退而入海耳似此用兵殆同兒戲

上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巢尚之罷郡入見、上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虞愿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爲何功德之有、上怒使人驅下殿、

魏主皈依釋氏則禪位太子與僧同居徙崇光宮采

椽土階而已宋主崇奉釋氏則以故第爲湘宮寺備極壯麗且猜忌功臣戕賊同氣其去佛教之所云慈悲寂滅者不愈遠乎

上以王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景文懼、表解揚州、詔報曰、有心于避禍、不如無心于任運、

避禍不如任運帝之詔景文庶乎達觀已但既見及此則斬伐手足屠害功臣爲螟蛉子懇鯤作計者其謂之何

上疾篤、遣使賣藥賜王景文死、手敕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泰豫元年

帝欲殺休若則手書殺勸欲殺吳喜則言誥甚款今殺景文轉云欲全卿門戶自古君于其臣未有以賜死爲恩者有之自景文始乃張永竟未之及豈非命乎

上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愔反、既寤遣人就郡殺之、

以疑忌殺諸弟及諸臣猶有因也愔之死乃由于夢異哉

上殂、太子即皇帝位、年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崇節儉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粲淵不能制佃夫等安能制蕭道成哉淵不足論粲

亦非可託孤寄命者也

沈攸之自以材略過人、自至夏口、陰蓄異志、舉錯專恣、不復承用符敕、朝廷疑而憚之、

如史所書攸之乃眞不可事幼主者帝但疑吳喜張永而不疑攸之何也或疑之而憚其威略莫可如何邪然攸之不舉事于蒼梧肆虐之時而起兵于蒼梧遇弒之後其名義甚正雖旋被誅夷要不可謂之不得其死也所云陰蓄異志者然邪否邪

以劉秉爲尚書左僕射、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褚引之、

秉所云平世三公也以與袁褚同志故引與共政但

取其不作異耳

阮佃夫欲用所親張澹爲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

佃夫所恃者明帝寵任之耳帝殂則失其所恃安敢與顧命諸大臣抗哉蓋袁褚皆遠權避勢遇事拱默故佃夫仍得肆行無忌也

蒼梧王（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在位四年）

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故太宗之末得免于禍及帝卽位年在冲幼休範自謂應入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密與典籤許公輿謀襲建康（元徽元年）

宋明猜防諸弟均已翦除劣如廬江猶不能免休範獨得免禍仍鎭尋陽以其不足爲患也乃帝之陵土未乾而休範卽稱兵向闕豈帝所及料哉

遣使入魏魏上皇將入寇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

宋甫報聘魏卽謀入寇足徵前之脩好欲以和親款宋使不設備至是因宋有大喪主少國疑故大舉南下將以進規江北也後卒不果者魏上皇旋卽遇酖也

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以材板付軍隊合手裝治數日卽辦率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欽馳下告變朝廷惶駭（二年）

尋陽下建康順風數日卽至休範舉兵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此非休範所及許公輿教之也若非道成料及預爲之備建康殆矣

蕭道成至新亭休範遣丁文豪將兵趨臺城自以大衆攻新亭白服乘肩輿以數十人自衛黃回張敬兒詐降斬休範首及其二子馳歸新亭

遣二子而不疑置二降將于左右而不防休範之闇劣于此益信文豪及杜黑騾爲之力戰所謂共癡人作賊者也

休範將士不知其死杜黑騾攻新亭甚急道成拒戰黑騾趨朱雀桁劉勔王道隆皆戰死中外大震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

劉勔王道隆皆死張永沈懷明逃還諸人皆著名宿將朝廷所恃以爲重者也而一時挫敗是以白下石頭之衆瓦解星奔大勢已不支矣惟道成尚據新亭然亦憊矣脫令休範尚在諸將爲之併力急攻臺城一陷新亭安能支久乎太后此時應追悔宋明不併殺休範也

杜黑騾進至杜姥宅宮省恇擾衆莫有鬭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

文豪雖謬爲大言其氣已折矣

道成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宮省袁粲謂諸將曰請與
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于是顯達等引兵出
戰大破杜黑騾于杜姥宅斬之幷斬丁文豪
粲文臣耳即被甲上馬亦何與于軍之勝敗乎然觀
其慷慨赴敵知其異日必能死節
以蕭道成爲中領軍留衛建康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
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雖四貴並稱而軍事專屬道成三人不能與爭太阿
之柄拱手授之矣
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書題曰沈丞相付荊
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得公昭送之朝廷又與南徐州刺

史建平王景素等同舉兵討休範
攸之果有他圖此正可乘之機使其帥荊州之衆與
尋陽合勢共趨建康豈道成所能當哉乃不出此則
知其所書陰蓄異志者妄也
魏上皇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積年羣臣頗
以爲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于倉猝而濫乎
又以赦令長奸故連興以後不復肯赦
慎刑而惜赦殊得用法之意
張敬兒謂蕭道成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
不出敬兒表裏制之恐非公之利道成以敬兒爲雍州
刺史敬兒得攸之事迹皆密白道成三年

道成所忌者惟攸之耳敬兒乃道成腹心故逆探其
意以進計蓋自任以上流之重也
魏馮太后以李奕之死怨顯祖密行鴆毒顯祖殂太后
復臨朝稱制太后猜忍多權數自以失行畏人議己羣
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
顯祖魏之賢君而不得令終篤生孝文克纘其緒亦
可謂式穀之明效已馮太后初誅乙渾又鴆顯祖均
能不動聲色而制其死命事後亦無與之牴牾者果
操何術哉雖左右多所寵嬖尙知畏人議己失行未
至如武曌之宣淫無忌其權略則蕭太后之流亞也
帝好獨游郊野曹欣之謀伺帝出作亂韓道清郭蘭之

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立建平王景素景素每
禁使緩之旋于京口起兵兵敗被殺
當時若廢蒼梧而立景素宋祚或可少延然以此謀
告道成事必不諧道成固不欲立長君也
順皇帝諱準字仲謀小字知觀桂陽王休範之子在位二年
蒼梧王數出游行始出宮猶整儀衛俄而棄車騎帥左
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陳太妃每乘青犢車隨相
檢攝既而遠走二三十里太妃不復能追昇明元年
蒼梧失德狂游檢攝者止有太妃耳顧命大臣如褚
淵者固不足論袁粲亦不聞諫諍何也
蒼梧王嘗自磨鋋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止之道成

[illegible]懽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
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終無全地淵默然

粲云伊霍非季世所行功成終無全地實至論也但
蒼梧昏狂幾于無復人理而猶云幼年微過易改何
也竊謂粲貞勁之士必非妄言或道成恐蒼梧害己
弑之而加以罪其不善固不若是之甚邪

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其從兄善明及紀僧眞以爲不
可其族弟順之及次子嶷皆以爲上好單行道路及此
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道成乃止

順之等之計猶是曹欣之之謀也行同獨夫而貫穿
巷陌取之一夫力耳道成之舉事乃不在道路而在

殿中

道成命王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等十五人于殿中
詗伺機變帝飲醉還仁壽殿寢玉夫與楊万年取帝防
身刀刎之以首與敬則

自古人主即甚昏狂必有羣小爲之羽翼若蒼梧王
之孑然孤立殞身于左右之手者蓋亦鮮矣其防身
止有一刀豈知即刎頸之具哉

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
入會議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議備法駕詣
東城迎立安成王

休範舉兵犯闕爲道成所誅而至是乃迎立其子其
舍此別無可立邪抑意別有在邪

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
王乃入居朝堂即皇帝位時年十一

安成冲幼習聞粲名以爲可恃而不知其不足恃也
大權去矣粲如之何

道成遣沈攸之之子元琰以蒼梧王刳斮之具示攸之攸
之謂元琰曰吾寧爲王淩死不爲賈充生攸之有素書
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及將舉兵
妾崔氏勸止之攸之指裲襠角示之

攸之舉兵殊似諸葛誕觀其謂子與妾之言自是乃
心宋室不可以成敗論之

攸之勒兵馳檄遣將孫同等相繼東下遺道成書以爲
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
結左右親行弑逆子孟孔明固如此乎

攸之責道成侃侃正論不爲霍光而爲司馬昭欲道
弑君之罪得乎

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又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黄
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皆與通謀道成初聞
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

粲既與秉謀誅道成則當陽與之合而藉王蘊以陰
結攸之待其帥荊州大衆直下建康然後與諸將士
約期併力中外齊奮道成可馘矣乃不出此而顯示

同異俾道成得以豫爲之備其敗宜哉
道成更與褚淵議之淵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以其謀告淵淵卽以告道成
粲猶不知淵之爲人乎機事不密則害成粲之敗實由自取
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蘇烈薛淵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
以蘇烈等助守石頭亦猶以段佛榮李安民同向京口也粲惟無動動則烈等從中起矣
道成又以王敬則爲直閤與卜伯興其總禁兵
矯太后令使伯興與劉韞帥宿衛兵攻道成于朝堂

黄回等帥所領爲應此粲本謀也道成以敬則爲直閤將以制韞與伯興仍是遣蘇烈等助守石頭之故智而敬則尤道成之心腹猛將也
袁粲約劉秉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爲晡後卽束裝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旣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
粲意以事露于劉秉之奔石頭而不知機泄于己之告褚淵也是時道成已預爲之備卽使秉如期夜至事亦無成若沈攸之不攻郢城直指新亭內外叶謀或可有濟耳
道成密使告王敬則殺劉韞卜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帥部曲向石頭薛淵據門射之皆散走道成復遣戴僧靜率數百人助烈等劉秉與二子俟夜踰城走僧靜殺粲及其子最追執劉秉父子斬之
韞伯興之死以王敬則入爲直閤也粲秉之敗以蘇烈等先據倉城也王蘊之潰以薛淵由城內射外也均不出道成所算
沈攸之遣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强有驕色
攸之先已勒兵移檄遣使邀雍州刺史張敬兒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

州行事庾珮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餘亦無一應者其勢已孤矣今傾州東下獨不慮敬兒等之乘其後乎
攸之攻郢城不能克劉善明言于道成曰攸之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迴不進一則暗于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
遲迴不進暗于兵機攸之之所以敗也若兼程直下掩襲未備與袁劉中外合勢則事未可知耳
攸之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衆多逃散攸之以餘衆還江陵聞城已爲張敬兒所據攸之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

袁粲據石頭而不虞蘇烈之拒己于倉城也攸之攻郢城而不虞敬兒之潛入于江陵也粲書生耳其狂疏固無足怪攸之百戰名將而不顧其後詎非天奪之鑒哉然其死則不愧王淩矣

道成以黃回終爲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收之恐爲亂召入東府使桓康殺之于外齋

回蓋勇而無斷者屢欲圖道成而不出道成股掌之上一旦取之如囊中物耳然與王蘊皆心在宋室者其死均未可訾也

道成欲引時賢共贊大業王儉知其指請間言曰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

道成曰褚公不從奈何任遐曰彥回（淵字）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

道成立休範之子爲帝而不復爲異日之慮者正以利其幼冲爲攘取大物地也惟內忌袁粲外畏沈攸之故不敢遽有動作耳今異己者次第誅鋤則圖篡之心安能須臾緩哉淵附道成久矣至是豈復作同異乎

王僧虔奏朝廷禮樂多違正典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中庸和雅莫近于斯十數年間亡者將半宜命有司悉加補綴朝廷從之

是時臣强主幼宋祚將傾乃以正樂爲言可謂不知緩急殆亦坐視國危不一動念者乎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仝校
福田 稔田

鑑評別錄卷二十九

甯陽黃恩彤石琴

齊紀一　太祖高皇帝 諱道成姓蕭氏字紹伯小字鬬將南蘭陵人在位四年

以太傅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臨川王綽遺腹心陳讚說淩源令潘智謀舉兵智告齊公誅綽兄弟及其黨 建元元年

人望如袁粲宿將重鎮如沈攸之尚舉事無成綽宗室疏屬乃欲邀一縣令起事即使智不告發亦同歸糜碎而已綽亦非必見不及此徒以舊人凋殘殆盡無可與謀又不甘束手待盡故爲此冀幸萬一之計

亦可悲已

進齊公爵爲王加殊禮宋帝禪位于齊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

逃于佛蓋之下欲仗佛力以自全也佛果有靈乎

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引令升車帝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

禪代之際足徵天道好還

帝乘畫輪車出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

前已涕泗交頤救死不得至此忽動念于鼓吹童騃

可憫

王華從父弟琨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獺尾痛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

是時宋臣之有氣節才力者芟除略盡矣其備位于朝者皆庸碌不能爲同異徒有雨泣而已琨兩逢禪代固已數見不鮮嗚咽自是老人常態非有慷慨之志也

奉朝請裴顗上表數帝過惡挂冠徑去帝怒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

顗以先散末僚一時義激遂能殺身成仁朏爲齊帝所重而始終不豫禪代之事倘得家食令終亦庶幾乎漢之楊彪獨惜其廢不終廢也

崔祖思上言人不學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宜開文武二學各從所樂依方習業

立學以課員外之官固造就人才之成法謂悖逆禍亂由于不學是已但齊帝躬行篡奪而欲以經藝爲弭亂之具殆亦濁其源而欲清其流者乎

魏主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衢執喧鬬者而已

候官不發重罪而舉輕罪者陰縱巨猾以營奸利毛舉細故以爲勞績此實千古通弊小人不可寄以耳目也

或走馬過汝陰王（宋順帝降封）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劉遵考之子澄之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其族獨得免

走馬過門事之有無不可知即或有之亦事之常豈遽爲亂乎汝陰遇害實帝意也觀于賞衞士因盡誅宗室可見已天之報施恆倍其數魏晉禪代宗室罕及于禍宋之代晉亦未至悉芟除至此則不遺齠

齔矣

魏詔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魏主以允家貧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

允在六朝獨有儒者氣相其受魏主恩禮可謂汲古之榮

魏遣假梁郡王嘉等奉丹陽王劉昶入寇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于魏南兗州刺史王敬則聞魏將濟淮委鎭還建康既而魏竟不至

叩門大呼拔刀跳躍勒兵殿庭逼帝升車何其悍也淮北虛警委鎭狂奔何其憊也敬則殆勇于助逆而怯于禦侮者歟

魏寇壽陽垣崇祖于城西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魏人攻城決堰下水魏衆漂溺死者以千數乃退走（二年）

魏之南伐特以納昶爲名欲宋之臣民簞壺迎昶而以不戰收成功耳壽陽小挫輒議還師其意固不欲深入也堰水以灌北軍亦僅可一試再則不效矣梁武之堰淮水未必非師此故智

宋自孝建以來簿籍訛謬上詔虞玩之等更加檢定玩之上表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上從之

黃籍之當校固已但于弛紊訛謬之餘驟欲一律勘正寬之則無以剔奸嚴之則尤虞滋擾是時帝甫經篡立恩信未孚植根本淺不亟行寬政以收人心而遽爲綜覈名實之舉亦可謂不知務已

上以何戢領選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再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

據淵所云則當時以珥貂爲貴即帝亦惜蟬冕也蓋倍重于今之花翎

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實行冤暴愚謂囚病必先刺郡求職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上從之

刺郡非謂刺史郡守也。刺史體尊。豈能理縣獄之事。若謂郡獄報刺史。縣獄報郡而止。則事不盡一。若謂由郡轉報刺史。則囚病故須救療。文書往返。必致無及。是生之適以殺之。非善政也。惟家人省視。而官給醫藥。則簡易可行。豈徒宜于遠縣哉。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祥、穆之之孫也、好文學、而性韻剛疏、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

胡身之以祥為無忝厥祖、竊謂祥祖穆之。既為宋佐命。祥卽不能匡扶宋室。亦當如陶淵明之超然遠引。乃既已側肩新朝。而輕肆譏誚以取罪戾。何足貴乎。

沙門法秀、以妖術謀作亂于平城、苟頹、帥禁兵擒之、加以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三日乃死、議者或欲盡殺道人、馮太后不可、乃止、三年

鐵鎖自解。果有此妖術邪。然亦無救于死。盡殺道人。固未免濫及亡辜。而佛法之不足止亂。僧徒之易致藏奸。槩可覩已。

魏中山宣王王叡、疾病、太后、魏主、屢至其家視疾、及卒、贈太宰、立廟平城南、文士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

叡為太后幸臣。魏主豈不知之。乃非直不能防閑。復從太后屢至其家。飾終之典。寵靈炫赫。徼符之譏。所不能免。

薛虎子代尉元、為徐州刺史、上言、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請興置屯田、且耕且守、魏主從之。

虎子之守彭城。與鄧艾之在淮南。形勢正同。故屯田為一時之利。蓋南北兵爭。地多曠。土足給兵耕也。

上殂于臨光殿、太子卽位、高帝性清儉、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四年

齊高無他功德。惟承宋末逍奢靡之後。力行儉約。為可取耳。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金土同價之說。吾未敢信。

褚淵卒、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屏居墓下終身、

自晉宋以來。上競苟得。靡恥道喪。賁獨恥父失節。屏棄終身。亦可謂不偶流俗者矣。然不能幾諫其父于生前。而自潔其身。以彰父之過。亦非為子之道也。

世祖武皇帝　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在位十一年

詔袁粲、劉秉、沈攸之、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皆以禮改葬、永明元年

三子皆忠于宋室者。以禮改葬。足徵公道尚未泯于人心。然使褚淵不死。亦未必有此盛舉。

上之為太子也、多違制度、信任左右張景眞、荀伯玉密以啟太祖、太祖怒、殺景眞、太子憂懼、王敬則叩頭啟太祖、往東宮解釋之、召諸王宴于玄圃、盡醉乃還、

敬則于太祖。亦如司馬子如之于高歡。皆善處人主父子之間。使儲副得安其位。然非腹心故舊之臣。亦不能爲此。

張敬兒好信夢。初爲南陽太守。其妻尙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爲雍州。夢一脚熱。爲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厭。謂所親曰。吾妻復夢擧體熱矣。上聞而惡之。乃收敬兒幷其四子殺之。

敬兒一生在夢中。其言皆夢中說夢也。直至脫冠貂投地。夢始醒矣。其妻應夢擧體涼。

初。王弘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凰。僧虔累十二博棊。旣不墜落。亦不重作。

弘曰。僧虔必位至公台。已而如其言。

弘言亦幸中耳。小兒嬉戲。果足定終身之休咎乎。

劉纘屢奉使至魏。馮太后遂私幸之。

太后閨內行不謹。亦惟于左右近習擇所愛而私幸之。纘鄰國使臣。地遠情疏。安得遽分嬖陽之寵。此必因太后失行。故江南搆爲此言。以益彰其穢德耳。且是時太后年已非少。何淫縱無忌至此極乎。若果有之。則文帝事太后。亦過于順適其意已。

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無佛之論。較無鬼尤爲中理。縝又著神滅論。則與聖人之言背矣。宜王琰以不知先祖譏之。縝第以刀沒利存爲理之所無。而不思薪盡火傳。乃事之所有也。

詔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爲官司之祿。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不予以祿而責吏之廉。不可得也。班祿歲增穀帛。吏犯贓則嚴加罪辟。吏不敢多取于民。民雖增調。而不以加賦爲苦。此在主治者力行之耳。若但班祿而不禁贓。吏雖受祿而取民如故。民必重困矣。

魏詔班祿以十月爲始。季別受之。義贓一匹。枉法無多

少皆死。李洪之外戚貴顯。首以贓敗。魏主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死者四十餘人。

齊班祿。魏亦班祿。齊禁贓。魏亦禁贓。齊法贓滿一匹者死。魏則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法更嚴于齊矣。乃魏之坐贓者首外戚李洪之。守宰多至四十餘人。均論如律。而齊不戮一人。何也。豈魏之吏貪。齊之吏獨廉邪。抑魏之法在必行。而齊猶未盡覈實邪。史稱魏是時受祿者無不跼蹐。賕賂殆絕。而齊無聞焉。蓋其效可覩已。

魏淮南王佗奏請依舊斷祿。高閭以爲給祿則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廉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

佗請斷祿欲因以貲坐贓之罪貪吏利在受賕不在得祿也

高閭上表請依秦漢故事于六鎭之北築長城以扞北狄魏主優詔答之

四足之寇不利攻城故以堅壁清野爲備禦長策大則邊城小則堡塢其用一也拓跋起自代北與柔然長技略同道武以來用武非一止有長驅深入及重兵嚴防而已今柔然國勢寖衰而閭乃議築長城爲扞邊固圉之計魏其不競矣乎

魏詔曰圖讖之興出于三季既非經國之典徒爲妖邪所憑自今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論

魏文嚴禁讖緯讖出漢世祖上

王儉領國子祭酒作解散髻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

解散髻斜插簪非儒者法服名亦不雅儉蓋以風流宰相自命故有此褒飾史稱儉造次必于儒者恐不無溢美也

魏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桑田皆爲世業身終不還

均田之法倡自董仲舒新室行之遂以召亂今魏文獨能須一詔遣一使即定爲口分世業甚然有經當時如何措置史臣紀載弗詳籍以田制紊亂已久貧富多寡懸殊一旦取而均之必大有一番變更勘丈分畫動須年月魏之使者既不必得人其牧守亦不盡良吏稍涉偏倚百弊叢生即使得人矣盡良吏矣而民情難與圖始亦安能使之翕然從令恐亦不免以峻法敺之也

初太祖命虞玩之檢定黃籍上即位別立校籍官上籍被卻者悉充遠戍民多逃避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卻籍者奔之衆至三萬

齊但校黃册以防脫漏戶口耳較之均田難易迥別乃連年鈎考未能剔奸卒以致亂魏之民風詎必獨

醇何以奪彼予此而不怨改絃易轍而不擾乎千載下不能無疑

魏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齊檢黃籍而民亂魏定戶籍而民安南北民風果有異乎惟均田以抑兼并尤不便于豪強而頫首聽命何也或河南北屢經兵燹蓁莽荒蕪按戶均受因而勸墾毋庸奪富民之成業以予貧民邪此在當日必別有措置然不可考已

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

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恂恂不倦年九十八卒贈侍中司空賻襚甚厚

高文公始終一節卓然名賢魏主恩禮有加可謂崇儒重道君臣兩足爲美未易于南北朝求之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詔內外臣極言無隱韓麒麟上言宜禁斷珍異之物勸課農桑數年之中必有盈贍

是時均田之法未悉能否蔵事甫經歲旱而民多餓殍至于出關就食其匱乏可知倘均田未畢事須中止若既經均給而麒麟表稱耕者日少田多荒蕪則魏所云口分世業者名實亦未必相副已

魏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

三長養贍流民恐流民未能周給而三長之破家者不知凡幾矣此等荒政在紙上視之甚易而行之實難古今未必相遠也

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鈴外庫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頒賚有差

是歲魏春夏大旱民多餓死七月命州郡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其匱乏可知乃九月則云府藏盈積盡出衣服珍寶諸器幣普行頒賚何也數月之內不應忽貧忽富若云國富民貧文帝賢君不應坐視民飢而不早爲之所若云器幣有餘粟米不給則魏之君臣皇皇爲講均田立三長亦徒爲是紛紜已

魏主問高祐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

虎渡河蝗不入境果可信爲善政所感乎千載僅見之事可據爲典要乎祐之空言不如李崇之實政

杜元懿建言西陵牛埭稅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歲可增四百餘萬顧憲之議以爲監領者各務己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百方僥倖爲公賈怨六年

憲之所云即設關爲暴者也非徒一時之鍼石實乃千秋之龜鑑

魏李彪上封事以爲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

胡身之云彪蓋有見于太子恂之失德故爲是言竊謂恂之失德與否文帝或不能遽有所聞而其材質何如則知之宜悉使用彪議預加檢約或不至以罪廢傷恩道廢恂立恪卒亦弗克負荷則于式穀之道或未盡也

魏遣兵擊百濟爲百濟所敗

魏自上世以來威加北方至是爲百濟小國所敗不

問程皋蕭文帝崇尚文治而武事衙不如昔此拓跋氏極盛將衰勿徒許其用夏變夷也

魏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皆坐贓當死、魏主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于中外、並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七年

魏之禁贓初既不私于外戚茲復不私于宗王可謂法行始自貴近者已

紀僧眞得幸于上、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坐定、斅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眞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胡身之謂二家以名義自將、甄別流品、雖萬乘之尊、不可得而奪若甚有取于瀹者竊謂此乃魏晉以來九品中正之流弊以門地相高非以名義相尙也不必以爲佳談

地豆干頻寇魏邊、陽平王頤擊走之、庫莫奚寇魏邊、樓龍兒擊走之、八年

地豆干庫莫奚皆胡之小種耳寇邊而不能討益徵魏之兵力非昔比已

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五日、哀毁過禮、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毁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于萬代、其若宗廟何、帝爲之一進粥、

魏文心欲自賢誠如椿言然于喪禮力能行之已爲晉武以後所僅見

魏葬太皇太后于永固陵、

馮太后別營壽宮不從先帝之兆或以丙行不謹無復面目于泉下相見邪魏文動輒師古何不以禮裁之

魏太尉等、請行先朝舊典、葬後卽吉、帝曰、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惟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

不以闇默廢政惟以衰麻存禮朔望致哀此事之必可行者諸臣何難將順其美而猶據故事再三力爭殆亦逆探帝意故爲駮詰以益彰孝思耳

初、太后忌帝英敏、欲廢之、盛寒閉于空室、絕其食三日、東陽王丕等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又有宦者譖帝于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

空室絕食初無憾意受杖默然不自申理可謂勞而不怨矣左右嬖幸概不禁治王叡飾終備極哀榮可謂從親之令不復以禮防閑矣以帝之明于顯祖之遇酖暴殂豈竟毫無所聞卽不追治其事亦安能無憾于中乃于太后之喪哀痛迫切百倍恆情何也其意固欲復三年之通制舉百王之墜典一切衰經之服哭泣之節罔非準禮爲之而未必發于至誠也豈眞以馮氏爲魏之文母乎其果痛祖母倍于痛父乎

交州刺史房法乘好讀書不治事長史伏登之擅權法乘縶之獄得出因將部曲襲州執法乘囚之別室法乘復就登之求書讀之登之不與

法乘所謂書癡也當其求書正可多與之登之殊不解事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孔顗上言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

盜鑄利多則重法不能禁不獨細錢也大錢當十當百其利更重故盜鑄更甚是亦顗所云開其利端從以重刑者

又云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自絕鑄一錢不獲一錢之利則民何樂乎盜鑄所云民不能競者也至云不患無銅第就當時言之後世阬冶政廢或產銅之處硐老山空則鼓鑄更形掣肘不徒較量于輕重之間遂足裕國利民也

自太祖治黃籍至上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戍者還本

卽黃籍之卒不能一律清釐則知均田之必不能較若畫一二事相權均田倍難于黃籍也然宋之治籍以民怨而罷魏之均田無梗令者南北之政事民情大略可覩已

王晏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

領選不恃清幹而先諳百氏以九品中正之法專以門地取人也門地雖不足以定才之高下捨此而欲取辦于俄頃則更無從甄別此停年格之所以窮則變歟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餠鴨臛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羹昭皇帝茗栅炙魚皆所嗜也九年

太廟時祭牲牢固有常典然因其所嗜而更薦褻味似有合于事死如生之義此亦禮緣義起者也溫公援屈到嗜芰以譏之殊可不必

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于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又有探策之祭帝皆罷之移道壇于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

罷設幕探策移道壇皆變夷而合于禮

魏有司上言求卜祥日詔曰筮日求吉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帝宿于廟帥羣臣哭已易服縞冠黑帶革屨

作明堂太廟定律令議養老六宗禘祫及諸典禮皆于大喪一年之內次第興革蓋文帝變夷復古之意久蓄于中特厭于太后未及施行故至此亟爲更張迫不及待此眞情之不可揜者如果銜悲茹痛五內崩摧何暇召羣臣考古制別同異殊隆殺舉祖宗百

年之舊典一旦爲此紛紛乎。

魏主禫于太和廟、袞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冬至祀圜丘、遂祀明堂、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

馮太后殂于八年九月癸丑。魏主至九年九月丁丑而祥、十一月己未而禫、越五日癸亥而祀圜丘明堂。六日甲子而臨太華殿、即吉亦非能遵殷周之制、孔孟之訓也。第如宰我所云三年之喪期可已焉者耳。

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律文、舊注是歲書成、孔稚圭表稱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于袠裏、寃魂猶結于獄中、

用律不平。則法徒明而寃猶結。故治獄之吏。必以忠信爲本。慈惠爲用。濟以明察。庶乎用律而得其意之所在。民自不寃已。

魏李惠之誅也、思皇后之昆弟皆死、魏主訪舅氏存者、得惠從弟鳳之子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後又例降爲伯、去其軍號、時人皆謂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

人情安有厚于母而薄于舅者乎。安有薄于母而厚于祖母者乎。況惠爲魏良臣。死不以罪。民皆寃之。文帝不爲昭雪。又薄待其後人。獨何心哉。

魏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羣臣議行次、高閭議、秦之既亡、魏乃稱制、宜爲土德、李彪等以爲宜承晉爲水德、

從之、十年

魏承苻秦之後。其序甚明。晉雖南渡。猶傳國百年。安得云司馬祚終于郟鄏。拓跋受命于雲代乎。魏文自以中原正統。固不屑與劉石苻氏相承。彪等蓋探其意而爲此曲說也。

魏罷祖課、

祖課當從北史作祖祼。蓋禁之以崇禮容也。祖課可罷乎。魏是時固未能如漢文之除田租。

豫章王嶷卒、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相陵侮也、上哀痛特甚、久之語及嶷、猶歔欷流涕、

嶷本以賢明爲太祖所愛。幾致易儲。而事兄愈謹。故能友愛無間。始終如一。可謂賢矣。竊謂六代諸王。嶷爲第一。才略德望。均出晉齊王攸、魏任城王澄之上。惟彭城王勰差堪伯仲耳。

魏以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

此復古禮。而徒爲文具者。元等所言孝友化民。亦老生常談耳。

太子長懋素惡西昌侯鸞、嘗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十一年

太子疏忌骨肉。曾諭蕭順之枉殺巴東王子響。其惡

鸞亦以爲帝所愛恐其逼己耳身之以爲知所惡殊未然也

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風沙常起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

北魏起自玄朔風氣勁悍士馬驍武故能蹈藉中原威加殊域今遷都洛陽變北方之强俗施以中土之柔教此拓拔所以漸衰歟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惟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閒喧湫不得進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

以融之才地稍遲年歲何患不至三公乃褊躁如是若有迫不及待者卜其非令終之器

上不豫王融矯詔欲立竟陵王子良詔草已立俄而上殂西昌侯鸞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子良出融知不遂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

時鬱林王正位太孫而融欲以一人之力擁立子良以取高位其謀固已疏矣子良爲司徒位三公故融稱爲公所云公誤我者謂子良也夫子良本無篡逆之志矯詔亦融自爲之子良不知也未幾融賜死而子良亦罷退公誤我乎我誤公乎

魏主至洛陽詔諸軍前發帝策馬將出諸臣皆諫帝曰苟不南伐當遷都于此南安王楨進曰陛下輟南伐遷都洛邑臣等之願也羣臣皆呼萬歲

魏文自將南伐而舉國無一願從者遂脅其衆以遷都遷都非衆所願也南伐尤非所願也二者相較不得不舍彼就此亦足覘其武事之不競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甯陽黃恩彤石琴

齊紀二　高宗明皇帝 諱鸞、字景栖、小字玄度、高帝兄始安王道生之子、在位五年

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蕭衍、與同謀、徵荊州刺史隨王子隆、爲侍中、崔慧景、高武舊將、鸞疑之、以衍爲甯朔將軍、戍壽陽、建武元年

謀廢立而先徵子隆、以上流之重、不欲諸王居之、鸞是時、已有除諸王之心、不知衍已擬其後、

朝事皆決于西昌侯鸞、鸞數諫爭、帝多不從、左右楊珉、宦者徐龍駒、直閣將軍周奉叔、皆有寵于帝、鸞奏誅珉、龍駒、并毆殺奉叔、

鬱林雖童昏、然嬖倖如珉、龍駒、爪牙如奉叔、鸞皆得擅行誅殺、鬱林曾無可如何、則所云數諫不從、亦齊史事後追書、爲明帝塞責、而一切失德鄙褻之事、未必非欲加之罪也、

先是、杜文謙說綦毋珍之、使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奪其兵、即勒兵入尚書、斬鸞、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并收珍之、文謙、殺之、

文謙爲珍之謀、亦有方略、使用其計、鸞亦危矣、但諶久典宿衛、其兵殊未易奪、即使誅鸞、而珍之貪鄙庸劣、卒亦致亂耳、

魏主如洛陽西宮、韓顯宗上言、州郡貢察秀孝、有名無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夫門望乃其祖父遺烈、亦何益于皇家、

顯宗所陳諸事、皆金玉之論也、其論秀孝不應專檢門望、尤切中時弊、但魏文習見魏晉九品中正之法、思相倣傚、乃至定八族、標四姓、易諸王之妻、則顯宗之論、烏足動其聽哉、

又曰、刑罰在于明當、不在于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

當罪則雖輕莫犯、幸免則雖重莫懲、足爲千古用刑金鑒、

又曰、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漢遷東都、京兆置尹、代京宗廟山陵所託、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

代都建畿置尹、此論千古不易、魏文未見施行、其意以洛陽爲重、代都爲輕、顯示于衆、以絶北人戀舊之思耳、

又曰、君人者不可有所私、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賜賚、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孤獨、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非周急不繼富之謂也、

觀顯宗此奏、則永明五年、魏之民春夏出關就食、而冬間大出器幣、頒賚羣臣、可知其措置之謬、

魏主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穆羆曰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于果曰自先帝久居于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

二臣之言皆至論也魏之鄰敵南有江左北有柔然定都于代則南阻洪河可以杜江左之窺伺北連大漠不難制柔然之馳突若遷洛則南接唐鄧既失之淺露北阻關塞又苦于懸隔此羆之所云未宜者以國勢言之也王業所基既未可輕棄民情所戀又未可驟奪果言尤爲切中事理而不足動主聽者彼方欲宅中端拱以希蹤古帝王固非一切無甚高論所能入其耳也

魏遣盧昶王清石來聘魏主謂清石曰使人以和爲貴勿迭相矜夸失將命之體

敵國使臣往往夸己訾人互相矜勝以爲將命不辱實則國之强弱全不繫乎此魏文以戒清石亦以甫遷于洛不欲挑釁于齊也

西昌侯鸞謀廢帝使蕭諶先入宮殺曹道剛朱隆之徐僧亮鸞引兵入王晏等隨其後帝在壽昌殿拔劒自刺不入輿扶出延德殿行之西弄弑之

入宮弑帝皆諶爲之以其素爲宿衛將士所服故鸞使之也

新安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五以鸞爲宣城郡公進爵爲王鸞謀纘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朏于齊高禪代之際引身事外坐廢于家可以已矣乃復躋位侍中既坐視鬱林之弑而不爲同異至是宣城謀篡始脫身于外吏而處弟以醉鄉亦可云巧于避禍者矣温公譏之宜哉

宣城王鸞殺桂陽王鑠等又遣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典籤華伯茂執鴆逼之子倫曰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

天道好還史書子倫之言一何可畏

皇太后令曰嗣主早嬰尫疾弗克負荷宣城王徇體宣皇鍾慈太祖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以宣城王爲太祖第三子卽皇帝位

是時宗王略有才諝聞望者誅鋤殆盡故假太后一令卽攘取大位易于反手

帝與羣臣晏命功臣上酒王晏等興席謝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天功以爲己力帝大笑解之

瀹雖斥晏而謂帝應天順人則諛而非直又不及朏之對太祖矣

魏主欲自將入寇任城王澄曰今代都新遷之民有戀

本之心扶老攜幼就洛邑居無一椽食無甔石而驅
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
洛邑新遷遽興大衆驅戀本之民爲問罪之師違衆
獨斷有類苻堅無功而歸亦云幸矣揣魏文之意正
以密邇淮甸恐齊人乘其不定出師擾之故爲先發
制人之計外示有餘勝則進而拓境不勝則振旅而
歸俾齊人震懾而不敢動蓋其胸中早有成算故任
城言雖切至亦不足回其聽也
魏主濟淮至壽陽遣使呼城中人崔慶遠出應之慶遠
問師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欲我含垢
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魏主曰齊主何故

廢立二年
以萬乘之主親將三十萬衆伐篡弑之國不能聲罪
致討乃先爲依違吞吐之辭其氣已餒是以一聞慶
遠强辨輒即語塞自古未有理直而辭窮者有之則
魏文之今日是已
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慶遠曰霍光
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惟其賢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
得比霍光
以齊明比漢宣謬之謬者也勿論漢宣爲武帝嫡曾
孫非齊明之宗室旁支可比且漢宣之立霍光立之
非自立也昌邑之廢亦霍光廢之非漢宣廢之也如
果漢之昌邑亦如齊之海陵漢宣以旁支而相昌邑
亦如齊明之相海陵乃廢之而自立則亦安能逭篡
竊之罪乎至以武王不立微子爲言則儗不于倫其
謬更不待辨
魏主發鍾離司徒馮誕病不能從魏主與之泣訣行五
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
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拊尸而哭
親統六軍方欲臨江大敵在前僅隔百里忽因戚臣
病歿輒即輕騎夜還罷軍行喪何其不知緩急
魏主欲築城置戍于淮南陸叡上表以爲遷鼎草創庶
事甫爾兵徭並舉聖王所難今介胄之士外攻寇仇羸

弱之夫內勤土木驅弊卒討堅城何以取勝
高閭第言置戍淮南之無益耳叡乃就中外困憊之
狀痛切言之魏文至此應亦自悔兵徭並舉未免失
策故聞張欣泰兩願罷兵之說而返旆也
魏太師馮熙卒于平城平陽公丕不樂南遷與陸叡表
請魏主還臨熙葬帝曰安有天子遠奔舅喪者乎今經
始洛邑豈宜妄相誘引
三馮等戚也昔在軍中旣因誕卒而罷臨江之行今
在平時何妨因熙卒而返平城之駕丕叡之請亦非
無因
魏主之在鍾離仇池鎭都大將拓拔英請以州兵殄漢

中慶破梁州刺史蕭懿軍進逼南鄭懿嬰城自守圍城數十日會魏主召兵還英全軍還仇池

淮南置戍高閭以爲不可正以孤城必難獨守也英即攻下南鄭詎能守乎如英者謂之力戰則可謂之知兵則未也

魏主欲變北俗詔斷諸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所居官

魏遷都洛陽遲數十年土音自變將至求其北語而不可得孟子所云莊嶽數年楚語變齊者也魏文乃亟亟焉斷北語從正音至設爲厲禁以防之亦闇于事理已李冲之言至言也自古帝王建都不一其方安能盡變其方言如出一口乎

魏主謂羣臣曰國家有一事可歎臣下不肯公言得失是也人君患不納諫人臣患不盡忠

魏文雖以納諫自期然性極偏執一往莫回如遷都南伐羣臣何嘗不極言匡救帝皆峻拒而痛折之動云卿罪宜大辟何其氣勝而言厲也故雖有此諭羣臣不從其令而從其好此後即改國姓易弟妻亦無一人出而爭之矣

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謂后爲拔魏之先出于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拔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姓或重複皆改之三年

將欲用夏變夷因而制禮作樂以自文飾可也無端更改國姓并大改羣臣之姓乃更姓改物之兆不祥莫大焉拓拔氏自此衰矣

魏主下詔爲六弟咸陽王禧等聘李輔等之女爲室前者所納可爲妾媵

爲弟聘室專取著姓可也乃至前所納者皆爲妾媵亦太甚矣且諸王前之所納大抵先帝先后之所命也一旦以妻爲妾而更爲娶妻是亦不可以已乎

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華族魏主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薛宗起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陛下黃帝之裔受封北土豈亦謂之胡邪

即使出自黃帝而世居北荒不得不謂之胡亦猶匈

奴出自夏后史有明文安得不謂之胡胡亦何害東夷西夷詎有損于舜文乎

魏主與羣臣論選調李冲曰何爲專取門品不拔才能帝曰君子之門即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李彪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若謂君子之門德行純篤則朱均堯舜之子何以不肖且魏之先世起自北荒勿論出于黃帝之說本屬無稽即使有之而遙遙華胄豈倘有不斬之澤乎諸臣剴切言之而不一動聽甚矣其蔽也

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帝謂劉昶曰或言惟能是寄

不必拘門清濁同流殊爲不可
　魏文雖動稱復古實則所慕者中土華風耳故亟亟
以門族爲重至自改其姓以先之艮繇習聞魏晉九
品之制因而倣傚江左也竊謂陳顯達由卒伍起家
貴顯其子弟乃以麈尾蠅拂步趨王謝魏文雖鉅細
攸殊其用意則一也
上躬親庶務綱目緊密鍾嶸上言古者三公坐而論道
九卿作而成務天子惟恭己南面而已上不懌
　帝躬親庶務固爲不知大體嶸言天子惟恭己南面
亦高而不切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愼何嘗不日昃
不遑食哉

初魏馮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二女入宮一早卒一
得幸有疾還家爲尼太后殂帝立熙少女爲皇后其姊
疾愈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因譖后而廢之
　史稱太后之于魏文初欲廢之又欲殺之其恩意甚
薄且鴆害顯祖即以事秘未有所聞而內行不正則
灼然無不共見乃生盡其養歿盡其哀洵足度越恆
情已而于其身後猶必仰承其意以馮氏女爲后卒
致穢醜孔張幾遭毒手又不僅倣筍遺譏已
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謂羣臣曰朕當以
身爲萬民塞咎是夕大雨
　因大旱而三日不食自古無此求雨之法如七日不

雨亦將七日不食以身殉之乎
魏太子恂不好學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
冠恂私著胡服謀與左右輕騎奔平城元儼勒門防遏
入夜乃定帝杖而囚之
　帝云君子之門德行純篤如帝可謂君子之門矣恂
之德行安在帝至此猶慇慇以門族爲重乎
魏主南遷洛陽所親任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
不樂穆泰陸叡謀作亂陰結樂陵王思譽等共推陽平
王頤爲主頤密以狀聞任城王澄討平之
　魏之戀舊者親則太子恂貴則平陽公丕恂既密謀
輕騎奔還丕之弟及子則相與爲亂此外若泰若叡

皆勳舊用事之臣乃有據代扇誘推戴之舉人心之
不附可知已幸而不至于亂耳
魏主謀入寇謂公卿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惟南寇
未平朕今南征決矣李沖對曰遷都伊新秋穀未稔宜
俟來秋帝曰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
　甫清北難又欲南征蓋既都洛陽距齊境較近非惟
志存攘斥實亦慮及侵軼也故曰寇戎咫尺異日將
爲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其意可知已
初王晏爲世祖所寵任及上謀廢鬱林王晏即欣然推
奉上即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上惡之始安王
遙光曰晏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乃誅晏

晏自以擁戴爲功而帝已疑其心之不可信卽使違權避勢猶難自免況不知盈滿之戒更以形迹爲帝所猜乎

魏太子恂既廢、頗自悔過、李彪密表恂復與左右謀逆、魏主賜恂死、

彪評恂謀逆魏主不察而遽賜之死此非帝之明爲彪所蔽彪實逆揣帝意而中其所疑也聽其言若忠怨之賢校其行實佞暴之賊李冲之言不謬矣

魏主引兵向襄陽、衆號百萬、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使人諭降、伯玉對曰、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眞可謂獲其死所、

伯玉答辭甚正而意甚卑遜與臧質之詬道武者迥殊所以力窮卒甘面縛也

魏主至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魏軍築長圍守之、使人諭降、思忌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

思忌答語無多與房伯玉卑亢迥異未幾伯玉出降而思忌殉節

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問始安王遙光、遙光曰、當以次施行、遙光每入內、與上屛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

屛人久語謀誅高武之族也索香火而嗚咽流涕殆以不得不相圖之故告諸祖宗而亦有不能恝然于中者乎帝雖猜忌未必無不忍之心所以任殺諸王者遙光導之也

魏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魏孟表守渦陽、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又擊魏廣陵王羽及傅永、劉藻、大破之、

齊諸將惟叔業差强人意而卒致潰敗者力足挫魏之偏將而不足抗其大軍也

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遣其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儂歌曰、常歎薄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上愈猜愧、

陳顯達之子不許其捉麈尾蠅拂敬則之子乃善琴能歌一變拔刀跳躍之家風矣

上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王敬則曰、東今有誰、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敬則子幼隆、以情告其女婿謝朓、朓馳啟以聞、

朓此時若不啟聞難免事役連坐且敬則謀逆安可與之同乎此不得議朓之薄情也

敬則舉兵反、以奉南康侯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于是悉召諸王侯入宮、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徒跣自歸、上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

是時諸王侯之不死其間不能容髮卒得免者蓋有

定命存焉然亦可見帝非必欲盡去高武子孫矣

敬則兵敗、爲崔恭祖所殺、上賞謝朓之功、遷尙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不許、

朏朓之三讓遷官、知其告妻父出于不得已

上殂于正福殿、魏主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兵、高車北叛、遣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更遣高陽王雍討之、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引兵還、

魏主此時進則有漢沔之阻、退則虞高車之叛、師老力竭、故藉不伐喪爲名而退耳、觀于甫退即下詔北伐、其意可知

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在位二年、

魏主至洛陽、誚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見婦人猶戴帽著小襖、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此何言也、永元元年

魏文禁胡服、并婦女亦禁之、是時男子均已易服、而婦人猶有著舊服者、此未能驟改者也、著者少不著者多、固以漸而變矣、何必持之過急

魏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有手書自理、李彪不以聞、尙書表收彪赴洛陽、帝以彪爲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都、會赦得免、

彪誣恂謀逆、以致被收、則手書自理不以聞、事必有之、龍文之告非妄也、彪之幸免、乃天網之一漏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于宦者高菩薩、

菩薩宦者、應是閹人、后何取而私之、將如後世所云對食者邪、或閹割未盡、猶能爲人道邪、抑託名宦者、實非閹人邪

彭城公主詣懸瓠、具道后所爲、帝還洛、收菩薩等、按問具伏、召彭城王勰等入、帝曰、此嫗欲手刃吾、脅吾以太后家女、不能廢、虛置宮中、庶能自死、

瑤光寺之練行尼、獨非后邪、獨非太后家女邪、彼無罪而可廢、此有罪而不能廢、何也、馮氏之姬、其種不良、手刃帝脅之逆謀、非猶是鴆害顯祖之毒計乎、蓋其意中先有臨朝稱制之大欲、故幸帝之速死、挾幼主以自恣耳

初、馮熙爲文明太后之兄、有三女、二爲皇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熙爲太保、其子誕爲司徒、及誕熙繼卒、幽后尋廢、馮氏遂衰、

馮氏在魏、無大功德、其貴由于女寵、但太后險狠淫縱、既鴆害魏帝、又私幸諸臣、及身不敗、亦云幸矣、誕熙富貴令終、脩之不肖、亦獲保首領、方之呂武、未爲不幸也

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以勰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勰辭、魏主曰、吾病殆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捨汝而誰、

魏文春秋方盛而病久不支乃猶力疾親征侍疾治軍專恃一彭城王亦云危矣與苻堅之南伐其氣勢相去胡可以道里計乃謝玄奏捷于淝水陳顯達敗績于均西有幸有不幸耳

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中官久乖于陰德、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庶免馮門之醜、

馮門之醜、文明太后已甚彰灼、況幽后乎、賜盡厚葬、安能掩天下之耳目哉

又謂勰曰、嗣子幼弱、社稷所倚、惟在于汝、勰泣曰、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爲未盡始終之美、

勰蓋有見于太子之未免疑忌、故力辭顧託、以爲違權保身之計、亦可謂既明且哲矣、然而定命所在、亦何可逃

魏主殂于穀塘原、高祖友愛諸弟、終始無間、嘗謂咸陽王禧等曰、我後子孫、邂逅不肖、汝等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爲它人有也、

胡身之以爲禧本驕貪、而以此語之、是啟其奸心、固已、竊謂此蜀先主託孤以語諸葛丞相者、若平時不審其人、而遽以此語之、尤爲失言、禧一庸奴耳、安知大計

魏高祖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已、若史不書其惡、何所畏忌邪、

時事直書、魏文雖有此諭、然自崔浩受誅、史官孰不爲家族計邪、況帝自謂跨越前代、諸臣將順不暇、何敢書其惡哉

魏太子恪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哀即位、彭城王勰、跪授遺敕數紙、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

東宮官屬疑勰、必太子先疑之也、勰之力辭輔政、有以也夫

魏以彭城王勰爲定州刺史、任城王澄爲雍州刺史、追尊皇妣高氏爲文昭皇后、封后兄肇爲平原公、肇弟顯爲澄城公、數日間富貴赫奕、

勰澄出外、禧等居中、高肇驟貴、魏始兆亂矣

帝嬉戲無度、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江祏與弟祀、謀廢帝立始安王遙光、以謀告謝朓、朓以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遙光乃收朓付廷尉、遂死獄中、

朓于王敬則謀逆、則告之于江祏等、謀廢立、則又告之、均未足爲背叛逆廢立皆國家大變、臣子所不忍聞者、知而不告則罪與之同、告之而爲其所害、未爲不得其死也、朓之死勝于謝靈運范蔚宗、更未可並論、而胡身之以行險徼幸譏之、不亦昧于義乎

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爲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召劉渢等謀舉兵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遙光不敢出

遙光若從歷生之計則臺中倉卒不及備禦未必無成然亦卒歸于敗而已蓋遙光雖陰狠而內則恇怯渢等亦非有應變之才也

遙光死二十餘日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殺暄

遙光欲爲明帝者也世標勸東昏殺舅亦援明帝爲說而明帝之戒其子更以事在人後取鑒隆昌由是東昏果于誅殺遂致人心瓦裂祚移他族貽謀不臧可勝慨哉

帝召徐孝嗣沈文季沈昭略入華林園使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

廢昏立明古今令典此不學之言也自古以臣廢君始于伊尹然既廢之尋復之未嘗別有所立其廢君更立得以令名終者惟霍光耳不旋踵而妻子爲戮則以震主之威難以善其後也孟子論伊尹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否則簒也迨與齊王論貴戚之卿乃有易位之說仍應以有無伊尹之志爲斷魏晉而降假

伊霍之名以濟其私者可勝誅哉

豫州刺史裴叔業降魏尋卒遣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慧景召衆軍主曰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衆皆響應于是還軍向廣陵

是時高武舊將素有威望者惟陳顯達及叔業慧景耳顯達既以反誅叔業又以壽陽外叛慧景受命往討即稱兵向闕齊之爪牙俱已離心東昏豈能久乎

崔慧景向建康敗臺軍于竹里斬張佛護左興盛望風退走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

此何時輒對客高談邪慧景宿將乃不知緩急至此

緣恃勝而驕以爲功在漏刻不復以攻城爲意也

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使召之懿帥數千人自采石濟江大破崔覺于秦淮南岸崔恭祖降慧景潛去欲北渡江至蟹浦爲漁人所斬

張佛護左興盛雖乏將帥之略尚爲東昏力戰拒敵既已先後授首則所與共守臺城者惟茹法珍梅蟲兒及刀敕輩耳使非小峴援軍渡江破賊危城尚可保乎

初慧景欲求處士何點點不顧及圍臺城逼召點赴其軍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蕭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帝乃止

何脩免于王敬則之劫黜赴慧景卒以談義得全肥遯無不利二何有焉

茹法珍梅蟲兒用事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

是時潘妃擅寵法珍等皆倚妃以蠱東昏故相與致殷勤于寶慶王茂論潘妃云亡齊者此物蓋不誣也尤物移人可不戒哉

蕭懿之入援也蕭衍使虞安福說懿滅賊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或勸懿因帝出舉兵廢之懿不聽茹法珍等憚懿譖之于帝乃

賜懿藥于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

懿在朝衍之謀或可暫寢也以懿之忠勳而猶不免中外諸臣誰不離心況衍之磨厲以須非一朝夕乎

蕭衍聞懿死夜召張弘策等入宅定議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于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

不爲兄懿發哀不以誅茹梅爲名不援廢昏立明爲說而自比于武王之伐紂蓋當舉兵之時胸中早有成算

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蕭穎胄行府州事衍以書說穎胄舉事穎胄以寶融教以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

荊雍合從則上游勢重而衍無復掣肘之虞

穎胄遣使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

穎胄庸人耳業已斬劉山陽纂嚴起兵頓成騎虎之勢而猶拘于年月小數遲留不發乎使非衍贊其決必致敗矣

曹景宗說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位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張弘策亦以爲言衍曰若大事不捷蘭艾同焚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

衍舉事之初既不復託于趙鞅之清君側霍光之廢昏主已至此景宗又以魏武挾天子令諸侯之策干之恐異日爲穎胄所制耳而衍不從者非徒以穎胄爲不足慮也蓋國所恃以立者人心也自古奸雄竊伺人國往往覷此以決取舍魏武所以擁戴漢帝而自比周文王者以人心尚思漢也齊立國日淺本無深仁厚澤明帝篡立粃政尤多東昏繼之暴踰桀紂人心去之久矣衍見及此故不復以寶融措意後雖虛崇位號迨攻下臺城不俟其至而輒受禪也

和皇帝 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在位一年

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 中興元年

既有郡城又于附城築壘使兩弟分任以爲犄角之
勢紓後顧之虞
魏咸陽王禧爲上相驕奢貪淫不親政務魏主頗惡之
北海王詳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
宜久輔政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錄
尙書事
禧專恣退之宜也乃猶進位太保以勰之賢爲詳所
譖遽解官歸第曾禧之不若乎詳之貪縱何異于禧
而付之政柄魏自此紊矣
魏主引見羣臣告以親政之意以咸陽王禧領太尉廣
陵王羽爲司徒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彥和勰字新

去此官以臣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爲司空
禧仍領太尉羽晉位司空而勰不復委任則以人心
所歸尤爲魏主所忌也以羽之爲人而命爲上相乎
南康王卽皇帝位于江陵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
討諸軍事假黃鉞
南康卽位而蕭穎胄不能居中制衍如曹操之于袁
紹也遽加黃鉞已兆禪代之漸
魏廣陵王羽通于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往爲俊興所擊
而匿之尋卒
此魏主面授司徒因其固讓改授司空者也三公之
任乃以寄猥厠其間乎

魏主旣親政嬖倖擅權左右言欲誅咸陽王禧禧懼謀
反會帝出獵禧與其黨欲發兵襲帝猶豫不決楊集始
告之于烈遣叔孫侯收禧賜死
魏文會語禧曰朕子邂逅不肖可輔則輔之不可輔
則取之魏主親政以來忠賢屛斥嬖倖弄權可謂不
肖矣禧此舉其亦託于遺詔邪乃先則狐疑不決繼
則束手待擒觀其舉措與不辨菽麥者相去無幾癡
人作賊適足殺其軀而已
蕭穎胄等議欲請救于魏蕭衍不可
是時東昏遣陳伯之西擊荊雍蕭穎達等進逼郢城
欲攻之蕭衍不許東昏又遣吳子陽等十三軍救郢

穎胄等見臺軍大集故爲北面請救之議不知衍所
以併軍漢口者正欲厚積衆力爲扼吭之計以其地
上通荊雍糧運易達幷可以控引秦梁結連數州也
若留兵以拒臺軍又遣兵以攻郢城兵分則力單倘
咽喉爲敵所據糧援中絶頓成瓦解之勢卽得郢亦
不能守何論西陽武昌乎此衍之洞悉兵機也觀後
元英諸臣爭勸魏主乘齊亂以取襄漢則知此時請
救適足召寇而自賊耳
吳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
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推張樂祖
代守魯山

是時盡力分守郢魯二城以抗荊雍者張沖與僧寄耳沖卒而僧寄繼之蓋亦天厭東昏翦其爪牙乎

東昏侯作芳樂苑于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裨販以潘妃爲市令自爲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予杖乃飭虎賁不得進大荊實中荻

妃杖東昏聊爲戲耳卽有大荊實荻何所用之故飭虎賁進其小且輕者殆亦蒲鞭示辱之意歟

左右朱光尙詐云見鬼東昏入樂游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尙對曰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

潘妃之杖受之甘心先帝之嗔斬菰懸首東昏之昏乃至是乎竊謂土木之靡麗巷陌之屛除固有目所共覩若此類宮禁事秘未必非故甚其罪也

孫樂祖窘迫以魯山降程茂薛元嗣以郢城降蕭衍命衆軍卽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頓處所張弘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

衍之所以頓兵夏口者不惟憚加湖諸軍之扼其前幷慮郢魯二城之掎其後也加湖旣潰二城亦降固將乘勝揚驅順流莫禦矣

魏王肅卒肅以父死非命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

肅之北奔雖有虧臣節然卒能食仇人肉終身不弛

心喪忠不足而孝則庶幾焉

崔慧景之死也少子偃潛逃得免及西臺建以偃爲甯朔將軍偃上書申理其父詔報曰具知卿惋切之懷今當顯加贈謚偃尋下獄死

偃一書一疏至爲沈痛且亦申理乃西臺旣奉溫詔慧景未荷褒䘏而偃轉塡牢戶者則以平慧景乃蕭懿之功衍不肯追貰其罪穎冑固不能與衍爭也

衍至尋陽陳伯之束甲請罪魯休烈等破劉孝慶等于峽口進至上明江陵大震穎冑懼馳告衍令遣楊公則還救根本衍不從

尋陽旣下亟應直指建康兵勢至此有進無退故雖江陵告急而公則之軍不可遣之西還恐無及于江陵而諸軍聞之未免搖心而挫銳也然亦預度休烈烏合之衆雖一戰幸勝不足爲江陵患故出此耳豈眞不顧其後哉

衍至新林命諸將大破李居士王珍國等軍徐元瑜等皆降衍鎭石頭東昏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以獨夫坐困孤城豈能久乎

蕭穎冑卒于是衆望盡歸于衍夏侯詳請與衍弟憺共參軍國詔以詳爲尚書右僕射尋除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憺乃以憺行荊州府州軍

穎胄在江陵雖不足制衍而挾和帝以令于衆固衍之所忌也穎胄卒而衍之權愈重矣況憺又握西臺之樞要哉

魏征南將軍元英上書請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斷黑水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

此批亢擣虛之計也以英之勇若其計得遂蕭衍不得不還而自救而無如魏主昏庸罔之度外也

魏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啟之期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爲揚州刺史旣而不果

若從元英計則襄沔立危若用懷策則江淮並震使魏文當此必當躬帥六師濟淮南邁矣乃欲用任城經略而中止則魏主之庸而梁武之幸也

臺城圍久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當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乃與張齊錢强豐勇之黃泰平等共弒東昏送其首詣石頭

東昏以黃門刀敕爲腹心而爲內應之豐勇之卽御刀也進刃傷膝之黃泰平乃宦者也蓋因臺城旦夕不保故與珍國等合謀爲自全之計小人之不可信也如是哉

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以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

衍初舉兵卽以武王伐紂爲說不主廢昏立明之議又不迎請南康王正位襄陽挾以號令江陵推戴之舉皆蕭穎胄主之衍特不爲異同而已其意中未嘗有和帝故一旦攻下臺城獨夫授首舉凡廢置興革諸大政均以太后令行之不用西臺之詔以示恩威悉自己出人心咸知信嚮因之攘取大物易于探囊皆其舉兵時之成算也

衍圍城時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不受命衍使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

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侵辱

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大哉斯言其爲四十年太平天子非偶然也

馬仙琕聞臺城不守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兵入圍之不敢近日暮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

雖未能始終完節然于東昏亦庶不負矣六朝武臣如仙琕何可多得王珍國輩使尙有人心能不愧死無地乎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關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三十一

甯陽黃恩彤石琴

梁紀一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與齊同出淮陰令整三世至順之順之與齊高帝爲族弟帝順之之子在位四十八年）

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大司馬衍解承制（天監元年）

新政皆承制以令行之矣。至此仍不奉迎和帝。乃請太后臨朝者。欲加殊禮嫌于自尊。故假太后稱制而降詔也。

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苟應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時應思今何所復思

梁武受禪之志。灼然可見。聞約言而曰吾方思之者。非誠也。建牙時應思。今何所思。正以勢成騎虎。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耳。豈知建牙之初。早有成算。至今日而勢更不可止矣。奚待約言而始決哉。

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二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尋增封十郡進爵爲王

殊禮均。不俟西臺之命。詔從中出者。太后臨朝稱制之效也。胡身之謂梁武暫解承制以覘人心猶未窺見其隱。

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王茂以爲言梁公以

余氏賚王茂、賜雲茂錢各百萬、
甚矣美色之移人也。梁武奸雄、當創業之初、甫既欲留潘妃、茲復竟納余妃、若非茂雲進諫、不且以女德爲累乎。茂既勸殺潘妃、復諫納余妃、爲梁武計誠得矣。迨梁武以余氏賚之、則受而不辭、亦非所以自處也。不幾類巫臣之于夏姬邪。
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
和帝之歸、梁王迎之也。迎歸使禪位也。帝非不知之。而是時建康人心已去、荆州又爲蕭憺所有、帝無立足之地、故欲不歸而不得也。何以甫至姑孰遽即下

詔、梁王之意也。帝至建康而始議禪、梁王應北面而正君臣之禮、故不願也。名歸實未歸也。
奉和帝爲巴陵王、上欲以南海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頷之、乃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醇酒足矣、飲醉、伯禽搯殺之、
梁武雖乘釁以取人國、而性非好殺、頗顧名義、使非約導以不仁、巴陵尚可緩死、約不以魏之待山陽公、晉之待陳留王者爲言、乃云古今殊事、眞忍人哉。
齊南康侯子恪及弟子範入見、上從容謂曰、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非取之于卿家、卿今日猶是宗室、無復懷自外之意、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仕梁、以壽終、
覩帝之語南康兄弟、則知誅夷明帝之後、亦非其本心也。特沈約輩導之耳。子恪兄弟皆仕宦令終、較齊高之盡誅劉氏者、相去遠矣。
江州刺史陳伯之、有自疑之意、鄧繕等說令舉兵、伯之集僚佐謂曰、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詔王茂帥衆討之、伯之奔魏、
首以江城迎降、反戈攻臺城者彼何人哉。至此乃云誓死報明帝厚恩乎。
蕭寶寅伏于魏之闕下、請兵伐梁、陳伯之亦請自效、魏以寶寅爲鎮東將軍、齊王、屯東城、伯之爲平南將軍、屯陽石、俟秋冬大舉、二年

齊明帝諸子在南無一存者、惟寶寅以奔魏幸免耳。使明帝不立寶卷而立寶寅、齊祚或可少延。
范雲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衞將軍周捨同參國政、
帝歎約才智縱橫、而實疑其心、故樞管之任、不以約代雲、而付之徐周也。
詔徵謝朏、未至、至是詣闕、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朏于宋齊禪代之初、引身事外、而復仕于齊、于齊梁禪代之際、引身事外、而復仕于梁、其去也以避禍、其出也以希榮、非惟遠遜樊英、亦復近媿二何已。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加源懷侍中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給貧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

魏遷都失策至此乃灼然益見然使文帝從韓顯宗之議于代建畿置尹何待飢饉困敝始遣使巡行邪蓋當時惟恐北人戀本故不欲留代都之名而不虞北邊之鞭長莫及也魏自遷洛後諸帝不聞幸代謁祖宗陵尤爲闕典

吉翂父爲原鄉令坐法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上疑人教之使廷尉嚴加誘脅終無異辭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舉充純孝翂固拒乃止

胡身之以翂拒王志爲是梁武不敘用翂以厲流俗爲非竊謂帝非不知翂之可用也蓋以既宥其父亦可慰其孝思彰我孝治矣若再加旌擢死因有子者多恐相率以代父爲請既可脫父于罪因以成己之名非所以爲訓也

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失亡四千餘人三年

是時魏軍屢勝卽因淮漲退師亦應豫爲節度何至狽狽而歸失亡四千之衆乎任城將略卽此可見一斑

魏大旱邢巒奏稱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自景明之初貢篚相繼金玉恆有餘國用恆不足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物少則見珍金玉貴而民逐末矣質輕則易攜苞苴通而官黷貨矣此魏政所以日衰也粟帛養民金玉敗德語極平而有至理不獨有國者宜知所輕重士大夫尤當審所取舍

上遣馬仙琕救義陽兵勢甚銳元英分命諸將設伏待之仙琕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以義陽降于魏

仙琕雖三戰不勝亦可謂不遺餘力矣使曹景宗以大軍繼進何難卻敵解圍而乃頓兵鑿峴游獵自如坐視義陽之危急而不救詎非自恃功臣罪不可加哉

詔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賀瑒明山賓沈峻嚴植之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負笈者雲會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四年

北魏既學業大盛江左復負笈雲會當南北兵爭之際而興學造士其效如是雖由利祿所誘亦聖教猶未歇絕于人心也雲門受業殆卽後世書院之權輿乎

益州刺史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代之

魏寇晉壽元起不救淵藻至元起悉取糧儲器械以營
還聚淵藻根之又求其良馬元起不與淵藻恚因醉殺
之上貶淵藻號冠軍將軍謚元起曰忠侯
蜀亂之由始于元起淵藻當亟加劾治以肅刑章乃
因私憾而輒殺之則以帝行法寬于宗親淵藻有所
恃也既不能明正淵藻擅殺刺史之罪又不能追論
元起養寇致亂之罰蓋兩失之李延壽但以元起之
死為冤猶一偏之論也
魏有芝生于太極殿之西序魏主以示崔光光表稱野
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伏願陛下側
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

光借災異以明人事引君當道殊有漢劉向蔡邕遺
意
上大舉伐魏以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
以代國大事舉全軍授之少不更事之臨川王宏徒
以其為貴介弟耳帝此舉殊謬
邢巒表上魏主請乘勝進取蜀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
王足行益州刺史更以羊祉代之足不悅輒引兵還遂
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奔
元英之論南伐巒之論取蜀皆切中要害使當道武
孝文之世漢南劍外非復南朝有矣魏主荒嬉高肇
昏劣固宜其坐失事機也破蜀王足之力乃不以足
刺州而更用祉即使得人已難免足之怨叛況祉本
酷吏又以苛刻失新民之心乎
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楊固上表以為宜親宗室
勤庶政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時魏主委
任高肇疏薄宗室好佛法不親政事故固言之
魏主求言徒文具耳固言皆切時弊而未見採用
魏甄琛請弛河東鹽池之禁邢巒奏琛之所陳坐談則
理高行之則事闕五年
人臣言事坐談理高行多窒礙者往往有之即如弛
鹽禁與民同利後世亦多有言之者以為私販不禁
自絕而不知鹽利甚厚不歸官必歸商徒使富民壟

斷自肥于國有損于民無益也即課歸場竈亦非完
策
張惠紹等侵魏徐州目義之拔梁城韋叡遣王超等攻
小峴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曰必其驍勇者也遂進
擊之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
叡之勇有似魏之傅永而智略過之使當邢巒未知
孰勝負也皆儒將之知兵而善戰者
叡攻合肥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潰俘斬萬
餘級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
是時南北兵交南之勝北惟合肥及鍾離之戰耳皆
叡之功多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軍容甚盛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魏人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

異哉梁武豈不知阿六之童騃而掃境內以屬之又佐以僧珍豈非以國予敵

魏中山王英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不復南向上曰此欲進兵爲詐計耳乃命脩鍾離城敕昌義之爲戰守之備

是時洛口師潰臨川王宏逃遁濟江故英乘勝進拔馬頭梁所以轉敗爲功恃鍾離一戰耳其豫爲備者

則以帝逆料魏之必攻而選將得義之也

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力言其不可乃召巒還

巒智足料敵故于全蜀則以爲必可取于鍾離一城則以爲不可攻其指陳利害洞若觀火并以去就力爭而無如魏主之昏而不悟也後乃果如所料

英與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上命韋叡將兵救鍾離叡與曹景宗大破魏軍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

南軍勝北惟鍾離一戰謝玄淝水之捷亦幸耳不足並論也

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景宗等有賞而臨川王宏呂僧珍不聞有罰何也

以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不聞失律之罰乃有開府之命梁之政刑安在

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詔除名爲民楊大眼徙營州爲兵

魏之元英楊大眼皆功臣宿將而失律之罰輕重有差視梁之臨川王宏呂僧珍猶有三尺在也

魏皇后于氏殂是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

魏雖兵敗于外未爲患也蓋禍機伏于蕭牆之內已

以呂僧珍爲領軍將軍 七年

蕭娘開府呂姥領軍韋虎僅爲太守而已

魏京兆王愉驕縱多不法帝杖之五十出爲冀州刺史愉愧恨高肇數譖之愉不勝忿詐稱肇弒逆爲壇卽皇帝位立妾李氏爲皇后

愉之反肇激之也甫經僭位卽立妾爲后蓋因其被捶先思有以悅之愉庸奴耳其志可知

魏以李平督諸軍討愉至經縣夜有蠻兵數千斫平營平堅卧不動俄而自定愉逆戰于城南平奮擊大破之愉走入城

胡身之以蠻兵爲平所統欲爲內變故平不動而自

定、竊謂此蠻兵、必從愉爲逆者因所營而平不動故
不測虛實而自退耳高肇誣彭城王所云南招蠻賊
正指此也
高肇數譖彭城王勰于魏主、勰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
京兆王愉脅與同反、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
偃、高祖珍、希肇提擢、搆成其事、
勰不預朝政久矣獨于高后之立而固諫者懼肇以
元舅更挾后父之尊勢將不可制也
魏主召勰、及諸王宴飮、醉、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賫毒
酒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勰
曰、寃哉皇天、乃飮毒酒、武士就殺之、

少時握蛇騎虎蹈險如夷今老矣乃于飮食醉飽之
餘慘遭白刃禍機所發何常之有以勰之忠節雅操
而亦不得其死定命固不可逃邪悠悠蒼天謂之何
哉
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攜妾李氏、及其四子、從百餘騎
突走、追執之、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命鎖送洛陽、行至
野王、高肇使人密殺之、
愉之死誠不足惜而高肇之橫魏主之昏益可見已
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封不受、曰家荷重
恩、爲國致死、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
高肇之子乃辭封爵或亦志在幹蠱邪平時旣不能

幾諫其父而于彭城王枉死又坐視無一言則其讓
亦僞耳
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潛引梁兵趨義陽、魏以中山王
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救之、
鍾離之敗英已削黜至此仍爲都督蓋是時魏之名
將無出英右者次則邢巒也
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魏使邢巒、將
兵擊之、魏主問巒、早生走也、守也、對曰、早生得梁之援、
必守而不走、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
巒智足料敵其用兵也知難而退則處女不足喩其
怯見可而進則餓虎不足喩其猛儒將中尤難多得

堪與韋叡伯仲
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諸城皆沒、魏主命
中山王英、趨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
輒與邢巒共攻之、齊苟兒等出降、斬白早生、
英不遽進而請益兵懲鍾離之敗也視昔之孤軍進
逼南鄭勇怯頓殊矣早生授首果不出巒所料
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
許懋建議、極言其不可、上嘉納之、遂止、八年
帝欲封禪聞正言而中止其果識出漢光武之上歟
蓋光武信讖帝則否且亦自媿江左偏安未能混一
文軌旣無由檢玉岱宗固不屑下同歸命也封禪之

說陋儒緣經飾僞以誑惑世主者也然鄭㢈成韓退
之皆盛稱之何論司馬相如乎懋能推明正義以匡
其失亦儒臣之錚錚者已

魏中山王英拔武陽又攻西關馬仙琕棄城走上使韋
叡將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
高樓衆譏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
仙琕聞叡至乃退

叡知英欲刷恥必致死力戰故增陴浚塹固守以待
之將挫其銳以老其師英知叡不可犯故退二將皆
知兵叡不怙勝而驕英亦量力而不輕進也

初魏主遣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因送建康上遣霍靈

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
善乎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帝厭兵故遣紹歸因以通好亦如晉悼之遣鍾儀魏
主不聽者恥邵陽之敗不欲示弱于梁也

時佛教盛于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
主別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由是遠近承風無
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中土佛教之盛過于江南永明寺在同泰寺之前而
同時又有嵩山閑居寺

沈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
唯唯而已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而上終不用乃求

外出又不許九年

約文人之無行者其一心推戴梁武專爲攀附以取
富貴故當事則才智縱横事成則拱默尸祿其志固
不在政之得失也

張稷自謂功大賞薄嘗侍宴酒酣怨望形于辭色上曰
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東昏暴虐義師
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曰張公可畏人十年

觀帝之重袁昂知其薄沈約觀其重馬仙琕知其薄
張稷蓋一時不得不仗其力事後則疑其心也稷弒
君之賊得策名新朝安享榮利亦云幸矣乃自謂功
大賞薄輒懷怨望小人之貪冒無厭固其性情哉

魏禁天文學

魏之崇佛教非也其禁天文學是也天道悠遠本難
窺測玄象垂示有驗有不驗學之則好言休咎徒足
搖惑人心啟奸人之窺伺而已此高亢所以拒游雅
也

游肇言于魏主曰朐山僻在海隅非我所急于賊爲利
得朐山終難全守聞賊欲以宿豫求易朐山持此無用
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其利爲大

不以朐山或漢中易宿豫及不因董紹與梁通好皆
失策之大者以魏此時之兵力而欲開邊拓境乎

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每屈法申之百姓有

罪則按之如法嘗因郊祀有老人遮車雋言曰陛下爲法急于庶民緩于權貴誠能反是天下幸甚

立法自貴近始老人之言非徒欲帝寬于庶民尤欲其嚴于權貴也故曰反是天下幸甚帝之意但以老人爲逋竊之家乞恩故其施行不及權貴則亦僅得其半耳

魏大旱高肇擅録囚徒清河王懌言于魏主曰昔季氏旅于泰山孔子疾之滅膳録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帝笑而不應年十一

懌之言至言也魏王雖笑不應尋有尙書與羣司鞫獄之詔則亦心是其言而施行之肇田舍奴耳其心第欲竊權以苟富貴固不可以王莽例之然卒代拓

跋者高氏也

魏立皇子詡爲太子始不殺其母

魏不殺太子母自胡后始而后遂亂魏然則不殺非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立其子而殺其母是天子無母也天下有無母之國乎

以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魏主幸東宮懷黃𤓰以奉太子時趙桃弓深爲帝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𤓰少師

時在魏主左右者先有餓虎將軍佩鷹侍中又有桃弓僕射黃𤓰少師

初齊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選學士十八人脩五禮帝即位命何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伏暅代之暅曼容之子也至是五禮成列上之

制禮之議倡自曼容事更兩代暅乃卒業亦父子之美也

上有憾于張稷與沈約語及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往事何足復論上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年十二

約不論張稷亦因己不得台司之故蓋弑東昏者稷而首進禪代之謀幷決計酖害和帝者約正是同功一體之人故代爲不平而無心吐露怨言也

約病夢齊和帝以劒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

禪代之事不由己出上聞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約益懼遂卒

妖夢固不足憑若亡者有知和帝之深恨于約奮劒斷舌者非以其贊禪代之謀正以其決酖害之計耳胡身之謂帝信釋氏報應之說欲移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竊謂赤章自明正是歸罪于帝故聞而大怒非關信釋氏也且釋氏報應之說亦未嘗云天可欺祇是藉佛力得以懺悔帝亦不聞別有禳解也與楚昭不禳赤雲事亦不類

魏恆肆二州地震山鳴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是時崔光不聞藉災異以進諫蓋官高年老氣亦漸

靡矣地震山鳴其變兆矣止雞雞四足芝生殿廡之比哉

李苗滔于謎奔魏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以高肇爲大將軍平蜀大都督將兵寇益州（十三年）

肇爲司徒而去尚書茲復將兵而遠出境外任之乎抑疏之乎蓋肇因旱而擅自錄囚不臣之迹已露故魏主有感于清河之言而知其不可信也寇蜀之舉志不在平蜀也藉以出肇而奪之權也卽使宣武延數年之命肇亦難保其令終已

游肇諫以爲今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勞役蜀地險隘鎭戍無隙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愼始悔將何及魏主不從

肇初諫朐山再諫鬱洲三諫伐蜀魏主皆不聽卒之朐山鬱洲不出所料伐蜀之師若非中道而反亦必有後悔高肇有何將略而欲倚以平蜀哉

魏以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官受絹調尺度特長任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所輸少劣亦受之于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

今官收民銀則有平色火耗收民米則有淋尖踢脚當時收民絹則有因緣進退古今之不相遠類如是

魏主殂于式乾殿崔光于忠等迎太子詡于東宮王顯欲須明行卽位禮光曰天位不可暫曠顯曰須奏中宮

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于是光等請太子止哭御太極殿卽皇帝位（十四年）

是時高肇雖擅權而遠在萬里之外高后拱默而已其餘親屬亦不聞有異謀諸臣之擁立太子固不容緩然亦似過于蒼黃已未審卽位後返喪次亦釋冕仍衰絰否此與孝文之居馮太后喪隆殺懸殊蓋止知嚴防高氏故先請太子卽位以塡服中外而喪禮不復置議矣

魏主稱名爲書告哀于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歸至瀍澗家人迎之不與相見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于忠密謀令邢豹等于舍人省下搤殺之

肇所恃惟魏帝耳聞喪惟有哭泣蓋亦自知不免然亦足見其苟貪富貴更無他圖也

尊胡貴嬪爲皇太妃以高太后爲尼徙居金墉瑤光寺

肇死高后何能爲且亦無罪所以廢者胡太妃欲爲太后耳是時柄政大臣高陽任城二王以下皆憾肇而遷怨于高氏更無一人爲高后援手者矣

魏沙門法慶與李歸伯作亂推法慶爲主法慶以尼惠暉爲妻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自號大乘詔假元遙征北大將軍悉破誅之

沙門爲主以尼爲妻以其黨爲菩薩而自爲新佛建號大乘一切不離釋教但毀寺舍斬僧尼燒經像爲

異耳是時佛教大行故奸宄乘之而起仍假彼法以惑衆也

魏郭祚裴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令有司誣奏植詐稱被詔帥合部曲欲圖于忠雖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晒準律當死植祚皆賜死

此卽今所行衆證明白卽同獄成之律植南朝叛臣固不足論祚黃𩑒少師亦何足惜二人足爲冒進不知止足之戒勿徒歸咎于忠之專橫也

魏尊胡太妃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出于忠爲冀州刺史以任城王澄領尚書令澄奏太后父安定公胡國珍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出于忠以端揆畀任城王此太后之能斷也太后旣臨朝聽政則國珍之加侍中入參大務必不容已且國珍非高肇可比于時政亦無加損也胡身之譏澄有違在得之戒亦稍苛矣

太后以魏主尚幼欲代行祭事禮官以爲不可太后以問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祭事

和熹祭廟遺譏後世安可援爲故事乎光正當指和熹之失爲太后戒

魏論西硤石之功崔亮進號鎭北將軍亮與李平爭功于禁中太后以亮爲殿中尙書十五年

亮違平節度有罪不誅以功進號亦云幸矣乃又喧競禁中更叨殿中尙書之拜所恃者崔光耳

康絢旣還張豹子不復脩淮堰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淮堰之成工費不貲所關乎南北利害甚鉅皆絢之力也帝不以守堰之任畀絢反入豹子之譖遽卽召還以致鉅工失守十餘萬軍民盡飽魚腹豈不謬哉

魏任城王澄以北邊鎭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鎭將之選脩警備之戒詔公卿議之羣請如澄策太后不能用

澄之所慮良遠已然其所以至是者固由邊將不得

其人實則孝文舉國南遷不顧舊都祖陵之所致也

交州刺史李畟斬反者阮宗孝傳首建康

是時交州反者有阮宗孝阮氏固州之豪族乎自前明阮黎內訌迄今越南遂屬阮氏

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甯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于伊闕皆極土木之美而永甯尤盛民多絕戶爲沙門

永明閑居而外又有數大寺塔廟像設鉅麗跨越江南後世第知梁武之佞佛而不知胡太后之崇飾更盛也第知梁武之餓死而不知胡太后之沉河更慘也民之甘心絕戶出家者向法其名避役其實也兼

其親實背其君子國何利而不嚴禁乎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
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必精鍊、無
得殽雜、十六年
此與沈慶之初議相似、而有不同、慶之聽民自鑄、而
官督察之、此則官遣工分路鼓鑄、亦聽民就官鑪自
鑄也
魏多竊冒軍功、盧同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勾
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以防僞巧、任城王
澄以爲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
軍功竊冒何以示勸、同所請皆綜覈名實之法、澄乃

云止攝一簿、研檢虛實、不知弊以互授而始出、豈一
簿遂足爲據乎、此必因竊冒者多、一經徹底清釐、株
連必衆、故以一奏塞責也
詔以宗廟用牲、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于是朝野喧
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
梁之去牲、乃是宗廟不復血食、魏之易拓跋爲元、乃
更姓改物之兆、皆不祥之大者也
魏詔北京士民未遷者、悉聽留居爲永業、
魏至是始停止南遷、蓋亦有見于代都根本未可輕
棄、然而六鎮之亂將作矣
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

故事、遣使報之、張倫上表、以爲不可、不從、
是時柔然國勢復張、而魏寖弱、太后女主、既乏遠圖、
任城王已老、此外爪牙之臣、足備折衝者、亦復無幾、
以漢文待匈奴之禮、約爲昆弟、羈縻伏戢、未爲失策、
倫所陳、其猶未知己知彼乎
魏胡國珍卒、贈號太上秦公、葬以殊禮、張普惠言其不
可、太后不從、又爲國珍造寺、壯麗埒于永寧、尚書奏復
徵綿麻之稅、普惠復上疏爭之、
復徵綿麻、爲造寺費耳、與其先正稱尺、不若大減土
木、普惠此疏、猶未爲探本之論、追因魏主過崇佛法
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以爲減祿削力、近供

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未若收萬國之
懽心、以事其親、則庶幾乎諍臣矣
臨川王宏殖貨無厭、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
田宅邸店懸上文契、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
百姓失業、非一、上知之、始制懸券不得驅奪、
懸錢立券、以田宅上文契、殆亦如今之放債取利者、
以田宅作保押、但既云懸錢、則未有實錢、徒以虛券
爲奪取之計、洵不可不禁也
魏胡太后遣宋雲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任城王
澄奏、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
誘于利欲、不能自已、此內戒所不容、

佛居山林僧居城市既罔布施亦爲奸利僧固佛之
罪人也佞佛已惑況度僧乎
魏太師雍等奏鹽池資育羣生先朝爲之禁限及甄琛
啟求弛禁乃爲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于官
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請仍禁之爲便從之
鹽利不歸于官權必歸于豪右障禁倍嚴貴賤任口
乃勢所必至尉保光之事可爲前鑒已今山右富室
尚多尉姓蓋其由來固已久乎
魏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
預清品羽林虎賁近千人捶彝死焚其第投彝子始均
火中仲瑀重傷走免胡太后收凶强八人者斬之餘不

復窮治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
仲瑀論選格可也意主排抑武人則失之偏蓋魏自
孝文改定氏族專以門地取人仲瑀必踵其意而更
爲之法以分別流品固宜觸羽林虎賁之怒也立榜
克期約加屠害乃魏既不禁遏彝父子胡不據以入
告豫爲之防哉
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銓注不行崔亮爲吏部尚書奏
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沉滯者皆稱其
能謂之停年格
停年格誠不足盡選舉之理但以應選之人地殊八
方數踰千百而欲憑尚書一人鑑別而進退之其不

能周悉可知已若非假耳目于親故即須分權衡于
佐史弊之所叢亦安從塞其竇孔哉此所以亮法一
行而至今卒無以易也
薛琡上言黎元之命繫于長吏若惟取年勞不簡能否
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其後甄琛爲
吏部尚書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
選舉之得人與否亦在行之何如耳以魏之女主臨
朝奸閹竊柄官因賂進政以賄成即不用停年格欲
其得人亦綦難矣亮法雖不能盡選舉之理而可以
杜請託之弊蓋亦一時救敝之策而琛復踵而行之
則亦有所不得已也

魏胡太后好佛營建諸寺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諸王
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于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
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而未嘗施惠及民
魏君臣驕侈而其作無益害有益尤在佞佛太后內
行不正先犯淫戒豈真皈依佛法哉亦惑于因果之
說冀以邀福利耳卒爲爾朱所沉委身魚腹佛果有
靈乎
魏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爲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
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
詔免死削除官爵未幾復除平州刺史
直臣彈劾不避權貴可言則言何必治棺且屢治棺

哉匡爲澄所糾不聞有所辨白追免死起用亦遂箝口以終則治棺第客氣耳

魏淸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元乂恃寵驕恣懌每裁之以法乂怨之乃與劉騰密謀誣懌欲篡魏主騰閉永巷太后不得出遂殺懌 普通元年

乂所以能害懌者以魏主幼而可欺耳然非與騰叶謀閉太后于永巷亦安能奪其所愛乎故殺懌卽幽太后也

乂詐爲太后詔還政于帝幽太后于北宮宣光殿內外斷絕帝謂乂爲姨父乂與騰表裏擅權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于二八

是時魏主年甫十二太后雖有還政之名實則未能親政故乂與騰得以表裏爲奸也帝之昵乂利其幽太后以政還己耳孝文之于馮太后幾爲所害而事之彌謹帝于太后聽其幽閉而不復省見固由天性之薄亦以童昏爲乂所制不能自由也

韋叡卒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凡佞佛者皆中無主而妄求福者也其蔽由于貪癡與佛理正相反若能淡然于名利之交灑然于生死之際不必事佛而自與冥契已

魏發兵萬五千人使楊鈞將之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張普惠上疏力言其不可不聽

柔然之地蓋卽今之俄羅斯東西萬里橫亘大漠之北部衆遷徙靡常非可以兵力猝定又非可以中國之法役屬之也阿那瓌已立爲可汗避亂南奔魏若留之洛陽一匹夫耳因其請援而以兵送之歸國使得撫其故地輯其種族長爲北藩于計未爲失也普惠乃云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于時而動不圓大計亦昧于安邊之遠略已

柔然可汗婆羅門爲高車所破帥部落詣涼州請降于魏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袁翻以爲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分其降民各有攸屬

並存柔然二主以分其勢兼資其力以禦高車翻此議洵得以夷制夷之策

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爲子及統生正德還本爵西豐侯怏怏不滿意亡奔魏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

正德無故外叛正欲爲蕭寶寅劉昶耳因魏待之薄故旋卽逃歸待以不死猶可也復其封爵尙有國法乎

魏使元孚勞阿那瓌于柔玄懷荒二鎭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

阿那瓌甫爾北歸輒卽擁衆入冦其梟豺狠成性不可懐以恩邪抑以魏之主闇臣奸紀綱紊墮早爲所輕而所以撫而御之者亦未得其道邪

魏蘭根說李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理當憤怨、宜悉免爲民、入仕以準其舊、崇爲之奏聞、不報、

此魏亂之由也然必內先亂而外乘之此時卽如蘭根所議普免府戶以慰六鎮之心其如蕭嬙之內何哉六鎮不豫清流蓋自南遷洛陽分別族姓之後則魏之亂不得謂非孝文基之也

元乂既得志、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父京兆王繼、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令守長率皆貪汙、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

魏之亂源不在外而在內卽使六鎮不亂內地亦必亂但發有遲速耳觀乂父子及劉騰之賂遺請屬以官爲市若不用停年格吏部何以爲政而史乃云選舉失人始于崔亮豈不謬哉

魏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鎮將、改元眞王、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

魏亂自此始矣破六韓、北姓之未改者、拔陵、蓋府戶也

魏賈思伯、爲侍講、授帝春秋、傾身下士、或問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道然也

夫日之中月之盈皆驕象也四時之成功亦驕象也然而日昃日虧日退不旋踵矣詎非衰之將至乎易曰滿招損又曰天道惡盈非滿果能招損滿則不能不損而盈必毀乃天道之自然也況于人乎

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胡琛爲高平王、以應拔陵、彧與拔陵、戰于五原、兵敗、坐削除官爵、

北討之任付之臨淮王彧魏其無人矣乎

魏主謂羣臣曰、去歲李崇上表、求改鎮爲州、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欲遣崇行、何如、皆曰、實符羣望、崇曰、臣年七十、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才、不許、

是時魏之宿將無出崇右者然亦老矣

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豳涼、寇盜蠭起、秦州民薛珍等、殺刺史李彥、推莫折大提爲帥、南秦州民張長命等、殺刺史崔游、以應大提、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改元天建、

是時魏西北盜賊所在蠭午而其渠魁則拔陵跳梁于塞北念生盤踞于關中均僭號改元有割據併吞之志至梁武乘魏之亂命將出師則淮南北亦騷然

不靖矣

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當時人悕慕爲之太和中李沖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在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

深奏與魏蘭根同意而語加詳據此則知鎮戶爲清途所隔始自太和中而邊任之輕由于遷洛也拓跋之業詎非至孝文而衰乎慕復古之名而育忘本之實後之腐儒以其用夏變夷翕然稱之而不知貽患于數十年後也

李苗上書曰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飆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將無法令士非教習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以襲其後

飆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術此督師勦賊者所當知也然以北魏起自雲代將猛兵悍太武道武縱横宇內所向無敵曾不數十年乃至人不曉兵士非素習則以孝文變俗復古粉飾禮樂上下習爲晏安以至此也後之謀國者尚鑒玆哉

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乂乃用代來人爲傳詔以慰悅之

六鎮府戶既不預清途代人遷洛又不得仕進若非辨族姓別流品何至于是

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眞殺太僕卿陸延西長爾朱榮討平之榮陰有大志結納豪傑于是侯景司馬子如等皆往依之

四方兵起奸雄從而生心爾朱所以晉于秀容也

以裴邃都督北討諸軍事伐魏成景儁拔魏雎陵趙景悅圍荊山邃帥騎三千襲壽陽克其外郭別將擊魏淮陽

魏方西北用兵故乘隙命將北伐規取淮南北故地也

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盡叛高車二部復與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無勝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恆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

此魏北征之兵也深與崇退守平城六鎮非復魏有破六韓拔陵不可復制矣

魏以京兆王繼都督西道諸軍以討折莫念生

既以蕭寶寅爲西道行臺大都督復以繼爲大將軍督諸軍西討權任又在寶寅之上以繼之貪昏而膺玆重寄非以其爲元乂之父邪用將如此軍政可知

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是任之

昇之才品大出徐紇之上而卒以亂梁則亦可小知不可大受之小人也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天啟魏發兵擊之法僧遣其子景仲來降上使朱异撫法僧以元略爲大都督與陳慶之等將兵應接六年

彭城南北襟喉必爭之地法僧來降故先遣親臣撫之又擢魏降王爲大都督統兵應接欲因之以經營齊魯也

蕭寶寅崔延伯大破折莫念生于黑水進破宛川俘其民爲奴婢魏蘭根曰此縣介于强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宜矜而撫之奈何翦以爲賤役乎

蘭根之言是也官軍不能殺賊衛民反責被脅之民爲從逆不惟無損于賊適足堅其從逆之心則是驅民爲賊而已

裴邃拔鄭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河間王琛等至壽陽引兵五萬擊邃邃進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琛走入城閉門不出

此魏救壽陽之師一戰而敗矣

魏安樂王鑒將兵討元法僧擊元略于彭城南略大敗走入城鑒不設備法僧出擊大破之鑒單騎奔歸

鑒所破者略所將應接之梁軍耳彭城之兵固未挫也恃勝弛備故法僧背城一戰而鑒僅以身免是時魏諸軍相繼潰敗惟蕭寶寅西征有黑水之捷所恃崔延伯耳

魏劉騰既卒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元乂亦時出游留連不返帝遂與太后密謀黜乂先解其領軍

乂雖幽太后而密爲防衛則騰實主之故騰死而漸緩帝與太后不復隔絕也乂志得意滿故晏樂流連不復爲慮蓋其人一紈袴惡少年耳

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諸軍并攝徐州府事召元法僧元略還建康

彭城竟爲梁有矣惜守之者非其人耳

柔然王阿那瓌爲魏討破六韓拔陵勒衆十萬自武川

西向沃野屢破拔陵兵

阿那瓌屢破拔陵若以報魏之德而更有輕魏之心

魏胡太后復臨朝攝政下詔追削劉騰官爵除元乂爲民復發劉騰墓露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

太后恨騰甚于乂故于死後仍加以極刑

胡太后以元乂妹夫未忍行誅未幾有告乂及弟瓜謀誘六鎮降戶反于定州得其手書太后猶未忍殺之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乃賜乂瓜死

太后于乂始終惓惓其亦曾分辟陽之寵邪此不能無疑

初鄭儼私得幸于胡太后及再攝政以儼爲中書舍人

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儼以徐紇有智數仗爲謀主共
相表裏勢傾中外號爲徐鄭
以太后之淫縱而幽禁頻年其抑鬱可知已故再攝
政而留寄猳于禁中無復忌憚也
李神軌爲太后所信任人云得幸于太后莫能明也神
軌求婚于盧義僖義僖不許女遂適他族臨婚之夕太
后遣中使宣敕停之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
鄭儼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惟得言家
事而已其防閑如是玆雖宣敕停婚亦不聞以盧氏
女歸神軌也然則人言非無故矣義僖夷然蓋自有
見

蕭寶寅既破莫折天生軍威甚盛與胡琛將万俟醜奴
戰于安定崔延伯恃勇先驅爲賊所敗復獨出襲賊大
破之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軍大敗延伯中
流矢死
延伯爲將蓋長于攻戰而短于紀律者也黑水大捷
因將士稽留採掠而天生遂塞隴道軍不得進玆
于襲賊破栅之後又因軍士採掠散亂爲賊所乘竟
至輿尸詎非軍無紀律之所致哉
初帝納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生豫章王綜及淑媛
寵衰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綜由是自疑
私于別室祭齊氏七廟常懷異志

帝初欲納潘妃因諫而止又納余妃頗廢政事旋以
之賜王茂乃卒納吳姬七月生綜以致外叛詎非女
德之爲累哉
及綜在彭城魏臨淮王彧等將兵逼彭城綜乃密遣人
送降款于魏與梁話等夜出步投魏軍城中求王不獲
軍遂大潰魏人入彭城乘勝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
彭城要地既得而旋失之失彭城而諸城不可復守
矣
有司奏削綜爵土絕屬籍更其子直姓悖氏未旬日詔
復屬籍封直爲永新侯綜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爲齊
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年

帝之溺愛其子往往出恆情之外若綜既不以帝爲
父矣而帝必欲子之何哉東昏死已二十餘年乃有
人焉追認遺腹子爲之行三年喪不亦異乎
柔然頭兵可汗（即阿那瓌）大破破六韓拔陵拔陵南避渡河
廣陽王深帥衆赴之賊降者二十萬人詔分處之冀定
瀛三州就食深曰此輩復爲乞活矣
拔陵驍賊其衆皆百戰之餘也二十萬降衆漫無措
置而聽其就食三州欲其不亂得乎
魏柔玄鎭民杜洛周聚衆反于上谷改元眞王攻沒郡
縣高歡蔡儁等皆從之
拔陵未滅洛周復起而高歡睥睨其間魏之亡可立

待矣

魏方有事于西北二荆西郢羣蠻皆反寇掠至北襄城

魏主下詔親征

魏都洛陽二荆西郢逼近京畿乃因羣蠻煽亂道梗不通且招引梁將連兵內侵較諸西北諸寇尤爲肘腋之患故魏主下詔親征尋即中止也

魏辛雄上疏曰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三方之師敗多勝少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

軍律無章足爲千古鑒戒然國家末造往往蹈其覆轍

初魏廣陽王深通于城陽王徽之妃徽爲尚書令爲胡太后所信任會恒州人請深爲刺史徽言深心不可測 七年

深之智略本不足辨賊而徽居樞要復動掣其肘能無敗乎

城陽王徽與徐紇共毀元順于太后出爲護軍將軍順指紇謂太后曰此魏之宰嚭

以當日時勢及諸臣才略即使和衷共濟已不能支而況互相嫉忌以私害公乎國家將亡大抵如斯已

魏復以廣陽王深爲大都督討鮮于脩禮深以子自隨城陽王徽言于太后曰廣陽王攜其愛子握兵于外將有異志

使太后疑深黜之可也不疑則置徽言不聽亦可也乃既用深而實信徽深無以自明遂致顛蹶深何足惜如國事何

魏東平王略爲大將軍尚書令爲太后所委任與城陽王徽相埒然徐鄭用事略亦不敢違也

略雖以才器爲太后所委任然亦因其爲清河王懌之子則仍分外嬖之餘寵耳安能抗徐鄭哉雖其人固非徽比不及元順遠矣

杜洛周遣曹紇眞等將兵掠薊南于榮等擊之于栗園大破之斬紇眞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于魏葛

榮復殺洪業自立

常景既有栗園之捷脩禮復爲洪業所殺賊有可乘之機而魏諸將勇怯不一卒無成功葛榮因之而賊復熾矣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辛雄上疏以爲民聚爲亂正以守令不得其人

魏之盜賊蠭起皆由民怨其上而樂于從亂也乃又豫徵租調橫歛稅錢以致人心益思離叛直是驅民爲賊耳前明末季遞加三餉與此同弊洵謀國者所當重以爲戒也國家設官雖多其最關天下之治亂

者宰相與守令而已宰相近君者也君德之隆替繫之守令親民者也民生之休戚繫之未有守令不得其人而民安者民爲國本未有民不安而國安者以守令爲猥官而用非其才是使之虐民而蠹國也魏自孝文以門第取士崔亮以年資敘官守令之選已不勝其弊又况元乂劉騰以官爲市徐鄭繼之政以賄成馴致豺狼當路戎馬生郊其所由來者漸矣

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大通元年

置州置刺史將以控扼津要固圉捍賊乃尺刃斗糧

一無所給徒令抱方寸之印以莅巖疆何異敺之死地哉

或勸崔楷單騎之官楷曰若吾獨往則將士無固志矣遂擧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楷撫勉將士連戰不息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

城亡與亡楷得其死矣然非榮殺之也魏固置之必死之地也

蕭寶寅大敗于涇州莫折天生乘勝寇雍州羊侃射殺之其衆遂潰路思令疏稱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銳氣頓盡

觀辛雄之疏則知魏致亂之由觀思令此疏則知魏致敗之由蓋以郡縣不得其人平日剝民奉上而因以自肥迨民心思亂盜賊蠭起則又橫征暴歛以佐軍興由是驅民從賊而賊黨日增矣及其命將出師委兵權于膏粱子弟如蕭寶寅輩擁旄觀望坐失事機兼之賞罰不明覆軍者不蒙顯戮殺賊者未加優擢遂致武臣解體士氣不揚而賊氛日熾矣

將軍成景儁攻魏彭城魏以崔孝芬爲徐州行臺以禦之景儁欲堰泗水以灌彭城孝芬與李叔仁擊之景儁遁還

梁旣克壽陽卽規取彭城彭城地有所必爭也堰泗水以灌彭城猶是堰淮水以灌壽陽之故智而彭城一失

不可復得矣

魏相州刺史樂安王鑒幸魏多故陰有異志遂據鄴叛降葛榮魏遣源子邕等攻鄴拔之斬鑒傳首洛陽改姓拓跋氏

鑒叛國從賊罪不容誅已自絕于宗祖矣改其姓以示戒乃令其復宗祖之本姓不亦異乎

蕭寶寅之敗于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効馮景曰擁兵不還罪將滋大寶寅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

寶寅敗于涇州免死爲庶人旋起用爲大都督又因秦州請降還其舊封蓋太后及魏主倚眷未衰也此

所敘關中擁兵稱帝之由，但書其涇州之敗，以爲內不自安，似非其實。

中尉酈道元素名嚴猛，汝南王悅怨之，乃奏以爲關中大使。寶寅謂爲取己，甚懼，遣郭子恢攻殺道元于陰盤驛，自稱齊帝，改元隆緒。

悅因寶寅反狀已露，故奏請道元出使關右，諸不測而適以激寶寅使速反也。

葛榮圍信都，自春及冬，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儲既竭，外無救援，城陷，執孚及其兄祐。榮集將士議其生死，孚兄弟爭相爲死，潘紹等數百人皆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皆免之。

崔楷之守殷州，孚之守信都，非不上下同心，而卒無救于敗者，糧食既竭而外無援兵也。蓋是時魏都洛陽，以淮上爲門庭，以關中爲肘腋，內訌外侮，不得不以全力爭之，而河北視爲可緩，且亦更無餘力以相及也。迨信都既陷，始移源子邕拔鄴之軍以討榮，即使無漳曲之敗，亦何救于孚乎。

魏楊津守定州，杜洛周圍之，魏不能救。津使其子遁突圍出，請救于柔然。頭兵可汗遣吐豆發帥兵一萬南出，阻于賊不能進。城破，執津，欲烹之，既而捨之。二年

津之守定州，亦猶元孚之守信都也，所不及崔楷者，均欠一死耳。

魏以長孫稚爲行臺，討蕭寶寅。稚克潼關，遂入河東，收鹽池稅以佐軍，屢敗郭子恢等。其將侯終德還軍襲寶寅，寶寅戰敗，攜妻子奔万俟醜奴。

不以全力守潼關，而坐困長安，宜其敗也。

爾朱榮兵勢強盛，魏朝憚之。高歡歸爾朱榮，榮與語，大悅，自是每參軍謀。魏肅宗惡鄭儼、徐紇，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儼、紇與太后謀，酖帝弒之。

召外兵以清內奸，未有不致亂者，況以榮之豺狼成性，而欲寄以爪牙乎。即使太后歸政，徐鄭就誅，而太阿之柄，榮得而操之，豈魏主所能制乎。太后之酖弒孝明，蓋師馮太后之酖弒宣文也。

胡太后立皇女爲帝，既而下詔更立臨洮王世子釗，始生三歲。爾朱榮謂元天穆曰：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除姦佞，更立長君。天穆曰：此伊霍復見于今。

榮雖武夫暴橫，而措置殊有方略，其所上表疏，辭氣激昂慷慨，有勒馬橫槊之勢，不知何人爲之屬草也。

榮起兵發晉陽，太后聞之甚懼，悉召王公等入議，莫肯致言。徐紇獨曰：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爲然。

榮起兵以誅徐鄭爲名，先正其酖弒之罪，殊有合于春秋討賊之義。魏之王公大臣，蓋亦心快之而不欲與爲敵也。紇此時已辦走矣，其建議禦寇，特爲華言

以欺太后耳

爾朱榮濟河立長樂王子攸為帝徐紇東奔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

李神軌既遁儼復還鄉二嬖臣至此亦不復顧太后矣太后一生佞佛故欲落髮為尼以空門為容身之地而無如佛之不佑也

榮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于河

北朝佞佛無如胡太后南朝佞佛無如梁武帝太后之死梁武非不稔聞佛之禍利安在乎乃猶捨身講

經迷而弗悟何也

榮引百官于行宮西北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以下死者二千餘人

榮之縱殺固虐且濫矣其責朝臣則罪無可辭也雍柄用最久唯阿取容貪庸悞國殺之尤為不枉

高歡勸榮稱帝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志除姦逆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鑄金為像四鑄不成劉靈助卜之不吉榮亦恍惚不自持久而方寤深思愧悔曰過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

史稱榮深思愧悔自云過誤當以死謝者非其實也

蓋榮之稱帝本疑而未決及聞岳言中有所憚又因鑄像不成卜筮不吉故仍奉長樂耳其恍惚不自持自緣中無定見喪其神守也

以江陽王繼為太師

江陽王繼即京兆王繼元乂之父也前普通六年乂兄弟賜死遂書繼廢于家病卒至此復為太師何也按魏書繼傳榮素為乂所厚故以繼為太師司州牧則前書病卒誤也

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戰于鄴北榮身自陷陳大破之于陳擒葛榮餘衆悉降

榮驟勝而驕兵無紀律故爾朱能以少勝衆一戰而決賊徒從榮日久各有悔心特為榮所脅又別無可往故相聚偷生耳榮已就擒爾朱又下令各從所樂衆亟于免死是以登時四散也

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顥襲據銍城進拔滎城遂克梁國魏元天穆既平邢杲移軍拒顥慶之奮擊大破之（中大通元年）

慶之能以少勝衆者置軍死地計不旋踵也

陳慶之進擊虎牢魏主北行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備法駕迎顥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

魏自河陰之變文武誅戮殆盡洛陽守備單虛諸軍

多隨爾朱榮而北或從元天穆而南天穆敗北虎牢失守爾朱應援不及洛陽勢不能支此魏主所以委之而去也

爾朱榮馳傳見魏主于長子魏主即日南還榮爲前驅兵衆大集顥既得志密與或等謀叛梁與陳慶之外同內異慶之說顥宜啓天子更請精兵顥不從

顥本庸才所恃者慶之耳使委任不疑而慶之所將南兵不過數千又無後繼且已疲老必非爾朱之敵況又自相猜忌徒與或延明輩羣兒聚謀强作解事邪

馬佛念說陳慶之殺顥據洛慶之不從爾朱榮與顥相

持于河上慶之守北中城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以無船可渡議欲還北

以慶之兵力殺顥何難但恐無以善其後耳即使用佛念之策據有洛陽更請梁帝以大兵繼進而南北異宜雖能取而未必能守且是時江左良將無若慶之必不能敵爾朱之衆亦卒歸覆敗而已一侯景足亂江南況以爾朱榮之勇又有高歡侯景輩在其軍中邪

楊侃說榮徵發民材多爲浮筏間以舟楫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乃遣爾朱兆等縛筏夜渡襲擊顥子冠受擒之顥衆潰南走陳慶之收步騎結陳東還

顥兵力必非爾朱之敵所可恃者洪河之限耳使其與慶之同心協力更募義民廣設方略阨河守險以次撫定河南諸郡縣仍乞梁帝發兵來援即未遽進規河北而洛陽尚可據而有也顥所處與慶之不同慶之梁之羈旅也衆志難孚顥魏之宗王也羣情易洽故慶之殺顥則洛陽必生內變顥用慶之則洛陽可以偏安而顥固非其才也

陳慶之之入洛也蕭贊(即豫章王綜)送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上使以贊幼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

贊于蕭寶寅事敗幸免連坐恐不爲魏所容故啓求南還以避禍耳惟前既自認東昏遺腹並追服斬衰

三年能無汗顏乎

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朱异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爲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至洛陽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

胡身之以爲慶之特有見于洛陽華靡之俗而爲是言竊謂慶之良將其有取于北人者自以其才力非江左所及華靡以非所重也若但取華靡洛陽何以踰于建康哉如魏文所云江南多好臣則但取其文采耳

魏以上黨王天穆爲太宰城陽王徽爲大司馬兼太尉

徽魏之奸臣乃屢更國變幸免于死至此更有太尉

之拜得毋依附天穆自結于爾朱邪
魏多細錢米斗幾直一千高道穆表稱銅價一斤八十一錢私造薄錢斤羸二百抵罪雖多姦鑄彌衆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私鑄無利自應息心
魏之五銖舊制官民並鑄但民必就官鑪耳乃不能禁盜鑄者細錢之爲患也禁盜鑄在使之無利而自止此實探本之論然豈易言哉且以魏當日時勢恐亦無暇及此
魏以城陽王徽爲太保丹陽王蕭贊爲太尉
是時魏之大權移于爾朱三公固無關輕重乃一則奸佞悞國之元徽一則私敵南歸之蕭贊不亦異乎

乃侯醜奴侵擾關中爾朱榮使爾朱天光爲雍州刺史賀拔岳爲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惟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二年
榮用兵能以少擊衆故前遣侯淵討韓樓配騎止七百茲遣天光討醜奴亦止配軍千人也
天光岳慶破賊進抵安定侯幾長貴以城降醜奴走至平涼侯莫陳崇擒之天光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
天光平關中賀拔岳之力爲多而宇文泰實岳之謀主也後周之業已肇于此
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魏主雖受制于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
魏莊性勤政事手誅强臣乃可與有爲之君其不免于禍則在誅榮後措置失宜而不關此時之不能養晦也胡身之好以成敗論人是其一蔽
城陽王徽之妃魏主舅女也徽與李彧欲得權寵惡爾朱榮爲己害日毀榮于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志
徽性既陰柔尤工讒搆先既譖殺廣陽王深茲復勸帝除榮皆以自快其私非爲國計也然榮挾震主之威跋扈尤甚豈復有全理哉
榮請入朝視皇后榮女娩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榮

至洛陽帝問溫子昇以殺董卓故事曰若卽赦涼州人必不至此帝言皇子生召榮入手刃之遂殺元天穆及榮子菩提等三十餘人下詔大赦
榮雖暴橫此時尚未遽有異圖帝欲誅榮亦非迫不及待搆成其事者城陽王徽之謀爲多帝徒知漢李郭之亂由于不赦涼州人而不知誅卓後不亟散其部曲致傕汜輩得因以爲資也
北鄉長公主榮妻帥榮部曲出屯河陰賀拔勝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門猶未嚴防怡等議欲攻門勝曰吾輩衆少何可輕爾不如出城更爲他計
榮雖伏誅其部曲自在驍將悍卒正不爲少況世隆

等入其軍中乎、乃不如禁遏徒爲登門肆赦以冀
反側自安若非賀拔一言則怡等稱兵向闕宮省危
矣
爾朱世隆、卽欲還北、司馬子如曰、當此時、不可以弱示
人、莫若分兵守河橋、還向京師、世隆攻河橋、擒奚毅等、
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
使世隆北還魏亂可以少弭得子如一言而反戈內
向河橋失守洛陽幾不可支與漢之賈詡正同子如
後爲北齊佐命竟以富貴考終亦似詡也
爾朱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于駝牛署、榮死、帝
引見勞勉之、以其兄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閤將軍、

使歸招合鄉曲、爲表裏形援、
此時不留敖曹兄弟酖以兵衆共保洛陽而令其歸
鄉里集部曲爲異日緩急之用亦何及乎
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來至郭下、索太原王尸、帝遣
牛法尙、諭之不退、卽出庫物、募士得萬人、不習戰鬪、與
拂律歸屢戰不克、
但以募士分授高敖曹兄弟及賀拔勝一戰而世隆
可禽矣何論拂律歸哉惜乎歐市人而付之庸將也
爾朱氏兵在城下、帝集朝臣議、皆恇懼不知所出、李苗、
奮衣起曰、請以一旅、爲陛下斷河橋、城陽王徽高道穆、
皆曰善、帝許之、苗出、縱火船焚橋、爾朱氏兵爭橋北渡、

溺死甚衆、苗待援不至、赴水死、世隆亦北遁、
苗一戰而世隆北遁足知其外强而中怯也當時敖
曹兄弟雖去而賀拔勝固在城中勝之勇帝應知之
以其素附爾朱故疑而不用勝亦自疑不肯還爲帝
用而城陽性多嫉忌必不爲之推轂也使勝以偏師
犄角苗可不死矣
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爾朱世隆等、黨衆日盛、徽
憂怖不知所出、
徽所長者讒搆耳乃欲付以兵權責其禦侮之效何
異未能操刀而使割哉
初爾朱榮、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爾朱兆、引兵向洛、遣

使召歡、歡辭不赴、
榮不死歡固未敢叛爾朱也豈肯爲兆用哉
爾朱兆、輕兵晝夜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魏主以大
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兆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
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
兆已臨河欲渡京師猶未戒嚴直至騎叩宮門宿衛
乃覺魏之君臣何其夢夢
兆執魏帝、鎖于永寧寺樓上、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寇
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也、徽齎金百斤、
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乃殺之、送首于兆、
祖仁一門三刺史皆緣徽以進其人可知且徽之引

拔未有不受其重賂者。故事急相投。仍因貪財希賞起而圖之也。

兆夢徽謂己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處、卿可取之、兆即掩捕祖仁、徵其金馬、祖仁云實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兆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匹、盡以輸兆、兆怒捶祖仁至死、

徽已死猶能夢感兆以報祖仁。豈果取多用寡。向能爲厲邪。抑兆臆度祖仁殺徽必隱其金馬。故託諸夢以徵取之。是以數不悉符邪。徽死誠不足惜。如祖仁之辜恩昧良而寘然坐享不義之財。天網亦太疏矣。通鑑不語怪。獨詳書此事。以戒夫後世之貪利忘義而併忘其害者也。

爾朱榮之死也、魏敬宗詔河西賊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兆亟還晉陽、爲步蕃所敗、使人召高歡、并力擊步蕃、斬之、

詔步蕃襲秀容。自是牽制爾朱之一策。惜洛陽之守不固耳。但能相持半月。則兆還而自救。城圍立解矣。敬宗多謀寡斷。委任非人。卒至播遷晉陽。縲首佛寺。亦足慨已。

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謀亂不止、至是悉屬高歡、

魏之亂始于六鎮。葛榮部衆皆六鎮之人。實百戰精卒也。歡得之。遂成霸業。卒傾魏鼎。然則魏之亡。固六鎮亡之也。

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鎭洛陽、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疏遠、欲更立近親、乃作禪文、使長廣王、禪位于廣陵王恭、三年

魏閔帝聞爾朱欲奉爲王。即曰、天何言哉。是已偃然以天子自處。亦猶武帝見斛斯椿、勸進表、即曰、便不得不稱朕矣。雖語有文質。其志得意滿一也。天位難居。聖王每以兢業持之。蹈虎尾。涉春冰。如此其懼也。況當日爾朱弄兵宮門。蹀血九五之尊。危若朝露乎。有以知其不克終已。

魏主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蓋遞爲沖挹、自秦以來、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

是時柄移强臣。主威不振。正位之初。遽貶尊號。似可不必。

魏行臺劉靈助、起兵、自稱燕王、聲言爲敬宗復仇、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

靈助起兵。名義自正。雖舉事無成。而封隆之、高歡相繼而起。遂滅爾朱。則未始非靈助爲之先聲也。

爾朱兆遣孫白鷂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收高乾兄弟、乾等知之、與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鷂、執刺史元嶷、奉隆之行州事、

高乾兄弟爾朱氏所忌也河上一揚塵此時已恨其晩猶不負敬宗河橋之約

封隆之爲敬宗舉哀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時人比之項籍

如此馬矟惜不于洛陽用之以擊拂律歸而僅于信都用之以擊羽生也

高歡引兵東出高乾迎謁于滏口說歡共誅爾朱氏李元忠亦說歡向冀州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不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歸心焉

人心所向天命所歸也歡能以仁矯爾朱之暴故能

以弱制爾朱之强奸雄自有作用

魏以爾朱世隆爲太保長孫稚爲太尉稚固辭太尉乃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胡身之以稚爲世衰難佐故辭非也稚特避世隆示不敢與之並列耳是時稚即爲太尉亦徒擁虛名何與于世之盛衰哉

昭明太子統卒太子寬和容衆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賞愛無倦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及卒朝野惋愕建康男女奔走號泣

以昭明之仁賢而享年不永天不祚梁侫佛何益乎

雨雪賑貧自是太子邮民雅意身之譏其好行小惠

似可不必

魏詔有司不得復稱僞梁

身之以爲魏不競于梁之故竊謂魏閔詔有司不稱僞梁亦猶己之去皇稱帝自是謙退之意並非不競于梁也夫魏即不競而令自行于國中何必改僞稱以取媚于梁哉

初昭明太子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俞三副求賣地三副密啟上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于上爲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

帝之信堪輿及其侫佛皆禍福之說足以惑之故老而彌甚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于信都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入見爾朱羽生因擒斬之持其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

歡之起兵雖斛律金等衆口交勸意猶未決其使高乾救殷州尙持兩端也迨乾斬羽生歡即欲不叛爾朱而不可得則以乾有以贊其決也

魏主追尊父廣陵惠王爲先帝

胡身之云支子入繼大宗尊所生父爲帝自吳孫皓始竊謂魏主以去皇稱帝故稱其父爲先帝非用孫皓故事

高歡立元朗爲帝朗章武王融之子也爾朱仲遠等軍于陽平兆軍于廣阿迭相猜貳仲遠等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執椿勝還營仲遠等引兵南遁

史稱兆執椿勝還營是勝已在仲遠處何以兆數其罪將斬之乎椿旣被執應在兆處又安能于次年在洛陽說世隆追天光共討高歡卒滅爾朱氏乎應是勝執椿還史誤書也

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强段韶曰爾朱氏弑天子屠公卿暴百姓王以順討逆何强之畏歡曰吾以小敵大恐不能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

歡論大小韶論順逆要之爾朱所以敗者失天下之心也

魏南兖州民王乞得劫刺史劉世明舉州來降上以世明爲郢州刺史世明不受因請北歸上許之世明至洛陽奉送所持節歸鄉里不仕而卒

世明爲南兖州刺史乃爲城民所劫舉州降梁雖不受官爵北歸洛陽其失地辱身罪固難逭身之以其不仕而終讓許其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免過其實已

揚州刺史鄱陽王綸遣人就市賒買錦綵絲布數百匹市人閉邸不出何智通以聞綸被責還第乃遣人刺殺智通事覺綸坐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

以綸之凶悖而用爲揚州刺史帝可謂不知其子矣抑買仇殺罪狀灼然而旣鎮旋釋又復封爵與王正德葬蕭贊同一溺愛不明之甚也

爾朱兆與世隆等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

椿欲致天光等于洛因而覆之蓋有見于爾朱爲天下所怨其兄弟雖强不難聚而殲也

爾朱兆帥輕騎襲鄴不克歡出兵與兆戰于韓陵不利高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兆走還晉陽仲遠奔東郡

歡初舉兵非高乾則其謀不決韓陵之戰非敖曹則敗矣歡之霸業乾兄弟之力也爾朱兄弟兆殊健鬬兆敗世隆等遂不支矣

爾朱彥伯聞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斛斯椿與賈顯度等倍道還洛陽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并擒度律天光執世隆彥伯斬之

爾朱兄弟在洛者同時授首果不出斛斯所算惟仲遠漏網南奔兆以餘衆北走

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侯莫陳悅欲與俱東賀拔岳令宇文泰說悅俱襲長安擒顯壽高歡以岳爲大行臺岳以泰爲左丞

爾朱支黨一時俱叛皆由平時威刼利誘而不以恩
義固結其心故見其勢敗即羣起而圖之若賀拔兄
弟固非甘心爲爾朱用者也岳是時以泰爲府司馬
事無巨細皆委之關中大勢已漸擢宇文

高歡以魏主爲爾朱氏所立幽之于崇訓佛寺斛斯椿
謂賀拔勝曰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于時害
之不祥椿乃止

椿反覆小人其欲圖歡志在乘時以竊大權耳但才
非歡敵若輕有舉動適以取死而已勝之勇略固十
倍于椿而亦非能定大事者也

魏侍中高隆之本徐氏養子歡命以爲弟恃勢驕公卿

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黜寶炬

魏至此而寶炬猶以鎮兵詈北人乎積習相沿乃牢
不可破

高歡立平陽王脩爲帝爲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歡
廢節閔帝于門下外省

節閔爾朱氏所立也安定歡所立也既廢爾朱氏所
立矣併己所立者亦廢之而更立焉將以擅權示威
爲簒奪之漸非第置君不如奕碁也

斛斯椿聞喬甯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
等密勸魏主圖丞相歡五年

喬張皆爾朱仲遠舊將胄仲遠降歡歡責其不忠不
義而殺之與椿之先附爾朱事敗反噬者正同所以
內不自安也椿本有圖歡之志至是而其謀益亟皆
自爲計非爲魏主計也

魏主以賀拔岳在關中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賀拔勝
爲都督三荆等七州諸軍事欲倚勝兄弟以敵歡又與
高乾共立盟約冀爲己用

倚賀拔結高乾較之專用斛斯椿猶爲得計而不知
乾之心實附歡也

高乾密啟歡歡召乾詣幷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
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

乾勸歡受禪固魏之亂臣也歡實心許之而不敢遽

納其說者畏賀拔兄弟議其後也

魏主聞乾漏洩機事賜乾死又密勑徐州刺史潘紹業
殺其弟敖曹敖曹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
空敖曹兄仲密亦奔晉陽

乾之死歡有力焉以其先與魏主盟約不即啟聞嫌
其貳于己也至是乃以枉殺歸咎于魏主而敖曹不
疑者魏主既勑徐州殺敖曹又勑青州斷仲密歸路
有以敺之使與歡合也

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殺杜朔周等共推宇文泰領其
衆丞相歡使侯景招撫之泰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
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

歡聞岳死衆無所屬此收取關中之一大機也景奸詐有餘爲歡所倚任故使之前往招撫意謂可以指麾而定矣景智足見幾因岳衆已歸宇文不可搖動故至安定而返此乃時勢當然非泰一言便能折其心也

于謹言于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今天子在洛、迫于羣兇、若陳懇誠、請都關右、挾以號令、桓文之業也、泰善之、

胡身之云、謹事廣陽王深、所陳策畫、不過隨時設變、今事宇文泰、則勉之以迎天子而成王業、蓋知泰足以有爲、故量而後入、竊謂以泰之才、據關中之地、撫

賀拔岳之衆乘魏之亂故可以挾天子令天下卒成霸功與魏武漢獻時勢略同豈廣陽所可同日語哉此非謹之策有工拙也

魏主以泰爲關西大都督承制封拜、

泰得承制封拜因易置牧伯去其異己而關中悉歸其掌握矣

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又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泰小字）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爲之備、

不能任賢選將徒倚譎詐反覆之斛斯椿、爲謀主即

調發州兵增置宿衛豈能有濟乎欲伐晉陽而假稱南伐又慮歡聞而自疑乃更爲密詔託爲潛備荊雍此必斛斯詐謀而不足以欺賀六渾（歡字）也

歡表稱、荊雍將有逆謀、臣今勒兵三萬、自河東渡、又遣庫狄干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候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令羣臣議之、欲止歡軍、

宇文泰之在雍賀拔勝之在荊皆帝所倚以敵歡者君臣之交甚固歡豈不知之今欲伐歡而託言二人有異志以爲必歡所願聞而其詐乃更顯而易見所

謂掩目捕雀不可以欺小兒者也歡承密詔即以討荊雍爲名與諸將連兵南向皆帝召之乃復欲止之將何以爲辭乎

歡復表稱臣爲嬖佞所間、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須斟量廢出、帝勑歡曰、朕不知佞人爲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即敖曹）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

高乾之死不獨朕意收殺敖曹斷仲密歸路果誰之意乎此時何追論乾死將以間敖曹兄弟于歡邪抑何刺刺學兒女子語邪

又云、王雖啟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過洛陽、東臨

江左、聞者寗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此雖有百萬之衆、
終無圖彼之心、

調兵大閱欲伐晉陽、非圖彼而何、歡卽欲晏然居北
亦何可得、魏主圖歡形迹大露、尙欲以空言掩飾、徒
爲所輕耳

魏主召賀拔勝赴行在、勝以問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
席卷赴都、與決勝負、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幷
舊楚、觀釁而動、中策也、庇身于梁、功名俱去、下策也、勝
笑而不應、

勝雖笑而不應、尋卽軍于汝水、蓋北阻魯陽、用其中
策、卒出下策、固非此時所及料也、

高歡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爲名、魏主親將兵十餘萬、
屯河橋、斛斯椿請帥精騎二千、夜渡河掩其勞弊、帝始
然之、楊寬以爲不可、帝遂敕停椿行、

以精騎夜渡掩歡、實制勝之良策、帝既倚椿爲謀主、
歡舉兵又以誅椿爲名、計椿此時無不爲帝盡力者、
乃因寬言而輒疑之何也、寬言椿若有功、是滅一高
歡生一高歡、則固知椿之爲人已、

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
所忌、當乘便擊之、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
事去矣、

可守者惟城壘耳、若于平地設防、則防不勝防、無論
我防其一、賊闖其十、卽我防其十、賊闖其一、卒無救
于侵軼也、長河且不足恃、而況並無可憑之險者乎

歡引兵渡河、魏主問計于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
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元斌之、給帝云、
高歡兵已至、帝西奔長安、

奔梁策之最下、守洛口死戰、尙可一決、但帝早作西
走之計、安能復與歡爭、而諸將亦均不足恃、戰則必
敗耳、

歡入洛陽、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處不諫諍、出不陪從、
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乃收辛雄、叱
列延慶、崔孝芬、劉廞、楊機、元士弼、皆殺之、

歡之殺諸臣、雖意在芟夷朝望、更樹私黨、然其所以
責之者、固非欲加之罪也、雄等或居端揆、或司喉舌
乃不從魏主而留以待歡、蓋以平日不爲同異無惡
于歡、欲苟免以保祿位耳、其死固不足惜

先是熒惑入南斗、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
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
邪、

天道悠遠難知、梁帝跣而下殿、固不足禳熒惑之入
南斗、魏帝西奔、豈果上干天象乎

賀拔勝帥所部赴關中、聞高歡屯華陰、欲還、崔謙曰、今
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于行在、與宇文行臺同心

勠力、唱舉大義、勝不能用、遂還、
謙、言卽盧柔之上策、勝不能從、柔安能從、謙蓋勝雖
勇而非歡敵、未免內怯于歡、又因兄岳已死、關中悉
屬宇文、處到彼爲其所制、西上之計亦不能決、但欲
保有荆楚以觀衅耳、故聞歡屯華陰而返旆也、
歡自發晉陽、凡四十啟、魏主皆不答、又遣僧道榮奉表
請還、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
已稱警蹕、歡醜之、遂立清河王世子善見爲帝、
魏之大勢已移于高氏、而亶于危亂中規取大物、輒
稱警蹕、此人倘有肺肝、乎宜爲歡所醜、
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奉魏主遷于鄴、

歡所以決計去洛遷鄴者、鄴在河北、恃長河以拒梁
與西魏也、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
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
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泰
立寶炬爲帝、
魏主圖高歡、衅起于斛斯椿、以致播遷、其與泰有隙、
則由于明月、遂遭酖害、二人固不臣、而魏主實爲小
人女子所悞、
丞相歡世子澄、通于歡妾鄭氏、一婢告之、二婢爲證、歡
杖澄一百而幽之、司馬子如見歡曰、消難亦通子如妾、

此事正可掩覆、大同元年
史于此事書之甚詳、若以子如爲善處父子之間者、
竊謂歡與子如、生長邊鄙、起于盜賊、故不以子通父
妾爲恥、此等語適足污簡册也、
魏丞相泰、用蘇綽爲行臺郞中、臺中稱其能、擢爲著作
郞、拜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綽之才誠一時之選、然非遇泰、無以自見、非周惠達
稱薦、亦無由自達于泰也、天下無時無才、特患在上
者不加延訪耳、獨怪泰之霸業、于謹首贊大謀、而得
志以後、未見柄用、何邪、
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
除凶醜、歡亦移檄于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
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剋期西討、

兩魏主下詔數歡罪、不患無辭、歡指宇文斛斯爲逆
徒、殆幷坐以廢弑之罪邪、惟不用東魏主之詔、而自
以檄行之、名不正言不順已、
陶弘景隱居茅山、上早與之游、及卽位、恩禮甚篤、國家
大事、無不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爲詩曰、夷甫任
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二年
弘景爲梁武所重、大事無不諮訪、然于當日粃政、亦
不聞有所匡救、蓋弘景自託于神仙、帝所諮訪、大抵
方士導養之事爲多耳、臨歿爲詩、若有前知、或借王

何以凰當時之士邪。

東魏丞相歡軍蒲坂、使竇泰攻潼關、魏丞相泰軍至小關、竇泰聞之、自風陵度、丞相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丞相歡撤浮橋而退、丞相泰亦引還、年

歡起兵、竇泰每爲前鋒、乃一戰而全軍盡覆者、屢勝而驕也、故曰輕敵必敗、歡渭曲之戰亦然

東魏丞相歡得奇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楊休之曰、大王受天命、應奄有關洛、歡曰、愼勿妄言、杜弼承間勸歡受禪、歡舉杖擊走之、

歡爲人頗似魏武、但文采不及耳、魏武非不欲受漢禪、其所畏蜀先主與關葛也、歡非不欲受魏禪、其所

畏西魏主及宇文也、魏武非詭欲爲周文王、特時未可耳、歡亦然

上脩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幸寺、設無礙食、大赦、

上元縣、去西域天竺等國絕遠、長干里、安得有阿育王塔舍利爪髮、胡爲來哉、此由梁武佞佛、國人化之、而彼教髡徒設爲妖幻以恣誑惑、帝爲所愚、更加崇飾而不悟其詐也

東魏丞相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歡使軍士張弓注矢、舉刀按矟、命弼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曰、諸勳貴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豈可同之常人、

士大夫重文輕武、當以此諭之、但勳貴雖不可等之常人、而聽其掠奪百姓、不爲之禁、亦非法也、此歡所以僅足定霸于一時、末克貽謀于來許歟

歡每號令軍士、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使汝溫飽、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爲汝擊賊、使汝安甯、何爲疾之、

此即民以養兵、兵以衛民之意、三代而下、兵農既分、歡語殊有旨哉

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涉洛、軍于許原西、西魏丞相泰據渭曲以待之、背水置陳、東魏軍見其兵少、爭進擊

之、無復行列、泰奮擊大破之、

背水置陳、所謂欲一死決也、偃戈葦中、火攻可慮、此亦未爲完策、勿徒以其倖勝而詫爲奇也

歡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泰追歡至河上、李穆曰、高歡膽破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

泰此時不敢乘勝追歡者、歡雖敗、其衆猶盛也、邙山之不追泰、則歡之失策

歡自沙苑敗歸、蒲坂民敬珍、敬祥、帥衆邀之、斬獲甚衆、秦州別駕薛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

西魏承孝武正統、人心所歸、又有宇文爲之佐、覩敬

薛諸人之效順則知魏德雖衰天命未改觀此時固
未敢遽篡也
高敖曹聞歡敗、退保洛陽、獨孤信軍至新安、敖曹引兵
北渡河、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
渭曲一敗獨孤東出洛陽遂不能守方知歡決計遷
鄴爲得策
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仗皆備、濮陽
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
百、一戰擒之、又擊平陽賊路文徒等、悉平之、
蓼氏爲變初皆一時烏合郡縣兵力儘足捕除惟其
縱寇養癰漸致蔓延而不可制使魏之牧守盡如季

式破六韓拔陵之亂何自而起哉
[illegible]東冶徒李脩之、得如來舍利、大赦、
如來生于天竺在春秋之時東漢初其徒始入中國
至長安不知何時傳入江南然距佛之涅槃固已久
矣舍利一物耳安能于數萬里外不脛而走至無翼
而飛來乎長干寺之舍利爪髮倘託諸阿育王茲冶
徒所得又何從溯其所自乎即使果有舍利亦得諸
焚化煨燼之餘正如唐之佛骨韓退之所斥爲凶穢
者也何必奉若至寶爲之肆眚乎此非奸民作爲妖
幻煽惑愚人冀獲布施即諸臣如朱异輩有見于帝
之信佛錮蔽已深迎合上意詐爲之以取容悅也

東魏侯景等、攻獨孤信于金墉、魏丞相泰、救之、至邙山、
與景合戰、泰墜馬、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高敖曹一
軍皆沒、爲魏軍所殺、
宇文泰所以墜馬而獲免者自晦其迹也以敖曹之
勇而軍敗無以自脫者先建旗蓋爲敵所攻而從奴
復持金帶以表異于衆也然非高永樂閉城弗納亦
可不死
是日東西魏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
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
左、戰並不利、與李虎等俱去、泰燒營而歸、
泰非不知兵者而置陣既大戰復數合遂致諸將不

能相顧各自潰歸足見將兵多多益辦非淮陰侯不
能也
魏王思政、陷陣既深、被重創悶絶、思政每戰、常著破衣
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李祐擊東魏兵、殺傷甚衆、
東魏募人取之、祐止餘一矢、射之應弦而倒、乃徐引還、
爲將臨敵不可表異于衆也思政不著破衣弊甲豈
能免乎祐有一矢可以卻魏兵賀拔勝不挾弓矢無
以取高歡古人固以弓矢爲利器也今人用銃礮則
弓矢不足言矣
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
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

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
民之奉佛、非慕佛法也、避賦役也、僧尼至二百萬、正以賦役過重、故出家如是其多耳、不能寬其賦役、而第峻立寺之科、亦不揣本而齊其末矣、我朝不禁民奉佛、亦不禁郡縣立寺、而僧尼日少、塔廟漸廢、則以賦役本輕、而寺觀田產與平民一例納賦也。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例、銓選賢能、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
澄爲吏部、所擢用者、大抵其私人耳、將以爵位收拾衆心、則必時時有破格超升者、安得仍用停年舊格乎、史所書澄之美政、多因魏收紀傳舊文、未可盡信也。
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無上行狀及立銘誌、年六
昂非過自貶損也、仕梁非其本心、故臨終仍以失節爲愧耳。
魏宇文測、行汾州事、地接東魏、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待以客禮、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爲寇、或告測交通境外、丞相泰曰、何得間我骨肉、命斬之、年七
測之待東魏人、蓋取法乎羊叔子之待吳人、然非泰信之不疑、亦不能行其志。
交趾李賁、世爲豪右、仕不得志、有并韶者、富于詞藻、詣選求官、吏部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與賁還鄉里、連結數州豪傑俱反、
因姓無前賢、輒予猥官、激成交趾之亂、亦門地取人之流弊也。
魏自喪亂以來、公私困竭、東魏丞相歡、于幽瀛滄清四州、傍海煮鹽、以給軍國之費、
魏屢議弛利予民、仍收歸官者、河東池鹽耳、此則東海之鹽、管子所以富齊、而歷代罷榷、未之有廢者也。
東魏臨淮王孝友、表曰、今制百家爲族、二十五家爲閭、五家爲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爲弊久矣、
漢之鄉官、有三老、亭長、嗇夫等、皆因秦舊、左雄、極陳其病民、魏自太和立三長、因有二十五帥、蓋祖周禮比閭族黨之法、而蠶食之弊、至以羊少狼多爲比、然則治民立法、惟在簡易、與之休息、無庸多置小官也。
東魏高仲密、娶崔暹之妹、既而棄之、更娶李氏、慧而豔、高澄見而悅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以虎牢叛降魏、年八
仲密棄暹妹、必不以其慧而豔也、乃因更娶李氏、禍及其身、甚美必有甚惡、信哉。

侯景入虎牢、獲高仲密妻子、李氏當死、高澄盛服見之、曰、今日何如、李氏默然、遂納之、

觀澄之于李氏、其人更可知矣、既通父妾、又奪人妻、躬爲禽獸盜賊之行、安望其振立綱紀、扶持朝政乎、所以能屈羣貴而懾百僚、特倚父勢耳、然使高敖曹尙在、必不敢出此、

魏更權衡度量、命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爲五卷、搜簡賢才、爲牧守令長、皆依新制、百姓便之、年十

宇文爲治、最重牧守令長、足以矯魏政之失、皆綽有以贊之

高澄請于丞相歡、以崔暹爲御史中尉、以宋游道爲左

丞、澄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暹游道、皆高氏鷹犬、故澄請于其父用之、以收一旦搏噬之效、其矜矜作態、無非私智小數耳、楊愔以吠狗擬游道、得其倫矣、然法立自貴近始、高氏父子、欲懲貪黷、先治司馬子如、咸陽王坦之罪、雖一時權略、較梁武之嚴于細民、寬于權貴者、固不可同日語也、

高澄納魏高陽王斌之妹玉儀、封瑯邪公主、崔暹諂事、懷刺墜之于前、澄問用此何爲、暹曰、未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

觀此事、可知暹之彈劾不避權貴、皆澄使之、澄之用暹、喜其順己之意、而歆以爲當官正色、失之遠矣、暹與季舒、皆崔氏子之極無賴者也、

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文無定體、惟在切中事理、明白易曉耳、唐虞三代之文各不相襲、孔子雅言詩書、四子未嘗倣詩書體也、晉宋浮華、誠足爲弊、然矯其失而爲大誥、所爭仍不外字句間、與事理無當也、

東魏丞相歡、娶柔然女、號曰蠕蠕公主、婁妃避正室以處之、歡跪而拜謝、妃曰、彼將覺之、願絕勿顧、

西魏主棄乞伏后、而娶柔然女、歡亦置婁妃而娶其

女、皆畏其強大、欲倚以爲援、而恐其爲寇也、卒至乞伏賜死、婁妃自絕、所以媚柔然女者至矣、然亦第不爲寇而已、何嘗獲其助哉、

賀琛啟陳四事、其二以爲今之燕喜、競相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

太平已久、士大夫以酒食徵逐、因而務爲奢靡、競相誇尙、此乃勢所必至、今古一轍、非法令所能禁也、

其四以爲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凡興作有非急、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

雖未明言塔廟齋供、固已隱括其中、帝所以大怒而

詰責者正以觸其所忌也

上敦尚文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

刑獄者民命所繫、所以抑豪强伸枉屈也、此而忽焉、紀綱安在、

上年老、厭于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

胡身之謂帝自襄陽起兵、猶可曰伐暴救民、洛口之敗、浮山之敗、寒山之敗、死者不知幾何人、侯景之亂、死于兵飢者、典午南渡以後所未見、驅無辜而就死地、乃佛教之罪人、竊謂帝初起兵志在篡奪其所誅

殺、如齊之廢帝及諸王、皆大干不義、不得云伐暴救民也、至于南北搆兵、容有勢不獲已者、若侯景之亂、失在納景、及其稱兵犯闕、帝且不自保、安能以景之殺人歸罪于帝乎、惟其姑息養奸、任用非人、則亡國之由耳、

上幸同泰寺、講三慧經七日、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魔也、宜廣爲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更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値侯景亂而止、

魏浮圖災而居民皆哭、今帝甫輟講、遽有此災、佛之不佑民、必大恐、故託之于魔、而亟下詔也、帝方更起浮圖、欲以除魔、而景即犯闕、然則景乃眞魔耳

東魏丞相歡、如鄴、中大同元年

胡身之云、朝于鄴而書如鄴、言其陵上、若列國然、竊謂通鑑但主紀事、並無褒貶、此書如鄴、亦偶變其文、未及削正者耳、若謂不書朝而書如、乃譏其陵上、則歡之不臣、由來已久、何以他皆書朝、此始書如以示譏、且自亂其例乎、

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敵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

孝寬之守玉壁、略似羊侃之守臺城、皆恰逢其敵者也、布幔足禦撞車、以柔制剛也、遇火攻則敗矣、有謂

布幔足禦礮者、特石礮耳、若火礮、必不能禦、松麻尚可燒、布況硝磺之火力百倍松麻哉

先是、歡別使侯景、將兵趣齊子嶺、楊檦帥騎禦之、景聞檦至、斫木斷路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還河陽、

景非畏檦、當是以聞歡攻玉壁不拔、解圍而去、并聞韋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之訛傳、故懼而退耳、

魏蘇綽、常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積勞成疾而卒、丞相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生平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送至同州郭外、酹酒言曰、惟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捨我去、奈何、

泰之于綽幾如苻堅之于王猛均有魚水之契

東魏侯景將兵十萬專制河南丞相歡病篤謂世子澄曰我雖病而汝面更有餘憂何也澄未及對歡曰豈非憂侯景叛邪

父病子憂情之常也歡輒疑而問澄蓋亦知澄志在得權不恤父病也澄凌轢勳貴敢于施之司馬子如而不敢施之景宋游道劾景亦不加罪蓋景在當日已隱然一敵國矣

東魏丞相勃海王歡卒侯景據河南叛歸于魏諸將以景之叛由崔暹澄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太清元年

景雖爲暹所糾其叛本不由暹諸將恨暹故以景叛歸罪于暹而去之澄實畏景乃欲殺暹以謝此失策之大者也不惟暹死而景之叛如故且爲諸將所窺不可復繩以法矣

景又遣丁和來上表請以十三州內附上召羣臣廷議謝舉等皆曰頃與魏通和不宜納其叛臣朱异揣知上意以爲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意乃決

諸臣但言與魏通好納叛非宜尚未言及景之狼子野心不可畜也是時朱异得君帝惟其言是聽若剴切諫止自可挽回帝意而務爲迎合更以諛言導之于是納景之計決矣梁之亡亡于景景之納由于异卽謂亡于异可也

東魏高澄入朝于鄴

前書歡如鄴此書澄入朝于鄴澄之不臣殆甚于歡何以書朝不書如乎故知前之書如偶不及檢亦如魏主之書幸不關義例也

高澄遣元柱等將數萬衆晝夜兼行以襲侯景遇景于潁川北柱等大敗

胡身之以爲景知澄能用其衆故不敢乘勝北向竊謂柱等特偏師耳澄先遣柱等襲景不備而以韓軌督大軍隨其後景安敢乘勝北向哉觀後潁川旋卽被圍可見

韓軌等圍侯景于潁川景懼割四城賂魏以求救于謹曰景姦詐難測不如厚其爵位以觀其變未可遣兵王思政以爲若不乘機進取後悔何及

魏諸臣惟謹能料景是時景已納款于梁志不在西魏特以梁兵未至而東魏之圍已合故割地乞師以救目前之急耳宇文泰不用謹策乃有李弼趙貴之遣迨潁川圍解景卽謀執二將而奪其軍若非貴疑之不往未免爲景所算矣

景恐上責之遣柳昕奉啓于上以爲王旅未接死亡交急遂求援關中自救目前事不得已本圖爲國願不賜咎

景志在歸梁不在西魏非有所擇也以梁可圖魏不可圖也梁信景而不之疑魏疑景而不之信故梁兵至魏卽引還非力不能爭也知景之不可測也魏智而梁愚也

景引兵出屯懸瓠、復乞兵于魏、王悅、言于丞相泰曰、侯景所圖甚大、終不爲人下、旣背德于高氏、豈肯盡節于朝廷、泰乃召景入朝、

悅可謂得景之情矣尊其官爵而召之入朝泰處景甚當故景之詐窮而情見也

以羊鴉仁爲司豫二州刺史、鎭懸瓠、下詔大舉伐東魏、遣貞陽侯淵明、南康王會理、分督諸將、

伐國大事而以督師之任付之紈袴少年不惟無以制馭諸將亦未免爲侯景所輕矣

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上聞不悅、淵明與諸將、密告朱异、追會理還、以淵明爲都督、

以懦而無謀之會理而异贊帝用之又以淵明代之史稱諸將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亦何以愈于會理哉梁之君臣可謂不知人矣然用大將第求之宗室王侯中得人亦良難耳

景母及妻子、皆在鄴、高澄、以書諭之、景使王偉、復書曰、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

以景之凶狡而欲以母妻繫屬其心非知景者也景逆料北歸後澄必不相容亦無救于闔門受誅故不復以爲意也

東魏靜帝、從容沈雅、時人以爲有孝文風烈、大將軍澄深忌之、初獻武王(諡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禮甚恭、及澄當國、倨慢頓甚、

凡所書歡恪守臣節皆襲魏書舊文未盡可信如果歡能如是澄不應頓改所爲也竊揆當日時勢魏帝爲歡積威所劫故終歡之世不敢有異歡死澄繼以爲高氏可圖是以與荀濟等謀誅澄耳

魏靜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

連恥、荀濟、知帝意、乃與元瑾等、謀誅澄、澄知之、勒兵入宮、幽帝于含章堂、

侯景復高澄書自比王陵猶可也至云太上乞羹已不倫矣魏帝欲以君誅臣何取于子房魯連乎且靈運因作此詩而見殺託諸吟詠非吉兆也

楊愔、謂荀濟曰、衰暮何故復爾、濟曰、壯氣在耳、高澄、欲宥其死、親問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高澄、何謂反、

濟自是奇士在南朝則欲檄梁武在北朝則謀誅高澄觀其辨論侃侃至死不撓亦可謂慷慨赴義者矣未可以舉事無成而沒其壯節也

上命蕭淵明堰泗水于寒山、以灌彭城、東魏慕容紹宗、
帥衆十萬、據橐駝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
戰于城下、梁兵大敗、淵明爲東魏所虜、
堰浮山以灌壽陽、復堰寒山以灌彭城、帝慣用水攻、
諸將固稟承廟算也、
帝方晝寢、聞寒山失律、悅然將墜牀、歎曰、吾得無復爲
晉家乎、
寒山失律、魏師尚未渡淮、何至卽有懷愍之慮、而帝
忽發此歎、詎非幾兆之先見者乎、
東魏使杜弼作檄移梁朝、有云、侯景周章向背、離披不
已、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老賊奸謀、將復作矣、會應

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
決侯景之必叛、度梁師之不敵、此雖以間景于梁、而
其言至爲明切、無如梁君臣寢如充耳也、
又云、彼梁主者、用舍乖方、廢立失所、毒螫滿懷、妄敦戒
業、躁競盈胸、謗治清淨、災異降于上、怨讟興于下、必將
禍生骨肉、釁起腹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帝之詰責賀琛、何嘗不工于緣
飾、而其心事曲折、乃爲鄰敵所窺、言之痛切、如見肺
肝、帝覽此檄、能毋愓然于中乎、正德之事、東魏無由
預知、此則幸而言中、
慕容紹宗引軍擊侯景、戰于渦陽、景命士卒皆被短甲、
執短刀入陣、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軍遂敗、紹宗謂
斛律光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
胡身之謂景以短兵破紹宗、而不能破陳霸先、由于
陣堅不可破、竊謂短甲短刀、低首斫馬足入脛、此破
騎兵之法也、紹宗多騎兵故敗、霸先多步兵、馬足既
無可斫、若專斫人脛、則戈矛足以禦短刀而有餘、故
不敗、
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輩家
屬、爲高澄所殺、衆信之、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
歸、官勳如舊、（二年）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紹宗知景誑誘其衆、故明白曉

諭、以攜其黨、復被髮設誓、以堅其信、是以不戰而破
景、由于其衆自潰也、
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或云、景與將士盡沒、上下咸以
爲憂、何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問其故、
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
梁諸臣不尙玄虛、預知禍亂者、陶宏景與敬容、二人
而已、
上以景爲南豫州牧、蕭介諫曰、侯景棄鄉國如脫屣、背
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
介此表、不上于初議納景之時、至此始痛切陳之、蓋
初則帝欲得河南、其意甚盛、朱异復從中慫慂、故介

有懷而不敢發。此時彭城既敗。景復失地。南奔以爲帝與已隔。可有轉圜之望。而無如彼皆不悟也。

東魏大將軍澄復求通好。貞陽侯淵明亦以爲言。朱异等皆曰可許。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欲令侯景自疑。景若不安。必生禍亂。

景之反覆。澄之譎詐。情僞亦非難知。帝既耄荒。又偏信朱异。是以蕭介與岐雖剴切言之。而卒不悟。殆亦國將亡而天奪之鑒邪。

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則相納。敗則相棄乎。

澄所以亟與梁通好者。正欲景無地自處也。帝即推心相與。景已不免自疑。帝與景均墮澄計中矣。

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傅岐曰。景百戰之餘。豈肯束手就縶。上從朱异言。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于是始爲反計。

兩主通書。必加以璽。所謂璽書也。高澄若通書于梁。亦必用印章以防詐僞。景所爲鄴中書。魏主書邪。抑澄書邪。豈能一無舛漏。且亦必有齎書之人。乃梁之君臣。既不辨其眞僞。又不詰所從來。率爾答書致景。窮思反噬。殊不可解也。

東魏吏部令史張永和等。僞假人官。事覺糾檢。首者六萬餘人。

吏部令史。舞弊賣官。其多乃至于此。此必非實任之官。第待銓者耳。所以然者。由于高澄罷停年格。而以意爲進退。遂致吏得爲緣爲奸也。史所謂銓擢賢能。妙選人地者。果安在哉。

臨賀王正德。貪暴不法。屢得罪于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牋于正德。約共爲亂。正德大喜。報之曰。機事在速。今其時矣。

觀東魏之檄。則梁之不能制景。高澄固已知之。但澄實畏景。景在梁。必導梁兵取河南。固魏之大患也。澄見及此。故亟請通好以間之。意謂和好既定。然後請

景于梁。梁執送景。則己得以行誅。梁執景。景不受執。必反。反則梁受其禍。而河南可以無虞矣。此澄之狡謀也。梁武于景納款之初。方欲拱手而取河南。又仗景力以扞東魏。其視景甚重。迨彭城失律。景復棄地南奔。則又以河南之地。必不可得。東魏之鋒。必不可犯。而景以孤客仰我鼻息。一力士可以縛之。其視景又甚輕。故不惜棄景予魏。以結澄歡。爲苟求罷兵之急策。是以墮澄之計。速景之反。卒致亡國。其亦不足悲也已。

景反于壽陽。以誅朱异等爲名。上笑曰。是何能爲。以邵陵王綸持節督諸軍討景。

以論之扇安狂謬而使之督軍討景宜其敗也。

景問策于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景從其計、

偉所以勸景直掩建康者、恃正德之內應也。

景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大王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羸兵千人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

景已納王偉之策直掩建康、而鐵復贊其決、由是以兵臨江。

景引兵臨江、上問討景之策、羊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其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

此時若用侃計、自足制景、且景兵尚阻大江、但有士馬并無舟楫、若于采石嚴防、則景與正德不能蹤合、正德亦未敢公然以大船數十艘迎景而濟之也。景若無渡江之志、臨江欲何爲乎。异之悞國固不足責、而帝之耄荒失智直同木偶、尤可怪也。

太子停中書省、指授軍事、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尙命正德屯朱雀門、

景自采石濟江、皆正德遣大船迎之、事甚彰灼、乃一無聞知、而更付以朱雀之管鑰、欲其不開門延寇得乎。

太子命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庾信守朱雀門、景至朱雀桁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止之、俄而景至、信棄軍走、正德迎景入宣陽門、

建康諸門、朱雀最要、以其南臨秦淮、以大桁爲津渡也。初以付正德、又以付信、信文學雖優、未嫻軍旅、豈能當戰守之事哉。況甫命開桁、旋以正德之言而止、于是景兵徑度北岸、直指宣陽、與正德合勢而揚旌闕下矣。

朱异遺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幷告城中士民曰、梁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僕所以趨赴闕

庭誅奸佞、非傾社稷、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景所謂騎虎背探虎穴者也。此時乃遣書爲陳禍福、焉足動其聽哉。景報書不惟聲异之罪、亦以搖士民之心也。

陳昕說景將范桃棒、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上大喜、太子恐其詐、朱异傅岐曰、桃棒既降、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克也、太子終不能決、桃棒爲景所殺、

是時臺城危在旦夕、所以尙能固守者、恃羊侃耳、景軍勢方盛、桃棒忽于此時約降、事本可疑、太子之不遽受、未爲無見、异種種昏謬、獨于桃棒信之不疑、亦非果有定見、意謂桃棒若降、則景兵可退、城圍自解、

故亟爲贊成而不虞其詐耳此不宜咎太子之失機而許异之有識也

邵陵王綸帥西豐公大春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營于蔣山景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明日再戰安南侯駿等敗走景乘勝擊之諸軍皆潰綸奔朱方

綸本狂謬其一戰而勝亦幸耳卽不爲安南所悞亦必非景敵也

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方等有俊才善騎射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

胡身之譏方等可以謂之必死之將而不能全其身以全國家非所論于臣子大節竊謂主辱臣死致身

之義也況方等梁武親孫安可視臺城之危而不冒死以赴救乎其親犯矢石固無虧于臣子之大節也獨惜其不死于臺城而死于湘州耳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卒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

以异之貪佞悞國獲保首領以歿幸矣而帝眷注至死不衰異哉

時援軍四集鄱陽世子嗣等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

臺城危在旦夕所亟望者援軍耳乃既集而互相猜阻何貴乎援軍哉

景抄掠無所獲東城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荆州兵將至甚患之用王偉計遣任約等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鎭太子以城中窮困遂報許之

范桃棒之請降情僞誠不易料若景之請和正因攻城不克援軍大集姑爲此請以懈中外之心耳其詐謀灼然易見乃既許其請復爲之降詔以止援軍則適墮其計中矣

景運東府米入石頭王偉聞荆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啟陳帝十失

偉言觀變爲景計也正德言不可去自爲計也蓋正

德從逆正以景破城後必廢帝而立己耳若一旦解圍而去不惟篡奪之志不遂亦何地自容乎故知其情更迫于偉也然景既不撤長圍而運東城米入石頭其意可見卽微二人言亦必不去也

景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守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董勛熊曇朗恨之于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

邵陵在外既按兵不戰其子復不恤吏士以致勛等引賊登城臺城之陷邵陵父子尤罪之魁也

景入見于太極東堂上神色不變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景謂王偁貴曰吾跨馬對陣了無怖心

今見蕭公使人自慴吾不可以再見之
景以此時援軍尙集秦淮南岸未散且諸王侯分列
州郡其勢衆强若遽行篡弑恐羣興問罪之師故陽
奉梁武父子不加兵刃耳非畏其天威難犯也凡史
所書類此者不足盡信
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諸軍隨方各散柳
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仲禮
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
景所以留帝者假其詔以解援軍也邵陵東奔仲禮
等皆降援軍盡散矣
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破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

正德帥衆揮刀欲入景先使其徒守門不得入景更以
正德爲大司馬正德入見上拜且泣
正德貪愚爲景所賣至此方如大夢初覺也亦何顏
與帝相見乎
上外爲景所制而心甚不平太子泣諫上曰若社稷有
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
帝此時自知必無全理故于景不復假借景亦知其
如此且老而將死故不復與技耳史所稱心甚懼之
者妄也
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殂年八十六
帝享國最久年登大耋或亦茹蔬戒殺之報乎然使
其早赴山陵何至幽縶困辱至欲料檢雞子而不可
得哉天假之年非福之也
太子卽皇帝位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臨賀王正德
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
縊殺正德
正德初拜大司馬雖失所望猶冀帝殂景當立己也
至此確知始終爲所紿故怨景欲更召外兵以圖之
而適以自殺其軀也
東魏大將軍澄爲膳奴蘭京等所殺時變起倉猝內外
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指揮部分入討羣賊斬而臠之內
外莫不驚異

是時東魏大權久歸高氏朝廷內外皆其私人澄之
被殺賊黨不過六人何難捕獲洋處此際本易措置
史因魏書過爲炫飾不足信也
岳陽王詧與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
魏請爲附庸丞相泰令榮權使于襄陽繹遣柳仲禮鎭
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爲質于魏仲
禮趨襄陽泰遣楊忠及長孫儉將兵救詧
繹于臺城之陷[illegible]但爲固守江陵之計不遣
一旅東下勤王[illegible]于湘州併力急攻有必不兩立之
勢以致岳陽窘迫求援于魏以圖存而江陵之禍權
輿于此

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欲奔岳陽子仙執送建康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

大連在州朝夕酣醉曾不念其父之被幽于臺城度日如歲也迨被獲送臺而簡文爲之掩袂而泣祇憤之情婦人之態抑亦不足悲已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開田
福田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三十二

甯陽黄[illegible]

梁紀二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小字六通，昭明太子母弟，在位二年）

魏揚忠圍安陸柳仲禮救之忠謂諸將曰南人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以奇兵襲之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大寶元年）

以奇兵襲南軍而與之野戰以所長制所短也不與水戰避所長也

侯景遣任約等帥衆攻諸藩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于湘東王繹勸其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不從

景遣將攻諸藩爲篡位計也是時諸藩惟湘東最強所以不即勸王者欲景弒帝已可以越次得立耳其亟攻湘州者恐譽兄弟議其後也綸言雖中理烏足動其聽哉且綸所以致書于繹者欲繹緩湘州之攻與譽兄弟相持而已得以擁兵江夏觀望形勢庶可攘取大物其言似誠而實詐也

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富室無食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白骨成聚

羅綺珠玉無救于死方知菽粟之爲貴然當此時雖有菽粟安得而食諸彼富室者大抵奉佛之人也福

利安在哉

邵陵王綸在郢州以聽事爲正陽殿內外齋閤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

綸之僭署殿閤較元宣之輒稱警蹕尤爲可醜其闚覦非分如見肺肝

王僧辯攻長沙克之斬河東王譽湘東王繹自去歲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故匿之至是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事之甚謹猶稱太清四年

繹據强藩擁重兵坐視其父餓死臺城而不救今雖刻檀爲像動靜必諮亦何及乎然繹爲此非不忍于其父也將以假太清之號託高祖之靈欲俟平侯景

後以簡文爲賊臣所立廢而代之耳

東魏徐之才宋景業皆善圖讖以太歲在午當有革命因高德政以白齊王洋勸之受禪

魏廢禁讖緯而傳習未絶二臣因之導洋圖篡圖讖之禍人家國如是

洋召諸勳貴議之杜弼曰關西國之勍敵若受魏禪彼挾天子稱義兵東向何以待之徐之才曰彼亦欲爲王所爲縱其屈强不過隨我稱帝耳

魏諸臣所以不勸洋受禪者非忠于魏也畏宇文挾西魏主而議其後耳弼之言乃人人意中之言歡與澄雖積威震主而未敢攘取大物正以此也之才能料宇文故力贊其決

東魏孝靜帝禪位于齊王洋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蔚宗後漢書贊曰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

帝之謀誅高澄也詠謝靈運詩自託于子房魯連固擬不于倫矣茲復詠後漢書贊自比于漢獻庶幾近之然欲如山陽之壽考令終亦豈易得哉虞賓可作正恐不永耳

魏丞相泰以齊主稱帝帥諸軍討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曰高歡不死矣會久雨乃自蒲阪還

泰雖帥大軍東討乃未交綏而即退者亦如魯三卿之不討陳恒果不出徐之才所料也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文帝復以丞相泰爲之其後功參佐命者亦居此官凡八人謂之八柱國繼宇文者楊氏而楊忠不在八柱國之列李虎則李唐之祖獨孤信則隋獨孤后之祖也

魏丞相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陣

府兵即民兵也但蠲其租庸調而無養兵之費有事則爲兵無事則散而仍爲民其制最爲近古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侯景至巴

陵、聞郢州已陷、因留戍之、景攻之不克、軍中食盡、死傷大半、胡僧佑等與戰于赤亭、破之、擒其將任約、景焚營宵遁、約至江陵、釋赦之、徐文盛坐怨望下獄死、

赤亭一戰、景之銳挫矣、約臨陣被擒、罪無可宥、文盛西陽之捷、功亦足錄、赦彼誅此、殊不可解也、

王僧辯攻魯山、擒支化仁、進攻郢州、克其羅城、宋子仙等困蹙、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浮舟將發、宋遙追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

南軍長于水戰、僧辯所以屢破景兵者、皆水軍之力也、任約宋子仙丁和、皆景之腹心爪牙也、次第就擒

不待至建康、而其勢已不支矣、

王僧辯乘勝下湓城、陳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于巴邱、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資之、

以今地理按之、則僧辯下九江、霸先屯廬陵、其運糧則由長江順流而下也、

景尙帝女溧陽公主、嬖之、妨于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有惡言、偉恐爲所讒、因說景除帝

以景之兇狡、而不免爲溧陽所惑、偉慮讒、因進廢立之計、是帝之被弑、實由溧陽、則亦不祥人矣、

景廢帝爲晉安王、更立豫章王棟爲帝、殺太子大器、及王侯二十餘人、太子于景、未嘗屈意、謂所親曰、賊若于時義、未須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復何益、

太子之言、至言也、卽此則知景之不弑梁武、及擁立簡文、皆于時義未須見殺耳、史乃云、憚帝天威、不亦謬乎、

郭元建問景何故廢帝、景曰、王偉勸吾早除民望、以安天下、元建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乃所以自危、何安之有、

元建此言正坐畏王僧辯耳、卽不廢帝、西師亦難中止、湘東不用大寶年號、豈簡文之令所能行乎、但景

不受禪、于兵力全盛之時、而廢立于郢州累敗之後、亦偉之失策也、

景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

元建雖賊黨、而此舉有長者之風、其不與王偉等隨景併誅、或亦有天道邪、

景弑簡文帝、豫章王棟禪位于景、景封爲淮陰王、鎖于密室、

自臺城既陷、梁帝八爲景所囚禁矣、豈獨淮陰有密室之厄哉、

王僧辯等至蕪湖、侯景使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之、

戒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子鑒捨舟登岸閉營不
出僧辨等停軍蕪湖十餘日
登岸閉營欲待西師之來而擊之也僧辨知其謀不
肯捨其長而用所短故停軍不進
景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辨至姑孰合戰中江子鑒大
敗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
以水戰破擒任約宋子仙者僧辨之軍耳今復益以
陳霸先之衆豈子鑒所能當哉其得免亦幸矣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在位二年 承聖元年
侯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曰誤殺乃公
景所云誤殺乃公以王偉勸令廢立因受禪也景卽

不受禪荆州之兵能不連檣而下乎
王僧辨進軍招提寺北侯景率衆衝王僧志陣僧志小
縮陳霸先遣徐度將弩弓二千橫截其後復與王琳等
以鐵騎乘之景師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陣不動衆
遂大潰
棄矟執刀亦畏短兵接戰但仍皆騎兵也與景渦陽
之戰令軍士皆短甲短刀低頭入陣斫馬足人脛以
敗慕容紹宗者不同彼乃棄騎用步也且其時軍勢
方盛與此時之百餘騎多寡懸殊安可執彼例此哉
胡身之相提並論殆未審也
景至闕下不敢入臺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

荅仁侯子鑒王偉奔朱方杜崱入據臺城王僧辨命侯
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
江中屢挫猶可曰水戰不敵也至是陸戰敗績而景
之勢窮矣是以棄臺城而東遁
僧辨之發江陵也啟湘東王曰平賊後嗣君何以爲禮
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辨曰討賊臣爲己任成濟
之事請別擧人王乃密諭朱買臣使爲之所
湘東所以刻檀肖高祖仍稱太清四年者意固有在
至是乃情見乎辭矣侯景之攻臺城也臨賀王正德
約以克城之日不得全二宮茲湘東復委買臣以成
濟之事梁武之待子姪溺愛百倍恆情而其子姪安

忍無親乃至此極
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密室二弟曰今免橫死
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朱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
竟並沈于水
棟與詧同出昭明太子乃詧之猶子也懌方與詧爲
仇敵安肯全棟兄弟乎此棟所以懼也懌密諭買臣
爲之所者本欲弒簡文因其已殂而移之于棟兄弟
仍承懌旨也
侯子鑒奔廣陵與郭元建皆降齊直瀆戍主黃公喜獲
王偉送建康王僧辨問曰卿爲賊相而求活草間邪偉
曰使漢帝景僞號早從偉言公豈有今日

偉與子鑒中途相失遂爲公彥所獲殆亦簡文有靈陰制其命而不能逃邪偉之于景可謂言聽計從矣當日景遣僧辨西還偉初不聞諫阻今乃謬爲此言以愧僧辨則猾賊之利口也

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卽皇帝位王僧略徐怦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遣入援紀不欲行內銜之至是誣怦謀反殺之并殺僧略

武陵勤王之怯不異湘東其僭位之勇乃更過之繹以蕭賁勸其勤王而枉殺賁紀因怦勸其勤王并誅其僭位而枉殺怦眞可謂魯衛矣

侯瑱追敗侯景于松江擒彭㑺等斬景腹心數十人單

舸走下海欲向蒙山羊侃之子鵾刺殺景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暴尸于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

景卽歸北高氏豈復相容蒙山之行徒送死耳鵾卒殺景不忝其父景亦一時梟雄至此不自引決乃欲挾船入水何其憊也

湘東王執王琳于殿中琳從王僧辨平侯景功居第一在建康恃寵縱暴僧辨不能禁以宮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啟請誅琳琳至江陵王下琳吏

僧辨于克臺城後不能約束軍士以至公行劫掠復遺火延燒宮殿不自引咎輒委罪于琳啟請加誅亦大異乎君子之用心已

湘東王卽皇帝位于江陵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江爲限荊州界北盡武甯西距峽口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

廣陵已入于齊則建康與齊對境止隔一江岳陽王督復以襄陽附魏上游襟領之地頓成敵國江南大勢駸駸乎折而入于北此混一之漸也

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爲紀像釘支體以厭之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

荊益唇齒也繹紀手足也今起而相圖內亂既作外寇乘衅而入矣况襄陽仇敵近在肘腋乎

魏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此一舉諸將咸難之尉遲迥

曰蜀恃其險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

用兵之道巧遲不如拙速侯景直趨建康迥兼行襲成都皆乘其不備直攻其根本也

潼州刺史楊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安民而兄弟尋戈自亡之道也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乃與楊法琛皆潜通于魏

兄弟尋戈自取其亡此不獨爲武陵言之也湘東與武陵一轍耳初攻建康預飭朱買臣爲成濟之事及挫武陵又敕樊猛不令紀生還猛遂斬紀及兄弟如草菅其不克令終宜哉

下詔將還建康胡僧佑等勸上留都江陵上以建康凋

殘、江陵全盛、卒從僧佑等議、詔王僧辯還鎭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使帝還建康、亡可稍緩、江陵既介在江北、而僧辯霸先復置之下游千里之外、脫有緩急、將誰恃乎、

齊主親征契丹、倍道兼行、奮擊大破之、虜獲十餘萬口、雜畜數百萬頭、

高洋雖昏暴、而其臨敵戰勝、固亦一時之雄、

齊主討山胡、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令九人食之皆盡、自是始爲威虐、

洋之暴虐、出于天性、方其纂位伊始、猶自矯飾、至是破契丹、服柔然、平山胡、志得意滿、故淫酗殘酷、無所不至耳、

魏主密謀誅太師泰、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去年號、稱元年、復姓拓跋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

齊之篡魏也、先使代人復其本姓、今宇文亦然、西魏殆不久矣、魏孝文以漢姓易蕃姓、西魏不惟使改者復舊、并令諸將所部士卒亦改從其姓、是又以蕃姓易漢姓、北方姓氏、自是紛錯難詳已、

郢州刺史陸法和上啓、自稱司徒、上怪之、王褒曰、法和既有道術、容或先知、上就拜法和爲司徒、

法和自稱司徒、若自稱天子、亦奉爲天子乎、法和妖妄、託幻術以誑惑愚人、梁主爲其所愚耳、

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亦至、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歸、以告太師泰、泰曰、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

宇文于江陵垂涎已久、即卑辭厚幣、亦未能止其狡焉思啟之志、況自開兵端乎、

齊魏收撰魏書、頗用愛贈爲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時人不服、謂之穢史、

崔浩以直筆而族誅、收蒙穢史之譏、其書至今不廢、詎非有幸有不幸邪、

上以王琳爲廣州刺史、琳謂李膺曰、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鎭武甯、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啟、

梁元股肱爪牙之臣、藉其力以平侯景者、王僧辯陳霸先及琳耳、既都江陵、即當留僧辯于朝、畀以軍國重任、置霸先于建康以備齊、置琳于武甯以捍魏、此一定之局也、乃不出此、所以魏師卒至、召僧辯而不來、琳雖欲効忠而不得、

庾季才言于上曰、建子之月、恐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還都以避之、假令魏虜侵逼、止失荆湘、社稷猶得無慮、

上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荊湘既失、順流之勢已成、建康安能支久、然北軍不習水戰、扼大江以控制、尙是救亡之急策、梁元亦非必不信天文、特扭于苟安、昧于大計耳、

齊主使常山王演等帥衆于洛陽西南築四城、齊主巡四城、欲以致魏師、魏師不出、

魏方有事于梁、故不復加兵于齊、胡身之謂宇文泰畏齊强、非也、

帝好玄談、于龍光殿講老子、

武帝好佛、故于同泰寺講經、元帝好道、故于龍光殿講老子、均足爲君德之累、而武帝開講于無事之時、元帝開講于多事之日、尤爲不知務也、

魏遣于謹等將兵五萬入寇、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帝使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辨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鎭楊州、

以僧辨之才略、卽在江陵、未必能卻魏兵、況先不畀以重任、至此始徵之入衞、亦何及乎、

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克武甯、執太守宗均、

使以王琳守武甯、必非旦夕所可克也、不以付琳、而以付均、故護至而卽下、

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圍六十餘里、以胡僧佑都督城東諸軍事、王褒都督城西諸軍事、

插木爲柵、果足遏魏兵乎、直兒戲耳、是時江陵諸將、固不得不首推僧佑、褒文士、乃亦分都督之任、何也、

徵王琳爲湘東刺史、使引兵入援、

平時則推之惟恐不遠、今勢急矣、嶺南天末、安能一呼而至哉、

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帝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爲書、趣王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

戒嚴而復開講、巡城而猶爲詩、直是全無心肝、不亡何俟乎、計帝此時惟有與諸將突圍出走、順江東下、趨建康以就僧辨、或可逃死耳、待其至而竟不至、僧辨固畏魏之强也、豈忠于帝者哉、

王琳、軍至長沙、鎭裴政先報江陵、爲魏所獲、梁王詧鎭政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辨已自爲帝、王琳不能復來、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

琳自廣州入援、軍行不爲遲緩、但江陵已勢不能支矣、若王僧辨、則未離建康一步、

魏人百道攻城、胡僧佑親當矢石、晝夜督戰、衆咸致死、魏不得前、俄而僧佑中流矢死、內外大駭、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及王褒等退守金城、

梁元忠臣、僧佑與王琳二人而已、僧佑戰死于東、反者開門于西、非王褒之罪歟、

城陷帝命高善寶焚圖書四十萬卷將自赴火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盡矣

文武之道詎徒書劍帝何小覷文武邪

帝使王孝祀作降文謝荅仁朱買臣請突圍出可度江就任約帝問王褒褒曰荅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荅仁又請守子城帝然之褒以爲不可

荅仁誠不足信若突圍度江以就任約或堅守子城以待王琳猶勝于束手面縛也帝惟褒言是聽故卒爲所悞

于謹徵太子爲質帝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乃書曰柱國常山公(于謹官封)家奴王褒

褒已甘心作于謹家奴矣其力勸帝降宜哉

帝爲魏人所殺并殺太子元良等魏立梁王詧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

魏之殺帝詧爲譽等復仇也然自是詧亦不能自立矣

魏師之在江陵也尹德毅說梁王詧伏武士襲殺于謹等分諸將掩其營壘盡殲其衆撫安江陵百姓招致王僧辯等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詧曰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旣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

德毅所云自是一時奇策詧之不從蓋冀魏以荊州畀己而不意其更奪雍州也天之所廢誰能興之梁祚盡矣卽從德毅未必果足斃于謹王僧辯等亦必不甘心北面于詧也

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奉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㲄宗懔殷不害沈炯至長安太師泰皆厚禮之

此時方智尚在江州僧辯等遥奉之耳王克旣失節于侯景又歸降于西魏江左王氏累世卿族至此掃地盡矣王褒甘心爲奴何足齒哉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眞元帝第九子在位二年)

梁王詧卽皇帝位于江陵惟上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爲侍中尚書令推心任之以爲謀主比之諸葛孔明(紹泰元年)

以大寶比諸葛詧蓋以昭烈自比也勿論晉安建號金陵莫能兩大且依魏爲國至于稱臣自比附庸亦異乎蜀漢之三分鼎峙者矣

齊立貞陽侯淵明爲梁主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晉安王至自尋陽卽梁王位時年十三

先以晉安爲太宰承制旣迎至建康而未正位號但稱梁王蓋因聞齊納貞陽故遲疑將有待也僧辯此時已有迎立貞陽以晉安爲皇太子之成算任其意中矣

齊主使邢子才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令其迎接貞陽侯淵明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

僧辨畏齊。豈果一意推戴晉安哉。姑爲不從以掩其觀望之迹耳。

貞陽侯淵明至東關、裴之橫禦之、齊克東關、斬之橫、王僧辨大懼、遣使奉啓于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別使奉表于齊、求以晉安王爲皇太子、淵明許之、

東關一挫。遽卽奉表送質。初之不從。誠邪僞邪。

淵明入建康、卽皇帝位、齊主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

晉既稱藩于魏。淵明亦稱藩于齊。梁既分爲二。而皆無以自立。

王僧辨納淵明、陳霸先苦爭之、僧辨不從、霸先謂所親

曰、武帝子孫甚多、惟孝元能復仇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外依戎狄、援立非次、欲何爲乎、

霸先欲圖僧辨。故加之罪耳。以孝元能復仇。不應廢其子。責僧辨異日受禪篡位。尋卽加害者。獨非孝元之子歟。

會有告齊師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辨使江旰告霸先、使爲之備、霸先留旰于京口、舉兵襲僧辨、執其父子縊殺之、既而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

先有人告齊師大舉入寇。既而竟無齊兵。此與宋祖出兵陳橋。以禦契丹。因而受禪。事正相類。蓋霸先遣人虛構兵形。借以舉兵襲僧辨耳。觀其因杜稜小有異同。立卽絞之。閟絕因之別室。其謀甚密。則其遣人告齊舉兵。亦必無知其謀者。故史以非霸先之譎書之。不知人人以爲非其譎。乃其譎也。

貞陽侯淵明遜位、出就邸、晉安王卽皇帝位、告齊云、僧辨陰圖篡逆、故誅之、仍稱臣于齊、永爲藩國、

霸先擁立晉安。而稱藩于齊如故。

陳霸先東討義興徐嗣徽、任約將兵五千、襲建康、據石頭、侯安都擊破之、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嗣徽等、又遣翟子崇等于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

建康守備單虛。嗣徽等既襲據石頭。齊師復進據姑孰。臺城危于累卵。所恃惟安都耳。緣與齊對境止隔

一江。故有卒不及防之勢。

霸先問計于韋載、載曰、齊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勢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糧道、霸先從之、

建康糧餉。給三吳。防齊人過東路轉輸。而分兵絕彼糧道。行軍無論主客攻守。皆賴糧以濟。故善言兵者。每先籌之。

霸先對治城立航、悉度衆軍、柳達摩等度淮置陣、霸先督兵疾戰、大破之、徐嗣徽等引齊兵還據石頭、霸先四面攻之、達摩遣使請和、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嗣徽、任約皆奔齊、

國必能自強。而後能自立。霸先所以移梁祚。而卒與齊爲敵國者。特能戰也。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幷契骨、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突厥之地。與今之俄羅斯部落。廣輪相等。蓋所謂契骨卽黠戞斯。亦曰紇扢斯。番音無定。故至今遂爲俄羅斯。其地則兼柔然之舊域也。

齊遣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向梁山、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陳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安都襲齊師于歷陽、大破之、

齊師柳達摩之敗。故爲此大舉。二將連勝。足挫其銳。

齊師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內外纂嚴、霸先令周文育侯安都與徐嗣徽戰、破之、

齊師漸逼臺城。其未至合圍者。二將以力戰御之。

霸先以精兵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將趙彥深于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又遣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太平元年

霸先破齊。固由諸將力戰。尤在沈錢二將。獲其粟米。致令乏食也。仍用韋載之策。

齊軍踰鍾山、霸先分軍斷其衝要、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坐立泥中、足指皆爛、霸先與衆軍首尾齊舉、大破齊師、擒斬徐嗣徽及弟嗣宗、虜齊將蕭軌等四十六人、惟任約王僧愔得免、

是時不惟齊軍乏食。建康亦糧運不至。士皆飢疲。賴陳蒨米鴨以濟。其勢岌岌。所以一戰而全勝者。蓋亦有天幸焉。自是齊人不敢輕言渡江矣。大創而終身痛。正謂此也。

齊主嗜酒淫泆、肆行狂暴、而素能強記、加以嚴斷、羣下戰慄、不敢爲非、又能委政楊愔、愔總攝機衡、百度修敕、時人皆言主昏于上、政清于下、

以高洋之昏狂暴踰桀紂。而愔爲之相。既不聞諫諍。又不能引退。其長惡逢君。不問可知矣。乃云百度修

敕。政清于下。皆史之華言耳。又如所云愔性強記。一見不忘姓名。與所云唐邕簡閱數千軍士。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者。皆譽過其實。不足信也。

齊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有夫而濫奪者什二三、

以死囚供御。任其支解。猶之可也。寡婦配軍。濫奪有夫之婦。亦可謂之政清于下乎。

魏太師泰病、以後事屬中山公護、泰姪卒于雲陽、世子覺嗣位、時年十五、護問計於于謹、謹曰、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卽推護、護曰、此乃家事、何敢有辭、于是衆議遂定、

泰起事之始。護首爲決策。至此復推護以繼泰。可謂始終忠于宇文矣。護方言軍國之事。理須歸護。護卽云此乃家事。何敢有辭。是時雖大權制于宇文。而輒以國事爲家事。得毋失辭乎。

齊主詔以魏末州郡、離大合小、公私煩費、丁口減于疇日、守令倍于昔時、于是倂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

倂省州郡。自是當時循名責實之政。雖出自高洋。未可厚非。或楊愔實主其事也。

魏宇文護、以周公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恭帝詔禪位于周。

北人入主中國。始于元魏。得天下之大半。至元乃撫有四海。拓跋改姓爲元。殆元之先聲歟。劉石雖北人而起自中國。不由塞外。世代既促。土宇亦狹。慕容遼金。皆起于東北。又當別論。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疇田 福田 稻田 全校

鑑評別錄卷三十三

甯陽黃恩彤石琴

陳紀一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在位三年。

周王祀圜丘、自謂先世出于神農。永定元年

宇文出于神農。亦如拓跋出于黃帝。均可謂遙遙華胄。

周王性剛果、惡晉公護專權、李植等共譖之、王欲去護、張光洛以告護、護泣諫曰、臣爲天子之兄、位至宰相、尙復何求、願陛下勿信讒言。

護泣諫之言。至爲剴切。似無他志。未幾廢其主而尋弑之。則平日專權陵上可知。所云尙復何求。乃飾說也。

乙弗鳳等謀召羣公入讌、執護誅之、光洛復以告護、護召公卿會議、廢周王爲略陽公、迎立甯都公毓、公卿皆曰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聽。

護得政之初。魏帝未禪。護輒以軍國之事爲家事。意中已無魏帝矣。今周已化家爲國。護雖宇文近屬。實與公卿同爲周臣。以臣廢君。豈得云家事哉。蓋自誅趙貴殺獨孤信。大權一歸于護。公卿皆爲積威所刦不復敢有異同已。

梁敬帝禪位于陳、陳王卽皇帝位、上幸鍾山、祠蔣帝、出

佛牙于杜姥宅設無遮大會帝親出闕前膜拜
梁武佞佛無所不至臺城幽閉遂以亡軀而國亦隨
之陳武曾目覩其事乃于受禪之初他務未遑亟祠
蔣帝又拜佛牙其果以挫齊軍移梁祚皆神佛爲之
黙佑邪覆轍不遠而旋蹈之有以知其享國之不永
胤嗣之遽絕已
侯安都等與王琳戰于沌口大敗安都及周文育徐敬
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爲琳所禽琳殺鐵虎因安都等令
宦者王子晉掌視之
安都文育皆百戰勇將一戰被擒固由師出無名亦
以二將不相統攝也軍無主帥罕有不敗

上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佛牙膜拜不已遂至捨身修梁武故事謂佛無靈捨
身滋益謂佛有靈弒君篡國之人佛必不佑也
詔臨川王蒨以舟師五萬西討王琳在白水浦侯安都
周文育徐敬成許王子晉以厚賂子晉以小船夜載之
上岸步投陳軍上并宥之復其本官
帝宥安都文育并及敬成者錄其前功責其後效也
二將威名非不知既不能殺乃貸之綑傍又付閹
兒監守以致賄縱潛逃則失策之大者
齊主殘忍有司訊囚莫不嚴酷惟蘇瓊以寬平爲治有
告謀反者事多申雪崔昂謂瓊曰數雪反逆身命何輕

瓊曰所雪者寃枉耳不縱反逆也
高洋之暴乃有蘇瓊亦如唐武曌之濫誅乃有徐有
功皆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邪
齊主于甘露寺禪居深觀惟軍國大事乃以聞
無日不犯殺戒淫戒酒戒而無端坐禪亦釋氏之所
棄也
齊主問于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
盡于是齊主誅元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韶
幽于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韶導高洋殺諸元而已亦不免天道之昭昭可畏哉
揣韶之意蓋自以久齒嬪御之列爲洋所寵無虞禍

及而不知洋之喜怒未可以恆情測也
上殂時皇子昌在長安薛安都與羣臣定議奉臨川王
蒨嗣位
陳武創一代之業而其子不得立
齊主盡誅諸元或祖父爲王或身嘗貴顯皆斬于東市
其嬰兒投于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
人悉棄尸漳水
魏之道武太武諸君南征北伐殺人殆不可以千萬
計矣子孫于易代之後遭高洋昏虐駢首就誅不遺
齠齔孰謂無天道哉
齊主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久謂李后曰生必有

死何足致惜但憐正道太子殷字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
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愼勿殺也尋殂羣臣號哭無下泣
者惟楊愔涕泗嗚咽
洋之視其臣可謂如土芥矣哭不下泣亦何足責愔
豈獨戀戀于暴主哉蓋愔平日事洋未免逢君之惡
非止容悅而已卽如永安王譏其不諫則遽以白帝
與高道德同爲相則忌而譖之皆致之死其佞可知
一旦失其所恃慮勢變而禍及故悲從中來而不自
禁也史于愔多爲之飾美而諱惡于演亦然均不足
信也

世祖文皇帝 諱蒨字子華高祖兄始興王道譚之長子在位六年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
不果太子卽位乃就朝列 天嘉元年
演之篡婁太后實主之太后私其子也
齊楊愔等以常山王演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于
嗣主心忌之可朱渾天和曰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
理燕子獻謀處太皇太后于北宮使歸政皇太后平秦
王歸彥盡以疏忌之迹告二王
愔等謀去二王子獻先欲遷婁太后于北宮而奪之
政蓋是時政在太后太后不歸政二王必不可去也
愔等奏以長廣王湛鎭晉陽以常山王演錄尙書事二
王既拜職于尙書省大會百僚二王與賀拔仁斛律金

等于會執愔等
湛鎭晉陽演錄尙書愔等蓋知二王不可遽去姑付
之中外重任以安其心而徐圖之而不虞禍發之速
也
二王與平秦王歸彥等擁愔等入雲龍門演至昭陽殿
帝與太皇太后並出演具奏其事時衞士二千餘人皆
被甲待詔娥永樂叩刀仰視帝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
后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退
此時誅二王片語可定而齊主不能決者固緣吃訥
亦制于婁太后耳太后與高歡共創霸業久預兵謀
其積威者漸矣

太皇太后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
何爲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我
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
婁太后所深恨者尤在燕子獻之謀遷己于北宮歸
政李太后也所云漢老嫗謂李也其袒護二王肺肝
如見明明欲以大位傳子矣常山之篡婁實啟之
演叩頭不止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曰天子亦不
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匄兒命此屬任叔處分遂斬愔
等以演爲大丞相
齊主洋之將終也謂李后曰正道尙幼人將奪之因
謂演曰奪則任汝是演之圖篡洋固知之且命之矣

後魏北齊之大丞相。即將篡而加官也。

周人遣高祖之子昌還。昌將濟江。致書于上。辭甚不遜。上謂侯安都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爲歸老地。安都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不敢奉詔。

昌隻身南歸。猶以儲君自處。將欲陳帝避位以讓己乎。祇自取死耳。揣其意。蓋欲以周之勢脅陳。而不知周固不足恃也。未幾即爲安都所害。

齊大丞相演如晉陽。謂王晞曰。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往時位地。猶可以名教出處。今日時勢。遂關天時。非人理所及。詔軍國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規算。

晞之意。固勸演篡。但演此時。已有必篡之勢。不俟晞

勸也。都督中外諸軍。兼錄尚書事。軍國大政。固已盡歸掌握。甲寅之詔。特申明之耳。蓋以演居晉陽。恐鄴中或分其權也。

演進晞密室。謂曰。比王侯每見敦迫。謂我違天不祥。晞曰。殿下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何由可久。殿下謙退。實恐違上玄之意。

演此時所處。乃騎虎背而不能下者。晞所云芒刺在背。何由可久。實爲悚切動聽。至所云恐違上玄之意。乃飾辭耳。

太皇太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以常山王演入纂大統。且戒之曰。勿令濟南有他也。

晞等勸演。則託諸天命。演啟太后。則藉口人心。實則母子合謀。奪取大位。而羣臣迎而尊之也。

齊主識度沈敏。明習吏事。即位尤自勤勵。大革顯祖之弊。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

以當日紀綱弛紊。不可無以整之。失之細。固勝于失之粗也。

齊主性至孝。太后不豫。帝容色貶悴。衣不解帶。食飲藥物。皆手親之。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

高齊四主。惟演爲賢。其孝友尤非世主所及。使其生于士大夫之家。可謂篤于內行者。篡兄子之位而復害之。則利欲汨其本心也。

齊主問時務于盧叔虎。叔虎請伐周。曰。宜立重鎮于陽平。與蒲州相對。我軍士年別一代。彼來求戰。則我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此即晉悼公三師敝楚之計。所謂以此有餘。致彼不足也。然所論當日形勢。亦未爲知己知彼。

齊主欲以王晞爲侍郎。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疏。晞曰。吾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晞雖導篡。而善處功名之際。非郄超輩所及。

齊蘇珍芝建議。修石鼈等屯。自是淮南軍防足食。稽曄建議開督亢陂。置屯田。歲收稻粟十數萬石。北境周贍。

又于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
開屯田以省轉輸行之南北兵爭土曠人少之時自
是足食良策若太平日久則有所不行以尺土皆民
產無地可置屯也
先是齊濟南王常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平秦
王歸彥恐濟南復立爲己不利、勸帝除之、帝乃徵濟南
王如晉陽使人拉殺之、
濟南王齊主所忌也歸彥亦迎合齊主之意託于望
氣以除其所忌耳卽使望氣者果有此言亦歸彥教
之也若以濟南死而長廣得立爲望氣之言驗則咫
尺之見也

齊主出畋、有兔驚馬墜地絕脅、詔以嗣子冲眇、徵長廣
王湛統茲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
之勿效前人也、遂殂于晉陽宮、二年
湛之立蓋亦婁太后陰主之演所以不傳子而傳弟
者逆料百年嗣立必至見奪見殺故豫爲之地庶幾
避位以全生也詎知有不然者哉
齊婁太后殂、齊主不改服緋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
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怒撾
之、三年
士開長君之惡無所不至而至此請止樂何哉蓋居
毋喪不改服而飮酒亦已甚矣若再作樂于三臺之

上其聲遠聞卽士開亦知其不可故請止也而以此
被撾則人倫道盡矣
齊平秦王歸彥至冀州謀反、詔段韶等討之、城破獲歸
彥鎖送鄴、載以露車、銜木面縛、劉桃枝臨之以刃、擊鼓
隨之、并其子孫十五人棄市、
銜木塞口恐其臨刑暴齊主之惡也誅歸彥而併及
子孫足以報楊燕并償濟南矣此亦天網之不失
侯安都恃功驕橫、嘗陪禊飮謂上曰、何如作臨川王時、
上曰此雖天命、亦明公之力、意甚惡之、蔡景歷希旨稱
安都謀反、上收安都賜死、四年
安都恃功偃蹇有無君之心其死實自取之景歷雖

云希旨固非無端也
齊和士開有寵、每侍左右、極諸鄙褻、以夜繼晝、常謂帝
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
少壯極意爲樂、縱橫行之、
士開之語齊主者乃自古佞臣蠱君之術也其術始
于趙高然高猶出以莊語士開則直糞土之言已
齊主使士開與胡后握槊、河南王孝瑜諫曰、皇后天下
母、豈可與臣下接手、由是士開譖之、孝瑜竊與爾朱御
女言、帝聞之大怒、酖孝瑜殺之、
孝瑜之諫誠是已乃責士開與胡后握槊而自與爾
朱私語得不疑于穢亂掖庭邪但事無左證未必非

士開與后誣之而孝瑜爲齊主所忌故無以自白耳
周楊忠拔齊二十餘城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
十萬騎會之齊主至晉陽畏其强欲帥宮人東走趙郡
王叡河間王孝琬諫止之
齊雖主昏政亂而兵力尚强者承累代百戰之餘宿
將勁卒猶在行列也
齊令民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
六還田免租調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
依良人牛受六十畝五年
此卽魏口分之制而略有變通其制一夫受田八十
畝婦人四十畝牛六十畝奴婢依良人綜而計之如

一夫一婦其家又有牛有奴婢則所受之田積至數
百畝矣皆露田而不言桑田意者桑田仍爲世業乎
此亦因南北爭戰土曠人稀故其法可行耳
齊主以白虹圍日兩重赤星見欲以樂陵王百年厭之
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作數敕字德胄封以進帝發怒
召百年遣左右亂撾之氣息將盡乃斬之
百年何罪欲殺之以厭白虹因除所忌耳以數敕字
爲由而加之酷害獨不念阿兄傳位時諄諄囑託邪
高氏行事全無人理
周晉公護之母在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宮時周人謀與
突厥再伐齊齊主大懼許遣護母西歸段韶曰不如且

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齊主不聽
兩國相爭執其血屬以爲質往往無與于成敗之數
齊卽留護母亦未必能定和親也漢高尚不以太公
爲重何論于護哉
突厥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共擊齊晉公
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
徵兵二十萬人趨潼關
護之伐齊本非得已段韶第知護爲主兵欲留其母
以堅和議而不知周畏突厥不敢不如約也
晉公護進屯弘農尉遲迥圍洛陽齊公憲等軍于邙山
段韶等與周軍戰于太和谷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

戰韶擊之周師大敗齊公憲等引還
突厥約周伐齊而軍至沃野而止未嘗深入則亦欲
搆周齊使鬭而乘勢肆掠耳其謀亦狡矣晉陽之戰
周以步卒爲前鋒致爲段韶所敗玆與韶戰仍以步
兵在前或因騎兵登山非便故捨騎用步邪然步馬
究不相敵韶宿將習兵亦未易當也
齊祖珽有文學而無行嘗爲高祖中外府兵曹因宴失
金叵羅于珽髻上得之六年
自古文人無行者多矣鼠竊之事惟珽屢爲之高洋
呼之爲賊不誣也目盲而爲相亦惟珽一人
祖珽與和士開共爲姦諂教士開說齊主曰文襄文宣

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皇太子早踐大位珽復上
書言之幷上魏顯祖禪子故事齊主從之
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惟武成之子得立是
爲後主而國遂以亡
上不豫太子伯宗柔弱上憂其不能守位謂安成王頊
曰吾欲遵泰伯之事頊固辭孔奐曰皇太子聖敬日躋
安成足爲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詔上曰古之遺直
乃以奐爲太子詹事上殂太子卽位天康元年
温公以奐諫斥奐誠誅心之論已竊謂陳文自因太
子幼弱故爲此論以覘頊及諸臣之心耳非果欲捨
子而傳弟也是以一聞奐言卽褒之爲直而託之以

孤
徐陵爲吏部尚書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
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
代于錢絹
此非令人輸貲而償以官乃應賞錢絹者以官代之
耳然是時已以銀爲珍貨
齊河間王孝琬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祖珽譖
之于上皇曰草人以擬聖躬也上皇頗惑之會孝琬得
佛牙夜有光上皇使搜之得塡庫矟幡數百以爲反具
使武衞倒鞭撾之折其兩脛而死
孝琬因其兄孝瑜之死由于和士開其所射草人以
擬士開也佛牙有光孝琬旋卽及禍祥邪妖邪
臨海王 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在位二年
劉師知與成安王頊同受遺詔輔政見頊地望權勢爲
朝野所歸與王暹等謀出頊于外頊使毛喜入言于太
后及帝因極陳師知之罪付廷尉賜死光大元年
師知等欲出成安王而不使帝與太后知蓋帝既幼
冲太后亦不與聞政事也胡身之以師知大類楊愔
然愔之謀魏帝知之師知之謀第與暹等共之則更
疏于愔矣惟成安王無異齊之常山王耳
齊東平王儼爲司徒領御史中丞將上中丞上皇與胡
后張幕而觀之遣中使驟馬趣仗自言奉敕赤棒卒碎

其鞍馬驚人墜上皇大笑
儼死時年甫十四是時僅十歲耳以乳臭小兒官以
台司復畀以風憲愛之適以害之也齊上皇之尊寵
儼正欲悅胡后耳張幕同觀其意可見
齊祖珽欲求宰相乃疏趙彥深元文遙和士開罪狀令
劉逖奏之逖不敢通彥深等先自陳上皇大怒執珽詰
之鞭杖交下珽呼曰臣爲陛下合金丹
珽由士開進至此遂攻士開欲得其處所謂勢利之
交反面卽不相識者也先以胡桃油塗身又以合金
丹免死油易爲耳丹安在哉珽之爲人非立于高氏
之朝必不能厠身卿大夫之列也

齊畢義雲為治酷忍于家尤甚夜為盜所殺遺其刀其子善昭所佩刀也有司執善昭誅之

胡身之以善昭果弒其父必不遺刀以待驗蓋盜為此計以殺其子竊謂盜即欲為此計其子之刀何由入于盜手乎此等積不善之家子弒其父亦惡報之不爽況值高氏人倫道盡之時乎

突厥木杆可汗二于周更許齊以昏會大雷風壞其穹廬木杆懼乃送其女至長安周主行親迎禮二年

周于突厥既恐其為邊患又欲資其兵力以攻齊故求婚與之和親不惟以敵國待之幾欲以大國事之而身之引祭公逆王后為說失之迂已

成安王頊以太皇太后令誣帝云與劉師知等通謀遂廢帝為臨海王以成安王入纂大統

師知等欲出頊于外惟帝不知故頊得加以罪若果帝與通謀則師知等罪無可加而頊之誅師知等其為不臣無所逃責已而乃因以廢帝名不正言不順之尤者也事有相似而實不同者陳太皇太后之于臨海齊太皇太后之于濟南是已

齊上皇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也遂殂于士開之手士開秘喪三日不發馮子琮曰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乃發喪

士開但工諂諛毫無學識因見高氏創霸之初往往秘喪不發以為故事應爾輒欲踵而行之而不知時勢迥殊也使祖珽在朝必為代謀不俟子琮之說已

受業袁任齡 仝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甯陽黃恩彤石琴

陳紀二　高宗宣皇帝 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王道譚第二子在位十四年

齊和士開初爲世祖所親狎出入卧内無復期度遂得幸于胡后及世祖殂齊主以士開受顧託深委任之威權益盛 太建元年

　士開與齊主親狎乃至出入卧内遂通胡后殆以龍陽之嬖兼辟陽之寵所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者其殆齊之人妖乎

胡太后觴朝貴于前殿趙郡王叡面陳和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受納貨賂穢亂宮掖臣等義無杜口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不言今欲欺孤寡邪

　叡謂士開先帝弄臣實太后弄臣也齊主聽于太后太后聽于士開叡乃欲奪其所愛不亦難乎

齊主詔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叡將復入諫妻子咸止之叡曰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遂入見太后出至永巷太后令劉桃枝拉殺之

　叡于齊諸王大臣中可謂錚錚佼佼者獨惜其于武成之世不早諫耳

齊主在襁褓宮婢陸令萱保養之令萱有寵于太后封爲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爲之養子令萱引子提婆

入侍齊主朝夕戲狎提婆冒姓穆氏

　一和士開足以亂齊況又益之令萱乎小人女子表裏爲奸高氏之祚將傾已

齊主思祖珽就流囚中除海州刺史珽遺陸媼弟悉達書求進用和士開亦欲引珽爲謀主乃與陸媼言于帝曰珽已盲必無反心請呼取問以籌策齊主從之召珽入爲秘書監

　士開等雖狐鼠聚謀而不識古今又無籌略故亟欲得珽而珽目盲心熱因得罪于士開更思由令萱以進初不料士開之頻棄舊怨也

歐陽紇據廣州反詔章昭達討之至始興紇出頓湞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進攻大破其衆擒紇送建康斬之 二年

　以竹籠盛沙石置水中欲遏舟艦此兒曹之見如其可遏則此之舟先不能出將何以戰如不可遏則彼之舟無礙于入亦何能守乎宜其無濟也而至今猶有用其遺策者殊可哂也

齊斛律光築十三城于西境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于汾北破之 三年

　齊拓地五百里周即失地五百里宇文護不從韋孝寬之言遂致蹙國

齊琅邪王儼以和士開穆提婆等專橫意甚不平二人

由是忌之乃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得無時見太后
　出儼而禁其見太后太后亦不召儼則以士開間之
　于太后其言易入也
儼令王子宜奏彈士開罪請禁推馮子琮雜他文書奏
之帝不省而可之儼因殺士開斛律光聞之撫掌大笑
曰龍子所爲固自不似凡人
　光聞儼殺士開詫爲非凡尋即導魏主禽儼併收其
　黨蓋儼是時稱兵向闕迹同謀逆光爲大臣不得不
　衛帝而執儼其意則欲全之也
光執儼手請于帝曰琅邪王年少輕爲舉措稍長自不
復然願寛其罪帝拔儼所帶刀環亂築辮頭良久乃釋

之自是太后置儼于宮中每食必自嘗之
　太后以和士開之死積憾于儼每食必嘗恐亦未然
　但銜之宮中防其爲變耳觀于聞其死而僅哭十餘
　聲母子之恩早已無幾矣
陸令萱說帝曰琅邪王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爲
之所帝密以問祖珽珽稱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帝
乃擒儼之晉陽使劉桃枝拉殺之
　珽勸武成傳位太子則引魏顯祖禪子故事助和士
　開害胡長仁則引漢文帝誅薄昭故事茲勸後主殺
　琅邪王又援周公誅管叔季友酖慶父亦二故事也
　珽之文學適以濟其鬼蜮之性而已儼不殺桃枝卒
　殪其手桃枝害諸王多矣雖爲齊主所使其人固豺
　狼也
胡太后與沙門統曇獻通齊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
後朝太后見二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于是曇獻事亦
發皆伏誅
　和士開死遂通曇獻因使年少沙門僞爲尼以私侍
　左右太后之不謹日甚一日而不自今日始也齊主
　至此始有所聞豈其于出入卧内之和士開習見而
　不以爲怪邪
齊主奉太后自晉陽還鄴至紫陌遇大風帝詐云鄴中
有變驟入南城遂幽太后于北宮

　齊主于太后不爲防閑則蹈敝笱之譏幽之北宮即
　召暴風之變所處亦良難耳
胡太后既幽于北宮祖珽欲以陸令萱爲太后因言魏
保太后故事
　珽欲媚令萱以攘取相位則又有魏保太后故事何
　故事之多也
周晉公護總十二軍侍衛盛于宮闕周主深自晦匿人
不測其淺深衛公直勸帝誅護帝乃密與直及宇文神
舉等謀引護入內斬之并誅其子弟
　周武之誅護可謂智深勇沈
周主閱護書記得庾季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返

政歸權乃賜季才粟帛遷太中大夫
季才明習天文而能用之于正殆如嚴君平之卜筮非術士所及
齊祖珽怨斛律光會周韋孝寬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齊主問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饒舌老母謂陸令萱也謠言可畏
珽之亂齊罪與和士開陸令萱相等而尤可誅者在譖殺斛律光也段韶既殁惟光爲齊之良將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資其力以扶社稷者也光存則齊存光亡則齊亦與之俱亡矣郎謂齊之亡亡于珽

可也
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令散兵光引兵逼帝城將謀不軌事不果而止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齊主信之使劉桃枝拉殺光并誅其子弟
胡身之謂士讓密啟祖珽等使之是也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焉珽等蓋知齊主因兵至紫陌有疑光之心故使士讓密爲此啟而齊主即自謂其心之靈也
光弟羨常以盈滿爲懼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爲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及其五子伏護等皆死周主聞光死爲之大赦
豐樂（羨字）威略亞于明月（光字）而其忠謹亦不可及也以斛律兄弟之賢不免駢首受誅闔門就戮固由立于昏主之朝死于奸臣之手亦可見貴寵之難居盛滿之足戒已
齊胡后之立非陸令萱意乃譖之于太后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剃其髮送還家廢爲庶人
聞令萱一言輒將胡后剃髮遣歸更不察其虛實豈果惟其言是聽邪抑受其劫制而不忍拂其意邪其亦自慚失德適中其忌邪
齊主頗好文學祖珽奏置文林館多引文學之士以充之以李德林顏之推同判館事（五年）
德林之推皆北方文士之有重名者均爲珽所羅致

士生此時欲超然遠引亦良難哉
帝以吳明徹統衆十萬伐齊齊人議禦陳師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輕徭息民養士
帝所以決計伐齊者正以西北交侵未遑南顧欲乘其弊恢復江淮舊境耳此時齊師誠未宜輕出然陳既來伐安得不有以禦之如紘所請是直舉淮南北而棄之矣宜齊主之不從也
齊遣軍救歷陽趙彥深私問計于源文宗文宗曰國家于淮南失之同于蒿箭不如專任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

王紘之議專備西北不復顧江淮究非完策惟文宗所云專任王琳最爲得計若用其言不惟淮南可保琳亦不至被禽惜乎彥深碌碌徒付一歎也

吳明徹與齊師戰于呂梁齊師大敗尉破胡走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愼勿輕鬬破胡不從而敗

不以方面之任付琳而屬于破胡此郎源文宗所云不推赤心于琳更遣餘人掣肘者也迨敗還彭城乃使之隻身赴壽陽召募亦何及乎

齊自和士開用事政體隳紊祖珽執政頗收舉才望陸令萱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麗伯律令劾王子沖納

賂知其事連提婆欲因此并坐令萱

珽執政乃欲致治豈果爲枉尺直尋之計乎將藉此以傾令萱母子而獨擅朝權耳先因和士開以進旋卽謀攻士開繼附令萱以進既得政矣又欲去令萱母子爲鬼爲蜮眞狗彘之不若已

陸令萱言祖珽之姦帝令韓長鸞檢案得其詐出敕受賜等十餘事帝乃出珽爲北徐州刺史珽坐不肯行長鸞令牽曳而出

盲人性多狠愎今之村盲與人爭競往往逐之不去牽之不行大爲人所憎畏珽之被斥乃頗類此古今人固不甚相遠邪

齊張雕以經授齊主大見委信雕遂以澄清爲己任貴倖皆側目齊主將如晉陽崔季舒謂雕曰壽陽被圍小人或相驚恐以爲畏避南寇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韓長鸞言于帝曰諸漢官未必不反宜加誅戮齊主悉召雕季舒等已署名者皆斬之

雕固賢于祖珽但進不以正及被委任輒譏切寵要以致貴倖側目遂隕其軀雖所遇不幸亦死由自取也齊主以長鸞未必不反一語遂誅漢官多人其不足惜者惟一崔季舒然非其罪也

吳明徹攻壽陽齊皮景和等救之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明徹躬擐甲冑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

擒王琳等送建康景和北遁

以數十萬之衆三十里之近坐視壽陽之危而不能救景和之罪大矣乃齊主釋而不誅仍以全軍受賞蓋亦諸嬖倖爲之內主也

齊穆提婆韓長鸞聞壽陽陷握槊不輟曰本是彼物從其取去齊主頗以爲憂提婆等曰假令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人生如寄惟當行樂

齊之君臣所謂安其危而樂其亡者也盡失河南猶可爲國此專欲畫河自守以拒陳耳亦曾計及周師西來卽河北亦不可保乎

齊北徐州民多起兵應陳逼其州城祖珽出兵拒之自

乘馬臨陣左右射反者先聞其肓謂其必不能出忽見
之大驚迯且戰且守十餘日反者散走
肓字栢坐都省判事尙可以耳代目若盲將軍臨陣
殺賊則更未之前聞想其左右射亦虛發耳
詔懸王琳首于建康市故吏朱瑒請其首瘞于八公山
側會葬者數千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其柩于鄴齊贈
琳謚曰忠武王給轀輬車以葬之
琳忠于梁室殞首無二遂致野叟爲之收血故吏爲
之請首義故會葬多至數千卽以齊主之昏虐齊臣
之奸佞彝倫掃地如鬼如蜮亦知重其殉節隆以飾
終足徵天理自在人心雖當六朝之季而三代之直

道究亦未盡泯也然以琳之智略卒不能爲梁報陳
者則以託身亂國不足與有爲耳
周主集羣臣及沙門道士帝自升高坐辨三敎先後以
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
齊主辨釋道優劣遂令道士剃髮今周主以道先于
釋聽其並存可也升坐辨論似可不必且周自開國
動遵周禮固以儒敎爲治又何庸與二氏互較區分
先後邪
周葬文宣皇后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于
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
前典以申罔極公卿固請依權制帝不許六年

周武乃行三年喪魏文第期年耳
周主如雲陽衞公直因帝在外遂作亂帥其徒攻肅章
門門閉不得入尉遲運帥留守兵擊之直大敗率百餘
騎奔荆州
直與周主謀誅宇文護手斬護者直也齊公憲素爲
護所厚直復譖之乃周主于憲則曲爲保全于直則
時加防檢蓋雖同母之親而素悉其爲人故資其力
而疑其心也
齊定州刺史南陽王綽喜爲殘虐常云我學文宣伯之
爲人齊主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于器置狙其
中觀之極樂帝卽命索蠍三二升置浴斛使人裸卧斛

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
綽之殘虐固由天性但云欲學文宣則亦習之不善
也綽第聚蠍螫狙後主乃以螫人其殘虐又浮于綽
何高氏之多忍人也
齊主寵任陸令萱穆提婆等官由財進獄以賄成競爲
姦諂蠹政害民爲守令者率皆富商大賈民不聊生
內則狐鼠盈廷外則豺狼當道欲不速亡得乎國必
自伐而後人伐之未幾周師至矣
周主謀伐齊于翼曰彊埸相侵互有勝負不如解嚴繼
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韋
孝寬上疏陳三策七年

孝寬之策因齊連歲與陳交兵喪師蹙境又主荒政隤內變將作故欲乘勢取之而外崇隣好蓄銳養威以坐制其敝則與翼意略同也

周主引伊婁謙入內殿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人沈溺倡優、耽昏麴蘖、斛律明月已斃于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

明月周之所憚故謙首以爲言

周大將軍楊堅姿相奇偉、齊王憲言于周主曰、普六茹（楊氏賜姓）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

憲爲周諸王之巨擘故所見有過人者

周主下詔伐齊、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師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

師入齊境先禁伐樹踐稼有合于王者伐罪弔民之義

周主攻河陰大城、拔之、圍中潬城、二旬不下、攻金墉不克、齊高阿那肱將兵拒周師、周主有疾、引兵還、

周主雖志在平齊而中無定見一舉因疾而罷再舉既克晉州又因畏齊兵勢盛引還三舉平陽大捷輒因疲敝欲還賴梁士彥之言而止迨晉陽失利復出城欲遁使非宇文忻進計段暢泄機竟致垂成而敗矣蓋其爲人謀有餘而勇不足所以卒定關東者則以天厭高氏主昏臣庸自毀其家自伐其國固無異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也

以江總爲太子詹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八年）

陳之江總殊似周之鄭譯帝但免總官不聞訓戒太子何也陳之亡已兆于此

齊趙彥深卒、彥深歷事累朝、常參機近、以溫謹著稱、既卒、朝貴典機要者、惟斛律孝卿一人而已、其餘皆嬖倖也

齊初以彥深代楊愔陽休之有殺騏驎策蹇驢之歎乃卒以溫謹著稱則以其在諸嬖倖中猶爲此賢于彼所云臨深以爲高者孝卿亦伴食耳安能與穆韓輩爭是非可否哉

周鄭譯等有寵于太子、太子多失德、周主遇太子甚嚴、有過輒加捶撻、王軌因內宴上壽、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

周之王軌殊似晉之衛瓘而軌言尤切雖忠于國實足賈禍周武之義方勝于陳宣之溺愛而亦不能擇賢更立則所處固難也

周主將伐齊、謂羣臣曰、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鎭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

此節趙熙直指太原之計以周攻齊最爲得策因其
爲齊之重鎭地險兵精故諸將憚行也
周主自將伐齊至晉州進攻平陽克之、齊主方與馮淑
妃獵于天池聞平陽已陷、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
齊主從之、周以梁士彥爲晉州刺史、
周克晉州卽置將以守之蓋拔本搤吭惟此地爲最
要也使齊主速赴晉州尚可不失
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勢盛引還、齊師遂攻平
陽、城中危急、梁士彥督將士死戰、城陷十餘步齊主召
馮淑妃觀之、淑妃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
平陽齊所必爭棄去弗顧周主已以城委齊矣所以

辛不下者固在士彥之善守尤在淑妃不至而齊主
止兵不使入也
周主還長安、復下詔以齊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至平
陽、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而陳、
胡身之、請周主引歸、欲使齊師疲于攻而後取之、竊
謂還長安甫三日輒復出師往返不亦勞乎平陽之
不陷其間不能容髮周主果能必梁士彥之死守不
去乎果能逆料齊主之待馮妃同觀而止兵不入乎
謂欲齊師疲于攻而取之何不引兵略退相機應援
而乃遠道還長安復由長安赴平陽聲勢既不相接
緩急亦不相及此實周主之失策而必曲爲之解則

以成敗論人者也
齊主大出兵陳于塹北、高阿那肱、勸齊主勿戰、諸內參
皆曰、不宜示弱、于是塡塹南引、周主勒諸軍擊之、齊主
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
婆曰、大家去、大家去、
晉州之陷由于淑妃之獵平陽之不下由于淑妃之
不時至高梁之敗由于淑妃之怖馮小憐眞齊之妖
孽哉
齊主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先是齊主將
立淑妃爲左皇后、遣內參取禕翟等至是遇于中塗、齊
主爲拔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

平陽糙黯洪洞粉鏡小憐于干戈煙塵中猶專爲狐
媚欲以色蠱齊主而齊主當蒼黃奔避之餘必以后
服著小憐冀以順適其意殊可哂也
齊主入晉陽、欲向北朔州、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周
師至晉陽、齊主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
乃回向鄴、穆提婆西奔周師、陸令萱自殺、
提婆狗鼠之輩惟勸齊主出走至此則納降于周并
其母亦棄而不顧矣令萱非能引決殆以提婆外叛
不死則必連坐受誅耳
齊唐邕立安德王延宗爲帝、卽位于晉陽、延宗以邕爲
宰相、

邕爲斛律孝卿所輕意甚鬱鬱故立延宗爲帝而已

相之非爲齊之社稷計

周主至晉陽自攻東門際昏遂入之延宗與莫多婁敬顯夾擊之周師大亂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

周主之攻晉陽甚似魏太武之攻統萬

周主出城欲遁去宇文忻曰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齊王憲亦以爲去必不免周主乃鳴角收兵俄頃復振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敗被擒周主禮之

用兵之道勢險而節短一轉移間勝負頓異故勝不可恃也延宗豈遑料其被擒哉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將士皆無戰心于是自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

虛立重賞不出一物欲以募士何可得邪不肯出宮人珍寶而尊官顯爵濫授不惜不惟名器輕假亦復賞不知勸已

周主出齊晉陽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各有差

鄴中之宮人珍寶齊主不肯出以賞士晉陽之珍寶服玩宮人周主乃以之頒賜亡國之蓄新主之資也

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朝士多出降高勱請遣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齊主不能用

勱因貴臣多出降故爲此急策但是時齊政久紊官方失叙五品以上大抵庸碌且多貪緣變倖以進身者卽用勱策安能望其出力死戰哉

周師至鄴城下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主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鮮于世榮不屈乃殺之年九

齊臣殉國者世榮一人而已

齊主留胡太后于濟州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及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周師獲內參田鵬問齊主何在紿云去已出境周人捶折其四支而死

莫多婁敬顯自晉陽走鄴擲妾棄母周主責其不孝而斬之矣齊主留太后于濟州擕穆后馮妃赴青州何君臣同德邪鵬雖宦豎而不惜一死足愧李德林輩

齊主至青州卽欲入陳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周師至青州齊主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幷胡太后送鄴

穆提婆及阿那肱皆齊主之腹心爪牙也乃一則背主先降一則賣主以博富貴

周主詔故斛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謚幷爲改葬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

齊臣惟光宜加贈謚季舒雖死不以罪然其死不足惜也

周主詔齊之東山南園三臺並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誅有罪禮名儒表忠良除苛法郵遺民周主平齊之後次第舉行新政殊有王者氣象較楊忠之平江陵過之遠矣但穆提婆高阿那肱尚未加以顯戮雖一時權宜究未能大快人心耳祖珽陰毒險狠爲國蠹賊竟得善終則天綱之一漏

梁主入朝于鄴自秦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

梁雖稱藩于周其主並未入朝至此親朝于鄴畏平齊之威亦以致賀也

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隔水問至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入城于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

伏雖未能引決亦可謂始終一節矣未知阿那肱當日作何面目相對

周主謂羣臣曰我常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謂是天上人今乃得驅使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凰爲王者瑞豈知德林有用哉

德林文學之士詔書移檄是其所長在齊不聞別有建白也周主詫爲天人殺擬以麟鳳德林未免當之有愧耳

上聞周滅齊欲爭徐兗詔吳明徹督諸軍伐之軍至呂梁周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

以士彥之善守明徹即窮極兵力亦未必能下彭城況又有王軌之援軍乎

周人誣高緯穆提婆謀反幷其宗族皆賜死

齊之亡由于提婆母子其母已自殺提婆之當誅周主豈不知之第以其首先迎降故崇以爵位用攜齊諸將之心耳茲關東已定加以罪而誅之未爲不當

也緯亡國之君必無全理武王尚誅紂況敵國而世仇者哉

周王軌將兵救徐州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遏陳船歸路蕭摩訶言于吳明徹曰今水路未斷不若擊之明徹不從十年

明徹之不肯解圍擊周師者狃于屢勝欲于死地求生也明徹之圍壽陽也齊皮景和以數十萬衆來援距城僅三十里明徹不顧攻拔其城遂擒王琳而走景和茲王軌之援彭城兵勢與彼相近故但圖進攻不爲後慮耳

吳明徹患背疾甚篤蕭摩訶曰願公乘馬輦徐行摩訶

領鐵騎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吾爲總
督必須居後弟馬軍可速發
　明徹良將也不肯棄軍脫走力疾爲殿雖敗而被擒
　固無忝所任矣
吳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皆沒于周初帝謀取彭
汴毛喜曰周始吞齊難與爭鋒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
地非吳人所便至是帝謂喜曰卿言驗矣
　帝狃于取淮南之易以爲彭汴唾手可得徐兗指日
　可復而不知周師非齊比也喜與蔡景歷所見略同
　其言皆驗然當日形勢亦非難見特諸臣見帝意堅
　不敢盡言耳

周主殂太子即位初立即逞奢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
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晚矣忌齊王憲使于智告其有異
謀縊殺之
　憲初爲宇文護所厚衛公直以母弟之親屢加譖誣
　而周武推心委任卒資其力以佐成平齊之大功可
　謂知人今乃無罪而死固由嗣主之昏虐亦足見功
　名嫌疑之地良不易居也豈知周祚之移不在宗王
　而在外戚哉
上幸婁湖誓衆以盟誓頒下四方上下相警戒
　軍敗將禽不能自振而徒爲盟誓欲以固結人心不
　亦難乎

周主居喪纔踰年輒恣聲樂多聚美女以實後宮游宴
沉湎或旬日不出樂運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帝大怒
將殺之元巖救之乃免十一年
　周武躬行三年喪而嗣主居喪無禮殆所謂下愚不
　移者乎運之強直乃得免于天元之朝殆所謂死生
　有命者乎
周主傳位于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
十四旒車服旗鼓皆倍于前王之數每對臣下自稱爲
天用樽彝珪瓚以飲食
　自古帝王未有如周主之妄自尊大者蓋其人直是
　喪心病狂不可以常理論

周楊堅私謂汝南公慶曰天元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
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
翮既剪安能及遠哉
　胡身之謂堅處猜虐之朝而發此言其免爲幸竊謂
　堅當日未嘗有此言隋代周後史臣追爲之著之周
　書以明文帝之先見耳讀史于似此者舉可以意推
　之
周天元幸道會苑大醮初復佛像及天尊像天元與二
像俱南面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女縱觀
　天元非以二教爲可復第欲與二像並坐以觀雜戲
　耳然既自同于上帝又與二像比肩是貶尊也

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還江南周又取譙北徐州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

周師南下一舉而定江北陳主之盟誓果足恃乎立武湖之步騎瓜步江之樓船果足用乎使周武尚在或嗣主不至如天元之昏虐北之併南不俟隋文矣然此卽混一之漸

周天元將立五皇后辛彥之以爲不可何妥曰昔帝嚳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帝大悅十二年

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豈宜有四天元已有四后矣其欲增爲五專爲尉遲氏耳妥曲學阿世誠不足

論但如天元所爲亦安得以經義裁之

天元造六帳五使五皇后各居其一實宗廟祭器于前自讀祝版而祭之又以五輅載婦人自帥左右步從

自用祭器以食又用祭器以祭其后蓋以天神自居因并祠其后也祝版不知如何措辭自讀則貶尊矣安有碧翁躬作祝史以薦獻于黃媪者殊可笑也胡身之謂五輅必非古之五輅乃周制媛婦至孺人所乘之五輅竊謂此所載婦人雖非皇后旣帥左右步從必其愛且重之埒于皇后者五輅自是乘輿之五輅若夏縵墨車之屬天元豈屑用之哉彼旣以宗廟祭器祭皇后而自讀祝則以乘輿五輅載嬖寵而自

步從乃其宜也

天元不豫召劉昉顏之儀入卧內欲屬以後事瘖不能言昉見靜帝幼冲乃與鄭譯等謀引楊堅輔政帝殂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

天元與魏獻文皆禪位于子其時不過十餘歲耳其殂亦止二十餘歲

周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以聽

諒闇之禮行乎古不能行于後世有行之者必致篡奪此亦古今勢殊之一大驗也

堅謂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

德林之見乃與鄭譯無異譯固天元腹心之臣德林則周武所云天上人而實殺比之麟鳳者也今乃宇文氏之鴟梟耳

堅以正陽宮爲丞相府引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百官不知所從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瞋目叱之門者遂卻堅入賁遂典宿衛

置幼主于天臺卽以正陽宮爲丞相府又嚴兵而入以劫制朝臣其心迹途人共覩

堅以相州總管尉遲迥位望素重恐有異圖召之會葬以韋孝寬代之

孝寬周之開國舊臣亦名臣也乃遽附楊氏人心之

不可保如此。
尉遲迥集文武士民、諭以起兵、共討楊堅、衆咸從命、堅以韋孝寬爲元帥、梁士彥等爲總管、以討迥、畢王賢與五王謀殺堅、事泄、堅殺賢、并其三子、

周之宗王、堅所忌也、堅欲篡周、必先翦落其枝葉、而後拔其本根、賢與五王、與堅勢難兩立也、堅既殺賢父子、若同時併誅五王、則尉遲必聲罪致討、師更有名矣、陽置不問、而陰爲之防、五王直机上肉耳、

迥遣使招并州刺史李穆、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勸穆從迥、穆深拒之、使其子渾獻熨斗于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

穆在周、闔家貴顯者數十人、受恩隆渥、又非韋孝寬之比、乃孝寬猶託之討逆、而穆公然導篡、獨何心哉、

周趙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伏壯士于室後、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事殷、因扶堅下牀趨去、堅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諸王數欲伺隙殺堅、李圓通常保護之、

是時大權悉移于堅、文武皆爲之用、諸王不量力而欲圖之、祗取敗耳、保護堅者、奚止一李圓通哉。

韋孝寬軍至永橋城、尉遲迥遣其子惇、帥衆十萬軍于沁東、孝寬與迥隔水相持不進、李詢密啟堅云、崔弘度、宇文忻並受尉遲迥餽金、人情大異、

詢此密啟、乃譖言耳、觀于鄴城之戰、忻用計破迥、弘度復追迥逼令自盡、命弟弘升取其首、則未受餽金可知、

堅深以爲憂、用李德林計、乃命崔仲方往監諸軍、爲之節度、仲方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高熲請行、堅喜遣之、

仲方未可知、昉譯若往、必致敗矣、因其辭而遣熲、堅之幸也、譯平日與母別居、軍旅之事、乃以母老爲解何也、

梁柳莊奉書入周、時諸將多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迥連謀、莊至自周、謂梁主曰、迥雖舊將、昏耄已甚、周朝將相、

競効節于楊氏、以臣料之、迥終當覆滅、

莊之料周可謂智矣、迥雖老、尚可一戰、其所以敗、正坐周之將相、均附楊氏、更無人焉、從中起而與之應和者也、

高熲至軍、爲橋于沁水、韋孝寬進軍、擊尉遲惇、大破其衆、惇走、孝寬追至鄴、與迥戰不利、鄴中士民觀者數萬、宇文忻射之、觀者皆走、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進攻克之、迥自殺、

兩軍數十萬大戰城下、而士民觀者多至數萬、固由亂世之民習見兵戈、亦尉遲軍律之不肅也、竟因此

致敗惜哉

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鄖州、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鎭來降、

誼兵甫至、卽擁衆降陳、消難眞庸奴也、蓋尉遲授首、先聲足奪其魄也

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自劍閣入、進逼城都、謙棄城走、追獲斬之、并斬高阿那肱、劍南平、

阿那肱降周、授衡州刺史、幸免與穆提婆同誅、乃因爲謙將事敗而死于蜀、亦已晚矣

周韋孝寬卒、孝寬久在邊境、屢抗強敵、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敦睦宗族、所得俸祿不入私室、人以此稱之、

孝寬若卒于周武天元之代、足爲完人、惜其末路効節于楊氏耳、故壽考未必爲福

周大丞相堅進爵爲王、備九錫之禮、堅殺代王達、滕王逌及其子、

自魏晉以來、未有受九錫而不簒者也、堅見外患已平、人心附己、故殺代滕二王、不更加以罪已

周庾季才勸隋王堅宜以二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于是周主禪位于隋、十三年

胡身之謂季才巫史之學、自信其術、竊謂堅圖禪、亟矣、季才第迎合其意、託之月日、以勸進耳、非必自信其術也

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于是譙公乾渾等、皆死、

隋主猜忌好殺、先旣誅五王父子、至此不盡滅宇文氏不止、此慶則所以逢其惡、而熲惠亦不敢有所異同也、德林旣導之簒、而欲止其殺、何異授以刀而禁其割哉

隋以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鎭廣陵、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鎭廬江、使潛爲經略、

隋與陳聘使頻通、而于沿江潛置將帥、後主方恣爲酣宴、寘然罔覺也

隋蘇威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悉從之、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嘗言于帝曰、臣先人每戒臣曰、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

儒者治經、惟在明其理而得其意耳、理明則可因名以求實、意得則可借古以衡今、威一卷孝經、亦猶趙普半部論語、固不必以多爲貴也、不然、卽讀破萬卷、亦書厨耳、況雜而不純者哉

隋鄭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隋主下詔曰、譯若留之在世、爲不道之臣、戮之于朝、爲不孝之鬼、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譯被此詔、不知施何面目自立于天地間、乃未幾復

其官爵仍玷朝列何也
初周法比于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等更加修定
去前世梟轘及鞭法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
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
刑五自十至五十後世多遵用之
隋所制刑至今猶用之以其輕重適中百王不易也
但小有增損耳
隋獨孤皇后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宮中稱爲
二聖有司奏百官之妻請依古制命于皇后后曰婦人
與政或從此爲漸不可
后以命百官妻恐開婦人與政之漸用意良深但如

后之方輦臨朝號稱二聖又奚止命百官妻乎后雖
有匡諫之美而最爲妬忌廢勇立廣遂以亡國則亦
哲婦傾城長舌惟厲者也
突厥沙鉢略可汗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甯合兵入寇
隋主患之長孫晟上書謂宜遠交而近攻通使玷厥說
合阿波則攝圖即沙鉢略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
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
漢武開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平高句驪以斷匈奴左
臂所以卒收長駕遠馭之效晟之計則以狄攻狄尤
爲事半功倍也
上殂太子廣即位遣使請和于隋歸其胡蜀十四年

喪師失地乃始歸侵地以請和適以示弱而召侮耳
隋高熲奏禮不伐喪隋主詔熲等班師
隋之圖陳先爲淺攻以覘其强弱故因其請和而遂
班師非眞拘不伐喪之禮也
隋主與蘇威高熲議遷都庾季才奏曰臣仰觀乾象必
有遷都之事帝曰是何神也李穆亦上表請遷都乃詔
高熲等創造新都于龍首山
隋主意欲遷都當爲近臣所窺見故季才託諸乾象
迎合進說因以自神其術耳李穆勸受禪請遷都皆
與季才相應和其果不謀而合邪
設無導大會于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

陳自武帝捨身至此後主再捨身矣福佑安在
隋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十餘萬衆
遇于周槃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
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稍奪于是解去
此即李陵所云張空拳冒白刃也乃陵不免爲虜而
長儒竟得脫歸則以陵孤軍深入長儒猶在慶州境
內耳
長城公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在位二年
上欲用毛喜爲僕射司馬申譖之而止帝置酒後殿引
江總等展樂賦詩既醉而命毛喜喜陽爲心疾仆于階
下上謂申曰此人負氣吾欲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讐傳

繹曰若然、置先皇何地、乃以喜爲永嘉內史、至德元年
 喜助成陳宣之篡、其人死不足惜、但後主不應聽鄱
陽兄弟報讐耳、然亦可見是非之公人心終不能泯
也
隋主詔曰、往者周齊抗衡、突厥交通二國、周恐齊好之
深、齊慮周交之厚、朕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不若以
入賊之物加賜將士、
 此詔于突厥當日情事、言之極爲明切、所云以入賊
之物加賜將士、足徵趙宋歲幣之失策、
隋竇榮定屢敗阿波、可汗長孫晟使謂阿波曰、此突厥
之恥也、攝圖必歸罪阿波、滅北牙矣、沙鉢略聞阿波貳

于隋、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
 兵威既振、反間之計乘機入之、所以搆之使鬬、坐制
其敝也、晟方言攝圖必滅北牙、未幾果如所料、阿波
安得不信晟而受其操縱乎
隋楊尙希上言、當今郡縣倍多于古、或地無百里、數縣
幷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宜
存要去閑、幷小爲大、
 此所云幷省州郡、與柳彧所云武臣不得刺州、皆當
 時切要之論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
自今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穆有何功、祇送一條十三鐶金帶耳、法不防君子、而
君子固不犯法、何得有百死哉、穆功在八議、自當臨
時取旨、何必豫爲此詔哉、穆受而不辭、亦非君子之
節也
隋柳彧奏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聚戲
朋游、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
雜、緇素不分、請並禁斷、詔從之、
 隋主方崇儉黜奢、故彧有此奏、上元游戲、不知起自
何時、恐亦非法令所能禁也、今京邑已漸革其敝俗
矣、而南中通都大邑、此風猶盛、所云鳴鼓聒天燎炬
照地者、余固屢見之、自軍興以來、蓋亦漸形蕭索已

隋主以隴西頻被吐谷渾寇擾、而俗不設村塢、命賀婁
子幹勸民爲堡、仍營田積穀、子幹上言、屯田費多獲少、
隴右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自不安、二年
 築堡屯田、自古以爲守邊禦寇長策、而子幹以爲不
可者、法無一定、用各有宜也、雖一時之論、然亦可見
軍機不從中制、而上之代民謀、不及民之自爲謀、巳
隋主不喜詞華、李諤上書曰、魏之三祖、崇尙文辭、江左
齊梁、其弊彌甚、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
言、舜禹之典、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
 觀此可知詩學之易、經學之難、然士之才質、亦各有
所長、未可槩論也、當時重詩如此、至唐遂用以取士、

突厥沙鉢略可汗、數爲隋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
請改姓楊氏、爲隋主女、
沙鉢略非徒爲隋所敗也、阿波達頭兩可汗均已降
隋、衆叛親離、故屈己以求和耳、
隋虞慶則使于沙鉢略、沙鉢略稱病不拜、長孫晟曰、可
汗是大隋女壻、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略起拜頓顙、旣而
慟哭、慶則又遣稱臣、
頓顙稱臣、沙鉢略非畏隋也、國有內難、將求助也、
隋主遣薛道衡等來聘、戒道衡曰、當識朕意、勿以言辭
相折、
將欲上之、必先下之、隋之平陳、蓋用此術、

上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
閣、貴妃名麗華、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百司啓
奏、上倚隱囊、置貴妃于膝上、共決之、
以貴妃之美、而又善候顏色、兼通政事、所謂哲婦傾
城者非邪、
上盛修宮室、府庫空虛、沈客卿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
市之征、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金倉都令史、二
人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
竭閭閻膏髓、以供耳目之娛、又有聚斂之臣爲之督
責、于下國本撥矣、豈能久乎
突厥沙鉢略可汗旣爲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
于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命晉王廣、以
兵援之、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之、
先旣請和、此則告急、先止稱臣、此乃保塞、正以西畏
達頭、東迫契丹、左支右詘、不得不窮而歸命、則不出
長孫晟之所算也、自此分爲東西兩突厥、亦如匈奴
之南北二單于、隋之並加撫納、亦仍師漢之遺策、蓋
兩利俱存、俾鷸蚌相持、而坐收漁人之利也、
湛文徹侵隋和州、隋賈寶首擊擒之、隋使李若等來聘、
隋欲伐陳久矣、所以遲遲者、慮突厥爲寇也、今沙鉢
略已款塞稱臣、北方大定、陳卽重幣脩好、豈能久安、
而乃侵和州以挑釁乎、隋不遽興問罪之師、仍遣下

聘之使、姑寬之使不設備也、
隋主徵梁主叔父太尉吳王岑入朝、拜大將軍、因留不
遣、置江陵總管以監之、
徵其大臣入朝不遣、復置總管以監其國、隋主已有
取梁之志、蓋欲取陳、先取梁也、
隋主使崔仲方發丁三萬、于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河
西、至綏州綿歷七百里、以禦胡寇、
東突厥款塞、西突厥倘強、故于朔方靈武、更築長城、
以遏其入寇、凡此皆欲併力大舉平陳、慮突厥之乘
其後也、
隋主忌梁士彥、召還長安、忌宇文忻、以譴去官、與劉昉、

皆被疏遠、頗懷怨望、數相往來、陰謀不軌、事泄、士彥忻昉、皆伏誅、叔姪兄弟免死除名、

昉不足論、士彥忻皆周之良將名臣也、若與尉遲迥同起兵、即無成而死、不猶愈于此時之束手就戮乎

隋主每臨朝、日昃不倦、楊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不親細務、帝善之而不能從、

尚希勸隋主舉大綱略細務是也、所引鄭康成禮記注則非篤論、文王未嘗損壽、武帝亦何敢安樂乎、若移之漢代而云文帝以憂勤損壽、武帝以安樂延年、猶爲近之、然與周公無逸之言異已

吐谷渾可汗夸呂、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後太子懼、謀執夸呂而降、隋主不許、太子爲夸呂所殺、少子嵬王訶懼誅、謀帥部落降隋、請兵迎之、隋主不許、

隋主不加兵于吐谷渾者、非獨不肯開釁于外夷、正以方謀大舉伐陳、不欲分其兵力也

沙鉢略卒、弟處羅侯立、是爲莫何可汗、隋使長孫晟賜以鼓吹幡旗、莫何西擊阿波、擒之、

東撫莫何、西擒阿波、隋主始無北顧之憂、故次年即大舉南伐、遂平陳而成混一

隋主徵梁主入朝、遣崔弘度將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巖等、恐弘度襲之、驅文武男女十萬口來降、隋主聞之、廢梁國、

巖等即不降陳、梁主亦不能歸、因而廢之、固隋志也、陳人此時方且喜于得梁之臣民、而不虞隋之興師問罪也

隋楊素、賀若弼、高勱、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顯行天誅、何密之有、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諸臣獻策、惟仲方最得要領、其議以陸兵由歷陽橫度、以水師由蜀江直下、使之首尾不能相顧、而金陵危矣、蓋猶是晉武平吳之遺策也、隋欲取陳久矣、況又有受降納叛之釁乎、所云懼而能改、我又何求者、史臣飾爲此言、以見隋文之弔民伐罪耳

時江南妖異特衆、帝乃自賣于佛寺爲奴、以厭之、章華上書極諫、帝大怒、即日斬之、

捨身不已、乃至自賣爲奴、欲仗佛力以厭伏妖異、勿論佛本無靈、且沈湎冒色、橫征暴斂、亦佛之所惡也、陳之亡可翹足而待矣、胡身之謂殺諫臣者亡其國、後主此時、即不殺華、亦何救于亡哉

隋主下詔伐陳、命晉王廣、秦王俊、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以高熲爲晉王元帥長史、二年

隋之平陳、較晉之平吳、兵力更爲雄盛、後主即臥薪

嘗膽尙恐無救于面縛銜璧之辱而乃肆爲慆淫甘受羣臣蒙蔽欲不速亡得乎

江濱鎭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樊毅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以爲防備袁憲蕭摩訶皆以爲然議久不決

是時楊素帥水軍東下已奪取長江之險京口采石均不足恃卽用毅策亦難防遏而況燕雀處堂苟爲偷旦夕之安乎

受業[illegible]

孫[illegible]

甯陽黃[illegible]

隋紀一　高祖文皇帝

諱堅[illegible]後漢太尉震之[illegible]太祖起義關西以功封隨國公帝受周禪去辵作隋在位二十四年

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鎭桃葉山若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開皇元年

是時秦王俊楊素兩元帥之兵爲上江諸將周羅睺等所拒其平建康者晉王廣而渡江力戰者賀韓二將也

賀若弼進據鍾山蕭摩訶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掩襲可以必克任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宜固守臺城北兵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待春水漲上江衆軍必來赴援此良策也

摩訶主戰忠主守忠之計明于主客殊合事機假令後主用之或可救亡但是時上流諸軍方與秦王俊楊素拏戰不解恐不能東援建康也

蕭摩訶等與賀若弼戰于白土岡摩訶兵敗被擒任忠率數騎迎韓擒虎于石子岡請降引隋軍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曰老夫尙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

蠻奴初進戰守之策其言娓娓動聽至此乃首先迎降開門延寇蓋忿其言之不用而亦有見于陳之必

亡也。

陳主遑遽將避匿、袁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

憲止後主之去、不如勸以國君死社稷之義而已、以身殉爲得其正、至欲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則迂闊不情矣、景梁之叛臣、故武帝以君禮自處、韓擒虎詎肯以故君奉叔寶哉、況元帥乃晉王廣乎、

陳主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將自投于井、憲苦諫不從、夏侯公韻以身蔽井、陳主與爭、久之乃得入、軍人引之以繩、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

叔寶投井、計未爲失、恨其不死耳、公韻蔽井、無識之甚、

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軍士叩閤而入、深勞之曰、戎旅在塗、不至勞也、軍士咸致敬焉、

深至此猶以儲君自處乎、隋人特欲生致叔寶父子、送之長安、獻俘成禮、故不加害、非必致敬于深也、

賀若弼夜燒北掖門入、聞韓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

觀弼此言、則知袁憲所云依梁武見侯景故事者、大謬、

晉王廣遣高熲之子德弘、詣熲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今豈可留麗華、乃斬之于青溪、德弘還報、廣由是恨熲、

熲之竟斬麗華、略如王茂之勸殺潘妃、若援妲己爲例、殊非其倫、武王誅紂、因及妲己、今叔寶尚在、何必先斬麗華、且先爲宮僚、後爲宰相、而身充狎客、導主戲游、以致亡國者江總、實爲罪首、又何以釋而不誅乎、

王僧辯之子頒、夜發陳高祖陵、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晉王廣以聞、上命赦之、

頒之焚骨、與伍員鞭屍似同而實異、楚平員之舊君、

陳武則頒之父仇也、帝赦之誠是已、杜姥宅瞑拜大莊嚴寺捨身、佛之佑之者何如乎、人第知梁武之不保其身、而不知陳武之不保其骨、獲報尤慘也、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爲害更甚、帝不聽、

漢吏治最爲近古、故有亭長、三老、嗇夫、游徼之屬、皆佐縣令治民、而左雄之論曰、鄉官部吏、職卑祿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蓋其時已有倚勢作奸、魚肉良懦之弊、降及六朝、世衰俗儆、益非漢比、而欲以鄉正聽訟、能免聽狥親故、聽受請託之

弊乎德林詢覈實之論也。

楊素遣別將龐暉將兵略地至湘州、刺史岳陽王叔愼詐降、伏甲執暉、斬之、招合士衆得五千人、隋所署湘州刺史薛冑擊敗之、禽叔愼、斬于漢口。

叔愼死得其正、足媲叔寶及江總以下諸臣。

賀若弼韓擒虎爭功于帝前、帝曰二將俱爲上勳、

晉之平吳王沈與王濬爭功、功實在濬也、茲弼亦與擒虎爭功、雖各持一說、然非弼在蔣山力戰、擒虎不能以輕騎遽入臺城、非擒虎先得叔寶、弼亦未能遂平陳國也。

帝命高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臣文吏耳、焉敢與

大將論功、帝之伐陳也、使熲問方略于李德林、至是帝賞其功、或說熲曰今歸功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乃止。

熲能讓弼而未免抑德林者、公若虛行之說、有以觸其忌也、德林雖未身在行間、以晉武賞張華例之、功不應在諸將後、且帝嘗有七寶褒嚴之約、何遽忘之邪。

晉王廣之戮陳五佞也、未知孔範、王瑳、王儀、沈瓘之罪、故得免、及至長安、事並露、帝暴其過惡、投之邊裔、以謝吳越之人。

範等之罪與五佞無殊、而範又浮于瑳等、乃彼皆肆諸市朝、此但投諸邊裔、非必同罪異罰、殆以發露有遲早、故用法有輕重邪。

上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殉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

蠻奴在陳爲罪魁、在隋則爲功首、不殺、未爲失刑、帝此言爲羣臣戒也、江總以宰相爲狎客、佐主荒淫、誤國浮于五佞、納款後于蠻奴、乃終不加罪、何也。

帝見周羅睺、許以富貴、羅睺泣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何富貴之敢望、賀若弼謂羅睺曰、聞公郢漢捉兵、卽知揚州可得、羅睺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

未可知。

胡身之云、羅睺何以得此于弼哉、史家溢美耳、竊謂羅睺督上江諸將抗秦王俊三十總管之兵、直至陳亡後、主遣樊猛以手書招之、然後解甲歸降、固江南諸將中之佼佼錚錚者、其志節殊似齊之傅伏、而勇略過之、茲與賀韓二將語、無所撓屈、亦未可厚非也。

初陳韋鼎聘于周、遇帝而異之、謂帝曰、公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于公、及陳平、上召鼎、爲上儀同三司。

凡自詡先見者、非術士迎合、以自炫鬻、卽不忠之臣託之天道、以自逭其失節之罪耳、讀史者愼勿爲其

所惑。

帝踐祚之初、鄭譯請修正雅樂、詔牛弘等議之、積年不決、何妥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止用黃鍾一宮、不用餘律、從之、萬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

謂隋之德薄運短而亡、國之音應之可也、謂譯等所作之樂足以亡國則非也、以文帝之猜忍煬帝之淫虐、卽使后夔復生、調入音奏九部、烏足以延靈長之祚哉。

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前得梁樂、今又得陳樂、請加脩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皆不可用、請悉停之、

儒家議禮、尚有聚訟之譏、況居後世而欲復先王之雅樂乎、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而歸于與民同樂、則通論也。

辛公義爲幷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親自驗問、決遣咸盡、方還聽事、受領新訟、若有須禁者、公義卽宿聽事、曰豈可禁人于獄、而安寢于家乎、罪人咸自款服、

此以勤于聽訟而致無訟、足爲牧民折獄之師。

李德林議論好勝、數與蘇威異議、高熲助威、上多從威議、上賜德林莊店、使自擇之、德林請高阿那肱衛國市店、上許之、店人訟高氏強奪民田、蘇威因奏德林誣罔、妄奏自入、上出德林爲湖州刺史、尋卒、年十

奪民田、自是阿那肱所爲、于德林無與、但帝以莊店賜德林、令其自擇、爲德林者、應取法于孫叔寢邱晏子邶殿、不當遽取膏腴以自潤也、德林在齊、名位已顯、齊亡入周、受武帝知遇、致有天上鳳麟之譽、乃于幼主嗣位之初、黨附楊氏、首贊邪謀、其人本無足取、茲復恃佐命之功、好勝招忌、不知止足、致遭詬斥、其獲保首領、亦云幸矣。

上以柳莊爲給事黃門侍郎、莊博學善辭令、明習典故、帝與高熲皆重之、與陳茂同僚、不能降意、茂譖之于上、上稍疏之、出爲饒州刺史、

是時重內輕外、故以刺史爲疏斥、但莊以羈旅之臣

處猜嫌之地、豈能久乎、其出外未爲不幸也。

李君才上言、上寵高熲太過、上大怒、以馬鞭捶殺之、

因言寵熲太過、卽于殿內鞭殺、帝之愎不待言矣、熲坐視不救、亦非所以自處也。

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于是汪文進等皆舉兵反、執縣令抽其腸、臠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五教邪、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

誦五教、所以教民爲善也、乃致民之恨至于執縣令而抽腸食肉、何哉、有司不能奉宣德意、而第以勢迫刑驅、故教民適以厲民、民因而仇官也、隋之平陳、先

下金陵俘後主其餘州郡勢同破竹幾于傳檄而定
惟其取之太易故不免再舉蓋南北久分民情狃于
習見自以江表爲異域又因鼎革伊始恩信未洽故
奸民乘之搆煽其間競思爲割據之計再經大創始
帖伏而不敢動已
詔給事郎裴矩巡撫嶺南、
巡撫之任多屬太子至隋始以文臣爲之先既遣使
者巡撫陳州郡矣矩爲給事郎一正八品官耳乃復
爵茲重寄蓋當日惟取才望不拘資格且以春秋之
義王人雖微固在諸侯之上也
帝初與滕王瓚不協、帝爲周相、瓚恐爲家禍、陰欲圖帝、

帝隱之、瓚妻與獨孤后素不平、帝命出之、瓚不可、瓚從
幸栗園、暴薨、時人疑其遇鴆、十一年
胡寅之以瓚爲周之忠臣、竊謂瓚亦非必忠于周恐
大事不成則爲家禍而已幷誅耳其不得良死固由
與帝不協實則獨孤譖害之也帝雖創業之主未免
婦言是用
蘇威好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曰、管內無
五品之家、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十二年
威承其父綽之學動輒援經法古不明于事理之宜
故有煩迂不急之病江南之民既厭誦五教此俗吏
又悞解五品殊可笑也

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
爲僕射、弼甚不平、形于言色、由是免官、
弼仍以言得罪正由望爲宰相耳其父敦但能刺其
舌不能抑其心也
有司上言、府藏皆滿、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
時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人衆、帝遣使均天
下田、狹鄉每丁纔二十畝、老少又少焉、
是時承百年兵燹之餘休養生息僅十餘年耳而戶
口歲增核其均田之數每丁纔得二十畝雖寬鄉優
于狹鄉較諸世業口分之初制相去遠矣井田豈可
行于後世哉

遣長孫晟入突厥、廢大義公主、裴矩因說都藍可汗、使
殺公主、都藍更表請婚、晟以爲不可許、上復遣晟慰諭
處羅侯之子染干、許尙公主、十三年
隋之控馭突厥以公主爲餌仍用劉敬遺策也
詔行新樂、萬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
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十四年
即不用新樂更用寶常所作雅樂大業之末能勿亡
乎寶常知音而不知樂者也知樂而不知所以爲樂
者也
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官給職田最爲近古但是時均田給民已多不足何

以又有職田給官乎

張賓歷旣行劉孝孫及張胄玄共短之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奏日食二十有五率皆不驗胄玄所刻前後妙中孝孫所刻驗亦過半

歷家占候以日食爲準西法自明季傳入中國初亦以此競勝今則推步益加詳密不惟不爽晷刻亦復不差杪分矣

關中大旱民飢上帥民就食于洛陽

旣置黎陽廣通二倉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又鑿廣通渠以便運復令民間各爲義倉以備凶年隋之儲蓄信有素已乃猝値旱飢遂勞乘輿躬帥饑

輔之民出關就食何也其倉廩所積但以富國不以振民邪然則後世之大農告匱賑貸無資者豈不重可嘆哉

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飢閉糴除名皇太子以爲言帝曰微劉昉鄭譯盧賁等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任之則不遜置之則怨望自爲難信非我棄之

帝資諸人之力以篡周而惡其反覆不任以政所以混壹南北成開皇之治不然則不俟大業而亂矣

晉王廣帥羣臣固請封禪帝令牛弘創定儀注旣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致祭泰山耳

帝初雖固拒封禪之請而好言機祥符瑞故陳叔寶賦詩卽有願上東封書之句而廣帥羣臣抗表固請皆逆探帝意而爲之者

以韋世康爲荊州總管世康和靜謙恕在吏部十餘年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 十五年

祿不須多知足也年不待暮知止也此言可以服膺

詔諸司論屬官罪有律輕情重者聽于律外斟酌決杖 十七年

帝每于殿庭行杖故推之于諸司而屬員之得免捶楚者鮮矣唐時猶未捐此法然止及簿尉以下故杜

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不似隋之槪施于上佐也以奴隸待士而欲其重廉恥厲風節亦何可得哉

帝以盜賊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皆死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自古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爲我奏至尊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此法

以重法治盜乃至盜一錢一瓜卽死迫衆盜共劫執事迫以上聞奚翅一錢一瓜之比哉釋而弗治更爲變法以徇其請詎非導之犯上作亂乎

帝嘗乘怒欲以六月杖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帝不

從緯與大理卿薛胄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

薛情趙法雖各有所主但情法必須兩得其平而法準乎情則得情尤爲治獄之要

秦王俊好奢侈違越制度上免俊官以王還第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應至此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俊之奢縱自應免官周五叔無官並非天子兒必應有官也帝不肯以子虧法勝梁武遠矣胡身之以爲楊素逢君之惡他日贊帝廢立蓋有見于此未免深文之論素之爲俊進諫自以俊有平漢沔之功已與

共事故冀帝曲宥之耳他日之事自當別論

虞慶則之討李世賢也以婦弟趙什住爲隨府長史慶則還至臨桂嶺曰此誠險固攻不可拔什住通于慶則愛妾恐事泄因告慶則謀反慶則坐死

慶則討世賢初不願行其不萌他念可知何以還至臨桂而忽有是言即有是言亦第言其山川之險固耳乃遽告其謀反詎非誣陷乎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今禍及其身固自有天道邪

詔畜貓鬼蠱毒厭媚野道之家並投于四裔（十八年）

盜一錢一瓜即死而畜貓鬼蠱毒厭媚野道之家罪止遠徙何也或誅其本犯而徙其家人邪據隋書江南諸郡往往畜蠱今惟滇粵谿峒間或有之殆因投諸四裔故流毒至今歟

楊素出靈州道遇達頭可汗十餘萬騎周羅睺曰賊陣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走殺傷不可勝計（十九年）

羅睺在江南長于水戰今乃爲素前鋒更以騎兵破突厥方知其不肯降心賀若弼有以也

王世積爲涼州總管其親皇甫孝諧有罪亡抵世積不納孝諧因上變稱世積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當爲國主世積坐誅

虞慶則之誅由于趙什住世積之誅由于孝諧然二

人所以告變者一則私其愛妾一則恨其不納也私妾之事慶則或未之知若因不納而致恨其情易明世積何難申辨而乃延頸受戮何哉蓋帝于功臣宿將多有所疑而法吏希旨深文周內必欲致之于死故卒無以自明也

獨孤后性妒忌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沒宮中上悅之因得幸后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入山谷間楊素高熲等追及苦諫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上乃還宮后聞熲謂己爲一婦人遂銜之

獨孤殺其所愛帝亦無如之何匹馬入山將欲棄國而去邪抑他有所往邪所云一婦人自指尉遲而獨

孤因而悵熲遂謀排陷眞蛇虺哉

高熲夫人卒獨孤后言于上曰高僕射老矣陛下何不更爲之娶帝以后言告熲熲曰臣老納室非所願上乃止既而熲妾生男后曰陛下尙信高熲邪

因妾生男而譖熲復因寵雲昭訓而廢太子勇獨孤之妬直不欲臣子有二色與芮伯萬之母何異代同情邪帝非不知其素心而亦助之行妬尤不可解

熲初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愼之熲由是常恐禍變至是除名爲民熲歡然無恨色

熲母婦人之有識者也熲亦非賀若弼所及

賀若弼坐事下獄上數之曰公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既而釋之他日上謂侍臣曰弼將伐陳謂高熲曰陳可平也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二十年

以帝之猜忌熲是其心腹之臣弼遽吐狂言獨不畏熲之入告邪

秦王俊薨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爲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鎭石耳

帝論立碑語殊可味

初上使太子勇參決軍務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爲儲后當以儉約爲先

帝于勇未嘗不教以義方

勇多內寵昭訓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心疾二日而薨獨孤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晉王廣彌自矯飾惟與蕭妃居處後庭有子皆不育

勇之失愛于獨孤未嘗不由于自取也廣奪嫡之謀乃乘機而進矣

廣問計于宇文述述曰能移上意者惟楊素耳廣遣述厚賂素弟約因說約曰儲后每切齒于執政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自庇今若請立晉王王必永銘骨髓約以白素素大喜撫掌曰吾思不及此

以素之奸詐豈猶見不及此蓋蓄機不發以待廣之求助于己因以爲功耳故一聞約言輒喜而撫掌也

素入侍宴微稱晉王有類至尊用揣后意后泣曰公言是也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上廢立

高熲不助己則思去之素迎合己意則遺以金而爲之內主廢立之謀贊之者素而成之者后也帝惟婦言是用臨終方知獨孤誤我亦已晚矣

勇頗知其謀計無所出使王輔賢造諸厭勝又于後園作庶人村室屋卑陋勇時于中布衣草褥冀以當之

勇此時惟當重自抑損益隆孝敬以冀挽回帝后之心乃造諸厭勝作庶人村欲何爲乎此眞下才亦不足惜也已

上禁勇及諸子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巧詆以成其

獄上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爲王公主者元旻
等幷處斬
勇之廢已非其罪旻等何辜而駢首受戮甚矣帝之
忍而素之酷也
初雲昭訓父定興出入東宮屢進奇服異器以求悅媚
左庶子裴政屢諫勇不聽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法
度宜自引退不然將及禍
定興小人使勇得立亦必干政亂國恐更甚于宇文
述封德彝輩
勇嘗宴宮臣唐令則自彈琵琶歌娬媚娘李綱起白勇
曰令則身爲宮卿乃于廣坐自比倡優請治其罪勇曰

我欲爲樂君勿多事
觀勇所爲必非能負荷者也
史萬歲自大斤山破突厥還楊素害其功遂譖之萬歲
數抗表言狀上方窮東宮黨與問萬歲所在素曰謁東
宮矣上召萬歲萬歲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辭氣憤
厲上大怒令左右撲殺之
萬歲良將有功無罪竟死于楊素之譖較虞慶則王
世積尤爲冤抑宜天下之共惜也
立晉王廣爲皇太子天下地震囚故太子勇于東宮付
廣掌之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申冤廣遏之不得
聞

囚勇東宮使廣掌之不惟非所以處勇亦非所以處
廣也勇如有不諱廣何以自明乎以帝之殘忍廣之
猜忌勇卽欲爲漢之東海王亦何可得而乃不自引
咎瀆求申雪何其昧也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房彥謙私謂所親
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
憂危亂其子玄齡亦曰主上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
不仁必自相誅夷其亡可翹足待
隋書成于唐玄齡唐之元勳故史特書其父子之先
見與所書帝之論周天元者正同
太史令袁充表稱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

希有于是百工作役並加程課工匠苦之
充假天文以求媚其矯誣不待言已但日之短長不
難考校帝亦綜核名實之主何至遽爲所欺若云喜
其飾說姑爲瑞應又何以輒加百工程課竟似深信
不疑者詎非好諛之一念蔽之哉
詔以天下學校生徒多而不精惟簡留國子學生七十
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仁壽元年）
國家人才出自學校故王者必廣設博收以宏作育
今乃舉諸學而廢之雖以沙汰精簡爲名實則由于
帝之苛刻而不悅學楊素之娼嫉而不好士也
皇后獨孤氏崩上令蕭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卜

年二千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我家墓田若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不凶我弟不當戰沒

帝此語實爲達識世之篤信風水精求墓地者可以廢然已

吉告族人蕭平仲曰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紿云卜年二千者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世二傳也汝其識之二年

吉若果能灼見葬地之不吉何不更求吉者而必故爲隱語以罔上仍退有後言何邪詎不畏語泄族誅邪此蓋隋亡之後青烏家造爲此言託諸吉以神其術不足信也

幽州總管燕榮性嚴酷元弘嗣爲幽州長史上勅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須奏聞榮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糠粃皆罰之每笞雖不滿十一日或至三數三年

長史州之上佐其品已尊多有代刺史爲政者而猶不免捶撻之辱亦太傷治體已

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通遂教授于河汾之間弟子甚衆累徵不起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通詣闕獻策固亦有志于仕但帝方廢學厭儒安能用通策哉河汾講授抱道以終庶乎肥遯之節

帝崩于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自奉務爲儉素故衣食滋殖倉庫盈溢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四年

晉武隋文均能平定江南混壹區宇以二主較優劣隋文過晉武遠矣乃晉祚百年隋僅二世詎非以晉武紀綱不立而不失爲寬仁隋文法令雖行而務逞其苛暴哉

初上寢疾太子入侍宣華夫人陳氏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問之夫人曰太子無禮上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乃呼柳述元嚴使召勇楊素白太子令張衡入侍疾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如煬帝者直書其弒父可也隋史隱約其辭通鑑因之然亦微而顯矣

太子即皇帝位矯稱高祖詔賜故太子勇死袁充奏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諷百官表賀許善心議以國哀甫爾不宜稱賀

善心之論誠是已然以覊旅之臣處亂賊之朝斯言不可以已乎

漢王諒爲并州總管陰蓄異圖會熒惑守東井諒問傅奕是何祥也對曰天上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其常理若入地上井則可怪耳

此即唐初斥佛之傅奕也曉天文而不爲諒陳說灾異以助其邪心其識卓已所云熒惑入地上井則必

無是事語類諸謔殆以豎子待諒邪

諒發兵反從諒反者十九州王頍說諒曰大王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諒乃唱言楊素反將誅之

阿䴙弑父事已彰灼頍爲諒畫策不先正其罪以爲出師之名宜其敗也

以楊素爲行軍總管帥衆數萬討諒諒自將衆且十萬拒素于蒿澤會大雨諒欲引還王頍諫不從素進擊大破之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請降

文帝嘗謂諒曰爾一旦無我或欲妄動彼取爾如籠內雞雛耳至是而其言驗矣知子莫若父信然

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爲破木之衝不可久居又讖云修治洛陽還晉家帝深以爲然尋幸洛陽留晉王昭守長安

太翼于文帝之崩幸而言中故自衒其術導帝遷都豈知人事不修天道固無足信邪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闢田 稐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三十六

甯陽黃恩彤石琴

隋紀二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䴙高祖第二子在位十二年）

詔曰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大業元年）

帝以盤游無度失天下此其權輿也

作天經宮于東京四時祭高祖

宣華烝淫張衡弑逆四時之祭其來享乎帝之作天經宮亦如周天元之釋奠齊文宣之坐禪

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素寢疾自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謂其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尋卒（二年）

素殺人多矣竟以壽終亦天道報施之爽未幾玄感遂赤其族素亦有掘冢焚骨之慘所謂疏而不失

置洛口倉于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又置回洛倉于洛陽北七里倉城十里穿三百窖

積儲不爲不多矣異日徒爲李密之資

劉炫謂牛弘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三年）

鄉官得治民事長官自辟具僚乃秦漢以來相沿舊

法至是小官悉由吏部而古制無復存矣炫所言省官省事非惟弘不能用後世亦卒不能用世降勢殊法有不得不密者故官難從省吏且日增也

帝之徵散樂也高熲諫不聽熲退謂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熲與宇文弢賀若弼并以誹謗朝政坐誅

熲斬張麗華久爲帝所恨又與太子勇有連今乃私議朝政能勿及乎文帝篡周熲與李德林首贊其謀而熲最忌德林時加排擠故熲爲宰相德林竟以刺史終卒之德林獲保首領熲不免坐誅則以德林疏而熲親也史稱熲有文武大略竭誠盡節以天下爲

己任海內富庶皆熲之力亦可謂賢矣罷退寂寥晚乃就戮固由遇非其主要亦洵不易居哉

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旌旗輜重千里不絕胡人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

帝雖淫侈而威行塞外爲魏晉以後所罕見仍隋開皇之餘業也然其心因之愈肆矣

裴矩言胡中多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于是將通西域矩引致諸胡勸令入朝往來相繼郡縣疲于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敝以至于亡

疲中國以事外夷特致亡之一端耳以帝之荒淫驕暴即不通西域亦無救于亡

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向氏請遣使招懷之帝遣崔君肅齎詔書往處羅受詔不肯起君肅諭以利害處羅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貢汗血馬 四年

裴矩之通西域長孫晟之款突厥劉方之破林邑韋雲起之襲契丹君肅之折處羅其才略均非常人所可及然帝之心因之益肆正孟子所云今之良臣古之民賊者也至于民離盜熾政亂國危諸臣亦無所用其智力已

上大獵于拔延山長圍亘二十里 五年

考異曰隋帝紀作二千里疑二十字誤竊按拔延山在西平郡隆化縣地接河湟邊疆遼闊若僅以二十

里爲圍不足云長圍矣今木蘭圍場周千餘里矧以煬帝之禽荒其長圍二千里不足詫也

置馬牧于青海縱牝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龍種無效而止車駕東還經大斗拔谷風雪晦冥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太半

自漢以來即有龍馬之說乃西域之妄言耳今青海久隸版圖同于內地安得有龍馬哉帝本與處羅期會于大斗拔谷失期不至使其率衆而來亦可危也

帝欲大營汾陽宮令張衡具圖奏之衡乘間進諫曰比年勞役煩多百姓疲敝伏願留神稍加抑損帝意甚不平乃出衡爲榆林太守 六年

衡為帝心腹舊臣恩眷素厚一語匡正即被疏斥卒置之死甚矣帝之拒諫也

牛弘卒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惟弘一人而已

弘為人有類漢之張禹孔光故能處猜忌昏虐之朝得保祿位所謂容容厚福者也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稽

此即今之太平河為江浙漕運通津商旅便之帝之巡幸至江都而止雖開此河固未至會稽也

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勅選部門

下內史御史四司之官于船前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死者什一二（七年）

因赴選而徒行三千餘里因而凍餒致死亦千古仕途中罕見之事士生此時猶熱中干進不止其亦不足悲也已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積于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反士卒死亡過半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皆懼罪亡命百姓困窮始相聚為盜

牛車運遠已不能達即達亦必不能反況鹿車夫乎當時蓋以車牛不足給用故以人力代之而不復計及事之濟否也師行糧食勞者弗息民能毋作慝乎

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劉霸道竇建德孫安祖張金稱高士達等所在羣盜蠭起不可勝數

隋季羣盜初起僅為救死其後寖不可制奸雄乃得因以為資而國亡矣蓋文帝雖令行禁止並無深仁厚澤以固結人心天下畏威者多懷德者少煬帝淫暴毒流海內又因高麗之役虐用其民是以一夫奮呼亂者四應雖以金甌全盛之勢而立致土崩也

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問庾質曰朕伐高麗卿以為可克不對曰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倍道兼行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八年）

質季才之子世傳數學故帝召而問之高麗之役不惟帝再舉無功即以唐太宗之神武親征亦不能克卒克之者乃李勣也質若有先見

詔左右各十二軍總集平壤號二百萬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

別置受降使者不受大將節制恐大將欲以誅殺邀功失于撫納也劉士龍因此遂固止于仲文致失乙支文德帝意蓋以高麗小夷臨以大兵自必震懾天威崩角恐後耳豈知其旅距不服哉

諸將之東下也帝戒之曰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嬰城固守帝命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

降、郎宜撫納、不得縱兵、

帝蓋自託于弔民伐罪之義。欲坐收有征無戰之功。以爲王者之兵。當如是也。軍機不從中制。動須奏報。往返需時。正庾質所云緩則無功者。

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帝大怒、鎖繫宇文述等、引還、述有寵于帝、故不忍殺、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

既特置受降使者、不受大將節度。又敕高麗若降、遂師撫納、士龍爲撫慰使、受降是其專責、其不擒乙支文德、第遵敕有所縱捨耳、因軍敗而斬之、亦枉殺也。

齊郡王薄等、各聚衆攻剽、多者十餘萬、天下承平日久、

人不習戰、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惟齊郡丞張須陀、得士衆心、勇決善戰、九年

是時帝屢事遠征、不可謂人不習戰、但精壯均已徵發所存皆老弱。不堪用耳。大抵羣盜所以不可撲者。一則人心思亂。所在蠭起。誅不勝誅。一則衆[illegible]十萬。郡縣之兵力不能敵。不惟儒吏望風沮敗[illegible]如須陀者卒亦罔功也

張須陀、與羅士信擊賊于濰水上、大破之、帝遣使慰諭、幷畫須陀士信戰陣之狀而觀之、

帝既知須陀士信戰功。幷畫其狀而觀之。則山東羣盜日熾。帝亦聞之。良稔。乃置之度外。不聞遣將撲討。

仍親征高麗。何其捨近而圖遠也。

車駕度遼、命諸將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橦車、雲梯地道、四面俱進、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

帝蓋有見于動須奏報之遲悞軍機。故特申便宜從事之命。亦不再遣受降撫慰諸使矣。

楊玄感于黎陽督運、潛謀作亂、勒兵部分、李密說玄感曰、據臨渝之險、扼其歸路、上計也、直取長安、據其根本、中計也、襲取東都、若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引兵向洛陽、

密欲玄感據臨渝關扼煬帝歸路。以數千新集之兵驟當百萬思歸之士。勢同卵石。必不能支。惟有乘其

不備。疾走入關。西取長安。東面而爭天下。爲得策耳。後李子雄卒勸玄感出此計。然而王師大集。失之晚矣。

脩武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度、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踰邙山南入、自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

臨清關且不得度。臨渝關可得而扼乎。以如此兵仗而欲其斷大軍歸路。直取獨夫。李密之言謬已。

玄感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萬金、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

當時人心如此使玄感得據關中除隋苛法不惟民思歸附卽羣盜亦可收以爲用也

樊子蓋守東都令行禁止玄感攻之不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示士卒必死直趨東都城北

子蓋文昇皆隋之良將玄感之勍敵今子蓋據堅城而文昇以大衆赴援玄感欲攻東都難矣李密所云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者其言將驗

遼東城久不拔帝令造布囊百餘萬滿貯土欲積爲魚梁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城中危蹙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夜召諸將使引軍還

若非玄感內叛遼東可拔

高麗卽時覺之然不敢出但于城內鼓噪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至遼水後軍羸弱爲所殺略

斛斯政既奔高麗自必以國情輸之今隋師果退而高麗不敢遽追者不惟疑隋師之僞退兼疑政之詐降也彼實畏隋既自度力不足抗大軍又不欲結怨以開後釁但利帝之速去而已追兵僅出數千其意可見

衛文昇與玄感戰玄感屢破之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乃更進屯邙山之陽戰一日十餘合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卻

文昇良將所以屢挫于玄感者隋之軍士咸懷二心不肯力戰非直衆寡不敵也

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李密曰今雖頻捷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乎玄感笑而止

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其識甚卑玄感所以一呼而衆皆響應者正以不求富貴爲解天下倒懸故人樂爲之用耳若遽僭號便是作賊人心因之瓦解矣

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繼之通濟河軍于破陵玄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樊子蓋復出兵大戰玄

感軍屢敗李子雄曰東都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

攻城則百日不克援兵則四面而至李密之言至此驗矣開倉振貧乃漢據敖倉之遺策密卒用之以困東都

玄感引兵西趨潼關宇文述等軍追敗之于皇天原又戰于董杜原玄感大敗謂弟積善曰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被執與玄奬等皆伏誅

玄感起兵之初不從李密之計乘其不備直取長安至是官軍四集累敗披靡潼關可得而入乎

宋子賢自稱彌勒出世遠近信惑遂謀舉兵襲乘輿事

泄伏誅桑門向海明亦自稱彌勒出世三輔人翕然奉
之因舉兵反楊義臣擊破之
子賢海明幷自稱彌勒出世與建國門焚香持花之
盜正同蓋當時自有此一種邪說託之于佛以惑衆
而作亂至今律文猶嚴其禁所由來遠已
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復徵天下兵百道並
進車駕次懷朔鎭所徵兵多失期不至來護兒擊破高
麗兵高麗王元乞降囚送斛斯政帝班師年十
此時帝見徵兵不至東征之興已闌故因高麗送叛
乞降卽悅而旋師非若初征再征之時必欲俘高元
而郡縣其地也

上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
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殺
斛斯政烹其肉使百官噉之
是時中國盜賊日熾高麗自應早有所聞元之不朝
蓋預度帝之不能再舉而帝猶敕將帥嚴裝則楊虎
所云客氣者也以斛斯椿之反覆險譎安得有遺種
哉政之外叛覆宗殆亦天網之不漏乎
帝將如東都庾質諫曰比歲伐遼民實勞弊陛下宜鎭
撫關內使百姓盡力農桑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怒下
質獄竟死獄中
質因事納規屢有正論雖術不逮父而事君之忠有

其過之
孟讓寇掠諸郡至盱眙衆十餘萬王世充將兵拒之時
民皆結堡自固野無所掠賊衆漸餒世充縱兵出擊大
破之
結堡自固俾賊無所掠此堅壁清野之效
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百人常令
修撰以至爲帝前後近二十載自經術文章至蒱博鷹
狗皆爲新書共成三十一部年十一
書不在多在用之何如耳善用之則張良素書一卷
可以決楚漢之機蘇威孝經一卷可以佐開皇之治
趙普論語半部可以相宋太宗致太平不善用之則

帝之新書三十一部何救于亂亡哉
帝以戶口逃亡盜賊繁多詔民悉城居田隨近給郡縣
驛亭村塢皆築城
此或因盱眙之結堡有效故推行于各郡縣耳然迫
以必行民必大擾
初高祖夢洪水沒城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爲天子李
穆之孫敏小名洪兒帝疑之宇文述遣裴仁基告穆子
渾反仍教敏妻宇文氏誣證之殺渾敏等及宗族三十
二人三從以上皆徙邊
穆以周室親貴重臣首附楊氏幷進熨斗鏤帶以贊
其篡隋文之報以富貴亦云渥矣而其孫錫既爲同

氣所戕子渾等又因讖文夢兆無端赤族亦天道循環積不善之餘殃也

帝巡北塞聞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車駕馳入雁門突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

帝初次北巡威行塞外可汗自芟庭草王侯莫敢仰視上壽賦詩何其壯也今乃坐困孤城矢集御幄望胡塵而墜膽抱愛子而飲泣又何憊也

宇文述勸帝簡精騎潰圍而出蘇威以爲不可樊子蓋虞世基勸帝撫循士卒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蕭瑀勸帝求救于義成公主帝從之

漢高威略非後世所可及乃困于平城至七日不食卒不肯潰圍而出者胡騎利于馳逐出則必不能去也述庸懦無識但知迎合帝意爲脫網之計耳若從其言帝必爲虜矣

帝親巡將士許以富貴于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義成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始畢解圍去帝遣使偵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二千餘人而還皆其老弱也

胡騎長于野戰短于攻城所恃惟弓矢而他械不及中國之精利所以進攻多致死傷也義成之說始畢略如閼氏之說冒頓遣軍追躡先加偵視卒以俘獲老弱塞責帝竟師高麗之故智殊可哂也

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加斟酌樊子蓋固請以爲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蓋懼不敢對帝性吝爵賞仍議取高麗由是將士無不憤怨

威之論亦迎合帝意而爲之者也軍無賞士不往濫賞固不足示勸吝賞必無以得人死力以項羽之雄印刓不與尚爲韓信所輕況帝之昏虐而又食言哉不報怨于突厥而逞忿于高麗畏强侮弱彌可恥也

帝謂羣臣曰突厥狂悖勢何能爲少時未散蕭瑀遽相恐動情不可恕出爲河池郡守

帝愎而好勝雁門之困乃失意之大者不得已從羣

臣之言親循軍士請救義成停征高麗以紓目前之急其心固已愧而恨矣一旦無事飾非拒諫之積習互動于中是以勳格概從減削而瑀等不以爲功反以爲罪也以此御臣欲不解體何可得哉

帝與羣臣飲于西苑水上命杜寶撰水飾圖經采古水事七十二使黃袞以木爲之間以妓航酒船人物自動如生鐘磬箏瑟能成音曲十二年

此即今所云西洋水法也足徵奇技淫巧古者中國人能爲之後乃失傳故西夷獨擅其長耳

帝幸江都崔民象以盜賊充斥于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汜水王愛仁上表請還西京

帝斬之而行至梁郡郡人邀車駕上書曰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叉斬之

以帝之怙惡拒諫大臣箝口不言而小臣及細民不避鈇鉞上書請止江都之行足徵人心猶未盡去而無如彼昏之不省也

宇文述卒帝以其子化及爲右屯衛將軍智及爲將作少監

述贊奪嫡之謀楊素決廢立之計隋祚之移二人實爲姦賊但素尚有功可紀述第以便辟希寵而已非素比也二人殺人多矣而皆以善終蓋天厭楊氏假手二人以斲喪之其子則均以叛逆赤族君出一轍

爲報施詎或爽哉

翟讓于瓦崗爲羣盜單雄信往從之徐世勣說讓入滎陽梁郡剽掠商旅附者益衆王伯當周文舉王當仁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

讓之初起在今東豫二省之間讓與雄信世勣伯當皆今之曹州府人當仁文舉公逸則今之歸德開封府人也自來巨猾大盜多出其間黃巢朱溫卒以亡唐

李密因王伯當以見翟讓李玄英云比來民間歌謠有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勿浪語誰道許謂密也斯人當代隋家

是時雖羣盜徧天下而橫行中州直逼洛陽者惟密最爲驍悍唐祖初起所以遂定關中者以密扼其東面也歌謠本屬妖妄而愚民易惑故奸徒往往假之以動衆與圖讖有莊俚之別

賈雄曉陰陽占候爲翟讓軍師讓問雄曰蒲山公何來從我對曰將軍姓翟翟者澤也蒲非澤不生故從將軍也讓然之與密情好日篤

密所以自託于讓者欲因其衆也雄語皆謬妄鄙俚術士所不屑道而可以動讓者以其易解也由是讓資密以兵一戰而破殺張須陀其勢遂不可制

以唐公李淵爲太原留守將兵討翟甄兒遇于雀鼠谷賊圍淵數匝淵子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于萬衆之中合擊大破之

讖文李當代楊淵固李氏也隋高夢洪水沒城淵亦水也且洪水泛濫于陶唐之世唐卒代隋夢兆似非無因乃李渾李洪兒騈首受戮而唐公實膺北門重寄高祖大業肇基于此太宗亦脫穎而出矣

楊義臣討張金稱深溝高壘月餘不出金稱以爲怯不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伺金稱離營入擊其累重金稱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

金稱驍賊故義臣先爲深溝高壘以挫其鋒

煬義臣乘勝至平原討高士達大破之斬士達竇建德
收士達散兵軍復大振至十餘萬人
建德自是橫行于河北
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皆
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
勿以介懷
世基之于隋煬略如趙高之于秦二世
韋雲起劾奏世基及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爲奏
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請治其罪左遷雲起爲大理司
直
雲起劾奏世基等言頗切直而罰止左遷蓋帝所惡
者諫諍劾奏非所忌也

涿郡臨朔宮多珍寶諸賊競來侵掠羅藝屢破之藝將
作亂宣言曰城中倉庫山積而莫肯散施何以勸士乃
發庫物以賜戰士開倉廩以賑貧乏境內咸服藝自稱
幽州總管
開皇之政崇尚節儉綜核名實故不獨興洛永豐諸
倉陳因紅腐即郡縣亦富有積儲乃飢歲不以賑貸
而務爲朘削以奉上故羣盜之起未有不以開倉藉
口誅吏而即散粟以收拾人心招合徒衆者然則隋
之積儲不惟齎盜適以階亂耳
恭皇帝 諱侑封代王煬帝之孫元德太子昭之子在位二年

李密說翟讓曰今百姓飢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帥大
衆輕行掩襲取之如拾遺耳發倉粟以賑窮乏遠近孰
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 義寧元年
密喜讀漢書項羽傳此正漢據敖倉之遺策也
祖君彥珽之子也博學强記文辭贍敏薛道衡嘗薦之
高祖曰是歌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不須此輩煬帝即
位尤疾其名君彥常鬱鬱思亂李密引爲上客
盲老公之子其種不良隋文斥而不用是也煬帝特
忌其才名耳珽第竊物而君彥乃公然作逆又不徒
父報仇而子行刦
越王侗遣劉長恭等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時東都人
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散爭來應募國子三館學
士及貴勝親戚皆來從軍
三館學士亦應募從軍並非義存敵愾但欲冒功取
勳裕耳軍興旁午朝野震驚而攘臂其間者視爲仕
宦捷徑此亦古今一轍者矣

劉長恭等與李密翟讓戰于石子河隋兵大敗死者什
五六讓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于是趙魏以南江淮
以北羣盜莫不響應降者不絕衆至數十萬
是時羣盜雖多大抵乞活耳密一戰而斬張須陁再
戰而破劉長恭開倉賑卹聲威大振故羣盜皆與之
遙相應和也

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武周引兵圍雁門陳孝意悉力拒守外無救援百餘日食盡張倫殺孝意以降

胡氏以定楊為將使之定楊州竊謂隋帝姓楊故突厥以武周為定楊可汗欲其定隋之天下也豈僅謂楊州哉後又以郭子和為平楊天子意亦取此

薛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刦金城令郝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自稱西秦霸王

劉武周起于馬邑舉起于金城皆逼近關中為唐之勍敵

越王侗遣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虞世基曰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怒使善

達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

因善達自云間行賊中而至江都故令經賊中向東陽催運以驗其言之誠否而善達果為盜殺帝益以世基言為可信矣

唐公李淵之子世民勸淵舉兵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明日世民復說淵淵乃歎曰汝言亦大有理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

唐之業雖創自高祖而首決大計者太宗也時建成元吉皆在河東不與其事

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于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

文靜誘寂以博而寂所以昵于唐公者則在以晉陽宮人私侍之故世民與文靜因此脅寂寂亦以此脅唐公而舉兵其由來固非出于正

淵與副留守王威高君雅共坐視事劉政會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劉文靜等共執威君雅繫獄突厥數萬寇晉陽衆以為二人實召之也乃斬以狥

方云威等引突厥入寇威等甫繫獄而突厥果至不應如此巧合蓋巳偵知突厥將至故以勾引誣二人使之無從置辨也

柴孝和說李密西襲長安密曰此誠上策但昏主尚存

從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

密曾以先取長安說楊玄感而不從孝和之計者勢固有所不可也勿論東人不肯西入且密若入關必留翟讓攻東都讓無密必敗讓敗則密衆搖心長安可得而至乎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自為手啟遺始畢可汗約與和親始畢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唐公自為天子當以兵馬助之

迎隋主復和親所以不足取信于突厥者固知煬帝于雁門之役不能無恨也然亦可見不忠信之不行

于鑾貊已。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同甘苦、菜果非買不食、軍民感悅、郡丞高德儒閉門拒守、攻拔之、

郡丞通守班在太守下、而當時以爲要職、蓋皆主城守捕盜之事者也、唐兵一出、而義聲載路、固應所向無敵。

建成等引兵還、淵喜、遂定入關之計、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多、淵命爲三軍、通謂之義士、

開倉賑施以收人心、因以招合徒衆、當時羣盜初起、往往如是、故唐祖計亦出此。

淵命劉文靜使于突厥、以請兵、私謂之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太原與突厥隣、師出向長安、而武周引突厥乘虛以掎其後、此大患也、唐祖之稱臣奉幣、固有所不得已焉、請兵市馬、用示覊縻、而預防其爲害于中國、則帝王之閎識度越尋常已。

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贍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傑、隨才授任、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

授官之多、版不給、而代以黃紙、今則幷黃紙而不復用矣、將軍告身、僅供一醉、今則幷告身而無之矣、蓋承煬帝吝賞之弊、矯枉過直、冀以慰納新附、收拾人心耳。

淵以書招李密、密復書、自恃兵强、欲爲盟主、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吾方有事關中、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皋之道、綴東都之兵、

稱臣于突厥、以紓北顧之憂、卑辭于李密、以止東都之援、所以能專力西向、遂定關中也、小屈大伸、唐祖殊有英雄之略。

淵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言其

不可、時左軍已發、世民與建成夜追之、復還、

突厥乘虛襲晉陽、唐祖所畏、但道路傳聞、安可遽信、寂所云、似老成之見、不知唐兵至此、進則有成、退則必敗、成則爲義、敗則爲賊、其間不能容髮也。

淵兵趨霍邑、宋老生出戰、世民與段志玄馳擊、大破之、斬老生、遂克霍邑、淵見吏民、勞賞如西河、或以爲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致失人心、奈何效之、

收衆以官、用矯煬帝吝賞之弊、亦因義兵初起、須賚無資、故以名爵、庾信之所云白銀難得、黃札易營也。

驍果從煬帝在江都者、多亡去、帝患之、裴矩曰、人情非有匹偶、難以久處、請聽軍士于此納室、帝從之、悉召江

都境內寡婦處女、集宮下、慫將士取之、

納室足以繫驍果之心、方知孟子所云、好色同民于王何有者、其言猶信、

貴鄉長魏德深爲政清靜、遼東之役、徵稅百端、民不堪命、惟貴鄉閭里不擾、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德深聽隨便修營、恆若無事、

以橫征暴歛之時、尚有循吏如德深者、足徵牧民之長、果有實心實政、未有不得行其志者也、

徐世勣言于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飢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濟河、會元寶藏等、襲破黎陽倉、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

洛口既失、黎陽復破、東都積貯、盡爲李密之資矣、

徐洪客獻書于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勸密乘機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洪客之言、于此時似爲得策、蓋隋之良將銳師俱集東郡、江都宿衛、惟有驍果、又久客思歸、莫肯爲用、虞世基、裴蘊輩、嬖佞竊權、殊乏將略、若臨以大兵、無難一鼓而下矣、

李淵欲引兵西趨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

寂欲先取河東、亦猶還救太原、似是老謀深算、實則怯懦不前、唐祖若倚爲謀主、鮮不敗矣、

李世民曰、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于堅城之下、坐費歲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

留攻弘農楊玄感、所以敗也、況屈突通老將、習兵擁大衆、據堅城、主客之形異、攻守之勢殊、豈旦夕所能拔乎、徒自挫其鋒耳、軍法城有所不攻、此其例也、

李密之克洛口也、張季珣固守不下、時密衆數十萬、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糧盡水竭、士卒無一離叛、至是城陷、季珣不屈、密殺之、

初幸江都、諸臣力諫、兵交勢危、仍多死守、隋非無干城也、特煬帝自毀而自伐耳、

李淵帥諸軍濟河、遣世子建成等諸軍、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敦煌公世民等諸軍、徇渭北、屈突通聞淵西入、使堯君素守蒲坂、自引兵趨長安、爲劉文靜所遏、

河東不可攻、潼關不可不守、蓋攻河東則彼主此客、彼逸此勞、故不免坐費歲月、致沮衆心、守潼關則彼客此主、彼勞此逸、故屈突援長安之兵、遏于文靜、而不得進也、此攻守之異勢也、

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

乘屈突通之西趨潼關而別遣將攻河東、此批亢擣

虛之計。乃卒不能克。況遏擁大衆以守之乎。裴寂先攻河東之策。至此足驗其謬。

衛文昇年老。聞淵兵向長安。憂懼成疾。不復預事。獨陰世師、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

文昇良將。使力能枝梧。長安未易攻也。乃以老疾不復預事。世師等尚足恃乎。

房玄齡謁世民于軍門。一見如舊識。世民自盩厔遣使白淵。請赴長安。淵曰。屈突不能復西。不足慮矣。淵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

時有李代楊之讖。本屬無稽。乃蒲山先起。唐公繼之。卒移隋祚者。李氏也。且佐密者房彥藻。佐唐者房玄

齡。又皆房氏也。雖一時偶合。亦足異已。

淵克長安。迎代王于東宮。遷居大興殿後。淵舍于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數其罪斬之。

文昇之死。死于病邪。抑自裁邪。文昇討楊玄感。先掘楊素墓。以示必死。茲守長安。復發唐公墳墓。使其不死。必無降理。儀以天竺人入仕中朝。而素著清節。與城俱碎。雖死猶生。裴仁基、元寶藏輩。獨何心乎。

王儒信勸翟讓自爲大冢宰。以奪李密權。讓兄弘謂讓曰。天子汝當自爲。奈何與人。讓俱不從。密聞而惡之。房彥藻等說密圖讓。密殺讓及弘等。幷其衆。

觀翟李二人之事。讓初無害密之心。亦不料密之害已也。密負讓。讓不負密。

李淵迎代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三。遙尊煬帝爲太上皇。以淵爲大丞相。封唐王。詔軍國機務。文武設官。咸歸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其例乎。

屈突通爲劉文靜所敗。或勸之降。通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及聞長安不守。乃留其將桑顯和鎭潼關。引兵將趨洛陽。衆散。被執送長安。

通以死自誓。乃卒降唐而爲之用。甚矣。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難也。

受業袁佺齡
孫[illegible]
孫[illegible] 仝校

甯陽黃恩彤石琴

唐紀一

高祖神堯皇帝 諱淵、字叔德、本隴西成紀人、七世祖暠西涼武昭王、祖虎、周柱國、封唐公、父昞、襲封、高祖進封唐王、受隋禪、因以唐爲國號、在位九年、

京都乏食、元文都等募守城不食公糧者、進散官二品、于是商賈執象而朝者、不可勝數、武德元年

商賈執象而朝、名器可謂濫矣、但唐王之口授手注、不取告身、其濫不更甚于是乎、總之官出自君上之口、用之不竭、故倉卒軍興、往往藉以爲賞功之具耳、

李密遣房彥藻等分道招諭州縣、彥藻以書招竇建德、使來見密、建德復書卑辭厚禮、託以羅藝南侵、請捍禦北垂、彥藻還至衞州、賊帥王德仁邀殺之、

建德豈折簡可致者哉、彥藻死、密失其左右手矣、

煬帝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都丹楊、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思鄉里、見帝無西意、多謀叛歸、郎將竇賢帥所部西走、帝遣騎追斬之、

至此即配有家室、亦不足繫其心矣、爲驍果者應賦東山之詩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虎賁郎將司馬德戡領驍果屯于東城、與裴虔通等謀作亂、告宇文智及、推其兄化及爲主、德戡等引兵自玄武門入、虔通請帝出慰勞、進其從騎、帝嫌其鞍勒敝、易新者乃乘之、帝問世基何在、賊黨馬文舉曰、已梟首矣、令狐行達遂縊殺帝、

至此猶嫌鞍勒敝、開口先問世基、帝之喜侈好諛、可謂至死不變、

難將作、張惠紹馳告裴蘊、蘊與惠紹謀發兵收化及等、虞世基疑告反者不實、抑而不許、

世基之諱飾蒙蔽、亦可謂至死不變、

裴矩知必有亂、雖廝役、皆厚遇之、又建策爲驍果娶婦、及亂作、賊皆曰、非裴黃門之罪、

矩逢君長惡、罪亞世基、所以幸免于難者、以其黠也、由矩之黠、更見世基之愚、

百官悉詣朝堂賀、許善心獨不至、化及遣人擒至朝堂、

既而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怒、擒還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一、曰、能死國難、吾又何求、

善心不死于陳亡之際、而死于江都之難、亦未爲得其死也、

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竊亦恥之、

斯言亦何光明磊落、魏文晉武所不能道、

麥孟才錢傑與沈光謀殺宇文化及、語洩、司馬德戡引兵圍之、殺光、其麾下數百人皆鬬死、無一降者、孟才亦死、孟才鐵杖之子也、

隋諸將中非無忠義之士但煬帝不能用耳麥氏父子均有氣決而鐵杖之死以希郵賞孟才之死以殉忠義子乃過于父也

世子建成等、至東都、軍于芳華苑、東都閉門不出、遣人招諭不應、李密出兵爭之、小戰各引去、趙公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引軍還、

唐之救東都非誠也特欲因而取之耳故招諭不應旋卽退師密亦知之故不力爭揣當日時勢越王必不肯聽命于代王密亦必不甘以東都讓唐也趙公之論得之矣然則此舉未免徒勞耳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一如煬帝、每于

帳中南面坐、有白事者、默然不對、下牙、方取啟狀、與唐奉義等參決之、

化及與楊玄感同以貴臣子爲逆而化及庸陋不逮玄感遠甚使玄感易地處此卽事卒無成必不如此碌碌也白事默然不對下牙與人參決史書之以著化及之愚而不料後世達官似此者正復不少也

司馬德戡、趙行樞、與李本等、謀殺化及、更立德戡爲主、許弘仁等知之、以告化及、化及縊殺德戡、幷殺其支黨十餘人、

盜賊共處必相吞噬李密之于翟讓德戡之于化及其情一也

蕭銑卽皇帝位、徙都江陵、于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梁之舊域在江以南者銑得其大半惟九江以下三峽以上未爲所有耳惟其以恢復爲名故可指麾而定與羣盜之掘起者不同

隋煬帝凶問至東都、留守官奉越王卽皇帝位、改元皇泰、段達、王世充、元文都、皇甫無逸、盧楚、郭文懿、趙長文、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

是時隋運將終洛陽危如朝露而諸臣猶有七貴之稱眞處堂之燕雀哉

突厥强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

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唐初之突厥亦如漢初之匈奴始畢暴橫不及冒頓而强大過之其土域之廣準以今輿圖固已東接朝鮮西抵回疆兼有蒙古各部矣但未至冰海或俄羅斯猶未爲所併邪

上待裴寂特厚、羣臣無與爲比、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之臥內、言無不從、稱爲裴監而不名、

帝于寂第以舊恩優待之可耳至于言無不從則過矣寂之碌碌曾何與開國功臣之數哉

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上曰、昔

漢光武與嚴子陵共寢、諸公皆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公勿以爲嫌、

視朝必引與同坐、帝以寵裴寂、因而推及諸貴臣、文靜之諫、所不可者、尤在寂也、朝廷禮法之地、與燕閒不同、共寢可也、視事同坐不可也、且子陵不爲漢臣、故光武以故人待之、豈唐之諸公所可同日語乎、帝與諸貴臣蓋兩失之、

東都聞宇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蓋琮疏請說李密、與之共拒化及、元文都曰、今兵力不足、若赦密罪、使擊化及、兩賊自鬭、吾承其弊、幷密亦可擒也、盧楚等皆以爲然、即遣琮齎赦書賜密、

琮此策亦自可取、乃鷸蚌漁人之勢也、但皇泰主非能駕馭李密、文都等亦乏應變之才、王世充又以爲不利于己、故卒以致敗、

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因及鷂雛妓衣二事、上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帝知隋主以吝賞失人心、矯其弊而流于濫、豈知其所以亡國、首在惡聞過而殺諫臣乎、伏伽此言、可謂中病之良藥、悅而賞之、孰不樂告以善、宜其勃焉以興已、

宇文化及引兵北趨黎陽、徐世勣保倉城、李密壁于清淇、深溝高壘、不與化及戰、化及逼倉城、世勣于城外掘深溝以固守、化及阻塹、不得至城下、

壕深一尺、城高一丈、世勣掘深溝以固守、故化及不得近城、

密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化及以贖罪、元文都喜于和解、置酒作樂、王世充謂崔長文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乎、

文都等喜于和解、固爲無識、世充之意、亦別有在、蓋以密若得志、則己不得爲所欲爲耳、

密以精兵東擊化及、戰于童山之下、密爲流矢所中、左右奔散、秦叔寶獨捍衛之、由是獲免、叔寶復收兵力戰、

化及乃退、

化及之兵亦自難敵、以所將皆宿衛精銳也、密與世勣初皆避不敢擊、蓋有以也、然則徐洪客直取江都之策、亦未必果效、

薛舉進逼高墌、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瘧疾、委軍事于劉文靜、殷開山二將、進戰于淺水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

以秦王之英武、每先爲深溝高壘、以挫敵鋒、而坐制其敝、文靜等非碌碌者、乃以違戒輕出、遂有淺水原之敗、甚矣、用兵之未可浪戰也、

李密每戰勝、隋人皆喜、王世充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

刀筆吏耳必爲李密所擒吾軍士屢與密戰沒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

密與世充勢不並立所云乃必然之事非徒以激怒其衆也

元文都與盧楚等謀殺王世充段達以告世充勒兵殺楚及文都入見皇泰主誓無貳心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捕獲趙長文郭文懿殺之

七貴除世充及達在朝如故外文都等四人皆死惟皇甫無逸以西奔長安幸免耳自此東都大權一歸世充皇泰主在其掌握中矣李密不于此時乘東都之亂假救主之名聲世充之罪尅期進討而乃跼蹐

金墉坐觀局外知其無能爲也

竇建德攻河間郡丞王琮拒之歲餘不下聞煬帝凶問乃請降諸將請烹之建德曰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以爲瀛州刺史于是河北郡縣聞之多附于建德

胡身之以爲盜亦有道竊謂建德雖起自草澤殊有王者之度不止保全王琮一端也未可徒以成敗論

李密頗自驕矜不恤士衆徐世勣譏其短密不懌使世勣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

房彥藻既死世勣復以出鎮見疏密所與謀獨鄭頲耳安得不敗

密開洛口倉散米無典守者取之者隨意多少力不能致委棄衢路米厚數寸望如白沙密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竊恐一旦米盡人散

密所以能合其衆者恃倉米耳米儲于倉有出無入雖多終有盡時此事理之最易明者乃不知愛惜棄等泥沙竟不虞一旦米盡人散以密之智豈猶見不及此殆亦將亡而天奪之鑒也

王世充厚賞將士陰圖取密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邴元眞等各求私利勸密許之東都人既得食降密者益少

密爲元眞所誤此一誤也迨失倉城則再誤而不能

復振矣

世充將擊密恐人心不壹乃詐稱軍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于世充當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

此田單神師之故智

世充出師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說密乘虛以精兵逼東都勿與戰以勞其師密稱善陳智略單雄信等皆欲戰密惑于衆議而從之

密初從仁基之計旋即中變者智略雄信誤之也後二人軍敗先降則其意別有所在矣

魏徵謂鄭頲曰世充乏食志在死戰難與爭鋒未若深

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糧盡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
矣、題曰此老生之常談耳、
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時秦王擒薛仁果、破
宋金剛、俱用此策、况世充乏食、利在速戰、惟持久足
以敝之、若用徵言、密必不敗
世充誓衆曰、死生在此一舉、各宜勉之、密未及成列、世
充縱兵擊之、先得一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
過陣前、譟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呼萬歲、
廚人濮之于華登、此亦師其故智
密衆大潰、其將陳智略、單雄信、皆降、邴元眞亦以洛口
倉城降、密欲自刎、王伯當抱密、號絕、密曰、諸君幸不相

棄、當共歸關中、
隋之東都、雖爲密所困、安得云有功于唐、至此兵敗
計窮、始狼狽西歸、救死而已、乃云擁衆百萬、一旦解
甲、何其妄也
宇文化及至魏縣、其衆多亡、化及自知必敗、歎曰、人生
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于是鴆殺秦王浩、即皇帝位、
自知必敗而欲一日爲帝、意與侯景略同
宴突厥骨咄祿、引升御坐以寵之、
胡身之謂突厥驕倨、欲結其心、適滋其慢、竊謂唐祖
之屈意于突厥、正如漢祖之屈意于匈奴、皆以王業
未固、不欲挑衅强胡、忍小以全太耳、且唐祖是時雖

建號關中、而王世充、薛仁果、竇建德、劉武周、羣雄並
鶩四面、虎視江淮以南、聲教未通、其土宇不及天下
三分之一、與漢初强弱懸殊、其卑禮以結好于突厥
更有所不得已也
李密將至、上遣使迎勞、相望于道、密謂其徒曰、我歸唐
比于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至長安、有司
供待稍薄、既而以爲光祿卿、密意甚不平、
密特窮而歸唐耳、安得與竇融比、然帝之待密、亦與
漢祖之待英布異已
薛仁果與諸將多有隙、秦王世民至高墌、仁果使宗羅
睺將兵拒之、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奮擊羅睺、大破之、師

二千餘騎急追至城下、仁果計窮出降、
閉壘養銳、持之六十餘日之久、以挫敵鋒、追戰勝則
乘破竹之勢、捲甲疾馳、俾不暇爲備、秦王眞知兵者
也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上遣魏徵安集山東、徵
遺世勣書、勸之早降、世勣曰、此土地人民、皆魏公有也、
宜籍其數、啓魏公、使自獻之、
世勣不肯背德邀功、卒葬李密、始終不失臣禮、殊有
義操、雖起自羣盜、士大夫有不及焉、其佐唐立功富
貴考終、非偶然也
竇建德攻冀州、刺史麴稜之壻崔履行、自言有奇術、可

使攻者自敗于是爲壇夜設章醮自衣衰絰杖竹登北
樓慟哭又令婦女升屋振裙城陷哭猶未已
晉宋以降論門地者江南首王河北首崔王凝之羲
之子也世奉天師道因孫恩攻會稽日于道壇稽顙
跪咒而城陷崔履行暹之孫也自言有奇術因竇建
德攻冀州爲壇夜設章醮而城亦陷二子均系出冠
族名祖父之子孫各以左道禦寇致敗而履行尤爲
詭異其衣衰杖竹登樓慟哭蓋純用喪禮致使婦女
登屋振裙不知作何厭勝殆卽後世陰門陣之權輿
乎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上遣呂紹宗等相繼攻之俱不下

又使皇甫無逸爲陳利害君素不從謂將士曰吾大義
不得不死若隋祚永終當斷頭付諸君以取富貴久之
倉粟盡人相食左右殺君素以降
君素之守河東與唐張巡之守睢陽可以並垂青史
巡之食妾略如君素之射妻
李密請自往山東收其餘衆並請與賈閏甫偕行上遣
之密行至稠桑敕令單騎入朝更受節度密懼誅遂反
閏甫力諫不聽
閏甫爲密計可謂深切著明而不足動其聽者密之
自請東出意別有在卽中路不奉追還之敕亦必叛
去不屑與絳灌同列是其本懷也

密率衆襲取桃林縣直趣南山乘險而東盛彥師追斬
之傳首長安上遣使以密首示李世勣（徐世勣賜姓李）世勣表
請收葬詔歸其尸世勣備禮葬之
世勣初從翟讓密殺讓而甘心事密乃獨奉密爲舊
君始終盡禮殆亦國士遇我國士報之者乎
沙門高曇晟因縣令設齋與僧衆五千人殺縣令及鎮
將自稱大乘皇帝立尼靜宣爲邪輪皇后改元法輪高
開道襲殺之幷其衆
僧爲皇帝尼爲皇后號爲大乘元曰法輪其起事以
齋期從之者僧衆及齋衆始終不離彼法但未知僧
位之後蓄髮邪抑仍髠邪

河右饑人相食李軌欲發倉粟謝統師等皆曰百姓餓
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國家倉粟以備不虞
豈可散之以飼羸弱軌以爲然
隋末所以閉倉不發坐視饑民之死大抵皆此說誤
之也統師等皆故隋官蓋習聞之故復以誤軌耳
朱粲有衆二十萬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啖
之陸從典顏愍楚謫官在南陽粲初引爲賓客其後闔
家皆爲所啖諸城堡相帥叛之
庾信之子立爲薛仁果所啖顏之推之子愍楚爲粲
所啖立禍止及身愍楚遂至滅門士生亂世固未可
以常理論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盧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既而
淵騎橫皇泰主力不能制惟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
出諸服玩令僧散施以求福
造幡施僧非不知其無益受制强臣計無復之故乞
福于釋氏冀延將傾之命耳固不可與佞佛者同論
然亦愚矣獨不念爾祖之于宇文氏乎
上遣張俟德冊封李軌為涼王軌欲受命曹珍止之軌
遣使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
帝怒議興師討之
唐所以親軌者欲資其力以掎薛氏之後耳今茲仁
果就俘隴右底定河西彈丸之地襟帶畿輔豈容判

為異域況能聽軌僭號乎此時惟有納土請吏身自
入朝竊比竇融庶可長保富貴而乃聽珍邪說妄自
尊大何其不度量之甚也與隗囂之誤信王元自取
傾覆奚以異哉
宇文化及守聊城竇建德謂其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
君化及弒逆乃吾讐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
化及請降于淮安王神通神通不許
建德之討化及雖其意非誠而其名甚正神通之師
未免失此義聲矣
建德軍至聊城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
遂入聊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

煬帝盡哀執逆黨宇文智及等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
門之外以檻車載化及幷其二子至襄國而斬之化及
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
建德此舉甚似漢高為義帝發喪其聲罪而誅化及
尤足快人心而申大義于天下雖事卒無成其識量
過人遠矣未可以羣盜輕之
建德得隋宮人以千數即時散遣之隋官裴矩等皆隨
才授職不願留者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
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
建德殊有王者大度其散宮女縱驍果不强留隋官
均非世主所及勿論羣盜

上謂裴寂等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每虛心求諫
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朕
愛卿如子卿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
鑒亡隋之失而虛心求諫帝可謂知務矣但所云愛
卿如子者謂裴寂也如寂者即有懷必盡恐亦無裨
況其為人斷非骨鯁乎
宇文士及封德彝自濟北來降上以德彝諂巧不忠深
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上上大悅尋拜內史
舍人俄遷侍郎
德彝有何祕策乃能轉移上意如是之速乎按史冊
德彝來降以閏二月八月而酅公薨謚曰隋恭帝然

則德彝之秘策所由諱而不書歟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爲將軍皆厚待之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咒誓此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遂來降

世充以美言小數襲收人心而其將佐乃相率去之士固不可虛拘

世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爲不可韋節楊續皆贊成之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象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

術士假天象以取媚最足動亂臣賊子之聽而助成其邪謀聖人不言天道不矜前知其意深哉

初鄭善果從宇文化及至聊城督戰中流矢竇建德責之曰公隋室大臣奈何爲弒君之賊效命苦戰善果大慙乃奔相州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上優禮之

建德不禮善果而乃優禮而授以美官好惡之不同如是未可以成敗論是非也

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于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爲天子世充大悅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拜官

樂德融既假諸天文法嗣復託之讖記詐爲符命而書帛繫鳥則狐鳴佽牛之故智也

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世充以蘇威隋氏重臣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

隋祖之將禪也蘇威避匿不出今乃甘心屈節于世充所謂老而不死是爲賊者也試讀孝經能無汗背

段確慰勞朱粲于菊潭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曰噉醉人正如糟藏彘肉確怒駡粲粲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而噉之

確以醉殺身乃至葬于羣盜之腹不止辱君命而已此事足爲嗜酒之戒

王世充令韋節楊續等及孔穎達造禪代儀

節等固無足論穎達名儒而爲世充造禪代儀雖迫

于僞命較諸阮嗣宗作九錫勸進文更足爲經術之辱

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兄世惲幽皇泰主于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皇泰主皆不知也

歷代禪授之際凡三表陳讓敕書敦勸皆奸雄自爲之耳其主何嘗知之不獨世充爲然此唐祖所以恥而不爲也

世充以陸德明爲其子玄恕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散臥稱病玄恕入跪牀下德明對之遺利竟不與語

徐文遠見世充必拜畏其殺人孔穎達爲之造禪代

俄亦懼死耳今德明峻拒玄恕至于對之遣利卒亦
未嘗及禍也然則二子亦先自餒耳死生自有定命
世充何必遽殺人哉

西突厥射匱可汗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與北突厥爲
敵射匱卒子統葉護立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
故地西域諸國皆臣之

西突厥之地蓋已錯入今新疆及西藏之境至北并
鐵勒則兼有俄羅斯右地

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
不平數侵侮寂文靜家數有妖召巫爲厭勝其妾兄上
變告之李綱等明其不反上卒用寂言殺之

文靜不負帝帝負文靜其事皆由于寂寂于文靜又
不僅如朱浮于彭寵也

裴寂討劉武周至介休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
原金剛絕其澗水士卒渴乏寂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
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夜馳至晉州

以寂之庸懦而可使之將重兵抗劇賊乎帝之命將
亦太不擇人矣不戰而潰惟辦走耳

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弃還長安士豪薛深以城
納武周帝謂李綱曰元吉幼弱故遣竇軏宇文歆輔之
開歆首畫棄城之策我當斬之

元吉罪狀前已暴著因父老僞留仍畀以鎮守重任
遇賊恇怯棄地逃歸厥咎甚重乃以爲弱不習事而
委罪他人何其溺愛不明也

李綱曰齊王少年驕逸竇誕曾無規諫今日之敗誕之
罪也宇文歆諫王不悛尋皆聞奏乃忠臣也明日上謂
綱曰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并誕赦之

初則置誕而專欲斬歆繼則宥歆而因以赦誕非以
其爲帝壻邪而討賊喪師偷生遠遁之裴寂竟不議
及帝之刑賞未能一秉至公于此益見

竇建德陷趙州執慰撫使張道源等欲殺之凌敬諫曰
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使高士興拒羅藝藝纔
至即降大王以爲何如建德悟乃釋之

建德能宥王琮鞫稜而必欲殺道源等賴敬爲之申
救乃免何也或昔之宥琮等亦敬教之邪敬之識洵
非房彥藻祖君彥輩所及

劉武周將宋金剛陷澮州裴寂怯不能禦文爲呂崇茂
所敗詔永安王孝基等將兵討之王行本據蒲反亦與
武周相應上出手敕欲棄河東謹守關中秦王世民力
言其不可于是悉發兵使世民擊武周

若棄河東關西亦安能久守唐之王業自此隳矣此
實成敗之大機待秦王而決者或謂唐史臣專美太
宗而于高祖多貶辭然高祖實乏撥亂之略佗不具
論即其寵任裴寂而錄用宇文士及封德彝鄭善果

足以覘其識度已

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于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

建德之斬王軌奴勝于漢世祖之封蒼頭子密

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堅冰度河屯柏壁與宋金剛相持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爲帥莫不歸附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

胡身之謂民已信之足食足兵當知所先後竊謂秦王此時亦第勸歸附之民輸粟于軍以應一時之急耳于民信兵食之先後恐亦不暇熟計也

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宋金剛遣尉遲敬德等救之大破唐軍孝基及獨孤懷恩等皆爲所虜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既而釋之寵待彌厚

寂亦幸免爲虜耳徵之入朝是所願也劉文靜一敗而除名寂三敗而寵待彌厚帝之待二臣固以意爲厚薄乎

秦王世民使殷開山秦叔寶擊破尉遲敬德等于美良川又破之于安邑諸將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劉武周軍無蓄積利在速戰宜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

秦王之破金剛先以不戰挫之與破薛仁果同一方略所云敵無蓄積利在速戰閉營養銳以待其糧盡技窮者乃審度彼己以所長制所短也

宋金剛食盡北走秦王世民追及尋相于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曰士卒飢疲宜留壁于此世民曰機難得而易失三年

金剛與薛仁果皆勍敵也既已克之不可復縱縱則遺患矣秦王乘勝窮追更番轉戰所以一舉而破金剛走武周遂復并州也

竇建德將王伏寶勇冠三軍諸將嫉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言自斬左右手乎

秦王以坦懷待尉遲敬德建德以讒言殺伏寶成敗之所以異此亦其一端也

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世充拒之隔水謂世民曰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息民講好不亦善乎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

兵已臨城乃面求講好世充之氣索也

劉武周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軍中屈突通等請殺之世民不聽引入臥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

因相而疑敬德疑其可疑也因囚之而請殺之請所當請也秦王不聽乃釋而厚遇之所以爲獨見之明

賜金以資其去敬德自此不去矣
王世充以邴元真爲滑州行臺僕射李密故將杜才幹恨元真叛密詐以衆降元真自往招慰才幹執而斬之遣人齎其首至黎陽祭密墓
王伯當與密同死徐世勣請葬密尸才幹復殺元真以首祭密墓皆始終不負密者
梁師都說突厥處羅可汗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故事處羅從之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未出師而卒
處羅若大舉入寇雖不能如魏道武之雄踞河朔但秦王攻東都之師不得不還而自救世充目前之患紓矣乃天奪之命則非人所能爲也

王世充求救于竇建德劉彬說建德曰鄭亡則夏不得獨立矣不如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旣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
彬爲建德計最工建德之救世充實自救也
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唐兵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世民引精騎與通合勢力戰自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四年
唐史書太宗戰功不無溢美但以意會可耳
鄭頲不樂仕世充多稱疾不預事至是請棄官削髮爲沙門世充不許頲遂削髮披僧服世充大怒曰爾以我爲必敗欲苟免邪斬頲于市
頲亦李密之臣不爲世充用者其死亦可謝密
唐將士皆疲敝思歸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
史稱太宗制敵未有不力排衆議而成功者固由智勇首出亦歸美于君之義宜然也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絹一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鹽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
于此方知粟鹽之貴珍玩之賤
竇建德衆號三十萬軍于成皋之東原世民集將佐議

之皆請避其鋒薛收曰今宜分兵守洛陽世充出兵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待建德建德旣破世充自下世民善之
收策所謂合者離之也蓋是時世充已不能支所恃者建德耳但使兩寇不能併力破建德不必更攻世充矣劉彬夏擊其外鄭攻其內之策至此遂無所用
世民將驍騎五百覘建德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分將之伏于道旁纔餘四騎與尉遲敬德去建德營三里外遇遊兵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五六千騎追之世民與敬德按轡徐行殺十餘人誘入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

之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

秦王好以數騎覘敵又好以輕兵嘗敵因而陷陣深入往往獲勝然頻于危者數矣當時猛將如雲前鋒不難其選乃以元帥代偏裨之任又以寡犯衆親冒鋒鏑其不敗亦天幸耳此或史臣故作險語狀太宗之神武而以奇功歸之一人卽使誠然亦不足訓也

竇建德迫于武牢不得進戰數不利士卒思歸凌敬謂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守以重將更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建德妻曹氏亦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不聽

秦王破薛仁果宋金剛皆先以不戰挫其鋒待其餉絀兵疲而後以一戰取之惟討王世充則直以大兵壓其境玆據虎牢以拒建德則仍用制薛宋法皆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敬之策卽圍魏救趙之計也但揆諸當日兵勢使建德果取山北秦王亦必分兵以應之不能遽解洛陽之圍也況戰不足守有餘唐之守臣豈遂無以自固觀于突厥屢入寇而不能得志則知建德兵力亦未必遂能震動關中也

建德悉衆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我按甲不出彼勇氣自衰陣久卒飢勢將自退追而擊之必破之矣

兩軍將戰仍按甲不出以待其衰總不肯輕用其鋒

也

建德列陣自辰至午士卒飢倦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世民帥史大奈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等出其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餘級建德中槊墜馬爲楊武威所擒

以建德之雄將傾國之衆一戰失利束手就擒雖戰之罪亦天亡之也

世民囚建德等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與建德語而泣遂帥其太子羣臣諸軍門降世民禮接之

建德旣破世充自下薛收之言至此驗矣秦王訶斥建德而禮接世充以建德臨陣擒獲世充帥衆歸降也

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請雄信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爲土庶幾不負昔誓也

雄信反覆死不足惜故秦王必不以待尉遲敬德者待之世勣割股亦一時意氣之私耳

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至長安又請見不許年八十二卒

請見被斥已足媿矣至長安而又請見是亦不可以

巳乎詎非以昔曾與帝同朝事隋冀帝憫其老而收錄之邪帝優待宇文士及封德彝而獨不見威亦不可解也

秦王世民至長安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詔赦世充爲庶人與兄弟子姪處蜀斬建德于市獨孤機之子修德帥兄弟殺世充及兄世惲以報父仇修德坐免官其兄弟子姪于道亦以謀反誅

建德唐之所畏也一戰獲勝幸而就擒不殺將安置之世充之降秦王雖許以不死而望久活亦何可得修德之報仇快于王頍

竇建德之敗也其諸將多盜匿庫物及居閭里橫暴爲

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或加捶撻諸將皆驚懼不安會上徵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王小胡等願等相謂曰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乃謀作亂

秦王破擒建德俘其衆五萬人即日散遣聽其自還鄉里又不于其故將中擇才力出衆者授之以官責其後效而使之屏居隴畝驚懼不安有不鬱鬱思亂者乎此實措置之失彼劉黑闥王小胡輩倘駕馭得宜其勇略豈必遠出程知節尉遲敬德下哉

范願等卜之以劉氏爲主吉因相與見建德故將劉雅以其謀告之雅不從衆怒殺之以告劉黑闥黑闥欣然殺牛共食聚衆得百餘人襲漳南縣據之

雅安于耕桑而先見殺黑闥不安于鋤菜而卒見殺亦足覘命之有定

淮安王神通將兵與李藝合五萬餘人與劉黑闥戰于饒陽城南黑闥衆少依隄單行神通乘風擊之既而風反神通大敗藝聞大軍敗退保藁城黑闥就擊之藝亦敗歸幽州黑闥軍勢大振

依隄爲陣故單行可以禦敵黑闥等皆百戰之餘又以爲建德復仇爲名故士少而鬭倍也

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仍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出教以杜如晦房玄齡等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號十

八學士時人謂之登瀛洲

置官以天策爲名位冠王公之上不惟有醜嫡之嫌實有奪嫡之漸帝命之而秦王即受之不辭何以爲太子地乎由是人才輻輳競羡登瀛而羽翼成矣

趙郡王孝恭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蕭銑殊不爲備孝恭擊敗其將文士弘進入北江銑出戰孝恭敗走李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

孝恭以靖爲謀主一違其言即敗自此惟命是聽矣

孝恭圍江陵銑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城諸將欲大掠文本曰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

善遏禁止之諸將又言梁之將帥與官兵鬬死者請籍
其家李靖曰彼乃忠臣豈可同叛逆之科
銑本梁後以恢復爲名非羣盜比也但才略不及耳
其人殊類魏公子咎雖亡國不失人君之度祇欠一
死文本蒼黃歸命首進正言故卒以功名顯
劉黑闥將兵數萬進逼宗城李世勣屯宗城棄城走保
洺州黑闥追擊破之世勣僅以身免
世勣百戰名將乃竟望風奔北黑闥之鋒洵未易當
也
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黑闥與李藝營于洺水之南
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絕

其糧道相持六十餘日五年
仍用前破薛仁果宋金剛竇建德之方略蓋以黑闥
勍敵未可輕也
黑闥帥步騎二萬壓唐營而陣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
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戰數合王小胡曰智力盡矣遂
與黑闥先遁其衆大潰黑闥奔突厥山東平
黑闥之勇過于建德而不敵秦王者智弗逮也
徐圓朗聞劉黑闥敗大懼劉復禮說圓朗曰有劉世徹
者名高東夏不若迎而奉之圓朗然之世徹至已有衆
數千人圓朗以爲司馬尋殺之
圓朗傭奴耳所以竊踞兗州者恃黑闥也此時欲降

則懼誅戰守則無具故爲復禮之說所動世徹何人
不自度量公然帥衆赴約欲南面以臨圓朗至愚且
妄適足殺其軀而已即不爲圓朗所誅能不爲唐兵
所禽乎
突厥頡利可汗寇并州上問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
和和與戰孰利封德彝曰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
將復來不如擊之既勝而後和則恩威兼著矣
德彝先擊後和之說實千古不易之論中國之馭外
夷未有力不能制而和可久者然亦必自度兵力勝
彼而後可擊若擊之不勝復與議和則更爲所輕矣
上遣鄭元璹詣頡利責以負約因說之曰突厥雖得唐

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于可汗何有不如
旋師復修和親坐受金幣頡利悅引兵還
元璹爲可汗計未嘗不工宜頡利之悅而退兵也宋
富弼之議歲幣其說與此略同
淮陽王道玄與劉黑闥戰于下博帥輕騎先出犯陣副
將史萬寶擁兵不進道玄獨進敗沒時年十九道玄數
從秦王世民征伐世民深惜之
道玄之輕騎犯陣學秦王而敗者也爲大將而輕脫
一失則全軍覆矣
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廬江王瑗棄洺州西走州縣皆
叛附于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齊王元

吉畏黑闥兵強、不敢進、
道玄死而黑闥之勢復振。遂失山東。
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曰、事成當以汝爲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爲唐王、將立爲世子、世民固辭而止。世民功名日盛、上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
唐之有天下。皆世民血戰之功。拱手而授之建成。恐非其所甘心也。史所書帝之欲立世民之固辭。蓋亦未盡實錄。要其兄弟爭奪。實帝之當斷不斷。有以釀之
上晚年多内寵、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于

上、或言蒸于張婕妤、尹德妃、宮禁事祕、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屬、恣爲不法、有司不敢詰、
晚多内寵。帝之志荒矣。況家法不肅。至于如此乎。唐之得天下。無以異于隋。而帝之勵精圖治。不及隋文遠甚。房玄齡于開皇之末。即知隋祚之不永。至此不聞奏記秦王。有所規戒何也。或深謀祕畫。史不及書邪。
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惟據得之先後爲定、
二王不得同于太子。則教不得同于令。況教令與詔敕並行乎。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蕭牆之内、禍將作矣。
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卒、不及見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共密譖世民、而譽太子仁孝、上由是無易太子意、
帝惟諸妃嬪之言是聽。故建成曲事以求媚。而中冓之言。遂播于外矣。雖事之有無不可知。而唐之家法固棼如也。
詔太子建成、將兵討劉黑闥、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魏徵說太子、悉解其囚俘、以離其黨、黑闥食盡、衆多亡、遂夜遁、諸葛德威執之、幷其弟十善、送詣太子、斬于

洺州、
黑闥一戰殺道玄。而不免爲建成所困者。道玄恃勇輕進。以攖其鋒。建成先離其黨。使之衆散勢孤。待其食盡而後以大軍蹙之。故成禽也。
上問備邊之策于劉世讓、對曰、突厥數入寇、以馬邑爲之中頓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募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蹂其禾稼、不出歲餘、彼無食必降矣、上命世讓戍崞縣、高滿政以馬邑降、六年
用世讓之策以圖馬邑。即如所算矣。旋入突厥之間。而殺世讓。帝于世讓何以既信之復疑之乎。
突厥惡劉世讓爲己患、遣其臣曹般陁來言曰、世讓與

可汗通謀、欲爲亂、上信之、殺世讓、籍其家、

世讓果與可汗通謀、突厥何肯遣般陁來言之、此最易明、而帝不察、何也、蓋必先有疑之之心、否則左右必有浸潤之譖、而突厥之間適與之會也、然未免自屠良將矣、殆亦因秦王遠在幷州、故不及諫歟、

初、上遣李高遷助高滿政守馬邑、頡利可汗大發兵攻馬邑、高遷率所部斬關宵遁、上命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杜士遠殺滿政、降于突厥、

先書殺世讓、後書命世讓救馬邑、既加初字以別之、固在殺世讓之前也、竊謂世讓屯兵崞城、本爲馬邑形援、乃突厥攻馬邑、勢甚危急、世讓既奉命赴救、而

桓盤中路、旋即退保崞城、以致馬邑陷而滿政被害、世讓固有不能辭其責者、且其形迹亦不無可疑、此突厥之間所以易入歟、夫世讓之不救馬邑、與史萬寶之不助道立、其情罪自有輕重之殊、乃世讓誅而萬寶幸免、何也、

突厥數爲邊患、竇靜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饋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敕徵靜入朝、與裴寂、封德彝、蕭瑀論難于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

寂庸愚、德彝奸佞、瑀差强人意、而剛褊無遠識、帝所與謀議、不出此三人、武德之政、所以多紊也、

杜伏威卒、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紿其衆、及公祏平、趙郡王孝恭不知其詐、以狀聞、詔追除伏威官爵、籍沒其妻子、及太宗卽位、知其冤、赦之、七年

公祏之反、伏威早已歸朝、其曾否通謀、本不難辨、孝恭不能察公祏之詐、誣伏威于身後、又以忤意枉殺闞稜、其人亦甚粗率、所以卒平江南者、尙能聽命于李靖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中丁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

唐初均田、仍依世業口分之制、開皇末田不足給、而此時可行者、羣盜初平、流亡未復、田多而人少也、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

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遣宇文士及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

帝雖畏突厥、何至棄長安而謀他徙、此史臣痛貶建成等之無識、因以歸美太宗、而不復爲高祖地也、

秦王世民諫曰、陛下以聖武龍興、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

太宗之禽頡利、亦因突厥內亂而乘之耳、此時安能豫定其期、凡此皆史臣追書也、

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秦王世民、引兵拒之、帥輕

騎馳詣虜陳責以負約頡利引兵稍卻是時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恃弓矢今筋膠俱解可擊也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使說以利害乃請和親結盟而去

此與便橋之役皆預策突厥之可擊而以和親罷兵所以不輕戰者知突厥不可以一戰屈也揣當日時勢自是勒兵將戰而自往與議和解適值霖雨彌時可汗亦知戰必不利故得其所欲而去耳此可意會者也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問裴矩對曰今北狄方强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

後中國完實足抗北狄然後徐思其宜八年

西突厥國勢不弱于北突厥未足抗北而又開釁于西二虜連兵為患方大泰王之約和結盟矩之勸帝許昏皆審時度勢有所不得已也

頡利可汗寇靈州以張瑾為行軍總管以禦之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敕

帝初起兵乞援于突厥至卑辭稱臣以媚之迨建國已定拓地漸廣所以報之者皆已不貲而不滿其欲此所以寇掠無已也至是不堪其擾赫然命將出師而太谷一戰全軍皆沒然知泰王之持重議和良有以也

傅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稅九年

自六朝以降佛教大行橫流莫挽奕獨能昌言其妄首正其不忠不孝之罪眞豪傑之士哉其識不減韓退之而其文深切著明直出佛骨表之上新唐書奕傳載此疏以其駢偶乃全改其文不及此疏遠矣

又曰僞啟三塗謬張六道恐愒愚夫詐欺庸品追懺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萬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

章有造為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規免其罪

于釋氏之妄誕愚民之貪癡言之曲盡

又曰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苻石羌胡亂華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

佞佛求福轉更得禍已先佛骨表而言之矣言齊襄不言胡太后實則事佛最謹受禍最酷者胡太后乃更甚于梁武也

上詔百官議惟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

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
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
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
是時同奕議者舉朝惟道源一人佛教之盛由來舊
矣瑀梁武末孫佞佛自其家法奕明正其無父無君
之罪與孟子之距楊墨正同豈惟瑀不能答卽彼教
之廣長舌恐亦無從置辨也
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乃下
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
佞佛惑也因佞佛而度僧飯僧敬僧又惑之惑者也
僧尼雖自託于佛併戒律亦不能守乃佛之罪人耳

奕請除佛法帝惟下詔沙汰僧尼非果能用奕言也
然其識自出太宗之上
上謂秦王世民曰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
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世民涕
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
秦王先已遣溫大雅鎭洛陽幷遣張亮將左右王保
等千餘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傑以俟變矣帝所言
適與之會而乃涕泣固辭非出于誠也使于此時分
陝出鎭將判爲東西唐矣
建成元吉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幷以書招之
敬德辭曰敬德蒙秦王更生之恩當殺身以報若私交

殿下乃是二心狥利忘義殿下亦安用之
建成以元吉爲謀主敬德奪矟固元吉之所畏也卻
贈數語琅如金石
建成元吉謀殺秦王長孫無忌勸秦王先事圖之秦王
曰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曰大
王縱自輕若宗廟社稷何
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自是太宗本謀及勢迫禍
速不得不先發制之史所書遲疑不決府僚勸逼特
爲太宗地耳讀者宜會其意不必泥其文也
太白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
其狀授世民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今欲殺臣

上省之愕然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
以奕仕隋朝不答漢王諒熒惑守東井之事推之不
應有此奏帝若以爲不足信邪勿庸以狀授秦王以
爲可信邪當思有以處之不必遽以狀授秦王秦王
見狀略不遜謝卽直訐建成元吉淫亂之罪亦非所
以自處帝既云明當鞫問矣乃于次早泛舟海池若
無事者直待敬德擐甲持矛而至始驚問今日亂者
爲誰何也此皆史臣託之密奏以爲太宗地不足信
也
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門
帝方云明當鞫問汝宜早參而遽伏兵以待建成等

早參乎抑欲爲變乎

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巳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

秦王巳伏兵玄武門而建成元吉相將俱入固由二子之愚亦足見其並非亟欲害秦王也

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絓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

秦王伏兵以待故有弓矢建成元吉聯騎入朝皆徒手無備故秦王射殺建成敬德射殺元吉取之甚易易耳史所書元吉張弓射世民不彀并奪弓將扼之均未必實有其事建成無弓元吉安得獨有弓旣有弓矣卽墜馬必不肯棄弓何必更奪秦王之弓乎且是時秦王左右及敬德之兵畢集元吉一負痛匹夫耳禽之殺之易于反手乃聽其走入林下圖害秦王乎此皆史臣故爲之辭以著元吉之凶而秦王之殺之出于不得巳也

翊衛車騎將軍馮立聞建成死與薛萬徹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

此卽建成所云兵備巳嚴者邪嗟何及矣

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

計帝此時亦安得不以秦王爲太子邪然寂獨無言

建成子安陸王承道等五人元吉子梁郡王承業等五人皆坐誅仍絕屬籍

帝意邪秦王意邪

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

處分上以手詔加尊號爲太上皇

大赦誠不可緩僧尼復舊有何迫不及待邪

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皇太子處決然後聞奏以高士廉爲侍中房玄齡爲中書令長孫無忌爲吏部尚書杜如晦爲兵部尚書

軍國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文武機近大臣皆以秦府舊僚爲之帝仰成而巳實與內禪無異

制傳位于太子太子固辭不許太宗卽皇帝位于東宮顯德殿

殺建成元吉猶可曰不得巳也卽皇帝位亦有所不得己乎

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
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
負約突厥大驚俄而諸軍繼至精甲蔽野頡利來請和
詔許之上即日還宮
隴阪之役尙以百騎自隨此僅以六騎詣渭水上而
卒能退突厥者蓋帝之威略素爲北人所憚突厥入
寇所志不過金帛故以和親結盟而去也
蕭瑀請于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請戰不許既而虜
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且當靜以
撫之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然
後養威伺釁一擧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

矣
諸軍繼至精甲被野禦寇之形也啗以金帛理當自
退卻敵之寶也養威伺釁一擧可滅籌邊之略也要
以國家未安虜勢方盛不得不曲意撫之既用撫矣
必使彼得所欲不得不以金帛啗之至于一擧而掃
穴犁庭則必伺釁而動非且夕所可期也將取固與
之策用之善則帝之撫突厥用之不善則宋王安石
之款契丹
上日引諸衛將卒親教射于殿庭羣臣多諫曰于律以
兵刃至御在所者絞萬一有狂夫竊發非所以重社稷
也上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
乎
帝所云自是王者大度羣臣之諫亦未可厚非帝此
時固未嘗一日忘突厥也
蕭瑀爲左僕射封德彝爲右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
于上前由是有隙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疏瑀而親
德彝
此亦因瑀剛褊難近德彝輕黠易親耳房杜乃帝股
肱心膂之臣契同魚水德彝隋之亡虜雖以祕策干
上皇倖叨恩顧而素爲帝所輕烏能施其伎數乎
上嘗謂侍臣曰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猶割
肉以充腹腹滿而身斃國富而君亡朕常以此思之故

不敢縱欲也
帝目睹隋之所以亡故言之痛切乃爾有國者當奉
爲龜鑑也
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令史受絹一匹上
欲殺之裴矩曰是乃陷人于法恐非所謂道之以德上
悅溫公論曰矩佞于隋而忠于唐君惡聞其過則忠化
爲佞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
臣之忠佞有根于心者不變者也有隨乎君者善變
者也君若好諛則以佞悅之若好諫則以忠悅之佞
與忠不同同一容悅而已矩殆孟子所云事君人者
邪

受業袁佺齡　仝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鑑評別錄卷三十八

甯陽黃恩[illegible]

唐紀二　太宗文武皇帝[illegible]祖第二子、三年

李藝、據涇州反、詐稱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入豳州、詔長孫無忌、爲行軍總管以討之、藝爲統軍楊岌所攻、衆潰、棄妻子、將奔突厥、左右斬之、傳首長安、貞觀元年

藝亦一時之豪。乃不反于羣雄並起之時、而反于天下大定之後。不反于坐制幽燕之時。而反于東身歸朝之後。以致竄伏無所。身首横分。殊不可解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彼畏威順旨者是也、上曰、朕方以至誠待天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此必因宇文士及、封德彛、裴矩、輩猶在朝柄用。故上書言之。而不敢直斥其名耳。諸臣之佞。已著于隋煬之世。帝早應深悉。殆以其爲高祖舊臣。故不欲遽棄之邪。夫佞臣豈必俟畏威而後順旨哉。

王君廓、在幽州、多不法、徵入朝、李玄道、房玄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廓私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殺驛吏而逃、將奔突厥、爲野人所殺、

因不識草書而謀叛。亦自古絶無僅有之事。得非廬江王瑗。陰奪其魄邪。

上謂王珪曰、煬帝之世、内外庶官、務相順從、皆自謂有

智、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
所貶、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爲同也、
漢高以秦爲鑒、帝以隋爲鑒、知其所以失、即知其所
以得、知其所以亂、即知其所以治、可謂能自得師、知
其不善而改之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意正
如此、何必希蹤隆古、侈談道法、然後爲得師哉、
隋秘書監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
李百藥云、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至是有詔徵之、辭
以母老不至、
以子翼之剛直、而能自全于隋煬之世、士亦何不可
自行其志哉、隋臣不仕于唐者、子翼一人而已、

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等、相帥叛之、頡利不能制、會
大雪、平地深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羣臣多請擊之、上
曰、新與盟而背之、不信、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前書突厥大雪深數尺、畜死民飢、茲復云然、或秋冬
兩見大雪邪、抑一事兩書之邪、所云羣臣多請擊之、
亦略相似、但一則因長孫無忌之言而止、一則帝自
不欲背盟、爲小異耳、
上謂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
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
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廩足備凶年、其
餘亦何用哉、二年

初讀隋紀文帝時倉粟充積、而偶値旱飢、即率民出
關就食、及羣盜並起、又皆以閉倉罪有司、而開倉賑
飢民以收人心、而合徒衆、每以爲疑、觀帝此言、則其
弊瞭然已、
上謂房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
嚴于南夷、亮卒、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
高熲爲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之存沒、卿等
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帝非輕許可者、乃獨推高熲公平、至與諸葛並舉、以
訓羣臣、熲之爲人可知已、但云隋之興亡、繫熲之存
沒、恐係史臣紀言之偶失、當云隋之治亂、繫熲之進

退、蓋熲之罷斥、在開皇末、距隋亡尚遠也、熲固非諸
葛之比、而其品槪足與王猛王朴相伯仲、固漢以後
所僅見也、
祖孝孫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上曰、禮樂者、先
王緣情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于此、杜淹曰、齊將亡、
作伴侶曲、陳將亡、作玉樹後庭花、聞者皆悲泣、何得言
治之隆替、不在樂、上曰、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
悲耳、
王者功成治定、乃作禮樂、以象功昭德、而功德不在
禮樂、今使日日陳俎豆、列金石、而不能行帝王之政、
何與于治之隆替哉、太宗不亟言禮樂、乃眞知禮樂

者魏徵引孔子禮云樂云之言以爲證得其義矣

温公論曰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樂何發言之易而果于非聖人也

温公好爲律呂音樂之學晚訂冠昏喪祭之禮蓋有志乎復古禮樂者故不以太宗之言爲是然太宗初未嘗非聖人也正與孟子今樂猶古樂之論不謀而合

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呑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灾遂呑之

呑蝗果可禳灾乎然亦可見帝心乎卹民矣若欲救灾仍當講求捕蝗之政

上以辰州刺史裴虔通特蒙隋煬帝寵任而身爲弑逆雖屢更赦令不可猶使牧民乃下詔除名流驩州又詔宇文化及之黨牛方裕等四人並除名徙邊

罪虔通而并及方裕等示天下以公教人臣以忠也

上曰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以縣令爲親民之官令五品以上各舉所知帝之圖治殷矣但當時未有以治狀顯擢者

沙門法雅坐妖言誅裴寂嘗聞其言坐免官上數寂曰計公勳庸安得至此直以恩澤爲羣臣第一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紊亂皆公之由也(三年)

帝責寂甚當但無以爲上皇地耳寂親近妖人罪由自取然自帝御極雖爲司空久同閒散已

以李世勣李靖柴紹薛萬徹並爲行軍總管分道擊突厥衆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突利可汗入朝

先是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有六上亦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先自背盟罪不可宥于是北征之師出矣帝之破突厥擒頡利非徒人爲之天爲之也使非畜斃民飢親離衆叛即以英衛之略恐亦未能功倍于衛霍耳

頡利既敗遣使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靖與李世勣謀曰頡利若走度漠北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四年)

靖破突厥所謂出其不意掩其不備也

靖等勒兵夜發使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先走靖軍至其衆遂潰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世勣軍于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露布以聞以克突厥赦天下

頡利已遁所以卒就擒者以未能度磧入大漠也

頡利往依蘇尼失沙鉢羅設、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頡利、夜走匿于荒谷、張寶相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漢南之地遂空、

是時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蓋全有漢南匈奴之地。在今則內札薩克蒙古也。若大漠以北。則今外札薩克蒙古之地。唐之兵力未之能及。

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烟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

擒頡利。自應奏知上皇。史第書上皇聞之。不書帝奏

何也。帝不聞躬帥羣臣朝賀上皇。置酒上壽而置酒凌烟閣召上與貴臣及諸王妃主者。乃出自上皇。何也。帝即位後所以尊事上皇之禮。史無明文。至此乃大書之以爲盛事。

突厥降衆十萬餘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徙之河南兗豫之間、顏師古、請置之河北、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爲君長、國分則弱而易制、必不能抗衡中國、仍于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竇靜議、與百藥略同、

諸臣之議。無過百藥與靜。蓋仍用賈生衆建少力之遺意。我　朝撫綏蒙古。分爲內外札薩克二百餘部。所以二百年來。塞北無風塵之警。正與二子之策同。

溫彥博請準漢武故事、置降胡于塞下、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郭欽江統之言、足爲明鑒、彥博曰、若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

諸臣論區處突厥。李竇最爲上策。徵驅出塞外。不使與民雜居之說。尤爲切要。帝卒從彥博策者。意在收其地而臣其人也。

蕭瑀劾奏李靖、御軍無法、突厥珍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赦無劾、及靖入見、大加責讓、

大將立功萬里之外。而文吏據三尺法。從容而議其後。此介胄之士所以抑心而解體也。以靖之勳。逢帝之明。猶不免大加責讓。然則漢之甘陳。又何足怪乎。

上初即位、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曰、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封德彝曰、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上卒從徵言、是歲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

驕佚難教。治極思亂也。愁苦易化。亂極思治也。此實古今通論。孟子所云事半功倍者也。漢初以黃老矯申韓之失。尚足致太平。況以仁義教化承大亂之後

乎德彝乃眞不識時務耳
遣使詣高麗收隋氏戰亡骸骨葬而祭之五年
贖亡民于突厥瘞戰骨于高麗皆帝異量之恩不止
剗除京觀也四海歸心開有唐三百年靈長之祚宜
哉
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于上魏徵諫曰萬
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凡所彈射皆非其罪陛
下奈何昵姦以自損乎
徵犯顏諫諍而力斥萬紀等之告訐公私之別也
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以爲若封諸侯則卿大夫俸
祿必致厚斂京畿賦稅不多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

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
此言封建之不便于國
李百藥以爲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
驕淫自恣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
此言封建之不利于民
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錯雜
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不得
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
師古精于漢書之學故所議一準漢法然漢之封建
勢重則有跋扈之虞權輕則無屛藩之固班史所載
利弊亦較然可覩已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而糜敝百姓
今康國內附有急難不得不救師行萬里疲勞百姓以
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平突厥擒頡利空大漠分州置府有如內地帝攘夷
之功冠絕百王然皆所以安中國也不討林邑不迎
西域不受康國徽中國以事外夷則斷然有所不爲
殆亦取鑒于隋之一端乎
新羅王眞平卒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爲王
夫亡妻代高涼洗夫人是也今土司有之父亡女繼
善德是也今西洋有之
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

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且
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太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
以展其誠敬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
爲不可事遂寢六年
帝論封禪可謂切盡事理而羣臣仍固請何也房玄
齡之識遠出魏徵下
上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以爲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
宜朝夕視膳車駕此行將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陛
下獨居涼處溫清之禮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
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上深納之
周之言可謂切至帝雖深納而不能止九成宮之幸

豈果行討已成不可復止邪何以此後鑾輿屢動史不一書邪

上宴近臣于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臣心知其非、口應陛下、是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

丹霄宴樂而無忌首言王魏昔仇殊覺失辭

尉遲敬德預慶善宮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諭解之、敬德拳毆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

據唐歷、班在敬德上者宇文士及也道宗殊未可毆毆士及亦一快也但不應于御前遽奮老拳耳

頡利可汗、鬱鬱不得志、容貌羸悴、上憐之、以虢州地多麋鹿可以游獵、乃以爲虢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復以爲右衛大將軍、

擒頡利而不誅仍授以大官自是帝之大度但因其羸悴即用刺虢州以遂其游獵之好則過于順適其意矣且頡利亦安能治民乎

上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上皇以隋文帝終于彼、惡之、營大明宮、以爲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八年

此用馬周之說既請上皇避暑九成宮又營大明宮也雖事皆不果而帝奉親之孝從諫之美概可見已此外更有大安宮之捧輿未央宮之上壽

吐谷渾寇涼州、下詔討之、上欲得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之、靖自請行、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

靖之西征吐谷渾亦如李世勣之東征高麗均所謂元老壯猷媲美方叔者也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欲罪之、魏徵諫、上曰、朕罪斯人、誰敢復言、乃賜絹二十匹、拜監察御史、

縣丞卑官乃上疏諫諍語涉宮禁此必因帝納諫旌

直故欲以激言結主知耳然是時營繕頗繁亦不無女寵則其言固足戒也

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未可深入、李靖從侯君集之計、分軍爲兩道並進、靖由北道、連敗吐谷渾于牛心堆、赤水源、君集由南道、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追及伏允于烏海、與戰大破之、

靖擒頡利先使李世勣軍于磧口以斷其入磧之路茲伏允已走入磧無從遮邀故從君集之計分道窮追置軍絕地以收奇功征西之難倍于征北也

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至且末、聞伏允在突倫川、契苾何力、以驍騎千餘、襲破伏允牙帳、俘其妻子、伏允爲左

石所殺、李靖奏平吐谷渾、九年
唐之國威至是暢于西海矣。靖初定江南。繼平塞北。老當益壯。奏此膚功。洵爲有唐諸將之冠。雖英衛並稱英不及衛也。

太上皇崩、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務存隆厚、期限旣促、功不能及、虞世南上疏、以爲釋服已依霸陵、邱壟之制、不宜獨依長陵、又以漢天子卽位、卽營山陵、今數月安能爲數十年之功、乃依漢原陵之制、
漢武帝享國年久。故長陵最爲崇侈。蓋積數十年之功以成之者。上皇營陵于旣崩之後。安能以彼爲例。世南先言其理。後論其事。理有不可。未若事有難行。之足據也。故帝意頓爲之移。

上遣使勞諸將于大斗拔谷、薛萬均排毀契苾何力、自稱己功、何力拔刀欲殺萬均、諸將救止之、上聞之、欲解萬均官以授何力、何力固辭、
赤水之戰。萬均與弟萬徹爲吐谷渾所圍。中槍幾殆。賴何力救之得生。不思報德。乃排毀攘功。似此無良。亦不多見。蓋因何力初入中國。孤立寡助。故倚勢而欺凌之耳。非帝之明。孰與昭析。

上謂蕭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太明、亦有時而失、
瑀之失、不徒善惡太明。蓋剛而近愎。故自矜而不能容物耳。

上以魏王泰好文學、特命其于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十年
居然天策府之瀛洲。但未有十八人之數。

長孫皇后疾甚、太子欲奏請赦罪人及度人入道、后曰、若爲善有福、則吾不爲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害民、必行汝言、吾不如速死、
后之達識非世主所及。勿論宮壼。且以當日上皇之疾不聞有赦。則太子之欲奏請非也。

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駁

漢明德馬后、以不能抑退外親、使當朝貴盛、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源而防其流也、
后讀書知政體。內廷清宴。因事納規。貞觀之治。裨益實多。而不預外事。不私外戚。所以不可及也。明德徇爲所駁。和熹更不待言。

后崩、葬昭陵、帝爲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寶、旣無珍寶、復何所求、
帝后陵中。日無珍寶殉葬。愚民必不信也。況盜賊乎。爲文刻石。似可不必。異日安能止溫韜之發掘哉。

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

藏、卿欲以桓靈待我邪、黜萬紀、使還家、

萬紀小人先爲告訐今復言利蓋以告訐爲帝所疏故復以利動上心耳惟其旣黜旋復所以卒釀齊王祐之變

羣臣復請封禪、上使顔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帝屢拒封禪之請而羣臣言之不已非盡無識也蓋帝本有意封禪初因魏徵之言而止繼因恐升高動疾而止故羣臣仰體其意不憚爲再三之瀆而徵亦不復固爭矣與漢光武因讖文而頓易其初意者又不盡同

馬周上疏以爲貞觀初、天下饑歉、而百姓不怨者、知陛

下憂念之也今比歲豐穰、而百姓怨咨者多營不急之務故也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乎百姓苦樂陛下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貞觀之初南多逋寇北有强敵帝之心多憂懼則善心生焉貞觀之盛威加四海玉食萬方帝之心漸逸逸則侈心萌焉此不急之務所以日多而卹民納諫之誠因之日替歟

又以爲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朝廷惟重內官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百姓未安殆由于此、上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各舉一人、

前已以縣令爲親民之官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堪任者矣周言如此則前詔尙未盡奉行也重內輕外自是六朝以來相沿積弊雖以貞觀之治而未能驟革

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宫、爲才人、

文德甫崩禍水旋至矣

先是山東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上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分爲九等、初以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是狥流俗之情也、更命刊定以皇族爲首、外戚次之、十二年

前既置九品中正茲復定甲乙九等之譜、皆仍踵南

朝故事未能盡革甚矣、習俗之移人也帝以山東諸名族自矜地望甚至得財賣婚棄廉忘恥故特命銓次姓氏以釐正其失而士廉等、猶以民幹爲首何其未喻帝意邪然終唐之世崔氏子孫多顯官殆家法固殊歟

上謂尉遲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上乃止、十三年

敬德此語何減宋弘

尙書奏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

用、上從之、

掖庭內職、慎選良家、洵不易之論、但尤在人主以禮自坊、不爲蠱蠹所惑、金輪玉環、獨非良家女乎

上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于志甯以爲今古事殊、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猶有朱均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彼其殃、國家受其敗、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詔停世封刺史、

世官與封建相表裏、而世官尤爲周之敝政、春秋譏之、諸臣之疏、周言尤爲切盡、帝意因已轉圜、特非無忌等上表固讓、未遽收回成命耳、

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歷位中郎將、誣告突利謀反、上由是薄之、乃謀作亂、陰結故部曲、得四十餘人、犯行宮、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盜御廐馬二十餘匹、北走、追獲斬之、

以突厥充宿衛、遂有結社率之變、狼子野心、豈可畜乎、所以遣思摩北歸、卒從魏徵之策也、

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

奕始終罵佛、而壽考令終、

侯君集平高昌、上欲以爲州縣、魏徵諫、不從、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十四年

高昌彈丸之國、既隸職方、而自恃險遠、不脩職貢、坐

取其亡、亦何足惜、然帝竟州縣其地、未免勤遠略已、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上怒、出爲華陰令、魏徵諫曰、前爲給使、夜出敕書、事如軍機、誰不驚駭、

宦者難養、漸不可長、

以帝之明、而宦者已能竊威福、徵所云、漸不可長、足爲遠見、已豈料數傳之後、大權移于奄尹哉

君集破高昌、私取其珍寶、詔下之獄、岑文本疏論其功、乃釋之、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魏徵爲之言、上置不問、諸將受賞、阿史那社爾惟取老弱故敝而已、上嘉其廉慎、賜以寶刀、

君集私取珍寶、不廉也、萬均私通婦女、不慎也、雖以二臣疏救、幸免其事、固已彰灼、其以廉慎被褒賞者、惟番將社爾一人、諸將能無汗顏乎、

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色如死灰、孫伏伽在隋爲令史、于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十五年

惟在隋爲卑官、則仕唐猶未大害于名義、玄素之恥、恥所不當恥也、帝之問、問所不必問也、如褚遂良、宇文士及、封德彝輩、皆隋之國戚達官、而復貴顯于唐、亦得以前資自矜乎、且帝前因妄訴隋資、欲誅柳雄矣、獨于玄素窮其始仕何也、

薛延陀、擊西突厥、以步戰取勝、至是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爲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李世勣與戰于諸眞水、命士卒下馬、執長矟直前衝之、大破其衆、

塞北恃馬爲强而薛延佗獨以步戰勝突厥諸眞水之戰世勣亦命士卒下馬執長矟直前衝敵是知步馬不相如特論其常而未盡其變也或以地勢有廣狹夷險之不同歟

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肢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年十六

自殘以避役非得已也但當減役以息民則不禁自止據法加罪得毋不揣其本而制其末乎白居易有新豐折臂翁一詩正是福手福足之意唐之中葉此風猶存則亦非三尺所能禁也

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謂侍臣曰、方今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絶天下之疑、

立子以嫡正也但嫡子不肖而衆子賢則亦未可執一堯舜舍其子而禪位他族非薄其子知其不肖而不欲以天下私之也帝乙舍微子而立紂遂以亡殷文王鑒之故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鑒之故舍其

孫腯而立衍周以之王宋以之安蔽帝乙之立嫡何如乎漢高因四皓不易太子而惠帝時劉氏不絶如綫卒之代王以外藩入立乃致太平詎關惠帝之紹統乎卽以唐論高祖若舍建成而早立秦王爲太子亦何至宮門蹀血骨肉相賊哉帝援漢高爲言而擬徵以四皓亦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党弘仁、罷廣州、爲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上召五品以上、謂曰、今朕欲赦弘仁、是亂法、上負于天、欲席藁于南郊、日進一蔬食、以謝罪于天三日、房玄齡等頓首固請、帝乃降手詔罪己、黜弘仁爲庶人、年十七

弘仁雖婪贓坐罪當死然以開國功臣應入八議帝赦之未爲亂法所以如此鄭重者欲功臣知感且知戒也

齊州都督齊王祐、殺長史權萬紀、典軍韋文振、私署上柱國開府等官、驅民入城、繕甲兵樓堞、詔李世勣等發兵討之、未至、兵曹杜行敏等執祐、祐至京師、賜死、

祐誠不肖其謀反則燕弘亮等教之而萬紀激之也教之者固小人矣激之者果君子乎總之童騃無知而授之方面非惟病民適足殺其軀耳

太子承乾、喜聲色、好畋獵、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嘗謂左右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于金城西、然後解髮爲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

以帝之明、文德后之賢、乃有承乾不肖之子、性邪習邪、帝好用兵、而數加恩于外夷、其待突厥尤厚、承乾殆亦熟見而慕之邪

太子聞齊王祐反、謂紇干承基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獄當死、

慕突厥、猶可也、乃欲爲楊廣、不亦甚乎、預謀者、竟有杜如晦之子荷

紇干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等、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詔廢承乾爲庶人、黨與皆伏誅、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

承乾固不肖、其遽有邪謀、未嘗不由于帝之鍾愛魏王也、然使其得立、必弗克負荷

上御兩儀殿、謂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

廢太子而更立、亦歷代所時有、況承乾反狀甚明、罪由自取、而帝投牀抽刀、作兒女子態、何也、意在立泰而不能置治也、治固文德皇后所生也

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

帝以泰有經營窺伺之心、併予斥退、可謂能制變矣、未幾承乾卒于黔州、迨帝崩治立、泰雖有開府之命而永徽三年卽薨于均州、以吳王恪兄弟之事推之、則所云治立、承乾與泰皆無恙者、恐亦未必然也

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灰可療、上自翦須、爲之和藥、世勣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不負李密、豈負朕哉、

帝于世勣、固信之有素、而卒贊立武后、幾傾唐祚、所云不負者、安在乎、世勣之于李密、特感于意氣之私而非出于義理之正、觀其棄父不顧其心、固不可保

矣、以帝之明、而失之世勣、甚矣、知人之難也

薛延陀眞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上賜賚甚厚、旋從契苾何力之計、徵可汗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卒以聘禮未備、詔絶其婚、

帝初許眞珠婚、欲得契苾何力也、受其聘幣、欲使徵斂以攜其部衆也、卒絶其婚、欲令雜姓知其爲中國所棄、則將不從其令也、此中別有機權、温公譏其失信、蓋猶是儒者之論歟

上欲自觀國史、命房玄齡、與許敬宗等、爲高祖今上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

耳、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
周公誅管蔡而相成王、季友鴆叔牙而奉子般、二君
子者何嘗因之自立乎、帝援以自解、殊未當也、必欲
親見實錄、其意可知、況敬宗爲之載筆乎、所云直書
其事、恐亦未然
初、楊文幹之亂、上皇欲廢隱太子而立上、封德彝固諫
而止、其事甚秘、德彝卒後、上乃知之、唐臨追劾其事、詔
黜其贈官、改謚曰謬、
宇文士及謚曰縱、矣則德彝謚曰謬、洵稱其實、但于
身後追治其固諫之罪、則示人以不闊矣、且王魏尙
不以爲仇、而必以德彝爲罪乎

上疑太子仁弱、密謂長孫無忌曰、太子懦、恐不能守社
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
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
帝立治非其本心、故復欲立恪、此則帝自欲立之、非
恪有所經營也、無忌固欲立治、未嘗非私其甥、所云
儲副至重、豈可數易、果由衷之言乎、因此一問、而恪
兄弟異日皆以枉死、則亦非帝之所及料也
上使相里玄獎至平壤、諭高麗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
昔隋人入寇、新羅侵我地五百里、非歸侵地、兵未能已、
玄獎曰、遼東本中國郡縣、中國尙且不言、高麗豈得必
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十八年

直以隋伐高麗爲入寇、已有輕中國之心、玄獎以遼
東本中國郡縣折之、語殊相逼、而蓋蘇文崛强如故
者、狃于隋之屢征不克也、
上欲討蓋蘇文、褚遂良以爲不可、李世勣曰、間者薛延
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鄕
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此誠徵之失、
上欲討高麗久矣、至此師出有名、詎肯已乎、遂良正
論、固不若世勣順指之言爲易入、然卒平高麗者、世
勣也
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可爲朕明言之、
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何過之可言、上

曰、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
觀帝之品藻、則諸臣惟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卓
然有所樹立、外其餘皆庸臣耳、無忌爲佐命元輔、而
善避嫌疑、則亦中有所不足、而持祿保身者也
車駕至洛陽、以鄭元璹嘗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
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
猝下、上曰、今非隋比、公但聽之、
胡身之、以爲帝恃强大、欲見威于敵、竊謂帝已威加
萬里之外、區區高麗、曾何足云、第以其爲中國故地、
欲取之以復四郡之舊耳、其于高昌、置西州、亦欲漸
復漢之舊境、故置都護、仍用漢法也

眞珠可汗、欲擊突厥、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眞珠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前此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至尊克之、養之如子、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安可以人理待、當爲至尊誅之、

眞珠之言、雖非出自誠心、而殊有理、帝之待突厥、未免失之過厚、與漢武之待匈奴正同、其見識于眞珠亦如漢武之見識于汲黯也、蓋以誅不勝誅、故以恩結之之意、則主于安邊耳。

上自將諸軍發洛陽、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

敬德爲左一軍總管、使從行、十九年

敬德此言、亦老成之見、但云恐有玄感之變、則因目睹隋亡、而未免過慮者也、何不言薛延陀入寇

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魏太祖本不足祭、既已祭之、何必爲文以譏之、帝此舉似可不必。

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爲中國報子弟之仇、高麗雪君父之恥、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

報仇雪恥、其名也、餘力取之、其實也、帝意固欲以高麗爲郡縣、其云方隅大定、惟此未平、乃東征之本謀也。

李世勣、攻遼東城、克之、以其城爲遼州、進攻白巖城、契苾何力、挺身陷陣、槊中其腰、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于萬衆之中而還、

薛氏兄弟、皆以勇聞、萬備救何力、足以報何力之救萬均萬徹。

上攻白巖城、令軍中曰、得城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請曰、士卒所以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曰、有功者朕

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

軍無賞、士不往、世勣此請、乃黃石公兵法所云使貪者也、故帝下馬謝之、許之爲是、而以庫物賞有功、不欲失信于軍士、胡身之譏世勣盜習未除、則書生之見耳。

上至安市城、高麗將延壽惠眞帥兵十五萬、救安市、有對盧官名謂延壽曰、秦王不可敵也、莫若頓兵不戰、遣奇兵斷其糧道、延壽不聽、

對盧之策、卽帝爲秦王時、所以破薛仁杲宋金剛者、而用之高麗、尤爲勝算、以主客異形也、孰謂東夷無智士哉。

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

道宗之策、所謂批亢擣虛、乃勝算也、而帝不應、何哉、蓋以延壽大衆在前、利在速戰、戰則必克、克則乘破竹之勢、鼓行而前、莫離支之膽喪、高麗之氣索、平壤必不能支、用正仰用奇也、若延壽頓兵不戰、帝必用道宗之策、使之還而自救、對盧亦不能售其計矣、

上遣使紿延壽曰、我以爾國强臣弒主、故來問罪、交戰非吾本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爾國修臣禮、則必復矣、延壽信之、不設備、上以諸軍進擊、大破之、延壽等帥

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降、

既誘之出戰、又紿之以懈其將士之心、然後乘其懈而擊之、惟不輕戰、故戰則必勝、

上之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能爲寇、宜亟來、眞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及高麗敗、莫離支使靺鞨說眞珠、啗以厚利、眞珠不敢動、尋卒、上爲之發哀、

眞珠特欲攻突厥耳、非敢與中國爲難、帝知其情、故不以爲慮、而直以盛氣折之、

上以安市城險而兵精、欲先攻建安、李世勣請攻安市、從之、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輙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悉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

盡阬男女、世勣未必遽爲是請、卽有是請、帝亦必不聽、覲于糧盡退師、城主于城上拜辭、賜縑以勵事君、豈有怒其固守、欲盡阬其男女乎、且唐之君臣相與計議軍事機密、安市人亦何從聞之、此皆情理之所必無者、或約日令降、不降必盡阬之、以此脅之使速下邪、

高延壽高惠眞、請上先攻烏骨城、羣臣亦言宜併力拔烏骨城、直取平壤、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于諸將、不可乘危徼倖、上乃止、

胡身之以爲太宗定天下、多以出奇取勝、獨遼東之

役、欲以萬全制敵、所以無功、竊謂帝斬艾羣雄、身經百戰、雖所向無敵、然瀕于危者數矣、今天下大定、統六師以臨一隅、固必堂堂正正、動出萬全、安可以萬乘之重、爭一將之奇哉、無忌之言是也、尉遲敬德所云偏師征之、指期可殄者、殆亦有見于此歟、

諸將攻安市城、不能克、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勑班師、

以帝之兵精將銳、併力急攻、而安市城卒不能克、鄭元璹所云東夷善守、其信然邪、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斬首四萬餘級、徙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

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帝東征之舉較之隋氏固百倍其功矣然以天子百
勝之威不能誅一莫離支則所損已不細也李世勣
贊帝東征因以諫止發兵討薛延陀爲魏徵之失今
帝思徵而發歎世勣聞之能無愧乎
詔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設太牢帝自作文以
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
何足恨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將賞軍士上悉以
錢布贖爲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
哭戰亡之士贖係虜之民帝之閎略大度洵非世主
所及

上之征高麗也使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
薛延陀多彌可汗既立引兵寇河南上遣田仁會與思
力合兵擊破之追奔至磧北而還
觀此則薛延陀非必不敢入寇也特眞珠可汗將死
故兵不出耳多彌立而河南告警矣是時處突厥于
河南勝夏之間多彌入寇仍爲突厥來也然帝固有
以禦之
初上使劉洎輔皇太子于定州及上不豫洎謂同列曰
聖躬可憂或譖之曰洎言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
有異志者誅之上怒詔賜洎自盡
以帝之明而洎以枉死譖人洵可畏哉輔幼主行伊
霍故事是以帝之疾爲不起矣適觸其所甚諱故怒
而不及致詳耳
常德玄告張亮養假子五百人又問術士程公潁曰吾
臂有龍鱗起欲舉大事可乎上命馬周等按其事亮辭
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正欲反耳亮與公潁俱斬
西市籍沒其家年二十
亮素怯又佞佛且爲帝所信任何以無端謀反此必
德玄誣之帝誅亮直以假子五百爲可疑耳故雖從
百官之議終以李道裕反形未具之言爲當也既以
誣譖而賜劉洎死又以誣告而斬亮西市用刑亦稍
濫矣詎非以內乏文德之納規外無魏徵之進諫而
主志漸驕乎

薛延陀多彌可汗猜忌無恩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固
同羅擊破之詔以江夏王道宗等爲瀚海安撫大使又
遣執失思力等將兵三道並進薛延陀驚曰唐兵至矣
多彌出奔回紇攻殺之遂據其地
薛延陀之亡由于屬部內畔而唐兵乘之思力等所
將皆突厥兵胡兵及靺鞨兵惟薛萬徹張儉所將乃
中國邊兵耳
薛延陀餘口七萬餘西走立眞珠可汗兄子咄摩支奉
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朝議恐其爲磧北患遣李世勣
與九姓敕勒共圖之

薛延陀爲中國患不及突厥百之一乃帝于突厥始終撫而存之于薛延陀則必欲滅之殆以突厥誅不勝誅薛延陀無難一舉而定邪

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蕭嗣業往招之咄摩支降送京師上幸靈州敕勒諸部酋長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迴紇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

帝之平薛延陀回紇力也蠻與一出而諸部來王可謂不勞而定然回紇自此漸彊

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漠委身內屬並爲州縣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告廟頒示普天

帝攘夷之功先突厥次薛延陀而終于鐵勒突厥用全力薛延陀用餘力鐵勒全不用力鐵勒內附則唐之威靈北極窮髮矣故告成于宗廟而下詔頒示普天也

蕭瑀性狷介數忤旨上銜之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發言反覆手詔數其罪出爲商州刺史

亮事佛而以謀反枉誅佛之福利安在瑀好佛而性禍動與物忤則是但奉其教而未達其理者也瑀蓋希望福利故帝手詔直以報施之謬曉之並歷指其祖宗佞佛之無益此釋氏之當頭棒喝也瑀若有知能無猛省

詔以回紇等部爲瀚海等府州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二十一年

突厥破而薛延陀強薛延陀滅而回紇熾北狄爲天之驕子未易以中國兵力屈服之也

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今若數遣偏師擾其疆埸使疲于奔命則人心自離可不戰而取上從之使牛進達將兵自萊州汎海而入李世勣將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

北荒既平東夷未服帝所以必欲從事于高麗也初征直欲以氣吞之至是乃思以計取之

進士張昌齡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不成令器

唐初以考功員外郎知貢舉開元間始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貢舉爲掄才大政士子進身之階梯而倒以一官專其事無論員外望輕即禮部侍郎能無關節情面囑託之弊乎此立法之未善也

上問侍臣曰自古帝王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諸公各率意言其故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

天地不得名言上曰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帝之定中夏姑不具論其服戎狄則何瑕蹈舋先以兵威刦之而後以恩意懷之三代以降制勝安邊大抵不出乎此羣臣亦非見不能及但欲推崇之極于無上耳帝自言愛夷狄與中國如一而不言用兵方略但帝之平突厥破薛延陀以及高昌吐谷渾何嘗有一國不用兵哉

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妃也有寵于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殺元吉猶可曰不得已也納其妃亦不可以已乎至欲立爲后抑又甚矣徵能諫止其立而不能諫止其納何也或宮禁事秘外廷不及諫邪抑以身事隱太子與齊王有連不敢諫邪文德因事納規固知帝之納楊氏矣而亦不諫何也或以恐涉妒媢之嫌故不諫邪唐承周隋之後俗染戎夷不以內亂爲恥以帝之賢明而瀆倫傷化躬自蹈之將以垂示後昆不亦難乎此所以一傳之後醜彰于聚麀禍基于牝晨也

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請身自入朝詔遣郭廣敬徵之車鼻竟不至

吐迷度自稱可汗車鼻不肯入朝帝之服戎狄以力服之非心服也蓋蘇文之旅距更不待言

結骨自古未通中國聞鐵勒諸部皆服其酋長失鉢屈阿棧入朝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以結骨爲堅昆都督府二十二年

此赤髮綠睛人俄羅斯至今有之非必西洋荷蘭暎咭唎之紅毛夷也

充容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切諫上善其言

惠雖女子而所言皆帝之藥石諸臣自魏徵馬周而外罕能及之

王立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中天竺王阿羅

那順發兵攻立策悉擒其從者三十人立策宵遁至吐蕃西境徵兵進戰大破之俘阿羅那順以歸

立策以一介之使行萬里之外乃能徵兵隣國以夷攻夷遂下天竺係虜其王獻俘闕下亦奇功也若在漢世侯矣乃僅以爲朝散大夫似未免賞不酬勞

時民間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密問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象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爲親屬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不可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上乃止

秘記傳自民間本不足信淳風先見亦殊未必然此

非衞士于事後假託淯風。故神其說。節武氏之篡矯
稱天命以竊篡奪耳。如果淯風言之詳確。如是太宗
卽不誅武氏。何肯留之宮中。引以自近。且亦何不豫
戒高宗。俾爲之所乎。且淯風既有是言。長孫無忌、褚
遂良輩。爲顧託大臣。不應全不與聞。何以高宗欲立
武氏爲后。無忌旣不順旨。遂良以死力爭。方直指其
經事先帝。不復以聚麀爲高宗諱。何不倂述秘記。及
淯風之言。以動高宗之懼。而解其惑乎。又如韓瑗、來
濟。既以褒姒滅周。飛燕傾漢爲比。何不徑以女主武
王代唐爲說。更足竦聽乎。此則合前後觀之。而知史
之不足據者也。若云言出淯風之口。入太宗之耳。甚
秘不宣。史又何從知之而記之。如是其詳邪。必不然
矣。

阿史那社爾、既破處月、處密、擒馬耆王薛婆阿那支、斬
之。遣韓威爲前鋒。曹繼叔次之。大破龜茲之衆。社爾進
軍。攻克撥換城。擒其王布失畢。送京師。
社爾破龜茲。亦當日邊功之可紀者。但失一郭孝恪
耳。
上崩于翠微宮。祕不發喪。太子入京城。大行御馬輿繼
至。發喪于太極殿。太子卽位。二十三年
太子可謂克負荷矣。惜乎高麗。封泰山二事。繼太
宗之志。

受業袁佺齡
孫 力田 潤田 福田 秘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三十九

甯陽黄恩彤石琴

唐紀三　高宗皇帝（諱治字爲善小字雉奴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一年）

韋思謙劾奏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左遷遂良爲同州刺史。（永徽元年）

遂良名臣受顧託之重。乃以抑買人地。被劾左遷。殊不可解。

滕王元嬰蔣王惲皆好聚斂。上賜諸王帛。獨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爲錢貫。二王大慙。（二年）

帝于滕蔣二王知其好聚斂。不加譴責。但賜麻以愧之。于親親之道則得矣。仍留刺州。百姓何以堪乎。

引駕盧文操踰牆盜左藏物。上欲誅之。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

帝尙知納諫。此太宗之教也。但于立武后則拒諫耳。

房遺愛與薛萬徹柴令武謀反。奉荊王元景爲主。其兄遺直告之。上令長孫無忌鞫得其狀。無忌忌吳王恪。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免死。詔遺愛等皆斬。恪賜自盡。（四年）

杜如晦之子荷。既以謀反誅。房玄齡之子遺愛亦蹈其覆轍。房杜爲唐一代元臣。勳名赫奕。而子皆不肖何也。蓋二人初佐太宗起兵。則反于隋。復贊太宗殺

太子建成。則反于唐。特幸有成功耳。其子之謀反亦何足怪。褚遂良之誣殺劉洎。事本可疑。無忌之枉殺吳王恪。則負太宗矣。

初王皇后無子。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內之宮中。欲以間淑妃之寵。（五年）

太宗以晉王仁孝立爲太子。但入侍而屬意于才人。忌日而移情于舊好。所云仁孝者安在乎。太宗有靈。應艴然曰長孫誤我。

大雨山水漲溢入玄武門。宿衛士皆散走。薛仁貴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登高。俄而水入寢殿。溺衛士及麟遊居人死者三千餘人。

地爲皇后之象。震者不安其位也。大水。陰盛之象也。帝嗣位而先見地震。復疊被水災。乃至入宮門溺衛士。帝亦幸免耳。其卽王后廢而武氏亂國之咎徵歟。

李義府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甯褚遂良。勣稱疾不入。上以廢立爲問。遂良曰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具知。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因叩頭出血。上大怒。命引出。

太宗欲以巢刺王妃爲后。魏徵以辰嬴爲喻。其言猶隱也。遂良之言可謂椎心刺耳矣。韓瑗來濟以褒妲

飛燕爲喻。不及此之切中病痛。帝若稍知愧恥。未有不中止者。而無如其爲豔嬖所蠱。竟置天下耳目萬代譏貶于不顧矣

他日李勣入見。上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帝召問三臣。固執以爲不可者。獨遂良耳。無忌志甯殊默默也。勣稱疾不入。意別有在。故于他日獨對。直以片言決之。許敬宗之奸邪。無以異于李義府。其言糞土。又不足論已

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以才行選入後庭。

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六年

感業寺尼。蓄髮入宮。中外孰不知之。曲辭諱飾。比之政君。豈非欲蓋彌彰乎。西漢之亡。由于政君。而武氏幾傾唐祚。比儗不倫。竟成語讖

故后王氏故淑妃蕭氏。並囚于別院。武后皆殺之。許敬宗奏請廢太子忠。更立皇后子代王弘爲太子。從之。顯慶元年

王后導武氏入宮。欲以間蕭妃。而適以自殺其軀。亦足爲妬媢之戒

程知節擊西突厥王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蘇定方帥五百騎馳擊。大破之。王文度害其功。言于知節曰。今何急而爲此。當爲萬全之策。由是追賊不及

知節事太宗。以驍勇著稱。及身爲大帥。不能用定方之策。致爲文度所誤。蓋智略不足。且亦老矣

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爲褚遂良所譖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多言其枉。樂彥瑋曰。洎爲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自比伊霍。今雪洎罪。豈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之。事遂寢

據史所書。自比伊霍。非洎之言。譖者之言也。史不書譖者何人。今觀洎子所訟。豈斯言果出遂良邪。義府之陷遂良。諸臣之附義府。均不足信。彥瑋但以先帝

爲言。而亦不敢爲遂良辨。遂成千古疑獄

王玄策破天竺。得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術。太宗頗信之。使合藥不就。上即位。玄策復以爲言。上曰。自古安有神仙。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曰。此婆羅門容髮衰白。何能長生。娑婆寐竟死于長安。二年

帝知娑婆寐之妄。乃又欲餌盧伽逸多之不死藥。何也

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大破之于曳咥河西。沙鉢羅與數百騎西走。定方帥諸軍晝夜兼行。徑至其牙帳。斬獲數萬人。沙鉢羅脫走趣石國。蕭嗣業將兵追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

方陣徐行程知節所以無功也倍道深入定方所以克捷也故用兵之道巧遲不如拙速

尉遲敬德晩年閒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朝廷恩禮甚厚三年

唐開國猛將如敬德之富貴壽考亦不多見

武后怨長孫無忌不助己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李奉節告韋季方與李巢朋黨事敕敬宗鞫之敬宗因誣奏季方與無忌謀反上曰豈有是邪敬宗曰臣反覆推究反狀已露上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敬宗曰薄昭所坐止于殺人漢文帝殺之至今以文帝爲明主

況無忌謀移社稷陛下少更遷延恐變生肘腋上以爲然竟不問無忌下詔削其官封以爲揚州都督黔州安置四年

無忌固請立晉王爲太子者欲自保其元舅之尊以徼福也立武后而不力爭者猶是善避嫌疑之故智以免禍也今竟何如乎周公誅管蔡後世援以戕骨肉漢文誅薄昭後世援以除外戚不徒成湯放桀致滋口實也

命李勣許敬宗等更共覆按長孫無忌事敬宗遣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逼令自盡

此武后之意假帝命行之而勣等仰承之也勣與敬宗贊帝立武后遂爲武氏私人敬宗固不足論勣將略爲有唐之冠而相業如彼其卑少爲盜賊不負李密晩爲輔弼負高宗并負太宗矣

詔隴西李寶太原王瓊等十一家子孫不得自爲婚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爲時所尙終不能禁

將以矯山東士族賣婚之弊而不能禁亦不必禁也此乃衣冠舊俗何損于國家哉且立法自貴近始李勣既與山東舊族爲婚許敬宗且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矣又何以禁天下之士庶人乎

蘇定方帥劉伯英等水陸十萬伐百濟自成山渡海破

百濟兵于熊津江口直趣其都城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進圍其城百濟王義慈及諸城主皆降五年

先平百濟將以逼高麗也

以任雅相契苾何力蘇定方並爲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分道並進伐高麗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皇后表諫乃止龍朔元年

以帝之懦而不武又苦風眩頭重目昏百司奏事尙委皇后決之安能自將東征乎故爲此說以俟后之諫止因以歸美于后也

蘇定方破高麗于浿江遂圍平壤城蓋蘇文使其子男生以精兵守鴨綠水契苾何力乘冰度水大破之男生

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任雅相薨于軍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二年

定方圍平壤直逼高麗都城軍士非不銳也所以卒無功者何力既還雅相又薨定方深入無繼以孤軍頓于堅城之下豈能久乎不徒大雪之阻也

鄭仁泰等敗鐵勒于天山鐵勒九姓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泰進擊思結多濫葛等部至仙蕚河不見虜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比入塞餘八百人以契苾何力爲安撫使宣布威德九姓乃定

何力此舉智略出鄭薛之上鄭薛但屈其力何力乃服其心也然非痛剿窮追九姓破膽恐亦難遽收撫定之功則二將之罪固可原已是時何力方戰勝于鴨綠所以詔令班師者將使之安輯九姓也而東征之蕭嗣業爲仙蕚道行軍總管蓋亦移軍而西益知蘇定方之不能獨力取平壤矣

初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

顯慶二年既令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禮拜至此始令僧尼道士女官致敬父母蓋未嘗令以前道士女官止于不致敬父母僧尼不惟不致敬父母而其父母反禮拜之也當日佛教之重如是然亦悖矣此傅奕所以直斥其不孝歟

初劉仁願劉仁軌等屯百濟熊津城及平壤軍回上敕令西歸仁軌曰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宜留兵守之制其心腹乃攻拔其支羅城又拔其真峴城

先平百濟以逼高麗東征之本謀也王師西還而道琛福信等餘孽復熾若非留兵固守則百濟非復唐有矣

左相許圉師之子自然游獵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圉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封事告之詔免圉師官

圉師杖其子一百足謝田主但不以聞耳帝蓋心厭圉師故因事去之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將兵拒之謂其衆曰吾久當死幸蒙生全以至今日當以身報國遂赴敵而死

諸臣得罪于武氏者皆次第受戮惟韓瑗褚遂良以早卒倖免濟之死可謂得所矣

李義府典選恃中宮之勢專以賣官爲事上頗聞之謂義府曰卿子及壻頗不謹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上曰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從得邪義府殊不引咎上由是不悅

義府外和內狠當時有笑中刀及李貓之目至此乃于帝前忿戾如是詎非中有所恃蔑視帝以爲不足畏邪抑亦天奪其魄失其常度邪

李義府、使其子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受其錢七百緡、除延司津監、楊行穎告之、下義府獄、遣劉祥道鞫之、事皆有實、詔義府除名流巂州、并流其子及壻、

帝雖不悅。而中宮爲之奧援。故義府猶得苟延旦夕。迨長孫延之事發。而武后亦怒矣。延爲無忌之孫。固武氏所忌也。義府賣官貪利。忘害亦何足異。如延者、覆巢遺卵。不思晦迹。乃復行財求官。亦全無心肝者哉。

劉仁軌、攻周留城、百濟王豐、奔高麗、王子忠勝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初蘇定方克百濟、縱兵劫掠、黑齒常之、收集亡散、保任存山、至是亦降于仁軌、

觀此則定方之兵。亦未遵紀律。足徵爲將之難。史所書稱[illegible]誅犯者。未必然也。

魏州刺史鄖公孝協、坐贓應死、司宗卿奏、孝協父叔良、死王事、孝協無兄弟、恐絕嗣、上曰、法不以親疏殊、苟害百姓、雖皇太子、亦所不赦、孝協竟賜自盡、麟德元年

何不賜麻一車作錢貫邪。寬于近親。而嚴于疏屬。何云皇太子邪。帝卒不能庇其子。非以其害百姓也。當云若得罪皇后。雖皇太子。亦所不赦。

劉仁軌上言、戍兵惟思西歸、臣問其故、咸言、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其子、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渡海、官不記錄、

忘勞忘死。由于悅以使民。況遠征于遼海之外乎。存卹士卒。無間存歿。太宗所以無敵也。帝欲繼太宗之志。誅滅高麗。而不錄渡海之勳。甚至富者行錢得免。貧者老弱。被發戰時。厚許爵賞。事後推禁奪祓。卽此推之。知貞觀之業衰矣。

初、武后能屈身順上意、故上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不勝其忿、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爲厭勝之術、上大怒、召上官儀、草詔欲廢之、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因紿后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使許敬宗、誣儀與故太子忠謀逆、殺儀、並賜忠死、

后雖鷙悍。盜弄威福。而未嘗不有所顧忌。以帝意或難測也。旣已忿之怒之。欲廢之矣。因其自訴。則又愧之畏之。諉其責于儀以自解。迨后殺儀。因以及忠。帝非不知其枉。乃縮頸瞪目。而不能救。由是后之氣愈橫。心愈肆。直視帝若無物矣。先旣與行眞爲厭勝。後遂與懷義姦通。固由武之淫惡。亦以僧道出入禁中。唐之宮闈不肅所致也。

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虛心納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二年

帝安能納諫。而每以求諫爲言。未忘太宗之遺教也。

胡身之譏李勣獻諛以苟祿利而不知凶于其家竊
謂勣將帥之略有餘匡弼非其所知謂之苟祿可也
其破家何關獻諛乎
上祠泰山發東都從駕文武儀仗數百里不絕東自高
麗西至波斯烏長諸國各率其屬扈從時比歲豐稔米
斗至五錢麥豆不列于市
帝雖非令辟而是時乃唐之極盛後不可復覩
上至濮陽問竇德玄曰濮陽謂之帝邱何也德玄不能
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邱
上稱善敬宗謂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爲德玄羞之李
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不强對亦善也

敬宗以多聞自矜固小人之極態所云大臣不可無
學則不易之論惟不專以記誦爲學耳勣善德玄殆
亦自藏其拙邪
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上幸其宅問所以同居之故
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
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而帝稱善忍固帝所能爲也
但忍其所不當忍耳
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登泰山封玉牒降禪于社首
祭皇地祇上初獻皇后亞獻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
義府憂憤發病卒 乾封元年
帝之封禪名爲繼太宗之志實則徇皇后之欲也義
府獲保首領亦云幸矣許敬宗富貴令終尤天網之
一漏
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出巡諸城使
其弟男建男產知留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欲除二弟
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欲拒兄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
爲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使其子詣闕求救
蓋蘇文死而諸子搆兵男生求救釁自內作者也高
麗之亡實自亡也
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郝處俊副之以擊高麗
諸將龐同善契苾何力等並受勣處分
是時唐開國名將惟勣在耳勣卒于總章二年據舊

傳年八十六則是時年八十三矣乃仗鉞東征卒平
高麗以繼太宗之志可謂壯哉
自行乾封泉寶錢穀帛踊貴商賈不行詔罷之 二年
乾封元年始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乃行之未一年
而輒罷者大錢固不便于民也
李勣拔高麗之新城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薛仁貴拔
南蘇等三城又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
款服 總章元年
鄭元璹東夷善守城之說至此不驗
賈言忠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對曰先帝東征而不克
者高麗未有釁也今蓋蘇文已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

男生內附、爲我鄕導、其勢必克、
隋煬不克、固無足怪、以太宗之英武、而不能取無釁之高麗、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信哉、
李勣帥諸軍、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産、帥首領九十九人、詣勣降、擒泉男建、高麗悉平、
平高麗而唐之威靈、加于四夷、惟吐蕃猶崛强稱敵國耳、然女戎已伏于衽席之間、則孔子所云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者也、
烏茶國婆羅門盧伽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餌之、郝處俊諫曰、貞觀末、先帝服娑婆寐藥無效、大漸之際、議者歸罪娑婆寐、前鑒不遠、上乃止、

以太宗之明、旣餌金石、又服奇藥、以致大漸、非慕神仙、實貪天位也、與秦皇漢武、微有不同、而其用意則一也、
盧承慶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二年
監運損糧、偶値風暴、非力所及、考以中下可也、乃以容貌顏色之間、意爲進退、取決俄頃、直兒戲耳、史乃述之爲美譚乎、總之考察屬僚、須責長官、但憑一人之耳目、未有能覈實者也、

李勣寢疾、上及太子賜藥、則餌之、子弟爲之迎醫、皆不聽進、一日謂弟弼曰、吾今日少愈、可置酒爲樂、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與汝爲別耳、子孫今悉付汝、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遂薨、
病不迎醫、瀕危猶從容置酒、勣可謂了然于生死之際矣、蓋其天資英達、又身經百戰、蹈刃若夷、故其心能不動耳、
以薛仁貴爲行軍大總管、阿史那道眞、郭待封副之、以討吐蕃、待封恥居仁貴下、多違其言、仁貴擊吐蕃于河口、大破之、待封將輜重徐進、爲吐蕃所敗、仁貴退屯大

非川、論欽陵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死傷略盡、仁貴等、與欽陵約和而還、咸亨元年
李勣卒、而唐之名將、首推仁貴、乃以元戎秉鉞西征、而有大非川之敗、自太宗用兵四夷、罕有如此挫衄、固由待封不從其令、亦由欽陵大敵、非孤軍所能抗也、仁貴之勇、不減尉遲敬德、其將略乃不及蘇定方、
皇后奏、以姊子賀蘭敏之、爲武士彠之嗣、改姓武氏、敏之貌美、烝于太原王妃、武士彠妻楊氏 武后之母、楊思儉女、有殊色、上及后自選以爲太子妃、婚有日矣、敏之逼而淫之、后于是表言敏之罪惡、流雷州、以馬韁絞死、二年
武氏男女、類多淫蠱、蓋天生妖物、以亂唐室、敏之幸

爲后所惡而以罪死耳不則穢及宮掖矣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所以能持久也、三年
議事常自下起、此蓋西夷政之大經、今西洋歐邏巴諸國多遵用之
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狛、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詔集五品以上更議、改謚爲恭、
敬宗爲清議所不容、其奸佞佞諛、非太常所敢斥言故但指其家事而以惡謚加之、亦猶秦秀議賈充謚

但指其立異姓爲後而謚曰荒也
有劉曉者上疏論選、以爲選曹以書判爲得人、不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上元元年
取士先德行後文藝、自是正論、但鄉舉里選既不可復、九品中正又不勝其弊、則亦何從考其德行哉、徒令處士競爲矯僞以盜名聲、互相標榜以希薦達、而夤緣請託、百弊叢之、則言之易而行之實難也
帝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郝處俊曰、昔魏文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皐后臨朝、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上乃止、二年

魏文不許皇后臨朝、所以矯漢之弊、但爲幼主母后言之耳、自古未有帝疾而后攝政者也、處俊侃侃正論、乃有回天之力、使許敬宗尚在、方將以娛母佐帝太姒興周藉口貢諛矣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天后方逞其志、太子數迕旨、薨于合璧宮、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下詔朕方欲禪位太子、而疾遽不起、可謚爲孝敬皇帝、
帝議使天后攝政、后欲之也、因郝處俊之言而止、欲禪位于太子也、太子受禪、則后之志不遂、故酖之也
弘之遇酖、史必不敢直書、李泌唐之名臣、去高宗不遠、其對肅宗云、孝敬皇帝爲太子仁明孝悌、天后方

圖臨朝、乃酖殺孝敬、其言必非虛謬、而考異猶以爲其事難明、則疑所不必疑也
郇王素節、蕭淑妃之子也、警敏好學、天后惡之、自岐州刺史、左遷申州刺史、自以久不入覲、乃著忠孝論、張柬之封其論以進、后見之、誣以贓罪、降封鄱陽王、袁州安置、儀鳳元年
蕭淑妃爲武后所殺、瀕死猶有爲猫爲鼠之語、以致宮中不敢畜猫、其恨深已、素節卽善自韜晦、猶恐不免、乃因久不入覲、論忠孝以自表見乎、柬之封進、亦不得爲智已
劉仁軌鎭洮河、每有奏請、多爲李敬玄所抑、由是怨之、

知其非將帥才乃奏言西邊鎮守非敬玄不可敬玄固
辭帝不聽以敬玄代仁軌為洮河道大總管三年
帝以邊事付仁軌是也任之不專致為敬玄所抑不
知仁軌者也既不察仁軌之情偽又不辨敬玄之能
否輒以敬玄代仁軌墮其算中不知敬玄者也仁軌
為相不及其為將因怨敬玄而諉之重任坐視其覆
敗以快已私大臣與國同憂不宜出此若敬玄者居
政府則懸揣遙制以撓邊略及身當推轂又怯不敢
往卒至喪師辱國罪不容誅矣
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于青海之上
兵敗劉審禮為吐蕃所虜敬玄狼狽還走黑齒常之帥

死士五百人襲擊虜營虜眾潰亂遁去敬玄乃收餘眾
還鄯州
唐與吐蕃戰一敗于大非川至是再敗國威挫矣以
薛仁貴之勇不能敵欽陵何論敬玄哉十八萬眾棄
甲大奔而斷後全師惟仗一東夷降將亦足羞也
李敬玄之西征也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救師德
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宣導上意諭以禍
福論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
以唾面自乾之人而應猛士詔從軍著績賢者固不
可測
太學生魏元忠上封事以為選將當以智略為本今類
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
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
待封等不即重誅使早誅仁貴等自餘諸將豈敢失利
于後哉
元忠所言選將及悋賞之弊均切中當時病痛唐之
軍威寖以不振蓋由于此大非川之役仁貴戰非不
力且先有河口之捷徒以待封違令徐行師無後繼
遂致敗耳當時一例免死除名本屬異罪同罰元忠
亦不為區別且但言大非川之敗不誅薛郭不言青
海之敗不誅李敬玄何也
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匐與吐

蕃連和侵逼安西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
為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使道過二虜可不血刃
而擒也上命行儉往果因都支遮匐以歸
唐兵連敗吐蕃益強西突厥與之為隣都支等所以
陰懷去就也使發兵討之則吐蕃必以全力來爭不
惟驅之使合且將兵連不解矣行儉出其不意以計
擒之智略出當時諸將之上
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熟匐為
可汗二十四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蕭嗣業等將兵
討之大敗以裴行儉為行軍大總管帥程務挺等東西
諸軍三十餘萬人破突厥于黑山擒奉職可汗泥熟匐

為其下所殺、以首來降、永隆元年
兩突厥同時俱反、使東西合從、結約吐蕃、西北邊患、將有不可勝言者、大張撻伐、有所不得已也、行儉先以譎計擒都支、復以力戰破泥熟匐、唐雖力屈于吐蕃、而威伸于突厥、行儉之功偉矣、要之太宗之平突厥、本以兵力制伏、雖郡縣其地、衣冠其人、而卒不能悅服其心、故一旦有隙可乘、即皮馬思逞也、
廢太子賢、為庶人、高真行之子政、為太子典膳丞、事與賢連、上以政付其父、使自訓責、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審行、又刺其腹、兄子璇、斷其首、棄之道中、
真行非忍于其子也、懼禍及己、以殺子庶可自免也、

高氏與長孫氏、至親無忌之獄、幸免連坐、故真行兄弟自危耳、
裴行儉軍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與阿史德溫傅連兵為寇、以行儉為大總管、曹懷舜、李文暕、為副將、兵討之、懷舜等將前軍、至長城北、與伏念戰于橫水、大敗、斂金帛以賂伏念、約和而還、開耀元年
懷舜等豈伏念之敵哉、郭待封以徐行不及薛仁貴而敗、懷舜等以輕進不俟裴行儉而亦敗、皆副將不遵元帥之令者也、
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請以太平公主為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親、請尚太平公主、上乃立太平觀、以公主為觀主以拒之、至是始選薛紹尚焉、
吐蕃屢經搆兵、而信使不絕、志在和親、求尚主也、乃專請太平、帝至令主入道以拒其請、因而遲遲不敢出降、何畏之甚也、
上徵田游巖為太子洗馬、無所規益、蔣儼以書責之、游巖不能答、
劉曉論取士、先德行、後文藝、若游巖者、詎非以德行進者哉、較文藝之士、優劣竟何如邪、
裴行儉軍于代州之陘口、多縱反間、伏念與溫傅浸相疑貳、伏念與曹懷舜約和而還、至金牙山、失其妻子輜重、乃引兵北走、行儉使劉敬同等將兵追之、伏念狼狽

不能整其眾、遂執溫傅、詣行儉降、
先縱反間以攜其黨、復以奇兵掩取其妻子輜重、以破其家、知其心搖氣奪、乃以輕騎深入窮追、使之進退失據、故一舉而二虜悉擒也、兵無強弱、將有巧拙、信哉、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裴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永淳元年
浮躁淺露、必非載福之器、即以文論、凡獵取詞華、務為輕靡者、其人必無足重也、
魏玄同上言銓選之弊、以為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委

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明如水鏡、猶照有所窮、況愚闇阿私者乎、

論專委選部之失、可謂切盡。至云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亦未易行也。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作奉天宮于嵩山南、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數年以來、菽粟不稔、四夷交侵、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雖不納、亦優容之、

封禪將以祈福、而更得災譴。即使遍封五嶽。亦何益之有。

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祐後寢于平閣、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等、為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為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人刺殺之也、

明崇儼被殺求賊不得。祐夜失其首。後乃得之零陵王府中。皆刺客為之。此唐小說所以有劍俠傳也歟、傳而有宰相武元衡被刺之事。

上自奉天宮疾甚、還東都、夜召裴炎受遺詔輔政、上崩于貞觀殿、太子柩前即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

孝敬遇酖、章懷被廢、中宗乃得嗣位、詎非武氏欲取大物、忌賢明而利昏懦邪

受業袁任齡

孫　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illegible]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四十

甯陽黄恩彤石琴

唐紀四　武后諱曌后自[illegible]照同在位[illegible]

立太子妃韋氏爲皇后中宗欲以后父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旦爲帝政事決于太后居睿宗別殿不得有所預光宅元年

遺詔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太后固預政矣而其心未厭也政事決于太后睿宗不得有所預則天子之事太后專之矣中宗庸愚誠不堪負荷炎以一言之謬遽謀廢立豈猶未知太后之心邪炎

之爲人固非李義府許敬宗之比而權歸太后炎實首贊其事則亦不得謂非唐之賊臣已

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事以申規戒太后使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

置仁軌于西京雖畀以留守重任實疏之也仁軌知之故自陳衰老以冀引退猶借呂后以申規戒較之裴炎固有間已

太后命邱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巴州幽賢于別宅逼令自殺

即賢之自殺由于被逼則知弘之遇酖無可疑者武氏先自殺其女誣王后也復殺其二子謀奪位也房州之不死亦幸免耳

廣州都督路元叡闇懦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于元叡元叡欲繫治之羣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聽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登舟入海追之不及

此崑崙國今無可考大抵南洋黑夷所居唐有崑崙奴見于小說即黑夷也市舶之利始于唐故西洋至今猶稱中國人曰唐人亦猶塞北稱曰漢人也然當其時已能爲變已

赦天下改元旗幟皆從金色改東都爲神都宮名太初又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左右僕射爲左右相六曹以下

官名悉改之

因改元而併改旗幟服色官省官名即更姓改物之漸

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皆坐事貶官魏思溫亦被黜會于揚州各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

諸人作亂由于失職怨望特以匡復爲名耳敬業此舉亦知李唐亡或乘釁以濟其私也

敬業等起兵于揚州復稱嗣聖元年移檄州縣罪狀武氏有曰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

所云幽之別宮謂居睿宗于別殿不預政事也又云六尺之孤安在謂故太子賢也敬業等雖以匡復廬陵爲辭復求得貌類賢者紿衆云賢不死奉其令以舉兵故云然

以李孝逸爲大總管將兵三十萬討李敬業魏思溫說敬業帥大衆直指洛陽敬業用薛仲璋之計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度江攻潤州

直指洛陽爲國討賊也起兵于江北而南渡江謀取金陵爲割據之計則作賊矣揣當日形勢卽從思溫亦未必有濟但尚不失忠義之名耳

太后問計于裴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崔詧因言炎有異圖太后收炎下獄劉景先等皆明炎不反太后不聽斬炎于都亭

廢中宗立睿宗俾大權一歸太后炎實首贊其事于是御殿受尊號改元易服色炎犄躬唯諾不敢稍爲伺異至此乃欲藉敬業起兵脅太后歸政豈猶不知武氏之心乎宜自取其死耳

裴炎之下獄也姜嗣宗使至長安謂劉仁軌曰嗣宗覺裴炎有異于常久矣仁軌曰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嗣宗受其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命殺嗣宗于都亭

仁軌知炎冤而不敢救聞嗣宗言而惡之故密表其知反不告俾太后殺之以爲快也

李孝逸軍至臨淮與李敬業戰不利按兵不進用魏元忠計乃引兵進至都梁山擊韋超及敬業弟敬猷皆走之敬業勒兵阻溪自守孝逸戰數不利懼欲引退元忠曰風順荻乾火攻之利孝逸從之敬業大敗將入海奔高麗爲王那相所殺餘黨悉平

諸起兵者惟敬業頗健鬪餘皆庸懦人耳孝逸戰則屢敗敗則欲退殊非敬業之敵所以卒能平定三州者元忠教之也駱賓王但工作檄不聞出一謀建一策刀筆小才何足與于成敗之數哉適足殺其軀而已矣

初裴炎下獄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與裴炎徐敬業通謀遣裴紹業卽軍中斬之

按唐統紀曰太后召羣臣謂曰卿輩有受遺老臣倔彊難制過裴炎者乎有將門貴種能糾合亡命過徐敬業者乎有握兵宿將攻戰必勝過程務挺者乎此三人者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卿等有能過此三人者當卽爲之不然須革心事朕無爲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太后使蓋武氏既誅三人卽以威脅羣臣自是當日作用故其言如是殊相逼而可畏也

考異以爲不至如此淺露竊所未喻也。

太后修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懷義得幸于太后、出入禁中宦者十餘人侍從、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垂拱元年

內誅裴炎、外誅徐敬業、程務挺而劉仁軌亦薨、太后益無顧忌、故直與懷義宣淫、不以爲恥矣。

徐敬業之反也、魚保家爲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至是上書、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爲敬業作兵器、遂伏誅。二年

保家蓋素有巧思工于製器者。故既爲敬業作刀車、復爲太后作銅匭、設爲機發、俾入不可出、以受告密表疏也。此匭成而寃死者不知幾千百人矣。乃作法先以自斃、與周興之入火甕無異、皆天道循環之最速且巧者。

太后自徐敬業反、疑天下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政、宗室大臣不服、乃盛開告密之門、用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網羅無辜、織成反狀、陳子昂上疏諫、不聽、

子昂之言非不明切、然處此淫昏苛虐之朝、子昂官卑言輕、獨不可以已乎。將爲女主効忠邪、則方枘不入圓鑿、將爲兇囚請命邪、則疾呼不震聾耳、其黙足以容、固當有以自處矣。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改爲慶山縣、四方畢賀、俞文俊上書、以爲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地氣塞隔、故山變爲災、非慶也、宜修德以答天譴、太后怒、流之嶺外、

先大肆誅殺以示威。又盛開告密以防患。皆以除異己、而未足以惑愚民也。于是詐爲符瑞、先以慶山開其端、而洛水白石相繼而出矣。此乃武氏篡竊方略、而文俊適觸其機、何異探虎口乎。

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蘇良嗣曰、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三年

監苑而鬻蔬果。洵爲見小利而不識大體。較之賣馬糞則差勝耳。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等、內不自安、琅邪王沖、令長史蕭德琮募兵、分告韓、霍、魯、越、令各起兵、太后命邱神勣討之、沖兵散、爲守門者所殺、越王貞亦舉兵于豫州、命麴崇裕討之、貞自殺、太后悉收韓魯諸王于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氏、四年

諸王舉兵名義甚正。而旋即破滅者。紈袴乳臭。非撥亂之才也。武氏僞作寶圖瑞石及改骨篤祿曰不卒祿。改韓魯諸王姓曰虺氏之類。皆與王莽相似。以此推之。則知女主武王之讖。併出僞造。其託諸李淳風。亦如曹氏代漢託諸單颺也。

越王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禍且至矣、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

公主高祖女、殊有鬚眉氣、蓋諸王即不舉兵、亦必及于難、與其坐以待誅、固不如仗義而起也

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狄仁傑、密奏彼皆詿誤、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甯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于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

仁傑密奏、旣云不欲顯爲逆人申理、必不敢宣露于外、甯州父老從何知之、且是時法令嚴急、此免死流

人、沿途必有監押官吏、其行必有程期、安能聽其逗遛設齋三日邪、此皆唐人歸美仁傑、或過其實、若果有然、則迹涉賣恩、將爲告密者所羅矣

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瑯邪王冲通謀、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于獄、

紹選尙太平公主、爲太后愛壻、而與瑯邪通謀、殆與公主及諸武不叶邪、

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陳子昂上書言其不可、乃止、

子昂以蜀人言蜀事、故利害尤爲明切、至所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皆失地蹙國、是知唐之兵威不惟屈于吐蕃、亦不能加于突厥、而以爲務在養人、不在廣地、天下翕然謂之盛德、則諛辭耳、

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除唐親屬籍、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韋方質不爲禮、尋爲周興等所搆、流儋州、籍沒其家、天授元年

此時不附武氏、不居其位可也、身爲宰相、而與承嗣三思忤、以取禍謫、其亦進退失據者矣、

太后策貢士于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進士科始于隋煬帝、殿試始于武后、後世因之、至今不改、法不以人廢也、

時置制獄于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王弘義、戲

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

是時朝士、乃至朝不保夕、獨不可去邪、或有所畏而不敢去邪、抑有所戀而不忍去邪

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于天下、

先是反者、多託彌勒佛、以惑衆、法明殆拾其牙後邪、但未知懷義是何佛下生

以唐爲周、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

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傳游藝、首唱其說、而百

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從而附和者多至六萬餘
人不知何術以致之與王莽居攝時殊相似其以文
王爲始祖亦如莽以舜爲始祖將以誣聖而惑民也
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
講解、其撰疏雲宣等九僧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
龜袋、
西漢之季人皆信讖故王莽作符命以欺世唐時人
多奉佛故武氏頒大雲經以惑民其盜國之術一也
唐給魚符取鯉李同音李爲國姓僞周改佩魚爲佩
龜取龜爲玄武武亦國姓也龜之爲物與龍麟鳳、並
列爲四靈故有大寶之稱而至今俗間以爲辱詈殆

由武氏賜龜袋人遂賤之邪
邱神勣、以罪誅、二年
足爲害章懷太子之報
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升于道教之上、
唐以老子爲遠祖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道教之
崇實由于此武氏既移唐祚故併道教而抑之且其
身方屬懷義則尊釋教宜也豈徒以大雲經哉
張嘉福使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
子、岑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太后又問格輔
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長倩、輔元及歐陽
通等皆以謀反坐誅、

長倩、與傅游藝、張虔勖、邱神勣、皆賜姓武氏、固太后
所親信也、乃甫及一年誅戮殆盡、固由太后喜怒不
恆亦羣小貪冒恣睢自速其辜也
李昭德、言于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
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
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太后以爲然、
立武承嗣爲皇太子之議、岑長倩、格輔元、稍有異同
立卽尉誅狄仁傑、非不在朝亦噤不一語得昭德直
言而皇嗣賴以不廢其有功于唐之社稷豈細也哉
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
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

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長壽元年
其進也施以異量之恩其罪也加以異量之罰武氏
執此術以奔走天下士僅可以震盪流俗不足以籠
絡英賢也當日側肩武氏之朝競爲之用者雖有才
可錄有功可紀要皆不知羞恥者耳安得有英賢哉
吾每爲狄梁公惜之
來俊臣、羅告狄仁傑等七人謀反、仁傑承反、有司待報
行刑、乃裂衾帛書冤狀、其子光遠、持之告變、太后召見
仁傑、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已死于拷掠矣、于是
出仁傑、及魏元忠等、各貶官有差、
俊臣誣見則仁傑等之枉宜伸乃均不免貶謫而俊

畀委任如故蓋武氏藉俊臣爲爪牙以誅鋤異己不復罪其誣陷也

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

胡身之以爲禁屠捕而殺人如刈草菅是人不如物竊謂禁屠捕者遵佛教戒殺以求福也非眞不忍于物也草菅人命者懼人圖已故以重刑禁之將以自固其位也非必忍于人也二者相反而其意則一也

徐堅上疏以爲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使者得實即行斬決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臣望絶此處分依法覆奏

此時上疏能直指用刑之濫承反之寃可謂洞中時

弊若陳子昂之連篇累牘第皮膚之論耳

李昭德密言于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簒弑其父者況姪乎太后矍然曰吾未之思于是罷承嗣政事

前旣以姪不爲姑立廟諫止承嗣之爲太子矣玆復進危言以奪其宰相之權于是太后懷疑而易儲之議遂寢昭德所言皆人臣所難言也

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誅唐宗室貴戚及大臣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御史嚴善思按問告密者引虛伏罪八百餘人羅織之黨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復召爲渾儀監丞

朴者木之斲而未成器者也今猶有此語音轉爲訛除官曰鬼朴以其行將被誅鬼形已具也然是時士大夫往往干進不已至有嘗長官之糞而不以爲恥者其識遠出戶婢下已羅織之盛不獨太后縱之實武承嗣主之也觀于狄仁傑等免死貶竄承嗣與來俊臣固請誅之可見告密之衰不獨太后厭之亦李昭德持之也史稱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是時承嗣罷相昭德柄政故善思得行其志耳

朱敬則上疏以爲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旣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尙寬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周矩上

疏亦言緩刑用仁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

敬則此疏語語爲武氏地而導之使從宜其聞而意移也李昭德所以能間武承嗣者亦以適中武氏之所忌也言豈一端而已哉

同平章事李遊道等七人皆爲王弘義所陷流嶺南

朱敬則周矩之疏旣蒙褒納而被陷羅法自平章以下大有人焉蛇虺之性固未能化也

姚璹奏請令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之時政記自此始年二

人主觀起居注宰相撰時政記此史局之一大變也自是信史不可復覩而千秋公議要自有不可掩者

武氏之穢德彰聞。豈時政記所能粉飾哉。

婁師德謂其弟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師德曰、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世但知師德之忍辱、而不知其意在免禍也、士生此時而立于朝、亦難矣哉。

裴匪躬、范雲仙坐私謁皇嗣、腰斬、有告皇嗣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安金藏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太后卽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坐私謁而腰斬、太后之忌皇嗣深巳、故異謀之告、卽

乘之而起、此必武承嗣覬覦東宮、故使人誣陷、而俊臣助之也、睿宗之得免、亦幸耳、皇嗣之親猶無以自白、史所書羅織不振、制獄稍衰者、殊未必然也、

以僧懷義爲行軍大總管、李昭德爲長史、蘇味道爲司馬、帥契苾明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延載元年

懷義兩次北征、一不見虜而還、一未行而止、蓋武氏以此寵懷義、非欲其折衝禦侮也、昭德方爲太后所親信、乃足以奪武承嗣之權、而不免受懷義之撻、

來俊臣坐贓貶同州參軍、王弘義流瓊州、詐稱敕追還、至漢北、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

俊臣外貶、弘義道竄、羅織至是稍息矣、杖殺與寸磔同死也、然弘義獲保首領、自是天網之漏、

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邱愔上疏攻之、以爲臣觀其膽乃大于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太后由是惡昭德、貶爲南賓尉、尋又免死流竄、

昭德固非君子、然當日諸臣中、亦可謂錚錚佼佼者、此必諸武嫉其權寵、故假手于愔、以攻之、而陰爲之內主也、惟昭德甘受懷義之撻、而謝罪不遑、不知其膽大于身、氣衝雲漢者安在、

御醫沈南璆亦得幸于太后、懷義心慍、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時方酺宴、劉承

慶請停酺以答天譴、姚璹以爲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門觀酺如平日、天冊萬歲元年

血像卽懷義所作夾紵大像、殺牛取血塗其首、詐稱懷義刺膝血爲之、貯于天堂者、竊謂僧法明等撰大雲經、言太后乃彌勒下生、則此大像必彌勒像、實太后像、懷義恨太后更有所幸、故燒天堂、燬其像以洩忿耳、二臣之言、承慶直而璹佞、若覈其實、則此非天火、人火之也、何關災譴乎、太后蓋亦心知之矣、

以明堂火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爲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張鼎以爲火流王屋、大周之祥、逄敏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斯實諂妄邪言、

二臣之言、與姚璹無異、然益可見大像之爲彌勒像已。

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多陷刑戮、劉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

不恤法網之嚴、惟貪官爵之易、此所以陷刑者日多、而趨進者不止也、可哀也已、

僧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遜、太后選宮人有力者百餘人、執之于瑤光殿前樹下、使武攸甯帥壯士毆殺之、

南璆進而懷義之寵衰、去之如孤雛腐鼠耳、

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從封中嶽、還即求棄官、隱于嵩山之陽、冬居茅椒、夏居石室、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萬歲通天元年

攸緒爲太后近屬、一旦棄官歸隱、即能超然物外、可知諸臣之觸網陷刑、而干進不已者、非不能去、實不肯去也、

契丹李盡忠、孫萬榮、舉兵反、遣曹仁師等二十八將討之、以武三思爲安撫大使、改盡忠爲盡滅、萬榮爲萬斬、

胡身之云、此事何異王莽所爲、顧有成敗之異、竊謂武氏所爲多類于莽、以其專事矯誣、自欺而欺人也、改姓易名其小者耳、無關于成敗之數也、

曹仁師等與契丹戰于硤石谷、唐兵大敗、制天下繫囚、

及士庶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陳子昂上書、以爲免罪贖奴、損國大體、不可威示天下、

免罪充兵、漢之舊法、贖奴、唐初亦有行之者、于計均未爲失、子昂所云刑獄久清、罪人至少、及天下忠臣義士萬分未用其一、全係諛辭、不足錄也、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潘好禮著論、以爲張釋之逢漢文之時、有功逢革命之秋、難易之間、優劣見矣、

張徐難易、此論得之、然亦所遇之時不同、未可以定二子之優劣也、

劉思禮學相人于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位至太師、思禮乃與綦連耀謀反、吉頊以告來俊臣、上變告之、太后使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李元素等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以誣陷族誅、神功元年

思禮爲相術所悞、以致謀反族誅、其云耀有天命、或亦以其有異人之相耶、凡謬託奇術自詡前知、許人富貴者、皆亂民也、俊臣一日不死、羅織一日不息、況有懿宗爲之內主乎、

張易之年少美姿容、與弟昌宗入侍禁中、皆得幸于太后、拜其母臧氏爲太夫人、仍敕李迥秀爲臧氏私夫、武承嗣等皆候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懷義僧也沈南璆醫也其出入禁中尙各有所託若二張者直以面首進耳蓋武氏竊位已久老不識羞公然齒二張于男妾之列而忘其爲中冓之醜矣私夫竟以敕爲之此敕似不經鸞臺鳳閣宣淫至此千古罕聞懷義之幸也諸武爲之執轡二張之幸也復爲之執鞭皆事以僮僕之禮雖將以媚悅太后亦過于卑屈矣詔事寄猳會不厚顏然則後世詈縱妻外淫者爲龜豈無以乎

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大怒諷酷吏羅告族之

以碧玉之美乃借承嗣以教諸姬將以悅承嗣耳宜其爲所留矣以誨淫之容值宣淫之世而投之于朋淫之家尙望其去而復返乎知之固自取其死也

來俊臣誣李昭德謀反下獄俊臣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牙同反衛遂忠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俊臣與昭德同棄市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

俊臣之罪彰則昭德之誣白矣乃同時棄市何也蓋昭德素爲諸武所惡故因而擠之也當時諸酷吏惟俊臣爲最凶其死亦最慘但惜不早耳

太后謂侍臣曰周興來俊臣按獄多引朝臣云其謀反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姚元崇對曰臣以百口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太后悅賜元崇錢千緡

周來之羅織太后藉以鋤異己耳豈不知死者之冤哉今宗室大臣素所疑忌者誅滅無遺其餘內外之臣非以恩餌之卽以威刼之均帖然無敢動太后知羅織之無所用也故併殺周來追正其罪俾怨有所歸而又擢徐有功賞姚元崇以明淫刑之非出己意其心最曲其術彌巧要之可以欺一時不可以欺萬世也

武承嗣三思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狄仁傑謂太后曰大帝以二子託陛下奈何欲移之他族且姪與子孰親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于廟者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吉頊亦說張易之兄弟勸太后立廬陵王二人承間屢爲太后言之太后意乃定聖歷元年

姪不祔姑之說李昭德曾言之然未遽足動武氏之聽也使武氏傳位承嗣三思則爲創業之祖百世不祧又何姑姪之可言乎雖古無此禮而制由我作承嗣等何難使人說太后以破仁傑之說乎廬陵之復非關仁傑固爭實由二張密勸也此中蓋有天焉

使徐彥伯召廬陵王及其妃諸子詣行在療疾廬陵王

至神都

睿宗雖居別殿不與政事固已立為皇帝矣雖革命以後賜姓武氏而皇嗣之稱固未之改也乃置皇嗣而更召久廢遠遷之廬陵王何也蓋以皇嗣之立順而易廬陵之立逆而難惟其難也始可以專擁戴之功而厚責廬陵之報吉頊與二張固視廬陵為奇貨可居已

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閻知微等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

自古有女主革命建國者乎自古有女主多畜男寵

宣淫不諱者乎公主可以嫁可汗親王何不可娶可汗女況延秀又何足惜柬之亦諫所不必諫已

武延秀至南庭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聞李氏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遂發兵襲靜難平夷等軍移書數朝廷

不以女嫁武氏兒仍以兵輔李氏兒雖虜聲恫喝太后及諸武未嘗不為震懾也移書雖驕未至如冒頓移書呂雉之褻嫚

武承嗣恨不得為太子怏怏病卒皇嗣固請遜位于廬陵王太后許之立廬陵王哲為皇太子復名顯

承嗣之求為太子非一日矣皇嗣未廢廬陵復還太子既不可得而其子延秀又為突厥所拘留此所以怏怏而自斃也太后之寵用三思不及承嗣承嗣死而皇嗣固讓廬陵之位定矣

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以狄仁傑為副太子不行仁傑知元帥事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所過殺掠不可勝紀仁傑將兵十萬追之不及

默啜亦飽掠而歸耳不關太子之為帥也乃會逢其適竟若聞之而退者雖殺戮遍于河朔而未嘗不有助于廬陵也

狄仁傑奏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于

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禁其下無得侵擾河北遂安

仁傑諸所措置皆善後成法而當時以為異量之恩者以前平契丹武懿宗安撫河北殘殺脅從之民酷虐無復人理也事半功倍信然

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張易之為控鶴監張昌宗李迥秀等皆為控鶴監內供奉 年二

控鶴之義蓋以武氏跨鶴升仙而二張為之控御正恐願作鴛鴦不羨仙耳易曰老婦士夫亦可醜也其武氏之謂乎

宗楚客與弟晉卿坐贓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
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
吾輩乃虛生耳
以太平之奢麗其居處可知及觀楚客第而不覺自
失致發虛生之歎則楚客之僭侈更可知矣乃貶謫
曾不數年復入爲相何也
太后幸嵩山過緱氏謁升仙太子祠
置控鶴監以二張比子晉也既嬖二張復慕子晉子
晉安可得哉
婁師德薨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民夷安之性沈
厚寬恕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以功名終

師德所以令終唾面自乾之效也士生此時而具位
將相得免羅織亦難矣況保其功名乎雖然亦有命
焉
改控鶴監爲奉宸府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
奉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侯祥
等明自媒衒醜慢不恥（久視元年）
此等帷薄之事外廷亦可顯諫盡當時不以爲諱也
太后重狄仁傑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折廷爭
太后每屈意從之仁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武氏不能容魏元忠而知重狄仁傑小忤意殺人如
草菅而不罪蘇安恆亦不可解

以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性至孝其母本微賤妻崔氏
常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卽時出之（長安元年）
迥秀受敕爲張易之母臧氏私夫宣淫無恥辱親莫
甚又爲控鶴監內供奉則亦嬖寵之流耳其入相必
易之母子援引之力出妻亦未必不由于臧氏之妬
所云不能悅母特假以爲辭不足信也
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上表請封張昌宗爲王制不許又
請乃賜爵鄴國公（二年）
置控鶴則張易之爲監改奉宸則易之爲令皆先于
昌宗今太子輩請封昌宗爲王隱然以假父尊之而
不及易之或昌宗寵盛易之不及邪不封王而封公

未知何以爲辭殆以昌宗合神丹太后服之有驗如
楊再思所云邪
魏元忠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
臣之罪也由是諸張深怨之昌宗譖元忠于太后貶高
要尉元忠指易之兄弟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易之等
叩膺自擲稱冤太后曰元忠去矣（三年）
事女主而男寵在側穢亂宮闈辱國孰大焉元忠引
爲己罪是也武氏惟二張之言是聽元忠免死亦幸
耳是時惟有不事武氏事武氏而忤二張是自求禍
也
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張易之兄弟宋璟獨不爲禮諸

張積怒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事淫亂之女主與面首並立于朝士之辱也不爲之禮未若奉身而退

李迥秀頗受賄賂馬懷素劾奏之貶廬州刺史四年

迥秀以贓敗二張母子亦不能爲之援乎何也

李嶠等奏比來所遣牧伯多是貶累之人望于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韋嗣立及楊再思等十二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政績可稱者惟薛謙光司馬鍠而已

重內輕外習尚已久非必內賢而外不肖也當時貶累者多非其罪榮擢者或不以道亦不得以此定朝

臣之優劣也以內官補外不問其能否而探籌取之宜其政績之鮮有可稱已卽如楊再思者諂事二張務爲佞媚至有兩腳狐之譏而望其察吏安民乎

蘇味道謁歸葬父制州縣供葬事味道因之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蕭志忠劾奏之左遷坊州刺史

味道遇事摸稜持兩端當時謂之蘇摸稜一旦擅州縣供葬之勢卽侵毀墓田役使過度平日摸稜之術爲之頓改以此人而刺州得不倚勢作威乎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于白司馬阪糜費巨億張廷珪諫曰以時政論則宜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太后爲之罷役

廷珪據釋教爲言故異而易入要之崇飾塔廟恣爲淫靡詭作像設以希布施乃髡徒之詐術非佛氏之本旨也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張易之昌宗侍側崔玄暐奏言太子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太后曰德卿厚意

武氏卽甚無恥既以二張侍側刻不忍離亦何顏再對二子乎玄暐所言理甚正而事則必不可行者也且宮禁之不肅久矣異姓出入豈自今日始哉

楊元嗣告張昌宗召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宋璟云昌

宗包藏禍心請收付獄太后不聽

武氏私昵二張而璟必欲奪其所愛武氏既不從璟亦不顧甚昌宗乃委曲爲之地何也其果將死而氣衰邪竊謂璟固不附二張而史所書剛鯁強直之概恐亦事後歸美不無溢辭武氏蛇虺之性不應如此降心于璟也

受業袁佺齡

孫　力田　闓田　福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四十一

　　　　晋陽黃恩彤石琴

唐紀五　中宗皇帝（諱顯、高宗第七子、在位五年、）

太后疾甚、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與李多祚等、以羽林兵迎太子、從玄武門入、斬張易之、昌宗、太后傳位于太子、中宗即位、（神龍元年）

武氏尸居餘氣二張乳臭小兒南牙北門諸將相帥禁旅挾太子行誅因以反正直唾手之易耳諸武皆紈袴庸奴才出祿產之下更無一人敢出而枝梧者矣

太后遷上陽宮、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曰、

今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亦人臣之義也、出爲亳州刺史、

元之功名之士其致身高位皆由武氏拔擢故感舊恩而不能自抑耳胡氏稱其智未必然也

上在房陵、與韋后同幽閉、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及再爲帝、后遂干預朝政、上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

韋氏才智萬不及武氏但學其淫縱耳徒施帷幔亦不知何者爲政事必待上官爲之指發也

二張之誅也、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二人曰、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爲、季昶歎曰、吾不知死所矣、

誅二張不及諸武自因中宗以武氏母族不欲重傷太后之心柬之輩亦不欲故違中宗之意至三思蒸淫韋氏中宗復寵任三思固非其所及料也使中宗稍有心肝豈有不以武后爲戒者哉

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上官婉兒、通于三思、又薦三思于韋后、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張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

安樂帝之愛女婉兒韋后之腹心三思所以不與二張同誅者以二人爲之內主也帝初被廢由于過崇后族至欲以天下予后父玄貞其言謬陋固下愚不

移者況又有房州之私誓乎后爲三思所蒸而帝爲后所制三思併可以制帝矣何論柬之等乎帝之昏懦柬之等豈猶不之知乃云主上昔爲英王時稱勇烈失之遠矣

術士鄭普思、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重、墨敕以普思爲秘書監、靜能爲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暐、固執不可、上曰、已用之、無容遽改、

高宗之才遠遜太宗而永徽之政尚有可觀者奉太宗之教也中宗之質頗似高宗而復辟之政一無足取者承武氏之敝也

崔湜、鄭愔、爲武三思謀去敬暉等、三思與韋后、日夜譖

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于社稷、上信之、三思等因爲上畫策、封暉等五人爲王、罷其政事、

韋后惟三思之言是聽、帝惟后之言是聽、暉等豈能免乎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則天故事、

婉兒雖爲武氏所信用、但于百官表疏、時參末議、其大事則武氏自主之、非婉兒所能代謀也、韋氏則惟其言是聽矣、

則天崩于上陽宮、年八十二、

論者以呂武並稱、武之淫兇、乃什倍于呂、此乃天地之邪氣、獨有所鍾、帝王之閏位、偶有所屬、不可以常理論也、

上居諒陰、以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武三思憚之、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元忠素稱忠直、然與狄仁傑皆功名之士、故武氏雖穢德彰聞、篡唐革命、而二子不恥立于其朝、爲之盡力、至屢嬰危禍、瀕死而不悔、即元忠之捧制感咽涕泗、可以見其素心矣、姚元之嗚咽流涕、亦猶是耳、詎有智數存乎其間哉、

太后將合葬乾陵、嚴善思上疏、以爲合葬非古、望于乾陵之傍、更擇吉地爲陵、若神道有知、幽塗自當通會、不從、

死而有知、武氏自當隨二張于九京、亦何顏與高宗冥會哉、合葬果何益乎、

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袁楚客致書元忠、歷指時政十失、元忠愧謝而已、

計元忠此時惟有奉身而退、差可完其素節耳、以中宗爲之君、而韋后竊其柄、又有武三思熒惑其間、即欲匡救時政、亦何可得乎、

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謂璟曰朕謂已斬、乃猶未邪、命趣斬之、璟固請按之、上不許、

帝受制牝晨、懦無立志、及其拒諫殺忠、何其勇也、然月將以處士而直言中宮私于三思、又不止位卑而言高已、

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蠻酋甯承基兄弟逼取其女、其妻崔氏不與、承基等殺之、及其四男、上命周仁軌討之、斬承基等、殺掠其部衆殆盡、及韋后敗、仁軌以黨與誅、

玄貞雖以流人卒于荒徼、故后父也、承基等輒因逼取其女、不得殺其妻及諸子、罪不容誅、仁軌奉命討斬、足伸國法、乃因韋氏敗而株連及之、冤已、仁軌曾于秋分後一日斬韋月將、殆亦奉敕行刑、非擅誅也、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于天津橋、請加廢黜、上

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爲之請族誅暉等上以暉等嘗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于瓊瀼等州

帝所以復寵武氏由于三思三思柄用由于韋氏而其所以得志于韋氏者上官婉兒先與私通又有安樂公主爲之子婦逆女子小人朋比用事而中宗尸居其間爲之傀儡故三思必欲殺暉等爲二張報仇而鐵券不足恃已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一司戶耳判事既定刺史不能奪唐之庶僚尚能自舉其職然亦此時之太平公主耳若在則天之世元紘必獲罪矣

安樂公主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野自請爲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統紀云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立已爲皇太女帝以問魏元忠元忠以爲不可考異以中宗雖愚豈不知立皇太女之不可何必待元忠之言竊謂中宗爲人有不可以常理論者況于安樂尤溺愛不明未必以立皇太女爲不可也或因元忠之言而中止耳

上遣武三思攸暨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制復武氏崇恩廟及昊陵順陵因名酆王廟玄貞廟曰褒德陵曰榮光景龍元年

復崇恩廟昊順二陵此韋氏之志爲褒德榮光陵廟作張本乾陵祈雨特假以爲名非其實也

權若訥上疏以爲神龍元年制書一事以上並依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

若訥此疏非徒附三思將以媚韋氏也胡氏以爲中宗無是非之心竊謂中宗之心本無是非此則受制于韋氏而非其本心也韋氏事事欲學武氏故不欲改其政也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

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武崇訓教安樂公主言于上請廢太子立已爲皇太女

重俊非韋氏親子故惡之安樂爲韋氏親女故愛之韋氏無子不能更圖別立故尤注意于安樂皇太女之請所以屢瀆不已者非徒崇訓教之實由韋氏使之也三思當武后之時求爲太子而不得今既蒸于韋氏通于婉兒又得安樂爲子婦計中宗左右皆三思一家之人因將乘機造謀蠱惑韋氏愚弄中宗立安樂爲皇太女崇訓因之以移唐祚所不能遂如其志者東宮正位已久未可驟奪耳所以尤忌太子歟

太子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三思崇訓于

其弟并親黨十餘人、
　重俊之誅三思、殊似齊東平王儼之誅和士開、雖舉事無成、亦一快也、多祚既誅、二張復誅諸武、固爲無負大帝
太子與多祚、引兵自肅章門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皇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上俯謂千騎曰、汝輩皆宿衞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于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
　當日太子矯制發兵、必以奉敕誅武三思、及上官婉兒爲名、故羽林翕然從之、迨帝登門曉諭、知發兵非出上意、故倒戈以攻多祚也、亦斛律光所云奴見大家心死者也

太子以百騎走終南山、至鄠西、能屬者纔數人、憩于林下、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
　重俊頗似漢之戾太子、帝之追恩、則與漢武迥異、首獻太廟、果以其得罪祖宗乎、將以祭三思父子、故以獻廟先之耳、此韋氏與安樂上官之志也
襄邑尉席豫、聞安樂公主求爲太女、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爲諫官、豫恥之、逃去、
　義有所激、則言人所難言、迨公主欲行表薦、則潔身而去、當時諸臣、如豫者可謂知恥矣

安樂公主、及宗楚客、日夜謀譖相王、使冉祖雍、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與重俊通謀、上使蕭至忠鞫之、至忠泣諫、上素友愛、遂寢其事、
　重俊既誅、復譖相王、不惟安樂之所忌、亦韋氏之所惡也、帝意已爲之動、賴至忠以相王讓位爲言、故事得寢耳、若遇來俊臣、相王危矣
魏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起兵、遇元忠子升、脅以自隨、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上釋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共證元忠與太子通謀、元忠表請解官、以特進齊公致仕、尋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

　元忠與時俯仰、非其本心、薑桂之性、豈能盡改、故因子死而一發、舒其憤懣也、安樂之忌元忠久矣、彼方亟欲爲皇太女、知元忠必且固爭、故藉太子之脅其子以陷之、而宗紀受其嗾使耳
僧慧範、于東都作聖善寺、長樂坡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
　武氏作夾紵大像、被焚後屢欲作銅鐵大像、因狄仁傑之言而止、中宗不惜耗府庫以作之、可謂成母之志矣、寺曰聖善、義取凱風、其中有微指焉
蘇安恆、矜高好奇、太子之誅武三思也、安恆自言、此我之謀、太子敗、或告之、伏誅、

安恆在武后時三上疏語甚狂直不死至是竟以妄
言被誅好名之士既得大名而好之不止宜其及也
迦葉志忠奏則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娬媚娘順天皇
后(韋后尊號)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蓋天意以順天皇后宜
爲國母主蠶桑之事(二年)
志忠以桑條韋與娬媚娘並稱以爲受命之符明明
導韋氏以篡竊所云國母主蠶桑者特不敢斥言之
耳
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
唐休璟以爲自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終
爲虜有仁愿卒築之自是朔方無復寇掠仁愿建城不

置壅門及守備之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
守其後常元楷始築壅門
于河北築城可以拓地御敵未若畫河而守之易爲
固也三城不置壅門利進取不利退守未若憑城且
守且戰之有餘力也仁愿誠一時名將休璟元楷亦
未可厚非也
置修文館大學士四員
大學士之職始自中宗建議者上官婉兒歷代因之
至今遂爲宰相亦猶進士科始自隋煬帝殿試創自
武后而後世爲定制不以人廢法也
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

上官昭容第其甲乙
學士以備顧問乃止于從遊賦詩且甲乙決于婉兒
亦足羞已而後世猶謬傳玉尺爲佳話何也
于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讜之士莫得進
矣
是時儒學如祝欽明郭山惲皆依附韋氏以求進用
無以異于學士之文華相尚者也
安樂長甯公主及皇后妹郕國夫人上官婕妤婕妤母
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第五英兒隴西
夫人趙氏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入錢三
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謂之斜封官

公主賣官可也乃至于皇后之妹婕妤賣官可也乃
至于婕妤之母尚宮賣官可也乃至于女巫可謂私
門洞開捷徑旁出矣以其別降墨敕斜封付中書故
謂之斜封官但斜之爲言邪也似此得之不以其正
授之莫詰其由謂之斜封不亦宜乎名器之濫甚于
漢之西邸彼猶輸貨于公此則盡塡私槖矣
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其將忠節不
服謀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之郭元振上疏曰吐蕃
若破娑葛請分于闐疏勒何以抑之是以古之智者皆
不願受夷狄之惠
智者不受夷狄之惠此至論也唐初借兵于突厥後

復借兵于回紇雖一時急仗其力卒不免侵陵之患皆受其惠以致責報無已也

帝以安樂公主將適武延秀遣使召武攸緒于嵩山將至敕禮官于兩儀別設位欲行問道之禮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儀賜予皆不受

崇訓三思之子延秀承嗣之子三思猶子也與崇訓爲從兄弟乃安樂公主初適崇訓繼適延秀瀆倫傷化恬不知恥固宜攸緒避之若浼也

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遵律令事無大小皆悉奏聞修一水竇伐一枯木豈可取斷宸衷自今若軍國大事聽奏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從之

帝非勤政之主而是時奏牘叢委乃至小事亦取斷宸衷實則帝均未寓目也即軍國大事亦上官及韋氏主之而宗楚客輩奉行之耳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上嘉其意賜時服一襲三年

山惲此舉似差強人意至與祝欽明同建皇后亞獻之議以媚韋氏則五經一時掃地矣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數外留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闕選法大壞

選法無一定格式可以意爲進退而賄賂請託之弊不可勝詰矣名曰爲闕擇人實則爲人擇闕至有逆用三年闕者蓋預擬其人以待闕也胡身之云選法之壞至宋而極吏部注擬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一人倘有美闕伺之者又不止一人也宋之弊乃更甚于唐豈復成銓政哉此循資之法所以至今行之雖不足拔殊尤猶可以抑奔競也

蕭至忠爲中書令至忠女適皇后舅子崔無詖成婚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

當日諸臣至忠亦庸中佼佼者惜其進取之志太銳卒附太平公主與謀廢立自取駢誅耳似此恩寵祇足爲辱也

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尙宮養女爲子婦以休璟爲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休璟文武才略爲時名臣而晚節乃如是亦如魏元忠錚錚鐵漢末路未免頽唐在得之戒君子所爲兢兢也

睿宗皇帝諱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二年

相王子五王列第于隆慶池北望氣者言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隆慶池泛舟以厭之景雲元年

此因玄宗受命故術士有此言而史書之要之凡言符瑞多于事後附會以爲天命所歸適足動奸雄覬伺之心藉諂諛詆誘之口君子必不道也

馬秦客以醫術楊均以善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于韋后恐事泄被誅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于餅餤中進毒帝崩

武三思死而馬楊並幸韋氏之淫縱乃過武氏以武氏失行在高宗崩後韋氏則在中宗生前也然則中宗之昏懦殆亦過于高宗歟重俊誅而東宮虛位以中宗有子而非韋氏所生故安樂謀爲皇太女之心未嘗一日息也毒弒之謀雖三人共之實安樂主之

韋后秘不發喪自總庶政召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韋捷等五人及高嵩分領之

諸韋典兵自謂布置周密然其人皆紈袴乳臭兒安足恃哉

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謂韋溫曰相王于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

韋后但知秘不發喪而遺詔轉出太平及上官之手安樂所謀韋后臨朝己爲皇太女者遺詔不惟均未之及且更立重茂爲皇太子韋后但知政事而已又以相王參預其間何也蓋韋氏母女皆淫縱無識女子耳才智不及太平策畫全恃上官故爲其所賣而不覺也使非楚客爲之謀主事立敗矣

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爲皇太后宗楚客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

韋氏事事欲學武氏既已攝政必謀革命楚客特探其意而導之耳既謀革命則害殤帝去相王皆勢不獲已者也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與太平公主等謀誅諸韋隆基以羽林萬騎葛福順等入斬韋璿等以狥韋后走入飛騎營軍士斬之并斬安樂公主武延秀等

屯兵五萬至是無一人爲之用者弒逆之賊衆所共憤臨淄聲其罪而誅之有合于春秋之義也

隆基入宮上官昭容帥宮人迎之并以所撰遺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爲之言隆基不許斬于旗下

隆基斬昭容殊有定見婉兒久竊權寵作患于武韋之間罪不可赦也

隆基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斬韋溫及宗楚客等崔日用將兵誅諸韋于杜曲襁褓兒無免者

楚客斬衰逃走爲門者所殺韋巨源聞難奔赴爲亂兵所殺雖有勇怯之殊但淫后弒逆甘心朋附厥罪惟均其同誅宜也竇從一妻韋后乳母自號皇后阿奢至是殺妻求免竟得貶謫未免失刑

有宮人與宦官求劉幽求作制書立太后，幽求不可。隆基曰：此勿輕言。

此所云太后乃殤帝母也。幽求、隆基意別有在。

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讓位于相王，相王固辭。劉幽求言于宋王成器、平王隆基，入見相王，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太平公主以少帝制傳位相王，睿宗即位。

臨淄謀誅諸韋，本欲立相王。少帝之讓位，自是當日成局，太平第欲攘以為功耳。

上將立太子，以成器嫡長而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涕泣固辭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宜立，劉幽求復力贊之，上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成器讓太子于隆基，可謂審于自處矣。使建成能見及此，何至宮門喋血。

蕭至忠為中書令，崔湜為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湜通于上官，黨于武韋，免誅亦云幸矣，乃暫貶旋復，竟與姚元之同相，則太平公主為之奧援也。至忠亦然。

鄭愔、張靈均謀立譙王重福為帝，詐乘傳詣東都，洛州長史崔日知帥衆討之，重福赴漕渠溺死。愔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逃走，擒獲族誅。

重福中宗長子，最為韋氏所忌，幸而得免，乃謀非分，亦自取死耳。宗楚客著斬衰，愔梳髻著婦人服，皆為鼠竄逃死計，而愔貌不稱服，尤可哂也。

諡故太子重俊曰節愍。韋湊上書，以為戾太子困于江充之讒，發忿殺充，非圍逼君父也，猶諡曰戾，況重俊可諡曰節愍乎？以制命已行，不為追改。

湊論重俊不得無罪，固以春秋之義責之。但太子能誅武三思，為國鋤奸，厥功亦不可泯。江充罪止詐為巫蠱以陷戾太子，與三思之烝淫母后、包藏禍心，不可一例論也。

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武太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觀。甯原悌上言，以為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上善之。

公主出家入道，復殫財力為之營搆，洵唐之亂政。原悌但言不宜過為崇麗，而不敢言女官資福之妄、公主入道之非，則猶未循其本也。

崔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湜以陸象先為時所重，請與同升。公主并言于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許之。二年

為湜請而至于涕泣，公主之私情固有不可掩者。帝豈不知之，而曲徇所請何也？唐之家法不肅，固不以私夫為諱也。朝野僉載云湜妻美，并二女皆得幸于太子，考異不取。竊謂以湜之首贊逆謀，明皇初貸其死，不與竇懷貞等同誅，後乃僅賜自盡，未必非豔婦

之助也。

辛替否上疏、以爲水旱相繼、未聞賑恤、而爲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豈可不計府庫蓄積有幾而輕用之、以供無用之役乎、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爲二公主造觀、甯原悌既言之矣、替否言尤切直、帝既心善之并嘉其直而卒不能用者、內制于太平而不能自由也、觀之作專爲武氏資福主其事者太平也。

受業袁佺齡
孫 力田 聞田 稔田 仝校

鑑評別錄卷四十二

甯陽黄恩彤石琴

唐紀六　玄宗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在位四十三年、

蕭至忠自託于太平公主、蔣欽緒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爲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先天元年

至忠名位已顯、以黨附韋氏貶官、仍領大州、宜稍知止矣、乃又附太平以進、故欽緒知其有非分之求也、徒以冰山爲可倚、不知朝露之易晞、方欣欣然自以爲得計也、其亦不足哀也已。

薛訥鎭幽州二十餘年、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李璡毀之于劉幽求、幽求薦孫佺代之、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陘、全軍覆沒、

訥安邊之功卓然可紀、所以致毀者、以二十餘年未嘗舉兵出塞也、佺一出而全軍盡覆、方知訥之不出、固知己知彼也。

有相者謂竇懷貞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爲安國寺奴、敕聽解官、未幾復以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

懷貞即從一也、先爲皇后阿奢、復爲公主邑司、至是乃爲安國寺奴、可謂每況愈下矣、然第假以厭禳、非眞爲奴也、故未幾即有僕射平章之命、皆恃太平爲

輿援而卒不免雉經于溝中則刑戹亦安可逃哉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爲不可、太子固辭、上皆不聽、制傳位于太子、
太平忌太子英明故假星變欲以害太子帝決計傳位殊有定見不惟高出中宗其識直出高祖之上
玄宗即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于上皇、餘皆決于皇帝、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天后復上尊號太平因睿宗內禪稱上皇而更尊其

母也第尊曰聖無以異于舊更尊曰帝著其曾革命而爲帝也律以春秋之法武氏篡竊之罪乃灼然不可揜此非一字之褒乃一字之貶固非太平所知也
崔湜、檢校中書令亦太平挾上皇爲之內主是時三品以上除授仍決于上皇也
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張暐、謀誅之、上以爲然、暐洩其謀于鄧光賓、上大懼、列上其狀、流幽求于封州、暐于峯州、
是時太平挾上皇以爲重而宰相多助之根株槃互未可猝拔故歸罪二臣以釋上皇之疑因間執讒慝之口也

初、崔湜爲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敗、湜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與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
湜之當死罪由自取亦人所同快而說等爲之營救必其私于湜者也湜之無良本不足責詩所云莽蜂自求辛螫者其說等之謂乎晙所以拒執政而不遣幽求者知幽求雖爲湜等所恨而明皇爲之內主不遣不至累己遣之轉恐獲罪于後耳
楊相如、上疏言時政、以爲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奸慝、開元元年

此在當時尚非急務而可爲用法之準
太平公主、倚上皇之勢、與上有隙、與竇懷貞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中、進毒于上、
謀廢立欲學武氏之于廬陵也謀進毒欲學韋氏之于中宗也
魏知古、告公主欲與常元楷等、作亂、上因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斬元楷等、上皇乃下誥罪狀竇懷貞等、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
帝之以兵誅元楷等固有不得已之勢而上皇即于是日傳政徙居難免逼奪之嫌
太平公主賜死于家、崔湜坐私侍公主、流竇州、有司鞫

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于荆州、
太平委身于湜倚爲謀主豈止進毒于元氏同謀哉
先既不與逆黨同誅後雖賜死仍未肆諸市朝可謂
失刑矣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
侍省不置三品官、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
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尙寡宦官之盛自
此始、
通鑑書高力士亦猶左傳書寺人貂著唐之所以亂
也自古女主多用宦官武氏獨否非能裁抑內豎不
令竊權也使懷義南璆二張輩皆爲宦官武氏亦無

所用之
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于外、上即
位于禁中得其表、以示羣臣、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
識逆順然爲當時謀、則忠矣、上然之、
中宗之崩韋氏之弒也嶠爲大臣乃不討賊而助逆
乎烏有不識逆順而得謂之忠者乎若以忠于韋氏
爲忠則當日逆黨均不應坐罪矣說此議謬甚帝悞
用其說聽嶠漏網亦不知春秋者也
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
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園、謂之
皇帝梨園弟子、二年

帝之意不在正樂直欲自教歌伎耳稱曰皇帝弟子
其名之不正甚矣此即荒淫之漸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爲僧、富戶强丁、多削
髮以避徭役、姚崇以爲言、上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
僞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高祖嘗因傅奕言而沙汰僧尼已而未果至是帝乃
見諸施行然還俗者特僞妄萬二千餘人耳蓋惡其
削髮避役並非欲屏除佛法也
或告劉幽求、鍾紹京、有怨望語、貶幽求爲睦州刺史、紹
京爲果州刺史、王琚、亦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
幽求等皆預密謀成一旦之功而其人行險徼利帝

蓋忮其力而疑其心故皆驟進而旋罷王是則均出
之于外也
上友愛宋王成器等、近世帝王莫能及、然專以聲色娛
樂之、不任以職事、羣臣請循故事、以成器等出刺外州、
乃令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主之、
厚畜之而不任以職事可爲待宗室諸王之法若假
之以重權責之以庶務則恩有所不行已
姚崇謂齊澣曰、余爲相何如管晏、澣曰、公可謂救時之
相、崇喜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盧懷愼、與崇同相、自以
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三年
管仲亦救時之相耳若晏子則尙未足云救時也

旣以崇爲救時之相。乃云不及管晏何哉、温公著論、
盛推懷愼、比之鮑叔薦管仲、子皮下子產、曹參繼蕭
何、而復擬以斷斷無他休休有容、竊謂鮑叔子皮皆
名位在前而推賢讓能者也、蕭曹則相繼爲政、而遵
守成法者也、若懷愼之受知于明皇、而爲所倚畀、遠
不及崇、第以安靜佐之爲相耳、雖與娼嫉者固殊、而
與一介臣之能容亦異矣、當時旣不免伴食之譏、温
公毋亦揄揚太過矣乎。

山東大蝗、民或于田旁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
督州縣捕而瘞之、盧懷愼以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
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人之飢死乎、

田旁焚香膜拜設祭、愚民固無足怪、懷愼亦云、殺蝗
恐傷和氣、何也、豈蝗感和氣而生乎、去其螟螣秉畀
炎火、捕蝗之法由來最久、懷愼獨未之聞耶、卽此一
事其識遠不及崇、

吐蕃與大食、攻拔汗那、更立阿了達爲王、張孝嵩帥旁
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攻阿了
達、屠其三城、阿了達逃入山谷、孝嵩威振西域、會有言
其贓污者、坐繫獄、貶靈州兵曹參軍、

郝靈荃因人成事、雖獲突厥默啜之首、本不應重賞。
孝嵩以夷攻夷、其功自在當時諸將上、乃賞不及而
罰轉加焉、似非所以勵將帥也。

皇后妹夫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與其
妹夫楊仙玉、于里巷伺傑而毆之、傑上表自訴、上大怒、
命于朝堂杖殺昕、仙玉、以謝百僚、

昕之毆傑、恃皇后也、傑位冠臺卿、而輕出里巷、亦有
取辱之道焉、帝旣以法繩王仙童、而昕等輒以私憾
逞毒手、以陵犯衣冠、宜其直予杖殺也。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命捕之、倪若水謂宜修德以禳之、
崇牒若水曰、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修德可免、豈無德
致然、若水乃不敢違、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飢、

若水論宦官取鵁鶄鸂鶒、至以鳳凰爲凡鳥、麒麟爲
凡獸、其識卓已、乃欲修德以禳蝗、蓋習聞蝗不入境

之說、而不知其爲事之偶然也、

上悉召縣令于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辭理
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
五人放歸學問、

此新選縣令、故以理人策試之、然以第試其文學耳。
若吏治則非到官不能辨其優劣也、

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可汗立、多叛歸之、王晙上
言、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爲之備、次也、正如今日、
下也、

突厥降戶、皆因苦默啜之虐、故欲一時息肩于唐耳。
非慕化而來也、及聞默啜死而毗伽立、則北顧思歸、

固有不能自已者郎多屯士馬大爲之備安能制其
奔竄哉徙之內地與居民必不相安弱則俯首而受
欺凌強則攘臂而思報復暫就羈縻卒成禍亂亦不
得云上策也
毗伽可汗欲入寇、暾欲谷止之、又欲築城、暾欲谷曰、突
厥所以與唐爲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唐兵雖多
無所用、若築城而居、一朝失利、必爲所滅、
暾欲谷之爲突厥謀亦如中行說之爲匈奴謀皆知
己知彼用其所長者也行國之便于城郭者以此
太廟四室壞、時上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災異
爲戒、願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

歲久腐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五年
武韋之世唐祚將傾何以太廟未聞示警且高宗以
來屢幸東都並非帝爲此剏舉況因關中不稔出而
就食乎璟等因天變以進言固屬正論崇所云歲久
腐壞乃得其事實耳
初、上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
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內、與后妃連榻宴飲、
功臣郎加寵遇何至與后妃連榻宴飲乎唐宮闈不
肅故恬不知怪耳
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他異迹、
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

上從之、六年
璟此舉可爲居官之法凡德政碑大抵有爲爲之君
子無取焉
王仁皎薨、其子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二尺、
上許之、宋璟、蘇頲、固爭以爲不可、上悅曰、朕每欲正身
率下、況于妻子、何敢私之、七年
是時王皇后已失愛漸不自安而守一猶爲此請有
以卜其不終已
吐蕃遣使請上親署誓文、上不許、曰、昔歲誓約已定、苟
信不由衷、亟誓何益、
吐蕃之意特欲帝親署誓文以自示尊大所重固不
在誓文也拒之良是

宋璟、與蘇頲、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以蕭
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于是貶
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八年
以帝之勵精圖治璟之竭誠奉公而卒不能禁惡錢
何也蓋惡錢行使已久民間藏以爲富一旦禁之而
復括之則惡錢化爲烏有而新錢又未能驟行富者
頓失所藏貧者更無以自給此所以怨謗盈路也計
惟有廣鑄好錢流通各路姑聽與惡錢並行而參用
準折之法以好錢一準惡錢二三俾好錢日見其重
惡錢日見其輕行之數年則好錢日見其多惡錢日

見其少民情必不肯舍好而取惡庶惡錢久而自止
此固非旦夕之效也
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毗伽牙帳暾欲谷曰不足畏也乃爲毗伽畫策擊拔悉密大破之復大敗唐兵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以暾欲谷之智略而毗伽能用之故雄于西北國以得八而興中外詎有異哉
以宇文融爲勸農使括逃移戸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僞甚衆融奏置判官十八分行天下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九年）
融充使雖以勸農爲名實則括戸增稅耳逃亡戸口

限百日自首新附客戸免六年租調立法非爲刻急而奉行不善遂致擾民與宋璟之禁惡錢雖用意不同其滋弊一也
姚崇薨遺令勿得寫經造像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于家當永爲世法
二氏言福報皆以惑愚民而邀利非釋老本旨也無論釋老之教淪于虛寂即謂其理本精亦與僧道之言迥殊僧道乃釋老之罪人耳崇不詆釋老而惡僧道其論最爲持平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兵農自此始分（十年）
三代寓兵于農其法自井田始秦廢井田而計戸出丁兵農尚未分也歷代因之唐之府兵實踵後周之制至此乃兵自兵民自民洵兵制之一大變也要之以民爲兵國無養兵之費民有征戍之苦利于國不利于民反是則民以爲便遂不可改井田之廢亦猶是也欲復古必致擾民已
上置麗正書院多聚文學之士供給優厚陸堅以爲無益于國欲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國家無事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十一年）

說言陸伷先不可杖麗正書院不可廢皆千古不易之論
命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
前已召募壯士十三萬茲復選府兵及白丁十二萬均使之更番宿衛免其雜徭所以救府兵之敝也此法初行民必翕然稱便而府兵不可復已
王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天皇后事覺后廢爲庶人守一賜死（十二年）
守一無識爲后厭禳求子耳所云當如則天皇后則

文致之辭。

以宇文融兼戸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戸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十三年

以客戸稅錢充常平倉本。又作勸農社、帝固意在郵民、特融因以牟利耳。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源光裕等十一人爲刺史、餞于洛濱、供張甚盛、上自書十韻詩賜之、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怏怏、上聞之、貶睦州別駕。

帝志在勤民、故重刺史之選、盛爲之禮、以榮其行。將以矯士大夫重內輕外之弊、而承令猶不願行、甚矣積重之難返也。

車駕發東都、至泰山下、御馬登山、留從官于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登。

唐之封禪、至是再舉、雖儀物不及高宗時、亦盛典也。泰山恐非御馬可登、當日自必別有措置。

上欲以武惠妃爲皇后、或上言武氏乃不共戴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且太子非惠妃所生、惠妃復自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十四年

或可謂言人臣所難言矣、帝雖武后親孫、而革命之禍、豈不知之。況手誅三思父子、與武氏爲世讎、安可復立其女爲后乎。

渤海靺鞨王武藝、遣其弟門藝、將兵擊黑水、門藝來奔、武藝上表請殺之、上報云已流門藝于嶺南、武藝復上表固請、上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

帝頗好邊功、而所忌者吐蕃突厥、次則契丹、以其勢大而近邊、能爲患也。渤海阻絕東北一隅、地小兵弱、緩之則內附、急之則叛歸契丹。若用兵討之、勝則不足爲武、不勝則諸夷狄將輕中國。此所以曲示羈縻、而不欲明正其罪也。溫公譏其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效小人欺誑、爲可羞耻、謂帝及諸臣非必見不及此、但審機度勢、有所不可耳。

吐蕃自恃其強、致書用敵國禮、上意常怒之。張說曰、吐

蕃連兵十餘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聞其悔過求和、願聽其款服、以紓邊人。十五年

說所言亦暫紓邊患之一策、但是時吐蕃方强、悉諾邏用事、屢挫唐兵、恐非空言所能羈縻也。未幾遂有王君㚟之敗。

吐蕃大將悉諾邏等、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河西節度使王君㚟之父、君㚟登涼州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尋爲回紇護輸所殺。

君㚟銳欲立功、故以深入進討、沮張說和親之計。但吐蕃兵力雄于西北、非君㚟所能敵、而其氣方張、和親徒以示弱、二臣之策、此失而彼亦未爲得也。惟有

愼固邊防徐覘其衅以爲進退耳
以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吐蕃猝至擊走
之蕭嵩縱反間于吐蕃云悉諾邏與中國通謀贊普召
而誅之吐蕃由是稍衰
田元獻不能守完實之瓜州而守珪復之于瘡痍殘
破之餘遂爲重鎭城以一人爲存亡也毗伽用暾欲
谷而盛贊普誅悉諾邏而衰國以一人爲强弱也王
君㚟力戰而敗績嵩運籌而制勝將不在勇怯而在
智愚也
以吐蕃爲邊患令隴右道及諸軍團兵五萬六千河西
道及諸軍團兵四萬又徵關中及朔方兵各萬人集臨

洮及會州防秋寇至互出兵腹背擊之
隴右河西之兵土兵也即後世團練之權輿也關中
朔方兵客兵也土兵用之于守客兵用之于戰西北
有此十餘萬衆邊備自是稍飭矣
楊思勖討瀧州叛獠陳行範破之斬首六萬生擒行範
斬之思勖爲人嚴偏裨白事者不敢仰視故用兵所向
有功
思勖自是當時勇將獨惜其出于宦官耳于安南擊
斬賊帥梅叔焉于溪州生擒叛蠻覃行璋于邕州生
擒叛獠梁大海皆能一戰而定不留遺孽茲復破斬
行範其功洵不可沒亦由各賊帥皆溪峒小醜故草

薙禽獮較易爲力也
楊瑒奏諸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難知問
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十七年
帖經惟取年月絕句以取難知蓋以士子艱于默記
主司易于識別也近代用經義取士雖以八比爲定
式而往往有搭題截題及虛縮險仄之小題正是此
意古今固不甚相遠瑒請帖經並帖平文亦猶今之
條陳科場者請禁出題割截也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爲器皿其
采銅鉛錫者官爲市取
防盜鑄因禁私銅但民亦惟利是視耳錢貴則毀銅

器以鑄錢器貴則銷銅錢以爲器要在權其貴賤之
等而酌其輕重之平非可以法令禁也
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
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
迭使起舞盡歡而去十八年
是時東都斗米十五錢天下歲奏死罪二十四人幾
與貞觀並稱極盛上既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萼樓下
并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于天下咸令宴樂至此
君臣嬉遊好樂而荒矣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
否或不次超遷或老于下位州縣亦無等級光庭始奏

用循資格、庸愚沈滯者皆喜、才俊無不怨歎、

凡怨歎者才俊十之一、奔競十之九、停年循資之格、亦猶選舉之變為科目、所謂窮則變、變則通者也、但無問能否、選滿即注、限年躡級、無得踰越、未免屈抑人才、今吏部選法一準此格、而于選闕之外、吏定題調之闕、由內外各長官擇人而授、不占吏部之闕、固有以待才俊之士矣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皇甫惟明因言和親之利、上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

惟明一言、遂收和親之利、河西隴右得以息肩、然吐蕃所以款服者、兵數敗而悉諾邏已死、勢不敢與唐抗也、此非惟明之力、而蕭嵩及張守珪等之功也、若于吐蕃方熾之時、而用張說之計、適以示怯取侮而已、毋謂說言至此驗也、

高力士、娶呂玄晤女為妻、擢玄晤少卿、子弟皆王傅、呂氏卒、朝野爭致祭、十九年

閹人娶妻、殆即後世所云對食者、玄晤不惜以女予力士、弟欲夤緣以干進耳、至唐朝年代紀云、裴光庭娶武三思女、力士私焉、光庭因以入相、此則事理之必不可信者、雖三思之女不貞、何取于力士而私之、蓋光庭為循資格才士多為所抑、故造為穢薄之謗

以詆之也

初令兩京諸州、各立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春秋致祭、如孔子禮、溫公以為自古未有不兼文武而稱聖人者、譏其非禮、

三代以來、文武未嘗分也、至後世而判為兩途、故優于文者每絀于武、二廟並立、示無偏重、亦禮緣義起者也、溫公譏之、似未盡古今之變

渤海靺鞨王武藝、遣將張文休帥海賊寇登州、殺刺史韋俊、上命葛福順發兵討之、二十年

渤海去登州絕遠、其遣將入寇、必汎海而南也、蓋因不殺門藝故、怒而犯順也、然亦悍已

上遣大門藝詣幽州發兵、討武藝、命金思蘭使于新羅、發兵擊其南鄙、會大雪丈餘、山路阻險、士卒死者過半、無功而還、二十一年

門藝、武藝之弟、思蘭、新羅侍子也、前已遣葛福順致討、慮其險遠、故即命門藝為將、佐以思蘭、為以夷攻夷之計、然卒無功、則知前之曲示羈縻、未為失策也、

制、自今選人有才業操行、委吏部臨時擢用、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于己、猶踵行之、

循資格所以不能廢者、非徒易行、亦以杜弊也、以天下選人而才業操行決于吏部數人之目、以為升擢、其弊可勝詰哉、我朝二百餘年、銓政所以一準此

格而探籌截缺輪補之法日益加密也
楊崇禮爲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爲太府者莫能及以
戶部尚書致仕年九十餘矣三子愼餘愼矜愼名皆廉
勤有才上皆擢用之
崇禮隋煬帝之曾孫而父子仕唐並以功名顯亦後
世所僅見也
方士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爲侍中于今數千歲多
往來恆山中上遣徐嶠迎之至東都肩輿入宮恩禮甚
厚二十二年
堯時安得有侍中果雖妄託神仙實則方士之謬陋
者耳

張果固請歸恆山制以爲銀青光祿大夫後卒好異者
奏以爲尸解上由是頗好神仙
果既卒可以決其非仙矣又爲尸解之說以惑人而
帝竟爲所惑則仍長生之說動其所貪也
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爲其牙官李過折所殺過折帥
餘衆來降張守珪出師紫蒙州大閱以鎮撫之梟屈烈
可突干首于天津之南
守珪亦因人成事耳與郝靈荃之得默啜首殊相似
乃靈荃之功不錄而守珪之賞甚厚非二子有幸不
幸良以帝中年之好大非復初政之核實也
上御五鳳樓觀酺晏觀者闐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梃如

雨不能遏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請使止之
安之以手板繞場畫地無敢犯者二十三年
一縣丞耳手板畫地而人不敢犯乃更嚴于金吾之
白梃固由安之威信所致亦足見唐之庶官得自舉
其職也
張審素二子瑝琇因復父讎殺御史楊萬頃議者多言
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欲活之裴
耀卿李林甫以爲恐壞國法上以爲然
審素謀反事雖未明而坐贓被告其黨至以兵刦按
獄之御史審素安得諉爲不知連坐被誅殊未爲枉
其子報讎罪在不宥未可以九齡林甫有邪正之殊

遽以原情爲是執法爲非也
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爲虜
所敗守珪惜其驍勇執送京師上赦之以白衣將領張
九齡曰臣觀祿山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不聽
讀史者每以守珪不斬祿山明皇不從九齡爲自遺
患害此事後之論耳驍將一戰而敗許其戴罪自贖
乃駕馭武夫之恆例所云使功不如使過也以貌取
人聖且自失彼亂臣賊子豈必有反相哉至九齡所
云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則與祿山不可同日語
矣
李林甫短張九齡于上上浸疏之九齡與嚴挺之善林

甫恨之、挺之出妻、嫁王元琰、元琰坐贓罪、挺之爲之營解、林甫因左右白上、上語宰相、九齡曰、此乃挺之出妻、不宜有情、上曰、雖離乃復有私、

既出妻而復與之私、此人情所必無者、其爲林甫之誣譖明甚、蓋藉挺之以傾九齡也、元琰犯贓、而挺之爲之營解、其平時必非恆泛之交、乃元琰輒娶挺之出妻、挺之仍與往來無間、均非所以處友與自處也、唐時士大夫帷薄不謹、固如斯夫、

上以九齡爲阿黨、與裴耀卿並罷政事、林甫爲蔽塞人主視聽、召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矣、

厚結內臣、以伺上意、杜絕言路、以蔽主聰、奸臣竊柄、千古一術、九齡罷而林甫專權、開元之政、自此紊矣、

初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二十五年

尊老子而并及莊列文三子、此明皇之弊法、

楊洄奏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駙馬薛鏽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乃廢瑛、瑤、琚爲庶人、尋賜死、

此武惠妃之謀、藉洄發其端、而以林甫贊其決也、諫者以爲惠妃若登宸極、太子必危、豈知惠妃欲危太子、固不必正位中宮哉、林甫之言、與李勣之贊立武后、乃如出一口、

太子瑛既死、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仁孝恭謹、欲立之、高力士亦以爲言、上意乃定、立璵爲太子、二十六年

帝初非欲立壽王、以武惠妃之寵、故注意于其子耳、惠妃薨而壽王之眷顧頓衰、故力士一言而儲位定、林甫亦不復爲力矣、

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追贈弟子、皆爲公侯伯、二十七年

此學宮專祀孔子之始、弟子封侯、不及曾子、公伯寮亦封伯、蓋以曾子不列四科、而史記以寮爲孔子弟子也、

是歲、天下縣千五百七十三、戶口滋殖、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二十八年

此開元之極盛也、而安史已睥睨于偏裨之中、漸露牙角矣、

上夢玄元皇帝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上遣使求得之于盩厔樓觀山間、迎置興慶宮、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二十九年

此因樓觀山有尹喜宅、授經臺故址、而妄爲傅會也、置玄學不止、卽有託夢求像之事、

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開元之前、供邊歲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公私勞費、民始困矣、天寶元年

于西北南三邊各置大將。以重兵防制四夷。可謂密矣。雖威加萬里之外。而中國才力寖以不支。又自恃太平。忘危弛備。未幾漁陽發難。遂致播遷。幾傾寶祚。則偏重之勢有以致之也。豈獨祿山建節實兆禍始哉。

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崔以清復言、玄元皇帝、藏符在紫微山、按問得其詐、上亦不深罪、流之而已、

唐之靈符。亦如宋之天書。人主非不知其僞。但欲假之以誑惑天下愚民。而不知愚民固不可欺也。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己右、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李義甫柔而害物。時謂之李貓。又謂之笑中有刀。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何與義甫如出一人邪。

安祿山入朝、時選人集者萬計、張奭爲首、羣議沸騰、祿山言于上、上悉召入等者面試之、奭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同考判官裴朏等、皆貶官、二年

祿山以邊帥而干預銓政。不自以越俎爲嫌者。欲示赤心無私。以取信于上。且是時李林甫方領吏部尚書。祿山故與之忤。俾不得行其諸害也。至今科場不成文而納卷。謂之曳白。房官謂之同考。蓋其由來舊已。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三載

入朝而發張奭之私。帝必以祿山爲公直矣。故建侯亟稱之以迎合帝意。豈獨林甫寬工于順旨哉。

初、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代無雙、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乞爲女官、號太眞、潛內宮中、寵如惠妃、

惠妃與楊洄、李林甫共譖殺太子瑛等三人。爲擁立壽王耳。乃惠妃尋死。壽王卒不得立。林甫亦無如之何。詎非天命有屬。不可以人力爭邪。迨楊氏以壽邸舊妃。繼惠妃入宮。則尤壽王之不幸也。太宗納巢剌王妃。高宗烝太宗才人。猶在剌王太宗身後也。明皇于問視之餘。不避新臺之醜。不惟無以示天下後世。亦何顏以見壽王乎。

上謂宰相曰、朕于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四載

帝之爲此妄語者以春秋漸高欲延壽命故不覺其
自欺因以欺人也
李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蕭炅薦吉温林甫得之大喜又有羅希奭爲吏深刻二人皆隨林甫所欲鍛錬成獄無能自脫者時謂之羅鉗吉網
奸臣欲惑君而專權首在蒙蔽故先鉗制言官既得君而盗其權矣須除異己故亟用酷吏
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辟楊釗（釗即國忠）爲推官使獻春絺于京師更以蜀貨精美者遺之釗至長安歷抵諸妹以蜀貨遺之于是諸楊引之見上
此國忠進身之始雖緣貴妃而其見親于諸妹則蜀貨之力也

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兼知朔方河東節度事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與吐蕃戰于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虜其全部而歸（五載）
當日邊帥委寄之重無過忠嗣而威略亦足以控西北而制之故吐蕃突厥皆懾伏而不敢動帝于是恃以無恐益肆荒淫卒致播遷之禍正孟子所云死于安樂者然忠嗣良將實帝之長城也
上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能克不如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不快董延光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盡副延光所欲李光弼曰彼無功必歸罪于大夫忠嗣曰吾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是時邊帥當以忠嗣爲第一安邊制夷姑不具論即其數言安祿山必反先見何減曲江至若始終不助石堡之役甘心貶退不欲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大哉言乎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盡用胡人
林甫所云不爲無見但不當以太阿之柄全假之耳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諸人何嘗不可用哉

楊釗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蘇冕論曰姦臣廣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市寵宇文融首唱其端楊愼矜王鉷繼遵其軌楊國忠終成其亂仲尼云寧有盜臣而無聚斂之臣誠者是言（七載）
冕此論亦人所共知而語多牽湊失倫如人望怨而成禍受厚祿而虛其用之類是也引大學語一經倒置並加而無兩字便不通矣況以孟獻子之言誤屬仲尼乎不知温公何所取而備引之
府兵日益墮壞徒有官吏而已彍騎應募皆市井無賴子弟時承平日久民間挾兵器者有禁子弟爲武官父兄擯不齒精兵猛將皆聚于西北矣（八載）

帝初年有志于講武乃天寶之弛備如是甚矣人情
之喜文事而厭武事也承平久則議銷兵千古一轍
自非周公之聖安能訓成王以詰爾戎兵哉但其時
寓兵于農國無養兵之費與後世之兵民判而爲二
者又未可概論也

太白山人李渾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
主福壽之符命王鉷入仙遊洞求而獲之上以符瑞相
繼乃加上祖宗尊號

先上祖宗尊號意在自加尊號也明皇之尊號雖沿
唐代故事但屢加不一加直至幸蜀回鑾仍復有所
加焉獨何心哉

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

春秋書天王猶天子也乃臣下尊之之辭非以爲號
也若稱天兼稱地則惟明皇爲然與周天元之自稱
天者又異天地皇帝可比宇宙大將軍

楊貴妃復忤旨送歸私第吉溫以爲言上亦悔之遣中
使賜以御膳妃乃翦髮一繚而獻之上遽使高力士召
還寵待益深載九

胡身之以爲婦人女子最爲難養古之英主如漢武
之于鉤弋庶乎竊謂帝王之御妃嬪自有正道明皇
之于楊妃固失矣漢武欲立其子先殺其母亦未爲
得也

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
眞符命張均等往求得之上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
言符瑞

尊道教其名也慕長生其實也長生不可必得則姑
爲符瑞以自欺欺人耳凡此舉動皆如兒戲

安祿山屢誘奚契丹爲設會飮以莨菪酒醉而阬之動
數千人函其酋長之首以獻前後數四

祿山雖凶狡亦有將略其邊功自非一無可錄若誘
奚契丹而乘醉阬之僨可倘一試耳安得屢爲之至
于數四而兩番輒墮其術中乎此史臣惡祿山而增
益其辭者也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
弟迎中宗于房陵功復其官爵

天寶故事云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溫公不取然易
之姊妹實生國忠妖狐固有種類也

上命有司爲安祿山治第于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
限財力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予甚厚自是出入宮掖
不禁或與貴妃對食頗有醜聲聞于外載十

祿山雖有鷹犬之微能而按其功狀安邊制勝不及
王忠嗣深入克敵不及哥舒翰高仙芝徒恃諸楊爲
內主計亦受其賕賂爲之延譽耳帝雖倦于萬幾然
固英主何以尊寵無所不至甚乃任其出入宮掖無

復禁防太眞節性非貞淑亦何取于腹重三百斤之胡兒而畜爲面首乎此尤情所必無者殆亦當時紀載諸臣因祿山搆逆諸楊亂政幾覆唐室故以傳聞異辭過爲增飾遂致充類至盡諸惡悉歸于下流也

安祿山獨憚李林甫謂爲十郎旣歸范陽劉駱谷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輒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

是時祿山方欲與吉溫共排林甫且謀作亂何以畏林甫至于如此殆前日之事史追書之也其時林甫方用事祿山新得寵又以發張爽事與之忤故惟恐爲其所陷耳

祿山旣兼領三鎭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嚴莊高尙因爲之解圖讖勸之作亂

心輕中國何畏李林甫哉以祿山之獷獷而莊尙助逆猶必援圖讖以勸之甚矣內學之惑人至唐而未已也

制大募兩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多瘴癘莫肯應募楊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行者愁怨哭聲振野

此即李白詩所云五月渡瀘水將赴雲南征者白居易新豐折臂翁詩亦追述其事

安祿山將兵六萬討契丹以奚騎二千爲鄉導至契丹牙帳時久雨弓弩筋膠皆弛奚叛與契丹合夾擊唐兵殺傷殆盡祿山與麾下二十騎走免

祿山喪師不聞失律之罰豈竟匿不上聞邪抑亦如鮮于仲通之掩敗爲功邪林甫國忠亦不聞一言白于上何也蓋以帝方寵祿山而惡聞敗故相與爲欺蔽迎合而國忠是時亦未與祿山有隙也

時江淮多惡錢貴戚大商往往載入長安李林甫請禁之官爲易取期一月不輸官者罪之商賈不以爲便楊國忠言于上乃更命非鉛錫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

十一載

賢如宋璟奸如林甫均不能驟禁惡錢圜法固未易言也

李林甫以陳希烈易制引爲相政事常隨林甫左右晚節遂與林甫爲敵

初若易制後與爲敵以林甫之奸狡竟墮希烈術中小人之心難測其交亦難恃也

初李林甫以楊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爲中丞鉷用林甫薦爲大夫國忠不悅遂深探邢縡獄令引林甫交通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狀陳希烈哥舒翰從而證之上由是疏林甫

小人之交以勢利耳利所在則趨之勢所在則爭之

其趨利也不期其合而自合其分勢也不期其離而自離千古一轍詎徒國忠之于林甫哉

林甫有疾國忠謁林甫拜于牀下林甫流涕謂曰林甫死矣公必爲相以後事累公國忠謝不敢當汗出覆面

國忠入與林甫爲仇敵思去之而代其位矣至此何憚于將死之林甫而汗出覆面乎

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或勸進士張彖謁國忠彖曰君輩倚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

是時處士山人假託神怪以干進者多矣如彖者豈易得哉

國忠欲收人望建議文部選人依資據闕注官滯淹者翕然稱之

依資注官卽得衆譽足徵循資格之便于施行

安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之及楊國忠爲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 十二載

國忠言祿山有反狀非果見其反狀也第以其蔑視己故誣以反而欲除之耳此不得與張九齡王忠嗣並稱先見也

國忠謂客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張彖以國忠爲冰山不足恃國忠亦自謂未知稅駕之所小人非不知後患但爲目前計倒行逆施以取一時之快耳正如李林甫聞其子指役夫爲言亦愀然不樂第云勢已至此無如之何而晝夜防刺客如當大敵也

宋昱知選事劉迺與之書曰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間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庭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觀其利口則不及嗇夫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觀迺此書則知後世以銓選專責吏部捨循資別無善法彼以登俊拔尤爲說者徒以滋弊而已

祿山之發長安也上令高力士餞之于長樂坡及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故也 十三載

祿山欲反故失其常度非因不得爲相而怏怏也既欲反矣何必以命相爲榮失相爲辱乎

劍南留後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罹瘴疫死十七八蠻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

用兵之道客利速戰主貴持重閣羅鳳閉壁以老宓之師故能坐制其敝亦明于主客之形者也

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復何憂對曰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恐一旦

禍發、不可復救、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帝老而倦勤、且爲楊妃所蠱、樂以忘憂、不復留意于軍國大計、力士之言本非所顧問、故置之度外耳
自去歲水旱相繼、關中大飢、天下無敢言灾者、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上默然、
邊將擁兵太盛、謂祿山也、宰相賞罰無章、謂國忠也、二人勢傾中外、而力士一再言之者、自恃爲帝所親信也、力士言之不聽、他人無復言之者矣、卽有言之者、亦必獲罪、而天寶之亂成矣、
楊國忠、韋見素、言于上曰、今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

以賈循爲范陽節度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使、楊光翽、爲河東節度使、則勢自分矣、（十四載）
帝從二人之計、尋以中使輔璆琳之言、而中止、但祿山反謀已決、必不肯受代赴闕、適以速之反耳
祿山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然後作亂、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數以事激之、祿山由是決意遂反、以討國忠爲名、引兵而南、使何千年等、至太原、劫北京留守楊光翽以去、
祿山之反、不盡由于國忠、而其速反、則國忠有以激之、國忠亦非果能料祿山之必反、爭寵相妬、欲其反而因以誅之耳

上聞祿山反、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
激其反而不爲之備、豈果能料祿山之必傳首哉、姑爲大言以暫取悅于帝耳、當時朝議、皆以爲祿山狂悖、不日授首、則又附和國忠爲衆犬之吠也
安西節度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曰、今太平久、故人憚賊、然事有逆順、臣請詣東都、募勇度河、取逆胡之首獻闕下、上悅、卽命常清乘驛詣東京募兵六萬人、斷河橋、爲守禦之備、
前巳遣畢思琛詣東京、程千里、詣河東募兵拒賊矣、

常清銳于任事、亦非無將帥之才、但倉卒召集、素非訓練之師、安能當胡騎之衝突哉
安祿山自靈昌度河、以絙約敗船及草木橫絶河流、一夕冰合如浮梁、遂陷靈昌郡、祿山步騎散漫、人莫知其數、
封常清、不能偵知祿山所向、控扼要津、使得踐冰逕渡、知其無能爲已
初平原太守顔眞卿、知祿山且反、完城浚壕、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眞卿遣李平、間道奏之、上曰、朕不識顔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
帝習知其狀者、貴幸大臣及左右便辟耳、如張巡者

亦安知其作何狀乎豈止一眞卿

封常清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訓練屯武牢以拒賊賊以鐵騎蹂之官軍大敗常清收餘衆連戰皆敗祿山陷東京

常清旣不能扼河津以遏其渡又不能據武牢以挫其鋒乃以白徒當鐵騎與之浪戰宜其敗也

常清帥餘衆至陝謂高仙芝曰賊鋒不可當且潼關無兵若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仙芝乃帥兵趣潼關賊至不得入而去

以不練之新兵當百戰之勁寇必不能支常清之言非妄也但已不能先斷河津又不能固守東京則不

得爲無罪耳然非仙芝用常清之策退保潼關則長安爲東京之續矣

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幷欲傳位太子楊國忠大懼退謂韓虢秦三夫人曰太子素惡吾家若得天下吾與姊妹命在旦暮矣乃使貴妃請于上事遂寢

帝卽親征安能靖寇且亦必不成行第欲借此傳位太子自謀息肩耳

高仙芝之東征也監軍邊令誠數以事干之仙芝多不從令誠入奏事具言仙芝常清撓敗之狀且云常清以賊搖衆仙芝棄地數百里又盜減軍士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卽軍中斬仙芝及常清

常清棄東京仙芝棄陝固有應得之罪但所將皆白徒無積本難應敵其併力守潼關遏賊西入以待諸路援兵之集正合當日事機二將固非不知兵者也使褫其官而不奪其兵卽委以戰守之任未嘗不可收效桑楡而帝旣入令誠之譖又輕信國忠大言以祿山爲不足慮故一時發怒輒卽行誅于常清累表所云亦褻如充耳也

哥舒翰病廢在家上藉其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馬副元帥翰以病固辭不許將兵八萬及火拔歸仁等各部幷仙芝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

翰之勇略無以加于仙芝與其以二十萬衆付之病

夫何若仍用仙芝以收使過之效乎

祿山將高秀巖寇振武軍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擊敗之薛忠義寇靜邊軍子儀使李光弼僕固懷恩等逆擊大破之阬其騎七千進圍雲中

祿山悉軍度河而南未嘗不慮及朔方之掎其後也故遣高薛二將先發以制之而是時子儀已杖節爲帥光弼懷恩因之脫穎而出矣

常山太守顏杲卿將起兵會顏眞卿自平原遣杲卿甥盧逖潛告杲卿連兵斷祿山歸路杲卿斬祿山將李欽湊擒高邈何千年河北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

二顏起兵。河朔響應。祿山之胸腹潰矣。其卒無成功者。士不素練。將亦非才也。惜不與張許異地以處。而朝廷亦不亟遣郭子儀出井陘爲之節度也

杲卿密使人入范陽、招賈循、馬燧、說循以范陽歸國、循猶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使韓朝陽縊殺循、

觀循之爲人。則知楊國忠等、欲召祿山入朝。以循代爲節度之策。未必有濟。

受業袁佺齡
孫 力田 闢田 福田 總田 全校

甯陽黃[illegible]

唐紀七　肅宗皇帝 諱亨在位

顏杲卿、使其子泉明等、獻李欽湊首及何千年、高邈于京師、至太原、張通幽教王承業留泉明等、更其表多自爲功、毀短杲卿、別遣使獻之、至德元載

承業之不救杲卿。罪浮于賀蘭進明。進明第畏賊不敢進耳。承業則攘其功而利其敗也

杲卿起兵纔八日、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于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城陷、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祿山縛于中橋之柱而冎之、杲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顏之推、名其二子。一曰愍楚。歎梁亡也。一曰思魯。懷故土也。愍楚、闔家、悉爲僞楚帝朱粲、所噉。其名竟成語讖矣。杲卿、師古之曾孫。而思魯之玄孫也。遇害之慘。幾同愍楚。而忠義不泯。千載如生矣。

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還朔方、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一人、分兵出井陘、定河北、子儀薦李光弼、以光弼爲河東節度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先不亟遣子儀出井陘與杲卿合兵。猶可曰未知杲卿起兵也。至此始命子儀益兵取東京。光弼分兵定河北。不知兵分則單。勢緩則變。何若使二將併力趨

河北傾其根柢則祿山必還而自救東都將不攻自下乎

李光弼將兵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

光弼出井陘卽復常山則知郭子儀出井陘必能保常山顏杲卿求救于王承業而不于子儀亦失算也

光弼謂思義曰今爲我計當如何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傲不如入城早爲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阻心離乃可圖矣

顏杲卿獲何千年光弼獲思義皆不殺而詢以兵事二人所進之策均洞中機宜足徵祿山諸將類多善

戰而知兵也

史思明帥二萬餘騎直抵常山城下光弼遣步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于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卻乃出弩手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因進擊破之賊退入九門

思明用騎光弼用步所以能勝思明者憑城而用弩也蓋騎兵利馳驟遇城則止步兵據城爲固則有所恃而不懼而弩力所及恆數百步其致遠摧堅數倍于弓矢故可以制騎兵之衝突也後世用火銃火礮其猛烈又什倍于弩故弩之制遂廢然亦須用步兵而尤利于憑城則其取勢一也近日始有用之于騎

兵者要不如步兵之得力也

令狐潮引賊兵攻雍邱張巡力戰卻之潮復與賊將李懷仙等四萬餘衆奄至城下巡每伺隙出兵擊之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賊敗走

世但知巡死守睢陽而不知雍邱戰功爲諸將之冠

顏眞卿用李蕚之計使李擇交等將兵會清河及博平兵與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所遣將白嗣恭等戰于堂邑大破之知泰奔汲郡遂克魏郡

蕚以朝廷遣程千里將兵十萬討賊阻于崞口不得進故說眞卿先擊魏郡開崞口之路以出千里之師俾之北討以傾祿山之根柢也今旣克魏郡而千里

之師聲勢不相應接則蕚之計仍未用也

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度河屯平原城南眞卿每事咨之由是權移于進明矣

杲卿起兵諸郡響應而敗于王承業眞卿克魏郡軍聲大振而撓于進明二顏忠義有餘均非將帥才也

承業爲北京留守名位本尊宜杲卿未敢與抗也進明亦一太守耳何加于眞卿而必每事咨之以致客奪主權乎常山之功特爲承業所攘取耳堂邑之功何與于進明而乃屈意以讓之亦何以慰立功諸將士之心乎

李光弼、與史思明相持四十餘日、告急于郭子儀、子儀引兵出井陘、至常山、與光弼合、蕃漢步騎十餘萬、與思明等戰于九門、大破之、

　兵分則單、合則厚、故光弼雖善戰、僅足以保常山、必與子儀合方能破思明、并蔡希德而走之也、至是而子儀東京之行亦中止矣、

祿山使平盧節度使呂知誨、誘安東副大都護馬靈詧、殺之、劉客奴、董秦、王玄志同謀討誅知誨、遣使踰海與顏眞卿相聞、請取范陽以自效、

　楊國忠等謀以代祿山分其勢者、范陽代以賈循、河東代以楊光翽、平盧則代以知誨也、乃循與光翽均

爲祿山所殺、知誨已節度平盧矣、轉受祿山嗾使、害靈詧以助逆、旋爲客奴等所誅、然則三人皆庸奴耳、何足恃哉、

祿山使蔡希德、牛廷玠、將兵助史思明、郭子儀、深溝高壘、賊來則守、去則追之、夜斫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戰于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餘級、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

　祿山所以竊踞洛陽、不以河北爲慮者、恃思明及希德等諸驍將耳、嘉山大捷、思明破膽、河北諸郡反正來歸、祿山之胸腹潰矣、是時漁陽路絕、賊衆搖心、使委任郭李、何難剋期奏恢復之功哉、

祿山大懼、召高尙、嚴莊、詬之曰、汝教我反、今守潼關、數月不能進、北路已絕、諸軍四合、吾所有汴鄭數州而已、祿山議棄洛陽、走歸范陽、計未決、

　是時郭李雖有嘉山之捷、尙未能直取范陽也、若漸逼范陽、又有劉客奴爲犄角之勢、祿山不得不還而自救、東京必復、潼關之賊亦不戰而退矣、使祿山北歸、則勢沮衆潰、未有不成禽者、而國忠與哥舒將相相圖、釁由內肇、遂致潼關之敗、

祿山起兵、以誅楊國忠爲名、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不應、思禮又請以三十騎、劫取以來、至潼關殺之、翰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

　祿山謀反、蓄意久矣、其起兵特以誅楊國忠爲名耳、是時即誅國忠、烏足以釋祿山之憾、而解其兵乎、國忠雖爲衆怨所歸、而尸居相位、豈閫外所得專誅、且長安雖無備、亦安能以三十騎劫取國忠、竟莫之誰何乎、思禮之計謬已、

或說國忠、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會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

　胡身之以爲、此祿山之用間、竊謂祿山方欲棄洛陽北遁、志已不在進取關中、何暇用間哉、此乃將吏偵候不明、謬言賊弱、以悅國忠、而寬明皇耳、小人臨機

悞事往往如是

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是必羸師以誘我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不可輕出國忠言于上遣中使趣翰引兵出關

賊利在速戰官兵利在堅守此主客定形也翰但知據險扼賊待其內變尚未計及郭李之直取范陽也翰以大軍固守潼關扼賊使不得西郭李乘虛搗之威爲擣巢之計祿山進不得戰退無所歸欲不潰敗得乎國忠固無足論明皇尚非憒憒者何于三將金

玉之論褎如充耳而反爲國忠糞土之言所眩也

哥舒翰將兵遇崔乾祐之軍于靈寶西原乾祐據險以待之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與官軍會戰

守關則官軍據險以扼賊出關則賊反得據險以待官軍是時翰所將號二十萬乾祐衆寡不敵故引之入隘道中俾無所用其衆也

乾祐伏兵于險翰見其兵少趣諸軍使進乾祐出兵不過萬人兵既交偃旗如欲遁者官軍懈不爲備須臾伏兵發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士卒如束槍槊無所施乾祐遣同羅精騎自南山過出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于是大敗

翰以二十萬衆當乾祐力非不敵所以敗者一則兵非素練一則置陣失宜安有于一綫隘道中排大兵十五萬前後不相統首尾不相顧俾賊得以乘高據險設伏用奇而不大敗者乎翰蓋一勇之夫非大將才也

翰獨與麾下數百騎走入關士卒得入關者纔八千餘人乾祐進攻潼關克之翰至關西驛揭牓收散卒欲復守潼關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

以二十萬衆一敗而纔餘八千又不能據關死守迨乾祐攻克之後始欲收散卒而復守之此必無幸者也被執而卽降賊更無所逃罪矣

潼關既敗河東華陰馮翊上洛各防禦使皆棄郡走上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領劍南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

潼關既失全軍盡覆諸將奔潰長安守備單虛勢不能支矣惟有避兵出幸召集勤王之師徐圖恢復尚是一策不然將爲梁武之續此乃時勢之灼然易見者勿以謀出國忠而詆其謬也

上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洛卿與縣令俱逃于是民爭獻糲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

牙盤水陸今皆安在然昔之珍羞不如今之粗糲轉

覺適口也
有老父郭從謹、進曰、祿山包藏禍心、亦有告其逆謀者、陛下往往誅之、草野之臣、知有今日久矣、事不至此、臣何由得覩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慰諭而遣之、

百姓所以惓惓如此者、天寶之虐未甚、而開元之澤猶在人心也、從謹輒進讜言、亦忠義所激

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卽令赴鎮、收合散卒、以俟東討、

思禮之不爲封常清幸也、遽得使節、則以其首先奔赴行在耳

至馬嵬驛、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

告太子、太子未決、軍士遂殺國忠、上慰勞軍士、令收隊、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乃命力士、引貴妃于佛堂縊殺之、

明皇播遷、由國忠、王思禮勸哥舒翰以晉陽之事、固屬孟浪、至此則必應誅之、以清君側之惡、若聽其扈從入蜀、仍執魁柄、禍有不可勝言者、玄禮此舉、功莫大焉、其除韓泰二夫人、而幷及貴妃、快哉、杜詩活國之褒、不虛也

國忠妻裴柔、與其幼子晞、及虢國夫人、夫人子裴徽、皆走至陳倉、縣令薛景仙、帥吏士追捕誅之、

景仙之快、不下玄禮、宜其卒守扶風、屹爲重鎮

上將行、父老皆遮道請留、上令太子宣慰父老、父老因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爲之主、太子跋馬欲西、建甯王倓、與李輔國、諫曰、殿下若從至尊入蜀、則中原拱手授賊矣、不如收西北守邊之兵、召郭李于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兩京、掃除宮禁、以迎至尊、非孝之大者乎、

唐之中興、建甯首贊大謀、肅宗于危難中、實仗其力旋入譖言而賜之死、昏謬殊甚

上宿扶風郡、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貢春綵十餘萬匹、上命悉陳于庭、諭將士

曰、卿等從朕至此、勞苦至矣、今聽卿等各還家、可其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

明皇棄貴妃、以定倉卒之變、散春綵、以收將士之心、雖皆迫于不得已、要非亡國之君所能至、其不焚左藏、恐賊復斂于民、不斷便橋、俾避兵者得以徑度、則所謂是宜爲君、有卹民之心者也、所以卒能復國

祿山不意上遽西幸、遣使止崔乾祐兵、留潼關凡十日、乃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

使乾祐既克潼關、乘勝遂趨長安、孝哲至長安後、卽分兵四出、兼程追迫乘輿、則明皇太子危矣、乃舉不

出此固由賊之遠謀抑亦天心未厭李氏也
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留後杜鴻漸等、遣李涵、迎太子
至朔方、上牋請遵馬嵬之命、卽皇帝位、太子不許、裴冕
等牋五上、乃許之、卽位于靈武、
肅宗卽位于靈武後儒多有議其非者但是時兩京
淪陷國步艱危存亡之幾間不容髮明皇遠在蜀中
奏報批答旣動多稽緩且耄而倦勤安能更勞思慮
自非先正位號手攬乾綱亦何以進退羣臣鼓舞士
氣況將吏捐棄一切相從于間關跋涉之中孰不欲
附鳳攀龍以赴功名之一會哉若但以撫軍監國之
名臨乎其上則賞罰多須奏請舉措未盡自由一有

掣肘動失人心將有不可收拾者矣彼執常理以論
權道者殆未審其時勢一爲深長思耳此通鑑所以
直書其事不復著論以譏之也
張良娣、每寢常居上前、曰倉卒之際、妾以身當之、殿下
可從後逸去、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上止之、對曰、此非
妾自養之時、上以是益憐之、
胡身之云、爲良娣挾寵竊權得禍張本、竊謂此所書、
皆良娣之美不必逆計其挾寵竊權也
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取長安洛陽、永王
璘、盛王琦、豐王珙、並充節度使、號王巨等、依前充使、琦
珙皆不出閤、惟璘赴鎭、

以諸王分領大藩藉資屏翰似是一策然皆生長富
貴少不更事之人筋骨脆耎志氣驕佚脫有緩急安
足倚賴況不出者徒擁虛名赴鎭者卒致搆逆則固
于國無益也
上命河西節度副使李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嗣業欲
緩師以觀變、段秀實讓嗣業曰、安有君父告急而晏然
不赴者乎、嗣業大慙、卽如數發兵詣行在、
嗣業意存觀望未爲忠純因秀實一言卽懲憤出師
卒之收京血戰爲衆軍鋒鄴城之敗以身殉國可謂
能從善者矣
以蠟丸致赦書于顏眞卿、眞卿頒下河北諸郡、又遣人

頒于河南、江淮、諸道、始知上卽位于靈武、徇國之心益
堅、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至靈武、軍威始盛、
赦書頒而人心有所繫屬益知從權卽位實關天下
之大機然非得郭李之兵亦無以振積弱之勢
靈武使者至蜀、上皇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命韋
見素等奉寶册詣靈武傳位、上不肯受、羣臣固請、上置
寶册于別殿、事之如定省之禮、
明皇誅常元楷等睿宗于卽日傳政移宮不知有何
迫不及待若肅宗權正位號以繫人心仍別奉寶册
以盡子職亦可謂變而不失其正矣
上欲以建甯王倓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曰、建甯誠元

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甯功成豈可使廣平爲吳太伯
乎太宗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
元帥以泌爲元帥府行軍長史
　泌于肅宗雖不居宰相之名而秘謀碩畫裨益多矣
其力爭建甯之爲元帥而屬之廣平杜漸防微用意
良善但是時寇氛孔熾國步方危存亡之機決于命
帥似當論其才之優劣不當拘于年之長幼也如果
高祖不以大事付太宗而付建成睿宗不以大事付
明皇而付宋王成器何以化家爲國轉危爲安乎猶
幸廣平之才亞于建甯又有郭李諸將爲之爪牙故
卒成恢復之功耳若但以其冢嗣而遽畀重任授之
或非其才將社稷不血食矣雖欲爲吳太伯豈可得
乎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言于上曰今四海分崩當
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以賞戰
功良娣在閤中言曰鄉里之舊何至于是
　此何時猶以七寶鞍賜良娣欲其于軍中乘之以爲
觀美邪上皇亦可謂全無心肝者泌之言甚正而良
娣不以爲然挾寵竊權之端于此見矣
第五琦請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泝漢而上至洋川陸運
至扶風上從之琦作榷鹽法用以饒
　琦功自不可沒市輕貨以便運榷鹽以佐軍不惟開

　劉晏之先幷爲後世鹽法之祖
房琯嘉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
多怨之賀蘭進明與琯有隙言于上曰琯佐上皇使諸
王分領諸節制置陛下于沙塞空虛之地其意以爲上
皇一子得天下則已不失富貴豈忠臣乎
　琯祖尙空虛好談釋老誠不足爲中興良佐而進明
小人其言不足信也諸王分領節制開元早有成例
但不出閤茲則遣永王赴鎭耳其議或出于琯未必
不慮及中原或失猶可盡江而守如東晉也至云置
肅宗于沙塞則非琯之所與聞矣肅宗自爲百姓所
遮留赴朔方以圖恢復明皇因以元帥命之豈琯意

哉此亦易辨而無如帝之不明也
琯上疏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
　琯爲相已不免虛名亡實況使之將兵爲帥乎固由
琯銳于自任不知揆度亦由帝用違其才恰得所短
也
琯以中軍北軍爲前鋒遇賊將安守忠于咸陽之陳濤
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
縱火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
　哥舒翰之戰于靈寶也以氈車駕馬爲前驅爲賊所
焚而敗況琯本不知兵其牛車必倉卒取之民間者
安能禦賊乎

史思明遣將攻平原未至顏眞卿棄郡渡河南走裨將張興守饒陽賊攻之彌年不能下至是城陷太守李系赴火死興被執不屈思明鋸殺之

河北惟恃一顏眞卿而眞卿儒者用兵非其所長故河間不守平原自潰餘郡勢如破竹矣此非必思明之善攻良以諸將均非其敵也系興之在饒陽頗似張巡許遠之在睢陽可謂烈士

永王璘從上皇入蜀上皇命諸子分總天下節制高適以爲不可上皇不聽璘領四道節度都使鎮江陵薛鏐等爲之謀以爲天下大亂宜據金陵保有江表如東晉故事

諸子惟璘赴鎮其不出閤者勿論如璘之才安能撫民禦寇徒令僥倖之徒導之爲不義而已然明皇此舉亦自有成算以太子帥師西北專領興復之任以永王出鎮東南豫圖偏安之局若太子功成則已得以返軫舊京倘中原傾覆天塹可恃已亦不難順流東下歸老江南不失作太上皇也其爲謀亦黠矣此適之正論所以不入而鏐等窺見微指遂進邪說歟

上問李泌曰今敵强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賊之驍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數人而已若令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陛下以所徵之兵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使賊疲于奔命來春命建甯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祿山之初陷東京也郭李之計不在亟取東京而在北取范陽泌爲帝謀不在亟取兩京而亦欲北取范陽皆爲覆其巢穴則其勢頓成瓦解也厥後兩京既復餘氛復熾河北遂曠若異域終唐之世與國爲敵方知諸臣之深識遠圖固非徒爲一戰之功一時之利也

嚴莊與安祿山之子慶緒謀使李豬兒殺祿山埋其尸

于牀下莊宣言祿山疾亟立慶緒爲太子尋卽帝位慶緒昏懦事皆取決于莊二截

祿山死而賊勢不稍衰何也蓋祿山僭位後目昏不能視物又病疽深居禁中大將希得見其面一切軍謀皆出于莊祿山特尸居餘氣耳其生死固無關輕重慶緒騃豎子而莊爲謀主故猶能令其衆也

李輔國附會張良娣與相表裏建甯王倓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曰倓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倓死

詆訐輔國猶可詆訐良娣則取禍之道也詆訐良娣猶可因李泌薦爲范陽節度大使卽欲除良娣以泌

言而止艮娣詎無所聞則尤速禍之道也二人諧俠
日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實則恨不得爲范陽
節度大使謀害張艮娣也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
方餘團練烏合之衆不滿萬人乃于城外鑿壕以自固
作墼數十萬及賊攻城壞輒補之思明圍太原月餘不
下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
太原光弼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

哥舒翰以二十萬衆據潼關之險當崔乾祐數萬之
賊而于關外掘塹三塹寬各二丈深各一丈未免示
怯若光弼以團練烏合不滿萬人守太原當思明等

四將十萬精兵勢必不支城既大而難守又非可以
倉卒修築此誠危急存亡之會兵法云壕深一尺城
高一丈而鑿壕與修城遲速難易相去懸殊不止事
半功倍乃救急之艮策也墼即今之坯先時作之臨
時用之取攜既便以補缺壞堅固不坍尤足應變余
年來于鄉居築壘捍禦捻逆曾用鑿壕作墼之法殊
有效也

賊初逼城急光弼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
賊死者什二三

石礮之利用如是今惟用火礮取其迅疾而石礮之
法不講亦如連弩神臂弓自漢以來相傳爲行軍利

器而今惟用弓矢不復用弩也

上至鳳翔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李泌請如前
策取范陽上以爲迂泌曰今所恃者皆西北之兵耐寒
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
京春氣已深賊收其餘衆遁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
困而思歸不可留也賊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則征戰
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
根本永絕矣上不能用

祿山猾賊久鎮河朔亦有威惠以懾伏人心民從其
令非一日矣況史思明之凶狡甚于祿山而中原虜
掠所獲又悉數輦致范陽兵強財富其植根亦不淺

非可以猝拔也故郭李及泌皆先爲擣穴之計而不
亟于收京蓋惟恐其遁歸范陽糾合醜類得勢則豕
突而來失勢則兔脫而去其爲中國之患可勝言哉
西北諸軍之耐寒畏暑其一端耳泌所指陳利害洞
若觀火是眞知彼己者無如帝之急近功而昧遠圖
也

郭子儀平河東走崔乾祐遣其子旰等濟河擊潼關破
之安慶緒遣兵救潼關旰等大敗

平河東破潼關漸向東京矣竟一戰而敗

慶緒使尹子奇將兵十三萬圍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
巡引兵三千自甯陵入睢陽與遠兵合六千八百人晝

夜苦戰、凡十六日、擒賊將六十人、殺士卒二萬餘、賊夜遁、

張許王是始共守睢陽、戰事一決于巡、遠但調軍糧修器具而已、自以才不及巡、故推而讓之也、以巡之力戰卻敵、而不能解睢陽之圍、卒至與城俱碎者、兵力不足而糧援不接也、故曰、小敵之堅、大敵之禽、

安守忠寇河東、郭子儀擊走之、以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使將兵赴鳳翔、李歸仁以鐵騎邀之于三原北、子儀使僕固懷恩等擊之于白渠留運橋、殺傷略盡、子儀與王思禮軍合于西渭橋、進屯潏西、守忠歸仁軍于京城西清渠、相守七日、守忠僞退、子儀悉師逐之、賊以驍

騎夾擊官軍、官軍大潰、軍資器械盡棄之、子儀退保武功、中外戒嚴、

白渠戰勝、進屯潏西、漸逼西京矣、而大敗于清渠、勢幾不振、蓋子儀兵力、可以挫賊偏師、而不足以抗其全軍也、此所以必藉助于回紇也、

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清渠之敗、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

此徐陵所云、白銀難得、黃札易營者也、官爵無恆、職任有定、不得不置官爵而論職任、有官無任、與無官同、何況勳階乎、久之職任少而官爵日見其多、多則益輕、人人皆官、則無官矣、人人皆爵、則無爵矣、人人皆大將軍、則無大將軍矣、告身特空紙耳、以博一醉、未爲不値、此足爲千古之戒、而兵急財匱、乃有不得不然者、可勝慨哉、

房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職事爲意、日與劉秩等高談釋老、或聽董庭蘭鼓琴、庭蘭大招權利、御史奏其贓、罷琯爲太子少師、

此何時也、身爲宰相、又有陳濤斜之敗、不思戴罪圖功、而猶高談釋老、聽客鼓琴乎、賀蘭進明比之王衍、未爲過也、琯之罷相、殊不足惜、杜甫疏救、乃阿其所

私耳、

上常使僧數百人、爲道場于內、晨夜誦佛、張鎬諫曰、帝王當修德以弭亂、未聞飯僧可致太平、上然之、

數百僧人作道場誦佛、以乞福佑、此必出自張良娣之意、李輔國贊成之、而帝亦不之禁也、卽以鎬言爲然、其事未必中止、

尹子奇復攻睢陽、先是、許遠于城中積糧至六萬石、虢王巨以其半給濮陽濟陰二郡、睢陽至是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

睢陽之陷、固由于賀蘭進明之不救、而其所以飢疲不復任戰、則由于虢王之分其糧也、巨旣以張巡爲

先鋒乃不從其請僅予告身十三道而不予實物又
　分許遣一半之糧使之無以自給得非忌二人威名
　而沮其功乎
睢陽將士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飢病不堪鬪遂爲賊
所圍張巡修守具以拒之賊不復攻遂于城外穿三重
壕立木柵以守之
　賊雖百道環攻猶可禦也于城外穿壕立柵以不攻
　爲攻而城中坐困矣
張巡令南霽雲告急于臨淮賀蘭進明不能救初房琯
惡進明以爲河南節度使以許叔冀爲都知兵馬使不
受其節制故進明不敢分兵懼爲所襲也

　此時卽使進明叔冀連兵赴救未必卽能破賊或可
　暫緩其攻耳然睢陽非陷于攻乃陷于餓若無糧以
　濟之雖有援兵在城外與賊相持亦無救于城中之
　枵腹也
郭子儀勸上益徵回紇兵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
軍帝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
勞賜賚惟其所欲廣平王俶與之約爲兄弟
　子儀請益徵回紇兵自是急仗其力然未免不顧其
　後矣幸而葉護志在助唐惟廣平之言是聽不然將
　有貽害無窮者此不足訓
廣平王俶將諸軍十五萬發鳳翔至長安西陳于香積

寺北灃水之東賊衆十萬陳于其北官軍逼之賊衆齊
進官軍驚亂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
乃肉袒執長刀立于陣前殺數十人陣乃稍定于是帥
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披靡
　是役也嗣業將前軍子儀將中軍王思禮將後軍使
　非嗣業捐軀赴敵前軍一挫則中後二軍與之俱潰
　矣香積之戰論功當以嗣業爲第一
賊伏精騎欲襲官軍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翦滅殆
盡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陣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
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
　嗣業力戰幾于轉敗爲功矣所以一戰而全勝則回

　紇之力居多
餘賊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曰
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
王曰俟明且圖之懷恩固請往而復反遲明諜至守忠
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皆已遁矣
　懷恩固請追賊深合兵機廣平固未足知此子儀亦
　未力贊其決何也獨不聞太宗之于薛仁杲宋金剛
　乎
大軍入西京初上與回紇約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
金帛子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欲如約廣平王俶拜于
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

賊固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驚躍、下馬答拜、跪捧王足曰、當爲殿下徑往東京、

因欲速得京城、而約回紇以金帛子女皆歸之、是何言也、設葉護必欲如約、從之則長安祇剩空城、雖得之何益、不從則彼得以負約爲辭、更啟兵端、禍有不可勝言者、帝之失計、不待言矣、子儀豈猶見不及此、而不豫爲後患地乎、廣平亟拜、國體掃地矣、乃葉護遽爾回心、蓋有天幸焉、

李泌言于上曰、臣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于死、上曰、卿以朕不從卿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乃建甯耳、因白其冤、并誦雍王賢黃臺瓜辭曰、一摘使

瓜好、再摘使瓜稀、今陛下已一摘矣、愼無再摘、是時張良娣忌廣平王之功、潛搆流言、故泌言之、

以泌之得君、知建甯之冤、而當時不敢言何也、建甯之死、事坐廣平、所云夜捫欲加害者、既屬讒口之誣、廣平何以不爲一辨、而徒于事後嗚咽流涕耶、且建甯爲帝愛子、艱危中多仗其力、屢欲用爲元帥、以泌言而止、何以一入譖言、既不商之于泌、亦不質之廣平、并不容建甯辨訴、而遽奪其命耶、此皆事理之不可解者也、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將士病不能戰、城遂陷、張巡等三十六人皆死之、張鎬聞睢陽急、檄浙東、浙西、淮南、北海、諸節度、及譙郡太守閭邱曉、共救之、曉不受命、比鎬至、睢陽城陷已三日、鎬杖殺曉、

是時以鎬兼河南節度采訪等使、代賀蘭進明、使其早至、必救睢陽、乃鎬至而城已陷、可勝悲哉、鎬但杖殺曉、而亦不能追罪進明也、

安慶緒悉發洛陽兵、使嚴莊將之、就張通儒、于陝、以拒官軍、步騎猶十五萬、郭子儀等遇賊于新店、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與官軍夾擊之、賊大敗、莊等棄陝東走、僕固懷恩等分道追之、

香積寺之戰、官軍初爲賊所乘、驚亂、李嗣業力戰、相持不決、僕固懷恩與回紇夾擊、賊始大潰、而西京復

矣、新店之戰、郭子儀初戰不利、回紇出賊之背、與官軍夾擊、始獲全勝、而東京亦復矣、唐之破賊收京、皆仗回紇之力、宜子儀勸上、益徵其兵也、蓋是時賊兵强、官兵弱、子儀自度力不能辦賊、故不得已而求助焉、然回紇自此有輕中國之心已、

嚴莊、先入洛陽、告安慶緒、慶緒帥其黨、走河北、廣平王俶、入京師、回紇意猶未厭、俶患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金帛子女、成約具在、初入西京、猶可以東京爲說也、既入東京、將何辭以謝之乎、使其縱兵肆掠、孰得而禁之、禁之則兵端起矣、葉護于此、蓋猶有顧義輕利

之善心爲不然羅錦萬匹視兩京城之金帛子女孰
多豈足厭其意哉
安慶緒走保鄴郡從騎不過三百步卒不過千人諸將
阿史那承慶等散投常山趙郡范陽旬日間蔡希德田
承嗣武令珣各帥所部兵歸之軍聲復振
慶緒此時眞如釜底游魂使子儀乘勝以諸將之兵
渡河急攻剋日可下何至復有九節度之潰乎廣平
王于西京戰勝不從僕固懷恩之請急追安守忠李
歸仁茲又不遣子儀渡河急攻慶緒皆緩不應機宜
其縱寇遺害也
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于望賢宮上皇謂左右曰吾

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乃貴耳左右皆呼
萬歲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
內樹奸回外畜妖孽以致胡塵沸天毒流海內誰之
咎歟輕棄宗廟社稷脫身西遁曾不顧惜雖幸得旋
蹕故都亦何面目以見長安父老歟乃不引咎責躬
痛自愧悔而沾沾焉以天子之父爲貴是眞全無心
肝者矣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
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
嚴莊爲祿山謀主復弒祿山而立慶緒又爲慶緒將
兵拒廣平王于陝罪不止同反矣乃新除司農卿何

也殆欲藉以招諸賊將導之來降邪然未免失刑矣
諸陷賊官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賜自盡次杖
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于城西南獨柳
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于大理寺
希烈位爲宰相以失恩怨上首先降賊與張垍同爲
賊相罪不容誅乃希烈旣未肆諸市朝而垍以父說
舊恩免死流徙尤失刑之大者也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上固辭大
聖之號上皇不許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乾元
元年
收復兩京僅能不失舊物耳况河北未平寇氛猶熾

正當卧薪嘗膽之時而乃父子互相推崇各加徽號
甚無謂也即此事而論上皇加上尊號以收復兩京
也兩京孰失之乎上皇受尊號能無汗顔
房琯旣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其
黨爲之揚言于朝云琯有文武才宜大用上聞而惡之
下制數琯罪貶豳州刺史
琯之文才不可知武才已用之于陳濤斜可再試乎
平時則高談釋老崇尚虛浮迨失職又稱疾怏怏招
聚朋黨騰聲以求復用琯之素望至此掃地矣僅予
外貶猶屬從寬
史思明奉表請降上大喜以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李

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厚、陰使圖之、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事泄、思明榜殺承恩父子、

承恩雖爲思明所親厚、而其人非有智略、烏足取思明哉、思明老賊狡計百出、承慶一勇之夫、亦何能爲、況未必同心邪、以此激思明、適以速之反耳、不以全力取安慶緒、而遽從事于新降未叛之思明、何也、郭子儀之緩于應田承嗣、光弼之急于圖思明、均不免智者之一失、

册命回紇可汗、曰英武威遠毗伽闕可汗、以上幼女甯國公主妻之、漢中王瑀爲册禮使、上送公主至咸陽、流涕而還、

以一公主易兩京子女、唐之所損似少、而回紇之所得實多矣、葉護之所以不輕肆掠者、固出與廣平爲兄弟、亦由可汗得公主、爲可賀敦也、齊景之涕至帝而再出矣、

瑀等至回紇牙帳、可汗責其拜、瑀曰、曏者唐與諸國爲昏、皆以宗女爲公主、今天子自以所生女妻可汗、恩禮至重、奈何以子婿傲婦翁、可汗改容、起受册命、立公主爲可敦、舉國皆喜、

可汗恃功而驕、所以起立受册、爲公主耳、不然、恐瑀等先不免鞭血之辱矣、

安慶緒、不親政事、殺蔡希德、以崔乾祐總中外兵、士卒不附、上命郭子儀等七節度使將步騎二十萬、討慶緒、又命李光弼等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軍之進退、視乎帥之勇怯、軍之利鈍、視乎帥之能否、未有不置帥而能行軍者、以九節度數十萬衆、而各不相統、其敗宜矣、況又以閹兒雜處其間、爲之掣肘乎、

廣州奏、大食、波斯、圍州城、刺史韋利見、踰城走、二國兵掠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

廣州夷變、自路元叡後、至此再見、彼但戕都督耳、此竟入城焚掠矣、然皆任其自來自去、事前不爲設防、事後不復問罪、何也、蓋以巨海汪洋、諸國一帆可達、來如烏集、去等魚沈、防之既不勝防、追之亦無從追也、然非利貪市舶、亦何致釁搆商胡哉、

郭子儀與李嗣業等、大破安慶緒于衛州、又敗之于鄴城西愁思岡、遂圍鄴、慶緒窘急、求救于史思明、思明發范陽兵十三萬救鄴、先遣李歸仁將步騎一萬、軍于滏陽、遙爲慶緒聲勢、

使非有烏承恩之釁、思明何至遽與慶緒合哉、至是則其反決矣、

鑑評別錄 卷四十三 卅七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是時平盧以涵青爲巡屬、地當東夏、唐之威令非不能行、乃從軍中所欲、姑息命帥、暫事羈縻而已、厥後河朔反正、因而撫之、遂成世及、則一時權宜有所不得已也、然而太阿之柄、授之方鎭、卒以亡國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逼魏城、彼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鄴城必拔、慶緒

死、彼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不可、乃止、二年

光弼往往能料思明、滏水之潰、由于不用其言、河陽之戰、遂能挫思明之銳而大破其軍、此則牽于衆議、彼乃斷自一心也、

郭子儀等圍鄴城、自冬涉春、安慶緒食盡、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無帥、進退無所禀、城久不下、上下解體、史思明自魏州引兵趣鄴、

思明以慶緒委諸將、俾兩相敝而後乘之、不惟諸將易破、慶緒亦易取矣、此鷸蚌漁人之勢也

官軍步騎六十萬、陳于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戰、殺傷相半、郭子儀乘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吹沙、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

光弼等以前軍交戰、殺傷相當、勝負固未分也、子儀以中軍繼進、未及布陳、則猶未戰也、忽因風沙晝晦、兩軍以驚而潰、驚則俱驚也、潰則俱潰也、勝負仍未分也、使子儀與諸將整勒部伍、何難再戰

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奔散山谷、留守崔圓等、及各官吏南奔襄鄧、諸節度使各潰歸本鎭、士卒所過剽掠、旬日方定、惟李光弼、王思禮整勒部伍、全軍以歸、子儀至河陽、師人相驚、又奔缺門、諸將議指東京、退保

蒲陝、張用濟曰、不如守河陽、子儀從之、

以六十萬官軍當數萬之賊、一戰驚潰、輒即渡河南奔、爲斷河橋守東京之計、以致官民駭散、各鎭潰歸、是子儀先不能自固、而諸將隨之、僕固懷恩所云郭公先去者、謂此也、又況戰馬亡失過半、甲仗遺棄、僅存既至河陽、不能止師人之驚、乃更爲缺門之奔、幾欲捐東京而保蒲陝、駁軍無律略可覩已、史稱諸軍乏食、人思自潰、然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六七萬石、則朔方軍何嘗乏食哉

慶緒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怒曰、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即命左右牽出、并

其四弟、及高尙、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
諸將紛紛逃潰、思明按兵不動者、意固別有在也、使
以精騎渡河急追東京唾手可得矣、其誅慶緒兄弟
眞霹靂手也、
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事、及還京師、
專掌禁兵、常于銀臺門決天下事、李峴具陳其專權亂
政、上感寤輔國讓行軍司馬、上不許、
輔國所以侍直帷幄、傳宣詔命、因竊大權者、以其爲
元帥行軍司馬也、今讓而請歸本官、則其權頓失、乃
帝猶不許何也、史稱感寤殊未然也、
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宣口勅處分、自今一切並停、如非

正宣、並不得行、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輔國由是忌峴、
帝用峴言停口勅、以正宣歸中書、以諸務歸有司、將
以挫輔國之專權、史稱感悟者謂此耳、然未嘗退輔
國也、未幾因崔伯陽事、輒以峴爲朋黨貶刺蜀州、猶
嫌其寬、則必輔國忌峴、從中搆成其罪也、帝何不忍
于輔國而忍于峴邪、
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于上、上召子儀還京師、
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士卒涕泣遮留、
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耳、因躍馬而去、
收復兩京、子儀實專其功、光弼無與也、使帝于討鄴
之舉、留子儀不遣、俾休息將士、而以元帥屬之光弼、

更不以魚朝恩掣肘其間、必當蕆慶緒而挫思明、惜
乎其不早出此也、滏水之敗、子儀何嘗無可短、但九
節度之師、同時奔潰、子儀既非元帥、安能獨職其咎、
且功冠諸將、心在王室、中外所倚、安可一旦置之閒、
處、朝恩因惡子儀而思去之、不知于子儀無損、而國
家所損甚大也、子儀此時可謂功成名遂、身退故躍
馬而去、更不流連、然非有此敗、朝恩之譖無由入、則
亦不敢求退、非去之速、且決、則張用濟輩必且遮留
生變、將有求去不得者矣、此子儀之智也、
李光弼、以河東騎五百、馳赴東都、張用濟屯河陽、與諸
將謀以精銳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僕固懷恩、康元寶、

皆以爲不可、用濟乃止、
懷恩良將也、勇而知義、洞悉兵機、郭李而下、罕見其
匹、卒爲叛臣、則御之失其道耳、
史思明、向河南、分兵四道、會于汴州、許叔冀、與戰不勝、
與董秦等、降之、李光弼、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
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公計何如、陟請
留兵于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遇、貴進忌退、今無
故棄地五百里、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
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
利在按兵不利速戰、封常清不知所以敗也、無故棄
地賊勢益張、高仙芝不知所以走也、

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能守之乎、遂移牒韋陟、使率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避賊、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

城大則難守、分兵則勢單、東京必不可守也、空其城而併力守河陽、光弼用兵可謂灼見利害、斷在必行、此時事機、更不容稍緩晷刻也、郭子儀不守河陽橋而奔缺門、光弼不守東京而固守河陽、勇怯固殊矣、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光弼使李抱玉守南城、賊急攻之、抱玉出奇兵殺賊甚衆、光弼自將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

仍用太原穿塹之法、以守爲戰、以逸待勞、光弼將略大抵如是、

賊將周摯捨南城、攻中潬、光弼使荔非元禮出擊破之、光弼登北城望賊、曰、賊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乃令諸將出戰、曰、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萬一戰不利、我自刭于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進戰、賊衆大潰、周摯以數騎遁去、思明亦遁、

不戰則固守、戰則有進無退、光弼所以屢挫思明者、先爲不可敗、以乘敵之可敗也、臨機制變、將略實出郭子儀之上、

第五琦作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涌、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咎于琦、貶琦忠州長史、上元元年

乾元重輪、皆大錢也、一當開元錢之五十、故民爭盜鑄以邀利、市廛交易、利用開元錢、而不能禁大錢之並行、則昂其物價以抵之、此所以貨輕而民困也、大錢之弊、千古一轍、

第五琦既行、或告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兩非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律科罪、期光奏琦已服罪、琦坐除名、長流夷州、

琦鑄大錢、誠爲謬計、然亦以兵興財匱、爲此旦夕之

急策、其意固非爲私也、且靈武興復之初、理財不爲無功、遽加嚴譴、又使罹不白之冤、琦不負帝、帝負琦矣、

追謚太公望爲武成王、選歷代名將、爲亞聖十哲、

有一郭子儀、不能用、崇祀太公何益之有、

三品錢行浸久、屬歲荒、米斗至錢七千、人相食、京兆尹捕私鑄者、數月間、榜死八百餘人、不能禁、乃敕京畿、開元與乾元小錢皆當十、重輪錢當三十、諸州更俟進止、史思明鑄順天得一錢、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

當十大錢、已不能行、況當三十五十以至當百乎、利重則盜鑄必不能止、貨輕則物價必不能平、卒致官

民交困而已此弊端之灼然易見者而後世猶蹈其
覆轍何哉

李輔國爲上皇左右所輕、意恨、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寵、乃言于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于陛下、請迎上皇居大內、上不聽、

欲立奇功以固寵輔國固已窺見帝之隱衷矣蓋上皇與外人交接及人心歸向上皇皆帝所不欲特無術以禁之故輔國欲以逼遷西內爲奇功也

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

矯敕取馬上皇既知帝爲輔國所惑亦第與力士私

言之而無如輔國何已

輔國矯稱上語、請上皇游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迎上皇遷居西內、所留侍衛兵、纔尪老數十人、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侍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素服請罪、上迫于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殊、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

遷上皇于西內猶可曰輔國矯上命爲之請罪而加以慰勞猶可曰迫于諸將流貶高力士陳玄禮等幷出如仙媛及玉眞公主于外豈得云非帝意乎顏眞卿、率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立即貶謫帝之意更

可知已輔國特逆探之而逢其惡耳

上皇日以不懌、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逼遷因而致疾遂以厭世此玉體之謗所由起也竊謂帝始終未嘗悔悟如惡輔國但以禁軍授郭子儀即百輔國能爲變乎專惟輔國之言是用又信任魚朝恩而疏子儀是時宦官之勢成矣猶曰欲誅輔國其誰信之

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于散地、命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發禁軍及蕃兵、共七

萬人、皆受子儀節度、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李光弼河陽血戰子儀自在京邸優游沮子儀者愛子儀者也但國家少一良將耳

上勅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不可輕進、僕固懷恩、憚光弼而心惡之、乃附魚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年二

子儀破敵多仗懷恩尤資回紇之力然子儀能以恩結懷恩以信結回紇卒收其用此所以爲大將也光弼勇略出子儀之上而器量狷狹故不能用懷恩而失其心也

光弼與懷恩、將兵會朝恩、攻洛陽、陳于邙山、光弼命依

險而陳、懷恩不聽、史思明乘其陣未定、進兵薄之、官軍
大敗、
　光弼屢挫思明至此一戰而敗何也有朝恩掣其肘
　而懷恩附朝恩不用其命也
史思明之子朝義與部將駱悅、蔡文景、謀執思明于鹿
橋驛縊殺之、
　邙山一敗思明之勢日張即欲乘勝西入關而遽有
　子禍蓋天尚祚唐也
朝義即位密使人至范陽、勅張通儒殺其弟朝清、及朝
清母辛氏、并不附己者、數十人、其黨自相攻擊、死者數
千人、數月乃定、

　胡身之云去年若使子儀自朔方直擣范陽、適直城
　中自相攻擊、可馳檄而下、竊謂子儀如果以大軍直
　擣范陽思明必將還而自救光弼不致有邙山之敗
　思明亦無緣至鹿橋驛爲悅等所殺朝義又安能使
　通儒殺朝清母子致范陽內亂恐又是一局面未必
　能馳檄下范陽也光弼或可乘間取東京耳
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于西內、山人李唐、見上、
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上皇思見
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上泣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
詣西內、
　抱幼女見臣下豈復有人君之度帝之不足有爲即

　此可見畏張后而不詣西內則知其頻年定省之闕
　非有疾也因知李輔國逼遷上皇恃張后爲之內主
　帝畏后故不能不從輔國也與宋光宗受制于李后
　不朝重華宮正同
李輔國、求爲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爲、如朝望
未允何、輔國乃諷裴冕等、使薦己、上密謂蕭華曰、若公
卿表薦、不得不以宰相與輔國、華、以問冕、冕曰、吾臂可
斷、宰相不可得、
　輔國何功正以逼遷上皇爲功耳此因帝有防微杜
　漸以安社稷之言故作此非分之想也帝于輔國不
　應畏之如是以其依附張后畏后故畏輔國非徒以

　其典禁兵也
上生日、于三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武士爲金剛
力士、召大臣膜拜圍繞、
　置道場將以祈福觀其所爲與戲劇何異此必張后
　借帝生日以爲娛樂否則帝揣后意而爲此以悅之
　非果有意佞佛也
或告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
遣吏防守莊家、上尋勅出莊、引見、莊怨晏、因言晏矜功
怨上、貶晏通州刺史、
　莊爲祿山謀主罪在不赦因其降而授以官尚可曰
　一時權宜至此不因事誅之反入其言而貶晏何顛

倒至是蓋帝自六等定罪後惑于邪說務存姑息故如莊者不惟任其漏網且使之久玷清班也

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按籍徵其逋負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寶應元年

載所為不惟劉晏不為第五琦亦不為也與盜賊何異

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于京師思禮卒朝廷以鄧景山代之將士殺景山上不復推究亂者遣使慰安之諸將請以辛雲京為節度使

思禮雖無赫赫之功自是當時善將杜詩每稱之有以也侯希逸得平盧節即軍中所欲立而命之耳茲則朝廷命帥輒擅殺之亦置不問矣且河東股肱郡豈平盧比哉姑息之政乃至于是紀綱掃地蕩矣殆所謂遵養時賊者邪未幾而朔方兵殺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兵殺節度使荔非元禮

上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瑱樂在襄陽將士亦愛之乃諷將士表留行及鄧州復令還鎮荊南節度使呂諲等言瑱曲收眾心恐久難制裴茙謀奪瑱位密表瑱倔強難制請以兵襲取之上以為然

為軍士所殺則置之勿問為軍士所留則疑其曲收

眾心此時之節度使亦難乎免矣瑱素有嚼鐵之稱自是著名宿將其心亦無他特諲等以私憾欲去之而茙謀奪其位因而誣之耳觀其旋即入朝謝罪可知非倔強難制故死而天下冤之

上皇崩于神龍殿上自仲春寢疾至是哀慕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生不定省死而哀慕其誰信之此因帝旋即崩逝故史臣為之推美通鑑因其舊文耳

初張后與李輔國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謀誅輔國太子不從乃與越王係謀之程元振密告輔國以太子命遷后于別殿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兗王僩代宗即位

張后固不足惜而輔國等弒逆罪不可逭舉朝更無一人敢言之者詎非以其假太子命邪殺節使不問而曲狥其意以命帥于是方鎮之廢立權歸軍士殺皇后不問而更以擁戴為奇功漸至天子之廢立枋在中官易曰履霜堅冰至豈不信然

高力士遇赦還至朗州聞上皇崩號慟嘔血而卒

力士在內官中不失為婦寺之忠與李輔國輩不可同年語

初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王元振因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為功子儀數其罪及其

同謀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推按殺鄧景山者數十人誅之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朔方軍士初憚李光弼之嚴張用濟謀逐光弼不果玆復憚國貞之嚴元振因之遂殺國貞一則沮于僕固懷恩之正論一則欲踵行河東之近事也挺刃害上漸不可長使子儀不亟正元振輩之罪悉誅之以遏亂萌是將之威令不可復行一旦有釁卽狼顧而起安知不爲國貞之續乎人但知子儀之不以私廢公而不知其執法所以懲後也雲京亦見及此故叱咤行誅不啻與子儀桴鼓相應也

救乾元大小錢皆一當一民始安之

貨之與物輕重相權兩得其平則人以爲便且民間交易皆日用所需以物準貨數至參差故當一小錢用之無弊若用當十當三十五十大錢則其數必難相準既不肯屈物以就貨又不能損貨以就物必有持一物而終日不能易一錢者亦有持一錢而終日不能市一物者此所以卒不能行也將欲變通亦惟一當二而止後之言圜幣者曷觀唐之已事乎昔魏文帝罷錢而用穀帛交易論者以爲布帛不可寸寸割裂夫布帛而寸寸割裂皆知其不可用矣大錢獨可一一破碎用之乎何不思之甚也

李光弼在徐州惟軍旅之事自決之衆務悉委張傪傪吏事精敏諸將白事多令與傪決之由是軍中肅然東夏以甯

兵以衞民未有不卹民而能治兵者光弼委任賢能用輯東夏此所以與汾陽並推良將而非僕固懷恩以下所可及也

程元振謀擅李輔國權密言于上請稍加裁制于是解輔國行軍司馬以元振代之仍遷輔國出居外第輔國懼上表遜位罷輔國兼中書令進爵博陸王

輔國握兵擅權以判元帥府行軍司馬也解其司馬則勢頓衰而易制肅宗特不欲去輔國耳非不能去也進爵爲王而以博陸爲稱居然以霍光儗之亦僭

矣哉

裴茙既得密勅帥麾下二千人趣襄陽來瑱以兵逆之問其所以來茙曰尚書若受代當釋兵瑱曰吾蒙恩復留鎭此何受代之有因擊茙兵大破之追擒茙于申口送京師賜死

茙欲代瑱既勅令襲取之矣至此復以爲罪而賜之死茙固不足惜朝廷將何以使人乎

郭子儀入朝程元振以其功高任重忌之數譖之于上子儀不自安表請解副元帥節度使上撫慰之子儀遂留京師

子儀爲魚朝恩及元振所忌而卒能自免者坦懷相

與而不爭是非專心奉國而不計進退也
史朝義誘回紇登里可汗、起兵入寇、至三城、僕固懷恩
女、爲登里可敦、上遣懷恩往見之、懷恩因言唐家恩信
不可負、可汗上表、請助討朝義、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
元帥、上欲以郭子儀爲适副、程元振等、沮之而止、以僕
固懷恩、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
登里入寇一變而爲助順懷恩之力也副帥之任必
應屬之懷恩不然不足以結回紇之心而用其衆卽
微元振之沮子儀亦必相讓也
雍王适、與僚屬從數十騎、往見登里可汗、可汗責适不
拜舞、藥子昂、對以禮不當然、與其將軍車鼻、爭辨久之、

車鼻鞭子昂等各一百、以适年少未諳事、遣歸營、魏琚、
韋少華、一夕而死、
唐雖藉回紇之力而回紇驕橫已甚至此則國體掃
地矣總之中國于夷狄力不能制而資其兵以爲用
未有不爲所輕者卒之不滿所欲亦必有侵軼之患
所謂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彼固貪惏而又啟之者也
史朝義、謀于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若與回紇俱來、其
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避之、朝義不從、與官軍戰于
西原、又戰于昭覺寺、石榴園、老君廟、朝義兵大敗、將輕
騎數百東走、僕固懷恩、克東京、
安史諸將不畏官軍而畏回紇故唐不藉回紇之兵

不敢向洛陽直取朝義朝義誘回紇將以攻唐而適
以自攻則亦天奪其魄也
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火累旬不滅、朔方神
策軍、亦以東京鄭汴汝州皆爲賊境、所過虜掠、三月乃
已、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
胡身之云、使郭李爲將、安有是禍、竊謂廣平克西京
回紇卽欲大掠拜之乃已及克東京父老以羅錦萬
匹賂之乃已今以登里之橫佐以車鼻至責雍王拜
舞鞭殺侍臣二人與葉護之呼廣平爲兄答拜盡禮
者逈殊卽郭李爲將恐亦不能禁其肆掠也至朔方
神策軍、從而效尤則不得不歸咎于僕固懷恩、魚朝

恩、之馭軍無法已
懷恩使其子瑒及高輔成、帥步騎萬餘、乘勝逐朝義、連
戰皆捷、
廣平克西京懷恩卽請急追安守忠等及克東京又
親見官軍不追安慶緒以致遺患于後至是爲帥故
遣瑒逐朝義而成破竹之勢也
賊將薛嵩、以相衛邢洺四州、降于李抱玉、張忠志、以趙
恒深定易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進軍入其營、嵩等
皆受代、僕固懷恩、皆令復位、
是時河北未平史朝義尙在而二將首以九州之地
來歸使遽奪其位則必反側不安而自此以往皆堅

守不下矣復其位以勸來者所以懈賊將之心孤朝義之黨此自當日兵機懷恩此舉未爲失也

瑒等復擊朝義于臨清、走之、回紇又至、戰于下博、賊大敗、朝義奔莫州、諸軍進圍之、

安慶緒據鄴而其勢復振者、由于官軍之不追也。知彼之失則知此之得卽此之得益足以證彼之失

受業袁佺齡仝校
孫 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鑑評別錄卷四十四

甯陽黃恩彤石琴

唐紀八 代宗皇帝 初名俶後改名豫肅宗長子在位十七年

田承嗣、說史朝義、親往幽州、發兵還救莫州、朝義旣去、承嗣卽以城降、送朝義母妻子于官軍、僕固瑒等追敗朝義于歸義、朝義至范陽不得入、縊于林中、其將李懷仙取其首以獻、廣德元年

安史之亂唐不藉回紇之力無以復京城祿山思明皆爲其子所殺慶緒爲思明所殺官軍不能禽也惟朝義窮蹙自縊懷仙獻其首傳至京師耳是時唐將非無郭李然勝負相當迄未能收廓清之效蓋由肅代均非英主又無良相爲之運籌決策而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輩居中擅權動多掣肘郭李雖爲元帥亦卒不能展其手足也

以降將薛嵩、田承嗣、李懷仙、仍爲節度使、時江北諸州皆降、嵩等迎拜僕固懷恩、乞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

初令嵩與張忠志各復其位以勸來者自是一時權宜至是朝義授首河朔肅清不務蕩滌瑕穢樹久大之規爾乃援留凶醜貽將來之患懷恩不得辭其責矣況欲挾賊以自資乎

楊綰上疏、以爲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尚文辭、請

令縣令察孝廉薦之于州刺史考試升之于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

綰但知選士必先行實欲由州縣察舉孝廉而不知察舉之弊更難防也賈至但知人多僑寓察舉爲難而不知州縣不能久于其任又往往不得其人無以察士之賢否也選舉出于鄉里實與封建並行未有廢封建而能行選舉者漢之孝廉已不勝其弊豈足爲後世法哉獨不聞王符左雄之論乎

楊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于祭酒祭酒試通者升之于省如鄉貢

法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韙之

分鄉貢國學爲二塗而併試以經策亦何以異于進士之雜文明經之帖括乎以科場取士立法雖異利弊正同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皐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皆徵入援所留兵單弱胡虜稍蠶食之西北數十州相繼淪沒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爲左衽矣

唐都長安故備邊以西北爲重其開拓西域廣置戍邏將以北斷突厥南制吐蕃非徒據胡虜之胸腹實足壯帝畿之肩背也至是河西隴右之地盡爲吐蕃所有而西北之藩籬盡撤矣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于太原節度使辛雲京閉城自守亦不犒師及史朝義旣平詔懷恩送可汗出塞往來過太原雲京不與相聞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

回紇助討朝義天子惟其所欲而雲京獨不犒師猶可曰慮其爲變也迨河北旣平送之出塞而亦置若罔聞何也憎回紇邪抑疑懷恩邪計雲京亦未敢出此必有爲之內主者

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爲言懷恩與回紇連

謀反狀已露奉仙還過懷恩懷恩留與樂飲一日奉仙固請行懷恩匿其馬奉仙夜踰垣而走懷恩遽以其馬追還之奉仙至長安奏懷恩謀反

懷恩殷殷方效陳遵之投轄奉仙忽忽乃爲段干之踰垣如此主賓亦可怪也此乃雲京奉仙自生嫌忌耳懷恩父子新立大功幷荷殊寵豈得謀襲太原殺中使乎

懷恩亦具奏其狀請誅雲京奉仙上兩無所問優詔和解之

三人之曲直亦易判也懷恩一奏而不報再奏而不問能毋自疑乎

懷恩自以軍興以來、一門戰死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
說諭回紇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爲人搆陷、
憤怨殊深、上書自訟、

懷恩此書、洵非臣子對君之體、然不可不謂之理直
氣壯、其于中官蒙蔽方鎭疑阻言之尤切、使帝果垂
省覽、未必不有救于偏聽誤信之失、而無如蠱惑已
深、迷而弗悟也、

上遣裴遵慶詣懷恩諭旨、懷恩見遵慶、號泣訴寃、遵慶
諷令入朝、懷恩許諾、范志誠曰、公信其甘言、入則爲來
瑱、不復還矣、懷恩乃止、

不罪奉仙而慰諭懷恩、安能釋其疑懼乎、瑱之枉死

由于程元振之誣訴、當時方鎭、已人人自危、況懷恩
上書直訐驃騎、（元振爲驃騎大將軍）知必爲元振所不容、志誠
之言、所以易入也、

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過邠州、上始聞
之、寇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郭子儀爲副元帥、子儀
召募得二十騎、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等二十餘萬衆、
已度渭而東、子儀使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遏之、竟
不得召見、

元振蒙蔽之罪、甚于李輔國魚朝恩、帝既知吐蕃過
邠州矣、何以于前之匿不以聞、槩不追究、既不得已
用子儀爲帥矣、何以全不予兵、欲其以二十騎當二
十餘萬之巨寇乎、蓋帝惟元振之言是聽、而元振忌
子儀、必欲置之危地、而隳其成功也、

呂月將、將精卒二千、破吐蕃于盩厔之西、吐蕃寇盩厔、
月將復與力戰、兵盡、爲虜所擒、

月將自是猛將、特衆寡不敵、又無援繼耳、然非知兵
者也、使其堅守盩厔、尚可以主制客、邀其東下、而無
如其輕出浪戰也、

吐蕃度便橋、上幸陝州、六軍逃散、郭子儀還長安、車駕
已去、吐蕃入長安、剽掠府庫市里、焚閭舍、長安中蕭然
一空、

是時非無六軍、不以付郭子儀、而令其別自召募、蓋

元振留之、將以守京城衛乘輿也、乃帝東出、而紛然
逃散矣、長安初陷于孫孝哲、旋復于廣平王、雖屢更
兵燹、尚未至蕭然一空也、至此則府庫閭里、掃地無
餘、元振悞國之罪、可勝誅哉、

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
軍將士逃潰者、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幷發武關防兵、北
出藍田、以向長安、吐蕃必遁、

子儀雖爲元帥、實不能成軍、卒收京城而退強寇、殆
有天幸、蓋吐蕃利在劫掠、飽則思去、固無須乎中國
之土地人民也、

子儀至商州、行收兵、幷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

子儀泣諭將士、共取長安、上賜子儀詔、徵詣行在、子儀
表稱、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
由二十騎增至三十騎、今集至四千之衆、屹然成
一軍矣、但日月將以精卒二千力戰而敗績、茲數雖
倍之、然皆倉卒烏合、遽欲當吐蕃二十餘萬之突騎、
奚翅卵石之比乎、乃子儀銳然以收京自任者、預揣
吐蕃必不久留也、此非其禦寇之勇、實料敵之智也、
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衆歸國、
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覘虜勢、令第五琦
攝京兆尹、與之偕行、
吐蕃入京城、卽立承宏爲帝、其必不久留中國、可知

子儀揣悉其情、故遣長緒覘虜、卽以琦攝京尹、與之
偕往也、其銳然以收京自任、正由見及于此、豈其不
量彼己而欲以四千新集之兵、輕嘗二十餘萬之巨
寇哉、
全緒至韓公堆、晝張旗幟、夜多燃火、以疑吐蕃、百姓給
之曰、郭令公將大軍至矣、全緒又使王甫、入城、陰結少
年數百、夜擊鼓大呼、吐蕃惶駭、悉衆遁去、
吐蕃兵雖衆、而初入中國、未能深測虛實、且其意本
不欲久留、故可以虛聲走之、若回紇則不能矣、竊揣
當日情勢、吐蕃不戰而克京城、掃地而收府庫、志得
欲滿、故整衆飽載而歸、史所云、惶駭遁去者、第就露

布之文書之非其實也
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于李輔國、上出幸、詔徵諸
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柳伉上書、極
言其罪、上以元振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元振專權蒙蔽僕固懷恩上書言之而帝不悟伉小
臣耳乃能以數語回天何也蓋帝雖闇懦而播遷之
餘亦知爲元振所悞故因伉言而決去之元振亦無
說以自解也然不能明正其罪肆諸市朝以謝天下
又不忍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則餘眷未衰宜其有變
服潛行復圖任用之詭謀也
上命顏眞卿、說諭僕固懷恩入朝、眞卿曰、言懷恩反者、

獨辛雲京、駱奉仙、李抱玉、魚朝恩、四人耳、自餘羣臣、皆
言其枉、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年二
眞卿論懷恩最爲持平蓋其所以怒由于辛雲京所
以懼由于駱奉仙而其所以反則由于帝之寵任程
元振魚朝恩旣因朝恩之忌而罷郭子儀又因元振
之搆而殺來瑱也
以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
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帝感顏眞卿及李抱眞之言用子儀代懷恩洵足以
慰將士之心矣然是時元振雖黜而以朝恩爲天下
觀軍容宣慰處置等使又以奉仙爲築城使領中涓

橋屯兵二豎寵任有加子儀固未能展其智勇懷恩
又何由釋其疑懼哉
僕固瑒爲其將焦暉白玉所殺懷恩入告其母母曰吾語汝勿反今軍心旣變禍必及我懷恩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家殺此賊懷恩走免
懷恩之母賢母也不從坐而以祿養終身盡行大道焉
張維嶽殺焦暉白玉而竊其功子儀使盧諒至汾州維嶽賂諒使實其言子儀奏維嶽殺瑒傳首詣闕羣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顚越深用爲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京給待優厚尋以壽終以禮

葬之功臣皆感歎
帝雖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其實懷恩未爲負帝其不入朝特畏死耳至是則竟反矣帝蓋心有所不安故厚養其母不忍加罪直至懷恩死猶不斥言其反也
郭子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子儀知盧諒之詐杖殺之
諒死非枉但行賄攘功之張維嶽何以不聞追治其罪焦白二將之功亦曾追錄否邪
上之幸陜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吐蕃退除光弼東京留守光弼辭不赴其母在河中上迎至

長安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帝于光弼蓋有鑒于僕固懷恩之叛故曲示優容惟恐再有激變而厚撫其母重用其弟因以覊縻光弼也
郭子儀以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勅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子儀復請罷關中副元帥不許
吐蕃之變李光弼擁重兵不赴陜勤王子儀以二十騎自長安趣咸陽又以三十騎自御宿入商州收兵卒以退敵迨事平光弼徑歸徐州不受東都留守之命子儀請罷諸道節度自河中始兩人優劣不可同

日語矣
李光弼治軍嚴整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薨
光弼擁兵不朝諸將不復稟畏田承嗣等據鎭拒命何以能使其衆蓋光弼平時御軍有法勤儆以公義裁之故不合乎公義即不合乎衆心承嗣等起于盜賊惟以私恩結其將士而其將士亦不復知有公義故甘心與之同叛耳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將入寇詔郭子儀帥諸將出鎭奉天仍以子儀充北道通和吐蕃使李抱玉充

南道通和吐蕃使。

子儀雖帥諸將出鎭、而與抱玉皆以通和爲名、非以綏吐蕃之兵。蓋可和則和、不得已而後戰也。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子儀曰、虜利在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以吾爲怯、必不戒、乃可破也。敢言戰者斬。

此主客定形也。李光弼、破史思明于太原、于河陽、皆以守爲戰、得以主制客之法。子儀所見正同。

子儀夜出陳于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不戰而退。子儀使李懷光等將五千騎、追至麻亭而還。虜至邠州、攻之不克、遂遁。

吐蕃之所以再至者、以前此涇州之寇、長驅深入、若蹈無人之境、因之不戰而入京城、掃地而收府庫、以爲唐無備易襲。而回紇聞之、亦不免垂涎。故懷恩誘與具來耳。豈知嚮之無備、乃元振于寇至匿不以聞、而子儀倉卒出禦、有將無兵也。豈可狃于一勝、輕視中國哉。

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使栢文達、將銳卒五千、擊摧砂堡、靈武縣、皆下之、進攻靈州、懷恩聞之、自永壽遽歸。

欲救京師、先攻靈武、攻其所必救也。

獨孤及上疏、以爲今天下惟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之兵、足以當之、自此而往、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爲解、傾天下以給無用之軍、臣不知其故。永泰元年

郭子儀請罷節度、意正如此。及乃暢言之耳。

承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各擁勁卒數萬、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平盧節度留後李正己、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不能制、

藩鎭之橫、至于如是。天下之可虞者、奚止吐蕃、僕固哉。然則郭子儀請罷節度、獨孤及扼要設兵之議、恐亦難行。天下大勢、不可有所偏重、積重則難返、雖欲改作、亦末如之何。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來者漸矣。

置百高座于資聖、西明兩寺、講仁王經、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入寇、懷恩中途遇暴疾而歸、死于鳴沙、

置座講經、將以祈福佑、而數十萬之寇至矣。然懷恩遽死、當時必以爲佛力所致。

上聞懷恩死、憫然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悞耳、

懷恩因范志誠之言、而不入朝、遂至于反、則謂其爲左右所悞、似得其情。然志誠之言所以易入者、則由于爲駱奉仙所誣、而畏程元振之譖害也。蓋不惟其左右悞之、帝之左右實激之也。

上命宰相、及諸司長官、于西明寺行香設素饌奏樂、足
日吐蕃十萬至奉天、京城震恐、魚朝恩欲奉上幸河中、
以劉給事之言而止、

行香奏樂而吐蕃至奉天、佞佛果可徼福乎、然帝之
爲此將以禳兵災也、寇退則仍歸功于佛、

吐蕃大掠男女數萬而去、復講經于資聖寺、吐蕃退至
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至奉天、

是時數萬男女啼號滿路、帝曾不置念、而資聖寺之
梵唄又作矣、方幸吐蕃之去、而與回紇偕來、計其時
亦必爲之罷講、

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郭子儀命諸將嚴備而不戰、使

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不信、子儀
身往說之、郭晞諫、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
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國之福也、不然、則身沒
而家全、

人但知子儀之忠、而不知其智也、勿論幸而見從、福
及社稷、卽使不從、與其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孰若身
沒而家全乎、況以身殉國、雖死猶生邪、且是時回紇
與吐蕃爭長不睦、分營而居、子儀知其衅有可乘、故
親往說之、以速其決、亦非輕于一擲也、

子儀將數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
子儀因說其大帥藥葛羅曰、吐蕃不顧舅甥之親、焚蕩

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此天以賜汝也、藥葛羅
曰、請爲公擊吐蕃以謝過、

子儀說回紇雖曰以至誠感之、其使擊吐蕃、仍以利
動之、蓋回紇吐蕃之入寇、本以利合、故亦可以利離、
而僕固懷恩已死、無人爲之謀主也、亦有天幸焉、

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
于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
又破之于涇州東、

昔不藉回紇之力、無以復兩京、今不藉回紇之力、無
以破吐蕃、子儀之功、皆回紇之助也、被掠數萬、止得
四千餘、蓋半入于回紇矣、

回紇胡祿都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賂賚繒帛十萬
匹、府藏空竭、稅百官俸以給之、

昔克東京、僅予羅錦萬匹、今乃什倍其數、蓋回紇之
貪日甚一日、唐之畏之而惟恐不滿其欲、亦日甚一
日也、

玄宗之離蜀也、以所居行宮爲道士觀、仍鑄金爲眞容、
節度使郭英乂愛其竹樹茂美、奏爲軍營、因徙去眞容
自居之、崔旰宣言英乂反、帥所部襲成都、英乂奔簡州、
韓澄殺之、

幸蜀實玄宗傷心之事、乃返國而鑄金爲眞容留之
道觀、此固由其始終不知愧悔、亦必左右佞臣爲之

從忌也。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眞卿力言其不可、載聞而恨之、奏貶眞卿峽州別駕、大曆元年

奸臣竊權、先思壅蔽、奏事先白宰相、設有言涉宰相及其親黨者、必無由上達矣、此壅蔽之顯然者、帝爲載所惑、眞卿痛切言之、而猶不悟、何其闇也、

國子監成、釋奠、魚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謂人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帝所以脩復國學、非有意崇儒也、正由朝恩欲升座講經耳、蕭昕之請、亦必迎合朝恩之意。

以杜鴻漸、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鴻漸至蜀、先使人達意于崔旰、許以萬全、旰卑辭重賂、以迎之、鴻漸悉以府事委旰、又數薦之于朝、因請以節制讓旰、

帝用鴻漸平蜀亂、固意主調停、以鴻漸之爲人、而可倚以戡暴乎。

周智光殺監軍張志斌、臠食其肉、詔加智光檢校左僕射、遣中使余元仙、授以告身、智光曰、智光有大功、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郭子儀屢請討之、上不許、

姑息之政、施之河南北諸强藩、猶曰力不能討也、智光行同賊盜、旣殺張麟、及杜冕家屬、又殺監軍、悖慢無人臣禮、乃任其横行于近畿之地、不卽加誅、帝之闇懦、乃至是乎。

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子儀命渾瑊、李懷光、軍于渭上、智光將李漢惠、以同州降、華州牙將姚懷等、殺智光、以其首來獻、二年

子儀出師、而智光授首、如屠一豬耳、乃帝猶遲疑而不速決、何也、

魚朝恩、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于是窮極奢麗、費逾萬億、高郢上書、以爲興造急促、晝夜不息、愁痛之聲、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書寢不報、

是時承兵燹之餘、府庫空虛、戶口衰耗、而乃動費鉅億、以營佛寺、舉國狂酲、眞不可解。

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皆好佛、上嘗問以報應、載等奏、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自退、豈得言無報應、上由是深信之、常于禁中飯僧數百人、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由是臣民皆奉佛、

縉等侈言福應、而以飯僧營寺日事祈求、若然、則胡太后不沈、梁武帝不餓、而國祚皆當延于萬年、已且三人中惟鴻漸病終、載賜自盡、且有發墓、斲棺、棄尸、毀廟、焚主之戮、禍及祖父、縉雖幸免于死、而枯蒼遠

謫所云禍應者安在乎
盜發郭子儀父冢人疑魚朝恩使之子儀入朝上語及
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今
日及此乃天譴也
以子儀之仁勇尙自云不能禁軍士發人冢況他將
乎史所書秋毫無犯者大抵溢美耳此道家所以忌
世將歟
上遣中使徵李泌于衡山既至謂泌曰朕欲卿食酒肉
有室家受祿位爲俗人泌曰臣絕粒二十餘年陛下何
必使臣隳其志乎上乃命中使爲泌葬二親又爲泌娶
盧氏女爲妻三年

不御酒肉可也絕粒二十餘年恐亦未必不娶妻可
也二親不葬必待官爲葬之乎
幽州兵馬使朱希彩與朱泚等共殺節度使李懷仙希
彩自稱留後朝廷不得已宥之以王縉爲盧龍節度使
縉至幽州勞軍旬餘日而還
縉之于希彩正如杜鴻漸之于崔旰所以能撫定之
者務存姑息順適其意而爲之請旌節于朝也鴻漸
在蜀尙閱數月縉在幽州僅旬餘日耳蓋希彩之悍
甚于旰縉之畏希彩亦甚于鴻漸之畏旰故彼猶爲
之强留此則決于速去也鴻漸之歸也以使蜀亡恙
日飯千僧縉此時不知供養幾許比邱矣

回紇可敦卒蕭昕爲弔祭使回紇庭詰昕曰我于唐有
大功奈何市馬不時歸我直昕曰回紇之功唐已報之
矣僕固懷恩之叛回紇助之與吐蕃連兵入寇及懷恩
死吐蕃走然後回紇懼而請和唐不忘前功加惠而縱
之不然匹馬不歸矣乃回紇負約豈唐失信邪回紇慙
厚禮而歸之
所云回紇之功唐已報之可也以助懷恩與吐蕃入
寇責其負約失信亦可也餘言則全非事實吐蕃何
以走回紇擊之而走也請和乃郭子儀親往見藥葛
羅非回紇懼而請也藥葛羅等事後入見傾府庫以
賂之非止不忘前功而加惠縱之也似此大言適足

觸回紇之怒耳亦何從動其慙乎斯則出使者自行
誇述史因書之以爲美譚也
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于旛上百
官迎謁于光順門自是歲以爲常
帝蓋因民間競作盂蘭盆故仿傚爲之以資祖宗冥
福而不知釋教爲此始自目連救其母于餓鬼道中
也唐之七廟神靈亦在餓鬼道中乎至今都會士女
猶有相聚供佛作盂蘭會者蓋猶是唐之遺俗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游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
使軍吏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曰彼無天子
之命安敢害我乃從家僮數人而往四年

子儀單騎見回紇、輕身赴朝恩、非徒誠足感人、亦智
能料事也、朝恩忌惡子儀之意至是冰釋矣
初、僕固懷恩既死、上憐其有功、養其女于宮中、回紇請
以爲可敦、册爲永徽公主、嫁回紇可汗、遣李涵送之、以
董晉爲判官、
既養其母而以禮葬之、復養其女而以公主嫁之、帝
于懷恩未爲不厚也、登里可汗初以懷恩女爲可敦、
既卒而蕭昕奉使弔祭矣、至是復請其女爲可敦、蓋
亦念懷恩舊好、故願與爲婿也、
李涵等至回紇牙帳、回紇來言、市馬䝴不足、董晉曰、我
非無馬、而與爾爲市、數皮而歸資、爲爾賜不既多乎、于

是其衆皆環晉拜、
胡身之以爲此晉吏韓愈之辭、容有溢美、蓋郎史所
書回紇之驕横、唐之曲從、而知其未必然也、晉第就
市馬言之、其言頁是而猶覺可疑、況蕭昕之大言無
實肆口唐突者何足信乎
杜鴻漸以疾辭位、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尋薨、
前有蕭瑀、後有鴻漸、名爲宰相、實則比邱、但生不出
家、死乃下髮、不亦晩乎、詎非生則戀端揆之榮、死更
慕生天之樂邪
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劉希暹說朝恩、于北軍置
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誣以罪惡、捕繫地牢、訊掠

取貲、籍沒其家貲入軍、五年
既握禁軍、必于軍中置獄、方足立威、此與前明之東
廠略同、猶未至如東廠之甚耳、
李抱玉徙鎭盩厔、軍士憤怒、大掠鳳翔坊市、數日乃定、
姑息之政亟行、而兵日驕、徙鎭尚不免致變、況欲罷
節度而散其兵乎、天下事洵未易言也
上與元載、謀誅魚朝恩、于寒食置酒宴貴近于禁中、宴
罷、留朝恩議事、使周皓與左右縊殺之、
朝恩雖握禁兵、其人庸奴耳、一旦直取其命、如孤雛
腐鼠、然則前之恣睢暴戾、詎非帝授以太阿之柄哉、
元載以李泌有寵于上、忌之、言泌與魚朝恩親善、上不

聽、載與其黨攻之不已、上謂泌曰、載不容卿、朕今匿卿
于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
載之謀誅魚朝恩非惡朝恩、妬其寵也、其忌泌亦然、
帝既與載謀誅朝恩矣、復知載之攬權、戒之不悛、奪
其權可也、罷其官可也、貶之罪之亦可也、皆帝所得
爲者、乃內懷憤嫉、外示優容、并爲之出泌于外、置李
少良于死、直至罪積惡彰而後加以極刑、何其寡斷
而少恩哉、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
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是日宮門皆閉、上遣中使劉
清潭諭之、乃止、七年

回紇驕暴橫行長安中公然稱兵犯闕唐之君臣不敢與校何以爲國乎由是逐吏奪馬入獄劫囚一切聽其所爲不復過問矣資外夷以平內寇勢必至此不足怪也

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時藩鎮皆跋扈彰貢賦未嘗闕疾亟齊映勸彰表薦劉晏李勉自代遣子建等歸東都私第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八年）

彰本史思明舊將乃能恪守藩職晚節復納忠言舉賢自代不以軍府私其子而建等亦遵父治命舉家西歸可不謂賢乎是年昭義節度使薛嵩亦卒其子平年十二將士脅以爲帥平乃夜奉父喪逃歸鄉里

其亦不爲盜賊所污者矣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命盡市之回紇辭歸載賜遺及馬價用車千餘乘回紇復遣使者赤心以馬萬匹來求市

回紇雖以市馬爲名實藉徵歲幣耳其馬駑瘠無用至數皮以歸資豈復論價值哉故蕭昕李涵奉使至彼首以不時歸直及賄不足爲言至是前使者甫飽載而歸後使者復長驅而至也一馬四十縑萬馬四十萬縑積至數萬馬易縑百餘萬之多況賜遺又不在此數乎唐之杼軸幾空矣

有司以赤心馬多請市千匹郭子儀以爲如此逆其意太甚自請輸一歲俸爲國市之上不許命市六千匹

子儀不欲過逆赤心之意惟恐挑釁强虜爲國生事也此老臣憂國之苦心淺見者必以爲怯

盧龍節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且請自將步騎五千防秋上許之爲先築大第于京師以待之（九年）

帝于方鎭拒命則姑容之入朝則優禮之如奉驕子無所不至而卒不免召亂者紀綱不立無以服其心也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擊田承嗣有功上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詣其館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出

道中寶臣慙其左右遂有玩寇之志（十年）

是時朝廷于河北藩鎭務存姑息惟恐少拂其意而中使索賂不滿所欲輒行詬詈予以難堪闒兒不知事體乃至于此

田承嗣上表請入朝上詔赦其罪復其官爵聽與家屬入朝其所部拒朝命者一切不問承嗣遣兵寇滑州敗李勉（十一年）

承嗣方稱兵拒命必無入朝之理此乃玩侮朝廷而帝與元載不察情僞輒爲之宥罪復官將欲誘之入朝而不知適爲所笑也李光弼且不可召承嗣豈甘爲來瑱乎故尺一甫頒而滑州告警矣

元載專橫王縉附之二人俱貪載妻王氏及子伯和仲武縉弟妹及尼出入者爭納賄賂又以政委羣吏士之求進者不結其子弟及卓英倩等無由自達上含容累年載縉不悛上乃賜載自盡主者脫穢韈塞其口而殺之縉初亦賜自盡劉晏以爲言乃貶栝州刺史十二年

載縉皆好佛縉更甚于載而貪欲無厭正與佛戒相反卽以彼法律之亦佛之罪人也蓋其侫佛專爲求福亦貪心爲之也縉幸免于死仍得刺州必以爲佛力庇之此時不知有幾多膜拜矣

定諸州兵皆有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團結

唐官健之設始于開元十五年召募諸色征行人及客戶中丁壯願充健兒長住邊軍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願同往軍州者聽蓋當時諸州尙無定額至此乃各有常數此征兵也土人團結則守兵也自此國家增養兵之費閭閻免徵調之煩民必翕然稱便而兵農一分不可復合亦如秦廢井田至今不能復三代之舊也

以楊綰爲中書侍郞朝野相賀上方倚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薨上痛悼之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

綰爲人較之元載王縉品第懸殊使久于其位相業必有可觀然亦能爲盧懷愼不能爲姚元之也其能否釐弊尙不敢知且帝不能用李泌亦必不能專任綰俾行其志也

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使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迺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損不損當覈其實損言不損固非矣不損言損亦未是也

回紇寇太原鮑防遣焦伯瑜等逆戰于陽曲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回紇縱兵大掠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回紇入寇之故十三年

逐吏奪馬殺人劫囚縱之猶可說也至此入寇敗官軍縱兵大掠而槪置不問郭子儀但請輸歲賦以市赤心之馬亦不聞出一言以責其渝盟犯順之罪何也帝語子儀曰不癡不聾難作家翁豈其于回紇亦一切付之癡聾邪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誅此賊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則去之含容太過故至于此

帝初使盜殺李輔國而用程元振復去元振而專任魚朝恩又用元載而誅朝恩茲復誅載計帝寵用內

外諸臣未有善其終者諸臣恃權縱恣罪由自取而
帝外柔內狠當其曲示含容固已陰圖誅戮亦非寬
仁之主也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己銜之吳曜因而構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

副使尊官朝廷所命以貳節度者也以子儀之忠純輒因疑曇輕己誣奏行誅則所屬刺史以下除代生殺惟其所欲可知已方鎮之權其重如是欲其不跋扈何可得哉安能人人皆子儀乎子儀悞信盧諒而沒焦暉白玉之功復入吳曜之譖而枉殺張曇雖君子之過亦如日月之食而譖愬不行可以知其難也

以王翃為河東副元帥留後部將凌正與其徒乘夜作亂翃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潰驚走擒正誅之軍府乃安十四年

段秀實延漏刻以定王童之之亂翃縮漏刻以定凌正之亂蓋日入瞑作宵小之便一爽其期則其黨自潰也

上崩德宗即位在陰諒中動遵禮法貶常袞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聞者震悚

祐甫之才優于袞而袞之貶非其罪也與不攺父臣者異矣

常袞為相思革元載王縉之弊杜絕僥倖無所甄別崔祐甫代之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上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苟生平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溫公以為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識必待諳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不若舉之以衆取之以公進退賞罰與衆共之竊謂夫子告仲弓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溫公蓋本此立論然第言取人之法耳若充其量則必相臣休休有容視人若己如秦誓云云者而人君又必加之詳察灼見而後用之如孟子云云者庶乎野無遺賢朝無倖位已唐宋以用人之權歸宰相一宰相之進退而舉朝之進退因之故不免朋黨之論前明矯其弊而為廷推而流弊更甚然則與衆共之亦豈易言哉

第五琦始榷鹽以佐國用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鹽務設專官不煩州縣即後世鹽政運使之權輿

顏眞卿上言上元中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今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袁傪以為不可事遂寢

尊號踰制惟眞卿請正其失雖時不能用論自不刊

但唐累朝之加祖宗號謚、皆由諸帝欲自加尊號、故以祖宗先之、眞卿蓋欲言尊號之非古、而思革其弊、故藉祖宗以爲說歟

上方厲精圖治、卜相于崔祐甫、祐甫薦道州司馬楊炎、上亦素聞其名、故用之、又以張涉薦、并用懷州刺史喬琳、聞者無不駭愕、

貶常袞相祐甫、而聞者震悚、以炎與琳並相、而聞者駭愕、其震悚以袞之非其罪而退之驟也、其駭愕以琳之非其才而進之速也、炎之器識自非時輩所及、惜恩怨太明、好惡失其正耳、琳因涉一言遽登揆席、本末俱無足觀、甚矣不次用人之難也

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人未土著、不可本于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于吏部、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選用非公、則吏兵部得察而舉之、

選舉專歸吏部之弊、言之可謂著明深切、其云五品以上責宰臣、六品以下責長吏、而吏兵二部董其成、似屬簡易可行、惟五品以上不及外官、六品以下不及內官、則未備也

崔甯在蜀十餘年、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入寇、上趣甯歸鎮、楊炎曰、蜀地富饒、甯據有之、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請留甯、發朱泚所領范陽兵數千人、雜禁兵往擊之、

炎建議、留崔甯、出內藏歸度支、定兩稅、皆切時務、卓然可紀

上問關播以爲政之要、對曰、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爲理、上曰、朕下詔求賢、又遣使臣廣加搜訪、庶幾可乎、對曰、惟得文詞干進之士、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播所云有道賢人、必高隱山林、席珍待聘者、下詔既不可求、使者又不及薦、彼又必不肯自出求售、播爲近臣、意中應有所屬、何以不聞有所汲引、帝既悅其言、亦不令其悉舉所知、君若臣徒爲高論、而賢人卒不可得也

受業袁佺齡
孫力田 開田
福田 稔田 全校